張繼禹 主編

中華道藏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一一册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　編　張繼禹

本册主編　熊鐵基

華夏出版社

目録

001 道德真經疏義 …… 一
002 元始説先天道德經註解 …… 一六〇
003 道德真經義解 …… 一八九
004 道德真經直解 …… 二一六
005 道德真經口義 …… 二四四
006 道德真經集解 …… 二七五
007 道德真經集註 …… 三二〇
008 道德真經集註釋文 …… 四六九
009 道德真經集註雜説 …… 四七九
010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 …… 四九九
011 道德真經取善集 …… 五五八
012 道德玄經原旨 …… 六六二
013 玄經原旨發揮 …… 六九九
014 道德真經全解 …… 七二三

001 道德真經疏義

經名：道德真經疏義。宋江澂疏。十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疏義序

恭惟聖主于帝，其訓開明道真。爰以清閒之燕，取老子《道德經》，句爲之說，以幸天下。臣屬充賓貢，預太學弟子員，得以齋心滌慮，恭讀聖作。臣竊惟言之：有用莫如道德之文，而老氏五千文，猶爲道德之至。嘗試觀其言道，道中有德，即其言德，德中有道。約而能散，異而能同，可以復命之常，可以御今之有。其言甚簡，其旨甚遠，蓋非聖人不能與此。降周而來，爲之說者殆百有餘家，類皆蔽於己見，不識道真，言之迂疏。其志將以尊崇聖道，而適爲抵迕。要非道足以優入聖域，而得於神解者，或不可與明焉。恭惟皇帝陛下，得一以爲天下式，體之以見素抱樸，推之以治人事天。道德之妙，固自存乎德行，又言而信之，使學者知所適歸。竊觀聖學淵懿，而言之要妙，廣大悉備，如《易》之有《繫》，真所謂聖人之文者也。然道之出言，視聽不足以見聞，用之則爲不可既，而臣乃欲以耳目之近，形容視聽所不及之妙，以有盡之詞，述不可既之真。臣固不揆，而自知其智有所不及也，臣嘗觀明皇爲譾譾之說，而杜光庭猶著《廣聖義》以申之，況臣久被教育，豈以聖作之淵懿難測，固敢自後哉。是用自決而忘其言之不逮也。

臣江澂謹序。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

太學生江澂疏

徽宗註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疏義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道無乎不在，亦無不通，天地不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聽所不及之妙，以有盡之詞，述不可既疏義曰之為物，無乎不在，亦無不通，天地之真。臣固不揆，而自知其智有所不為大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及也，臣嘗觀明皇為譾譾之說，而杜光庭猶著《廣聖義》以申之，況臣久被教圍於域中，何莫由斯道也，況於人育，豈以聖作之淵懿難測，固敢自後乎？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制字者以道與道路之道同字，蓋以人所出入不能外是故也。則道者，人之所共由可知。道之在我之謂德。德之在人，有生皆全，有分皆足，有一未形，物得以生，不藉外而修，不因人而致，於己取之而已矣，豈他求哉。楊子曰：德以得之。制字者以直心為德，蓋所謂德者，非謂其得彼

也，自得而已。則德者，心之所自得可知。且道無盡而德可脩，夫惟無盡，故歷古今而自若，非時數之所拘，新新不窮，未嘗終也。經曰：道乃久。亘萬世而無弊者，此也。夫道有升降，德有盛衰，時方既治，則道隆而德盛，時之末惟可修，故擴四端之所有，更萬形而不易，育而充之，未嘗離也。《傳》曰：德者，性之端。充一性而常存者，此也。夫道無盡而德可脩，夫惟無盡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其旨可謂遠矣。學者苟不知因言以究其意，得意以忘其言，未見其有得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德之常，非言音所能該，非淺見所能測，惟心悟神解，自得於言意之表，識之以不識，而資之深者，於是書為庶幾焉。是以聖製於首篇闡發道妙，開明士心，有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之訓也。

大悉備，而多不過五千餘言，其辭可謂簡矣。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其旨可謂遠矣。學者苟不知因言以究其意，得意以忘其言，未見其有得也。仲尼見温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者，為是故也。莊子載無始之言，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之謂歟？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物成數定，然後有見可名。道不囿於物，不墮於數，視之不得見也。夫孰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道不稱是已。無始又曰道不當名，此之謂歟？且天地之精與物相去遠矣，故不可以至道之言論

謂常道也。無名之名，所謂常名也。常之為義，以其成而不變，久而不已也。道所謂常，經言獨立不改是已。名所謂常，經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已。彼物之生必有本根，而常道常名無所本根。彼物之生本乎天地，而常道常名先天地生。雖氣有聚散，而此無去來，雖形有生滅，而此無存亡。所謂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也。得此道者上為皇，故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夫太初者，氣之始，元氣之母。得以襲之，則能遊乎太初矣，經所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幾是已。可以長生，故西王母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夫其始無首，其卒無尾者，道也。能體道，則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經所謂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幾是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徽宗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疏義曰：道之至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雖欲名之不可得也。道之為名，所假而行，命之曰道，特强名爾。此道之隱於無名者也。所謂道常無名者，以此。《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者，有形之大，而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一本於道而已，所謂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者，以此。無名無實，在物之虛，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亦虛而已。則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雖然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則萬物待天地而後生。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天地待道而後行。萬物資始，雖本於乾元之大，萬物資生，雖本於坤元之至，推其所以維綱一元者，果何物哉？同出於道而已。所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者，以此。此道之顯於有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合則成體，散則成始。自其本宗言之，則隱於無名，斯謂之始。自其生出言之，則顯於有名，斯謂之母。言雖異而本則一也。雖然天地始者，今日是也。誠能於道有見，則未有天地可得而知矣，此聖人所以後天地而知天地之始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徽宗註曰：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有無二境，徼妙寓焉。大智並觀，廼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為天下裂。

疏義曰：無動而生有，有之所以為利；有極而歸無，無之所以為用。有不離無，則無實非無，無不廢有，則有亦非有。建之以常無，即不無之無也。建之以常有，即不有之有也。不無之無，無適非無，不有之有，無適非有。雖變化無窮，而其立

不易，茲其所以為常也。莊子載老氏之道術言：建之以常無有。而其書首篇言之，蓋深得有無之理也。是以方其滌除萬有，雖聖智仁義猶將絶之，則不立一物，茲謂常無。及其建立萬法，雖事法形名猶皆存之，則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未始有物，隱而難知，雖有神視，莫見其形。故其上不皦，有見於上小而妙焉。則以入乎神而小故也，故為天下之至精。常有在事，兼該衆美，顯而易見，職職陳露，匿而可為。故其下不昧，有見於下大而徼焉。則以出乎明而大故也，故為天下之至變。孔子作《易》，於將有為，將有行，言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則以自無適有，理則然也。於三伍以變，錯綜其數，言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則以攝有歸無，事則然也。常無常有，同出於元，至精至變，一本於神，名雖異而理則一也。雖然有無一致，利用出入，在有亦藏，在無亦顯，曰徼曰妙，特所寓爾。

惟大智觀於遠近，知有本非有，彼執之而有者，無亦寓焉。知無亦非無，是亦因彼，變芒芴而有氣，氣則一也。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斂萬殊中，有象之可見；恍兮惚中，有物而會於一原，果孰有孰無耶？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以無為真，以有為混成。冥有與無，以道觀盡，則周盡一體，無不可者。或蔽於道之静，則棄私，闇於大理。或遺寂，以非無為無；或有著空，淪於幽寂，以非無為無；或溺於道之動，則徇末忘本，滯於形器，以非有為有；或使莫為，在物一曲，百家衆技，各矜所長。此道術所以為天下裂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徽宗註曰：《素問》曰：玄生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兩者，同出而莫見其根，根則同也。彼亦因是，是亦因彼，變芒芴而有氣，氣則一也。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斂萬殊中，有象之可見；恍兮惚中，有物而會於一原，果孰有孰無耶？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以無為真，以有為妄，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無即妙有，有即真無，名相反而實相順

徽宗註曰：道本無相，孰為徽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世之惑者，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

疏義曰：真一之原，混淪完具，無象之象，體盡無窮，惟徽與妙，漠然無分。則道本無相，孰為徽妙？自道而降，差數斯睹，昧者執我膠物而物我之見生，此是彼非，而是非之情立，不知物自無物，我亦非我，有乎

入，入而生神。神之為用，無方無體，周遍無外，輕清為天，待是而運，重濁為地，待是而處，冲和氣者，待是而靈，以至萬物職職，皆待是而咸昌焉。則妙萬物者，無非至神，所以生神者，一本於玄，故為衆妙之門也。蓋出則大而赤，入則小而玄，小而妙謂之玄，以入而小故也。若所謂玄德，以德之入而小也。玄雖小而玄冥，以入乎冥而小也。若所謂天玄而地妙，猶未離乎色，《易》所謂天玄而地黃，莊子所謂玄天，則玄者天之色也。玄之為色，有赤有黑，赤為陽，黑為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玄能陰能陽，則凡域於陰陽者，果能外此乎？又況所以為玄者哉？所以為玄，是為玄之又玄，《列子》所謂色色者也。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盡在是矣。雖然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者。《易》之為書，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以言入道之序，攝用歸體也。老氏之書，以歸根復命為先，蓋以言行道之頓，從體起用也。《易》託象數以示神，老氏同有無以示玄，言雖不同，而相為始終，雖設教不倫，其揆一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徽宗註曰：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一生一殺，一予一奪，亦相分也，亦相繼也，烏可以差殊觀哉？惟聖人覺此而冥焉，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雖無為而不廢於有為，體真無而常有也，雖事事而一出於無事，即妙用而常無也。夫然故泯好惡於一致，而付是非於兩行。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為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恢詭譎怪，道通為一，雖欲簡之，不可得也，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徽宗註曰：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己。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疏義曰：太易之先，一氣未見，渾淪完具，玄未判離，萬象所以同體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道立於兩，有對有待，物物所以為對也。真常散而為群變，一致分而為百慮，同歸別而為殊塗，未有逃此六對者。是以申於東南則無動而生有，屈於西北則有極而歸無，一有一無，若循環然，有無之相生如此。先難者後必易，多易者終必難，有涉險之難為，天下之難事，則知行地之易，斯無難矣，難易之相形如此。布指知寸，布手知尺，非尺之長，無以見寸之短，所謂長短之相形也。山殺瘦，澤增肥，非山之高，無以見澤之下，所謂高下之相傾也。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則聲舉而響應矣，此聲音之相和也。形動不生形而生影，則形動而影從矣，此前後之相隨也。自其理其事，其形其勢，以至其聲其數，分而為陰陽，列而為四時，散而為萬物，無非六對者。俄造而有，有生於無也；倏化而無，物不終有也。襲諸人間，知有為之匪易；退藏於密，覺無為之非難。登高不可以為長，長非有餘，性長非所斷也；居下不可以為短，短非不是，性短非所續也。高高在上，固非人為，天之自高也；隤然處下，亦非或使，地之自下也。以聲律相召，則或宮或角，隨鼓而動。其隨序相理，則四時長幼各有其倫。凡涉於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不離於道而於道相去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徽宗註曰：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疏義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無為之事，則為出於無為，是乃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蓋用天下，則已接於事矣。惟本於無為，則雖事而未嘗涉為之之迹。舜之不事，詔而萬物成，其得此也。脩道之謂教。不言之教，則以身教而人從之，是乃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蓋設教則既交於物矣，惟出於神道，則雖

教未嘗發言之之意。王駘立不教，坐不議，其得此也。且無為則真，有為則偽。從事於務，涉於人為，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上説下教，强聒不舍，未免乎有當有愆矣。聖人朝徹見獨，體道之無，應物之有，於事則無為而成，於教則無言而心悦，舉天下萬物之多，曾不足以芥蒂其胸，次彼六對者，烏能為之累哉？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徽宗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鑒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疏義曰：以一身對羣動之至，以一心膺萬務之求，物或採之，不得六出，事或迫之，不得不動，如鑑焉應而不藏，如谷焉虛而能受，妍醜美惡，無所辭也。若是，則其於泛應酬酢，蓋有餘裕矣。苟或猒紛趨寂，懼有樂無，則物何自而開？務何自而成？天下何賴焉？是之謂萬物作而不辭。自生自化，而生生化化者，不尸其功；自形自色，而形形色色者，不擅其成。有形者以形自奮，有性者以性自適，認而有之則亦惑矣。是之謂生而不有。聖人應世無心而已，其整萬物，非有心於整之也。凄然似秋而綽乎其殺，故殺之而不怨。其澤萬世，非有心於澤之也，煖然似春而與物為恩，故澤及萬世，不為愛人。天無不覆，吾有道以覆其所覆；地無不載，吾有道以載其所載。一根荄之細，若與之扶疏，一蠛蠓之微，若與之承翼。雖非物刻而雕之，其恃道化，而不恃智巧，若刻雕衆形焉，是豈智巧果敢之列哉。夫整萬物也，澤及萬世也，覆載天地、刻雕衆形也，未免乎為矣。然而不為戾也，不為仁也，不為巧也，則為出於無為，而不恃其成矣。是之謂為而不恃。四時殊氣，運而無止，戊出則丁藏，甲旺則癸廢，相為消息，相為盈虛，過而不留、天道已行矣。聖人與天為徒，蕩蕩乎民無能名，而巍巍乎其有成功。雖無意於立功，而天下歸功焉。方將去功與名，還與衆人，不以為己私分。夫豈認以為實而固有之哉，是之謂功成不居。停燈於釭，前焰非後焰；借明於鑑，今形非昔形。以往者為古，以今者為今，心未及言，所謂今者已遷而為古矣。以有居則有去也，蓋神無尸而無居，尸焉而居人爾。惟聖人執神而固，不傾於物，故在己無居，物莫能遷，不係累於方來，知適來時也，不留情於既往，知適去順也，曾何加

損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争；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徽宗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阬。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争。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旅獒》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疏義曰：尚者，别而向之之謂。以賢為尚，則愚智相欺，善否相非，民始惑亂，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所謂舉賢則民相軋也。貴者，曰而人之之謂。以貨為貴，則歆羨之心生，不足之慕起，見得忘形，見利忘真，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阬，所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也。惟不以賢為尚，則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民各定其性命之分，孰肯内于外大以為夸，其行不正而為跂哉？各止其所而無所争斯已矣。莊子所謂削曾史之行，天下之德始玄同者，此也。惟不以貨為貴，則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民各安其性命之情，孰肯有見於豈而為覬，有見於俞而為覦哉？舉滅其賊心而不為盜斯已矣。莊子所謂擿玉毁珠，小盜不起者，此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徽宗註曰：人之有欲，决性命之情以争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憒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疏義曰：衆人見物不見道，故所見無非欲者。聖人見道不見物，故所見無可欲者。所見無可欲者，則以所見勝所睹也，是以靈臺有持而外滑舉消。所見無非欲者，則以所睹勝所見也，是以逐物忘返，失真湛偽。蓋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齅，是人之所欲也。妄庸之人不知五色亂目，五聲亂耳，五味濁口，五臭薰鼻，决性命之情以争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累於厚利者以身徇利，累於名高者以身殉名。若伯夷與盜跖，一則死名，一則死利，凡以見名利之可欲故爾。其熱焦火，得之則喜，其寒凝冰，失之則懼，不能操之而存其心，至於憒亂僨驕而不可係，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豈不惑哉。聖人異乎此，不就利，不違害，知利害之同源；不榮通，不醜窮，以窮通為一致。欲慮不萌，一毫不攖，吾心湛然，物莫能摇，感而遂通，能定能應。止而無所

礙，不膠於靜，動而無所逐，不流於動，覆却萬方，陳乎前不得以入其舍。孰能亂之？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其得此矣。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徽宗註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臭。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贍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常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汩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公聽並觀而無所不包，意其有而非有，實無所有，而致虛之極，則善者吾善其無而非無，則心本虛矣。惟虛非無也，無實而已，心為心，則舜不得不舉，鯀不得不用也。何則？虛非無也，無實而已，心若鯀之方命圮族，堯非不知也，亦因衆舉姑以用之。蓋聖人無心，因物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常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汩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公聽並觀而無所不包，意其有而非有，實無所有，而致虛之極，則善者吾善其無而非無，則心本虛矣。惟虛非無也，無實而已，心為心，則舜不得不舉，鯀不得不用也。何則？虛非無也，無實而已，心若鯀之方命圮族，堯非不知也，亦因衆舉姑以用之。蓋聖人無心，因物

徙而中無所守，與物刃靡而外無所勝，胥淪溺而不返，倀倀然莫知所適從，其何能自立乎？故欲强其骨。聖人之用志，卑以自牧，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持後處先，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雄守雌而物莫能勝，知榮守辱而物莫能汙，弱其志者知此。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善建而不拔也。固以執之，萬物莫能傾，善抱而不脱也。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不壞之，相與天地為常，若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强其骨者如此。多知為敗，故使民無知。養心莫善於寡欲、故使民無欲。同乎無知，則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德不離矣。同乎無欲，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謂素樸矣。素則不雜，樸則不散，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在天下，民得其性斯已矣。孰使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汩性命之情哉？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徽宗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忮，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者，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九官咸事，俊乂在服，豈以知為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疏義曰：辯者不敢奮其忮，勇者不敢騁其詞，無所用力言也。能者不敢矜其材，以不使能故也。智者不敢施其察，以不用智故也。黜聰明，去機械，省刑罰。凡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者，皆禁而止之，雖有知者，孰敢為耶？若舜之時，皐夔稷契之徒，九官咸事而百僚師師，俊乂在服，豈務間間之小，為察察之明，以智為鑿哉？聽倡而行，視儀而動，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徽宗註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絶物而恝然自立于無事之地哉？為出于無為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楊子所謂君人成天地之化是以。故仰觀於天，則盈縮有常數，伏見有常度，在上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俯察諸地，則飛是動植，各得其宜，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既已治矣。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

太學生江澂疏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徽宗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萬理，偏乎陽則强，或失之過。偏爭❶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大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予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是謂冲氣。冲者，中也，中也，是謂大和。高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疏義曰：道可傳而不可受，以可傳故有情有信，所以有用。一根荄之細，若與之扶疏；一蟣蠓之微，若與之承翼，非情乎？寒暑待此以往來而不忒其時，庶物待此以生育而各從其類，非有信乎？以不可受故無為無形，所以不盈。淵乎其居而湛然不撓，澹乎其清而寂然不動，非無為乎？昏昏默默而視之不見，窈窈冥冥搏而之不得❷，非無形乎？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蓋陰止而靜，萬物負之，陽融而亨，萬物抱之。然師天而無地，則偏乎陽而失之過；師陰而無陽，則偏乎陰而失之不及。必有陰陽之中者，强不失之過，弱不失之不及，冲氣是已。冲之為氣，天一為之本，天五為之中，則冲者，中也，中通上下，是謂大和，道之致用，乃在乎此。是以高者抑之以損其過，下者舉之以補其不及，有餘則取之，故大而不多，不足則予之，故小而不寡。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如此，故曰道冲而用之。蓋冲則非盈，有用則非虛也。非盈也，是以注焉不滿；非虛也，是以酌焉不竭。夫惟道非盈虛所能該，故善貸且成，而其用不窮，既以

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也。猶如大虛包裹六極，無有端倪，不可為量數，豈器之所能囿哉，何盈之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徽宗註曰：莊子曰：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靜也，故群實之所歸。虛也，故群實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動之所屬。惟靜也，故群實之所歸。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疏義曰：莊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深靜而平，內外晦，雖鯢桓之與流止，常淵然自若，測之益深，窮之益遠，可謂虛也。波之非惡，湛之非美，可謂靜也。道之體似之，惟虛，故足以該天下之羣動。實；惟靜，故足以攝天下之羣動。不物而能物物，萬物之所待也；不化而能化化，一化之所待也。故似萬物之宗。《文子》曰：虛無愉恬，是已。火合并為光，惟和無別，則葆而應，本無所係，行於萬物，物自宗之，其曰萬物之宗，亦似之而非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諜成光，而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斲烏用膠？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未能忘心，形諜成光，未能去智，脩身以明汙，未能若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又未能我獨若昏，豈同其塵之謂歟？蓋兌者，金之體似之，惟虛，故足以該天下之羣動。實；惟靜，故足以攝天下之羣動。不物而能物物，萬物之所待也；不化而能化化，一化之所待也。故似萬物之宗。《文子》曰：虛無愉恬，萬物之祖也。義與此合。雖然道偶而應，本無所係，行於萬物，物自宗之，其曰萬物之宗，亦似之而非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諜成光，而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斲烏用膠？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未能忘心，形諜成光，未能去智，脩身以明汙，未能若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又未能我獨若昏，豈同其塵之謂歟？蓋兌者，金之體似之，惟虛，故足以該天下之羣動。實；惟靜，故足以攝天下之羣動。不物而能物物，萬物之所待也；不化而能化化，一化之所待也。故似萬物之宗。《文子》曰：虛無愉恬，萬物之祖也。義與此合。雖然道偶而應，本無所係，行於萬物，物自宗之，其曰萬物之宗，亦似之而非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諜成光，而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斲烏用膠？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未能忘心，形諜成光，未能去智，脩身以明汙，未能若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又未能我獨若昏，豈同其塵之謂歟？蓋兌者，金之體似之，惟虛，故足以該天下之羣動。實；惟靜，故足以攝天下之羣動。不物而能物物，萬物之所待也；不化而能化化，一化之所待也。故似萬物之宗。《文子》曰：虛無愉恬，萬物之祖也。義與此合。雖然道偶而應，本無所係，行於萬物，物自宗之，其曰萬物之宗，亦似之而非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諜成光，而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斲烏用膠？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未能忘心，形諜成光，未能去智，脩身以明汙，未能若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又未能我獨若昏，豈同其塵之謂歟？蓋兌者，金之體似之，惟虛，故足以該天下之羣動。實；惟靜，故足以攝天下之羣動。不物而能物物，萬物之所待也；不化而能化化，一化之所待也。故似萬物之宗。《文子》曰：虛無愉恬，萬物之祖也。義與此合。雖然道偶

思慮不萌，機械不作，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其舍。然則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斲烏用膠？萬物無足以饒心也，若是則不自矜也，故無泰色，不自伐也，故無驕氣。有異無乖，如《中庸》所謂和而不流。守一處和，如列子所謂大同於物。況應酬酢，無往不當，所謂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

徽宗註曰：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疏義曰：心者，神之舍，於五行為火。方其有心，猶火之緣物顯照也，及其無心，猶火事已而見灰也。心若死灰，則無心故爾。草木有生而無知，木至於槁，非特無知又無生也。身若槁木之枝，則遺生忘我故爾。是以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所謂大定持之而循有照也。若然，則非作非止，惛然若亡而存；非有非無，油然不形而神。湛然常寂於其存也，似之而非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豈滯於一曲而言之哉？湛兮似或存，此其道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徽宗註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疏義曰：見乃謂之象，則象者物之始見。帝出乎震，則帝者神之應物。入於不生，故無相可求；墮於有生，故有象可見。物主然後有象也。萬物之出帝，則出而不辭，萬物之入帝，則入而不違，帝出而後妙物也。象者，形之兆。帝者，物之尊。故為群物之始。然象也，帝也，一出於道而已。莊子所謂神鬼神生天生地是也。天在天成象，道則道實先之矣。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徽宗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天地不仁，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疏義曰：見乃謂之象，則象者物之始見。帝出乎震，則帝者神之應物。入於不生，故無相可求；墮於有生，故有象可見。物主然後有象也。萬物之出帝，則出而不辭，萬物之入帝，則入而不違，帝出而後妙物也。象者，形之兆。帝者，物之尊。故為群物之始。然象也，帝也，一出於道而已。莊子所謂神鬼神生天生地是也。天在天成象，道則道實先之矣。

天地不仁，故視之不見；無聲也，故聽之不聞；無形也，故搏之不得。雖有乎出，其出無本無旁，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與莊子所謂不知其誰何同意。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徽宗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天地之於萬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有心於愛人，則其愛不博；有心於利物，則其利不周。蓋以仁為恩，未免於有害之所起，常本於害，常出於恩。有害而恩隨之，有恩而害繼焉，自然之理也。

天地無心於萬物，聖人無心於百姓，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故無所不愛，亦無所不利。受施者不報，蒙澤者不謝，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仁烏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仁，不仁是已。猶之芻狗焉，其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既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用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徽宗註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在道為一偏，物為一曲❸。

疏義曰：橐之能容，籥之能鳴，二者皆虛而能受，受而能應者也。隨感隨應，果有窮乎？天地之間，一氣潛運，周遍無外，至無以供其求，猶之橐籥也。一物實之，無適非礙，天地之大，豈蔽於一偏，滯於一曲哉。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徽宗註曰：虛己以遊世，則汎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

疏義曰：天地之大，聖人法之，虛其體也，自其用也。攝用歸體，故寂然不動，萬物莫如，以傾其固，以之汎應，有不當乎？從體起用，故動而不窮，既已與人己愈有，以之運量，果有匱乎？虛己以遊世，必迫而後動，故終身言而無失言之愆，無不為而無有為之偽。其於應帝王，蓋有餘裕矣。莊子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者，此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徽宗註曰：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辨者之囿，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疏義曰：凡樂皆出於虛，籥之為器、律度量衡所自出，樂之本在是焉。故《詩》稱以籥不僭者謂此，所謂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者也。聖人得言之，解鳴而當律，有問而應之，無不異此。若孔子之欲無言，孟子以好辯為不得已者，為是故也。彼不能忘言之人，又離曼衍辭至於數萬，書至於五車，是辯者之囿也，雖多亦奚以為？守中者不然，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慎其外而無外韄之繁，閉其內而無內韄之繆。目無所見，收其視也，視乎冥冥；耳無所聞，反其聽也，聽乎無聲。復以自知而天地之心坦然可見，守此勿失，雖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奚以譊譊為哉？蓋中通上下有之，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言之畢不出於此，即多言以交之，不如守中之愈也。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徽宗註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于

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疏義曰：盛極則衰，衰極則盛，有形者然也。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有數者然也。既已為物矣，未有逃乎形數者，此所以有生者必有死也。一陰落乎下，一陽徂乎上，未離乎陰陽者，莫不皆然。谷神則異是矣，受而不積，應群動而常虛，陰陽不測，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可以形求、不可以數索，彼形有盡而此無盡，彼數有終而此無終，化出萬有，生生不窮，所謂未嘗死者是已。如彼日月，一往一來，運行不息；如彼維斗，一南一北，斡旋不忒，又焉知其所終哉？

是謂玄牝。

徽宗註曰：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疏義曰：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之所稟者，誰歟？谷神是已。物生成理謂之命，形之所賦者誰歟？玄牝是已。虛而善應，視之不見其形，谷之用無相也。圓而常運，索之莫知其根。其來無迹，故莫見其門。所，神之體無方也。物之所受命者在是矣。赤黑為玄，故《易》稱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也。陽為牡，陰為牝，故《易》稱坤利牝馬之正，則牝者地之類也。物之所成形者在是門者，此也。且天辟乎上，地辟乎下，人處其中，則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物與天地烏可以先後觀哉？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徽宗註曰：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特道之序爾。夫天地所從出者，名之為玄牝，則先天地生者，果可得而見。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徽宗註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疏義曰：綿綿者，不絕之謂。若存者，不亡之謂。經言湛兮似或存幾

是已。至道之極，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惛然若亡而存，可謂自古以固存也。猶火之傳焉，因薪顯照，緣盡復入薪，雖盡而未始有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然而天積氣爾，萬物之所資始，然天之造物，任一氣之自運，非致力以造之也。地積形爾，萬物之所資生，然地之化物，委衆形之自殖，非致力以化之也。大哉乾元，以易而知；至哉坤元，以簡而能。妙用所具，不假施為，自然而已，何勤之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徽宗註曰：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岳，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烏能長生？

疏義曰：輕清為天，以圓而動，故其體穹窿而位乎上。重濁為地，以方而靜，故其體磅礴而位乎下。天以氣運乎上，則日月也，星辰也，皆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凡戴天者，皆其所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有相通之用。辯而為三極者，有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為三才者，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為一，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其效歟。

疏義曰：天職生覆，故運乎上。地職形載，故處乎下。聖職教化，故位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徽宗註曰：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為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辯而為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

乎天地之中焉。以其用相通，故謂之三才。以其體各立，故謂之三極。以其神不離，故謂之三靈。即是以觀天地之與聖人，迹雖異而道則一而已。聖人之治身，不可他求，觀諸天地斯可矣。故此章先言天地而繼之以聖人也。蓋不自生則忘生也，不自有其身則忘身也，忘生而長生，忘身而身存，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自後者人先之，故人皆取先，己獨取後，經所謂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也。不累於形，而體性抱神，與人為徒，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為一，長生久視而與天地並，則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徽宗註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疏義曰：天地者，有形之大也，其異於萬物者，以長久故也。聖人之於民類也，其異於衆人者，以常存故也。悦生而惡死，嚮福而避禍，人之情也，今則外死生，遺禍福。此無他，知身非我有，而四肢百骸將為塵垢，故能大同於物，而不自有其身也。若然，則寓百骸象耳目，而神未嘗有所困，物孰能害之？是之謂外其身而身存。人莫重於一身，聖人治之尚且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違，知其來不可圉，過之而不守，知其去不可止。不累於形，而體性抱神，與人為徒，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為一，長生久視而與天地並，則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長久而身存也，是之謂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徽宗註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虚，静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水。

疏義曰：陰陽者，氣之大。自其未見氣言之則非陰非陽者，道也。萬物負陰而抱陽，自其行於萬物者，言之則不離陰陽者，亦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物而言之爾。自道而降，人之可欲，唯善為

先，則繼之者善也。夫道一而已，既已謂之善，則分於道矣。其相分也，乃相繼也，故莊子曰：離道以善。蓋善名既立，則渾全既析，而道之體虧。然而九疇以五行為初，五行以水為先，則天一生水，離道未遠也。雖濫而不失其監，淵而虛也。澄之而鬚眉可燭，靜而明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然則上善若水，異乎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矣。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徽宗註曰：融為雨露，萬彙以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疏為江河，聚為沼沚，包之反地也，疏為江河，聚為沼沚，包之反流全一，為泉之深，視之不見水端，為海之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而其養不窮，萬物皆往資焉不匱，而隨取隨給，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其善利萬物，在天為雨露之類，而萬物蒙其澤；在地為淵泉之類，而萬物受其施。然其性解緩，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則於道為近。

居善地，

徽宗註曰：行於地中，流而不盈。

疏義曰：水曰潤下，故由地中行。主量必平，則險者夷之也。

心善淵，

徽宗註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疏義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測之而益深也；千里之廣不足以舉其大，窮之而益遠也。

與善仁，

徽宗註曰：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疏義曰：霜露所墜，無有遠邇，極地所載，咸被其澤，可謂兼愛無私，施而無擇矣。

言善信，

徽宗註曰：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疏義曰：學海而至于海，所謂避礙而通諸海也。萬折而必歸於東，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

政善治，

徽宗註曰：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疏義曰：以出以入就鮮潔，則汙者潔之也。主量必平，則險者夷之也。若有決行之，以順物之理，無容心也。夫然故澹然無治，而無不治矣。

事善能，

徽宗註曰：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疏義曰：流行順理，故因地而為曲

直。隨取隨應，故因器而為方圓。搏之可使過顙，激之可使在山，而其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則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也，無能者若是乎？

動善時。

徽宗註曰：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疏義曰：時方在春，陽氣發於上，則冰解而為水，陽釋之而泮也。時方在冬，陰氣極於上，則水結而為冰，陰凝之而冰也。不滯於一隅，不膠於一曲，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因物而動，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夫惟不争，故無尤矣。

徽宗註曰：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不争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争，而物莫能與之争，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

疏義曰：聖人應世，其自為則體道以在己，故治身惟長久之存，所以與天地並。其為人則兼善天下，故利物。處不争之地，所以其動若水焉。莊子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蓋君子將有為，必先齋戒以神明其德，則有為不可易也。夫無為則入而與物辨，欲寡過則易；有為則出而與物交，欲無患則難。既以利物為事，是未免有為也，則其於無尤難矣。蓋又宜右上而左乙，宜左屈而右❺，皆所以為尤。惟上善利物，若水之性，上下屈伸，無左右之偏，雖利物不擇所利，不與物争而莫能與之争，萬變常一，物無得以勝之，故無尤矣。經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同義。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

徽宗註曰：盈則溢矣，鋭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之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鋭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疏義曰：物有常量，故盈者斯溢，亦有常勢，故鋭者斯挫，則盈必有虧，萬物之理也。苟不知行巽之權，持後以處先，用謙之柄，執虛以馭滿，消長代謝，與時俱化，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傳》曰：得道者能持盈而不傾。蓋異此矣。以一身對群動，以一心膺萬務，將殫聰明，竭思慮以應之，則終藉膠錯，日投其前，雖有至智，或不足以周事情，以物之變無

窮而人之智有盡故也。蓋敝精神而妄億度，是為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心勞而日拙，所謂道之華，愚之始也。以智為鑿，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雖得之必失之，可長保乎？《傳》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此之謂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徽宗註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共利之之為悅；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樂道而忘勢。豈金玉以為寶，以名利為心，富貴之足累乎？故有萬不同皆備於我，至富國財并焉。彼晉楚之富，非此所謂富也。宰制萬物，世莫能先，至貴國爵并焉。彼趙孟之貴，非此所謂貴也。其貴無敵，其富無倫，亘古今而常自若也，是以道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疏義曰：自券之內無適非真，自券之外無適非偽，金玉富貴皆券外之物，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必，得失常相仍，則不可恃而有者也。蓋所寶在我，則無往而不存；所寶在物，則隨得而隨失。寶金玉者累於物，物之去不可止，能無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體恭者，君子之德。驕淫矜夸者，將由惡終。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人所違也，能無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共利之之為悅；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樂道而忘勢。夫豈貴難得之貨，金玉以為寶，以名利為心，富貴之足累乎？故有萬不同皆備於我，至富國財并焉。彼晉楚之富，非此所謂富也。宰制萬物，世莫能先，至貴國爵并焉。彼趙孟之貴，非此所謂貴也。其貴無敵，其富無倫，亘古今而常自若也，是以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徽宗註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驕盈之患，非知得而患失，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疏義曰：功成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故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功。蓋有居則有去，功成名遂身退，則功成不居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執臣之道者，可不念兹。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二

❶偏争：疑作『偏乎』。
❷搏而之不得：疑作『而搏之不得』。
❸物爲一曲：『物』前疑脱『在』。
❹冬夏不寺：疑爲『冬夏不争』。
❺左屈而右：『右』後疑脱『伸』。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三

太學生江澂疏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徽宗註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

疏義曰：魄，色所生也，其字從白。白，陰色也。入而不變，無所之焉，則麗於體而有所止矣，故老氏於魄言營。營言有所止也。魂，氣所主也，其字從云。云，陽氣也。出入合散，精神應之，則託於氣而無不之矣，故《易》於魂言遊。遊言無不之也。聖人以神御形，不使神為形所累；以魂制魄，不使魂為魄所拘。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積中不敗，如時之行，寒暑往焉，人物乘之。心有天遊，超然出乎塵垢之外，而周盡一體，異乎狹其所居者。六徹相因，自目徹至於智徹，而充塞無外，異乎六鑿相攘者。知天地與我並生而能外天地，知萬物與我為一而能遺萬物，出入六合，經緯萬方，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拘於形體而滯於魄哉？

抱一能無離乎？

徽宗註曰：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常離也。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己

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内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

疏義曰：道生一，一曰水，故天一生水，於物為精。一生二，二曰火，故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物均有氣，而精神為氣之始；物均有數，而精神為數之先。則精神生於道矣，以昭昭生於冥冥故也。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四時散精而為萬物，則形本生於精矣，以有倫生於無形故也。善抱不脱，守而勿失，則執神而固，與神為一，故精與神合而不離，蓋以天下之至精為能合天下之至神故也。以精集神，而不搖其精，故精全而不虧。以神使形，而抱神以靜，故神用而不竭。以形存神，而神將守形，故形生而不敝。精全而神全，神全而形全，如日月麗乎天而能久照，如草木麗乎土而能有立，未嘗離也。且人之有生，精為身之本，精具而神從之，則因精集神體像斯具也。精出乎至陰，神出乎至陽，陰精為水，陽神為火。水火本無象也，以鑑燧求焉而水火自至，則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可知。至陰肅肅，至陽赫赫，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則我身之與天地，其本一也。然則上際下蟠，化育萬物，名為同帝，理亦宜然。奈何倒置之民大愚而終身不靈，重外輕内，忘本逐末，役己於物，失性於俗，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于憒騎而不可係。聖人虚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强，則其静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形反累神，不能自别於物，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不然，載魄以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通作則契理，抱一以守靜則合道。無視無聽，惟神是守，而抱神以靜，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不虧其神，慎守汝身，而形將自正。道術，無乎不在。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其大無外；處乎淵泉而不濡，其小無内。迎之不見其首，孰原其所始？隨之不見其後，孰要其所終？皆一之精通而然也。故莊子曰：聖人貴精。舜之戒禹，其曰：惟精惟一。其知此歟？

疏義曰：《易》於《繫辭》言：夫乾，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疏義曰：《易》曰：乾，其静也專。徽宗註曰：和柔足以安物。静而不雜揚雄曰：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孟子曰：蹶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疏義曰：《易》於《繫辭》言：夫乾，

其靜也專。乾之所以專，以靜故也，則專者靜而不雜之謂。楊雄於《太玄》言：和柔足以安物。柔之所以安物，以和故也，則柔者和而不暴之謂。且人生大化有四，其在嬰孩欲慮未充，其居也，非有意於止也，故居不知所為。其行也，非有意於動也，故行不知所之。直情任理，無機械之心，而不藏是非美惡焉，故其氣靜而不雜，可以致和而不暴。蓋志為氣之帥，志壹亦足以動氣。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是知專氣本於心之一而不變而已。一而不變，則萬物無足以撓心，而氣自專矣。苟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心至于儥驕不可係，是猶强梁者不得蔭死，尚能如嬰兒乎？聖人虛已以遊世，凡橫逆之來，視之如虛舟飄瓦，故能守柔。而心無使氣之强，則與嬰兒奚擇？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蓋至大所以配道，至剛所以配義。孟子言至剛，主行義言之，論氣之用也。老氏言致柔，主復性言之，論氣之本也。若關尹取其純氣，壺子取其衡氣，言各有當，亦若是而已。古之道術，無乎不在者，以此。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徽宗註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

疏義曰：古之人以未始有物為未至，必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然後為至，以滌除萬行而不有也。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也。以此洗心，孰有一毫之纓？以有言有迹非真，必至於忘言息迹，然後為真，於治國，故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初無心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徽宗註曰：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為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己，故無為而不有。

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以仁愛民則有愛利之心矣。是是非非之謂智，以智治國則有是非之心矣。施教化固未能棄事，修法則固未能息迹，以此善一世，皆未免乎有為，其於無為難矣。聖人不然，雖有為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己。一而不變，則萬物無足以撓心，而氣自專矣。苟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心至于儥驕不可係，是猶强梁者不得蔭死，尚能如嬰兒奚擇？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蓋至大所以配道，至剛所以配義。孟子言至剛，主行義言之，論氣之用也。老氏言致柔，主復性言之，論氣之本也。若關尹取其純氣，壺子取其衡氣，言各有當，亦若是而已。古之道術，無乎不在者，以此。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徽宗註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

疏義曰：古之人以未始有物為未至，必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然後為至，以滌除萬行而不有也。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也。以此洗心，孰有一毫之纓？以有言有迹非真，必至於忘言息迹，然後為真，於治國，故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初無心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徽宗註曰：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為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己，故無為而不有。

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以仁愛民則有愛利之心矣。是是非非之謂智，以智治國則有是非之心矣。施教化固未能棄事，修法則固未能息迹，以此善一世，皆未免乎有為，其於無為難矣。聖人不然，雖有為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徽宗註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時而為，雖過也，於時不得不過，故過而不悔。循理而動，其當也，於理不得不當，故當而不自得。何疵之

能為雌，於是乎在。

疏義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蓋雄以剛勝物，雌守柔而已。知雄而守雌，則不以剛勝物而能守柔也，故為天下谿。蓋谿下地流散所聚故也。聖人兆於變化，動而以天行，則體天道之變化矣。一卷一舒，一啓一閉，與時遷徙，則卷舒啓閉，不違其時矣。知柔知剛，知微知彰，一寓諸庸，則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矣。知持後而處先，未嘗先物而嘗隨物；知守柔而能强，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好之無斁，天下樂推而不猒，能為雌，於是乎在。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徽宗註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

疏義曰：真知無知，而不知乃知，故能無知也，而無不知也。荀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聰所以作謀，明所以作哲，聖則事無不通，智則物無不知，聰明聖智，可謂明白四達矣。然而至人洞徹無窮而嘗若昏焉，昭曠無外而嘗用晦焉，可謂守之以愚也，非能無知而何？昔郄雍視盜，文子知不得其死，顔子如愚，仲尼稱亦足以發，然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其得持滿之道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徽宗註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于北，則與物辯。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疏義曰：神妙物而不測，惟聖人存之，則與神為一。化因形而移易，惟聖人知之，則與化為❶。人存神知化，以與道同體故也。惟與道同體，則與天地合其德，而為萬物之所係，雖天地神明足以配之，萬物雖多足以育之，無不可者。是以其生之也，以遂其性，所謂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其蓄之也，以極其養，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雖兆於動出，然自生自化，以萬物為芻狗，未嘗有愛人利物之心焉，孰有之哉？故生而不有。雖效於變化，然民日遷善，不知為之者，未嘗有自矜自伐之行焉，孰恃之哉？故為而不恃。雖見於統一，然主治自我而大制不割，未嘗有刻制之巧焉，孰宰之哉？故長而不宰。夫生之者常失於有而有之而能不有，為之者常失於恃其成也而能不恃，長之者常失於宰制雕琢而能不宰，則以微妙眇冥不可測究，出於有物之表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也。非德小而妙，孰與於此？故曰是謂玄德。《易》曰：天玄而地黄。則玄者天之色也。春為蒼天，則玄者，天道之復冬，北辨之時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妙而小焉，天道已行矣，非玄不足以名之。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徽宗註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虚，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疏義曰：即至神以觀之，意其有而非有，意其無而非無，冥有與無而利用皆所自出入，則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也。即陰陽萬物以觀之，顯而可見，斯謂之有；幽而不測，斯謂之無。別有無於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故三十輻共一轂，埏埴以爲器，鑿户牖以爲室，皆顯於有者也，車與器室利在是焉。然車之所以運，器之所以盛，室之所以虚，果何物哉？妙用出於至無，而莫睹其端倪；變化藏於不累，而莫窺其畛域。如鑑無像，因物顯照，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固非有也，亦非無也，應物而不傷斯已矣。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徽宗註曰：有則實，無則虚，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虚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孰不資焉？故人賴以爲利。

疏義曰：有則實，無則虚，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無適非實；無適非虚。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有之以爲利故也。虚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無之以爲用故也。目道而降域於兩間，形而上者不離於有，在無亦顯也，故道以器顯，無不廢有；形而下者不外於無，在有亦藏也，故器以道妙，有必歸無。散爲五行，水火爲用，金木爲器，土穀爲利，木撓而水潤，火熯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凡在天地之間，孰不資焉？故人賴以爲利。降於域中，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有機緘而不得已，若運轉而不能自止，孰尸之者？皆天也。故世莫睹其迹焉，雖然，無木撓而水潤，火熯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即真無，有無相生，若循即妙有，有即真無，有無相生，若循環然。天地之大，秋毫之小，未有逃此者。即車之運，器之盛，室之容以推而明之，舉一以知萬故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徽宗註曰：目圍二焉，其見者性也，

徹而為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聞者性也，徹而為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之志。睹道之人，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聰明為之衰，其於盲聾也何辯？

疏義曰：離再索得女，外奇內耦，其象為目，則目圍二也。取諸八物為火，火則其光外景，故在性為見。目徹為明，明以作哲，故足以斷天下之疑，五色孰得以亂其明？坎再索得男，外耦內奇，其象為耳，則耳藏一也。取諸八物為水，水則其明內燭，故在性為聞。耳徹為聰，聰以作謀，故足以通天下之志，五音孰得以汩其聰？睹道之人解乎此，造見見之妙，無形之上，獨以神視，故能見不見之形；造聞聞之妙，無聲之表，獨以氣聽，故能聞無聲之聲。無所不見，無所不聞，視聽不用耳目，而所見所聞無適非真，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所見不能勝，所睹不知聞，和於無聲，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悅明而淫於色，孰知天下之正色？悅聰而淫於聲，孰知天下之大音？作聰明而聰明日衰，則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其於聾盲奚擇？雖然人者自盲聾爾，豈聲音之能聾盲人哉。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徽宗註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五味，人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腊毒，故令人口爽。人之生也，形不盈仞，而心侔造化。聖人之心，動而緯萬方，靜而鑑天地。世之人從事於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謂大哀也耶？

疏義曰：人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食蛇，鴟鴉嗜鼠，四者孰知天下之正味？所謂正味，即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是也。人皆知味之所味者有同嗜，而不知有味味者存，故以芻豢稻粱為足美。然而厚味寔腊毒，雖可以養口體，而失其大體矣。此五味令人口爽也。蓋爽，差也，口爽則失其所謂正味矣。且人之生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則形不盈仞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則心侔造化也。聖人盡心之真，動而緯萬方，則周流無間，靜而鑑天地，則旁燭無疆，方且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尚何從事於田獵之間為哉？昧者不知，自勝為强，徒以習馳逐為務，或蹶趨以動其心，而不能自得，良心亦從而喪矣，可不謂大哀耶？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徽宗註曰：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而俱贍。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疏義曰：先王懋遷，有無化居，所以阜通貨賄，使交利而俱贍也。蓋利

所以養人，而化之則為貨，故交利而俱贍。難得之貨，衣之不可衣，食之不可食，苟以是為貴，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攘奪誕謾，無所不至，欲民安性命之情，惟行之為守，難矣。然則聖人不貴異物、賤用物者無他，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是以捐金於巉嵓之山，投珠於五湖之淵，不貴難得之貨，使人我之養畢足而止，孰有行妨者哉？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則以動不為利正大人之行也。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以喻於利非君子之所為也。莊子所以欲擿玉毀珠，而貴夫不利貨財者，以此。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徽宗註曰：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明也。厚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疏義曰：坤厚載物，含萬物而化光，近取諸身則為腹，以厚載而容也。外陽內陰，明兩作為離，近取諸身則為目，以外視而明故也。厚載而容，則未嘗有擇，收而積之，亡處亡塊，故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不能無辨，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故有所不及。聖人泯是非，一好惡，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而以為榮，則席其寵矣，席其龐而居寵而以為榮，則席其寵矣，席其龐則辱。或隨之處貴而以為累，則矜其貴矣，矜其貴則患莫大焉。以富貴者人之所累，在上之道也。貴而不驕，則無所決擇，無所去取，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心有眼則開人而賊生也，故聖人不為目。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徽宗註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患莫大焉。以富貴者人之所累，在上之道也。貴而不驕，則無所決擇，無所去取，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心有眼則開人而賊生也，故聖人不為目。

疏義曰：寵者人之所榮，在下之道也。貴者人之所累，在上之道也。辭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欣懽之喜，交溺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之累，則患莫大焉。以富為是者，不能辭祿，累於厚利故也。居寵而以為榮，則席其寵矣，席其寵而以為累，則矜其貴矣，矜其貴則患莫大焉。以貴為是者，不能辭名，累於高名故也。親權者，不能與人柄，以權勢不尤，則夸者悲故也。於是三者操之則慄，所謂既得之，患失之也；捨之則悲，所謂寄去則不樂也。茲寵辱所以若驚歟？集於體者，非有慘怛之疾，為陰陽之寇，則有恬愉之安。涉人道之患溺於心者，非有怵迫之恐，以毗於陰，則有欣懽之喜，以偏于陽，一身之患叢起交攻，貴而以為之累，其患亦若此而已。此大患所

以若身歟？

何謂寵辱？寵爲下。

徽宗註曰：龍之為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亡覆焉，則志於豢養，有辱之道。古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沖，則何辱之有？貪夫位也，慕夫祿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疏義曰：行天莫如龍，合則成體，散則成章，此變化自如，不可制蓄也。寵之能見而不能潛，未離乎亡覆，可豢之以駕馭服乘，則未免有悔，此可亡覆焉，則志於豢養，有辱之道也。寵之所以為辱，以是故爾。是以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知在我者有貴於三旌之位也。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知在我者有富於萬鍾之祿也。得持寵之術則居寵而思危，知保福之道則在福而若沖，故能富貴不離其身，而福祿能長且久，何辱之有哉？苟或貪夫位而誣偽以取貴，慕夫祿而貪汙以取富，知進不知退，昧消長之理，知得不知喪，蔽盈虛之數，則趙孟能賤之。故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徽宗註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去不可留，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至人不以得為悅。其去不可圍，故至人不以失為憂。今寄去則不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疏義曰：以貴自居，未免有患，惟不自有其貴，則可以守貴矣。猶人之一身，認為己有則動輒有礙，知身非我有，則可以保身矣。今夫利勢之重得以據之，賞罰之權得以擅之，威福之柄得以專之，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其貴可謂無敵矣。惟聖人執虛馭滿，不以貴自居，則雖貴而無患。如人之有身，寓百骸以墮肢體，象耳目以黜聰明，離形而不拘胸中，靈臺且為之窒，其不驚者幾希。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豈以得失累其心哉？

何謂貴大患若身？

於形，去智而不鑿以智，則同於大通，造乎不形，無入而不自得也，夫孰以身為患哉？妄庸之人不能盡性而忘勢，累於物以易其性；不能盡心而忘形，累於形以喪其心。以物易性，以形累心，其患大矣。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徽宗註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能為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二。顏子曰：回坐忘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于己，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理固然也，而以為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為樂，幾是已。

疏義曰：形骸之內有真君，足以高天下；有真宰，足以制萬物。形骸之外，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苟不知索於形體之內，方且本身而異形，認而有之，皆惑也。惟體道者知形形之不形，雖其形化，而吾有不忘者存。故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齊壽夭不二。齊壽夭也。顏子曰：回坐忘矣。忘物我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役形骸之內有真君，足以制萬物。形骸之外，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能為親？認而有之，皆惑也。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于己，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無他，知形骸者，不能為之患也。古之至人不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也。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為樂，幾是已。

徽宗註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守。聖人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疏義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廼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疏義曰：六合內外，無盡無極，則天下大器也。必有出乎器者，然後能運之，出乎器者，道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則天下神器也。必有與於神者，然後能守之，與於神者，道也。聖人體是以在己，故在天下而不見之形，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夫孰足以患？心不淫其性，宥天下而不遷其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天下樂推而不厭矣。其次則有明乎物物之已是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豈以世之所榮而為辱，人之所樂而為患哉？伊尹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得持

非物，而無以天下為者，知一節重於一國，兩臂重於天下，身亦重於兩臂，貴其身而不自賤，愛其身而不自賊，夫豈殘生傷性，以身為殉，樊然殽亂為物所役，薾然疲役為物所困，不知保身之道歟？莊子所謂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正謂是也。世俗之君子不知身為生之主，廼殺身以成名，多方以喪生，逐物而不返，危身棄生以徇物，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所喪多矣，豈不悲夫。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徽宗註曰：目主視，視以辯物，夷則平而無辯，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疏義曰：天三生木，在人為肝，肝開竅於目，故於五事為視，則目主視故也。明兩作離❷，寓象於目，而目之於色，合而後有見，則視以辯物故也。然視而可見，未離乎色，或高或下，可得而辯也。妙道非色，窅然空然，曾無兆朕，視之不足見也。其平坦然，孰辯高下？列子所謂太易未見，氣是已。渾淪之初，氣且未見，形，則象之大者，孰有過於道者哉？其平可知，故名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徽宗註曰：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稠而有間，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疏義曰：天一生水，在藏為腎，腎開竅於耳，故於五事為聽，則耳主聽也。水荐至為坎，寓象於耳，而耳之於聲，辯而後能聽，則聽以察物故也。然聽而可聞，未離乎聲，迭為清濁，莫之能間。妙道無聲，寂兮寥兮，曾無音響，聽之不足聞也。風濟籟息，稠而有間，經所謂大音希聲是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其稠可知，故名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徽宗註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形，列子所謂形形者未嘗顯是也。形形者無形，孰為巨細？雖使離朱當晝拭眥望之而不見其形，則目無所用其明也。雖使師

曠終夜俛首傾耳而聽之不聞其聲，則耳無所施其聰也。雖使知與喫詬之徒索之而終莫得，則形無所竭其力也。自其視之不見，言之則曰夷。自其聽之不聞，言之則曰希。自其搏之不得，言之則曰微。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列子所謂渾淪是也。謂之渾淪，則以氣形質具混為一，而未相離故也。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徽宗註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茲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辯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

《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疏義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而神實妙焉，則神固形而上矣。陰知神之在陰，而不知其亦在陽，陽知神之在陽，而不知其亦在陰，神則陰陽不測也。速不疾而行不至，愔然若亡而存，是之謂其上不皦。形而下者謂之器，而道實寓焉，則道亦形而下矣。不偏于陽，非獨陽而生，不毗于陰，非獨陰而成，道則一陰一陽也。可以約，可以散，在無亦顯，是之謂其下不昧。蓋皦與皦如之皦同，皦言明也，不皦則幽而難知矣。昧與昧谷之昧同，昧言幽也，不昧則辯而有數矣。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也。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徽宗註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疏義曰：道無形也，亦不離形，故為無物之象。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意其有而非有，恍兮惚而中有物也，意其無而非無，惚兮恍而中有象也，如太虛一虛化出萬有而未始有封，含蓄萬象不睹其端倪也。如一性無性，應物不窮而深不可測，靈智自若而莫究其妙用也。即有而無，有實非有，即無而有，無實非無。若曰月去人遠矣，以方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不旋頃而水火自至。水火之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是之謂復歸於無物。不可以有無期之也，無狀之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徽宗註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

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故謂之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徽宗註曰：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疏義曰：道之全體，混成完具，瞻之在前，孰原其所始？忽焉在後，孰要其所終？莊子所謂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是也。迎之隨之，曾何有見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徽宗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彊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大常無易于此。惟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疏義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道雖非陰陽，亦不離陰陽故也。昧於道者分陰分陽，或悅生而累形，則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彊陽；或趨寂以忘身，則溺於道之靜而止乎枯槁。為墨氏之兼愛者，為人而廢義，至於無見於畸。為楊氏之為我者，為我而廢仁，至於蕩而不法不該不偏，蔽於一曲。豈古之道哉？古之道有不廢無，不可致詰而非有，無不外有，是謂恍惚而非無。操此為驗，稽此為決，以應萬變，以對方來，變通足以盡利，鼓舞足以盡神，其於御世，無不可者，此古之道也。是道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維綱宰制，凡囿於物，未有外是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而能立者，道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則通者，聖之能探物之先而知其始，則道之倫經皆在我矣，故曰是謂道紀。

❶則與化爲：『爲』後疑脱『一』。
❷明兩作離：『離』前疑脱『爲』。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太學生江澂疏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徽宗註曰：古之士則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則與不善為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為一，妙則與神同體，玄通有以兆聖，而藏用之不可測。《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則妙者，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疏義曰：有上古，有中古，古之士則上古之士也。有上士，有下士，善為士則上士之類也。則古之士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與不善為士異矣。善為士者，其才上達，志於道而與乎神，明於天而通於聖，淵乎其不可測，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蓋視之不見名曰微，道無形也，不可以目視，惟知微，故與道為一。《書》所謂道心惟微是也。常無欲以觀其妙，神無是也，不可以有求，惟入妙，故與神同體。《易》所謂神妙萬物而為言是也。玄之為色，有赤有黑，以能陰能陽故也，而天之色在是焉。《易》所謂天玄而地黃者，以此。能玄能黃，則與天為徒矣。通之為義，往來不窮，以無物能礙故也，而聖之事在是焉。《傳》所謂事無本通之謂聖者，以此。同於大通，則入自聖門矣。古之善為士者，自微妙以至玄通，奭然四解，淪於不測，非若水之深可測，穴之深可究。杜德機而不示，豐智源而嗇出，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腫。若火事已而見灰，其藏深矣，不可測究，世何足以識之？昔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得此故也。盍圃澤多賢，里非無仁也，歷年四十，處非不久也，而人無識之者，則以圖滑疑之耀，去形諜之光，人無得而識之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謂是。故爾。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則以盛德若不足，猶之良賈可也。此顏子如愚，孔子賢之。

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徽宗註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疏義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為務，不以通物為樂，恐懼修省，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之。

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徽宗註曰：先事而圖謂之豫，則豫者下文所云，皆强為之容而已。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徽宗註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為務，不以通物為樂，恐懼修省，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疏義曰：先事而圖謂之豫，則豫者圖患於未然。後事而圖謂之猶，則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游為務，不以外游為至，以忘物為善，不以通物為樂，恐懼修省，不敢肆也。故於事之未至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先事而圖，如冬涉川。於事之已成者，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後事而圖，若畏四鄰。蓋川者難之所在，冬而涉之，人所病也，若冬涉川，豈得已哉？鄰者比而恤己，使之相保，人所善也，若畏四鄰，豈失己哉？然則有而為其可易耶？《易》言：君子將有

為，將有行，必先齋戒以神明其德。蓋謂此也。

儼若容，

徽宗註曰：《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猒，故其狀義而不朋。

疏義曰：入而與物辨，則墮肢體，寓百骸，而其形為可踐；出而與物交，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而容止為可觀。儼若容，則出而交物，容止可觀之時也。《語》所謂望之儼然，《記》所謂儼若思，皆此意也。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全德之人貌充空虛，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況見於動容貌之際乎？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遠之則有望，在彼為無惡，近之則不猒，在此為無斁，則其使人之意也消，固不難矣。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曷嘗脇肩諂笑，以自招其辱哉？

渙若冰將釋，

徽宗註曰：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易》曰：渙，離也。遺物離人而無所繫轂，所以為渙。

疏義曰：《易》所謂敦仁言於仁為至厚，《記》所謂敦化言於化為至厚，則敦者厚之至也。惟民生厚則性本厚矣，因物有遷則厚者薄矣。惟善為士者，復性之本，不與物遷，則如木之樸，樸而圍之，有象可見，未形為器，其厚可謂至矣。與夫以斤斲之，析其渾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蓋有間矣。

曠兮其若谷，

徽宗註曰：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疏義曰：《詩》所謂曠野，言其地之至廣，《傳》所謂曠日，言其時之至廣，則曠者廣之極也。方寸與太虛齊空，則心原無際矣。無所不包，實無所包，則其室常虛矣。惟善為士者，致虛之極，盡心之真，如谷之能受，受而不積，如谷之能應，應而不著，其廣可謂至也。與夫六鑿相攘，自狹其居，以實妨道，動輒有礙，蓋有間矣。

渾兮其若濁。

徽宗註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樸而圍之，未散為器。

徽宗註曰：不劇彫以為廉，不矯激以為異，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汙者異矣。

疏義曰：至人之遊世，和光而同塵，毀方而丸合，大廉不嗛，行非刻制，未嘗劇彫以為廉也。不多辟異，為在從衆，未常矯激以為異也。行險而順，與物宛轉，不立圭角，渾然而已。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似濁而非濁也，與修身以明汙者異矣。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徽宗註曰：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故曰徐清。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疏義曰：自豫兮若冬涉川，至渾兮其若濁，應世之迹如此，則以體道故也。惟體道，故動靜不失其時，而物莫能累，是以守靜為篤。效物以動，則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非流於動也，故動而無所逐，物孰能濁？有所定矣。感而遂通，則定而能應，至無以供其求，非膠於靜也，故止而無所礙，物孰能安？夫物之不能濁，以靜之徐生故也。物之不能安，以動之徐生故也。至無以供萬物之求，至靜之徐生故也。靜之徐清，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也。雖濫而不失其濫，汨之而常自若焉，萬物豈足以撓其心？動之而常自適之意，與《易》言來徐徐同義。一動一靜，因其固然，不悖於理，付之自爾，不拂其性，皆安行而自適，又孰有怵迫之恐、遑遽之勞哉？安有止之意，作之而不止甚矣，止之而不作亦甚矣。時作時止，不為物所係，孰能傷之？蓋為物所係則止矣，惡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徽宗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疏義曰：以困藏禾，禾盡困虛，以皿藏水，水盡皿虛。簞之盛物，取之如殫；簣之盛物，有時而匱。以有積，故不足也。至無以供萬物之求，至虛以應天下之實，以無藏，故有餘也。道運而無積，用之或不盈，至人保此道而無積，亦虛而已。苟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是猶擅一壑以自足，亦以小矣。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豈有滿假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徽宗註曰：有敝故有新，有成故有

壞。新故相代，如彼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降麗于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而不盈，故能敝能新，能成能壞，超然出乎形數之外，而未嘗敝，未嘗壞也。故曰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木始榮而終悴，火初明而末熄，以有新也，故敝隨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異乎此。

疏義曰：有形則有新敝，有數則有成壞。春先夏從，更旺更廢，運為四時，新故相代者然也。言唱手執，迭盛迭衰，散為萬事，成壞相因者然也。此皆墮於形數之域，故方新而敝，成已俄壞，莫能迹之者。惟道無體，故能新能敝而未嘗敝，不麗於數，故能成能壞而未嘗壞，以虛而不盈故也。今夫木之為物，蕃鮮於春，而搖落於冬，則始榮而終悴也。火之為物，用之彌明，而撲之則滅，則初明而末熄也。出一而旦，入六而冥，日雖為陽之精，未免乎中則昃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月雖為陰之精，未免乎滿則虧也。凡以域乎形數，故有新而弊，隨之有成，而壞繼之故爾。有道者虛而不盈，超然出乎形數之外，而未嘗敝，未嘗壞，亦若是而已。夫萬物以形相礙，以數相攝，囿於形則為形累，攝於數則為數役，必有超形離數者，其惟虛靜乎？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以不礙於形，不攝於數故也。然而探虛靜之本，雖得之自然；要居矣。極猶屋之有極，群材必集，是虛靜之至，必在乎致守。致之至於極，守之至於篤，則靜也，虛也，得其眾會而有所至也。篤猶馬之盡力，千里可至，是力行而有所至也。致虛期於極，則滌除外慕，一疵不睹，非特離動而靜，至於即動而靜焉，此守靜而至于篤也。致虛極而不以實妨之，守靜篤而不以動違之，則萬態雖雜，吾心常徹，萬變雖殊，吾心常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徽宗註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眾會而有所至也。篤者，力行而有所至也。致虛期於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疏義曰：同乃虛，虛乃大，大則能兼覆而不遺，故列子言莫貴乎虛。虛則靜，靜則明，明則能照臨而無外，故列子言莫貴乎靜。無所於忤，是

寂。夫芸芸之物，情偽不同，是謂萬態。擾擾之緒，迭作不常，是謂萬變。萬態雖雜，心常徹者，虛足以受之也。徹與心徹為智之徹同。萬變雖殊，而心常寂者，靜足以應之也。寂與寂然不動之寂同。致虛守靜，一至於此，是為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其為天樂，孰大於是？觀莊周之論虛靜，既曰一心定而王天下，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蓋能定然後能應，所謂常徹常寂，一心定之謂也。惟夫一心定，然後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其為樂可勝計耶？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徽宗註曰：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此之謂觀其復也。雖然老氏於觀復而辨能，即交而辨焉。故於物之並作，以觀其復者，蓋有無作止。理雖異，而下無動而不變也。故萬物之變，在道之末。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所以能寓乎萬物之上焉。且萬物之生，役於造化，隨序相理，撟運相使，出於機而復流形，則生有所乎萌，入於機而復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疏義曰：物生若芸，徐動而出，則芸芸者，動出之象也。然物之動出，各因其時。觀四時之運行，具八卦之妙用，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入，與之入而不迓。故自春徂夏，為天出而之人；自秋徂冬，為人入而之天。自其出而之人言之，則出乎震，而震者東方之卦也，於時為春，物皆萌動；相見乎離，而離者南方之卦也，於時為夏，物皆蕃鮮，所謂芸芸並作，英華發外也。自其入而之天言之，則說乎兌，而兌者西方之卦也，於時為秋，物皆至於斂歛；勞乎坎，而坎者北方之卦也，於時為冬，物自歸根，所謂去華就實，歸其

性宅也。芸芸並作，則春氣發而百草生也。至於英華發外，則苗而秀矣。去華就實，則正得秋而萬寶成也。至於歸其性宅，則復於無物矣。《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播大鈞而凝形者，性命固已均稟。莊子曰：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則散專精而孕氣者，精神固已和會。然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能順其命，乃能正其性，是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人之有生，精具而神從之，能保其精，乃能合其神，是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惟知性達命，然後能自本自根，全之而不傷性；因精集神，然後能得母知子，守之而不失。所謂盡性則非因精集神者能之乎？所謂盡性則至於命，非知性達命者能之乎？莊子論純素之道，始言一之精通，終言不虧其神，則精全神王可知也。孟子論盡心之道，始言養性事天，終言修身立命，則盡性至命可知也。能明乎此，其於達萬物之理，特觀復者之餘事。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徽宗註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各有儀則，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為秋冬，動者靜，作者息，而知所止矣。蓋春言天造始物，秋言人為之成，夏言人事之戒，冬言天道之復。自春徂夏，為天出而之人；自秋徂冬，為人入而之天。春夏先，秋冬後，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則芸然流形者，各復其根而不知矣。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蓋亦如此。若然則體性抱神，中以自考，而復命之常，惡往而不暇？莊子曰：無為復樸，體性抱神。蓋無為復樸，則純素是守，故無間謂之命也。有生曰性，性稟於命，命變而不窮，非終始之可期，非時數之所拘，亘古今而常存也。性與生俱，生不為貴賤加損，不為死生存亡，更萬形而不易也。惟全其形生之人，存其形而不弊，抱其生焉而不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歸於寂定，物不能遷矣。去智與故，若所謂不識不知、不恃智巧是也。歸於寂定，若所謂寂然不動、大定持之是也。惟能如此，故知命之在我而不與物化，如彼春夏，復為秋冬，動者靜，作者息，而知所止矣。蓋春言天造始物，秋言人為之成，夏言人事之戒，冬言天道之復。自春徂夏，為天出而之人；自秋徂冬，為人入而之天。春夏先，秋冬後，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則芸然流形者，各復其根而不知矣。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蓋亦如此。若然則體性抱神，中以自考，而復命之常，惡往而不暇？莊子曰：無為復樸，體性抱神。蓋無為復樸，則純素是守，故無間謂之命也。有生曰性，性稟於命，命變而不窮，非終始之可期，非時數之所拘，亘古今而常存也。性與生俱，生不為貴賤加損，不為死生存亡，更萬形而不易也。惟全其形

何有？經於有物混成章言：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終之以逝曰遠，遠曰反。亦以歸於寂定，然後可以復命之常故也。是以先曰歸根，後曰復命。

復命曰常，

徽宗註曰：常者，對變之詞。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為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

疏義曰：即經緯以觀常與變之理，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而緯則錯綜往來，故為變。常之與變，猶經之與緯，則常者對變之辭也。然成而不變，物所謂常。變化無窮，道所謂常。物所謂常，以常故弊。道所謂常，以變故常。惟復命則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波之非惡，湛之非美，雖歷萬變於不可為量數之中，曾無以易其真常信，所謂萬變不能遷也。若然則其神無却，物奚自入焉？是謂無間。不以頃久推移，未嘗止也，是謂無歇。無間無歇，與道為一，則亘古亘今，獨立不改，如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相為長久，如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相為無窮。其為常也，無以易此。

知常曰明。

徽宗註曰：知道之常，不為物遷，故六徹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

疏義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道之常不與物遷者，以靜而已。惟靜也，故不與動俱馳。於萬物並作也，以觀其復；於物之芸芸也，知歸其根。觀復而歸根，則其靜也，萬物莫足以傾之矣。是以六徹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蓋徹者，不為物所壅之謂。目不為色所壅，故見曉而為明；耳不為聲所壅，故聽瑩而為聰；鼻之於臭，徹而為顫；口之於味，徹而為甘；以至心不弊於思慮，徹而為知；知不昧於物理，徹而為德，是所謂六徹相因者。自目至於知，六者相因不壅，以虛一而靜故也。虛則靜，靜則明，明則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天地雖大，於此乎可觀；萬物雖多，於此乎可形。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非知常者未易臻此。

不知常，妄作，凶。

徽宗註曰：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茲妄也已。

疏義曰：心與道合，則作無非真；心與道離，則動無非妄。聖人者，道之極也，所以知道之常而不與物遷。故作則契理，無適而非真，每與吉會，無往而不動，動必迪吉，履必考祥，作德心逸日休，作善而降之百祥也。不知常者，作無非妄，去道愈遠，與接為構，隨物轉徙，日以心鬬，觸塗生患，故妄見美惡。牽於好惡之私，而不知齊美惡於一理，故與道違，妄生是非。惑於毀譽之偽，而不知化是非於兩忘，故與道異。蓋道

不可須臾離，既與道違，又與道異，則馳其形性，寇於陰陽，且不足以固其命，禍莫大焉，故凶。《易》於《序卦》言：復則不妄。蓋復小而辨於物，是為無妄。無妄者，天之命，萬物之所聽也。故其《象》言：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無妄則物得其性矣。至於迷而不復，則失性而窮，不能生生，茲妄也已。

知常容，

徽宗註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疏義曰：道之真常，一而已矣。體道之一，以觀天下，則紛錯萬殊，同為至妙，孰有是非美惡之辨哉？蓋排非提是，則生於有執；好美惡惡，則索于自徇。至人去有執之累而忘是非，冥自徇之私而齊美惡，茲無他，知常而已。知常則虛己遊世，達乎無疵，是非美惡不藏於心，然後能廣乎無不容矣。聖人之治虛其心者，以此。

容乃公，

徽宗註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私之有？

疏義曰：因物有見，則私於自徇。冥道無心，則公於大同。聖人家天下而兼覆，子兆民而均育，無容心焉，故不獨親其親而愛無不至，不獨子其子而慈無不廣，又何私之有？即天地觀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而為數之宗；大者未離有體，凡囿乎兩間，未始逃於覆載。容乃公者，蓋亦如之，故觀天地則見聖人。

公乃王，

徽宗註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天下樂推而不獻。

疏義曰：道者為之公，人之所共由，此《記禮》者載仲尼之言，所以稱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治之要在知道，而聖道為群心之用。聖人以道出治天下，以心受道，是以親而慕之，懷而歸之，發於心悅誠服，至於悠久不息，天下樂推而不獻矣。《易》所謂百姓與能，此之謂也。

王乃天，天乃道。

徽宗註曰：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天地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疏義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域中有見，則私於自徇。聖人家天下而兼覆，子兆民而均育，無容心焉，故不獨親其親而愛無不至，不獨子其子而慈無不廣，又何私之有？即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者未離於有數，而為數之宗；大者未離有體，而為體之極。輕清在上，兼覆廣容，此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聖得之而職教化，此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王者，人道之極。能盡人道，則與天通，豈非盡人則同乎天乎？莊子曰：王者天道。則王乃天之者，道也。天者，道之大原。能以天道之行，天下為公。治之要在知道，則與道為一，豈非體天則同乎道歟？經曰：天法道。則天乃道可知也。《詩》之《大雅》於無聲無臭而曰儀刑文王，蓋文王所為，實與天合，欲自天之道，則亦儀刑文王而已。是盡人則同乎天也。又於不識不知而曰順帝之則，蓋妙道之行，實

同乎天，欲探道之妙，則亦順帝之則而已。是體天則同乎道也。周家之盛，聖作明述，相守一道，歌於聲詩，所以為三代之顯，王者每得乎此。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徽宗註曰：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闕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與。

疏義曰：澤及萬世，長於上古者，道之久也，故萬世無弊。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是以曲成而不遺，運量而不匱，故庶物得之者昌。聖人體道而為道之極，參萬歲而一成純，故關百聖而不窮。亘古今而無弊，故蔽天地而不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孰能危之？可謂沒身不殆矣。殆以怠，故近凶，所謂怠勝欽者是已。幾以戒，故近吉，所謂吉之先見是已。不殆則動皆契理，每與吉會，無妄作之凶。自非聰明睿智，足以知道之常者，疇克爾。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徽宗註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悅怕焉。無欣欣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悔不至。莫之為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疏義曰：天下有常性，一性有常德。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至周則發政施仁，所謂澤加于民也。所以致治者在之則存而不亡，所以守其遷。不淫之則放而不縱，所以防其淫；宥莫如法，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至周則庶事皆備，所謂法傳于世也。澤加于民，法傳于世，以此撫一世而得澹泊焉。聖人以道莅天下，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則人雖有知，無所用之，孰有欣育，則若保赤子，天下愛之如父母，孰不懷慕而親之乎？以此施設，則厥聞四馳，貴名起之如日月，孰不樂推而譽之乎？帝之所興，王之所成，則其心恬惔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則其心夷懌而畏侮不至。無欲而自足，無事而生定，舒通平泰，自得其得，莫之為而常自然，則以相忘親譽之迹彰也。若然則大同之道於道故也。所謂下知有之者，以此。

其次，親之譽之。

徽宗註曰：澤加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莊子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

疏義曰：所以利物者莫如澤，舜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至周則發政施仁，所謂澤加于民也。所以致治者在之則存而不亡，所以守其遷。不淫之則放而不縱，所以防其淫；宥莫如法，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至周則庶事皆備，所謂法傳于世也。澤加于民，法傳于世，以此撫一世而得澹泊焉。聖人以道莅天下，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則人雖有知，無所用之，孰有欣育，則若保赤子，天下愛之如父母，孰不懷慕而親之乎？以此施設，則厥聞四馳，貴名起之如日月，孰不樂推而譽之乎？帝之所興，王之所成，則其心恬惔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則其心夷懌而畏侮不至。無欲而自足，無事而生定，舒通平泰，自得其得，莫之為而常自然，則以相忘親譽之迹彰也。若然則大同之道虧矣。莊子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孟子謂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惟此時大同則民無知無欲，何親譽之有？昔舜有羶行，百姓慕之而鄧墟來十

萬之家；文王有靈德，民皆樂之而靈臺歌始附之衆。帝王之治所以致民之親譽者，以此。然則聖人豈有心於民之親譽哉？盛德大業加施乎天下，而親譽之至，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其次，畏之侮之。

徽宗註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而刑政賞罰所以輔道而行也。以刑政明天下之防範，使民有所守，以賞罰示天下之好惡，使民知所禁，一本於道而已。若乃一於政刑而不出於道，適足革其面，未足以革其心，故畏之而已，又至於侮之焉。蓋道之以德，則政已行矣。道之以政，則非有德也。齊之以禮，則刑以舉矣。齊之以刑，則非有禮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以畏之者，以民有遯心故也。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又有如楚子之與陽虎，或侮之者焉，以不知以道在天下故也。若夫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而法度明，不賞而勸，不罰而畏，而勸沮公則有道存焉，為之次矣。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徽宗註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經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而不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疏義曰：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以道觀言，則言者未嘗有言，而有諸已得之於自然。莊子所謂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則以至信之君正也。且言者風波，則言豈可易，得之於自然也。《記》曰：大信不約。則信之孚於人，無待於或使。

猶兮其貴言。

徽宗註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為天下道，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疏義曰：言弗敢輕，所謂貴言也。古人所以戒金人之銘，慎白圭之玷，則知言之不可易而弗敢輕，或使也。蓋至信則因其固有，未始有疑。信不足則失其至真，故有不信。《記》所謂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亦以明矣。是以聖人言而民莫不

信，故言而世為天下道。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故行言自為而天下化。夫何故？以其鳴而當律，言而當法，故四方罔不是孚也。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徽宗註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疏義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特其緒餘土苴以每成功爾，是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惟其功成事遂，則措天下於安平泰，民無所施其智巧，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已。食以止分，故甘；服以法華，故美；俗以不擾，故安；業以存生，故樂。是皆聖人之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而然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則謂我自然，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昔堯治天下，康衢有莫匪爾極之謠，所謂太上之治，其在茲時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太學生江澂疏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徽宗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廼以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君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疏義曰：道之大全，冥於渾淪之中，德分於道，判為剛柔之用。蓋道不可致，故道失而德。德不可至，故德失而仁。仁可為也，為之則近乎義，故仁失而義，所以去道為愈遠。即其本而論之，則道一而已，楊子所謂合則渾、離則散者，此也。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臆見曲說，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以老君小仁義為所見者小，殊不知仁義不外道德，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探本言之，雖曰攘棄仁義，而仁義已行於道德之間矣。是其心豈真以仁義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其小仁義，乃所以尊仁義也，正莊周所謂蔽蒙之民也。後世之士蔽於俗學，無高明之見，聞老氏之道術，遂至於狂而不信，而卑汙蹇淺。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愈有以發之也。

智慧出，有大僞，

徽宗註曰：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疏義曰：至德之世，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適性而足，安分而止，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何所用其智力哉？迨其欲慮一萌，物誘於外，智不足則困，力不足則怠，失其常然，而汨於人為，所謂民智力竭而以偽繼之也。聖人在宥天下，欲斯民之復其性，亦不以智治國而已。故列子曰：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徽宗註曰：名生于不足故也。莊子

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疏義曰：名者，實之賓。苟有其實，名必從之，然名常生於不足。夫君子之成名，莫大乎忠孝，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斯為孝。不擇事而安之，斯為忠。苟以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以諂其君，非所謂忠。惟不諛其親，不諂其君，則忠孝之心無餘蘊矣，此臣子之盛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徽宗註曰：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為德，是名聖智。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僞詰卓鷙之行。譽堯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絶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因性自然，舉天下於無為之治。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蓋民復素樸，安其性命，則與一世而得澹漠，其利可勝計耶？信所謂其利博矣。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徽宗註曰：孝慈，天性也。蹙蹙為仁，踶跂為義，而以仁義易其性矣。受之後，性與道違。惟與道冥，故無差殊，所謂道與之性，一而不雜者是也。惟與道違，故有分際，所謂離道為德，是名聖智。聖智者此也。原性之始，妙本渾全，聖智下愚，初無殊品。離道者外立其德，失真沈僞，迷而不仁而行非自然，踶跂為義而强於用力，則是仁義易其性矣。絶仁棄義，則民將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是謂反其性而復其初也。若然則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老吾老及人之老，不獨子其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愛而不知以為仁，端正而不知以為義，其於孝慈也，人皆有之，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徽宗註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有欲利之心者，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也。

疏義曰：不羞惡則無以知恥，不知耻則無以行義。人之為人，以行己有恥為貴，以見利思義為先，能明乎此，然後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

欲，而歸於君子之途矣。彼其為機變之巧者，則純白不備，道所不載，是無所用恥也。彼其有欲利之心者，則依仁蹈利，雖偽假真，是不顧其義也。無所用恥，不顧其義，則為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蓋異於非其有而取之者幾希。所謂是皆穿窬之類也者，以此。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徽宗註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世，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攘棄仁義，絶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捄文莫若質，亦猶四時之序，夏反而為秋也。捄文所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此有所屬也。

疏義曰：夫寒積而成暑，非一日也。觀天時以驗人事，則先王以人道治天下，由簡以至備，所以至周而彌文。當是時，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郁郁之文莫盛乎此。然文極則弊，變之巧者，則純白不備，道所不載，是無所用恥也。文有餘於尚華，質不足於居實，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凋者，則依仁蹈利，雖偽假真，是不顧其義也。無所用恥，不顧其義，則為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蓋異於非其有而取之者幾希。所謂是皆穿窬之類也者，以此。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徽宗註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世，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攘棄仁義，絶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捄文莫若質，亦猶四時之序，夏反而為秋也。捄文所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此有所屬也。下文所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此有所屬也。

疏義曰：夫寒積而成暑，非一日也。觀天時以驗人事，則先王以人道治天下，由簡以至周而彌文。當是時，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郁郁之文莫盛乎此。然文極則弊，質不足

分，辨乎真偽之歸，德全而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疏義曰：蔽於一己則失其大同，故自營為私。牽於利欲則汩其虛靜，故養心莫善於寡欲。私也欲也，皆外游是務而非内觀，皆人偽是滋而非性真。惟少私寡欲，然後能定乎内外之分而知所輕重，辨乎真偽之歸而明於本末，不遷其德而德全，不淫其性而性復，為無為，事無事，而聖智之名泯矣，有治天下者哉。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

徽宗註曰：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絶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疏義曰：理猶里也，可以數度，惟務學乃能探其賾。道猶路也，人所共由，惟絶學乃能極其至。學以窮理，學之始也，故經曰：為學日益。蓋方其務學以窮理，則思慮善否而求諸心，參稽治亂而通其度，是未能忘於思為之益也，能勿憂乎？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者，此也。學以致道，為道日損。及學之終也，故經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任其性命之情，樂以忘憂，無適而不樂焉，故無憂。

孔子以飯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者，此也。文子曰：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而終之以可謂能體道矣。然則為道日損，故能樂道於此，明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徽宗註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朝廷，與疏義曰：以道冥物，則同異所以藏。自情言之，以物分道，則同異所以立。自情言之，以唯為恭，以阿為慢，善在所好，惡在所惡，固不同也。即理觀之，唯阿之發同於一聲，善惡之混根於一性，孰為差別？小智自私，任情者也。任理以觀，則總攝萬殊，同為至妙，所謂本實非異者此也。聖人冥心於道，不見一物，然於世人善惡不能有廢者，蓋不欲自異於世而已。是以出而經世，在宗廟朝廷，則便便以辨治為事；與下大夫言，則有侃侃之和；與上大夫言，則有闇闇之欽。所以稱情而為禮，為禮以辨異，故其不齊如此。若然則惡者遏之，善者揚之，以公天下之是非，以示天下之好惡，惟恐不至，則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俯而與人同也。

徽宗註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

疏義曰：偶而應之者，道也。道則何思何慮，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寂然不動也。匿而為之者，事也。事則有思有為，吉凶與民同患，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體道者入而侔於天，故無憂；涉事者出而交於人，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惟翼翼以盡其欽，業業以致其慎，然後能動必迪吉，而無悔吝之虞也。《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是皆戒之至也。蓋恐懼脩省，思患豫防之，若伯益之儆戒無虞是也。畏天之威，以保天下，若高宗之嚴恭寅畏者是也。觀此則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者，厥理明矣。

荒兮其未央哉。

徽宗註曰：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惟達者知通為一。

疏義曰：六合之大，萬物之多，擾擾萬緒，日投其前，紛藉交錯，繁不勝治，難終難窮，未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惟達者知通為一。

疏義曰：偶而應之者，道也。道則周旋如轉輪，反復如引鋸，叢至沓來，無有端倪，則難終難測而未始有極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謂善惡特未定也。世人善在所可，惡在所否，則是其所非，非其所是，雖有可否，皆出於彼是之域而已，烏知所謂恢詭譎怪、道通為一者乎？惟達者釋智，回光照之于天，則物之一性，則萬法皆備，即動而靜，真樂自全，其於道也，夫何遠之有。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徽宗註曰：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眾人失性之靜，外游是務，如悅厚味以養口體，如睹高華以娛心志，曾不知見曉冥冥，去道彌遠。

疏義曰：陰陽者，氣之大也。物之孕氣，以陽而熙，陽融而亨故也，以陰而凝，陰止而靜故也。或熙或凝，唯其時物，則熙熙者，敷榮外見之象。眾人失性之靜，與物俱化，務外游不務內觀。如悅厚味以養口體，曾不知淡乎無味，非直太牢之享也。如睹高華以娛心志，曾不知見曉冥冥，去道彌遠。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徽宗註曰：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乎孩而始誰？嬰兒欲慮未萌，疏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疏義曰：人之有生，形體密化，其在嬰兒則性空無知，經所謂常德不離，而繼之以復歸於嬰兒者是也。孩提

則親愛已兆，莊子所謂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者是也。惟嬰兒之無知，故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欲慮未萌而無所思，疏戚一視而無所擇。怕兮靜止，則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和順積中而華不兆於外，則因性自然，而不假人事之華藻，故若嬰兒之未孩。蓋怕者，心無所受也。心無所受，則淡然無物，抱一守真，與嬰兒之未孩奚擇？老氏垂世立教，蓋欲使民復歸於嬰兒，是以於專氣致柔則曰❶能如嬰兒，於含德之厚則曰比於赤子，其立言雖殊，其欲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則一而已。

乘乘兮，若无所歸。

徽宗註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疏義曰：萬物之變，膠擾不齊，唯變所適，無所繫輦，斯可以言乘乘。《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龍以時乘，蓋言乾道變化在乎趨時而已。惟趨時，則即彼之理，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故乘乘則因持而無所忤，任理而莫之違，順物自然而不倚於一偏，故若無所歸。與所謂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同意。

衆人皆有餘。

徽宗註曰：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貪生而慕利者，奢泰之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疏義曰：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禄，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禄。聖人曰：於道無有者，道之妙用，聖人以至無應天下之群有，所以成帝王之功者，真餘事爾，豈認以為功而固有之哉？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徽宗註曰：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疏義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顏回之謂歟？觀其悟心齋之説，進坐忘而不見道，貪生以肆其情，慕利以窮其欲，奢泰之心勝而侈靡者多，損約之志微而節儉者寡，故皆有餘焉，曾不知其在道曰餘食贅行。蓋道之所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非道也哉。

我獨若遺。

徽宗註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疏義曰：聖人以道貸天下，整萬物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未始有其功也。《莊子·内篇》論明王之治，有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以謂遊於

也大矣。荀子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之謂歟？然則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豈真愚哉？去小智而大智明故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徽宗註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倪于一世之習，則惛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疏義曰：葆光而不露，是為明之至。行其所無事，是為智之真。流俗之情，蔽於蹇淺，繕性於俗而與之同，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非所謂明之至，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非所謂智之真。體道者異乎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遺物而不累於物，離人而不誘於人，卓然自拔於流俗之中，惛然若亡而存，如所謂湛兮似或存，悶然若鈍而利，如所謂愈鈍而後利。其迹泯，其用藏，深妙眇冥，不可測識，世俗豈得而窺之。孟子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澹兮其若海，

徽宗註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

疏義曰：淵乎其居，漻乎其清，淵靜而性定，內保外不蕩，澹兮其若海者，道之全體也。道之體雖不可見，即海水之大以觀之，則不以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古人之大體其實似之。

飂兮似無所止。

徽宗註曰：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疏義曰：動而愈出，運量不匱，變動而不居，不凝滯於物，飂兮似無所止者，道之利用也。道之用雖不可見，即搖落之風以觀之，則動萬物而莫見其鼓舞之迹，號萬竅而莫測其披拂之功，至無之妙用其實似之。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徽宗註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

疏義曰：經世之道，以無用之用為至。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皆有用之用，此材之患者也。人皆知自伐其智，自矜其能，為有用之用，不知支離其德，乃無用之用焉。衆人皆有以，是為有用之用，以其材故也。我獨頑且鄙，是為無用之用，以不材故也。頑與冥頑之頑同，鄙與都鄙之鄙同。頑則不飾智，言其無知。鄙則不見美，言其無文。神人以此為不材，而不材乃所以為大材也，則無用之為用明矣。莊周於《人間世》始言曲轅社，又言商丘大木，終言桂以可食而伐，漆以可用而割，蓋明無用之用與有用之用不同如此。然則遊《人間世》而吉凶與民同患，可不知此。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徽宗註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蓄之長之育之，

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疏義曰：道行於萬物，善貸且成，覆育無外，可以為天下母也。凡有生之氣，有形之狀，豈有須臾離道者哉？楊雄著《問道篇》，有曰嬰兒慕駒犢從，以明萬物唯道之求本於性之自然，而非或使也。天道由虛靜中化出萬有，生之以遂其性，蓄之以極其養，長之使就，育之使充，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何異嬰犢之母懷乎？蓋萬物由道以生出，故道為母而物為子。經曰：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道有母之意可見矣。世之人非惟不得其母，又不能守之，捨真逐妄，道將愈遠，古人所以有揭竿求諸海之諭也。若夫唯道之求者，蓋亦異於人之失性於俗者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徽宗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惟道是從。

疏義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所以為道，生而不有是謂玄德。物得以生，所以為德。道隱無名，無體可見，則非形容之所及。德有定體，有生皆全，故為人之所同得。然德兼於道，則道者所以微德之顯，故無名之道所以神其德；道散為德，則德者所以闡道之幽，故有體之德所以顯其道。能性脩反德，復乎一之所起，德至同於初，復乎泰初之無名，則德冥於道，此所以惟道是從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徽宗註曰：道體至無而用廼妙有，所以為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❷。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疏義曰：道有體有用，語道之體，未始有物，茲謂至無。語道之用，應而不窮，茲謂妙有。至無顯為妙有，此所以為物。妙有出於至無，故物無非道。道之為物，恍惚是見。恍未有狀，特心可況，故為有象之可見。忽為數始，數由此滋，故為有數之可推。恍之與惚，若有若無，謂之有而疑於無也。道之為物，其幾是歟？

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徽宗註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大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疏義曰：物生然後有象，則象者吉之先見，故見乃謂之象。四時散精為物，則物者囿於有形，故形乃謂之物。物象之具出於恍惚之中，猶如風薄千山，雷震乎天，變於大空，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化於大塊。所以成變化，故昆蟲出入草木，死生莫不待此以成。所以行鬼神，故自有形至於無形，自有心至於無心，莫不待

此以行。道之妙，即此可見。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徽宗註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疏義曰：幽在穴而難見為窈，故窈為幽之極。日藏六而為冥，故冥為明之藏。大明之上，名為至陽之原，則窈冥之中，是為至陰之原。至陰之所，於方為北。天一生水於北，在人為精。窈冥之中，所以為有精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徽宗註曰：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曰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無間，故其名不去。

疏義曰：精者一之所生，而天得一以清，故精為天德之至。而言純粹精，則精為天德，可知止乎？至一盡性而無偽，是謂正而不妄，茲非至真乎？得一以生，未形者有分，是謂一而不變，茲非有信乎？若然者，萬物終始莫匪且然，而一之精通未始有間，此名之所以不去。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是篇先言至精之德，終言知衆甫之然者，謂是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徽宗註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為徒。

疏義曰：和其光而不耀，同其塵而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則得夫自然而然也。夫聖人以此洗心，則常無思而寂然，退藏於密，則常無為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昔之無思者，不得不思；昔之無為者，不得不為。思出於無思，為出於無為，則高大之功，富有之業，出於無為，則精通未始有間，此名之所以不去。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是篇先言至精之德，終言知衆甫之然者，謂是故也。

枉則直，

徽宗註曰：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內直而不失其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疏義曰：遺之使佚，宜怨而不怨。

阨之使窮，宜憫而不憫。宜若枉也。然直而不律者，乃所以全其直。以訐為直者，適所以傷其義。其枉如此，是所謂直其正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蓋屈則所以求其信，茲非枉則直歟？

窪則盈，

徽宗註曰：無藏也，故有餘。

疏義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而忽已遁。藏禾於囷，藏水於皿，而易已竭。惟在我者，能運而無積，然後用之霈然而有餘。莊子所謂無藏也，故有餘者此也。即萬物之理以明之，窪則盈，蓋可知已。

弊則新，

徽宗註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

疏義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矣。其為物不二，所謂誠也。其生物不測，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不蔽於一己之見者，所以能無所不燭而為明。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徽宗註曰：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為天下道，動而為天下則。

疏義曰：明四目，達四聰，廣視聽，而無所蔽塞，故能旁燭無疆而知人情實也。不蔽於一己之見者，所以能無所不燭而為明。

不自是，故彰，

徽宗註曰：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疏義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自用而嘉言是聽，故有赫赫之功，而萬邦咸寧也。不私於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者，所以能功大名顯，使天下服

不自見，故明；

徽宗註曰：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

疏義曰：不蔽於一己之見者，所以能無所不燭而為明。

不自伐，故有功，

徽宗註曰：不私于一己之功，而惟功之歸，則萬邦咸寧，故有功。

疏義曰：不私於一己之功者，所以能功大名顯而天下服，

不自矜，故長。

徽宗註曰：不私于一己之長，而惟長之與，則天下之長，莫能與爭，故長。

疏義曰：不私於一己之長者，所以能為天下之至長，而莫能與爭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徽宗註曰：不私于一己之能，而惟能之用，則天下之能，莫能與爭，故莫能與之爭。

疏義曰：不私於一己之能者，所以能為天下之至能，而莫能與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徽宗註曰：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疏義曰：聖人盡此矣。一而不變者，能守而勿失，則甚真之精內保而不蕩。若然則精神四達並流，上際下蟠，化育萬物，不可為象。不得已而言，言則成文而天下共由。不得已而動，動則成德而天下是傚也。《記》所謂言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則，其為天下式者乎？

而能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徽宗註曰：《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疏義曰：經曰：自伐者無功。《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能不伐其功，故人不爭，而其功不去。舜之命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此之謂歟？

不自矜，故長。

徽宗註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疏義曰：經曰：自矜者不長。《書》曰：矜其能，喪厥功。惟不矜其能，故人不爭而百姓與能。舜之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其此之謂歟？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徽宗註曰：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疏義曰：衆人尚力不尚德而求勝人，故人皆取先。聖人不敢為天下先而道後其身，故己獨處後。己獨處後，則知白而守黑，知榮而守辱，榮辱一視，不以自好累其心，是謂受天下之垢。若然則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處乎不爭之地，積衆小不勝為大勝也。常處不爭之地，物孰能與之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徽宗註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盈，則大盈若冲，卑以自牧矣，何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則和光同塵，未嘗自矜矣，何夸耀之迹？凡此非知曲枉窪弊之利，強勉以行之也，若性之自為，而不知其由然虛己以應，不與物迕，以致其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則可以保身而無危疑之憂，可以盡年而無短折之患，與天地相為，長久而不知其盡也。若是者，可名為全德之人，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徽宗註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疏義曰：《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德經》曰：大音希聲。希者，概而有間，非聽所聞，所謂獨立乎萬

物之上而不與物對者也。列子言不生者疑獨，蓋不生者能生生，不生則疑於獨立，物莫能偶，所謂疑獨其希之謂歟？是以黜其聰明，而去智與故，與天合德而循天之理，巍然處其所，不從事於外，固非或使之所能為也，故言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徽宗註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疏義曰：天施地生，百昌並植，然撓而為驟，此非陰陽之和，乃繆戾之疾轉而為飄，而雨暴聚而不自得其得，則其得之也，適所以為失歟？

疏義曰：獨立于萬物之上，不從事於外者，希也。能不用聰明，默而識之於無聲之中，獨能聞和，則與道冥會，而物莫能偶矣。道至於此，無損無益，何得可名，何失可累。昧者不信不足，有不信。

徽宗註曰：希則無所從事，無聲之表，獨以性覺，與道為一而不與物共，豈德之可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然，而以道為難知，為難行，疑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廼始苦心勞形而從事於道，或倚于一偏，或蔽于一曲，道術為天下裂。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不自得其得，則其得之也，同歸於失而已矣。

疏義曰：獨立于萬物之上者，復臣於道矣。信不足，有不信。

徽宗註曰：信則不妄，妄見真偽，以道為真，以物為偽，則於信為不足，故有不信。惠施、韓非之徒，皆原於道而失之也遠，信不足故也。

疏義曰：經曰：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也。萬物雖殊，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乃真信也。惟知道不違物，而不以道為真知，物無

非道，而不以物為偽，故無往而不信矣。若夫信不足者，生乎妄見，以道為真，以物為偽，不知大全，自生分別爾，故信不足者，有不信也。若惠施之好辯，韓非之刑名，不知以真冥妄，真妄一真而去道遠者，凡以信不足爾。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徽宗註曰：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為循，則有足者皆至。

疏義曰：跂者支而不正，則不能凝然有立矣。跨者行之不遽，則不能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惟知率性自得，而以德為循，不矯拂以為偽，則有足者可至，若叔山無趾王駘之兀者，無所不至矣。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徽宗註曰：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

疏義曰：蔽於一己之見，則於事有所不燭，故智不足以周物而不明。私於一己之是，則於是有所不從，故仁不足以同衆而不彰。惟不伐者，然後天下不與之爭功，若有其善，則後天下不與之爭能，若矜其能，則其功喪矣，何功之有？惟不矜者，然後天下不與之爭能，若矜其能，則其善喪矣，何長之有？惟聖人與道為一，以深為根，退藏於密，而得夫不自見之明；以約為紀，不志乎期費，而得夫不自是之彰。去泰而無泰色，未嘗自伐。去奢而無淫志，未嘗自矜。此所以聖益聖也。苟不知出此，豈所以為道乎？其於食則為餘，其於行則為贅，皆券外之所有，而非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徽宗註曰：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

❶則曰：原誤『則則』。
❷可恍：疑爲『可見』。

處。

疏義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若乃泰色淫志以自處，是侈於性而自盈矣，宜為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聖人不然，常以濡弱謙下為表，彼不知滿假多累而侈性以自盈，宜有道者所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徽宗註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疏義曰：太初者，氣之始。太素者，質之始。三者未分名曰渾淪。渾淪之初，大樸未散，《易》所謂太極者是也。故合於渾淪，而其成不虧。《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兩儀之所受中，故天地待是以生。入於無生，則一氣渾淪而冥乎至賾；降於有生，則輕清重濁而見於有象。有生也，豈為不生之妙乎？謂之物，固其所也。

寂兮寥兮，

徽宗註曰：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物，湛然而已。

疏義曰：寂然不動，則寂者未始涉于動也。太虛寥廓，則寥者未始交于物也。不涉于動，不交于物，則無聲無臭，湛然而已。

獨立而不改，

徽宗註曰：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

疏義曰：自本自根，自古固存，萬物莫能傾，萬變莫能遷，此之謂大定持之。若是則萬化無極，而道常自若，茲非道之體乎？

周行而不殆，

徽宗註曰：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疏義曰：物出而與之俱出，物入而與之俱入，民咸用之，無往不存，此之謂利用出入。若是則一往一來，而所以常無窮，茲非道之用乎？

可以爲天下母。

徽宗註曰：萬物恃之以生。

疏義曰：生者不能自生，惟不生者能生生。萬物之生，所以必恃於道也。經曰：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又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

徽宗註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已。道常無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名焉。道之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

疏義曰：左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物生以水，水茲而滋者，滋也。可婁以聚，可支以散者，數也。滋者，數之先見，未至於凝形。數者，滋之已成，固囿於實體。物成數定，多寡可見者，名之所生，故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而子之，令轉生出者，字之為

義，故字者滋而已。無名天地之始，道則生天生地，故道常無名。精小之微，孚大之盛，故大者對小之稱。無名則道之妙，道之妙則小而幽故也。所以字之大則道之中，道之中則大而顯故也。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小而幽也。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所謂道之中則大而顯也。

大曰逝，

徽宗註曰：運而不留故曰逝。

疏義曰：《語》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則逝以言其不留，故運而不留，所以為逝。道之大，雖不外乎形數，然運而無積，故大曰逝。

逝曰遠，

徽宗註曰：應而不窮故曰遠。

疏義曰：經曰：玄德深矣遠矣。則遠以言不窮者，所以為遠。道以反本為遠，其去也，運而不留，應而不窮，遠則不禦者，非與物交之時乎？道以反本為遠，其反也，歸根而靜，靜而復命，故遠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偏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及與《易》所謂以言乎遠則靜而正也。道以去本為遠，其去也，運而物辯，則《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道以去本為遠，其去也，運而不留，應而不窮，遠則不禦者，非與物交之時乎？道以反本為邇，其反也，歸根而靜，靜而復命，邇則靜而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徽宗註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分，故上言混成道之。既散則囿於方體而可見，故此言域中。方未

疏義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

反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偏覆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疏義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列子所謂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則道能覆載天地矣。輕清在上者為天，及其無窮，則星辰萬物無不覆焉。重濁在下者為地，及其廣厚，則華嶽河海無不載焉。王者體是，位乎其中，達道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道復於至幽，故小而與物辯。惟與物交，為三才，有相通之用，辯為三極，有各立之體，固能擬天地而參諸身矣。故可名其大，覆載萬物，一視同仁，此域中之大所以有四。雖然，由非偏覆包含而無所殊。惟與物辯，故可名以小，動者以靜，作者以息，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方與物交，則大而列為大，猶未離乎有形，自太一而分為四，猶未離乎有數，雖曰有形而不礙於形，雖曰有數而不制於數，茲其所以為大歟？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徽宗註曰：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至。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疏義曰：道之未降，則合於渾淪而無分，故上言混成道之。既散則囿於方體而可見，故此言域中。方未

離神天之本宗，是為靜而聖，及其應帝王之興起，是為動而王。惟由靜而動，由聖而王，斯能通天地人而盡人道之極。夫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其一上比則與天同矣，蓋以王者能盡人道，能盡人道則同乎天故也。經曰：王乃天。夫王道如此之至宜乎？域中之大而與居其一也。夫然故道隱無名，獨與之遊，既與道同其體，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與天地同其功，則道也、天地也、聖人也同出一本，貫而通之，盡人而同乎天，體天而同乎道，未可以差殊觀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徽宗註曰：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非道法自然，應物故也。自然而已。

疏義曰：上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此言人法地，是以知其人謂王也。夫天無為以之清，任萬物之自滋，則不產而萬物化，斯天之神也。地無為以之寧，委衆形之自殖，則不長而萬物育，斯地之富也。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則無為而天下功，帝王之大也。三者如此，凡以法道之自然故也。蓋人非不法天也，而曰法地，地非不法道也，而曰法天，則以語道必有其序故也。要之皆本於自然而已，故終之以道法自然。且即有物論之，則自然在其上，即非物論之，則群動不能遷；能自持以重，則外物不能汨。失之者鮮，固其所也。凡物之行有累，則重而遲，無累則輕而速。行以輕為速，然必待輜重以自給，雖履畏塗而無中道之困，是以無患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徽宗註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為輕根；靜而為躁君。能自守以靜，重而有制，所以為躁君。能自主，故不為搖奪而有所守。惟不撓，則未嘗躁進而能應群動，故不為妄動而有所制。重而有守，所以為輕也。靜而有制，所以為躁君。能自守以靜，則群動不能遷；能自持以重，則外物不能汨。失之者鮮，固其所也。凡物之行有累，則重而遲，無累則輕而速。行以輕為速，然必待輜重以自給，雖履畏塗而無中道之困，是以無患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徽宗註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疏義曰：莊子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此榮觀所以為在物。孟子曰：四支之于安佚也。此燕處所以為在身。文王

誕，先登于岸，其身安矣，然後臺沼之樂見于靈臺。身安然後物可樂，於此可見。是以雖有榮觀，必先以燕處超然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疏義曰：無為而寡過易，有為而無累難，治天下者豈可易而為之耶？禹稱堯曰惟帝其難之，湯自謂曰慄慄危懼，凡以有為者，難於無累故爾。然則有大物者，宜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徽宗註曰：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疏義曰：貌重則有威，自然之理也，不重則不威矣。蓋君尊而臣卑，唯君尊，故不欲輕。君倡臣和，自然之分也，不倡而和則犯分矣。蓋君先而臣從，惟臣從，故不欲躁。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徽宗註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轍迹。

疏義曰：神無方無體而冥於道，故所存者神。化因形移易而涉於迹，所過者化。在道者存而索至，在迹者過而不守其行，如此宜無轍迹可尋。

善言無瑕謫，

徽宗註曰：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故無瑕謫。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于數一二。

疏義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以於成變化。唯聖人為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之妙，故行無轍迹之可尋，言無瑕謫之足累。

善計不用籌筭，

徽宗註曰：通于一，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筭，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疏義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以天下之數皆生于一故爾。能通其一，故萬事可畢。既已為一，乃麗于數，麗于數者，猶可以知萬，況不麗于數而能生數者乎？宜其不用籌畫計筭，萬變之殊雖若甚衆，而若數一二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徽宗註曰：塗郤守神，退藏於密。

疏義曰：塞兌閉門，執神而固，物不能易其真，塗郤守神者然也。莊子言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幾是已。眇阜深根，晦位冥眇，而世不能窺其迹，退藏於密者然也，莊子言藏乎無端之紀，幾是已。以是處已，雖無關楗，孰得而開之？夫是之謂善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徽宗註曰：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疏義曰：天下有常然，一性之真是已，與生俱生，確乎不拔，豈待繩約而固者，是戕其真而散其樸也，故為削其性。善結者不然，沃人之心，本乎至和而無俟於言，正容悟物，使人意消而不假於勢，莊子所謂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正此意也。若然，則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孰能解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徽宗註曰：善者道之繼，冥於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于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惔寂寞之性，而日淪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疏義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故善為道之繼，復乎大道之原，則善之與惡，蓋將簡之而不得，故無善之可名。散為可欲之善，則本之以道而善兼天下，此善名之所以立也。自善行以至善結，聖人所以有此五善，至於人物無棄，在乎能體道以濟天下故也。夫聖人愛人而救之，使人樂其生，利物而救之，使物遂其性，曾何容心哉？反一無迹，循道而不違，因其常然，乘禮而不迕，任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而已。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道無以興乎世，故民失其恬惔寂寞之性，樊然殽亂，薾然疲役，日淪於憂患之域，不有以在宥之，安能使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哉？非職教化者，以道任天下之重，出道善世，俾民物各安其性命之情，孰能成善救之功哉？是謂襲明。

徽宗註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耀。

疏義曰：龍之為物，能見能隱，襲則隱而未見也。以隱也，故衣在內，則明則光矣，而不表而出之之意，與惕襲不相襲有不表而出之之意同。襲明則圖滑疑之耀，去因之襲同。襲明則圖滑疑之耀，去形諜之光，不自用其明故也。聖人之於世，豐智源而嗇出，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者，為是故爾，莊子所謂光而不耀是已。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徽宗註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疏義曰：凡利之路，可化以為貨，可

有以為賄，資之為利，利之次也。故資以言其利，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有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是意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徽宗註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

疏義曰：論性之本，善否一致。自常人言之有善也，不善為之對，自聖人言之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其心空然，初無去取。彼不善人之師，夫何所貴？彼善人之資，夫何所愛？彼是莫得其偶，兩忘而化於道。知夫善惡之辨生乎妄見，夫何剪剪分別而生貴愛之心哉？大同於物，於聖人見之。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徽宗註曰：道之要妙，不睹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疏義曰：善者，離道而為之也。智者，道出而生之也。道之要妙，冥善惡於一致，故不睹衆善，以智索之而不得，故無所用智。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是豈智巧果敢之列哉？此所以大迷也。昔者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而方明滑稽承物，故特柔靜而已。聖人之智，威可以服海內，力可以旋天地，則知所以勝物矣，是為知其雄也。然雖剛也，必沉潛而處乎柔；雖動也，必深密而處乎靜，是能守其雌也。惟處乎柔，故能不絕物；惟處乎靜，故足以應群動。既以與人己愈有，德澤洋溢，未始有匱，是所以為天下谿也。且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之，則谿下地宜為流水所赴。聖人守雌以柔靜，受萬物而不辭，何以異此。且壯以有立剛克之事，執謙之柄柔克之事，聖人於剛則沉潛，故不用壯，於柔則立本，故持之以謙。不處于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為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徽宗註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受萬物而不辭，於柔則立本，故持之以謙。不用壯而持之以謙，是乃知雄而守雌之以谿，則萬物歸之，而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純一而已。

也。德出於性，初未嘗離，一於剛則焚其和，一於柔則無以立，惟知雄而有其剛，守雌而濟以柔，則成和之修，充於所性，天渾然成，斯為全德之人矣，其與嬰兒也奚擇？蓋嬰兒氣專志一，故和而不暴，欲慮未充，故醇而未散，惟德與性合而不離，故復歸於嬰兒也。孟子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與此意同。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徽宗註曰：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傚樂推而不猒，故為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曰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於事，以中為至。無極者，德之復于道，不可致也。

疏義曰：白陰之中，於方為西，萬寶既成之所，故以況德之著。黑探其本，於方為北，萬物歸根之時，故以況道之復。聖人發乎天光，照臨下土，則自昭者一性之德，是為知其白。退藏於密，不出其宗，則默會者又本乎道，是為守其黑。道德純備，無有一疵，故有則可則而天下是則，有效可傚而天下是傚，無思不服，樂推於當時，盛德難忘，不猒于悠久，故為天下式也。惟為天下式，故其正則止一而不遷，其時則相因而必至。正而不忒，未始有妄信矣，不期如彼，四時德至於此，何差忒之有？若是者，真精之原同乎天倫，孰要其所終？孰知其所窮？蓋萬化而未始有極，茲所以為常德不忒歟？雖然《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曰歸於無極者，何也？蓋《洪範》之作，箕子所以闡道之妙；《道經》之作，老氏所以微道之顯。闡道者，以道中庸為主，故云有極。蓋德之見于事，以中為至也。微道者，以極高明為主，故云無極。蓋德之復乎道，不可致也。極，中也，猶屋之有極，衆材之所會，猶天之有極，衆星之所共。或有或無，各有所當而已。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徽宗註曰：性命之外，無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為榮，以失為辱，以泰為榮，以約為辱。惟聖人為能榮辱一視，而無取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費，而以約為紀，亦虛而已，故為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廼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賓。

疏義曰：一性凝寂，至虛而已。自券之外，無適非妄，則性分之外皆為物也。然世之人得之若驚而喜，失之若驚而憂，此以得為榮，以失為辱也。或充詘於富貴，或隕穫於貧賤，此以泰為榮，以約為辱也。聖人知夫物之來不可拒，故不以得為榮，其

去不可止，故不以失為辱。榮辱一視而無取捨之心，遊於券內而不志乎期費，內保不蕩，而以約為紀，極天下之至虛，而無一毫之攖，故為天下谷也。蓋谷之為物，虛而能受，受而不藏，虛而能應，應而不竭。在我之德，其虛若此，故能應天下之群實，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茲所以為常德乃足歟？虛靜之中，有物混成，道之體也。木之為樸，未散為器，其質全矣。道之全體乃在於此，能復歸於樸，則明於大本大宗，是為能備道。雖然，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之貴自以為稱，凡以明道而知貴之本也。抱樸則得其道矣，得道者多助，故天下賓，抱樸而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樸散則爲器，

徽宗註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為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為二。

疏義曰：超乎太極之先者，道也，故形而上者謂之道。未離方體之內者，器也，故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之與器，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自道言之，則大易未判，有物混成，故其道德全備，仁義兩得，足以為萬夫之望，官長之謂乎？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徽宗註曰：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疏義曰：道之真以治身，所謂道之全，聖人以治身也。道之土苴以治天下，所謂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也。惟散道以用天下，則舉而措之，存乎變者也。然雖制物而無裁之，其形可見而其名可辨，物之迹，刻彫衆形而不為巧焉，所謂方而不割者也，非大制未易至此。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徽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為者，若可以寄託天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則用智而恃力，失之遠矣。是以聖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秦失之强，殆謂是歟。

疏義曰：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足以相遠，是雖天下之廣，可名以大物。然不通乎道，雖有大物不可以物物矣，惟夫與道為一，而不物于物，則可以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能物天下之物也。蓋留動而生，莫逃乎物，必有不囿於物，而能物物者。物物者，道也。能明乎道之非物，則宇宙在乎手，而無以天下為，可以膺天下之寄託矣。莊子所謂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終之以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豈獨治天下而已哉，正此意也。雖然，天下大器不可為也，不明乎道，取天下而為之，是用智而恃力也，用智則智必有所困，恃力則力必有所殆，其於道，失之遠矣。聖人所以任道化而不尚智力者，凡以道化不物於物，而智力以囿于物故也。惟不物，故能物物，所以任道化而不尚智力也。彼嬴秦徒以智力為尚，豈足以治天下哉。故古人以為秦失之强也，楊雄以秦為狼，亦以是爾。

天下神器，

徽宗註曰：制於形數，囿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而行乎無方，為之者敗，執之者失，故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莊子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南面而君天下者，苟執於事為之迹，而不知以無為為常，以有涯逐无涯，則智有所困，孰能用天下而化萬物哉？故莊子曰多知為敗。

爲者敗之，

徽宗註曰：能為而不能無為，則智有所困。莊子曰：多知為敗。

疏義曰：入而與物辨，則不同，同之也，可謂神矣。出而與物交，則有所別斯無為也。不得不為，則彼是矣，不得不為也。不得不為，則彼是戾矣，能無敗乎？惟夫以無為為本，以有為為末，無為而無不為，則應物有裕而不匱智，孰有所困哉？廣成

子曰多知為敗，則以無知，故能無不知也，何敗之有？

執者失之。

徽宗註曰：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之行，是謂違道。

疏義曰：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時徙不留，道亦應變，則道之所貴者時也。物無常宜，宜在隨時，苟執而不失，泥於一曲，失之則過，後之則不及，能無失乎？惟與時俱化，而無有專為，則於時不失，於道不違也。

《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徽宗註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噓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為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疏義曰：日往則月來，日月遞照，未常停也，物理之或行或隨如此。春先而夏從，四時相代，莫或已也，物理之或噓或吹如此。木壯則水老，火生則金囚，物理之或強或羸，若五行之王廢如此。禾死而麥生，木隕而鞠華，物理之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如此。自行隨以至載隳，皆為時所役，故與時終，離于數而數盡，是以循環往復而未免乎累。若夫超于時而不與時終，不蕩而無侈性，是所謂游乎券內者也。游乎券內者，行乎無名。故獨立于萬物之上。道之在我，物不能偶，如是而往，則無所因而往，故為獨往，如是而來，無所從而來，故為獨來。莫之爵而常自然，可謂至貴矣。不物之妙，乃在乎此，豈有為者之敗、執之者失哉？宜其運神器而有餘裕。夫聖人心超有無，不累於物，故事變交錯而我法不遷，此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徽宗註曰：聖人睹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游乎券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為者之敗，執之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于治。

疏義曰：物壯則老，故有變遷。滿則招損，故為多累。聖人知行隨、噓吹、強羸、載隳返復不一，是能睹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因其自然而無益生，以約為紀而無泰，至內保外，不蕩而無侈性，是所謂游乎券內者也。所行在道，豈有甚與無名者，道也。所行在道，豈有甚與奢泰之患哉？守其性源，與道宛轉，其治天下，體乎無為，故無為之之敗，合乎至變，故無執之之失。彼繁文飾貌者，方且累乎甚與奢泰之患，其何益於治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七

太學生江澂疏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徽宗註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不以兵强天下。

疏義曰：莊周論治言五末，而三軍五兵之運，於德為末，所謂本則精神心術是已。兵不可偃，故五末者，古人有之。君子務本，故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蓋優於為君子矣，豈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以威服天下哉。昔梁惠王願比死者一洒齊楚之恥，孟子告以仁者無敵，夫豈以兵强天下哉。

其事好還。

徽宗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疏義曰：出於己者善，則人亦以善報之，出乎己者不善，則人亦以不善報之，出乎己者反乎爾者也。苟以好攻戰為心而樂殺人，則其報之以類當如何哉？以其事好還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徽宗註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疏義曰：耕無鹵莽，耘無滅裂，是謂天人力。雪則優渥，雨則霑足，是謂天時。用兵則非所以力地力，至於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非所以召和氣，至於上違天時，故有凶年焉。《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通乎一氣，故人和則天地之和應也。此講武之詩，與老子不同者，以明聖人之志異乎人之武志歟。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

徽宗註曰：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以强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在和不在衆。

疏義曰：事雖不同，均欲求可；功雖不同，均欲求成。然有搰搰然用力多而見功寡者，不知秉本據要而已。聖人之道，天下之本，與夫為治之要在是焉，故用力少而見功多。若夫黷武觀兵，以强勝人，豈德之吉者哉。先王用兵，固有常勝之道，然有左旋右抽而事功罔濟者，不知聖人之道故也。聖人之道，故在和衆而使之同心協力，則事無不可，功無不成，而無敵於天下，左氏所謂師克在衆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荀卿曰：士民不親，雖湯武不能勝敵。然則師克者，固在和不在衆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徽宗註曰：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功求成而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强。

疏義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則出應帝王，豈得已哉，況用師乎？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若師之九二是矣。體順行險，履中問罪，如田而有禽，此所謂以中而吉也。然聖人柔而得正，能以衆正利，執言而無咎，此所謂以正而無咎也。若師用師，豈窮兵黷武，以逞無饜之欲耶？緣於不得已，而不寧之方斯懷來矣。若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豈善持勝者乎？蓋殺敵為果，能果而不矜，則天下莫與之爭❶，能果而勿伐，則天下莫與之爭功，能果而勿驕，則功成不居，是以不去。故事功之成，世莫得而競也。

物壯則老，

徽宗註曰：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疏義曰：有春夏之長養，必有秋冬之肅殺，大化密移，疇覺之哉？物壯則老，此可見已。

是謂非道，

徽宗註曰：道無終始，不與物化。疏義曰：其始無首，孰原其所始？自古固存，其卒無尾，孰要其所終？自古固存，化化而非化之所能化，故道不與物化。道之與物相去遠矣，故物壯則老，是謂非道。

非道早已。

徽宗註曰：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疏義曰：囿於大化之中，方剛而為壯，既衰而為老，物皆然也，凡以外乎道故爾。道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豈有老壯之異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徽宗註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疏義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故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主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賤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徽宗註曰：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疏義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故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主殺，德主生，故為陽而右為陰。陰陽者，生殺之本始，故管子以謂陽為德，刑主殺，故管子以謂陰為刑。德成而上，物莫能賤，是以君子貴德。刑之將用，為之徹樂，是以君子畏刑。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徽宗註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疏義曰：物類之起，必有所始，福之將至，有開必先，自然之道。福之兆雖先王所不廢，然匿文者不昭，故必所謂兵戢而時動，蓋謂是也。武王戢干戈而橐弓矢，求懿德以肆時夏，茲耀德不觀兵也。且武之為義，冠乎物謂之祥，故《易》言吉事有祥。所以為兵，凶器也，尚何吉之先見？所以為卷取之以其隱而不覿，足迹取之以其棄而不用，宜有道者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徽宗註曰：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主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賤刑，故曰非君子之器。疏義曰：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主殺，德主生，故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賤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徽宗註曰：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惔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疏義曰：兵者，不祥之器，雖有道者不處，然聖人應世，將以安民，則暴者不得不禁，亂之起也，不得不救，不庭之方來干天討，則兵戢時動，不得不往。夫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聖人用之，豈本心哉，緣於不得已爾。是以常處不爭之地，而不敢為天下先，豈以勝物為心哉？以恬惔為上故也。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徽宗註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

疏義曰：仁者無敵，故國君好仁，至於擊鼓本以仁義，行以征罰，有事則討，無事則已，以為常安之術哉？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徽宗註曰：《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也。

疏義曰：莊子曰：同乎無欲，是為天德。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所以為毒天下，而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蓋王者之兵，所以容民蓄衆，雖戰而勝，猶醫師聚毒藥以攻疾，必有被其毒者，故《易》以師為毒天下，而民從之。善至幽，可名於小矣。是道也，不麗於體，不囿於數，真君足以高天下，非若域於方體而以大為累者，此所以天下莫敢臣。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徽宗註曰：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真君存焉雖小，天下莫能臣。

疏義曰：莊子曰：同乎無欲，是為天德。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所以喻道之全體，大者在上，寡而勝物，衆者在下，衆而物勝，自形名而降乃如此。若夫道之全體，不立一物，搏之不得，名之曰微，與性圓融，復乎天下，而民從之。善至幽，可名於小矣。是道也，不麗於體，不囿於數，真君足以高天下，非若域於方體而以大為累者，此所以天下莫敢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徽宗註曰：道足以為物之主，則物將自賓。莊子曰：行於萬物者，道也。蓋道矣。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

疏義曰：《語》曰：何莫由斯道也。莊子曰：無名，天地之始，豈得而名。

道常無名，

徽宗註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

疏義曰：無名，天地之始。道則生天生地者也，故不得而名。

素樸而民性得矣。樸則道之全體，體道故民性得，其意正與此合。在《易》之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然則服萬物者，何俟於威刑哉？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徽宗註曰：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疏義曰：純則不虧其神，素則無所與雜。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勿失，則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豈特賓物而已哉？仰合於天，則上與元化交，俯參於地，則下與厚德並，精神四達，上際下蟠，與天地同流，則兩者交通成和，而甘露降矣，物孰有不被其澤者哉？蓋甘露者，天地和氣之所生，聖人純素之道格于上下，而天地之和應，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鶡冠子》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蓋天無為以之清，上及太清，則上際於天也。地無為以之寧，下及太寧，則下蟠於地也。惟人萬物之靈，中及萬靈，則及乎萬物也，此甘露所以降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徽宗註曰：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形之可名，則道降德衰，澆淳散樸，而莫之止。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名，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知止不殆。

疏義曰：莊周論九變，自明天第之至形名而其數五，有形可名，則去道德遠矣，故道降而德衰。離道既遠，則樸散為器矣，故澆淳散樸而莫之止。是以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蓋蒿目則視之不明也，惟不能內視為明，故常憂而不樂，所謂仁則反愁我身也。不仁之人見利而忘真，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所謂貪者常憂不足也。蒿目而憂世之患，則若枝於手而有餘於數之類也；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則若駢於拇而不足於數之類也。聖人不然，於始制有名之時，則塊然獨以其形立，豈隨物而遷哉？澹然獨與神明居，豈不足為患哉？正以止之，固以執之，於流能止，即動而真，若是，孰能危之？所以不殆歟。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徽宗註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為哉？因性而已矣。

疏義曰：有生不同，同稟一性。凡以有生，斯有性爾，則天下一性也。道之全體，不離於性，聖人得其純全，故有性者皆以性合，猶江海善下之而百川水潦歸焉。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垂拱而天下治，夫何為哉？因民之性以

化之而已。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徽宗註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疏義曰：蟭螟秋毫，物之至微者也，雖百步之遠，善視者猶能見之。人之眉睫甚邇者也，雖使離朱當晝拭皆望之而不見焉。人之為智蓋亦如此，則以智可以知人，而不能以自知之所不視，而見不見之形，而得其所謂見見者焉。天地之大於此乎？見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蓋謂是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荀子曰：是是非非之謂智，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矣。所以為智之事然而如目焉，可以見外不能自察，但可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徽宗註曰：《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構，日以心鬬。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疏義曰：復小而辨於物，返本而靜，靜則明，無不燭，故《易》曰復以自知。內視則於見無愛，不見彼而自見，故《傳》曰內視之謂明。用智以察人之邪正，則提是而排非，四顧而物應，是為與接為構，以虛一而靜之心日校。夫是非之正，是為日以心鬬，此特知人之事而已。若夫復以自知，則內觀一性，靜而返本，視人之所不視，而見不見之形，而得其所謂見見者焉。天地之大於此乎？見是其鑑也。萬物之多於此乎？形是其照也。若然，則其為明，果有既耶？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徽宗註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苦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者，自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無悶，無往而不勝，所以為強。

疏義曰：愚者不足與有謀，故智者施其察而詐愚；怯者不足與有敵，故勇者奮其忮而苦怯，此尚力而勝人者也。勝己之私而用心剛直，養無害而其氣完，此尚德而自勝者也。夫惟自勝，則外物交至，不足以喪吾存，故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無悶。夫獨立若可懼也，今乃不懼，是為勇於義。遯世若可悶也，今乃無悶，是為安於命。或出或處，無往而不勝，茲其所以為至強歟。

知足者富，

徽宗註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內游而取足於身，萬物皆備，國財并焉。

疏義曰：萬化之生，其名不同，有而不失，是為至富，則以至足之分存乎吾身也。莊子所謂有萬不同之謂富者，此也。惟知足之人，游乎券內，取足於身，故首圓足方而天地位，胸

南背北而陰陽該，有物有則而萬物咸備，晉楚之富，豈足以為之比哉？知足之足，常足，此所以國財并焉。

强行者有志。

徽宗註曰：自强不息，斯志於道。

疏義曰：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故有為者在於自强，而自强者是為有志。《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蓋士志於道者也，聞道而勤行，則真積力久而自强不息，非有志者能之乎？

不失其所者久，

徽宗註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疏義曰：人能體常不變，一於所守，斯能放道而行，悠久無疆，在《易》之《恒》，其象言君子立不易方，而彖以謂聖人久於其道，正此之謂。彼時徙不留，與之推遷，物有壯老，與之轉徙，果能不失其所者乎？死而不亡者壽。

徽宗註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此篇之義，始於知人，中於知足，而入于不死不生，孰能與此？

疏義曰：凡物生為出乎一，死為入乎一，生有所萌，則出乎一也，死有所歸，則入乎一也。原始而知死之説，若莊子言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今又變而之死之意是也。反終而知生之説，若莊子言萬物而無所聽，故死而不亡吾又安知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之意是也。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則死生之説豈有異耶？一昏一明而晝夜以貫之而已。蓋一晝夜相承，猶之死生分，流形於天地之間，而從役於晝夜者，凡物皆然。晝夜相代也。彼囿於時數，而與物相轉徙者，固未免晝夜之所驅矣。惟達者知通為一，以死生為一條，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有所謂不往，知死之未始異於生，彼形體萬變，與時俱化，而真性湛然，其神不亡，則以通乎晝夜而知獨得，夫所謂至一，故天長地久而與之俱為無窮，其為壽也，蓋莫知其極矣。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蓋窮理則不蔽，故知人為窮理；盡性則無欲，故知足為盡性；達命之情則命萬物而無所聽，故死而不亡為至於命。《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序與此篇之義同。惟至於命，則造化之妙皆自我出，朝徹見獨，與道冥會，超於時數，而古今之所不能囿，離於形體，而死生之所不能役。莊子言無古無今，而入於不死不生，此之謂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徽宗註曰：汎然無所繫輆，故動静不失，往來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疏義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左為陽，右為陰，故汎然無所繫輆，可以左右也。《太玄》曰：無所繫輆者，聖也。莊子曰：有左有右，惟無所繫輆。故不膠於一方，而有左有右也。若然則動静在我，若陰陽之消息相為盈虚，何失之有？則動静不失矣。往來在我，若日月之遞照相為晝夜，何窮之有？則往來不窮矣。取之左而左，取之右而右，無門無旁，四達皇皇而莫不達其原，烏乎存而不可哉？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徽宗註曰：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自力，而不尸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

疏義曰：往者資之，莊子所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是也。求者與之，莊子所謂至無以供其求是也。惟其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而無所辯，故生化形色，智力消息，一付之自爾，何尸其功哉？譬如四時，戊出則丁藏，木壯則水老，功成者去，豈認而有之哉？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徽宗註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辯，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疏義曰：精入乎神而幺，景出乎明而大，故復於至幽為小，顯於至變為大。天道升於北，則復之時也；降於南，則離之時也。南交而北辨，故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則物我兩忘，故常無欲；與物交，則與物委蛇，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自其在己者言之也。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自其在人者言之也。且道覆載萬物，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故於覆露萬物言不示其宰制之功，惟不示其功，則不為之主矣。鼓之舞之以盡神，故於鼓舞群衆言莫窺其歸往之迹，惟莫窺其迹，則不知所主矣。蓋道不在大，亦不在小，則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非真常也，道之及乎物者爾。及乎物，則非形而上者之道。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徽宗註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故業大而富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為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疏義曰：有大美而能遜，故能有其美。有成功而不居，故能保其成。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故業大而富有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蓋篤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未離乎有形，形之大而不能化，未免乎

有敝。惟變動不居，故成名於聖，而無為大之累。無為大之累，則不自大矣，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徽宗註曰：象如天之垂象，無為也，運之以律，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

疏義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垂象，運而無積，周行不殆，其行健矣，果何為乎？莊子曰：無為為之謂天。《易》曰：天行健。此無為而運之以健也。日星回旋，雲霓伏見，其文見矣，然天何言哉？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易》曰：仰以觀於天文。此無言而示之以文也。聖人之御世，體天道之變化，執大象以示人，如天之垂象，處無為之事，雖為未嘗有為之之迹，行不言之教，雖教未嘗發言之之意。故民之歸之，猶水之就下，其好我也，親若父母，附離不以膠漆而固矣。故言執大象，天下往。其曰大象，則以若可見，不可得而見也，經所謂大象無形是已。

往而不害，

徽宗註曰：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知，無所用之，何害之有？

疏義曰：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故陰陽和靜，列子所謂陰陽常調是也。以道莅天下，故鬼神不擾，列子所謂鬼無靈響是也。以遂群生而群生連屬其鄉，故群生不傷，列子所謂人無夭惡是也。以育萬物而萬物各得其宜，故萬物不夭，列子所謂物無疵癘而五聲亂耳，使耳不聰。屬其性於五味，故口欲綦味，而五味嗛口，使口利爽。則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而為陰陽，幽而為鬼神，衆累乎物故也。累乎物，故內外之轄結之而為群生，散而為萬物，無不處其宜，此之謂至一，故能常使民無知無欲。民雖有知，無所用之，天下之大利，於此致焉，何害之有？

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

徽宗註曰：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疏義曰：安者危之對，故安則無危亡之憂，所謂天下常安也。平者陂之對，故平則無險陂之患，所謂天下均平也。泰者否之對，泰者施澤及下之時也，故《易》言泰者通而治焉。自安以至平，自平以至泰，治效如此，非執古道以御今之有，孰致是哉？

樂與餌，過客止。

徽宗註曰：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累乎物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疏義曰：屬其性於五聲，故耳欲綦聲，而五聲亂耳，使耳不聰。屬其性於五味，故口欲綦味，而五味嗛口，使口利爽。則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故也。累乎物，故內外之轄結之而為群生，散而為萬物，無不處其繁且繆，莫之能解矣。然其不能自解者，以不知疏通開達，物有結之爾。是雖過客之不遑啓息，亦為之止矣。

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徽宗註曰：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黄，能宫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疏義曰：天有五行，化生五味，始於淡，窮於甘，皆味之所味也。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其曰味味，莊子所謂天下之正味是也。彰為五色，或探其本，或質其物，皆色之所色也。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其曰色色，《易》所謂賁無色是也。別為五聲，清濁高下，達回侈弇，皆聲之所聲也。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其曰聲聲，經所謂大音希聲是已。信言不美，故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而能味天下之味。易無形埒，故視之不足見，而能色天下之色。無聲無臭，故聽之不足聞，而能聲天下之聲。味天下之味，則能甘能苦矣；色天下之色，則能玄能黄矣；聲天下之聲，則能宫能商矣。無味也，不足見也，不足聞也，疑若無知無能也，然而能味味，能聲聲，能色色，運量不匱而其用不窮，則無不知，無不能也。是以列子論形生聲味，而終之曰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無不能也，故曰用之不可既。《傳》曰：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其斯之謂歟？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發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徽宗註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歛散也，其盛衰也，其僨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睹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于夏，而陰生于午，陰凝於冬，而陽生于子。句踐欲弊吴，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滿虚，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疏義曰：陰陽之運，日往月來，有以相照，下與上騰，有以相蓋，一消一長，有以相治，此陰陽相蓋相照相治也。四時之行，寒暑推移，有以相代相生相殺之繼，王有以相生，壬之尅勝有以相殺，此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以至散為萬物，其理不説，序為人倫，其傳不息。歛者萬兆，而散者已萌，則或歙或張然也。盛者未已，而衰者俄繼，則或弱或强然也。以至一僨一起而廢興更代，一虧一盈而予奪迭用，發於未萌，藏於未兆，雖有神視，莫覿其形，幾常發於細微而莫睹其朕。惟聖人見曉於冥冥，而作炳於絲忽眇綿之上，能極深而

研幾，則以得先見之吉也。賢者雖不及於知幾，然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殆庶幾乎。今夫積陽成暑，則陽盛於夏也，然子美已盡，而陰且生矣。積陰成寒，則陰凝於冬也，然午美已極，而陽且生矣。楊雄所謂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芽也。是皆歙張廢興、迭運更化之所致焉，此在天之理也。句踐欲弊吳，將欲弱之也，而勸之伐齊，必固强之也。智伯欲襲仇由，將欲奪之也，而遺之廣車，必固之也。韓非亦曰：晉獻公將襲虞，遺之璧馬。智伯襲仇由，遺之廣車。以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亦是意也。此在人事，莫不之事也。稽諸天理，驗諸人事，莫不皆然，此聖人察象識類，於陰始凝，履霜而知堅冰之至也。故能於天下之理一消一息，一滿一虛，不位乎其形而察夫形形者，彼其理雖未兆，昭然而可睹矣。若然，則歙張强弱廢興予奪制之自已，運之自已，勇者不敢奮其忮，其强不能弱，智者不敢施其察，其守不能奪。與天為一，而天道已行，唯可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者，能與於此。

是謂微明。

徽宗註曰：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甚著。楊雄曰：水息淵，木消枝，賢人睹而衆莫知。

疏義曰：涉於有迹則顯而易見，藏於未兆則隱而難知。予奪相為消長，相為倚伏，方其未兆之，欲强必以弱保之。柔之勝剛，弱則深妙眇冥，視之不見其迹，閟隱而難知也。自理觀之，盛極則衰，窮極則變生，迭作不停，雖藏於無朕，而必至之理昭然而可見，則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甚著矣。楊子作《太玄》有曰：水息淵，木消枝，賢人睹而衆莫知。蓋水幾於道，周流無際，損於此者必益於彼，虧於此者必盈於彼，則水雖息於淵而木已消於枝矣。衆人求其迹，賢人造其理，故賢人睹而衆莫知，衆人則異賢人可見於此。

柔之勝剛，弱之勝强。

徽宗註曰：積衆小不勝為大勝，惟聖人能之。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蛇風之相憐曰：指我則惟水為然，而水性解緩，是為天下之至柔，而能攻天下之至堅，經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是也。至於風亦然，巽入為用，撓萬物莫疾乎此，亦以柔弱勝剛强也。《莊子·外篇》論蛇風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踏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大屋，惟我能者。蓋指我、踏我、勝我，所謂柔弱也。折大木、蜚大屋，所謂勝剛强也。《傳》曰：柔者道之

剛，弱者道之强。

魚不可脱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徽宗註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脱于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則人臣乘其威，賞罰者，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强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内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斬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群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疏義曰：淵，水反流全一，水之深而難測者也。魚潜逃隱伏，不獻深渺而已，則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也。故勢在上，則臣制於君，則利器，人主之至權，所以宰制萬物者也。魚之在水，不可離道，則魚不可須臾失水。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以脱於淵故也。賞罰者，勵世之見，人主自用之，則群臣畏威而服利。於賞善而不周密，是君見賞也，人臣則乘其威矣。夫賞罰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已。韓非亦曰：賞罰者，邦之利器。君見賞，臣則盜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損之以為是意也。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矣。夫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强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有，有妙道存焉，所以能運神器而無執，有大物而不失。能窮海内而無智力，非無智力也，智力之所用，人無得而名也。威服海内而無勇功，非無勇功也，勇功之所施，世無得而睹也。若然，則非有心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焉。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徽宗註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疏義曰：道有體有用，無為其體也，無為而無不為其用也。一於無為以求道，則溺於幽寂，失道之體。一於無不為以求道，則滯於形器，失道之用。夫惟寂然不動，無為而不廢於有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不為而不離於無為，則道之至妙無餘蘊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徽宗註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

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為無為之境，而為出于無為，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

疏義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水靜則明燭鬚眉。鑑之與水，應而不藏，人所取監也，故《傳》以謂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道之應物，何以異此？得此者，上為皇，下為王，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未興事造業者，王之道。制節謹度者，侯之事。則侯王者，萬物之所係也。誠能守道以御時，其於治天下國家有餘裕矣。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惟能體道之無，應物之有，意其有為而未嘗有為，意其無為而未嘗不為，出為無為之境，而為出於不為，以是化貸萬物，則曲成而不遺，運量而不匱，自有情以至於無情，莫不得於觀感之際，而其化均矣。猶一氣潛運，大化密移，芸芸職職，自生自殖，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自化而已，此何與焉。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徽宗註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無名之樸，道之全體，以是鎮之，孰有恍薄之患哉？

疏義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故無棄之樸，亦將不欲。

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

徽宗註曰：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而被其化者，莫不興起。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惟風之以祛其惑，解其蔽。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是鎮之樸，亦將不欲。

疏義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而被其化者，莫不興起。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惟風之以祛其惑，解其蔽。

徽宗註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唯道集虛，大樸無名。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形而上，不囿於器，故樸而未散。無名之樸，道之全體，以是鎮之，孰有恍薄之患哉？

疏義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故無棄之樸，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徽宗註曰：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而被其化者，莫不興起。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惟風之以祛其惑，解其蔽。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不欲焉。上德不德，成以善，則不合而離矣。上德不德，故亦將不欲焉。老氏所以祛其美，故言之之蔽，而解後世之惑，其見於此歟？

疏義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故無棄之樸，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徽宗註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唯道集虛，大樸無名。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形而上，不囿於器，故樸而未散。無名之樸，道之全體，以是鎮之，孰有恍薄之患哉？

疏義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故無棄之樸，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徽宗註曰：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而被其化者，莫不興起。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惟風之以祛其惑，解其蔽。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不欲焉。上德不德，成以善，則不合而離矣。上德不德，故亦將不欲焉。老氏所以祛其美，故言之之蔽，而解後世之惑，其見於此歟？

疏義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故無棄之樸，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徽宗註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唯道集虛，大樸無名。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形而上，不囿於器，故樸而未散。無名之樸，道之全體，以是鎮之，孰有恍薄之患哉？

疏義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故無棄之樸，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徽宗註曰：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而被其化者，莫不興起。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惟風之以祛其惑，解其蔽。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不欲焉。上德不德，成以善，則不合而離矣。上德不德，故亦將不欲焉。老氏所以祛其美，故言之之蔽，而解後世之惑，其見於此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徽宗註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則正❷，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疏義曰：君子見大水必觀者，以上善若水，幾於道故也。水之為物，方圓曲直，雖趣變無常，及其靜也，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所謂莫動則平，與夫主量必平是也。道之體如之，古之人所以有取於水也。蓋水靜則平中準，則不欲以靜也，大匠取法焉，則天下將自正也。不欲以靜則一而不變，不失其正矣。不失其正而先自正，是為正己而物正，故天下將自正也。莊子所謂幸能正生以正此意也。眾正，惟止能止眾止，正性命。蓋《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蓋離形頓革謂之變，因形移易謂之化。乾道見於變化，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且然無間謂之命。萬物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此篇始言道常無為無不為，終言天下將自正，致治之效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此之謂治之至。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七

❶莫與之爭：此句疑有脱。

❷不失則正：『則』疑作『其』。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八

太學生江澂疏

徽宗註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疏義曰：通變之謂道，則道不可以疏義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方求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則道不可以體求也。蓋道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無方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得見，是無體也。道無方體，果且有成與虧乎哉？德有定體，果且無成與虧乎哉？蓋德有上下，惟知崇之，然後能進而上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莊子大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莊子

曰德成之謂立，則德固有成也。又曰義可虧也，則德固有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合于道，無德之可名，楊雄所謂合則渾，莊子所謂德總乎道之所一也。自其異者視之，則別乎德，有名之可辨，揚雄所謂離則散，經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是也。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履此，智以知此，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職其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隨量而受，各得一焉，因時而施，是德而已。若夫道則不然，偏覆包含而無所殊，周流彌滿而無或缺，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孰有成虧之異哉？體道者異乎德如此，故德列于下經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徽宗註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疏義曰：原始言之，則生非德不明。自其要終言之，則生者德之光。墮於域中，莫不有生，而物之所以生者，得一故爾。一者何也？德幾是已，莊子所謂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性均有德，則同焉皆得矣。德兼於道，道會矣。惟知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則循理而動，因時而為其過也。非有心於過也，理之不得不當爾，故不自得焉。真人之德如此，是謂不德。若然者，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而動容，周旋中禮，可謂上德矣。昔孔子以天縱之將聖，而中也。未嘗用力，無往不存，不行於答公西華之問，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於答子貢之問，則曰聖則吾不能，固不居其聖矣。然而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集三子之大成，孟子以為聖之時，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有德可知已。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徽宗註曰：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疏義曰：道之在我，未始有物，擅有中，莫不有生，而物之所以生者，得於道，道將汝失，然則認而有之，皆惑也。且自營為私，背私為公，道者為之公，擅有於道，是自私也。夫惟無私，故能成其私，則自私豈不失道乎？欲不失德而乃無德，非下德而何？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徽宗註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疏義曰：一性有覺，洞徹無窮，不思而得也。用之不勤，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也。未嘗用力，無往不存，不行而至也。若是則出為不為，而為出於無為，德之盛無以易此，故曰上德。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徽宗註曰：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智，

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

疏義曰：自誠而明謂之道，自明而誠謂之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自誠而明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勉之則中，不勉則不中；行之則至，不行則不至，自明而誠也。自誠而明，聖人之事，自明而誠，賢人之事。德有上下，聖賢之所以分歟？不累於形，不鑿以智，而離形去智；形不能礙，智有以徹，而通於大同。忘仁義，忘禮樂，仁義禮智，蓋將簡之弗得，而未始有物焉，是之謂無以為，此上德也。澶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屈折禮樂，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吁俞仁義，用是以慰天下之心，適足以攖天下之心，適足以攖天下之心，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是之謂有以為，此下德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徽宗註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為。

疏義曰：大仁不仁。所謂不仁非無仁也，有所謂利仁。安仁則以仁為利，利仁則以仁為利而行之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安仁而無不被，此之謂上仁。莊子言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書》稱帝堯之德而曰安安，此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徽宗註曰：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為乎？

疏義曰：辨則列敵者義也，義於賓主，用豆之時也，則禮以交物設於適則度宜者義也，楊雄所謂列敵度宜之謂義者，此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而義不可勝用，則義固立我矣。荀子曰以義應變，則義固制事矣。惟其立我，故《字說》曰義者我也。惟其制事，故《書》曰以義制事。立我而不能忘我，制事而不能棄事，皆涉於有為矣，非上義為之而有以為者歟？鳧鷖之詩於公尸來燕來宜，而繼之以福禄來為，則以來為者為其有義故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徽宗註曰：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為，上禮則有莫之應者。

疏義曰：辨則用戈，交則用豆，禮之於賓主，用豆之時也，則禮以交物矣。升降上下，周旋揚襲，禮之寓於文，自外作也，則禮以示人矣。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之實在於事親，義之實在於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禮以節文仁義矣。經禮至於三百，曲禮至於三千，自吉禮以至嘉禮，自天神以至人鬼，其用多矣。要而言之，莫先施報而已，《記》所謂太

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是也。然禮尚往來，往而不來，來而不往，皆為非禮。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宜矣。春秋之時，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蓋以為之而莫之應故也。然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知其然，謂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故德無不容厚之而莫之應故也。由是觀之，禮繁者，於仁，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故道無不理而薄於義。至於禮，則去而不留，過而不守，止於履之而不處也。是以足迹之履猶之禮者，以其卑而可履人之所履，以為禮而踐焉者也。《易》以上天下澤為履，而曰履不處也者，以是故爾。古之至人不知禮之所將，而相忘於道術者，以此。故上仁同於德而無為，上義有以為而立我，上禮則有莫之應者，而未免夫累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徽宗註曰：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致，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實厚者貌薄，威德是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疏義曰：道常無為，則無方也，無方則非彼矣，故不可致。然道者德之欽，故失道而後德。德以得之，則在我也，在我則無外矣，故不可致。然德無不容為仁，故失德而後仁。仁則有愛利之心焉，故仁可為。然為則近乎義，故失德而後仁。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則猶木之未盛而其本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又烏能實而不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正此意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則陰且退聽，陰用事則陽且伏藏，虧於此者必盈於彼，理相予奪，威德是也。以德為治，威非所先，以威臨下，德不可致，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實厚者貌薄，威德是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徽宗註曰：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為鑿，揣而銳之，敝精神而妄億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為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為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疏義曰：仁義禮智，無非德也。道降而出，出而生智，智雖分於道，亦本於道矣。然則所惡於智者，為其不能行其所無事，以智為鑿故也。矧夫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敝精神於寸寸，方且徇於蹇淺而妄億度，以為前識者乎，謂為道之華而非道之實，詎不信然。蓋小識則傷於德，迷識則害於道，若夫前識，則矜聰明而務智巧，方且徇末忘本，不知豐智源而嗇出，雖未至於傷德害道，亦非道之實也。若然則作偽，心勞日拙而智有所困矣，茲識也秖，所以為愚之始歟？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者以此。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徽宗註曰：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疏義曰：以禮相偽，以智為鑿，皆遠於道而在彼者也。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皆離道未遠而在此者也。在彼者徇末而忘本，故道之所去。在此者歸厚而敦薄，務實而去華，故道之所尚。道之所尚，厚而不薄，實而無華，惟見善明，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徽宗註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上，純粹而不雜，隤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生厚，因物有遷，則人生而厚，天之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為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疏義曰：道冥於無，則藏於有一之

未形；道降於有，則判於有萬之不同。渾淪之中，自無出有，兩儀以此奠位，萬物以此散殊，幽焉而神，明焉而人，皆會於一者何也？精之數也。凡麗於域中，攝於有數者，孰不本於是一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必虛其一。九疇以五行為初，而五行必一，曰水是一者，肇於有數之始，即一可以行萬，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也。莊子謂通於一，萬事畢，豈非德總乎道之所一，能得其一而同焉，推而行之，其用為無窮耶？蓋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精固自全，非由外鑠。一流於偽，則真精俄喪，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矣。必欲全汝形而無搖汝精，果何道而致之乎？實在於致一以專之，抱一以保之，守一以固之，然後形全精復，與天為一，精與神合，而不離矣。《易》曰言致一也，致一則用志不分矣，故不二。經曰抱一能無離乎，抱一則善抱不脫矣，故不離。莊子曰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守一則靜專而不流矣，故不遷。知此此而已，故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侯王，上下異位，幽明散殊，三者斯可以得一，然得之非艱，知其辨為三極，雖有各立之體，達為三一之為艱。能知一則無一所謂少則得是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所謂多則惑是也。昔之得以寧，所以為天下正者，豈離於一一者，體天下之至精，合天下之至才，乃有相通之用。原其所以清，所神，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物無得一，亶其然乎？

道若難，確然在上而常易，易則純粹而偶之者，皆不離於一而已，非他求而外鑠也，所謂其致之而不雜，《易》於《乾》言剛健中正純粹精，非天得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

繁，隤然而常簡，簡則靜止而不變，徽宗註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為甚顯，以得迎，至虛而善應者，谷也。谷以至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為物，虛，而洪纖響答為無差，以得一則無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為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無以為正而貴精而為四時，四時散精而為萬物，萬者，在此而已，故得一以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蹶乎？疏義曰：施而運之者，天也。其體

純粹，所以職生覆。收而積之者，地也。其性静翕，所以職形載。裂則非純粹也，將何以覆？發則非静翕也，將何以載？神依人而行，示而常寂，歇則無所示，非所謂靈矣。谷受而不藏，應而曲當，竭則莫之應，非所謂盈矣。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精氣為物，言其聚也，聚則得一以生，物於此乎始。遊魂為變，言其散也，散則失一以滅，物於此終。惟以正御變，常得其一，然後能正衆生，超然獨立乎萬物之上而長處顯矣。求其貴高而不危，在此而已。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徽宗註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睹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疏義曰：貴賤有常勢，高下有定位，茲不易之分也。然貴必以賤為本，以貴之所恃以為固者，賤而已，若所謂致邦本之固，必取於民之微賤者是也。高必以下為基，以高之所自起者，下而已，若所謂立太平之基，必取於臺萊之卑小者是也。蓋治玉所資者石，丘山所積者卑，稽諸物理，莫不皆然，况於人事乎？世之人逐於末流，而不知去道愈遠，故所睹者末。聖人則探其本，能體道之虛，而無亢滿之累也。膠於陳迹，而不知燭理所在，故所見者成。聖人則察其微，能灼見厥理，而無夸耀之迹也，是宜常得一，雖歷萬變而無弊歟？《詩》歌天保，謂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亦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而已，此基本所以固於無窮也。考其作詩之終，乃見聖人以道御時，使盈不至於極而虧，升不至於極而降，成而不壞，盛而不衰，以保天下之治者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徽宗註曰：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蹶，其以此乎？

疏義曰：侯王以獨制衆，則其總攝亦云普矣，以德撫世，則其經濟固盡善矣。宜其名有殊稱，方且以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以為稱，盡其謙冲退託，不以勢自居故也，非知本者能若是乎？荀卿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遜。是皆聖人謙虛之道，惟侯王知以此自牧，所以能長守貴高於萬斯年而弗失也，非以賤為本邪，非乎？

故致數譽無譽。

徽宗註曰：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强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于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疏義曰：不以人之卑而自高，然後人樂推之；不以人之賤而自貴，然後人尊榮之。自高以勝物，刻意而高也，何取於高？自貴以賤物，挾勢而貴也，何取於貴？柔之勝剛，理之常也，剛而不知守以柔，是知伸而不知屈；光而不耀，道之復也，白而不知守以黑，是知彰而不知微。以此夸末世之弊，雖足以賣名聲而致數

譽，是特違道以干之爾。若然，則不虞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又安能逃孟子之所譏哉？求譽若此，則名浮於實果何異。溝澮之盈，其涸可立而待，譽未幾而毀隨之，何可長也。謂之無譽，不亦宜乎？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徽宗註曰：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疏義曰：德有體用，常變寓焉。妙觀其體，則斂萬可以歸一；泛觀其用，則以一可以行萬。調而應之，無施不可，往來乎出入之機，周流於變通之用，所以為真一者，湛然而獨存，豈若碌碌之玉貴而不能賤，落落之石賤而不能貴，拘於一定之體，執而不變者哉？聖人其動若水，善時而無所失，避礙而無不通，方圓曲直，應變無常，又何底滯之有？測之益深，窮之益遠，雖涉萬變，而常可以為乎未始離於一信，所謂真得一者也。所以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以一無貴賤故也。老氏既明一義，又慮執方之士蔽於一曲，不該不偏而昧於至理，堅如玉石，泥而不通，故申言之。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執一而廢百也，正此意爾。故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惟大而化之之聖為能及此。《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聖人之所以知化，亦無為無不為而已，是謂上德。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徽宗註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反者道之動。夫柔者道之剛，故柔勝剛。弱者道之強，故弱勝強。柔弱者，道之無也。無之以為用，故道之用用乃在乎此。然而弱者道之本，守道

之本，自勝而已，故無所不勝，而得常勝之道。莊子所謂積衆小不勝為大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正謂此也，故曰弱者道之用。《易》曰止而巽動不窮也，其是之謂歟？即四時以觀之，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故必斂藏於冬而後蕃鮮於春。即水之性以觀之，納汙受垢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何以異此？今夫萬物以形相生，而形形者不形形之所形已。墮於有，則形形者，所謂真積力久者是也。有，故申於東南而有；物不終有，故屈於西北而無。有無相生，若循環然，則以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極必歸於無也，如彼東西，其方雖異，廢一不可。彼溺於道之靜，若季真之莫為，蔽於道之動，若接子之或使，豈道也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徽宗註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

疏義曰：工具，人器而已，故上下皆弗違。士則其才上達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其才上達則志於道可知。徽宗註曰：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疏義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下士無高遠之見，所謂上士，即善為士而能尚志者也，故其於聞道，用心專信之篤，日知其所亡，力行而弗怠，始乎為士，終乎為聖，荀卿所謂真積力久者是也。居之安，守之固，學如不及，没而後已。墮於流俗，所存者未定，信不足以有守，所見者不廣，智不足以與明，故以道為羞稱而笑之也。蓋以彼笑此，有分守焉。彼之所見累於物而非道，此之所聞一於道而非物，蓋道非形色聲味之可傳，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蓋遠矣。道之與物不侔如此，以有分守故也，是以不無淺識之所笑也。使道如物之累於迹，可則非上智矣，故於聞道，或用心不剛而疑，是以有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中士不可以語上，以用心不剛而有疑心故也。心疑則有礙，所以一入焉若存，一出焉若亡。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徽宗註曰：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

疏義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士而同乎流俗，所存者未定，信不足以有守，所見者不廣，智不足以與明，故以道為羞稱而笑之也。蓋以彼笑此，有分守焉。彼之所見累於物而非道，此之所聞一於道而非物，蓋道非形色聲味之可傳，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蓋遠矣。道之與物不侔如此，以有分守故也，是以不無淺識之所笑也。使道如物之累於迹，可則非上智矣，故於聞道，或用心不剛而疑，是以有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中士不可以語上，以用心不剛而有疑心故也。心疑則有礙，所以一入焉若存，一出焉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徽宗註曰：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疏義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下士無高遠之見，故其於聞道，用心專信之篤，日知其所亡，力行而弗怠，始乎為士，終乎為聖，荀卿所謂真積力久者是也。居之安，守之固，學如不及，没而後已。墮於流俗，所存者未定，信不足以有守，所見者不廣，智不足以與明，故以道為羞稱而笑之也。蓋以彼笑此，有分守焉。彼之所見累於物而非道，此之所聞一於道而非物，蓋道非形色聲味之可傳，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蓋遠矣。道之與物不侔如此，以有分守故也，是以不無淺識之所笑也。使道如物之累於迹，可則非上智矣，故於聞道，或用心不剛而疑，是以有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中士不可以語上，以用心不剛而有疑心故也。心疑則有礙，所以一入焉若存，一出焉若亡。莊子曰大聲不入於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蓋聲至於

妙則知音者寡，言至於妙則知言者寡。道至妙，猶大聲之與高言也，故其為士者笑之。經所謂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義與此同。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徽宗註曰：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疏義曰：《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荀卿曰：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夫日昱乎晝，月昱乎夜，日月麗中天而冒下土，可謂明也。道之炳而易見，示而不祕，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是為明道。然而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智謀不用，豐智源而嗇出，惛然若亡而存，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夷道若類，

徽宗註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疏義曰：夷之為言易也，易則不險。夷之為言常也，常則無變。夫不險而無變，則道一而已，經所謂大道甚夷是已。道雖一也，然天下之群實由此以出，天下之群動由此以立，若不一而其實一也。蓋絲合而純，則為無類，類則離而不一矣。道之致為多岐，而其歸則同，雖散而能受，受而不藏。經曰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徽宗註曰：顏淵以退為進，莊子以忘也。

疏義曰：為學所以窮理，故日益。為道日損，則以退為進也。處衆人之所惡，故若辱。

大白若辱，

徽宗註曰：滌除玄覽，不睹一疵，大白也。

疏義曰：經曰明白洞達，莊子曰以此白心，則大白者，道之入於無疵者也。自非滌除外慕而不有，玄覽妙理而默識，烏能不睹一疵乎？夫惟能無疵，則異俗而不同乎俗，畸人而不群於人，猶之水也，處衆人所惡，故若辱。莊子載老氏之道術有曰知其白，守其辱，蓋見於此。

廣德若不足，

徽宗註曰：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為

有餘，故若不足。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疏義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夫德不容，可謂廣矣，然自以為有餘，則不廣也。惟不自以為有餘，則廣廣乎其無不容矣。不自以為有餘，故若不足焉。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此之謂也。顏氏之子德冠四科，德則廣矣，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非若不足而何？秋水時至，百川灌河，而河伯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曾不知東海之大，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建德若偷，

徽宗註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疏義曰：聖人之應世，無心而已。惟無心，故於興事造業，皆緣於不得已，莊子所謂不得已於事也。然帝王無為而天下功，雖躊躇以興事，不期於功之成，而每成功焉，則其建德以有為，疑若偷焉，以其無心故也。《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偷則苟且而近乎薄，以其無心，故若偷。

質真若渝，

徽宗註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疏義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渝之為言變也。真人之用心，絶仁本而弗殖，豐智源而嗇出，於見則無愛，於聽則無淫，於氣則充實而無餒，自得其得而不假人為，雖辨於物而以真冥妄，雖攖而寧，所謂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者也。即染而淨，所謂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也。故若渝。

大方無隅，

徽宗註曰：大方者，無方之方也。

方而不割，故無隅。

疏義曰：陰知神之在陰，而不知其亦在陽，陽知神之在陽，而不知其亦在陰，陰陽不測，神所以無方之可求，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入於窈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道所以有方之可指。道雖有方可指，然與物宛轉，無介辨之迹，偶而應之，無刻制之行，是為無方之方也，蓋異乎德之有隅矣，故方而不割。《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則德有隅可知。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皇皇，則道無隅可知。

大器晚成，

徽宗註曰：大器者，不器之器也。

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疏義曰：有形則有名，有分則有守，此器之器也。然有出器入覺，造形而上，大器之器者，道也。道不可以頓進而立於不測，不可為量數，行於無有，獨超乎象先者，此不器之器也。不語，道非其序者，安取道？故晚成焉。陽積成暑，陰積成寒，非一日也，豈益生以為祥，揠苗而助長乎？

大音希聲，

徽宗註曰：動于無方，而感之斯應，在陰，陰陽不測，神所以無方之可求，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故希聲。

疏義曰：聲之所聲者彰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所謂聲聲即大音也。雖入於窈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道所使師曠終夜俛首傾耳而聽之，不聞

其聲，故謂之希。蓋希則概而有間，非聽所聞故也，莊子所謂動於無方是也。雖聽之不聞，然而清濁高下，叱吸叫譹，感之斯應，而五聲不得不鳴其為音也，蓋亦大矣。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淮南子》曰：無聲而有五音鳴焉。其大音希聲之謂歟？

大象無形，

徽宗註曰：託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無形。

疏義曰：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所謂形形即大象也。雖使離朱當晝拭眥以揚眉而望之，不見其形，故謂之大象。蓋見乃謂之象，既已有見矣，而曰無形，則不形之形也，莊子所謂居於窈冥是也。雖無形之可見，然天下之有形者，皆生於此，其為象也亦大矣。經曰：無物之象。《淮南子》曰：無形而有形生焉。其大象無形之謂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徽宗註曰：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欲明之而不可得也。聖人得乎道，故予而不費，應而不匱，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故勤而行之，則造乎不形，在體為體，在用為用，無名無物，而不離於有名有物者也。是以自明道至于大象，其名不同，要之皆道也。然而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雖未離有名而不可以智索；至道之極，昏昏默默，雖未離有物而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雖曰強名，而道之本原欲名之不可得也，則以道隱無名故也。聖人得乎道，以至無妙天下之有，以至虛運天下之實，故既以與人己愈多，應而不匱，不費，既以與人己愈有，予而為萬物之所係，為一化之所待，善救人而無棄人，善救物而無棄物。物來有感，吾則與物委蛇，而未始或遺；物逝而往，吾則與物俱休，而未始為累。在彼者以自取而受，而終必還其宗，在此者以不與而濟，而本實無所費，莫不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夫天下之理，徂者且往爾，要之將自復，殂者且死爾，要之將自生。道之貸物，終則有始，莫或已也，故謂之且焉。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亦在乎勤而行之而已。誠能真積力久，則造乎不形而與道為一，止乎無所化而亘古今常存，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其餘事猶足以為帝王之功，在我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篇始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而終以道善貸且成，則以下學而上達，善為士者舉皆然也，苟卿亦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此之謂也。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九

太學生江澂疏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徽宗註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疏義曰：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謂之太初，則以雜乎芒芴之間，神化為氣之時也，當是時，未始有物，窅然空然，惟無而已，則太初之先一無所有者，有無故也。莊子所謂有無也者，是已謂之者無，蓋無有矣。既曰無有，斯無名矣。且天無立物之名，物有生而名自著，物成數定，然後多寡可名焉。方其無有，則未始有物，未始有物，則非貌像聲色之可求也，孰得而名之？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又曰道常無名。然則無名有無者，道之體也，道之體本無也，而無不廢有，是以無動不生無而生有，象茲所兆，自無適有，數始立焉，則一之所起，本於太初而已，此道降而出者爾。若夫道冥於無，則復於渾淪，氣且未見，一亦不可得矣，所謂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列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生二，

徽宗註曰：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

疏義曰：乾坤定矣，則以一者奇也，獨奇不生。二者耦也，獨耦不成。一奇一耦，而三且生矣。推本言之，道之大原，其獨無對，萬物雖多，與我為一。既謂之一，不得無言，則一者一物，而言之者又一物也，是一與言為二矣。一故易稱天一地二，有天然後有地，則有天有地，然後上下有差故爾。乾，天也，其數奇。坤，地也，其數耦。水淵而虛，因實以成體，辨而後有，察於卦為坎，坎藏一也，故一曰水。火動而速，因止以成體，合而後有，見於卦為離，離圍二焉，故二曰火。自道而降，水火相繼以成，則幾於道，然水中有火，相繼以至於三，婁以聚之至於無窮，水一而火二次之也。天一生水，於物為精，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天下之至神，則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精為身之本，精全則神王，守而勿失，與神為一矣。是以不離精謂之神人，則精具而神從之也。

二生三，

徽宗註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疏義曰：數始於一，立於兩，成於三。一者奇也，獨奇不生。二者耦也，獨耦不成。一奇一耦，而三且生矣。推本言之，道之大原，其獨無對，萬物雖多，與我為一。既謂之一，不得無言，則一者一物，而言之者又一物也，是二與一為三矣。夫自無適有，以至於三，婁以聚之至於無窮，蓋數之自然而不可易者也。

三生萬物。

徽宗註曰：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曆

疏義曰：渾淪既判，輕清上積得乎陽，而其數奇，故天兆一於北。重濁下凝得乎陰，而其數耦，故地耦二於南。然天統元氣，地統元形，必有統元識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必有職教化者，是則天地設位而人成位乎其中矣。三才既具，則本乎天者親上屬，天清而散，本乎地者親下屬，地濁而聚，類聚群分之殊情，飛走動植之異狀，林林以生，職職以殖，而萬象分矣。舉天下萬物之多，莫不因於此，故《易》言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三生萬物，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然號物之數謂之萬，以其多者號而讀之也，彼其芸芸紛錯，可勝計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徽宗註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疏義曰：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陽以動吐，陰以靜翕，故陰止而靜。陽以熙之，陰以凝之，故陽融而亨。惟止而靜，故萬物之生，其前之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乎？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為稱，己極而返，己滿而損，所以居上而不危。

疏義曰：升極而降，故高者下之。入宴息是已。以萬物抱陽，故聖人盛極而衰，故饒者取之。妙而為陰所以嚮明而治，以晝道極陽也，《語》陽，散而為事物，莫不皆然，則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是也。非陰陽運，事物之理也。聖人探本知微，是以時消而消，時息而息，彼為盈虛，與之為盈虛，保合大和，與時偕行而不失，故雖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以為稱而不恥也。彼天下之勢，極者雖必虧，此則守其成而不虧，知己極而返也；滿者雖必溢，此則持其盈而不溢，知己滿而損也。所以長守富貴，居上而不危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徽宗註曰：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徽宗註曰：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乎？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為稱，己極而返，己滿而損，所以居上而不危。

故也。月盈則必食，益之而損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疏義曰：凡木之生，以敷榮蕃鮮為益，以凋瘁搖落為損，木落則有所損，然且糞其本焉，是乃所以為益也。《易》言損而不已必益，所謂損之而益也。月昱乎晝，至陰之精，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方其盈也，可謂益矣，然過滿而食，損之者至矣。《易》言益而不已必決，所謂益之而損也。然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是以孤寡不穀，王公以為稱，雖若自損，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徽宗註曰：以强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我之所教，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為戒，故將以為教父。

疏義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在柔，常不勝之道在柔，此古之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可謂深明乎此。觀風之行於太虛，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至其披拂鼓舞，物無不聽其命。水之處乎柔弱，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至其攻堅强者，物莫之能先，是亦積小不勝之意也，孰謂天下之至柔不能馳騁天下之至堅乎？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徽宗註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疏義曰：天下有常勝之道，在柔，常不勝之道，在柔，此古之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無有入於無間，

徽宗註曰：《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視有所不及，而惟神為無方也。《内篇》論養生之主，柔亦不能先剛，則以强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雖異於人，而人之所教亦我之義，特以人之所教在道，其於以强弱為教，則一也。若然，則我之所教固異乎人矣。

天下，柔弱處上，柔弱固可以勝剛强，以堅則毀故也，以約為紀，無事於銳，以銳則挫故也。無事乎堅與銳，故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從其强梁，隨其曲傳，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虛靜之中未始或忤，所謂天下之至柔，其在是也。及其斡旋萬有，宰制群動，應之於無窮，資焉而不匱，力旋天地而世莫睹其健，威服海内而人不名以武，是又為戒，所謂不善人，善人之資，見不善，惴然必以自省也。以為教父，不亦宜乎？

而況以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陰而神之相也，故恢恢乎游刃有餘。然則入於無間，非體盡無窮而游無朕者，其孰能之？

疏義曰：物墮於形氣者，每為形氣之所拘，以己所易憐，彼所難殊，不知大化密移，默運於冥冥之中，無為而常自然，役於造物之巧，無得而贊虧。《莊子·外篇》所以論夔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是皆有所拘而然也。蓋足之行域於遠近，力有所不至；目之視倪於細大，明有所不及。惟神則幽無形而深不測，其運無乎不在，速不疾而至不行，其用無乎不妙，適無方之傳，而未始滯於形體者也。神之無方，至虛而已，以至虛而利用出入，宜其無適而不可者也，果非以無有入於無間之謂乎？《內篇》論養生主，而況以庖丁之解牛，蓋萬物以形相生，而神為之主，庖以調和為事，所以養人。地二生火，在人為神。丁，火之陰，神之相也。以神為用，故若庖丁之解牛。至於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則一心自照，天理皆得，批大却，導大窾，而毫芒不剉，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莫不釋然四解矣。雖然解牛之喻以無厚入有間，猶能迎刃而解，況以無有入於無間，則六通四闢，明白洞達，了無纖翳之滯礙矣，自非天下之至虛、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疇克爾。

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徽宗註曰：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此所以為有益。

疏義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者，道之真體寂然不動是也。無不為者，道之妙用感而遂通是也。惟其無為而清寧，則知無為之益固真矣。天地以至於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則一心自照，天理皆得，批大却，導大窾，而毫芒不剉，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莫不釋然四解矣。雖然解牛之喻以無厚入有間，猶能迎刃而解，況以無有入於無間，則六通四闢，明白洞達，了無纖翳之滯礙矣，自非天下之至虛、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疇克爾。

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徽宗註曰：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此所以為有益。

疏義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者，道之真體寂然不動是也。無不為者，道之妙用感而遂通是也。惟其無為而清寧，則知無為之益固真矣。天地以至於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則一心自照，天理皆得，批大却，導大窾，而毫芒不剉，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莫不釋然四解矣。雖然解牛之喻以無厚入有間，猶能迎刃而解，況以無有入於無間，則六通四闢，明白洞達，了無纖翳之滯礙矣，自非天下之至虛、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固自若也。無為則事奚足棄？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而復。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則其有益孰大於是？

徽宗註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疏義曰：言有當愆，孰若不言之不言之教？妙通心術而設之以神，《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此所以為有益。

徽宗註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疏義曰：言有當愆，孰若不言之不言之教？妙通心術而設之以神，《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而復。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則其有益孰大於是？

無盡道者不能知此。聖人者道之極，故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徽宗註曰：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疏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為徇，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疏義曰：務內觀者取足於身，誠其身者真樂內融，則一身之中，衆美咸具，何往而不自適。世之昧者，不能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乃矜攬外務，見得忘形，汲汲於名，以危其身，殊不知兩臂重於天下，身亦重於兩臂，名與身孰親？孳孳為利，以害其生，殊不知生固重於隋侯之珠，利固輕於千仞之雀，身與貨孰多？惟不介意於儻來而以守身為本，然後能自適其性分，以道為重矣。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未聞其干於名。顏回樂簞瓢陋巷，人不堪其憂，未聞其累於貨。所重者，道而已。是以至願名譽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在我，則不急於人知，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則萬物皆備，貨非所多也。於此而不能明親疏多寡之辨，其為智亦疏矣。故有見生於可欲，乃殘生傷性，以身為徇而忘其真，如伯夷見名之可欲，餓于首陽之下是也，盜跖見利之可欲，暴于東陵之上是也，此皆昧於至理，惑而不能解也。惟達生之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為者，非生之所待而生也，此有道者所以能保身全生而異於世俗者歟？

得與亡孰病？

徽宗註曰：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貲之軀，病孰甚焉？

疏義曰：求諸性分之內者，有益於得；求諸性分之外者，無益於得。有益於得，則其得也裕然而有餘；無益於得，則其得也歉然常不足。夫惟不足，故烈士徇名，則累於名高而不知名公器也，不可多取。貪夫徇利，則累於利厚而不知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為己。蓋萬物之理相為消長，有得則亡或繼之，故睹所病。然其得之也，是豈真得之哉？名與貨皆儻來之寄耳，寄之其來不可圖，其去不可止。而其亡也，乃至於損德塞性，苦身疾作，喪無名之樸而失其至真，忘不貲之軀而捨其至貴，則其病大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徽宗註曰：無慕於外，則嗇而不費。無累於物，則守而不失。取予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至可必，若循環然，豈可長久。

疏義曰：重內而不重外，然後能無慕於外；見性而不見物，然後能無累於物。不生外慕，則無多欲之逐，

故嗇而不費，非至於甚愛必大費者也。不為物累，則無貪積之憂，故守而不失，非至於多藏必厚亡者也。雖然利之在天下，民咸用之，無所不通，有取斯有予，其出入常相權，有積斯有散，其盈虛常相代，乃必至之理。勢若循環之不能自已，又烏可恃為長久而認為己有哉？雖執之使留，且自冥冥中去矣，惜夫世俗莫之悟。經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知足不辱，

徽宗註曰：處乎不淫之度，何辱之有？

疏義曰：一性之真，萬善充足，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不假勢物而無所歉，則亦處乎不淫之度而已。蓋不淫之度者，不皦不昧，適與之當而不過也。以此安其性命之情，則真君高世，良貴在我，所以為義榮者，物無以尚之，又何辱之有哉？

知止不殆，

徽宗註曰：游乎萬物之所終始，故無危殆之患。

疏義曰：域於流動之機者，一息不停。固有默使之者，若有機緘而不得已，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雖行之於無止，而不知有真止者。存勢物之人昧於至理，馳其形性，潛之萬物，以易所固有，於是好名者困於志，徇利者忘其真，至於名辱而罔宗，乃與物為偶，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且將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豈不危其身耶？真人則不然，超然獨立乎形器之上，與造物者遊，與無終始者為友，蓋將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故能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虛靜之中默與道會，其天守全，其神無却，物無自入而莫之能傷，又何危殆之患哉？老氏於道常無名亦曰知止所以不殆，蓋非通乎物之所造者，不能與此。

可以長久。

徽宗註曰：物有聚散，性無古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好名而徇利，名辱而身危。聖人盡性而足，天下至大也，而不以害其生，故可以長久而與天地並。

疏義曰：即理以觀物，則無常之分，有積有散。即妙以觀性，則真常湛存，無古無今。以性逐物則性與物俱馳，以性辨物則物無自而入。世之人昧於至理，馳其形性，潛之萬物，以易所固有，於是好名者困於志，徇利者忘其真，至於名辱而罔宗，乃與物為偶，身危而莫顧，交戰於利害之域，何可長也。聖人盡性而足，故能貴愛其身，不以害其生，三萬歲而一成純，與天地相為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徽宗註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弊。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疏義曰：道未始有封，彊為之名曰大。既謂之大，則未離方體，寓於域

中，而居四大之一焉。蓋道覆載萬物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聖人位乎兩間，體道之全以配天地，故皆名於大。則其由是道以出應天下，天造地設，發越顯著，以彰制作之妙，其成也可謂大矣。然而道無成虧，烏至而倪小大？世之人徒知聖人以道之緒餘土苴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豐功茂烈，巍乎其成，而不知道之妙用，本於精神心術之微。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惟其無成與虧，所以謂之大成。夫萬物之理，成極而壞，功成者隳，名成者虧，能不有其成，然後成矣而不壞。是以神人無名，非無功也，功成不居；聖人無名，非無名也，名成不恃。故能去功與名，還與衆人，所以謂之若缺。大成若缺，非特不自有其成而已，又見其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神無方，無方則化而裁之以盡其變，變而通之以盡其利，又豈膠於故常，而不能利用出入者哉？宜乎其用不弊也。孔子集清和任之大成，所以為聖之時，得此故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之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三聖之制行，玉振之謂也。執一不變，能成其終而已，故保此道者不欲盈。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宜老子以是言告孔子也。夫有若無，實若虛，學者之能事，良賈之深藏，亦若是也。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聖人之觀，則大盈若冲可以類推矣。

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徽宗註曰：充塞無外，贍足萬有，大而無所不存。道之妙用，周流六虛，不求其肆，故若屈。

疏義曰：聖人虛己以遊世，汎應曲當，無往而不直者，以順物之變故也。是以委蛇而不傷其全，曲折而不失其正，從其强梁，隨其曲轉，未嘗崖異以自處焉。是雖委蛇曲折，與之宛轉，所以為大直者，有不可得而控者矣。謂之不求其肆者，此也，

虛應彼群實，然後能冲而用之，普博淵泉而時出之矣。是以注焉不滿，資焉不匱，施之不竭，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其用不窮，故謂之大盈若冲。雖然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故保此道者不欲盈。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宜老子以是言告孔子也。夫有若無，實若虛，學者之能事，良賈之深藏，亦若是也。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聖人之觀，則大盈若冲可以類推矣。

大直若屈，

徽宗註曰：順物之變，而委蛇曲折，不求其肆，故若屈。

疏義曰：聖人虛己以遊世，汎應曲當，無往而不直者，以順物之變故也。是以委蛇而不傷其全，曲折而不失其正，從其强梁，隨其曲轉，未嘗崖異以自處焉。是雖委蛇曲折，與之宛轉，所以為大直者，有不可得而控者矣。謂之不求其肆者，此也，

豈非若屈之意歟？莊子於《人間世》言：內直者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蓋人間世者，出而應乎人也。既徒於人，不可以徑庭，宜其外曲焉，則大直若屈可知矣。

大巧若拙，

徽宗註曰：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睹其妙，故若拙。

疏義曰：聖人至無，以供其求，善貸且成而其巧妙者，亦猶造化賦物之形者也。是以圓方而不離於規矩，曲直而不違其繩墨，形體自著，藻色自彰，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焉。是雖方圓曲直，各盡其妙，所以為大巧者，有不可得而測識者矣。謂之莫睹其妙者此也，豈非若拙之謂歟？莊子於《大宗師》言：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蓋大宗師者，萬物之所宗也。萬物既宗，則生而不有，宜其不為巧，則大巧若拙可知矣。

大辯若訥。

徽宗註曰：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疏義曰：至言去言，得於忘言，然後為言之至。所貴乎不言之辯者，出而應乎人也。既徒於人，不可以徑庭，宜其外曲至言去言之謂歟？莊子曰：大辯不言。聖人不言，是謂大辯。聖人不以善辯為能，深造默識，至理所存，不言而喻，無俟於容聲，故若訥。彼惠施之多方，特辯者之囿也，支離曼衍而不得其要，曾何足以語極，故其道舛而不合，駁而不純，自謂辯且博，不幾於以小矣，孰知不言之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徽宗註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為物汨，方且與動爭，交戰於利害之塗，陰陽為之寇，宜其不能正天下也。惟無勝負，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受天地之中，稟沖和之氣。一動而躁，則發於陽，而其熱焦火，寒凝冰，故勝熱。二者既有陰陽之患，則喜毗於陽，怒毗於陰，而不適厥中，非所謂發而皆中節也。若然則方且為物汨，淪胥於波蕩之域，方且與動爭，交戰於利害之塗，陰陽為之寇，宜其不能正天下也。惟無勝寒之躁，使之陽而不散，無勝熱之靜，使之陰而不密，然後能清靜為天下正。蓋不雜而清，斯為清之至，若所謂寂然不動者是也。抱神以靜，所謂澹乎其清者是也。抱神以靜，斯為靜之至，若所謂寂然不動者是也。必靜必清，則表正而影必端，天下不期正而自正矣。老氏於道常無為亦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謂之無為，則澹然而已。求其勝寒之躁，勝熱之靜，蓋無有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徽宗註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疏義曰：在天下以道，故天下不淫

其性；宥天下以道，故天下不遷其德。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則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各樂其業，而無夸跂外慕之爭矣。方且力本務農，服勤南畝，糞其田疇而已，雖有追風逐電之驥足，亦將却之而不用也，惟天下有道能知此。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徽宗註曰：强凌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疏義曰：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義以分則和，和則一。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强者恃力，或至於凌弱。衆則恃勢，或至於暴寡。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戎馬生於郊，而疆界不能正，蓋不知以道治天下故也。

罪莫大於可欲，

徽宗註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疏義曰：心本湛然，欲慮不萌，物誘於外，情斯有欲。志者，氣之帥。氣者，體之充。以志帥氣，交物而忘返，則氣為之餒，而心始亂矣。故不見可欲，則使心不亂，蔽蒙之民，昧此而罔覺。累於名高者，則見名之可欲，累於厚利者，則見利之可欲，得失交戰於胸中，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貪汙誣偽，無不為己，罪之所以起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徽宗註曰：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疏義曰：陽明以晉富而為福，陰晦以退耗而為禍，是以福主衍而禍則忒。然福與禍鄰，而禍福相倚伏，故平為福，而有餘為禍焉。《傳》所謂福莫長於無禍者，以此。苟不知足，不知足則矜攬外慕而欲得，而務貪得，則高明之家固有鬼瞰其室者，禍孰大於是？惟處乎不淫之度，則知足不辱矣，何禍之有？

咎莫大於欲得。

徽宗註曰：欲而得，則人所咎也。

疏義曰：如谷虛而受，受而不積；如谷虛而應，應而不著。有道者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而已。苟為以物易己，見得而忘形，不能以公義勝私欲，人之所違也，咎孰大於是？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徽宗註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甚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徽宗註曰：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户。心潛於神明，無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茲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

疏義曰：生齒至衆，機務至繁，天下之大，宜難知也。然揆理則天下雖大，無所遁其情，所謂知之以智者，揆以理故也。窈然無際，漠然無分，天道之遠，宜難見也。然視於無形，則天道雖遠，與之同其妙，所謂見之以心者，視於無形故也。蓋道降而出，出而生智，玄升而入，入而生神，智者通於神者也。神之無方，利用出入，無遠弗届，智與乎神，所以能周乎萬物，雖遠在八荒之外而無不察，又何待於出户而知天下哉？莊子曰大智觀於遠，近智周萬物者，以此。道心惟微，搏之不得，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則心者會於道者也。道之大本先天地生，運而無積，心虚集道，所以能潛神明，雖藏於不形而無不燭，又何待於窺牖而見天道哉？揚雄曰天地神明而不測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心潛神明者，以此。雖然無遠不察，則智亦大矣；無幽不情，於《復》言見天地之心。大壯者，大而交於物。復者，小而辨於物。疏義曰：《易》於《大壯》言見天地之惟其與物辨，故方其並作，而趨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蓋天地之大不可以俄而測度也，能以心近取諸身，萬理咸備，求之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徽宗註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炳而易見，豈難知哉？病不求之耳。能反求諸己，則無形而心成，將進乎博之不必知者矣，又何患於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徽宗註曰：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爲哉？巍巍乎其有成功，是謂不爲而成。

疏義曰：行而知之，則足之所至者近，不能察其遠；見而名之，則目之所逮者淺，不能燭其幽。惟以吾之智知天下，然後超然遠識，足以通天下之理，雖不出户而知之矣，是謂不行而知。惟以吾之心見天道，然後洞然玄覽，足以探天道之妙，雖不窺牖而見之矣，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則天下之大，天道之遠，未嘗有心於其間，順物自然而無容私，去智與故而循天理，夫何爲哉？處無爲之事，而天下將自功，所以斡妙用而獨得於昭曠之先，固自有其道。世莫得而知之，殆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莊子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詎非不爲而成之意耶？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徽宗註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疏義曰：道不可致，然有所謂可致者，唯學而已。蓋學有天道焉，有人道焉，自可欲之善，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仁之於父子，修之至於聖人之天道，此《語》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荀子所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也。惟知務學，則日有所就而知其所亡，月有所將而無忘其所能，日計之有餘，而道將爲汝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而道將爲汝居，可謂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矣。

爲道日損。

徽宗註曰：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日損。

疏義曰：知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則不累於形而墮支體矣。知吾生有涯而知無涯，則不鑿於智而黜聰明矣。離形而形不能礙，去智而智無所困，不内變，不外從，事則一毫不攖而萬事銷亡，故日損。莊子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年運而往，至於六十而六十化，可謂忘年而與化爲人者也。觀蘧伯玉之使，以謂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則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可知已。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矣。

徽宗註曰：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爲也。寂然不動，無不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靜則聖，以動則王。

疏義曰：學欲博，恥一物之不知，所以窮物理而該天下之有，故日益。道貴要，無一毫之攖，所以盡其性而造至妙之無，故日損。蓋一性之真，不睹一疵，惟道以盡性而造無，則不特未始有無，必至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所謂又損也，夫然故能應能定，無為而無不為矣。無為則寂然不動而能定也，無不為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能應也。靜而處己，內聖之道以全；動而接物，外王之業以成。一本於此，故莊子言靜而聖，動而王，繼之以無為而尊。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疏義曰：一囿於物，必有非物者，然後能運之；一墮於器，必有不器者，然後能統之。六合雖大，已囿於物矣，非物者，道也。已墮於器矣，不器者，道也。體道則事無事，故用天下而有餘，莊子所謂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者此也。故取天下可知已。非道則執於事，故為天下用而不足，經所謂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者此也。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可知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為心。莊子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徽宗註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

太學生江澂疏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疏義曰：一囿於物，必有非物者，然後能運之；一墮於器，必有不器者，然後能統之。六合雖大，已囿於物矣，非物者，道也。已墮於器矣，不器者，道也。體道則事無事，故用天下而有餘，莊子所謂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者此也。故取天下可知已。非道則執於事，故為天下用而不足，經所謂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者此也。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可知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為心。莊子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徽宗註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太學生江澂疏

恒心者，惟士為能，此言無恒心何耶？蓋道所謂恒以變故常，所謂無常者，非若《易》所謂勿恒也，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則其無常是乃所以為有常也。觀諸天道，其視聽自民，其明畏自民，以無心也。聖人無心，法天而已，故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徽宗註曰：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疏義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善否相非也。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誕信相譏也。蓋有善而惡為之惡，則善否不並行，離乎偽必著乎情，則誕信不相侔，事物之常分也。世俗之情，膠於物而不探其理，執於事而不揣其本，方且好好而惡惡，方且排非而提是，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自徇殊面而不知大同，豈德也哉。聖人以真冥妄，萬態一視而無取捨之心，善否信誕，蓋將簡之而不為天下，則應物之時也，是以冥美惡得，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知本無善惡也。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知本無誕信，恢詭譎怪，道通為一，兩忘而於一致，付是非於兩行，齊善否，同信誕，是以責己重以周，而待人輕以約，故方其在天下，則自為之時也，方且與民同患，兢兢以為之戒，業業以致其慎，雖無常心，不敢易也，故雖休勿休，慄慄然不自暇逸。及其為天下，則應物之時也，是以冥美惡而不聽，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亦以百姓心為心而已。以百姓心為心，則所不視，未嘗用耳，自我民聽而無所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

徽宗註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其察邇，以天道無心，因物為心故也。故所以為己，則慄慄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徽宗註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聖人以百姓為心，聖人作而萬物睹，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疏義曰：天雖高而其監卑，天雖遠而其察邇，以天道無心，因物為心故也。是以未嘗用耳，自我民聽而無所不聽，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亦以百姓心為心而已。以百姓心為心，則無所容心而得民之心，故動而有作，

如大明東升，有目有趾者，待是以成功焉，百姓有不注其耳目者乎？《易》所謂聖人作而萬物睹是也。大觀在上，下觀而化，視儀而動，聽唱而行，則百姓惟聖人之視聽也。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愛之惟恐其不至，保之惟恐其或傷，鞠我育我，顧我復我，其德厚矣。聖人之於人，不翅於父母，則其矜憐撫奄，若保赤子，不可以已也。聖人之治仁覆天下，以此故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徽宗註曰：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疏義曰：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有無之相生，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凡類聚群分之殊情，飛走動植之異狀，莫不皆然，則萬物皆出於機也。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自無出有，則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從有入無，則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然生者死之始，死者生之終，孰知其紀，則生者造化之所變也。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也。陰陽之所變，所謂遊魂為變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徽宗註曰：與死生為徒者，出入乎死生之機，固未免夫累。

疏義曰：大道既隱，裂為多岐，悅生者累於形，而不知身非我有，故蔽于道之動，憑其彊陽而為生之徒。趨寂者忘其身，而不知不形之形，故溺于道之靜，止於枯槁而為死之徒。固已囿於出入之機，而與死生為徒，固已囿於出入之機，而未免生死之累，皆非道之全也。夫立於兩，成於三，天地相合而為十，則三者數之成，十者數之全也。與死生為徒者，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以數該之，於其十而得三焉，則以囿於出入之機者，固莫逃乎陰陽之數故也。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徽宗註曰：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疏義曰：生非我有，則貪生者非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一或貪生而背理，固有形不離而形不養者矣。蚩蚩之民，大惑大愚，生亡者累於形，而不知身非我有，故蔽于道之動，憑其彊陽而為生之徒。趨寂者忘其身，而不知不形之形，故溺于寂之靜，止於枯槁而為死之徒。固已囿於出入之機，而與死生為徒者，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以數該之，於其十而得三焉，則以囿於出入之機者，固莫逃乎陰陽之數故也。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徽宗註曰：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疏義曰：生非我有，則貪生者非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一或貪生而背理，固有形不離而形不養者矣。蚩蚩之民，大惑大愚，生亡者累於形，而不知身非我有，故蔽于道之動，憑其彊陽而為生之徒。趨寂者忘其身，而不知不形之形，故溺于寂之靜，止於枯槁而為死之徒。固已囿於出入之機，而與死生為徒，固已囿於出入之機，而未免生死之累，皆非道之全也。夫立於兩，成於三，天地相合而為十，則三者數之成，十者數之全也。與死生為徒者，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以數該之，於其十而得三焉，則以囿於出入之機者，固莫逃乎陰陽之數故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徽宗註曰：生生之厚，則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然生者死之始，死者生之終，孰知其紀，則生者造化之所變也。

疏義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則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從有入無，則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然生者死之始，死者生之終，孰知其紀，則生者造化之所變，所謂遊魂為變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徽宗註曰：善攝生者，不以利累其形，一或忘生而徇利，固有物有餘而為，一或貪生而背理，固有形不離而形不養者矣。

疏義曰：蓋聞善攝生者，不以利累其形，一或忘生而徇利，固有物有餘而為，一或貪生而背理，固有形不離而形不養者矣。蚩蚩之民，大惑大愚，生亡者累於形，而不知身非我有，故蔽于道之動，憑其彊陽而為生之徒。趨寂者忘其身，而不知不形之形，故溺于寂之靜，止於枯槁而為死之徒。固已囿於出入之機，而與死生為徒，固已囿於出入之機，而未免生死之累，皆非道之全也。夫立於兩，成於三，天地相合而為十，則三者數之成，十者數之全也。與死生為徒者，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以數該之，於其十而得三焉，則以囿於出入之機者，固莫逃乎陰陽之數故也。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徽宗註曰：善攝生者，不以利累其形，一或忘生而徇利，固有物有餘而為，一或貪生而背理，固有形不離而形不養者矣。

疏義曰：蓋聞善攝生者，不以利累其形，一或忘生而徇利，固有物有餘而為，一或貪生而背理，固有形不離而形不養者矣。蚩蚩之民，大惑大愚，生亡者累於形，而不知身非我有，故蔽于道之動，憑其彊陽而為生之徒。趨寂者忘其身，而不知不形之形，故溺于寂之靜，止於枯槁而為死之徒。固已囿於出入之機，而與死生為徒，固已囿於出入之機，而未免生死之累，皆非道之全也。夫立於兩，成於三，天地相合而為十，則三者數之成，十者數之全也。與死生為徒者，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以數該之，於其十而得三焉，則以囿於出入之機者，固莫逃乎陰陽之數故也。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

徽宗註曰：善攝生者，不以利累其形，一或忘生而徇利，固有物有餘而為，一或貪生而背理，固有形不離而形不養者矣。

疏義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蓋聞善攝生者，不以利累其形，一或忘生而徇利，固有物有餘而為，一或貪生而背理，固有形不離而形不養者矣。蚩蚩之民，大惑大愚，生亡者累於形，而不知身非我有，故蔽于道之動，憑其彊陽而為生之徒。趨寂者忘其身，而不知不形之形，故溺于寂之靜，止於枯槁而為死之徒。固已囿於出入之機，而與死生為徒，固已囿於出入之機，而未免生死之累，皆非道之全也。夫立於兩，成於三，天地相合而為十，則三者數之成，十者數之全也。與死生為徒者，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以數該之，於其十而得三焉，則以囿於出入之機者，固莫逃乎陰陽之數故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徽宗註曰：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生之為有涯，而存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疏義曰：道之不明，以智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與死生為徒，所謂過之者，而動之死地，所謂不及者也。蓋生之徒溺於或使，不能忘年而喪我，常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蔽於莫為，不能為壽而存形，常趣寂而忘身。二家之議，各得其一，察焉以自好，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是以與民不畏威。動之死地者，同於不能攝生焉。蓋為內刑者，陰陽賊之；為外刑者，金木訊之。惟宵人之離外刑，是以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也，陷于罪罟亦云多矣，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生之為有涯，存生之太厚爾。古之得道者異乎此，知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故富貴不以養傷生，異乎貪生而背理者；知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故貪賤不以利累形，異乎忘生而徇利者。知有所謂未嘗死，未嘗生，故不樂壽而不哀夭，則去彼人為之偽，合於自然之為生之徒；知吾有不忘者存，故不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以偶之者，殆將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亘古今而常存矣，是豈生生之厚哉。

疏義曰：觀洞照，獨且將與天為一矣。若然則得全於天而其天守全，塗却守神而其神無却，潛行不窒，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懍，高之所不能危，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故逞物而不慴，物莫之能傷也。

徽宗註曰：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其天守全，其神無却，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懍，故逞物而不慴，物莫之能傷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也。

凡謂之物而不明乎道者，莫不皆然。唯至人達萬物之理，而知死生之説，而超然通乎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疏義曰：造乎不形，而知形之不形，以養傷生，異乎貪生而背理者；不搖其精，而能精而又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故貪賤不以形全；不搖其精，而能精而又利累形，異乎忘生而徇利者。形全而不虧，精復而精，所以精復。知有所謂未嘗死，未嘗生，故不樂壽而不哀夭，則去彼人為之偽，合於自然之不失，則知吾有不忘者存，故不為生之徒；知吾有不忘者存，故不為死之徒。疏觀洞照，獨且將與天為一矣。若然則得全於天而其天守全，塗却守神而其神無却，潛行不窒，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懍，高之所不能危，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故逞物而不慴，物莫之能傷也。

徽宗註曰：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其天守全，其神無却，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懍，故逞物而不慴，物莫之能傷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也。

凡謂之物而不明乎道者，莫不皆然。唯至人達萬物之理，而知死生之説，而超然通乎物之所造，故能道萬物而

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參萬歲而一成純，曾何死生之足累歟？謂之無死地，不其然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徽宗註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疏義曰：《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道之體也，故無不為。感而遂通，道之用也，故常無為。萬物之多，職職陳露，原其生出，皆本乎道，所謂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也。莊子曰：兩無為相合而萬物化。其斯之謂乎？

物形之，

徽宗註曰：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疏義曰：陰止而靜，則留者陰也。陽動而吐，則動者陽也。獨陽不生，故不留不足以生物。獨陰不成，故留而不動亦不足以生物。物以陰陽留動而後生，生理以物成而後具，茲非物形之謂乎？

勢成之。

徽宗註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一囿於物，形質之所以具也。

疏義曰：陰止而靜，則留者陰也。陽動而吐，則動者陽也。獨陽不生，故不留不足以生物。獨陰不成，故留而不動亦不足以生物。物以陰陽留動而後生，生理以物成而後具，茲非物形之謂乎？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徽宗註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疏義曰：或作之而動，或止之而止者，物也。時運無窮，勢物有形；若天之自高，若地之自下，自然而常自若也。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徽宗註曰：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真君高世，良貴在我，不假勢物，似萬物之宗，故萬物首之所以為道，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成而上者，所以為德，以道對德，則道尊而德貴，惟尊也，故勝物而小之，若莊子言天地雖大，未離其內是也。以德對物，則德為貴而物為賤，惟貴也，故物莫能賤之，莊子言至貴國爵并焉是也。孟子曰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則以趙孟之貴非所謂良貴，在

道生之，德畜之，

徽宗註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疏義曰：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尊故能勝物而小之，貴故物莫能賤之。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非德故也。

德，則德畜之也。

假於物也，故無時而弊，非假於勢也，故無時而傾，此所以無古無今而常自若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徽宗註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于道。道者，萬物之奧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疏義曰：自道生之至勢成之，別而言之，四者所以不同，合而言之，則皆總乎道。故天地為大，皆有其奧，而道則生天生地；人卒雖衆，皆有其奧，而人則相造乎道，此道所以為萬物之奧也。春氣發而百草生，萬物之化作也，道則由天之人，與之出而不辭。正得秋而萬寶成，萬物之斂藏也，道則由人之天，與之入而不拒。以至雷以動之而出乎震，艮以止之而成乎艮，坤以藏之而養焉，乾以君之而覆焉，剛柔相摩，生出六子而成變化，八卦相盪，運行日月而為寒暑，品物由是以流形，百昌由是以出入，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孰使之然哉？道實冒之爾。老氏於生畜長育成熟養覆皆歸於道，蓋合而言之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徽宗註曰：生則兆於動出，為則效於變化，長則見於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睹其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疏義曰：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則反隱而之顯，故有兆於動出之意。《易》曰變化云為，為則作之而不止，故有效於變化之意。經曰聖人用之則為官長，長則以貴得民，故有見於統一之意。此三者，降於道而在德者爾。生者自生，化者自化，無愛利之心，此之謂生而不有其功。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無矜伐之行，此之謂為而不恃其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無刻制之巧，此之謂長而不睹其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徽宗註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疏義曰：先天地生者，道也。道常無名，故無名為天地之始。道降域中，天地為大，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經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又曰可以為天下母，則始之與母，皆道之稱也。蓋太初者，氣之始，天下有始，自其氣之始言之也。生生之謂易，以為天下母，自其生生者言之也。兩者同出

異名，同謂之道，則始母之言亦筌蹄爾。無始則入於不生，有始斯能生生矣。以為天下母者，在於有始而已。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徽宗註曰：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疏義曰：經曰道生之，則道能母萬物而字之矣。萬物由道以出，則道者其母，而物者其子也。不明於道者，所以不可以物物；能通於道者兼物物。誠能知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故得其母，能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徽宗註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徽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疏義曰：然則道要在卓，經所謂少則得，孟子所謂反說約是已。以是窮物之理，則疏觀坐照而不累於物；以是達道之徽，則雖紛而封而不失其妙。所以能或出或入而用無不利，一往一來而其道不窮。泮渙爾游，優游爾休，而全生盡年之道得矣，宜無危殆之患。雖然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故必先知其子，然後可以守其母。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徽宗註曰：兌以言悅，閉其兌則物不得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慎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為樂，物無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與物化，烏知樂天自得，而不以物為事哉？終身役役如此，將以功求成也，而不見其成功，則迷而不知復，困而不能返，失性甚矣，是之謂終身不救。

疏義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故通於一而萬事畢。然則道要在卓，經所謂少則得，孟子所謂反說約是已。以是窮物之理，則疏觀坐照而不累於物；以是達道之徽，則雖紛而封而不失其妙。所以能或出或入而用無不利，一往一來而其道不窮。泮渙爾游，優游爾休，而全生盡年之道得矣，宜無危殆之患。雖然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故必先知其子，然後可以守其母。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徽宗註曰：兌以言悅，閉其兌則物不得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慎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為樂，物無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與物化，烏知樂天自得，而不以物為事哉？終身役役如此，將以功求成也，而不見其成功，則迷而不知復，困而不能返，失性甚矣，是之謂終身不救。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徽宗註曰：妄見可說，與接為構，而從事於務，則與物相刃相摩，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疏義曰：兌以言悅，閉其兌則物不得誘，開其兌則妄見可欲。物不得誘，則知慎汝內，閉汝外矣。妄見可欲，則以通物為樂，而物得以引之矣。若然者，相刃以與物敵，相靡以與物化，烏知樂天自得，而不以物為事哉？終身役役如此，將以功求成也，而不見其成功，則迷而不知復，困而不能返，失性甚矣，是之謂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徽宗註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

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疏義曰：復小而辨於物，則小者道之復於無為也。所謂見小，則見道之妙而已。見道之妙，自知故也。唯能自知，故無不知，經所謂自知者明是已。

守柔曰强，

微宗註曰：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勝。

疏義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則柔者，道之本也。所謂守柔，則勝己之私而已。勝己之私，自勝故也。唯能自勝，故無不勝，《經》所謂自勝者强是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微宗註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疏義曰：明之與光，異名同實，從體起用，則明散而為光，故光者，明之用。攝用歸體，則光復歸其明，故明者，光之體。聖人應世，明出為光，則光被四表，是所謂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也。光復為明，則智徹為明也。是所謂攝用歸體，則是則用其光而仁雖嘗顯，復歸其明而用固自藏，故若日月之麗于天，而萬物皆照，所謂日月之明，實未嘗虧也。《易》言神明其德，以此故爾。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微宗註曰：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諜成光者異矣。

疏義曰：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化為神奇，此物化之無常也。若乃復命則不然，去智與故而遺物離人，歸於寂定而復歸于明，亘古今而常存，更萬形而不易，豈與物俱化哉？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為秋冬，體性抱神，全其形生，此所以體常而無患也。則與夫形諜成光而舍者與之避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徽宗註曰：道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辯於物。介然辯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柢，而取足於身，故唯施是畏。

疏義曰：曰奢曰泰，道之所去，故經曰聖人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非所謂券內者行乎無名也。奢泰則侈於性，非所謂齊施之道也。人側而小，非正而介也。介非其屬，為辨為助，介之義也，此介所以為小而辨於物。介然辨物，則不以通物為樂，宜其不誘於物而內以自知也。若然，則性復形全而深根固柢矣。蓋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深根固柢，則復守其母。淫德侈性，豈其道也。則與夫形諜成光而舍者，是為得之。唯施是畏，蓋與志乎

期費者異矣。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徽宗註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疏義曰：道若大路，則道為夷矣。行不由徑，則徑為速矣。《易》言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賦周王作人亦以壽考為言，然則欲速以邀近功，其去也遠矣。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徽宗註曰：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則徇末而棄本，非可久之道。

疏義曰：正朝廷以正百官，則朝廷者，出治之原。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則富庶者興治之本，欲出致治之道，必在能興治之本。故舜之命契，必在於命稷播種之後，孟子言不違農時，必在於申以孝悌之前。凡以農者，國之本也。王者所以能長且久，實本是道。然則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是為徇末棄本，非可久之道。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徽宗註曰：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怙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疏義曰：券內者，有諸己而行之者也。券外者，無諸己而為之者也。無名者，妙道之體。期費者，有待乎物。券內者行乎無名，故取足於身而惟施是畏。券外者志乎期費，故樂通於物，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服文采，厭飲食，則恥惡衣惡食而未足與議也。帶利劍，則不知以恬惔為上也。資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則非窮亦樂、通亦樂也。若是則怙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徽宗註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疏義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允執厥中，然後能成位乎兩間，無所偏倚，貫通上下而該之得非，建中以該上下之謂乎，得中則制命，故不拔。《書》曰：建中于民。惟能用其中於民，則民不能忘。善建而不拔可知矣。

善抱者不脫，

徽宗註曰：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疏義曰：一者，天下之至精。惟協于克一，然後能丕冒乎群動，出而交物，酬酢萬變，而應之得非，抱一以應萬變之謂乎，守一則勿失，故不脫。經曰：抱一能無離乎？惟能抱一而不離於精，則精與神合，善抱而不脫可知矣。

子孫以祭祀不輟。

徽宗註曰：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

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疏義曰：孟子曰：中道而立，建中而不外乎道，則能應天下以妙用。莊子曰：一之精通，抱一而不離於精，則能合天下之至神。妙用不窮，歷萬世而無弊；至神周流，妙萬物而無方。若是者，功被海宇，澤及祚裔。所施彌博，豈特行於一國之近，蓋將普及於天下。所歷彌久，豈特行於當年之頃，蓋將覃及於來世。子子孫孫保祭祀於億萬斯年之永，其傳也遠矣，寧不諒哉。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徽宗註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則盛德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

疏義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始則修之身，終則修之天下。自內以及外，自近以及遠，修德之序也。修之身其德乃真者，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具者，精誠之至，故修之身而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書》曰：道積于厥躬。則治身以道之真可知矣。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者，蓋德既足乎己矣，以齊其家則綽有餘裕，以施諸鄉則悠久不息，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莊子曰：行於萬物者道，上治人者事。則治人以緒餘可知矣。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者，蓋德既分於人矣，施之邦國則充足飽滿，達之天下則兼覆廣被，所謂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楊子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則治天下國家以土苴可知矣。其修彌遠，則德音不已，至於悠遠，所謂邇日新，至於廣運，所謂德廣所及是也。在我者皆其真也，則真在內，所以受於天。在彼者特其末耳，則末在外，所以播之遠，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也。蓋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之謂德，乃餘乃長，乃豐乃普，皆道出而為德，所以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則聖人以道治身而不離於真，至於修之天下，特其緒餘土苴時出而應之耳。所以為真者，無所損益焉，聖人所以貴真，有在是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徽宗註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疏義曰：一身之微，萬物畢足，至理全於性真，天樂融於大和，其或波流，與物俱作，蘧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者，誠不足以明之耳。惟反身而誠，至虛而無忤，至靜而勿攖，然後

能內觀取足，物無不備，且將欣然自得於性命之際，其為樂莫大矣。蓋所樂在外，則其樂也小，所樂在內，則其樂也大，此反身而誠，所以為莫大之樂也。孟子之言必及於此者，蓋以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誘然皆生，同焉皆得，以我心之所同然者，推而達之天下，則類焉者應而不失其常然之心矣。以之觀天下，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觀之為義，必上有以觀下，然後下得以觀上。以上觀下，若《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是也；以下觀上，若《周官》所謂使萬民觀治象是也。其上下觀也如此，則從之者輕矣。《記》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正與此合。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徽宗註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疏義曰：夫乾確然，其道若難，而示人常易。夫坤隤然，其道若繁，而示人常簡。乾坤以易簡示人，故法象為可觀，以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也。易知而不病其難知，易從而不病其難從，則天下之理雖隱於至賾，可以洞察而無餘蘊，又奚往而不得之哉？由是觀之，則知聖人所守彌約，所施彌博，以易簡而得之者也，故曰觀天地則見聖人。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徽宗註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疏義曰：世之貴於赤子者，以其靜而不雜，與《經》所謂專氣致柔者是也。志者心之所之，志一則氣專志一，則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矣，此孟子所以稱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蓋盡性者，大人之事。能盡性，則實而不失其所以虛，動而不失其所以靜，與赤子之純而不虧，真而無偽也奚擇？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徽宗註曰：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疏義曰：世之貴於赤子者，以其靜而不變，純粹而不雜，無憂患之虞，無邪氣之累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所以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也。憂患自外而至，故曰入。邪氣乘隙而投，故曰襲。憂患不能入，則其德全；邪氣不能襲，則神不虧。若然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不以

人物利害相攖，故物莫能傷焉。物莫能傷，則無所與忤，而為虛之至矣。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蓋至虛則物無自入，如虛舟來觸，雖有褊心者，不怒也。人能致虛以遊乎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孰得而害之哉？此至人之用心若鑒，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者，亦虛而已。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徽宗註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疏義曰：生者德之光，能全其德，斯能全其形，斯謂德全者形全也。身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可以復命。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徽宗註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冲氣以為和，為和則氣全而嗌不嗄。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原。和者，氣之所鍾也，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人之有生，秀鍾五行，及於貴精，豈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者，有在是耶？

疏義曰：萬物以精化形，得一以生，而不已則勞者異矣。自非精之至，而抱陽，得陰陽之中，冲氣以為和，孰能與此？蓋惟天下之至精，為能合天下之至神，精之至者，可以入和氣者為人同意。和者發而皆中節，得其和則氣全而嗌不嗄，所謂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人神，則精與神合而不離矣。莊子曰聖人貴精，蓋一之精通合乎天倫，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原，和而合乎天，則亦天而已，此聖人所以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蓋精者，一之所生也，受於天一之水，於方則為北，所以為智之原。和者，氣之所鍾也，得於天五之土，於位則居中，所以為信之本。人之有生，秀鍾五行，自天一至於天五，而生成之數具，誠能守其一以處其和，且將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矣。及其至也，豈不可以入神，可以復命。妙於無方，所謂精義入神者是矣。可以入神，則可以復命，則歸於寂定，所謂靜曰復命者是矣。世之人所以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也，又烏知不搖其精，使之守而勿失，無暴其氣，使之純而不虧哉？於是馳其形性以傷其生，潛之萬物以汩其天守全，其神無郤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得陰陽之中，冲氣以為和，孰能與此？蓋惟天下之至精，為能合天下之至神，精之至者，可以入和氣者為人同意。和者發而皆中節，得其和則氣全而嗌不嗄，所謂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原，和而合乎天，則亦天而已，此聖人所以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蓋精者，一之所生也，受於天一之水，於方則為北，所以為智之原。和者，氣之所鍾也，得於天五之土，於位則居中，所以為信之本。人之有生，秀鍾五行，自天一至於天五，而生成之數具，誠能守其一以處其和，且將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矣。及其至也，豈不可以入神，可以復命。妙於無方，所謂精義入神者是矣。可以入神，則可以復命，則歸於寂定，所謂靜曰復命者是矣。世之人所以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也，又烏知不搖其精，使之守而勿失，無暴其氣，使之純而不虧哉？於是馳其形性以傷其生，潛之萬物以汩其

欲，其自棄之甚如此，豈不悲夫。

知和曰常，

徽宗註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

疏義曰：和者，大同於物。關尹論至人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曰：是純氣之守也。能守其氣，使之純粹而不雜，則温温乎其和可知矣。惟其和之至，故能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通乎物之所造，所謂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者是也。制命在內，則造化自我，亘古今而常存；形化而性不亡，則一性常存，更萬形而不易，以挈天地，以襲氣母，得不謂之常乎？

知常曰明，

徽宗註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疏義曰：《傳》曰：內視之謂明。明足以見道者，殆非目力之所及也。無形之上，獨以神視，靜而反本，朝徹見獨，則知性之在我，自古以固存也。在《易》有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以性之存，其存為道義之門，則生天生地，雖天地亦待是而生矣，詎非明足以見道，知性之不亡者，有在是耶？

益生曰祥，

徽宗註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贅，禍福特未定也。

疏義曰：神示之祥，知所以應，則祥者物之先見，吉凶已兆，又烏能逃其應哉？且物之生，成理自足，從而增之，秖以為贅，如揠苗助長，勸成殆事。是皆以人助天，其禍福特未定也。惟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無以好惡內傷其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得其至足矣。

心使氣曰強。

徽宗註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可謂知所本矣。惟得其所養，自勝之道。

疏義曰：體者，心之寓也。體合於心，則施於四體者，無非心之所根。心合於氣，則遊心於淡，然後能合氣於漠。亢倉子謂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其於養氣今夫蹶者趨者，其步則不中夏武，其行則不中韶濩，無非暴氣之所為也。斯有蹶趨之不止，雖帥氣者之罪，亦心實使之而已，所以反動其心也，茲強也。以與物敵，則喜毗於陽，怒毗於陰，而非自勝之道，人烏知和柔足以安物，使物莫之能傷者乎？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徽宗註曰：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盛有時而衰，役於時而制於數，豈道也哉？

疏義曰：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道無古今，則生生未嘗終，形形未嘗有，莊子言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是也。物有壯老，則有生俄已實，列子言大化而曰少壯老耄是也。惟其少化壯，壯化老，斯有強弱盛衰之理，默制於造物而不得遯，是以強有時而弱，欲慮柔焉，盛有時而衰，體將休焉。役於時

而為盈虛，拘於數而有多寡，豈道也哉。

不道早已。

徽宗註曰：道未始有窮，民之迷，其日固已久。

疏義曰：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道未始有窮也。失性於俗者，見物不見道，形化而心與之俱大惑，終身不解，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烏知道乃久，没身不殆者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一

太學生江澂疏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徽宗註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疏義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至道之精，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雖欲言之，不可得也，故無問。蓋有問故可應，道無問也，孰得而問之？有問故可應，道無門也，孰接為構，日以心鬥，閉其門則無心鬥之患，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矣。莊子所謂塗却守神，《易》所謂退藏於密是也。蓋塗其却則冥於無問，不為物誘，故能抱神以靜而與神為一，所謂塞其兌也。藏於密則復性之本，物無自而入，故能藏於天而與天為一，所謂閉其門也。廣成子曰：

塞其兌，閉其門，

徽宗註曰：塗却守神，退藏於密。

疏義曰：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鍵，塞其兌則無內外之韄，和豫通而不失其寐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物接為構，日以心鬥，閉其門則無心鬥之患，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矣。莊子所謂塗却守神，《易》所謂退藏於密是也。蓋塗其却則冥於無問，不為物誘，故能抱神以靜而與神為一，所謂塞其兌也。藏於密則復性之本，物無自而入，故能藏於天而與天為一，所謂閉其門也。廣成子曰：

慎汝内，閉汝外。

挫其銳，解其紛，

徽宗註曰：以深為根，以約為紀。

疏義曰：銳如火之形，不能無傷，有以挫之則不傷矣。紛如絲之紛，不能無亂，有以解之則不亂矣。莊子所謂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是也。蓋深與《易》言極深而研幾之深同，以深為根，則不逐於末流，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所謂挫其銳也。約與孟子言守約而施博之約同，以約為紀，則不以博溺心，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舍，所謂解其紛也。

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疏義曰：和以言其不乖，同以言其不異。和其光則光而不耀，非若形謀成光者也。同其塵則大同於物，非若離世異俗者也。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已。惟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委蛇曲折，不與物迕，未嘗崖異以自處，然後能之。是謂玄同。

徽宗註曰：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謂玄，一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於親疏利害貴賤之間為哉？

疏義曰：入於窈冥之門，祕而不示道，復乎至幽也。冥於渾淪之初，斂萬為一道，合乎至一也。復乎至幽，則藏諸用，妙而小矣，故至幽之謂玄。合乎至一，則總攝萬殊，不同同之矣。惟夫小而辯於物，得其所一而同焉，則知物自無物，我亦非我，未始有極，其去道也遠矣，奚足為天下貴？則以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知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徽宗註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疏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為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内，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徽宗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疏義曰：正直為正，正者止於一也，惟止於一，則獨存常今矣，以正者道之常也。正復為奇，奇者反於正也，惟反於正，則不主故常矣，以奇者道之變也。真變於物，未始有無，真在於內，則不外從事者矣，以無事道之真也。正國何先？定於一而已。蓋國以正定故也，孟子所謂一正而國定是已。持勝有道，尚謀而已。蓋兵以奇勝故也，莊子所謂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是已。真者精誠之至，虛緣然後可以葆真，以道之真無容私焉故也。無容私則非人為之偽，順物自然而已，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經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徽宗註曰：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今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故民彌貧。

疏義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蓋愛之利之，所以得其心也。致其所惡，則失其心也。此有以愛之，彼斯愛我矣，故親若父母。此有以利之，彼斯利我矣，故襁負其子而至焉。苟咈人以從欲，厲民以自養，致其所惡焉，則莫不相攜持而去矣。然則無愛利之心，而肆虐以為威，多忌諱之禁，而苛察以為明，則不能以政裕民，民將散而之四方，百姓且不足矣，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孰知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之道乎？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徽宗註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疏義曰：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故掊斗折衡而民不爭。然則存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所以發漢陰丈人之論也。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機械既作則機事必形，機事既形則機心必生，機心生則純白所以不備也。將見智詐相攻，巧偽日滋，或罔上以非其道者至焉。苟咈人以從欲，厲民以自養，致其所惡焉，則莫不相攜持而去此患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徽宗註曰：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疏義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故先王使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慮夫末作以傷農也。至德之世，其民愚而朴，惟知日用飲食，孰有多伎巧者哉？蓋伎巧勝則

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古之為治者，凡異服奇器鬻于市，入于宮，則國有常刑，所以敦本抑末，使斯民復敦厖淳固之俗爾。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徽宗註曰：尅核太至者，之心應之。

疏義曰：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故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苟為簡髮數米，滋法令以蓋其衆，將以止盜而盜不盡矣，莊子所謂尅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蓋謂是也。蓋民愚無知，撫之則后，虐之則讎，自非以寬服民，孰肯遷善遠罪者哉？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徽宗註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疏義曰：天其運乎，惟運之以無為，故純粹不雜，職生覆而無所不覆。地其處乎，惟處之以無為，故靜止不變，職形載而無所不載。純粹而不雜，其清可知，靜止而不變，其寧可知，凡以得夫無為故也。天地氤氳，萬物化生，以兩無為相合而萬物化也。觀天地則見聖人，夫何為哉？法天地而已。夫然故暴悍勇力者化而為愿，旁僻曲私者化而為公，舉滅事而生定矣。足國裕民之道，其本於無事乎？然則天下本無事，庸人其賊心，皆進其獨志，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矣。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徽宗註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鉤繩規矩而後正哉？

疏義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水靜則鬚眉可燭，鑑與水所以能若是者，以一而不變，能定能應故也。《傳》以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蓋言其靜也。謂鑑水之與形接也，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尚賢也，不貴貨也，則不見可欲矣。聖人之用心，守靜篤而不以動違性，亦若是而已。順其自然，勿攖勿擾而已。夫豈待鉤繩規矩而後正哉？

我無事而民自富，

徽宗註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以之寧，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疏義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蓋烹魚煩則潰，治民煩則惑，在宥天下，相忘於道術，如魚之相忘於江湖，則無事而生定矣。足國裕民之道，其本於無事乎？然則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後之變古亂常以取禍敗者，安知富民之道。

我無欲而民自樸。

徽宗註曰：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同乎無欲而民性得矣。

疏義曰：舉賢則民相軋，故不尚賢使民不爭。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尚賢也，不貴貨也，則不見可欲矣。聖人之用心，我無欲則同乎無欲矣。蓋樸者，道之全體，未散於器者也。民復其樸，則見道不見物，而所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而素樸民性得矣。

見勝所睹。苟不能洒心去欲，方且為物絃，方且為緒使，則民失其樸，湛於人偽，尚何能還太古之風哉？老氏著書，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有曰罪莫大於可欲，有曰少私寡欲，以欲之害性，不可不去之也。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徽宗註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疏義曰：天下有常性，一性有常德，不可為也，為之則偽，不可撓也，撓之則憂。惟在之使不淫其性，宥之使不遷其德，舉一世於澹漠之域，然後百姓皆謂我自然，所謂下知有之者如此。下知有之，則性不益其生，德不虧其全，舒通平泰，無欣欣之樂而親譽有所不及矣。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其政悶悶之謂歟？

其民淳淳；

徽宗註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疏義曰：素樸者，民之性。能見素抱樸，然後純粹不雜，靜一不變，且不見可欲而已。舉賢則民跂而相軋，不至於明白入素，無為復樸焉。私欲者，民之情。能少私寡欲，然後克於勝己，善於養心，且至於背私為公，則養形不足以存生，所謂形精大虧者也，其民缺缺之謂歟？

其政察察，

徽宗註曰：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苛為明，此察察之政。

疏義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其民缺缺。

徽宗註曰：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無全德。

疏義曰：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而已。舉賢則民跂而相軋，不能定其性命之分；任智則民覬覦而相盜，不能安其性命之情。是有知之為患，而民之所以遷於物也。至於明白入素，無為復樸焉。私欲之為患，而民之所以遷於物也。莊子曰：德全者形全。不能全德，則形不足以存生，所謂形精大虧者也，其民缺缺之謂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徽宗註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疏義曰：虛靜之中，大化密移，由隱而之顯，自無而適有，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是以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之生則為昭昭，而至道之極則無形也；物成生理則已有倫，而其精甚真則無形也。禍福之貴清靜而民自定，惟達者知利足以生之默運而已。惟達者知利足以生

害，知樂足以生憂，乃能用智於未奔沈之初，作炳於忽眇綿之上，然後誕先登于無難之地焉。孟子慮患之戒有曰德慧術智，存乎疢疾，楊雄解嘲之論有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皆燭是理也。蓋德慧術智可謂明哲矣，猶以存乎疢疾為心，則以君子思患而豫防故也。高明之家可以無虞矣，必以鬼瞰其室為言，則以鬼神害盈而福謙故也。觀乎此，則於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不可不致其知也。知時無止，則遥而不悶，掇而不跂；知分無常，則察乎盈虚，而得失不足以攖其心；知終始之不可故，則明乎坦塗，而死生不足以累其心。無止則過而不留，無常則變而莫守，不可故則未嘗有故，是禍福之倚伏，相為消長，何常之有？所謂福為禍始，禍為福階，則以其無常未始有極也。

其無正邪？

徽宗註曰：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為天下之至正哉？

疏義曰：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與若相為同異而已。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則俱是也，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則俱非也，烏能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皆不能相知，惡能正之？是我與若交化，相為終始，成矣俄壞，壞然則孰知天下之至正哉？孰知至正，則體之知安佚而不知正處，口之知芻豢而不知正味，目之知美色而不知正色，其不得正知也。如此則是非之塗，吾烏能知其辨？

正復爲奇，善復爲祆。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徽宗註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祆善之更化，殆不知所以然而然也。蓋天下乃一氣之運，潛回於太虚之中，萬物推遷，皆在所橐籥。莊子謂通天下一氣耳，言物雖散殊，其運於氣化則一也。天下既通於一氣，則行流散徙，不主故常，今是而昨非，往者非而來者是，初無定形，先迕而後合，有所拂者有所宜，初無常分，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兩者交化，相為終始，成矣俄壞，壞然則孰知天下之至正哉？孰知至正，則奇正之相生，祆善之更化，勢若循環，果未可定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乃一氣之自運，密移於造化，殆不知所以然而然也。蓋天下之生久矣，迷而不復，固非一日之積。小惑易方則以東為西，背冥山而莫守，是禍福之見；大惑易性，以無為有，遺玄珠而莫之求。自私之俗勝，則蔽於一曲；不明乎禍福之倚伏，則昧於至理。且復察察以治之，秖所以益其惑，不靈不解，民安得而反其真乎？是以老聃著其政悶悶篇，蓋欲使民之安常復樸，以反其真而已。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徽宗註曰：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疏義曰：拘於方體者，常介執以異俗，所謂介於辨物者此也。介與《易》稱介于石之介同意。大方無隅，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足以應無方之傳，非若執方之謂器者矣。止而不流，言真上而無所蕩，猶水之靜止，大匠取法，所以無辨物之迹，其亦荀卿所謂能定而後能應者歟？

廉而不劌，

徽宗註曰：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嗛，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疏義曰：謹其廉隅者，常矜莊以約己，所謂矜於自潔者此也。矜與《語》所謂古之矜也廉之矜同義。大廉不嗛，則至足無求，澹然自適，不貴苟難之行，非若廉清而不信者矣。

清而容物，言雖清而無所察，猶鑑之清明，應而不藏，所以無刻制之行，其亦莊子所謂勝物不傷者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徽宗註曰：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

疏義曰：以方為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夸末世之敝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易》所謂利用安身者乎？子莫執中，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則一於表襮，而不能襲其明，又烏知知微知彰，如《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乎？子莫執中，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是皆蔽於曲私，不該不徧，刻意尚行，以夸末世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不見純全大體於天地古人之間，豈足以正天下？是未能正己而將以正人，殆不知其可也。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如斯而已。蓋聖人備道全美，抱一以為天下式，推此以表，正天下真餘事耳。此大舜所

以能正衆生，無為而天下治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

徽宗註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天一在臟，以腎為事，立于不貸之圃，豐智原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疏義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是以得於自然，無適非天，見於或使，無適非人。聰明智識，得於自然而成於天者也，故韓非以謂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見於或使而因於人者也，故韓非以謂動靜思慮，人也。券內者以約為紀，券外者志乎期費，則其治人也，事天也，不可不以嗇為先焉。蓋動靜有常者，理之真。何思何慮者，道之至。適動靜之節，則動惟厥時矣。省思慮之累，則湛然常寂矣。見於或使，而在人者治之如此，可謂嗇也。黜聰明，然後同於大通；去智故，然後循天之理。不極聰明之力，則能收視反聽矣。不盡智識之任，則能還淳復朴矣。得於自然，而在天者治之如此，亦可謂嗇也。蓋天一生水，在人為精，腎之為藏，精所舍也。天一在藏，本以立始，故以腎為事。然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故於治人事天莫如嗇也。是以立乎不貸之圃，豐智源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夫唯嗇，是以早復。

徽宗註曰：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嗇則不侈於性，是以早復。

疏義曰：得性則生生不窮，失性則不能生生而窮矣。將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蓋貴於不遠復焉。迷而後復，則失性遠甚，所謂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者也，其復也晚矣。觀夫雷在地中，於卦為復，而初九言無祗悔，元吉。至於上六則為凶矣。蓋以初九之復不遠，而上六之復迷而後復也。比卦亦然，於初言有他，吉。於六言比之無首，凶。以比復好先故也。嗇則不侈於性，而去本未遠，是以早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徽宗註曰：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積而彌新。

疏義曰：德者，得也。得於性之謂也。觀復於芸芸之時，適復於撓撓之際，則不離於性矣，故《易》言：以之事天而天理得。以之治人而人事治，德之本。能復其本，則性修反而不侈於德。以之治人天莫如嗇也。是以立乎不貸之圃，而唯施是畏，德而明無不燭矣，故《易》又言：復以自知。然則不侈於性而早復，則德日起而高大矣。《書》曰：德日新，又日新。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徽宗註曰：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疏義曰：楊子曰：勝己之私之謂

克。則能勝之謂克也。德積於己，則可以至寡御至衆，命萬物而無不聽，攝天下之群動，宰制役使，無所不勝矣。《記》曰：德成而上。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徽宗註曰：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疏義曰：德足乎己，則不蘄於勝物，而無所不勝。故在我為有裕，分人而有餘，運量酬酢，泛應而不窮，光被四表而格于上下，孰知其極？孟子曰：德教沛然，溢乎四海。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徽宗註曰：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有國乎？

疏義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德至於同於初，則體盡無窮而得其純全，莊子所謂周盡一體者也。天下雖大，不出吾之度內，則其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於一國之小乎？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徽宗註曰：道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疏義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道為萬物之母也。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心以至無心，皆由此出，故有母之義。有國之母，是有其道也，得道者無古今，雖萬世無弊，非長久而何？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徽宗註曰：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故可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疏義曰：有生者，有生生者。生者，物也。生生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莊子曰：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則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有色者，有色色者。色者，形也。色色者，性也。莊子曰：性者，生之質。劉子曰：形者，生之器。則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有國之母，則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者也。復守其母，則與道為一，亘古今而常存，故殁身不殆，而可以長久。今夫草木之生，根深則柢固，猶之人也，性復則形全。惟能全其形，使形生而不弊，如草木之麗乎土，其永無窮，故與天地為常而長生，其明不息，故與日月參光而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則又超形而不與形化，離數而不與數終者也，此之謂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徽宗註曰：事大衆而數摇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疏義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是以主道治一，不知二能當一，則百事正矣。然則事大衆而數摇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

之，則多敗傷，固其宜也。蓋天下有常然，順之則治，擾之則憂，惟能不亂天之經，不逆物之情，法一定而不易，無朝令夕改之失，而天下治矣。猶之烹魚也，數撓之則潰，然則治大國而數變法，豈不惑哉？《傳》曰：民信其法則親。此古之善立法者，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不易也。然則不雜而清，抱神以静，民將無事而生定矣。是以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孰肯滋法令以蓋其衆哉？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徽宗註曰：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道常無為，以莅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為祟，故曰其鬼不神。

疏義曰：《詩》曰：百神爾主矣。《書》曰：惟元后作民父母。莊子曰：聖人者，萬物之所係。是則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然而我忘天下易，天下兼忘我難，其所以出而經世，亦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爾。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然則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而民自化，故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而為神者，將得所憑依，得所安樂，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為祟，如《詩》所謂公尸來止熏熏矣，故曰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徽宗註曰：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疏義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以道莅天下，則因其固然，不擾以人為之偽，所謂莫之為而常自然也。保民如子，視民如傷，兵革不試，故無攻戰之患，刑措不用，故無殺戮之刑。神與民兩不相傷，而明無人非，幽無鬼責，而德交歸焉，則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如《詩》所謂神之吊矣。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如《詩》所謂民之質矣，何傷之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徽宗註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疏義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欲升高必自下，知高以下為基，乃不至於蹶高而無以為基。徒有趨高之心，則是好高而不為高矣，能無蹶乎？水不積不成淵，江河合水而為大，為其納衆流也，故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而流水朝宗之者，以其善下之也。然則國之所以大者，非以下流而致然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勝牡，以静爲下。

徽宗註曰：天下皆以剛强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疏義曰：自物觀之，惟卑故能堂，惟肖故能攘，一昧是理，恃狠乘物，將以為高，秖以取氏，蓋以常勝之道在柔，常不勝之道在剛故也。天下皆以剛强敵物，聖人以懦弱謙下為表，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雖不蘄勝人，而人莫能勝，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

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蓋知勝物之道，而自處以柔靜，物莫不為之下矣，以其靜故也。

徽宗註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疏義曰：有歙必有散，有盈必有虧，非特人事，天道固然。惟洞照幾先者，將欲歙之，必固張之，知一歙一散相為消長，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知一盈一虧相為始終。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徽宗註曰：將欲歙之，必固與之。

疏義曰：有歙必有散，有盈必有虧，非特人事，天道固然。惟洞照幾先者，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知一盈一虧相為始終。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徽宗註曰：天下皆以剛强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疏義曰：自物觀之，惟卑故能堂，惟肖故能攘，一昧是理，恃狠乘物，將以為高，秖以取氏，蓋以常勝之道在柔，常不勝之道在剛故也。天下皆以剛强敵物，聖人以懦弱謙下為表，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雖不蘄勝人，而人莫能勝，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

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蓋知勝物之道，而自處以柔靜，物莫不為之下矣，以其靜故也。

徽宗註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

隱矣，故曰地奧黃泉，隱榮魄也。人以心腹為元，思慮在人，俛仰而再撫四海，恍惚而經緯萬方，至神之所蘊也。蘊至神則妙於無方，而不可測者也，故曰人奧思慮，蘊至神也。三才異位，各有其奧。天雖有奧，而道能生天；地雖有奧，而道能生地；人雖有奧，而人在道中。所以皆冒於道，於道不可以形數求故也。三才未離於形數，而道不可以形數求，可謂難終難窮而未始有封，難測難識而莫窺其妙者也。善貸且成，其化密庸，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故為萬物之奧。道為萬物之奧，則自無出有，職職陳露，不得遯而皆存，物其道之顯歟？

善人之寶，

徽宗註曰：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疏義曰：有以物為寶者，《傳》言寶珠玉是也。有以道為寶者，若此言善人之寶是也。善人不以物為寶，而所寶在道，是以自人入於天，由善達於聖，無入而不自得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人知善出於道而成於性，故其不貴之樸能利而行之也。利而行之，則好之無斁，行之不怠，能盡其性；能保身，斯可以至於命。不可欲之善積而至於充實之美，積善成性也。自光輝之大進而至於不可知之神，神明自得也。若夫聖心循理，斯可以窮理；能盡其性，斯可以盡性，可以贊化育而配神明矣。蓋自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徽宗註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貴。言美而可悅，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加於人，而人服從，況體道之奧，徧覆包含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疏義曰：心居中虛靜則善，淵發於為也而反焉，則無非傷也；無為也而反焉，則無非邪也，惟虛緣葆真，靜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

疏義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而動焉，則無非邪也，惟去智與故，順其理而不違，然後能守其全而物莫之傷，所謂誠全而歸之是已。動無非邪也，惟虛緣葆真，靜其性而勿攖，然後能得其正而邪者乎？惟體道之奧，滋發萬化，總攝

衆妙，如天之運，兼覆無私，如海之容，包含不遺，彼雖紛紛自異，皆會之一理，又何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語》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故惟體道者，為能盡合并之公。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徽宗註曰：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如歸市。

疏義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所守至約，則所施至博矣。古之言治者，自慎厥身，脩思永至，於邇可遠，在茲自脩之身。至於脩之天下，則以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故也。貴為天子，立為三公，以道化民，則天下將自賓，雖有拱璧駟馬以招賢得賢，以為邦家之光，而不務進道以脩身，則不能有守矣。不能有守，是捨己徇人，失自治之道矣。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善，何棄之有？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語》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故惟體道者，為能盡合并之公。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徽宗註曰：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如歸市。

疏義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所守至約，則所施至博矣。古之言治者，自慎厥身，脩思永至，於邇可遠，在茲自脩之身。至於脩之天下，則以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故也。貴為天子，立為三公，以道化民，則天下將自賓，雖有拱璧駟馬以招賢得賢，以為邦家之光，而不務進道以脩身，則不能有守矣。不能有守，是捨己徇人，失自治之道矣。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善，何棄之有？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語》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故惟體道者，為能盡合并之公。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徽宗註曰：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如歸市。

疏義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所守至約，則所施至博矣。古之言治者，自慎厥身，脩思永至，於邇可遠，在茲自脩之身。至於脩之天下，則以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故也。貴為天子，立為三公，以道化民，則天下將自賓，雖有拱璧駟馬以招賢得賢，以為邦家之光，而不

徽宗註曰：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疏義曰：道妙於無，不可以體求，即其大全而言之，姑謂之體而已。所謂道之體，若莊子言古人之大體是也。道之體既妙於無，則寂然不動是無作也，無作故無為，無為則至為去為矣。無狀之狀是無相也，無相故無事，無事則無為事任矣。澹然自足是無欲也，無欲故無味，無味則味味者未嘗呈矣。興事造業，為之而成，雖曰有作，而為出於無為。耳目鼻口，各有所事，雖曰有相，而事出於無事。口之於味，人所同嗜，雖曰有欲，而味出於無味。以見用之所以妙也。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所以應物之有，自無適有爾，所以體道之無，至無以供其有爾。於斯三者以觀之，道之體用，槩可見矣。

大小多少，

徽宗註曰：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疏義曰：以物觀之，自徇殊面，譽空之與大澤，毫末之與馬體，以形異其小大而囿於形，以數差其多少而拘於數。以道觀之，萬物一體，以北海為大，曾不知大而不多，以涇流為小，曾不知小而不少，以物量無窮，不可為倪故也。若是則怨之有其辨，恩之因其心，二者雖正之器，非正之道也。施乎無報，大同於物，又烏睹其辨域？聖人以道之虛，受天下之羣實，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徽宗註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報怨以德。

徽宗註曰：全德之人，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則無取於冠冕之賞，是爵禄不足以為勸也。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則無畏於斧鉞之誅，是戮恥不足以為辱也。榮辱之來，無益損乎其真，則知是非小大而囿於形，以數差其多少而拘於數。以道觀之，萬物一體，以北海為大，曾不知大而不多，以涇流為小，曾不知小而不少，以物量無窮，不可為倪故也。若是則怨之有其辨，恩之因其心，二者雖正之器，非正之道也。施乎無報，大同於物，又烏睹其辨域？聖人以道之虛，受天下之羣實，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而卒無所辨，通而無所節，是謂出怨不怨，所以為德之上也。

疏義曰：全德之人，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則無取於冠冕之賞，是爵禄不足以為勸也。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則無畏於斧鉞之誅，是戮恥不足以為辱也。榮辱之來，無益損乎其真，則知是非不可為分，細大不可為倪，約分之至德者能之乎？宜其所尚者德而已。

蓋陽為德，陰為怨，報怨以德，則冥而無所分矣，又何怨之有？非至怨，所以為德之上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徽宗註曰：《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故慮遠者不忽於其易。經曰為之於未有，故知幾者必察於其細。

千丈之堤可謂川有防矣，以螻蟻之穴小而不止其潰，則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百尺之室可謂居之安矣，以突隙之煙微而不慎其焚，則熒熒不救，炎炎奈何？白圭之行堤也，必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必塗其隙，是以無火患。然則圓機之士，其作炳於忽眇綿，用智於未奔沈，每及於此，所以發韓非之論也。由是觀之，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矣。《詩》於吉日必曰慎微者，以事起於甚微故也。及其末，則不可勝圖矣。《易》於思患必曰豫防者，以其末為難圖故也。聖人智通於神，所以蚤從事者，知此而已，與荀卿所謂先事慮患謂之豫同意。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徽宗註曰：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疏義曰：土始一塊，總合成田；水始一勺，總合成川。然則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理宜然也。聖人躊躇興事，以每成功，所以致大治者，亦為之於小而已。《詩》稱文武之治，積小雅而為大雅，其作始也小，其成業也大，所以成內外之治，始於憂勤而已。使其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孟子舉《詩·鴟鴞》言：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以此遊世，則泛應曲當，終無難矣。無多易之行，則動必迪吉矣。無輕諾之行，則言必顧行矣。《傳》曰：苟以為易，難將至矣。無事無味，體道之無而已。道之所在，孰能難之？《鳧鷖》卒章言無有後艱，與此同意。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徽宗註曰：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以慮其始，慎終如始，而不忽之患，凡以體無故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徽宗註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禍固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自已求之者，蓋欲不忽其微而已。至於堅冰，微者散之則不著。賢人聖人之應世，與民同患，至智足以周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沉流之航，物理，遠覽足以照幾先，謀之未兆，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沉，

所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疏義曰：事隱於未然，莫不有自然之理；肇於已然，莫不有必至之機。理之所藏深矣，非至神不足以洞察；機之所發微矣，非至智不足以灼知。安者危之對，有其安必危。未兆者已形之對，未兆則形泯，此理之未然者也。脆者堅之對，則堅已肇其質。微者著之對，則著已闡其端，此事之已然者也。持之於安則無危，所以能保其邦。謀之於未兆則不形，所以能防其患。聖人之知幾也，知幾其神乎？知微知彰，作炳於忽眇綿，神以知來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所以能慎之於履霜。微者散之，則不至於著，所以能察之於毫末。賢人之殆庶幾也，智之於賢者，於復則不遠，於過則不二，辨之於早智之事也。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豫》之六二，當理而悟，所以為聖人之知幾。《復》之初九，造形而後悟，所以為賢人之殆庶幾。惟其知幾，故不終日正吉。惟其殆庶幾，故無祇悔，又烏有奔壘沉流之患乎？蓋車所以陟險，航所以濟難，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則聖人無所用智焉。楊雄對或人之問，所以索其至；睹指而知歸，所以要其宿。觀於遠近，默與理契，故不智於未奔沉。然則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則有終踰絕險烝徒楫之安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徽宗註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要其終則大，其理然也。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聖人見端而思末，所以索其至；睹指而知歸，所以要其宿。觀於遠近，默與理契，故不為福先，福亦不至，不為禍始，禍亦不來，因時而起，循理而動，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緣於有感而應之之安矣。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徽宗註曰：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昧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

疏義曰：天下之理，可因不可為，可任不可執。為之以求成，適所以敗之；執之以求得，適所以失之。聖

人體道之無，靜而無為，不從事於務也，斯無事任之責，故無敗。變而無執，不以故自持也，斯無事故之累，故無失。世之昧者，殊不知時無止，分無常，乃規度而固守之，蔽於一曲，不該不徧，是何異刻舟求劍、膠柱調瑟？宜其去道愈遠而不能趨變也，能無敗失者鮮矣。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徽宗註曰：中道而止，半塗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

疏義曰：《傳》曰：有足者可至於丘。則道必致其至，中道而止則無所至矣。又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塗必同其歸，半塗而廢則無所歸矣。仲尼有吾弗為已之語，蓋以是也，非特為學如此。雖從事者亦然，使其志猷於所守，力倦於所行，始勤則終怠，則事亦無所濟矣。始勤則悅於須臾，終怠則猷於持久，凡民之情易遷於物，始勤終怠，蓋莫不然。惟其止而不進，廢而自畫，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孟子興有為者之嘆，所以譬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徽宗註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施之於事，何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為而不成？

疏義曰：成王戒卿士，必言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者，蓋內盡其心所謂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心已怠而力已疲，烏能不倦以終之哉？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惟終始惟一，故能至誠不息，圖惟厥終。惟時乃日新，故能力行不倦，雖休勿休。以此施之於事，則事必就緒而後已，何為而不成？所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者，亶其然矣。《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徽宗註曰：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無為？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是以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則去人為之偽也。所學在心而不在迹，學在於不學而已。因

性所有，習以成之，不以支離曼衍益其真，期於朝徹見獨焉，正《詩》所謂學有緝熙於光明也，故以復衆人之所過。蓋窮巧極珍，難得之貨也。聖人不貴之者，欲使民不遷於物而已，可謂我無欲而民自足矣。捨本趨末，衆人之所過也。聖人以復其過者，欲救其過，使歸諸道而已，可謂常善救人而無棄人矣。蓋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賢人則異乎衆人，賢者之智，猶有所謂過，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則性脩反德，德至而同於初，將至於見道而絶學，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此絶學所以無憂也。若顏氏之子忘仁義禮樂，其於聖人樂而簞瓢捽茹不改其樂，其於聖人樂以忘憂，為殆庶幾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徽宗註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故不敢為。

故能成其性。為者敗之，故不任智巧。

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也。

疏義曰：天運乎上，不產而化，地處乎下，不長而育，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若動若植，萌區異狀，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而萬物得由其道者，豈或使之？其生化形色，智力消息，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則不益生，不勸成，因其固然，付之自爾，故能成其性也。然而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所以成其性者，豈假人力為之哉？為者敗之，且有助長之失，故不敢為。古之善為道者，每得乎此，以謂我愚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也。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推此以化民，則民莫不由之。得之於觀感，反其常然，而復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此絶學所以無憂也。顏子之俱，故無所施其智巧焉。蓋天下有常然，曲直無待於鉤繩，圓方無待於規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相忘於道術，而去其智巧之心，斯不失其常然矣。自非善為道者，何以臻此？三代而下，釋夫恬惔無為，而不知處無為之事，悦夫嘑嘑之意，而不知行不言之教。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徽宗註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

樂，以正天下之形而失之戕賊，是待鈎繩規矩而後正也。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過於枘鑮，是待繩約膠漆而後固也。若是則失其常然矣，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蓋明民而治之，非所以治天下。惟在之宥之，則民日趨於平泰之域，無事而生定矣，又何治天下？以感子之心為，故曰有治天下者哉。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徽宗註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疏義曰：弓弩畢弋之知多，則羽而雲翔者不能高至。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鱗而川泳者不能趨深。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足而蹠實者不能走壙。在物尚此，況於人乎？故知詐之變多，則俗惑於辯。莊周即物理以驗人事，則知萬物皆由於道，而不可擾之以智，所以言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也。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以道之虛靜，出為天下應耳，又何智之足為？是以善言治者，論太平之本則曰智謀不用，語道化之妙則曰不恃智巧，豈非治之要者在知道而不在於好智者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徽宗註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知，所謂不以智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起。

疏義曰：莊子曰：智者，爭之器。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楷式。

智出乎爭，則民多逐利而機巧。所謂法出者，非法不足以繩之也，嚴為法禁，容有抵冒，而生姦宄之心者不能齊也。所謂令下者，非令不足以號之也，令出惟行，容有面革，而起詐偽之情者不能止也。不以智治，則聽唱視儀者，得效法於觀感之際，孰不則而象之以為楷式哉？蓋則猶作則之則，以其有則則之也；象猶垂象之象，以其有象象之也。惟其有則象，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楷式。若荀卿設為國之問有曰槃圓而水圓，盂方而水方，意與此同。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徽宗註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朴，掊斗折衡而民不爭。

疏義曰：道者，為之公。所以道為公，則民皆不約而自孚。所謂焚符破璽，非焚而破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所謂剖斗折衡，非掊而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無所用也。經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足。民正而足，則其朴鄙不爭可知，所謂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常智楷式。

常智楷式者亦楷式。

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

疏義曰：表正則影正，源清則流清，為楷式。聖人位乎民物之上，自然之符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徽宗註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楷式。

疏義曰：莊子曰：道者，為之公。所以道為公，則民皆不約而自孚。所謂焚符破璽，非焚而破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所謂剖斗折衡，非掊而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無所用也。經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足。民正而足，則其朴鄙不爭可知，所謂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端表澄源，無為而天下化，明夫用智與不用智而已。知此兩者，則知治國貴清靜而無俟於用智也。不以智治，則聽唱視儀者，得效法於觀感之際，孰不則而象之以為楷式哉？蓋則猶作則之則，以其有則則之也；象猶垂象之象，以其有象象之也。惟其有則象，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楷式。若荀卿設為國之問有曰槃圓而水圓，盂方而水方，意與此同。

常智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

矣，與物反矣，

徽宗註曰：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疏義曰：妙而小之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常知楷式而不用智，則以抱一為天下式也。若然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宜其與天合德，無聲無臭，深不可測，無際無分，遠不可窮，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若列子所謂疑獨者是已，故曰與物反矣。自非入而辯物，與天合德為至健，即其理以觀，則乾以易知，故曰易簡天下之理得，此順所以為天之理者歟？乃至大順者，去使然之智故，即自然之至理，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周著《天地篇》論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有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蓋天地之間，虛以嚮往而親附之者，以其容而下之，有下下之道故也。是以近者謳歌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禦也。經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民之歸往，豈不相似。然天保序言君能下下，而《詩》言無不爾哉，承其知善之智故，即自然之至理，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於《天地篇》之首言天德而已矣，意與此合。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徽宗註曰：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疏義曰：帝言德，王言業，此興事造業，所以為王。公乃王，王乃天，此其一上比，所以為王。王有歸往之義，所謂下民之王者是也。下民所以嚮往而親附之者，以其容而下之，有下下之道故也。是以近者謳歌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禦也。經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民之歸往，豈不相似。然天保序言君能下下，而《詩》言無不爾哉，承其知善之意與此合。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猒。《易》曰：百姓與能。

疏義曰：貴以賤為本，故《易》於《屯》言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雲雷並作，於卦為屯，天造草昧之時也。初九為經綸之君，能以謙自牧，忘其貴而下下，民之所求也，所以能大得民。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其心者，是豈教誥之所能令哉？以其言之心，而從之也輕，若孟子言從之者如歸市是已。以其身下之，故處前而人不害，彼皆有樂附之誠，而利之者衆，若莊子言利仁義者衆是已。然則四方之民莫不親之若父母，愛之若芝蘭，無思不服，得之於心，悅樂推而不猒矣。《易》曰：百姓與能。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以聖人之成能，而百姓與之，則親譽之至宜無時而斁矣。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徽宗註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疏義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況行賢而無自賢之行？固宜為人之所愛，宜乎陽而非肖物，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子居有是言也。蓋行賢而無自賢之地。安往而不愛，則物不能與之爭矣。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徽宗註曰：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疏義曰：肖人者其體小，故肖物者小。大者人之所因，故為物所肖者大。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由七十子以觀仲尼，則小大固可知已。然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其得道之本宗焉。夫道覆載萬物者也，以道為萬物祖，故有萬不同，莫不由之，天地雖大，秋毫雖小，皆不外於覆載之內。所謂洋洋乎大哉，言其無不該徧，廣乎能容也。為物所肖而非肖物，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可名於小，豈得為大乎？自道之外，何物之有？即未始有對言之，固不可以議，其將強為之名曰大爾。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徽宗註曰：異乎俗世之見，而守之不失者，我之所寶也。

疏義曰：聖人則異賢人矣，以賢視聖，猶有所異，況世俗之見？其異之也，固亦遠矣。所謂三寶者，在世俗則蔽於私見，妄以為小，殊不知即理以觀，乃所以為大也。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失，則善抱而不脫，未始須臾離也，可謂寶而持之矣。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則知我有三寶，在內不在外，持之不可不至也。惜夫世俗之人，知寶其寶，而不知寶其所以寶，適為身之累，是以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一曰慈，

徽宗註曰：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疏義曰：慈以惠物為心，仁以愛人為本，故天倫以父慈為先，燕飲以慈惠為示，要之皆本於愛也，得非慈為仁之實乎？老君言道德，絶仁而寶此，曾非絶之也，欲明仁之實而已。

二曰儉，

徽宗註曰：儉以足用，禮之節也。

疏義曰：儉者德之共，禮於用貴稱，故儉不中禮則褊急，儉而用禮則適宜，要之皆貴於足用也，得非儉為禮之節乎？孔子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曾非嗇之也，欲明禮之節而已。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徽宗註曰：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

疏義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柔則不求勝人，以濡弱謙下為表，而天下莫能與之争。剛則求勝人，雖以出衆為心，曷常出乎衆哉？苟或能剛不能柔，為先以求勝人，是尚力而不貴德也。力者争之端，尚力則好勇，而物與之敵，若莊子所謂以巧鬥力是也。謙者德之柄，貴德則柔巽，而物莫能賤，若《易》言天地人神皆取於謙是也。然則求勝人者，尚力而不貴德，孰若不求勝人者，貴德而不尚力哉？能不尚力，則知不敢為天下先，能謙抑而進於德矣，是以抑抑威儀，為德之隅。

夫慈，故能勇；

徽宗註曰：文王視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疏義曰：仁者必有勇，故愛人者惡人之害也。有德者必有威，故有常德足以立武事也。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孟子稱其視民如傷，可謂能慈矣。逮至赫赫斯怒，以整其旅，有武功以伐于崇，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勇莫能加也。慈故能勇，有見於是。

儉，故能廣；

徽宗註曰：閉藏於冬，故蕃鮮於春。

疏義曰：《易》曰：坎為隱伏。坎以方則北，於時為冬，萬物之所歸也，故伏藏者必於冬言之。又曰：震為東，於時為春，萬物蕃鮮。震以方則東，於時為春，萬物之所出也，故蕃鮮者必於春言之。天地尚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且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觀夫坤為吝嗇，其静也翕，是以廣生焉，則知天地不能常侈常費可知矣。惟其無所侈費，所以能致其廣大，驗之人事，亦若儉故能廣而已。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徽宗註曰：不争而善勝者，天之道。

疏義曰：器之尊，故為器之長。

旋於太虚之中，職職羣動，出於機者，與之出而不辭，歸其根者，與之歸而不逆，順物自然，因其成理而已。然囿於生成之數者，咸於此受

命，而不能外其橐籥，則天之道不爭而善勝矣。道之尊，首出庶物，而天下莫能卑，故為器之長。老氏於知雄守雌亦曰：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蓋聖人體道之無虛，已以遊世，處乎不爭之地，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大道已行矣，豈非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徽宗註曰：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為要。則剛强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疏義曰：三寶者，一性之真，非人為之偽也，惟物我兩忘，然後能寶而持之。世之人捨真逐偽，昧於至理，以我敵物，與接為搆，知勇之足以勝人，以力相誇，而不知慈乃能勇，有所謂仁者無敵。知廣之可以夸衆，以侈相靡，而不知儉乃能廣，有所謂用之不可既。知器長之足尚，以能相矜，而不知自後之為要，有所謂自後者人先之。是皆剛强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故曰堅强者死之徒也。

昔莊周論博大真人有曰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則慈可知矣；有曰徐而不費，以約為紀，則儉可知矣；有曰人皆取先，己獨取後，則不敢為天下先可知矣。若老氏者，可謂能允蹈之，其於垂訓，非獨載之空言，又見於行事。世之人乃捨此而謂剛强，危其身亦弗思之甚也，真所謂蔽天所將救之，以慈衛之。

徽宗註曰：志於仁者，其衷為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為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為先。

疏義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蓋仁根於心性所有，天所命也。惟體仁則能盡性，惟盡性則能得天，故志於仁者，其衷為天所誘，所謂栽者培之，善者福之，作善降之百祥之類是也。志於不仁者，其鑒為天所奪，所謂傾者覆之，禍者淫之，作不善降之百殃之類是

也。然則繼道者善，首善者仁，天道無私，常予善人，所以救之使安，衛之使固者，以其善於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為先，又以見仁為百善之總名，人道之大成也，好仁者無以尚之。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三

太學生江澂疏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徽宗註曰：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疏義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士志於道，故以尚志為先。《記》曰：士先志。莊子曰：賢士尚志。皆謂士之所事，在乎抗高明之志，不以德之末為務也。志之所尚，請循其本曰仁義而已。居仁之安宅，則有不忍人之心，故殺一無罪，非仁也。由義之正路，則義然後取，故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善為士者不武，亦惡夫殺之傷吾仁，取之害吾義而已。孔子之垂訓亦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然則士志於道，可不務本而由仁義行乎？此仲由能勇不能怯，所以得罪於聖人之門。

善戰者不怒，

徽宗註曰：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疏義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强誠在。夫聖武布昭，速不疾而至不行；神武不殺，幽無形而深不測。運籌決勝，收功於萬里，雖有智者無所用謀，蓋如兵法有取於上兵伐謀，固不戰而屈人兵矣，又奚待抗兵相加而遷於怒哉？蓋五行之理木勝土，則七情之中怒勝思。所謂怒實勝思者，以其非良心也，累於物為所使焉。然則上兵伐謀，固無俟於怒也。文王所以赫斯怒者，特人怒亦怒耳。人怒亦怒，是乃所以與民同患，而異乎人之私怒也。若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者也。惟明乎此，然後可以言善戰者不怒。

善勝敵者不爭，

徽宗註曰：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

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弭其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疏義曰：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順民之心，從民之欲而已，此爭所以為逆德也。爭則强戰而嗜殺，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而不知禦外侮，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而不知消内患。若然則代翕代張，相為雌雄，勝敗特未定也。惟善為士者，不武所以成其武，故仁無不懷，義無不畏，有所謂征之以仁義者矣。惟善戰者，不怒所以濟其怒，故動而有名，出而有功，若所謂不怒而威者矣。惟善勝敵者，不爭所以弭其爭，有所謂不爭而善勝者矣。以此保大定功，安民和衆，武之七德於是乎在。信斯三者，皆出于德。既出于德，則其盡善可知，故曰善。此有常德以立武事，所以為常武之美者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徽宗註曰：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為之謀。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故能者為之役。辯雖彫萬物，不自説也，故辯者為之使。

疏義曰：任道者無為而尊，任事者有為而累。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任道者也。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任事者也。惟其任道，則任事者為之責。惟其無為，則有為者為之用。是以聖人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謂之落天地，則智通於神矣，不自慮則用人之智，故智者為之謀，所謂至智不謀是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不為之使，所謂大辯不言是也。夫如是，則不自用而人樂為之用矣。

是謂不爭之德，

徽宗註曰：德蕩乎名，知出乎争，才全而德不形者，未嘗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

疏義曰：成和之脩，内保而不蕩，何以與此？

是謂用人之力，

徽宗註曰：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知也。

疏義曰：司耳目之任者，必有聰明以竭其視聽。蓋視之辯者，以明為先，聽之察者，以聰為貴，惟近者獻厥明，遠者通厥聰，然後足以周事物之情。當心膂之寄者，必有智力以盡其謀能。蓋謀之善者，其智無壅，能之善者，其力無倦，惟内能用其智，外能勤其力，然後足以收功業之

德蕩乎名，彼亦以名為也，故能者為之役。辯雖彫萬物，不自説也，故辯者為之使。

疏義曰：任道者無為而尊，任事者有為而累。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任道者也。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任事者也。惟其任道，則任事者為之責。惟其無為，則有為者為之用。是以聖人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謂之落天地，則智通於神矣，不自慮則用人之智，故智者為之謀，所謂至智不謀是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不為之使，所謂大辯不言是也。夫如是，則不自用而人樂為之用矣。

是謂不爭之德，

徽宗註曰：德蕩乎名，知出乎争，才全而德不形者，未嘗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

疏義曰：成和之脩，内保而不蕩，何以與此？

是謂用人之力，

徽宗註曰：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知也。

疏義曰：司耳目之任者，必有聰明以竭其視聽。蓋視之辯者，以明為先，聽之察者，以聰為貴，惟近者獻厥明，遠者通厥聰，然後足以周事物之情。當心膂之寄者，必有智力以盡其謀能。蓋謀之善者，其智無壅，能之善者，其力無倦，惟内能用其智，外能勤其力，然後足以收功業之

效。聖人廣覽兼聽，任賢使能，其視聰明智力特餘事耳，所以用天下而不自用者，以其體道之無為故也。《傳》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所謂位之者無知也，亶其然乎？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徽宗註曰：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疏義曰：聖人之武，力旋天地而世莫睹其健，智極神明而人莫窺其奧，其於命將興師出而與民同患者，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為客者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徽宗註曰：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為客者也。

疏義曰：聖人之武，力旋天地而世莫睹其健，智極神明而人莫窺其奧，其於命將興師出而與民同患者，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為客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徽宗註曰：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疏義曰：冒矢石，臨鋒鏑，以器則凶，以事則危，豈得已而用之哉？將以禁暴戢兵，安民和衆而已。制字之義，於戎則貴其自保，於武則取其止戈，未始以樂殺為心也。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難進以言其有所守，非怯於進也，知以守則固而已。易退以言其有所戒，非勇於退也，不趨利犯難而已。《大司馬》閑戰陣之法，於田獵之間教以坐作進退，有疾徐疏密之節，或以鼓進則鳴鐲以節之，或以鼓退則鳴鐃以止之，勝人，故以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則其動也時，所謂兵況於赴敵，可不慎其進退之機乎？兵法曰：不動如山，取其止而能靜。又曰：其疾如風，取其疾而能速。惟明乎此，然後能知用兵者之深意於不敢進寸而退尺，是為得之。

是謂行無行，

徽宗註曰：善為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疏義曰：武於道為下，於德為末，士志於道而據於德者，故善為士者不

武。又況三軍五兵，必須精神心術之運動而後從之，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則武豈可覩哉？宜其行而無迹，在武志而不在武事，妙而不可以迹觀，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宫者歟？

攘無臂，

徽宗註曰：善戰者不怒。

疏義曰：仁者必有勇，雖不怒而威。言之在用力而不在兵革，所謂無事於執兵者如此。《詩》曰：如震如怒。謂之如怒，則有所不戰，戰必勝矣，所謂用人之力者如此。為弧矢以威天下，則威天下非不以兵革之利也。以本勝末，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徽宗註曰：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是以不可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知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與老氏之言不約而契。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徽宗註曰：聖人之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民愛物之心，不為之禁暴哉？於是不得已而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則虐民者有所不容也。自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不以威形服萬物也，蓋神武不殺者，天下樂推而不厭，而無不懷，所謂懷于有仁是也。義者循理，惡人之亂之也，故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所謂德威惟畏是也。然

疏義曰：兵要以附民為先，用兵以人和為道，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無非用人之力而已，又何事於執兵哉？孟子曰：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於天下，與老氏之言不約而契。

執無兵。

徽宗註曰：用人之力，故無兵。

疏義曰：兵要以附民為先，用兵以人和為道，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無非用人之力而已，又何事於執兵哉？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知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與老氏之言不約而契。

仍無敵，

徽宗註曰：善勝敵者不爭。

疏義曰：仁者無敵，雖不爭而勝。《詩》曰：時靡有爭。夫惟不爭，故無事於執兵者如此。

執無兵。

徽宗註曰：用人之力，故無兵。

疏義曰：兵要以附民為先，用兵以人和為道，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無非用人之力而已，又何事於執兵哉？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知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與老氏之言不約而契。

仍無敵，

徽宗註曰：善勝敵者不爭。

疏義曰：仁者無敵，雖不爭而勝。《詩》曰：時靡有爭。夫惟不爭，故無事於執兵者如此。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徽宗註曰：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是以不可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知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與老氏之言不約而契。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徽宗註曰：聖人之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民愛物之心，不為之禁暴哉？於是不得已而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則虐民者有所不容也。自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不以威形服萬物也，蓋神武不殺者，天下樂推而不厭，而無不懷，所謂懷于有仁是也。義者循理，惡人之亂之也，故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所謂德威惟畏是也。然

疏義曰：兵要以附民為先，用兵以人和為道，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無非用人之力而已，又何事於執兵哉？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知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與老氏之言不約而契。

則既曰以慈為寶，又曰仁無不懷，義無不畏者，何耶？蓋由仁義行則威愛兼濟，慈故能勇矣，與莊周言薰然慈仁，而不忘於以仁為恩，以義為理同意。惟仁無不懷，義無不畏，則民之歸之，心悅誠服，其於決勝真餘事耳，是謂常勝，不其然乎？昔成湯以不競不絿敷其政，則仁之事盡矣，以不震不動奏其勇，則義之事盡矣，仁義兩盡，故能動而不括，而收莫我敢曷之效，豈非常勝之道有在於仁義耶？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徽宗註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歎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耳。

疏義曰：道則高矣美矣，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昭若日星，所以甚易知。道一以貫之，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畫若準繩，所以甚易行。即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後世皆知求諸己，深造之以道也。言有宗，事有君。

徽宗註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疏義曰：心聲之發，自無適有，不能以巧歷計，是言不勝窮也。故寓之筌蹄，無非言者，理雖非筌蹄之可盡，然未始外於筌蹄，則言者理為之本也。機務之繁，日馳無窮，不可以為量數，是事不勝應也。故涉於度數，無非事者，道雖非度數之可求，然未始離於度數，則事者道為之主也。莊子曰：兩家之議，孰偏於其理議？言其義必歸於至理，則言以理為本可知。然理必謂之本者，與所謂請請循其本同意。又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事之所兼，進而至於道，則事以道為主可知。然道必謂之主，與所謂要在於主同意。夫理可因而不可違，惟順理而索，求則得之，使恬然理順，然後言當於理，可遵而不可失。惟循道而行，亦允蹈

之，使心與道會，然後事合於道，言當於理。事合於道，操此以為驗，稽此以為决，無施而不可，天下無難矣。謂之易知易行，寧不諒哉？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徽宗註曰：小夫知之，不離于竿牘，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疏義曰：一心虛静，遠近可觀，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則智亦大矣。小夫之智，蔽於己私，其所知曾不離于竿牘，是弊精神乎蹇淺。彼其有智，不出乎四域，特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何足以知道？非道不可以致知，以其知不能及之故也。莊子曰：知道易。惟玄覽達識，以不知為真知，然後能有知。彼小智自私，未免乎累，求其知道，厥惟艱哉。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徽宗註曰：有高世之行者，見非于衆，有獨智之慮者，見驁于民，故有以少為貴者。

疏義曰：出類拔萃，高世之行也。有高世之行，殆非世俗之所識，故見非於衆，以衆之常情，私於好惡而已。存神索至，獨智之慮也。有獨智之慮，殆非小智之所及，故見驁於民，以民之至愚，淪於蔽蒙而已。非者以異而為非，驁者以敖而為驁，若鷽鳩笑南溟之遊，井蛙薄東海之樂，多見其不知量也。求其所以然者，蔽於一曲，明不足以致知而已。《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所以為天下貴者，以其不可以知知。使單見淺識皆足以知道，則何貴於道哉？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記》言有以少為貴者，誠在夫知我者稀，故為天下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徽宗註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衒鬻。

疏義曰：道之妙物未嘗顯，物之由道未嘗知。聖人者，道之極也，入而徒於天，其藏深矣。自其全於天而言之，所循者天理，所休者天均，行而無迹則為天遊，動而無畛則為天機，觀天而不助，樂天而無憂，是皆以天合天，妙用無用，不啻若善，力而藏之，是藏於天者也。今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有時而遯。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可謂密矣，有時而失。以所藏在物而不在道也。聖人復性之本，與天為一，其亦異於此矣，夫豈樂從事於務，以自衒鬻為心哉？衒之飾行，與衒玉而賈石之衒同。鬻之自售，與鬻技而得金之鬻同。不自衒鬻，則太白若辱，盛德若愚，示之以未始出吾宗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宜季咸無得而相。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徽宗註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知之外矣，不知内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謂真知，道之至也，故曰尚

矣。

疏義曰：出而交物，為無所至，入而辨焉，為有所至，道之所以為至者，則入而辨於物也。入而不可以知知，況其窈窈冥冥，會於渾淪之中，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者乎？況其昏昏默默，隱於言意之表，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者乎？孰謂知之可以索其至哉？廣成子所謂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則以道非知之所能知故也。泰清問乎無窮則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則曰吾知，道以此兩者為孰是孰非？是未明夫弗知乃知，知乃不知之理，此所以有深淺內外之辯，是以言知之外矣，不知內矣，不知淺矣，不知之深矣❶者也。惟知不知之知，然後為真知。若然則造形而上出有無之表，而超然不與物偶，可以心契而默識焉。天下之物，孰尚於此？故曰知不知尚矣。

不知知，病矣。

徽宗註曰：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絃，而日淪於末，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而日趨于憂患之塗，故病。

疏義曰：明以虛致，覺以靜生。泰定之宇，初無纖翳，妄見一投，則虛靜者俄遷於事物，倀倀然所知者粗而不知其至精，所知者末而不知其至極，是皆以不知知者爾之人也。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徽宗註曰：聖人素逝而恥通於事，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而日淪於憂患之域，其為病孰甚，又烏得達觀之士為之發藥，使去八疵四患，淵然不知，是以不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徽宗註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疏義曰：愚則無知而不智，惑則多疑而昧理，皆性之病也。性之病，與孔子所謂民有三疾同意。惟知此而辯焉，故能解其蔽，祛其惑，莊子以素逝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謂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以是故爾。蓋知其愚，知其惑，所謂病者能言其病；非大愚，非大惑，或不知出此愚而好自用，而兩疑以惑，則亦終身不靈不解而已。此南榮趎自知其病，未能勝大道之藥，所以願聞衛生之經也。然則病其所病，斯不病已。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徽宗註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揜。《易》曰：荷校滅耳，凶。

疏義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捨真逐妄，外悦紛華，交戰於利害之塗而恬不知懼，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莊子所謂宵人之罹外刑，《易》所謂荷校滅耳，凶，此也。迹其所為得，非不畏其威致然耶？

無狹其所居，

徽宗註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疏義曰：泰定之宇，充滿天地而莫窮其畛域，周流六虛而莫究其端倪，則一性之宅，至大而不可圍，恢恢乎有餘地矣。世之昧者，蔽於一曲，見物不見道，妄鑿垣墻而植蓬蒿，而其居始狹，以曲士不可以語道故也。《易》曰：欲其廣大流通而復性之常，必有為之發蔀者，然後礙者斯達，塞者斯通，擴而充之，且將上際下蟠而彌滿天地，無不覆冒而包裹六極，其居為廣居，而未嘗狹隘褊小矣。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亦以不狹其居故也。莊子曰：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蓋以道降而愈下，而居且狹故也。

無厭其所生。

徽宗註曰：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大和，而無中道之夭哉？非無猒其所生，是以不猒。

疏義曰：人之生也，雜乎芒芴，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則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則生者，一氣之暫聚也。凡受陰陽之氣以成形者，夜則静與陰同止，入而息而嚮晦，與物交則萬緒起而泛應，欲其廣大流通而復性之常，必有為之發蔀者，然後礙者斯達，塞者斯通，擴而充之，且將上際下蟠而彌滿天地，無不覆冒而包裹六極，其居為廣居，而未嘗狹隘褊小矣。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亦以不狹其居故也。莊子曰：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蓋以道降而愈下，而居且狹故也。

無厭其所生。

徽宗註曰：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大和，而無中道之夭哉？非無猒其所生，是以不猒。

疏義曰：人之生也，雜乎芒芴，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則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則生者，一氣之暫聚也。凡受陰陽之氣以成形者，夜則静與陰同止，入而息而嚮晦，與物交則萬緒起而泛應，欲其廣大流通而復性之常，必有為之發蔀者，然後礙者斯達，塞者斯通，擴而充之，且將上際下蟠而彌滿天地，無不覆冒而包裹六極，其居為廣居，而未嘗狹隘褊小矣。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亦以不狹其居故也。莊子曰：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蓋以道降而愈下，而居且狹故也。

夫惟不猒，是以不猒。

徽宗註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疏義曰：榮辱之來，必象其德，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則善惡之報，殃慶各以其類至，未有不自己求之者也。然則秀鍾五行，靈備萬物，賦自然之性者，欲致其生之不猒，誠不可自猒其生也。昔封人為禾，耕而鹵莽，耘而滅裂，乃各隨其所報，及深耕而熟耰，則其禾繁以滋。孰謂治形理心，不有似封人之所謂歟？善養生者，宜解乎此。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

去彼取此。

徽宗註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矣。

疏義曰：自知者明，聖人有自知之明，雖旁燭無疆，豈自見以矜我哉？惟不自見以矜其能，乃所以為知之盛，自見者不明故也。自愛者仁，聖人有自愛之仁，雖博施濟衆，豈自貴以賤物哉？惟不自貴以臨物，所以為愛之至，自後者人先之故也。以是御人羣，斯能措天下安平泰，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宜其樂天以保天下，而無威怒之足畏歟？聖人去彼取此，夫豈外於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者哉？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徽宗註曰：剛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勇於敢者，能勇而已。故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疏義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剛强者，處先之徒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强，柔弱所以為生之徒也。世之人徒知勇於敢，毅然有進而不顧，曾不知至柔足以馳騁天下之至堅，所以為道之用者，獨存而常今也。子路遊聖人之門，乃不知道之用，而未免乎行行之强，能勇不能怯，又何所取材哉？適足以殺其軀而已。若夫知雄守雌者，非不能勇於敢也，蓋其自處乎柔靜，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將復歸於嬰兒，可謂勇於不敢則活也。此廣成子處其和，以脩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者，以勇於不敢故也。《傳》曰：自後者，人先之。勇於不敢，則知持後之道矣。能持後則能處先，惟知常勝之道在柔者，可以語此。故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徽宗註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

疏義曰：人所謂到於道為倒，道所謂到於人為倒。勇於敢者若有所利，天實害之。勇於不敢者若有所害，天實利之。蓋天下之理，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相為代謝，相為消長，自然而然也。知此兩者，則利害之理判然明矣。

此兩者，或利或害。

徽宗註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疏義曰：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是以聖人猶難之。

聖人不敢易也。

疏義曰：惠迪吉，故順天者存；從逆凶，故逆天者亡。知人之所為，不可不知天之所為也。莊子曰：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聖人與天為徒，配神明而贊化育，宜無所難也，猶不敢多易，況其下者乎？

天之道，不争而善勝，

徽宗註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迕，是謂不争。消息滿虚，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争而善勝。

疏義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自成。唯運而無積，故能斡旋萬物，自無出有，陽以熙之，萬彙以滋，則出於機者，與之出而不辭，陰以肅之，萬物以成，則歸其根者，與之歸而不迕。宰制維綱，千變萬化，獨立於不争之地，殆見俄消俄息，一滿一虚，任一氣之自運而已。且萬物雖多有，不能逃其樞，所以生成稟貸，職職萬狀，咸於此受命，則善勝之道，孰過於此？

不言而善應，

徽宗註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禍福，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疏義曰：鼓舞萬物者，雷風也。福善禍淫者，天道也。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造化密移，潜運於太虚之中，有大美而不言。所以變化者，殆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必因其時。所以示人者，殆見善則福之，淫則禍之，必從其類。原其赴感之速，無毫釐之差，直若影之隨形，響之從聲，未嘗私於所應，天何言哉？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不知不覺而善謀。

不召而自來，

徽宗註曰：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疏義曰：乾為君，首出庶物者也；為父，萬物資始者也。臣受命於君，子聽命於父，是出命者能召之矣。惟有以出命，故能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凡有生之類紛錯於不可為量數之中者，皆無得而召之也。無得而召，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周行不殆，斡旋於冥寞之中，造化密移，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不知不覺而然而然矣。

徽宗註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疏義曰：常易者，坦然也。知險者，善謀也。乾積三陽以成體，此之謂坦然而善謀。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徽宗註曰：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不争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

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疏義曰：天任理，人任情。任情者，私於己見，雖密而不得間。任理者，公於大同，雖疏而不失者天也，聖人之合天德，固異乎衆人之勇於敢，所以始終言之者，蓋將以發明天下後世也，學者宜加思焉。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徽宗註曰：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何死之畏？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是謂以死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疏義曰：民之初生，本無殊賦，太易與之神，太素與之性，為萬物之靈，是由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言必有物，而奇言者息，知奇言有誅故也，行必有常，而異行者殄，知異行有禁故也。執而殺之，國有常憲，求其抵冒者，吾未知其有敢。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者，正此意也。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者斲。

徽宗註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不易之道也。

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斲，是上與下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民知樂其生，陶陶然遷善遠罪，茲用不犯于有司，而刑措不用矣。其有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抵冒而終不化者歟？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德，倒道而言，迕道而説，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為是故也。疏義曰：君任道，臣任事。任道者無為而尊，故用天下；任事者有為而累，故為天下用。上下之分，不易之道也。惟分各有常而不易，故典獄則有司殺，運斤則有大匠，君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彼從事於務者，未嘗過而問焉，使下有為也，上亦有為，是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斲，是上與下同德，安能治人哉，然則倒道而言，迕道而説，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聖人之治，無為而天下功，所以得治之要者，在知道而已。知道則為無為，事無事，而天下為用焉。是以文王能宅俊而官，使之於庶言庶獄庶慎無所兼，惟以得有司之牧夫為急，則其無所代可知矣。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徽宗註曰：代斲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古之人所以貴夫無為也。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疏義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能措天下於安平泰，又惡有代斲之傷乎？此莊子於《應帝王》則曰：無為事任。是無為而任事者責也。宜其於篇終乃曰：至人之用心若鑒，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❶不知淺矣，知之深矣：疑作『知之淺矣，不知深矣』。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四

太學生江澂疏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饑。

徽宗註曰：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税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聖人之治天下，所以使民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日用飲食，樂歲終身飽者，非特不重其賦，以養民而已，蓋有以使之棄末趨本故也。蓋德惟善政，而政所以足於食，疏義曰：治古之時有得於此，是以即十有二土以辨其宜，因十有二壤以教有二土，分地職，奠地貢，任之成功則其稼，有鄙師之賞，勸之弗率則有載師之罰，未然故民莫不致力南畝，樂業勸功，而黎民不饑矣。當是時，甘其食，美其服，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又

焉有田萊多荒，不足於食之患哉？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

徽宗註曰：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朴。

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以政事治之，雖應物之有，常體道之無，即其酬酢之用，不離於淵虛之宗，好靜而民自正，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所以然者，以其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故也。恃道化則政不煩，不恃智巧則姦僞息，民將復歸於樸矣。經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之謂也。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徽宗註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疏義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世之人不知，取所重，遺所輕，乃厚於其生，薄於其義，苟得於利者，靡不為也。惟其生生之厚，故欲利甚勤，爭魚者濡，逐獸者趨，至於失其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方且蹈犯艱險，輕於視死，雖矜生太厚，適足以喪生也。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徽宗註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也。聖人推吾所以善吾生者，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政裕而民康，見於薄稅斂，刑清而民服，見於簡刑罰，家給人足，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而民各趨於仁壽之域，斬鋸不用，椎鑿不施，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夫然故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坐致太平之治，炳然與太古同風矣。推其所自，以明無為之理，推所以善吾生者，施之於民而已。所以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殊不知無累則正平，正平則邪不為也。惟其生生之厚，故欲利甚勤，而天和將至，與彼更生氣不能襲，而天和將至，與彼更生矣。能無累則無以生為，無以生為則不務生之所無以為，可以棄事而遺生矣。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而復，形全精復，德同於初，則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也。貴生雖異於輕死，不若遺生則又賢於貴生也。聖人推吾所以善吾生者，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政裕而民康，見於薄稅斂，刑清而民服，見於簡刑罰，家給人足，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而民各趨於仁壽之域，斬鋸不用，椎鑿不施，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夫然故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坐致太平之治，炳然與太古同風矣。推其所自，以明無為之理，推所以善吾生者，施之於民而已。所以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殊不知無累則正平，正平則邪不為也。惟其生生之厚，故欲利甚勤，而天和將至，與彼更生氣不能襲，而天和將至，與彼更生矣。能無累則無以生為，無以生為則不務生之所無以為，可以棄事而遺生矣。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而復，形全精復，德同於初，則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也。貴生雖異於輕死，不若遺生則又賢於貴生也。聖人推吾所以善吾生者，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政裕而民康，見於薄稅斂，刑清而民服，見於簡刑罰，家給人足，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而民各趨於仁壽之域，斬鋸不用，椎鑿不施，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夫然故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坐致太平之治，炳然與太古同風矣。推其所自，以明無為之理，推所以善吾生者，施之於民而已。所以民足食而不飢，民復樸而不難治，民貴生而不輕死也，帝王之極功，其在是歟？悲夫世之人以身之所繫，莫若乎生，而生非汝有，汝身亦虛，即一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世之人不知，取所重，遺所輕，乃厚於其生，薄於其義，苟得於利者，靡不為也。惟其生生之厚，故欲利甚勤，爭魚者濡，逐獸者趨，至於失其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方且蹈犯艱險，輕於視死，雖矜生太厚，適足以喪生也。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徽宗註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也。聖人推吾所以善吾生者，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政裕而民康，見於薄稅斂，刑清而民服，見於簡刑罰，家給人足，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而民各趨於仁壽之域，斬鋸不用，椎鑿不施，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夫然故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坐致太平之治，炳然與太古同風矣。推其所自，以明無為之理，推所以善吾生者，施之於民而已。所以民足食而不飢，民復樸而不難治，民貴生而不輕死也，帝王之極功，其在是歟？悲夫世之人以身之所繫，莫若乎生，而生非汝有，汝身亦虛，即一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徽宗註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冲和喪矣。故曰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疏義曰：列子曰：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萬物盈於天地之間，麗於奇耦，域於動静，莫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即其生殺言之，陽氣常凝以發生為德，萬物因之以敷榮，故柔者剛，弱者强。陰氣常凝以肅殺為事，萬物因之以凋瘁，故堅者毀，鋭者挫。氣機密移，至於肅殺，則冲和喪而復乎至幽矣。世之役於陰陽者，知其生殺相代，而不知常勝之道曰剛，故失生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故失生理而動之死地焉。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莫不由之者也。計事則堅强足以勝柔弱，語道則柔弱足以勝堅强，此堅强為死之徒，柔弱為生之徒也。

是以兵强則不勝，

徽宗註曰：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疏義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聖人運精神，動心術，所務者本，而後末從之，則天威震疊，神武不殺，見於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固足以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得其常勝之道，又豈以兵强為先哉？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然則抗兵相加而哀者勝，以善持勝故也。

木强則共。

徽宗註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强則伐而共之矣。

疏義曰：椅桐梓漆。蓋桐梓者，柔良之材，可以備禮樂之用，方其始生也，特拱把之小而已，人苟欲生之，皆知養之，以其柔弱也。及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可以中宫室器械之材，則伐而共之矣，以其堅强也。稽諸植物，猶以强而先伐，則堅强居下，柔弱處上。

故堅强居下，柔弱處上。

徽宗註曰：柔之勝剛，弱之勝强，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儒之[illegible]疏義曰：柔者，道之剛，故常勝之道弱者，道之强，故常不勝之道在柔。弱者，道之强，故常不勝之道在强。蓋積於柔而成剛，積之者在其先。積於弱而成强，成之者在其後。先者在上，後者在下，堅强固居下，積塊非柔弱也。即物理以觀之，地以積塊，職形載而位乎上，柔弱固處下矣。即天地以觀之，天以積氣，職生覆而位乎下，積氣非堅强也

知白而守黑，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可謂得常勝之道矣。觀其書，論柔弱勝剛強者不一，有曰守柔，有曰致柔，又曰不敢以取強焉，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於是篇又詳言強弱之道。莊子謂以懦弱謙下為表，夫為表則非處下之道矣。昔孔子對子路問，强以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其亦守柔之道歟？孰謂老氏之書與孔子之道不合？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徽宗註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于不足。將來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疏義曰：道之在天下，廣也包畛，纖也入蕨，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何損益之有？自道而降，斯囿於物，域於氣而為氣之所化，麗於數而為數之所攝，一盈一虛，莫或已也。惟道超乎氣數，而為萬物之奧，故有氣有數者，皆往資焉而不加損也，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聖人之所保在是，人不得而去者也。且域中之大，天地與焉。天地雖大，然斗一南而萬物盈，斗一北而萬物虛，消之而消，息之而息，或消或息，與時偕行，凡以天地空中之一物猶未離於氣數故也。夫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盛衰更代，成壞相因，固不逃於自然之理矣。惟天道任理而均，故無適而不得其中，若山殺瘦而澤增肥，水息淵而木消枝，噴以牙者童其角，揮以翼者兩其足。高者惡其亢，則抑之使俯而就，下者惡其卑，則舉之使企而及，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如彼四時，春夏先，秋冬後，徙而不留，各得其序，莫不趨於中焉。觀天之道，豈不猶張弓乎？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徽宗註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疏義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蓋盈者虧之，所謂損有餘也。謙者益之，所謂補不足也。損有餘以補不足，則以其化均故爾。《書》謂滿招損，謙得益，時天道其斯之徽宗註曰：人心排下而進上，虐煢獨而畏高明。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疏義曰：莫之為而自然者，天道也。為之而使然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惟人道累於使然，故人心惟危，莫得其平，下者排之使愈下，上者進之使愈上，逐物俯仰而無持操，所以虐煢獨而畏高明也。

煢獨可哀也，苟或見虐，則莫勸其作德而為善者，孰為之長？高明可藐也，苟或見畏，則莫懲其作偽而為惡者，孰為之消？是乃損不足以奉有餘而已，豈知自然之天道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徽宗註曰：不虐煢獨，而罄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疏義曰：煢獨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苟曰好德，則雖煢獨，必進寵之而不虐，是罄者與之也。高明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苟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罪廢之而不畏，是饒者取之也。誠如是，其知道乎？蓋道者為之公，不偏於彼，不廢於此，泛應曲當，考不平以至於平，聖人體是，以用天下，孰有偏詖之患哉？然則損有餘以奉不足，非與於天道，孰能致此？莊子曰：主者天道。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徽宗註曰：不恃其為，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己獨若愚，人皆求勝，己獨曲全，帷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

疏義曰：至無之中，化出萬有，聖人體至無，以供其求，豈恃其為哉？整萬物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孰有自伐之心乎？所謂至為去為者以此。豈居其功哉？功蓋天下，似不自己，去功與名，還與衆人，孰有自滿之志乎？所謂神人無功者以此。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所謂人皆飾智，己獨若愚也。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積衆小不勝為大勝，所謂人皆求勝，己獨曲全也。凡以不欲見賢故也。列禦寇驚五漿之饋，有在於是耶？帷不欲見賢，故謙得益而常無損，其得天之道矣。與夫飾智驚愚，修身明汙，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蓋亦異矣。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徽宗註曰：《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疏義曰：水由地中，行無所不通，鑿之斯為井。道之在天下，無往不存，得之則為性，故《易》以井喻性。井養而不窮，改邑不改井，則以一性之常，不以貴賤加損，不以愚智存亡，雖事變無常，而其本不易，猶之井也。蓋天一生水，離道未遠，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争之地，舉天下之物，曾無以易之，故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彼物得以易之，則是徇人失己而失性之常，烏能得常勝之道而能勝物哉？惟無以易之，則因地

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雖有曲折萬殊之變，而一常自若，可謂物無得而勝之者矣。

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徽宗註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疏義曰：智所以窮理，仁所以盡性。蓋天下之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苟智足以窮理，而仁不足以盡性，則是猒於所守，無持久之誠，其何以行之哉？柔勝剛，弱勝强，世俗之人，智非不足以知之，常患於不篤志以存之故爾。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何益於事哉？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與此同意。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

徽宗註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體道之虛，而所受彌廣，則為物之歸，而所制彌遠。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疏義曰：水始一勺，總合成川，故江河合水而為大。土始一塊，總合成田，故丘山積卑而為高。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大人合并而為公。《傳》所謂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正謂是也。蓋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唯道集虛，而聖人之治虛其心焉，故能體道之虛，群實皆在，所攝所受彌廣。惟為物之歸，則萬物皆往資焉，而所制彌遠。蓋五土之神為社，五穀之神為稷，為社稷主，必欲滿而不溢，高而不危，非受國之垢不可也，與莊子所謂受天下之垢同意。興事造業，而其一上比為王，故王以歸往為義。為天下王，必欲持其盈而不溢，守其成而不虧，非受國不祥不可也，與經所謂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同意。夫受國之垢也，受國之不祥也，皆榮辱一視，而無取捨之心故也，要之虛而能受而已，故《道經》言：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正言若反。

徽宗註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疏義曰：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則言豈一端而已。然至言不出而俗言勝，故有堅白異同之論，芒然不知所歸，天下始以正言為反於物矣。惟得言之解者，雖反於物而合於道，則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天下之至正，孰有過於斯者？莊子以寓言為真，蓋謂是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徽宗註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為善？

疏義曰：鏌干無心於傷物，故復讎者不折。飄瓦無心於觸物，故忮心者不怨。常有司者殺，則人之遇之，

猶鏌干飄瓦而已，是以天下平均，故無餘怨。且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若乃以聰合驩，是愛人者，害人之本也。禁攻寢兵，是偃兵者，造兵之本也。以此和大怨，其為善果安在哉？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徽宗註曰：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滯，人亦無責受而喜之，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別取予，執左契者，予之而已。

疏義曰：聖人虛己以遊世，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直以循斯須而已，虛靜之中，何所滯汩？莊子所謂循大變而無所滯是也。故能泛應酬酢，受而喜之，未嘗棄人絕物，恕為無為，事然自立於無事之地也。為無事，處物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是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古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然契有左右，左契所以予，右契所以取，執左契則不從事於物，予之而已。雖予之而不責於人，則物之來也，不約而自孚矣。

故有德司契，

徽宗註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疏義曰：德之在人，同焉皆得，不可擅而有之者也。聖人調而應之，德廣所及，以心之所同然，還以分之而已，則人之契合者，固不期然而然矣。莊子載管子之言曰：以德分人謂之聖。此之謂也。

無德司徹。

徽宗註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秖所以為蔽。莊子曰：喪己於物者，未始有窮，物物而有以與之也。是篇言執左契而終之以天道，以見聖人與天同道焉。惟

理，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感而後應，皆緣於不得已，豈樂通於物哉？彼昧者不能以深為根，以約為紀，逐物忘返，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弊然以通物為事，而有和怨之心，將以為徹，秖所以為蔽。莊子所謂樂通物，非聖人也，不其然乎？蓋樂通蒙以言其不明，累於物而有礙，孰能損實為通，致虛為明哉？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徽宗註曰：天道任理，奚親奚疏？天道無私，奚取奚予？雖無私於取予，其因物以為心，唯善人是與而已。疏義曰：凡物之量，未始有窮，物物有以與之也。是篇言執左契而終之以天道，以見聖人與天同道焉。惟

其道與天同，此《洞酌》之詩所以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徽宗註曰：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周之末，猒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文勝之弊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疏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土宇彌廣，生齒益衆，皆不離於丕冒之域，而此必取於小制國、寡聚民者，何耶？蓋以廣土衆民，巧偽日滋，事則繁而不勝應，智以詐而不勝察，遷德淫性，觸刑冒禁，後世所以不治者，皆自此始矣。老氏憫當時習俗凋弊，乃推原道德，發明奧義。寓之於書，以破聾聵，直欲易周末文勝之弊俗，還太古淳厚之風，歛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自容成氏、大庭氏至于伏羲氏、神農氏，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亦使民無知無欲而已。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若此之時，亦至治已。老氏立言垂訓，亦欲斯民復乎古初者也，故及於此。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徽宗註曰：一而不黨，無衆至之累。

疏義曰：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惟其同德，則無所事比，而自養者已足，所謂一而不黨者也。蓋一者性之所同，而不黨者無所事比。同而無所比，則相忘於澹漠之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雖有什伯之器無所用焉，又烏有衆至之累耶？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舜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樂推不猒，衆至而歸之，舜不容於辭焉。蓋所以感而應之者，特塵垢粃糠，帝王之餘事爾。若乃有天下而不與，坐致無為之治，非至神而何？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徽宗註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疏義曰：凡民之情，莫大乎養生喪死無憾也。其生可樂，則仰事俯育有所給；其死可葬，則衣衾棺槨有所備。無欣欣之樂，無瘁瘁之苦，又烏有輕死而不安土者哉？周之盛時，以保息六養萬民，而貧窮得以恤，以本俗六安萬民，而墳墓為之族，五黨足以相賙，四閭足以相葬，出耕同田，入居同廛，利則同營，害則同禦，民不輕徙而之四方者，亦以生可樂，死可葬而已。又況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則其重死而不之四方也宜矣。然而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治古之民所以重死而不遠徙者，以上得其道，有以愛之利之故也。孔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則民不遠徙，非得其道而何？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徽宗註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絶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疏義曰：性分之外，無非物也。與物為偶，則外游是務，欲慮滋起，轉徙馳逐，莫之或已。有以致遠，則山必蹊隧而通，有以涉難，則澤必舟梁而濟，雖欲休影息迹，不可得矣。惟至德之世，民復其性，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而不相往來，同乎無知，其德不離，而復歸於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平易恬惔，無絶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是非兩忘，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亦各安其性分而已。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徽宗註曰：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疏義曰：法之在天下，必有以記久明遠以貽將來者，故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謂夫言有所不能紀，則證之於書，事有所不能信，則別之以契。至於治極無為，民淳事簡，則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方且當而不知以為信，雖結繩以紀其要已，足以孚天下之心，又何假書契之詳密，然後使民不相欺哉？所以復結繩而用之者，欲還民於太古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徽宗註曰：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疏義曰：民復性則棄末，棄末則敦本，不作無益，不貴異物，所賴以終身者，田桑之事而已。是以耕而食，則穀人一於耕，織而衣，則絲人一於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智巧無所施也，日用飲食而已，故含哺而嬉。利害無所攖也，自適其適而已，故鼓腹而遊。民之能事已此矣，於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四者之外無餘事也。甘其食，在於止分，不在於猒飲食。美其服，在於去華，不在於服文采。安其俗於不擾，無妄動之失。樂其業以自足，無歆羨之求。非民復其性，何以臻此？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徽宗註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疏義曰：居相比，則其迹為甚親。聲相聞，則其處為甚邇。宜其相保相受，相賙相賓也。乃至於澹然兩忘，至老死不相往來者，不知禮之所將相與於無相與故爾，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可也。性復樸而無欲，心忘物而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非至德而何？老子於太上章言：百姓謂我自然。蓋於太上之治既言百姓謂我自然，則知至德之世，民莫之為而常自然者，無足疑矣。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徽宗註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關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

疏義曰：道非言，無以闡其奧；言非道，無以立其本。道之出言，淡乎無味，根於理義，不特芻豢之甘，膏粱之美也，可稽以為驗，可操以為驗，故關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然則信言之可欲，是謂善者不辯已，足以猷人之可欲，是謂善者不辯也。昔孔子繙十二經而曰：要在仁義。孟子學孔子者也，不得已而有言而曰：予豈好辯哉？其言有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而楊雄以謂知言之要，其善者不辯之謂歟？

美言不信。

徽宗註曰：貌言華也，從事華辭，以支為旨，故不足於信。

疏義曰：貌言無實，無實者華而已，故貌言為華而至言為實。從事華辭，殆非體要，若然則去道彌遠。雖終日言而盡道，足以美聞者之聽，求其根柢蔑如也，將何以示信哉？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徽宗註曰：辭尚體要，言而當法。

疏義曰：道要不煩，知其微者，悟於所會謂之要，辭以體要為尚，則得道之大全，而貫於至理。以此立言，莫不當法，雖不假辯論，而精義具存已，足以猷人之可欲，是謂善者不辯也。昔孔子繙十二經而曰：要在仁義。孟子學孔子者也，不得已而有言而曰：予豈好辯哉？其言有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而楊雄以謂知言之要，其善者不辯之謂歟？

辯者不善。

徽宗註曰：多駢旁枝，而失天下之至正。

疏義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蓋辯道之囿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老氏應孔子至道之問，且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則不能守中，則多駢旁枝而畔於道，非天下至正也。如公孫龍之詭辭，惠施之多方，殆猶一蚤蝨之勞爾，此所以為不善。

知者不博，

徽宗註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

疏義曰：道要不煩，知其微者，悟於一言，存於目擊，少則得之，何以博為？經曰：博之不得名曰微。探其微，則無形而隱矣。惟反要而語極者，然後可以知此。莊子曰：知之淺矣，不知深矣。

博者不知。

徽宗註曰：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

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疏義曰：為學日益，則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有以多為貴者。至於為道日損，則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何取於聞見之多哉？善進道者，有曰守約，有曰說約，信所謂不如其約也。老氏應孔子至道之問，且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則知道之至妙，殆非多聞見可得而知也明矣。

聖人無積，

徽宗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孔子曰：丘是以日徂。

疏義曰：道之至虛，未始有物。物量無窮，皆域於道。道冥於無，則虛而能應；物滯於有，則其與幾何？若簞之所盛，取之如殫，簣之所與，有時而匱，是有積者故不足也。至於虛而無積則異於此，若鑒對形，妍醜畢見，若谷應聲，美惡皆赴，所謂無藏故有餘也。聖人體道之至虛，運而無所積，六通四闢，無乎不在，時出而應之，特其緒餘爾，未始礙於實也，所以能兆於變化而獨成其天歟？莊子論天道帝道與夫聖道，皆曰運而無積者，此也。孔子得是道，至於奔逸絶塵，反一無迹，非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也，故曰：丘以是日徂。雖然彼已盡矣，又豈溺於虛寂，使學者終不得其門而入耶？特不膠於有迹，與之兩忘於無有而已。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徽宗註曰：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疏義曰：道以至無，供萬物之求，注之不滿，酌之不竭，贍足一切而未嘗費。凡物盈於天地之間，所以致其生成者，皆往資焉而不匱，亦以運而無積而已。聖人得乎道，未嘗擅而有之，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應酬酢之用於至偏，隨取隨足，所以供其求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徽宗註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疏義曰：乾，天道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化機密移於太虛之中，闢而生之，施而運之，物由是而成。凡萬寶畢昌於亨嘉之會者，無非以美利利天下也。《詩》歌豐年有曰：多黍多稌。蓋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必以多言之，以見天之美利無所不及也，雖不言所利，而利在其中矣。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其美利。如此又何害之有？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徽宗註曰：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鑒；和而不唱，其應若響。

疏義曰：聖人以道莅天下，因物之自然，故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所謂動善時也。供物之求，自無適有，應而不藏，其靜若鑑，所謂守靜篤也。赴物之感，柔靜自若，故和而不唱，其應若響，所謂守其雌也。雖是三者，在己無居，形物自著，非無為也，無為而無不為。雖為也，非有為也，無為而無不為。雖建立萬法，而為出於無為，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天之道，一氣自運，品物咸亨，無為而常清，不爭而善勝。聖人體天以御世，與造物者遊，其道密庸，動而緯萬方，靜而鑒天地，泛應酬酢而無所於忤，故為而不爭，茲德也而同於道，故《德經》終焉。

其中矣。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其美利。如此又何害之有？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徽宗註曰：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鑒；和而不唱，其應若響。

疏義曰：聖人以道莅天下，因物之自然，故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所謂動善時也。供物之求，自無適有，應而不藏，其靜若鑑，所謂守靜篤也。赴物之感，柔靜自若，故和而不唱，其應若響，所謂守其雌也。雖是三者，在己無居，形物自著，非無為也，無為而無不為。雖為也，非有為也，無為而無不為。雖建立萬法，而為出於無為，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天之道，一氣自運，品物咸亨，無為而常清，不爭而善勝。聖人體天以御世，與造物者遊，其道密庸，動而緯萬方，靜而鑒天地，泛應酬酢而無所於忤，故為而不爭，茲德也而同於道，故《德經》終焉。

道德至此，則作經之旨不其深乎？竊嘗論之，夫無言而道隱，不若有言而道明，老氏憫當時文勝之弊，不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將以復其性情，而還之太古，著書九九篇，發明道德之意，以啓迪天下後世，非得已而言也，故於終篇序其作經之意，以謂信言不美，辯者不善，蓋欲使學者因言以探賾，得其所言，以造於忘言之妙也。亦若莊周之書終於《天下篇》，深原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蔽，自以謬悠荒唐，祛其著書之迹。嘗歷考諸子，智足以知聃者，無過於周也，其書相為表裏，豈特言辯之間哉？迹其論六經之所導，不過《詩》之志，《書》之事，《禮》之行，《樂》之和，與夫《易》之陰陽，《春秋》之名分而已，豈在於章句之末？是知者不博也。及其論衆技之所長，自墨翟而下，至於惠施之多方，其書五車，舛而不合，駁而不純，去道愈遠，是博者不知也。以己獨取虛言之，則聖人無積可知也。以徐而不費言之，則為人愈有，與人愈多可知也。觀聖人育萬物，和天下，必以天為宗，以見天之道利而不害也。觀建之以常無有，必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見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也。謂老莊之書其言不一，其道不約而契，考其終篇之意，是為得之，謹論。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四

（劉固盛點校）

002 元始説先天道德經註解

經名：元始説先天道德經注解。宋李嘉謀註。五卷。《元始説先天道德經》與老子《道德經》，分二書。仿老子《道德經》，分《妙》、《元》、《神》、《真》、《道》五篇。李氏註解，逐章逐節，順文衍義。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本文類。

元始説先天道德經註解序

此經故宋息齋先生李君嘉謀隨章爲之解，板行西蜀，蓋有年數。至寶祐間，天飴子謝公圖南爲序而傳，則蜀本已不存矣。初，公宦遊嶺表，即蒐訪是經，乃得於方外一蜀士之手，猶獲至寶。比來西浙，袖以見觀文殿大學士可齋李公曾伯，即慨然爲授之，嘉興道士李君可久募工鋟梓以傳。又得所謂八威龍文，亦出先天向異人所授者，併刻之，以爲世之全書。時觀文公提舉洞霄宮，亦爲序。大抵率循謝公所序，指爲《道經》之敷落五篇，謂其成文，敷布於碧落之中，非人所能爲者，然二公當時惜皆承訛而踵誤耳。今按元始安鎮敷落五篇，真符與文，皆若吾徒相傳所爲，符篆繇隨炁以結成者，一爲明真也，真道道也。物得矣。

此五名非一非五，真者元始不雜，不假外物，唯吾一真，在妙為真妙，在元為真元，在神為真神，在真為真真，在道為真道。然此五者，欲求其名，有不可得。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故曰：真妙妙也，真元元也，真神神也，真道道也。故真妙不使其自知，則不一矣。道不一，散而為德。萬物各得一，德以生。故曰：萬物得矣。

元始説先天道德經註解卷之一

妙篇一千言**章**

第一章二百二十言

真妙妙也，真元元也，真神神也，真真也，真道道也。道與德，德與物，萬物得生，道失物死，得失相生，道同

出入。

萬物莫不稟道之一以生，及其所稟者，離則死。雖名為生，乃稟道之散至，所謂道則未嘗生，未嘗死也。由物不能得道之全，故為生死所囿。然依道不滅，故生生死死，得失相生，與道同為出入。

道不可同德。德不可同，失不可同。故其得有得，謂之同。有得有失。道者本性不雜，譬如虛空不和諸物。故曰：道不可同德者。有柔有剛，有仁有義，事異名殊，譬如萬物，各自有體。故曰：德不可同。所受虛假，暫受還失，譬如旅亭，暫止便去。故曰：失不可同。所謂同者，我既得此，彼亦得此，各得其得，然後為同。同雖近道，然以得求道，可以得失而道無失。若失德即歸道，無別有道。道在生死得失之間，未嘗不一，若逐生死之變，順得失之名，則散而為德。若知出於道，斂致歸一，即德即道，道與德一。一致入真，體真應變。萬變不失吾真，是之謂神。神之致謂之元，元之至謂之妙。入元入妙，其實無得，復歸本然。非象非聲，湛兮似或存，獨立於元始元妙者，本有之性，非從外得。

吾故無極無上真妙。真妙真元，真元不可元。真妙真神，真神不可神。真妙真道，真道不可道。真妙極矣。

第二章 一百四十六言

真妙太上，太上真妙。

道極不可名，寄之曰真妙。尊極不可名，寄之曰太上。妙極而上，故曰真妙。太上極而妙，故曰太上真妙。

元始以真妙觀，元始以真妙聽。妙觀見非象之象，妙聽聞無聲之聲。大象無形，無逃吾妙觀。大音希聲，無逃吾妙聽。吾以妙爲無極無上。

妙觀無色，妙聽無聲，色聲外塵，不能隔越。六受用根，圓融涉入，故見無象之象，而非目聞，無聲之聲，而非耳塵，銷覺圓，妙觀出於天地之外，妙聽出於音聲之表，故無所不見，無所不聞，是謂無極無上。

吾故無極無上真妙。真妙真元，真元妙生元，元生神，神生真，真生道，道生德，德生徼，徼生妙，妙生無，無生有，有則有，無則無，有無相生，陰陽相推，太化變易。

不可元。真妙真神，真神不可神。真妙真道，真道不可道。真妙極矣。

降曰徼。徼者小道也。衆人自道降為德，德降為徼，徼入於有，一入於有，與道益離。真人自徼返入於妙，妙真真，真真不可真。

自妙入無，自無出有，欲建立則以無為有，欲寂靜則以有為無。欲有則生，天地不為多，欲無則返，太虛不為少。以有以無，出陽入陰，相生相推，如太化之變易。

妙無體也。有有無無，無無有有，吾居徼妙之常。

真人以妙無為體，以妙有為用。湛然常住，無之體也。應變不窮，有之用也。有有之用生於無無之體，無無之體出為有有之用。以有為徼，以無為妙，故曰吾居徼妙之常。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世人體無則不能有，體有則不能無，觀妙則不能徼，觀徼則不能妙，是皆囿於形器，不能出入於有無之間。真人以妙無為體，出而有，雖小道不為，不足入而無，雖體妙不為有餘，蓋以有無徼妙為常。如此則徼即妙，妙即徼，有即無，無即有。故曰：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徼妙之常曰道。道之常曰真。真之常曰神。神之常曰元。元之常曰妙。妙之常曰吾。居無極矣。

元妙之妙，不變不異，故曰常。徼者有也，妙者無也，有亦無，無亦有，乃為徼妙之常。徼妙之常，然後為道。道之常曰真。真之常曰神。神之常曰元。元之常曰妙。妙之常曰吾。所以自居常者，無始無終之謂也。

不可視，不可聽，不可搏，不可有，不可無，不可元，不可神，不可真，不可道，入乎無上，同乎無極，是爲真妙矣。

世人以物求道者，欲其可視、可聽、可搏、可有、可無。以理求道者，欲其可元、可神、可真、可道。使道而可以視、聽、有、無求之，則道為物矣。使道而可以元、真、神、道名之，則道為理矣。真人外不役物，內不著理，故非視而見，非聽而聞，非搏而堅，非有而在，非無而居，非元而元，非神而神，非真而真，非道而道，入乎無上，同乎無極，皆不可名，故曰真妙。

第三章 一百六言

真妙非聲非象，實非聲象，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妙非形色聲聽，由人不能，於元始之初，體元入妙，吸集塵象，收攬成根。耳目鼻舌，及與身意分一精明，內意紛紜，外根互運，堅溫暖動驅役，四大六根。四大更接，外塵轉迷，本始若能，了形相空，格去外塵，使色香味觸各不緣根。見色如與盲等，嗅香如與風等，嘗味如與蠟等，見觸如與空等，外塵既銷，則六受用根，頓然清淨，淨極妙敷，非象非聲，見聞覺知出於根外，故極其上至大而不皦，極其下至微而不昧。

恍兮惚兮，杳杳冥冥，真妙妙真，視不見，聽不聞。

物物自有元始，不可見，不可聞。恍惚杳冥，而非無也。故佛書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道書云：視不可見，聽不可聞，離種種邊，名為妙道。所謂道者，若從外入，即物非道。人

所以不能知道者，蓋貪色逐聲，為物所轉使。吾元始之妙，所謂不可見，不可聞者，迷為可見，可聞，轉離本始。楞嚴佛問阿難言：今汝細觀，從日月宮至七金山，雲騰鳥飛，風動塵起，遠近諸物，雖復差殊，同汝見精，清淨所矚。若見是物，汝亦可見吾之見。若以同見，名為見吾，則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不見，吾不見之。地則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汝見時，是汝非我，見性周遍，非汝而誰。由是觀之，入之見色，唯我獨知彼。彼自知各見其獨，無同見者，如是則我之所見，彼不能見。我之所聞，彼不能聞。若以同聞，名為我聞，則我不聞。時彼應合，知彼既不知，則彼之所聞，非我聞也。味觸覺知義亦如是。莊周所謂見獨者其亦是歟。

元始於太妙，寂兮寥兮，繩繩兮，湛然不可名。

凡可以名，皆屬名數，是二非一。唯不可名，然後為道。且道之近體，莫過於無，莫過於空，然無即與有對，空即與實對，皆墮名數，是二非一。所謂一者，是唯不可名，然後為一。所謂不可見，轉離本無非無，是有非有，是空非空，是實虛，遇動即不得靜。妙始非妙，妙不非實，以至離無，離有，離空，離實，即無，即有，即空，即實，是離，非離，是即，非即，及其至也。即離俱非，名不可得，方為妙道。寂寥者，無動無不靜，是謂元始之道。

第四章 六十四言

孰以元元，孰以神神，孰以真真，孰以道道，孰以名名。吾強曰：妙入吾妙而不可無，雖不可無，然寂寥兮不可有，是謂無名。

知元守元，元始不元。知神守神，神始不神。知真守真，真始不真。知道守道，道始不道。知知守知，即為住著。知知無知，然後六通。四闢在元，非元在神，非神在真，非真在道。非道有名，非名強名，曰：妙若徼若，妙入吾妙矣。

元始以妙為體，故元乃妙之合，神乃妙之散，真乃妙之一，道乃妙之變。下至於分陰分陽，降濁升清，布列精

魂，萬物以成，皆由妙出。始出於妙，極其變化，草木昆蟲，水火土木，窮象極形，皆吾妙也。物自順以生，道自返而成。人能自象形而返之，皆能至妙。

第五章 九十八言

吾始乎妙，萬靈不神，萬法不名，萬境不生。非不神，妙靈無照。非不名，妙法無因。非不生，妙境無緣。妙妙無對，是謂獨立。

妙神無靈何以故，神無方故。妙法無名何以故，法無法故。妙境無有何以故，無所緣故。元始之妙，湛寂自照，無照照者，無法無名，離諸起滅，因相不生，因既不生，緣無所偶，故諸塵象無得而成，純以妙明，妙妙無對，是謂獨立。

不子不孫，同乎無獨。出入綿綿，同乎無門。萬物歸元，不見其元宰。

非子非孫，其傳無盡，故無獨。出入綿綿，不知其際，故無門。雖主萬物，萬物歸焉，而莫見其所以主之者。

吾始於妙，寂兮，寥兮，繩繩兮，湛然兮，廓然兮，吾不知其生。故曰：長生之道。

有生則有滅，唯無生然後為長生。元始之妙，非由生而生，故吾不知其生。但見寂寥兮，其靜也。繩繩兮，其長也。湛然兮，其存也。廓然兮，其廣也。故命之曰：長生之道。

第六章 一百六十言

自然非妙，妙非自然，吾元始於妙。其上不皦，恍兮惚，其下不昧，惚兮恍，恍惚混蒙，上下同妙，妙恍妙惚，非象非物。

自然者可以名道，而道非自然，何以故。自然有定體，而道無定體，若以道為自然，則道不當降而生物。以物為自然，則物不當變而成道。故曰：自然非妙，妙非自然。元始之妙，居於有無之間。恍者明也有也，惚者滅也無也。至妙之極其大不見其皦，既出而有，又寂而無，故曰恍兮惚。極其小不見其昧，既居其無，又出而有，故曰惚兮恍。恍惚混蒙，出入於有無之間，與上下皆同於妙，故曰妙恍妙惚，非象非物。

吾始元元，妙惚妙恍，非物非象。吾始神神，杳杳冥冥，非妙非形。吾始真真，冥冥杳杳，非形非妙。吾始道道，精中有真，自然之道。

元、神、真三者，是妙之分，未盡妙體，然皆非物非象，在恍惚杳冥之間。至於道則始有精，始有真，非杳非冥，非恍非惚，然猶未離自然也。自道而降，精散而為形，真降而為物，物生而道之自然又喪矣。

道法自然，自然真道，真者自然之號，吾不知其自然。

自然為真，真者自然之道。故曰道法自然。所謂道之自然，與物之自然，名同義異。世所謂自然者，乃不變之稱，方其迷亂無智，執物之有，以為自然，未能甄明自然本體，則其自然深可障道，聖人闢之。此首章所以言自然非妙，妙非自然，蓋此意也。所謂道之自然，道降而為物，其自不變此道之自然者也。世所謂自

然，皆物之自，如鵠白烏玄世，既無知以玄白為烏鵠之自，不知鵠之所以白，烏之所以玄。又有使之然者，亦非自也。由世以非自為自，非然為然，故聖人諱之。雖然聖人達道之權，知自然性，至於論道，尚謂吾不知其自然，蓋謂有知之之心，則是使之自然，非自然矣。而況欲以世之情解妄想卜度者哉。

真法神，神法元、元法妙。妙無法，故妙爲萬法之宗。無法法，無元元，無神神，無真真，無道道，無無無，無有有。吾之至妙，入元始之妙。

苟有所法，則有所未至，故真不免法神，神不免法元，元不免法妙。至妙而後無法。惟其無法，故為萬物之宗。如是則無法，無元，無神，無真，無道，無無，無有。惟體妙者能之，故《釋氏傳》法句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第七章 一百二十言

至妙無間，無始，無極，無盡，無際，無央。無間無無間，無始無無始，無極無無極，無盡無無盡，無際無無際，無央無無央。

無間不見，其斷也。無始不見，其先也。無極不見，其上也。無盡不見，其終也。無際不見，其邊也。無央不見，其廣也。雖無間斷續，不足以名道，故亦無無間。雖無始先後，不足以名道，故亦無無始。雖無極上下，不足以名道，故亦無無極。雖無盡始終，不足以名道，故亦無無盡。雖無際邊中，不足以名道，故亦無無際。雖無央廣狹，不足以名道，故亦無無央。殫世之言語，不足以名道，故大道無名。

吾始無央，有無一體。吾始無際，混合太微。天地六合，巨細一妙。妙游巨細，孰觀其體。

所謂無央者，不獨空空無際也，必有無同體，虛實共貫，然後為無央。所謂無際者，不獨極其廣大也，必混合太微，巨細如一，然後為無際。如是則大而天地，廣而六合，巨而虛空，細而微塵，皆為一妙。故妙游出入天地，偃息微塵，周行虛空，舉持六合，孰知其體，孰窮其妙。

吾曰無形，無聲，無名。吾始妙，中妙，三無之妙。吾元始至道，是謂極樂。妙游含容之器，與天地萬物爲終，然極而不盡。

以不形形故無形，以不聲聲故無聲，以不名名故無名。妙無次第而入，妙有次第，故有始妙，有中妙，妙之極為三無之妙。是為元始至道極樂。妙游無所不包，無所不含，與天地萬物為終。而妙無終，故曰極而不盡。

第八章 四十四言

妙與天地萬物爲終，盡吾無終。妙與天地萬物爲元，始吾無始。德遊其中，天地萬物不可觀焉。德遊至妙，與物還矣。

妙與物為終，而妙無終。妙與物為始，而妙無始。妙遊於物中，物不得而知焉。故曰：德遊者以物而言也。真人體妙而遊於物，則為妙遊。

物得妙而妙在物中，為德遊。物有壤而妙無壤，故曰與物還矣。

第九章 四十二言

妙遊無礙，元遊無知，神遊無方，真遊無變，道遊無體，德遊無名，物遊無間。是謂與物同遊，出生入死之道盡矣。

妙、元、神、真、道，此五者，道之名。而有遊於此五者，方名為道。道者，吾之本真，謂之元始之始。遊於妙為無礙，遊於元為無知，遊於神為無方，遊於真為無變，遊於道為無體。又降而遊於德，不可以德名。細而遊於物，不可以物間。精而與妙同遊，不可得而見。粗而與物同遊，不可得而隱。此至人所以出生入死，而以生死為旦暮之常者此也。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卷之一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卷之二

元篇 一千言章

第一章 一百五十九言

妙元元妙，神元元神，真元元真，道元元道，德元元德，元德復妙，與物返矣。

妙、元、神、真、道五者，各有淺深，乃學道者之分量。此元之妙，非妙之妙。此元之神，非妙之神。此元之真，非妙之真。此元之道，非妙之道。此元之德，非妙之德。衆人自德散而為物，真人自德返而歸妙，道與物返，物與道返，故曰順之則為人，逆之則為道。

元非元，妙形之先。形非形，混然而成。妙元惚恍，忽然有象。妙元恍惚，忽然有物。物象杳冥，忽然有精。精元含神，忽然有真。非色之色，素樸含明，無狀之狀，無象之象。

元之所以為元者，非元也，乃妙形之始。形之所以為形者，非形也，乃混然而成。道自妙降而為元，始有恍惚之狀，故曰妙元惚恍，忽然有象。妙元恍惚，忽然有物。物象出於杳冥之間，而有至精者存焉。精全為神，神一為真，會真集神，為元之體。故其體有明有色，有象有狀，此色與明，狀與象，具於吾之本始無作之者。由有微心，吸撮塵象，塵集成根，遂喪本象，及與本明，至人迥脫根境，復還元明。故見非色之色，素樸含明，無狀之狀，無象之象。

元之大象，寥廓幽光。元和之鳴，元元獨聞。元象之形，元元獨見。

元之象，非物之象，寥廓幽光，物不可得而窺，故元和之鳴，唯元獨聞。元象之形，唯元獨見。

元元之元，真祖真母。帝先道始，象之元紀。吾始元元，元於元紀，復歸吾始，吾不見吾。始孰云吾元始，是謂始終，元紀之元。

妙不可見，至於元始有可見之漸，故以元之元為真祖真母。帝先道始，

有象之初，紀道至是，始露一髮矣。故吾始於元，漸有可紀之狀。雖漸可紀，復歸於始。吾且不知吾之始，而況於他哉。是謂始終元紀之元。

言始終者，道在元方，有始之名。物終則窮。元紀之元，始於元，終於元，元元不窮。無始無終是始終，元紀之元。

第二章 一百十四言

元元胎光，九元之始，八卦之先，胎光始元，明明赫赫，恍恍惚惚，元元始光，妙生真有。

至人自妙出元，漸露光景。人之三魂，一為胎光，故元元為胎光。凡數自一至九而止，若十則復為一。故大數止於九，九數皆起於元，故曰九元。九元之始，則一也。八卦之先，則乾坤為陰陽之祖，在易為太極，在乾亦為元，在人為胎光。胎光始元，明明赫赫，恍恍惚惚，皆元之始光之謂也。物自始光，即喪道本，故《佛書》謂之元明。照生所，出為妙有，蓋自妙而降，則粗道自元，而妙則神，此其所以不同。故曰妙生真有。

元顯元藏，黍珠中大象。元起元沒，黍珠中巨物。元以大象，含萬象。元以巨物，吞萬物。

物至於有形，則不能以大入細，以細藏大。元本於性而未入於形，故可以顯，可以隱，如人之夢魂遊形中，而大地山河，無不有也。人物徒役，無不彰也。故若以形會，則兩黍不能相容。若以性會，則黍珠中大象，不足以為怪矣。蓋由大象非象，故含萬象。巨物非物，故含萬物。聖人既論此理，又時顯其跡，以覺方來。欲以破形相之粗而昧者，但以神變目之甚者，又疑為詭幻。此釋氏所以薄世論而不近，良以此歟。

象中象，元非元，物中物，一非一。

象中象是元非元，物中物是一非一。何以故。元之妙能，使未至於元者，能自生，吾元元之母。

物之真元，元母之先，道生道生，吾不元，故曰元母之先。元母者，謂妙元也。及妙生元，元又降而生道。申此聖人既以成己，又以成物也。大象藏於黍珠之中，大象未必盡元也。彼雖未至於元，然以吾之元，而加彼之元，則彼亦以元化。如李廣之射虎，不知其為石，周處之斬蛟，不知其為水。彼以一至之心，而石與水尚從而化，況吾之妙元而不可以化物哉。故曰：元非元，一非一。

元象之元，含光自然，元元胎光，吾所謂象。

元元之始，含光自然。釋氏謂之覺明，道家謂之胎光。釋氏覺明謂之所，道家胎光謂之象。性覺必明，明則亡所。胎元必光，光為妙象。妄為明覺所立，覺亡象而成形。胎光光廢佛，以覺明而無所道，以胎光而象妙。妙象之象，覺明之明，是為道本。

物之真元，元母之先，道生道生，吾不能自生，吾元元之母。

物之真元，非元也。唯本妙而後生元，故曰元母之先。元母者，謂妙元也。及妙生元，元又降而生道。申

言道生者，言元生真，真生神，及神而後生道。雖至於道，愈降而生物。若原其生，則不然，竟非其自。若推其自，必元元之母，妙之本始，然後能生物。所謂妙者，乃本始如如不可得而生死者也。

第三章 一百言

胎光元元，元元胎光，吾始元元，神視不見，神聽不聞，神神不遇，神不可得。故曰：不同，神而後知始。

胎光之始，莫見其朕，莫聞其音，各各自知，無相見者，故曰神神不遇。至此《經》是謂不同此之不同，物物如是。然物不能為主宰者，以其神不全，而又為物轉也。方是之時，雖未有聲色臭味之交，而六種識心已具於胎光元元之內。至人以神為主，故六種識心不隨根塵，俱以神化，為一精明。衆人神鑑不全，六種識心重者先受，既傳一根，同根同染，轉入生死，胎光益微。故曰：神而後知始。

吾始於元元，無方妙天，吸光化妙。元元吾始，妙母開户，乘光繼元。用在恍惚，道在綿綿。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從孟子之説，是心之外有性，性之上有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從《易》之説，是理之外有性，性之上有命。孟子所謂天，即《易》之所謂命也。古之達者，或以為見獨，或以為無何有之鄉，極世之語言，不過如此。然所謂天果何方，所謂命者果何物耶。至此《經》又謂之無方妙天，方中，炳然獨耀。吾不知其處，亦不知其際，非無方妙天，而何根塵銷落，吸光化妙，神用不測。衆妙所出，故謂之妙母開户，乘光繼元。萬神自生，用在恍惚而不可執也。道在綿綿而不可絶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

第四章 一百二十六言

無取無捨，無爲自然，吾不知其自然。元始元生，混然而成，妙極元得，元始自然。

元元之中，吸光化妙，混生萬神，恍惚乘光，妙有開敷，亦不捨無而取有，亦不捨有而取無，悉皆無為自然之用。亦不知其自，亦不知其然，混然而元成，妙極而元得。故曰：元始自然。

元元之中，吸光化妙，混生萬神，恍惚乘光，妙有開敷，亦不捨無而取有，亦不捨有而取無，悉皆無為自然之用。亦不知其自，亦不知其然，混然而元成，妙極而元得。故曰：元始自然。

第四章 一百二十六言

清濁交混，陰陽一元。非清而清，元清生濁。非濁而濁，元濁生清。非陰元陰，非陽元陽，元道斯在，陰陽同生，清濁孰能名。元清元濁，陰陽亦然。

一元者，清濁始交，而未分陰陽，同為一陰一陽者，陰陽未分之謂也。自陰陽未分，而繼之以善。自善而後，性未成而善先成者。故《易》所謂道繼之以性。性立而後物成，世未有所謂善，皆物之先，非善惡之謂也。方其清濁交混，陰陽同元，則非清非濁，非陰非陽，相交以性，而不交以形，故元清含濁，元濁含清，元陽含陰，元陰含陽，猶水火之不相射，清濁同源，陰陽同生，孰能名之哉。

妙象元象，妙聲元聲，聲象不可得萬物

之根，萬物之靈。吾所謂一而非一，一而未彰。吾所謂元而未元，元而未常。妙象妙聲，唯獨聽者可得而聞，獨見者可得而視。其聲其象非象，人所可得見，所可得聞。故為萬物之根，萬物之靈，方其為元也。謂之數之始，一之祖。然其實未彰，一猶未見。謂之形之始，常之祖。然其形未見，常猶未常。聖人體之，謂之無名。

元一含妙，妙元流光。流光含氣，元妙之常。吾曰元常之道，道法元常。

氣、形、數，三者之在妙有。非有非無，流光為氣，氣結為形，形見為數。古之至人，體於妙無，出為妙有。曷嘗無是三者，然亦竟非有也。蓋流光之氣，非陰陽所感。妙氣之形，非假合所造。形見之數，非一二可求。故入而為太虛，出而為妙有，分形散氣形千萬，不為有餘。斂景吸光形閉藏，不為不足。是謂元妙之常，道法元常，故不可致詰。

第五章 一百六十六言

陰陽之妙，清濁之杳，杳妙相因而元生。

陰陽同源之謂妙。清濁相容之謂杳。陰陽以氣相同，清濁以形相混，妙氣同為無氣，妙形同為無形。故曰杳妙相因。

元含萬象，萬象含元。萬象生元元，元元生萬象。

元含萬象，而非形也。萬象生於元，而非物也。古之至人，反身而誠，則萬物皆備於我。致中和則位天地、育萬物，皆在吾中和之中。釋氏謂意生身者，身隨意生，非造所造。即道家靈光八耀，混生萬神，而如意所生，迅疾無礙，乃至種類俱生，無所不有，不可計數。此之謂元元生萬象。

神不知神，真不知真，道不知道。吾元始於虛無，道隱無名，真隱無形，神隱無靈，無靈至神。真隱無形，無形至真。道隱無名，無名至道。三無合元。

元之妙，神隱於無靈，真隱於無形，無名為真道。故曰三無即為元。敷落五篇，非聖人強為之次也。在道為聖之極，在人為魂之始。非象非物，不死不生，吾之本真，無名為真道。故無靈為真神，無形於無名，故無靈為真神，無形為真道。故曰三無即為元。敷落五篇，非聖人強為之次也。在道為聖之極，在人為魂之始，所謂妙也。元為妙之次，在人為胎光。神為元之次，在人為爽靈。真為神之次，在人為幽精。自是以下，則為道。自道以降，性成而形具，故人之三魂，一曰胎光，二曰爽靈，三曰幽精者，義取諸此。《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精氣為物，則質具而體成。有成則有壞，物不足以為固，惟魂遊於物，物壞而魂不亡。故《易》謂之變。古之聖人深切著明，所以示人者如此。故妙在魂上，而道在魂下。妙為魂之先，道為魂之降。自道而降，聖人不居。自道而上，衆人不處。衆人所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者，由道降為魄，魄盛而魂衰也。聖人魂盛而魄亡，故與道同遊。衆人魄盛而魂亡，故與物俱壞。由是觀之，所謂三魂者，

即此元神真。而七魄者，喜怒哀懼愛惡欲也。全魂即為仙，全魄則為鬼。魂與魄兩立，則為人。此理之自然，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雖然聖人為魂，衆人為魄，此自其既成而言之，若元始之初，魂魄未分，清濁且未之判，則孰為魂，孰為魄哉。及其既分，全則為魂，散則為魄，正則為上則為魂，流而下則為魄，偽則為魄，魂則為魄，真則為魂，邪則為魄，其本同，其末異，故魄亦魂也，魂消則為魄也。魄消則為魂，魂消則為魄。佛氏所謂無明即佛性者，此之謂歟。

吾元始之元道，周旋不可妙，妙不可得。自然元妙，上下往來，周旋自然，吾始於元元之元。吾不知其自然元道元德，孰能體吾元道元德，復歸吾元始，是謂還元返本之道盡矣。

聖人體元始之道，以周旋於物，妙藏於形跡之間，和其光，同其塵，不可以妙非，不可以妙謂，在其形跡之間，而形跡亦妙，故妙不可得。上下往來，周旋世故，自然元妙，而不見其徼。蓋吾本始於元之元體，吾自然以應於物，而吾亦不知其自然。如是則不獨元道化妙，而元德亦化妙。巨細心跡，無不妙者，孰能知之哉。由吾雖體道德而出世，復返道德於元始，是謂還元返本之道盡矣。

第六章 一百四十八言

元生神，神生元。

元之降為神，神之合為元。神以元而靈，元以神而顯。故上下相生。

吾元自粹，元一旋生，元色未闢，恍惚杳冥。蒼素彤斡，為四象不言玄者。玄為色之母，無色為玄。元色未闢，其光玄玄。元一者，玄之謂也。由有元一旋生五元，故天一為水。天生水中，水浮天而載地。元之未闢，自然太玄之中，有蒼素彤斡之光，合為四象五元，恍惚杳冥。

吾元始之妙，用一元，非一元，一元之妙。妙生元，元生妙。

妙為元之祖，元為妙之用。自妙入元，故稱一元。一元之用，元妙交相生，不知妙之為元，元之為妙。

蒼素隱顯，左右相元。元光恍惚，元出元入，出入無門，吾不知其元。元彤上下，不皦不昧，上下一元，元法自然。

蒼，東方木色之氣。素，西方金色之氣。木左金右，故曰左右相元。彤，南方火色之氣。元，北方玄色之氣。火上水下，故曰元彤上下。元光恍惚，東西蒼素，有出有入，而不見其門。南北玄彤，有上有下，而不顯其晦。有出入而不見其出入，有顯晦而不見其顯晦，故神用無門，道法自然。

然，無為非無為，故曰：孰能體吾無為自然。又曰：元生自然，吾不知其然。是之謂無為之天。

第七章 二十言

有無上下，左右內外，恍惚杳冥，妙妙中間，元在其中。

物必有有無之數，上下之位，左右之別，內外之界。物之所不能免妙，妙之中元在其間。非有非無，非上非下，非左非右，非內非外，恍惚杳冥，未涉此八者。

第八章 一百五十言

元黃始妙，始妙相因。元因黃，黃因元，元始黃始，不知其以。

以道言曰元，以色言曰玄。故元亦玄也。天元地黃，皆因始妙之本。元因黃，黃因元，交相因，交相生，元始黃始，不知其以，所謂以者妙之所也。

不見之色，不聞之聲，妙之又妙，忽然而生。無象之象，無物之狀，妙之又妙，忽然而形。元元見矣。赤素變化，幽黃洞彰，元常造作，元道由生。吾不知其生，無爲元黃，妙更之根。

聲色生於至妙，物象成於至妙，忽然而生，忽然而成，無使之者，故赤素變化，火金相剋而相成。幽黃洞彰，水土同處而相剋。是為元常造化。元黃之道，為萬化更變之根。

根生至妙，妙生元，元生黃，黃生元，三一之妙，自然而成。

至人根於至妙，妙生元，元生黃，黃復生元，自無入有，自有化無，妙元黃三而一，一而三。故曰三一之妙，自然而成。

元元又元，中有元黃之道。元始元元之母，元聲元象。吾元元之母，聲象得矣。吾曰此元元，吾不知其元元，道無上。

元中有色，故曰元黃。元元之母，出生色象，故色象以元為母。元元以吾為母。唯吾無母，是謂吾不知其元元。道無上。

第九章 一十六言

妙隱元生，道隱妙有，有無相生，神用不窮。

妙隱而元始生，元含至妙道隱，而物始有道，妙有中。妙中之元，元非顯也。有中之道，道非隱也。故元亦妙，有亦妙，有無相生，神用不窮。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卷之二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卷之三

神篇一千言章

第一章二百五十二言

元中有神，神之又神，吾不知其神。神中有元，元之又元，吾不知其元。元神和合，道法自然，吾不知其自然。

元神真道，皆從妙出。五而一，一而五，故元中有神，神中有元。方其為元也，不自知其神。方其為神也，不自知其元。元神和合，亦且不知其然。自知其元。元神和合。故雖自然，亦且不知其然。

左動右應，右動左應，呼之出之，吸之入之，遠之又遠，一之又一，神用神，一用一，吾不知其用，吾曰無為。吾非無為，本不知其用。應之者靜，神之道。

道無所不在，充滿六合，包含虛空。如撫宮宮動，撫角角起，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左動則右應，右動則左應，呼而出之，還復吸之，吸而入之，還復呼之，以為近耶，遠之又遠，以為多耶，一之又一，是之謂神。雖全於神，吾且不知其用。使神用神，神神更用，則神不知神。使一用一，一一更用，則一不知一。如汞走盤中，一一自圓，無使之者，故吾曰無為。如此則雖無為非無我，我不知其用。

《楞嚴》所謂性空真火，周遍法界，譬如手執陽燧，求火於日，一處執鏡，一處火生，遍世界執，遍世界起。人固知其有左有右，有呼有吸，而不知至妙生妙，妙由妙生，無所不在，殆將無應無動，無出無入，若纖毫有應之之心，則役於物之不暇，又安知吾之為吾哉。唯吾守乎大方以應運，故其運無方。吾唯立乎無象以應變，故其象無體。外無方，內無體，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

吾常變化，吾不知其變化。吾始一於元中，吾方三化至真。與吾為一，一非又神。

神之生於元妙之中，如雲出山，須臾在右。呼之出之，吾不在外。吸之入之，吾不在內。吾始從而應之，已失吾矣。吾所應運守乎大方之本，故無方。吾所應變立乎大象之首，故無體。

左動右應，右動左應而吾不在左，右動右應而吾不在右。則動非我，應亦非我。吾所應變之者靜，是謂神之道。

妙元生神，吾不知之生。至妙生妙，妙由妙生，自生之道。吾所謂至生。固知其有左有右，有呼有吸，而不知其有我之出。不知有我之入。蓋我無所不在。無所不在，殆將無應無動，無出無入，若纖毫有應之之心，則役於物之不暇，又安知吾之為吾哉。唯吾守乎大方以應運，故其運無方。吾唯立乎無象以應變，故其象無體。外無方，內無體，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

吾常變化，吾不知其變化。吾始一於元中，吾方三化至真。與吾為一，一非又神。

神之生於元妙之中，如雲出山，須臾在右。呼之出之，吾不在外。吸之入之，吾不在內。吾始從而應之，已失吾矣。吾所應運守乎大方之本，故無方。吾所應變立乎大象之首，故無體。

左動右應，右動左應而吾不在左，右動右應而吾不在右。則動非我，應亦非我。吾所應變之者靜，是謂神之道。

妙元生神，吾不知之生。至妙生妙，妙由妙生，自生之道。吾所謂至生。固知其有左有右，有呼有吸，而不知其有我之出。不知有我之入。蓋我無所不在。無所不在，殆將無應無動，無出無入，若纖毫有應之之心，則役於物之不暇，又安知吾之為吾哉。唯吾守乎大方以應運，故其運無方。吾唯立乎無象以應變，故其象無體。外無方，內無體，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

之間，變態橫生，而雲未嘗自知也。吾體於妙，一化於元，再化於神，三化於真。雖三化而未嘗不一，一亦三，三亦一，用與不用，無不皆化。故動亦神，靜亦神，神之又神。

第二章三十三言

妙元神一七九三，陰陽天地日月，土木火金水。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神在無無之元。

妙至元涉於象，至神涉於數，故元篇言一七九三，而神篇言一七九三之象，神篇言蒼素彤黔之象，神篇言一為下，九為上，三為左，七為右。驗之天數，則始青得九陽為木，丹光得三陽為火，素靈得七陽為金，玄上得一陽為水，皆一七九三之數，分布於四方。在陰陽為氣數，在天地為運數，在日月為交數，在五行為用數。莊子曰：道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知其數，夫自無適有而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若以莊子言之，則自有妙之名，而三已具，況自妙而元，自元而神，則巧曆已不能筭。故自一而二，自二而三，三而又三，以至於不可勝數。唯神雖散，而千萬涉於數而非數。故曰：無無之元，謂之一且不可得，而況於三乎。

第三章一百二言

天地元合，陰陽元交，日月元抱，三元混無，萬象無有，是謂元根。

元根於無，天地非元不合，陰陽非元不交，日月非元不明。抱者，含元著實亦有神。虛者神之本，實者神之舍。物之未生，神潛於虛。物之既生，神潛於有。神亦資有以生，故曰：天地生神。有亦資神以立，故曰：神生天地。

第四章八言

天地生神，神生天地。

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故虛亦有神，實亦有神。虛者神之本，實者神之舍。物之未生，神潛於虛。物之既生，神潛於有。神亦資有以生，故曰：天地生神。有亦資神以立，故曰：神生天地。

第五章一百四十四言

元虛元實，神爲元一。一藏元虛，神爲一神不止，恍惚不可得神。真生恍惚，混混於杳冥。吾一不見，吾神不聞，神交於元虛。

始而為虛，其漸必實。神在虛不加多，神在實不加少。故曰：神為元一。此一藏於元虛，為恍惚之妙，若神不凝，則恍惚不可得神。真始凝

於太虛之中，恍恍惚惚，混混於杳冥。雖有一而物莫見，雖有神而物莫聞，然吾一未嘗不一，吾神未嘗不神。故曰：神交者，《楞嚴》所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者歟。

元始之至道，至道之虛神，定之初太一之始。合神合妙，太始元妙，元妙太始。吾元神之元，元不可得，神不可一。變化之道，神明之用，建基立兆，生生化妙。

至道集虛基神，定之初定極而應，則萬神自集。集不知集，以一化萬，合妙合神，此妙自然，皆吾本始。妙元之用，求神之元，元不可得。若有得有元，神亦物矣，非神也。由其無得，故神不可一。千變萬化，其用不窮。與妙有建基立兆，妙生神，神神轉相生，故曰：生生化妙。

初吾方在一變三，合之一變三，合之神，神變化妙應，妙應變化，神之自然，物不知神，自然神乎神。

妙合元，元合神，謂之神元。元始之神元。此吾元始之中神，神自變，變而應物，妙應妙變，神之自然，自然之神，神乎神。《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故唯神而後知神，如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為則身不知身。內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寂以感通，則不以心知，不能知見。由是言之，天人之相見，以身為，無思而無不為，是謂通天下之故。故者，迹也。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第六章 一百三十四言

一神妙，一神元，妙神元神，動神靜神，出神入神，有神無神，陰神陽神，見神聞神，恍神惚神，左神右神，一神萬神，神乎神，神不知乎神。

神一於妙，神一於元，元亦神，妙亦神，則動而靜，出而入，有而無，陰而陽，見而聞，恍而惚，左而右，一而萬，莫不由神之變化，神乎神，神不自知其神。

吾元始之神，神之道神，而後知神。神而應物，妙應妙變，神之自然，自然之神，神乎神。故唯神而後知神，如道以所證者之分量為差次，上可以兼下，下不得知上，唯彼生於此，然後知吾之所。故唯神而後知神，如《楞嚴》所謂色界一十八天，其間有五不還天。彼色界四禪，但有欽聞不能知見。由是言之，天人之相見者，獨欲界六天，色界四禪，十三天而已。且同為色界，而色界中五不還天，己自不能相見，而況於無色界乎。自無色界而上，釋氏不名為天。且無色界，尚猶身心滅盡定性，見前無業，果色而況其上者也。此即道家謂之無為，釋氏所謂佛也。夫神之所以妙萬物者，故能上合太始，下合群物，合太始不知太始之無，合群物不知群物之有，方出於妙而下與神乎神，神不知乎神。

神一於妙，神一於元，元亦神，妙亦神，則動而靜，出而入，有而無，陰而陽，見而聞，恍而惚，左而右，一而萬，莫不由神之變化，神乎神，神不自知其神。

吾元始神之天，吞赤，內黃，吸蒼，服素，收元於吾元宮太一神母。

元始之天，非期於五色，而五色自生，如眼耳鼻舌之生於形，無使知者，故收元於元宮為太一神母。元即玄，玄即虛，虛為母。於玄之中，吞赤，納黃，吸蒼，服素，是為五行之真色，亦非吾故欲吞之，納之，吸之，服之，是四者具於太一之中。機動則色應，神動則天隨，釋氏所謂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汝以空明，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則各各現。若俱發明，則有俱現。所謂吞與納，吸與服，亦發明之義也。

吾元始一元，七動九鎮，神始神終，復於元元。

數始於一，成於三，中於五，變於七，究於九，故生數屬天。自一至五，得陽數三。成數屬地。自六至十，得陰數二。易三天兩地之義也。故數至五為中，中五不用，至十為極，極復歸一。去五與十，則自一至四，為物生之大數。自六至九，為成物之大數。自一生二，而有上下，上下定而中立。既有上有中有下，則為三。既有三，則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則為四。三為陽，故人天得之而竪。四為陰，故傍生得之而橫。元數之初，一為天，二為地。三天之一即天數為三，兩地之二即地數為四。天數紀之以世，地數紀之以界。故世為三，界為四。《楞嚴》三四，四三宛轉。十二，天地之大數。世界之成壞，盡物類生，以至歲日月星辰，窮十二變為一，旋復此之謂物生之大數。所謂動於七者，政以七緯，星以七紀，歲以七成。所謂七動者，即日月五星為緯。七紀者，四七二十八宿為經。一月晦朔弦望，四七二十八日有奇，而日月交會，一歲十二會，而晦朔弦望四十八有奇，即七七之數也。所謂究於九者，天有九天，地有九野，位有九品，人有九等，凡一日之時十有二。全明者七，合有三五為陽中之陽，七九為陽中之陰。自卯至酉，為全明，寅與戌，為有時而明。故七動九鎮至十二而極，此物成之大數也。故一元元首。神之元，元之神，相無相有，元始不知。吾生自然之道。

第七章　一百五十言

神不神，不神神，一神含元，萬神返一。

神猶不神，而分神，神猶不神，而神。若心有所思，則神結於所思而止，安能以一為萬。神神自用，各不相知之數也。所謂究於九者，天有九天，地有九野，位有九品，人有九等，凡及其含元自歸，萬神返一。一日之時十有二。全明者七，合有三五為陽中之陽，七九為陽中之陰。自卯至酉，為全明，寅與戌，為有時而明。故七動九鎮至十二而極，此物成之大數也。故一元元首。神之元，元之神，相無相有，元始不知。吾生自然之道。是謂不神之道。

神本於妙，無終無始。自然而凝，自然而化，化則為神，凝則為妙。妙覺無相，化而為神，神相恍惚，妙覺非無，神相非有。故相有相無，元始不知。

神動神静，一變一化，神視神聽，莫得其朕，神神不昧，吾始得之。

我無動静而神動静，我無變化而神變化，我無視聽而神視聽，是之謂神神不昧，莫得其朕，惟元始得之。

妙定其恍惚杳冥之中，真一自然，淵淵妙宅。神元一生一，神生神，神生神，無中有有。神而妙不若無神。一生一，不若虚一。自然得一。

知神守神，神始不神。知一守一，一始不一。不神而神，神乃不測。不一而一，萬變歸一。故恍惚杳冥，真一自然，淵淵妙宅，神之本也。是以神神不若無神，一不若虚一。

真之元，守真元於無用，神能長生。元生元元，神造化於虚谷，吾宅虚谷之妙。

得道者守真元於無用，故神能長生。

人之所以不能長生者，由内六根散為外用，奔色逐聲去而不返。儻能知六受用根奔佚之元，守真去偽，旋元自歸，即六根無用，根塵内銷，靈光炳然，神生無中，是謂造化於虚谷，長生之宅。

第八章 一百八言

神妙神元，有無自然，吾不知其用。

妙元為自然之無神，神為自然之有妙。妙元而神，無中有有。神而妙元，有中有無。

用。

用神之晦，定神之明，神明神晦，神交元黄，元黄交神，吾不知其有。

晦為明之根，妙為神之本。晦而合妙，明而應變，神交元黄。元黄者，天地也。神之交於天地，天地之交於神，涉於有者備矣。涉於有，吾不知其有。

神不神，元之子。元不元，神之母。神元之母，神之所以不神者，以其出於元。元之所以不元者，以其能生神。知元之母，守神之子，道合自然。

知六受用根奔佚之元，守真去偽，旋元自歸，即六根無用，根塵内銷，靈元之又元，元生黑。神之又神，神生白。知白守黑，神明自來。

元元之極為玄，玄為黑。神之極為顯，顯為白。知白守黑，其白不窮。

知神守神，其神不測。

神來無來，元始大樸，元中大樸，衆器無有，神元妙器。

第九章 六十九言

神居妙谷，一生虚室，虚空妙谷，吾元始妙宅。

谷虚而受，妙虚而應，故谷含萬象，妙含萬神。虚室之中，至白自生，純一不雜，故謂之一。元始之妙，如谷如室，無所不受，神生元中，動而愈有。

元一之始，神之居。抱之守之，載之致之。盜之復盜之，盜復盜之，鬼物往

來，妙谷冲虛，是謂真賊。

神之居於元，抱之守之，載之致之。若非我有也，非其有而有之謂之盜。學道者之於神，若用非其有，盜之復盜之，盜之又盜，如鬼物往來，如谷冲虛，愈用愈有，是謂真賊。《易》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生生之不窮，用之而益有，如盜他人之物，不種不穫，自然應用，與此同意。

神元神武，盜不可見。元神妙一，廓然自得。

《易》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非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其孰能與於此。神未有不顯武，未有不殺有，聰明睿智，而能洗心，以退藏有，神武不用，而能致用於不殺，非神藏之義。却神全真，無為無作，謂之真元，元藏神，不可得也。若極其至，則元神妙一，廓然自得。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卷之三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卷之四

真篇一千言章

第一章四十四言

真真真，神無不靈，靈無不神。故真為神之用，真真之妙，靈亦神。故精亦妙，粗亦妙。九還之道，杳杳之真，無為無作，真全神却。

致一為真，數至九還歸，一十即一也。若百千萬，乃衍十而成耳。自一而九，周極萬物，九還於十，復本為真一自然，深根固蒂者，根於妙無之義。却神全真，無為無作，謂之真人。

第二章一百二十一言

一定之器，真元大樸。真真真，真真杳杳冥冥，至精至真。神一不雜，定變定化。

杳冥非無，精真生於杳冥。故杳冥者，精真之本也。抱精守神，一而不散，變化出焉。人嘗求變化於變化，而不知自然之必變必化，蓋杳冥為真精之本，一為變化之本。求精真必不精真，求變化必不變化，若神不雜，則必變必化，有不待言者，此聖人所以貴無為也。

真，真而後神。至人以神入真，却神返本。故曰：一定之器，真元大樸，真真申言之者，不雜之謂也。

有清淨而不信，無物之非淨。信有一我而不知，六合之內，無適而非我。信有一心而不知，巨細之物，無物而非心。如此則不信矣。不一則不可强信，欲其必信必一，一之又一，信之又信，非有真見者，不能若信信不脱，雖天地有盡，而此見蓋未嘗終窮也。

真一妙道，自然真道，各真其真，一真曲全。

知自然之真，則運用之間，無使然者。學道之士，運用皆空，遇事則施應而不膠，無事則虚虚而不寂，故動亦真，静亦真，直亦真，曲亦真。動不失静，曲不失直，故曰真以曲全。

吾元始真，道得一盡矣。

孔子謂子貢曰：賜，汝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吾一以貫之。且多學而識，識為學病。識之所為病者，猶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戾，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背，曲直不相害，動静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道一道也，物一物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衆真皆息，吾不知其息，真元妙一。

動無非真，故息無不真真，動無動真，息不息，故曰：吾不知其息，是謂真元妙一。

吾元始鎮於元首，一真之道，吾無所不一。吾真元至道，衆真歸吾一，真道真常矣。

《楞伽》有外道常論，謂凡物本常，本常不變。又謂物本不常，思量計常。若物本常，則常為定論。若物本不常，思量計常，則常為非實。故釋氏所謂涅槃也。

第三章 五十二言

妙一，元一，神一，三一同。真妙一不散，無爲變化，真元自然。

妙非妙，元非元，神非神，何以故，同一真。

猶自然也。

見一，守一，抱一，入吾元一。

必先見一於無所不一，然後能守一。

必能守一於無所不一，然後能抱一。

若不能見則不能守，不能守則不能抱，不能抱則不能入矣。故一以見為先，

物我交違，又安能守而不失乎。

吾太上，元始、妙定，真一、太一，元始之尊號，得之者真。

元始、妙定，即釋氏所謂涅槃也。

《楞伽》謂涅槃與空無別有誼，此即真一、太一之謂也。

第四章 一百四十二言

一真返元，萬化歸一，真一守一，入吾神天。無一非一，一不可一，元始之真，道一不變，神一不化，一返妙元，元之一道。

真返於元，萬歸於一，守真存一，是謂神天。神天之妙，無一非一。楞

嚴佛告文殊，如來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薩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既識其真於中，實無是非二相，且見自眼，根緣於塵色，因有塵色內發，識知三摩地中。觀此塵緣，猶如空華，本何所有，不可謂是。雖是空華，而知空華者，元是菩提，不可謂非。今以佛語，參對發明，如眼見色，萬有不同。由是言之，又誰是一原，其本根由吾元，妙若非元，妙塵無所緣。由是而言，又誰非一若，未識文殊言文殊者，有是與非，既識文殊，則是非二相，自然不起，一與非一，義亦如是。由不知一，故有是非，揀擇推尋，既見一真，其間自無。一與非一，故曰無一非一。所謂一不可一者，此言一之不可定也。若以一定為一，則一而不變，故一不可一。若道一則不變，不變則非道，神一則不化，不化則非神。唯一返妙元，雖萬不同而一不見一，是謂元一之道。

吾元始至真無極，上真元道，生吾無神之道。

真之至，道之上，無神無極，是謂元始。

真真之體，倚仗元黃，無無之數，忽然有一，吾得而見。

真真無體，倚天地而成體，無無無數，假於一而有數。有體則有物，有數則有滋，於物知真，於滋知一，非有道者不能。

孰能守吾真一，于妙真見真，一知一，一寡一微，守之尊一，無始至無極。

惟真見真，惟一知一，方其為見物所不見，方其為知物所不知。其守之也，至溥至博。方其守之也，幾於無始。及其用之也，至寡至微。其用之也，至誠，無思有信，有信之極，自然而誠。此為真道之極。

第六章 一百一十五言

真定無爲，一妙無數，無爲無數，元始無神居乎衆始道全，無數真全無爲，真得真矣。

苟不識真，則一塵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儻見其真，則雖在事物間，猶無數也，猶無為也。此由衆人無真，故所見皆不真。聖人自真，故所遇皆無不真也。是謂真得真。

第五章 十五言

真守真，衆僞不生。信信之誠，真道得矣。

以真守真，則無偽不真。以偽求真，則無真不偽。《中庸》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所謂天者，誠發於中，有若天然無誠之者。儻有意於誠，則是思誠。思則有邪，思則為偽。人道之患，自此始矣。信信之誠，無思有信，有信之極，自然而誠。

第六章 一百一十五言

神生真，真生神，神合真變化定無。神神入真，致一後得入神至真，吾歸無極。

真神相合，雖有變有化，而無變無

化，皆本自然。神神入真，不見其變化，由是致一得一，雖千變萬化，而皆出於無有，是謂吾歸無極。

太始真一未生，恍惚之數，在毫末之始。元始得其妙數，守一不變，定無固始，守神不離，一真守神，神不見守。

《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説。原吾未生，吾從何來。及其既終，吾從何去。若知其自來，即可知其自去矣。太一之始，未生之初，恍惚之數，在毫末之端。方是時一全而不分，元始得其妙數。妙數者，一之謂也。元始能守一不變，定無固始，故能獨立於天地之先。人所以流浪生死，由其不能全一在於無中，不能自持太始之一，分為六用，攬塵成根，故有形象無不可定始，不能固根結形，成喜怒易其性，哀樂動其情，去本逐末，遂乖元始。至人則不然，知何以故本不離，故本自不離，守亦無用。

吾不爲無無之用，不在有有之形。妙谷含真，妙真含虛，妙元真一之元，吾真自得。

知神之生於真，即是為無無之用。知真之可生神，即是生有有之形。無無之用而吾為其用，有有非形而吾為其形，皆由知始。故《楞嚴》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但於無用之用，用而不用，於有有之形，形而不形，知見不生，知見無見，即是妙谷含真，妙真含虛，真真自得，吾不知其得。

得一無得真得。真元妙，真一無有。

學道有纖毫所得，即為塵勞，故《清淨經》云：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於法實無所得。若云有得，得必可失。可得可失，所見不真。若得一而實無得，一不可離。我即一，一即我。是名真得，真一無有。

第七章 一百五十三言

皓皓真元，冥冥妙一，洞然元谷，恍生玉室，吾方抱元素，含黄極，定其丹樸，無色無聲，寂然真體，與吾爲一。

真元妙一，皓皓其素，冥冥其深，如谷之虚，如室之温。抱元素者，天之色也。含黄極者，地之象也。抱元含黄，包括天地，以為丹樸。所謂丹樸，無色無聲，寂然真體。若以有樸為樸，乃元黄之分，非其全也。抱元含黄，則天地未分，自未始有天地，而真體與吾為一矣。此之真體，本吾元始得一真之道，元黄大象，妙一清淨，虚中化一，真元未變，道不可得。

元黄大象，未始有象。唯妙一清淨而已。自虚中化一，而大道生若，真元未變，妙妙無形，元元無體，神神無數，真真無變，則道不可得。

大道隱真，真元無作，神真一定，興逝不去，真名乃久，是謂信。流真遠真，還一返。

真散為道，道隱至真，道在天下，大而妙元，小而仁義，則道有小大。得道者生，失道者死，則道有得失。人存道興，人亡道廢，道有興廢。若真一妙元，則無作無止，無去無來，湛然常存，興逝不去，故真為常道，真名乃久，真從道降，流不失信，遠不失初，道散為物，去本遠矣。而真未嘗喪一，未嘗離若，能還一返真，復歸元初，則未嘗散，未嘗亡也。

吾太始神符，妙不可得，與物同名，吾一無名，真名不去。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有樂，皆非心體。去情純性，謂之洗心。心不雜情，精純自住，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而未嘗涉世，與民同患，而實未嘗同患。故退藏於密，則無我。與民同患，則無物。內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至人神符於太始，妙不可得，然出而能與物同名，雖與物同名，而吾一無名。所謂妙不可得者，即退藏於密也。與物同名者，即與民同患也。雖與物同名，而吾一無名，則名可同而一不可同，名可名而一不可名。即無始無終，真名不去之義。

守名名離，執樸樸散，建樸立名，失吾真矣。守無名，鎮無樸，是謂元樸，妙真長生久視之道。

有名即同物，可執即同器。唯守無名，鎮無樸，無物與器，即無得無失，是謂長生久視。

第八章二百一十八言

恍恍惚惚，火中生神。杳杳冥冥，水中生精。火炎升上，七變生神。水流降下，六化生精。七六變化，上下相成。精神往來，妙體生真。神七變，生真火。精六化，生真水。六七十有三妙。

神生於恍惚，屬火。精生於杳冥，屬水。火之性上，水之性下，上下相交，精神往來。故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精中有神，神中有精。是謂七六變化，上下相成。天一生水，性本陽也。體成於六而屬陰。地二生火，性本陰也。體成為七而屬陽。水自上生而性下，火自下生而性上。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於地。肅肅之氣，本出於天，天一之用，降而下行。中交天五，成形為六，生水而屬地。赫赫之氣，本發於地，地二之用，出而上行，中交天五，成形於七，生火而屬天。故水本天而其成則地，在人為精。火本地而其成則天，在人為神。故謂之六化七變。七六變化，合為十三。然則十三者，乃水火之體。是其已變已化之質，非元變元化也。

妙吾之至真。真一生於妙數之始。神中精與吾出生，精中神與吾入死。死不亡，生不壯，十有三之妙，知之守之用之，長生久視，吾道合真，號曰真人。

十有三乃數之成，為水火之質。水火以質相遇，則剋賊不能以相容。唯水火之元數，真水藏於真火，真火藏於真水，真真不壞，此《易》所謂水

火不相射者，言其真水火之能相容也。至人知之，求水之真於心，於心配汞。求火之真於腎，於腎配鉛。心，神也。神中有精，其精不滅。腎，精也。精中有神，其神不壞。雖出生而不生，故曰生不壯。雖而不死，故曰死不亡。真人於十有三之形，而識十有三之妙，知之守之，長生久視。

真人抱一致一含真。天火神，地水精，天地精神，七六水火，吾合爲真。十三返妙，真一自然，妙數合真，入死出生之道得矣。

水火二物，同原而異體，相剋而相成，唯真人然後能一之。於是抱之使之不離，致之使之不散，含之使之不異。合天地精神，七六水火，皆致其用。由返十有三之妙，然後真一自然。儻不知十三返妙，而徒任水火之死質不循其初，則更相剋賊，水敗火散，不終朝而死矣。

昧十有三之妙數，喪真取死，吾曰真死。真死真亡，不得返常。

第九章 一百五十言

日火月水，日神月精，神魂精魄，天長地久。十有三之妙數，萬物不能逃。一變一化，浮沉鬼神，日月相移。

陽本於陰，陰本於陽，夏至陰生於天，冬至陽生於地，故水中含火，火中含水，神中有精，精中有神，在人為魂魄相抱，在物為天地長久。皆十有三之妙數，萬物不能逃。但人不識其變，故陽窮於陽火，上而不能下，陰窮於陰水，下而不能上。若知其變化，使龍從火出，汞出於砂，識火之死質不循其初，則更相剋賊，水敗火散，不終朝而死矣。

知真水火之交相養，然後知精神之交相生，昧其交數，則物失其養。物失其養，則死亡隨之，是謂真死。

無極之道，吾真無上，是謂無上真道。天生神，地生精，天地合妙，真一不化，合天地精神，知神中有精，精中有神，能使真一不化者，唯至人為然。是謂無上真道。

第九章 一百五十言

其要，不知其妙。

此言水火雖真而非真。吾之至真自吾始。未闢合而為真。方是之時，天地至真，吾始。未闢混合爲一真。吾方守於元始，恍恍惚惚，吾不見十有三之妙數，自然之道，在吾三要。吾知是謂浮沉鬼神，相移日月。古語云：至人奪得造化意，手摶日月安爐裏。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者。以此。

汞相配，内可以成丹，外可以成物，固定太初，守鎮元始，道合元真，吾入無極無盡，鍊成浩劫，妙一靈元。恍惚之數，杳冥之真，自然之神。生元始，終元極，太真妙數，元始真道，元始用

之，至至成天成地。

化鍊水火，交養精神，足以為道矣，而未為至也。所謂至者，必在固定太初，守鎮元始，道合元真，入於無極，鍊成浩劫，妙一靈元。自然之神，無始無終，是數非數，是道非道，然後能變化萬物。吾元始用之，以成天成地。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卷之四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卷之五

道篇一千言章

第一章一百九十七言

真散道生，道還真復。真生道，道生真，真出道遊，道有清有濁，有動有靜，萬物得普。

真散為道，雖為散矣，然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本出於一。若能知一，則道還真復。自凡而入聖，則以道生真。及真出遊於道，萬物莫不皆得。

八用從橫，三元反復，始至大而無不細。道元周始，圓上方下，橫中合一，本於四大，火風成形，居於東南。地水成形，居於西北。四大化為八卦，風結成木，木為火母，故震巽主之。木者風之餘氣也。地金為水母，故坤兌主之。金者地之餘氣也。乾亦金居西北，艮亦木居東北，故四大分為八卦，八卦變五行，更相生，更相剋，故曰八用縱橫。元清為天，黃濁為地。天至陽也，夏至陰生於天。地至陰也，冬至陽生於地。清濁相交，法天象地，於至大，其方無方，極於至細，無微不偏。道周萬物，天圓于上，地方于下，橫中為人，三合於一，皆法自然。象帝元遊，吾失元始。元道周還，復歸元始。

知生，役者不自生，而寄之生也。火非生土，火息而土自成，此致役於坤也。土結為澤，澤潤生金，金剛有聲，故成言乎兌。金土相配，金為水母，土之氣互相剋賊，故戰於乾。乾金既純，水出金母，流而不息，故勞乎坎。水既盈溢，將返于元，木為水子，母往就子，風水相和，水返於風，

復歸元真。故曰始萬物，終萬物，莫盛於艮。方其八用從橫，帝自震出，周遊八方，元始之妙，散於萬物，故曰象帝元遊，吾失元始。及元道周還，物至艮而成歲功，人自精而化為神，乃復歸元始之道。

三一，六元，五化，八變，神道真一。

三一為乾，六元為坤，乾奇坤耦，八卦始生。乃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于中，縱橫八變，不失十五，是謂五化，八變，神道真一。

道生道形，形復生道，道復生形，往來上下，道形道氣，形氣上下，吾道一周。

衆人之形，不能生道，終歸壞散，雖天地之形，有不能免。人所以貴於天地者，謂其可以役天地，往來上下，不為形氣之所拘。此其所以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合則成體，散則成章，道氣形復歸無有。

道無用，德無爲，用不已，爲無極，迫成妙化，象上形下，元帝遊中，終其始，始其終，帝元道還。不知吾生道復真得，入吾元始。

道以無用為用，德以無為為為。無用之用，用而不已。無為之為，為而不息。故能於不妙之中，迫成妙化。迫成者，即成也。此所謂不壞世法，而得真相者，人徒見其在天之象，在地之形，而不知帝遊其中，終而始，始而終，物自始終，而吾無始終。物自生滅，而吾無生滅。以道復道，以真復真，入吾神始。

一真八神，二十四道，七十二變。三元分用，八神同異，與道合真，一周無盡，元道長生。吾曰大道一，始終復吾常。

一真為一歲，八神為八節，二十四道為二十四氣，七十二變為七十二候。天地人為用三元，剛柔陰陽錯綜八卦，雖其分如此，然其分皆因自然。至其自然，至與道合真，周而不盡，生生不窮，故曰元道長生。道之始終，雖散可以為千萬，及其復一，則始終不失吾常。

第二章 六十四言

道道不道，神神不神，不道道吾不見，不神神吾不知。知者吾不神，見者吾不道。道物，神物，鬼物，物物。得道，得神，得真。真復得神，亦得道，亦得道不可見，神不可神，不可見而自見，不可神而自神。故妙空之中，非耳而聽，非目而視。一於妙覺，六用不分，根塵既銷，靈光獨耀，不道而道，不神而神，自然之妙也。道降為物，其別有四，道物化其神，神物化其魂，鬼物化其魄，物物化其形。形壞則物喪，魄銷則鬼亡，魂衰則神散，獨神不亡。神全則道妙，窮盡幽顯，不出此四者。道物為仙真，神物為神靈，鬼物為幽爽，物物為萬彙。然是四者，亦可得道，得神，得真。以其元本同出也。至人不獨能使物物得道，又能使真各得真，道各得道，吾以無得而得道得真，是謂元德。貸者假以成之之謂，至人假道以濟物，故曰善貸且成。

第三章 三十三言

天元、帝道、地化，三宜。元生神，化生

形，道生用。用無用，無爲無不爲。道應上下，帝用無終。

在天為元，在帝為道，在地為化，三者合而成功。天元在人為神，地化在人為形，帝道生用。《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成能者，帝道生用之謂也。用而無用，為而無為，以道而成天成德，故帝用無終。

第四章十七言

天地人鬼神，道混爲元，始不可識，吾道久成。

天地人鬼神，五者各各殊途。然其始出於一源，混而為道。及分為此五者，則有成壞聚散，囿於形數，要亦有終窮也。唯其混而未散，則始不可識。惟不可識，然後能久成。

第五章二百十言

元明化昧，道用隱顯。元帝應用，萬物得母，不知其子，誰知我祖。

方其未始，有物昧密而未彰。及元明化昧，生所既立，道由是隱，亦由是顯。若不了元明，隨物喪真，元明為色所迷，則道自此隱。若了元明，識知變化，雖生吾不知其生，則道由此顯。體此應用，謂之元帝。萬物逐末，吾獨得母。人所以逐末者，不知我從道出。我為道之子，既不知子，孰知其本始。

吾言於象妙元始。赤子歸吾不去，鎮類守元母，變化由變化，不隱自妙。妙起妙成，妙帝出入。

若有揀擇，則妙非自然，道惡揀擇，故精亦妙，象亦妙。象者物之成形者也。物雖成形，吾之元始，未嘗有散。若能常不失赤子之心，如嬰兒之未孩，使元始之妙，歸吾不去。知其子，守其母，用變化，由變化，吾不知其變化，使日用顯然之間，不隱自妙。起從妙起，吾不知其起，成從妙成，吾不知其成，是謂妙帝出入。

吾元元之大道，徼然不見。鬼道神帝，用無用，無用無窮，成帝妙用，神鬼不測。吾曰神其門，鬼其户，不見其道，不知其行。鬼行神遊，妙常變化。

元元之妙，萬物受其役而不知，故其道可以役服鬼怪，帝制神明。用於無用，用用不窮。帝制萬物，神鬼不測。《禮》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視之不見，聽之莫聞，然則物之不可測者，莫鬼神若也。以鬼神況道，但其門户耳。及其堂奥，豈得而知之哉。不見其道，不知其行，如鬼行神遊，妙常變化，近在目睫，而人莫知也。

惚惚恍恍，萬物之神奥。恍恍惚惚，萬物之鬼宅。道行真化，杳冥之靈室。虛無至大，元居道安。神妙帝寂，耳目不可得。

恍恍惚惚，誰知恍惚。杳杳冥冥，誰知杳冥。有知之者，則非恍非惚，非杳非冥，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是謂神奥，亦曰鬼宅，亦曰靈室。吾始化靈室，於無生有，元元之妙，一穴其真。所謂穴者，開物成務之謂也。雖穴其真，而元妙之本，不散不亡，以無象為象，故曰孔容。以無神為神，故曰神帝。虛無至大，雖散為道，然散不失元，故道無巨細，居之皆安。雖帝用無方，然用不失神，故其用亦寂而不見，在於無中。聽不

以耳，視不以目，耳目且不可得，況於聲色之見聞乎。佛書謂：空中無眼耳鼻舌身意者，此也。

真人元妙，大道本微，動出應取，用無窮盡。道與物藏，不虛不實，不奪不取，器留不常，道還不休，吾故無窮若此。

大道本微，用之不盡，則非微也。蓋多寡有無，乃前塵分別之相，而不知道與物藏，非相可測，則大而小，微而廣，虛而實，實而虛，奪而取，取而奪，非形器之所能留礙也。至于形器，然後留礙不常，乃有大小廣微之別。道出形器，用之不休，吾故無窮若此。

第六章 一百五十九言

妙變妙化，無所不妙。元變元化，無所不元。神變神化，無所不神。真變真化，無所不真。道變道化，無所不道。

一變一化，無所不一。妙至於無所不妙，則妙在瓦礫。道至於無所不道，則道在稊稗。今指瓦礫稊稗，而謂之道可乎。然瓦礫稊稗，未嘗非形器之結。識假者但見其假，識真者但見其真，若其結形，則與天地等耳。所謂妙在瓦礫，道在稊稗，豈為過哉。佛書論圓覺以為地獄，天宮同一淨土。涅槃生死，同一法性。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菩提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智慧愚癡通為般若，是為諸佛隨順覺性，此即一一變一化，無所不可得，道不可得，道返真，真返神，神返元，元返一散無方，數不可及，謂之無數。六變三元為大變，六化三元為大化。

一散無方，至於十百千萬，以至於不可勝數。若一一窮之，各言其異，則肝膽楚越，如是則雖謂之有數可也。若返於一，原其皆出於道，則胡越之遠未嘗不同，如是則雖謂之無數亦可也。役於形，涉於數，要必有窮，故變化之數，極於十八。《易》曰：

第七章 一百十四言

妙清元淨，妙元清淨，大本元清，妙淨元妙。清淨之返本，吾神復清淨，道出清淨道生。

物之本始，純一不雜，雖非清淨可名，而捨清淨無名之者，故曰：妙清元淨，大本元清。學道必自清淨始，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歸，故曰：清淨道生。

清淨妙宮，其間有清淨真法。真一不見，一不可得。清淨不在於無數，妙道法清淨，雖泛不雜，故無數亦不雜。

清淨妙宮，有清淨真法，言世人不識清淨之體，以無為為清淨，故特出真法以破。凡識所謂真清淨者，真一不見。若真一不見，則萬法皆不可得。萬法既空，雖一亦不可見。故無不清，無不淨。又曰：清淨不在於無數，由世人以無數為清淨。自云求淨淨不可得。故道家《定觀經》偈曰：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真種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本空，知即而入于有，從空背於空矣。此經云：清淨不在於無數，雖道散而為百千萬億，猶無數也。故有數亦清淨，無數亦清淨，蓋物物本淨，雖泛不雜，有數亦不雜，無數亦不雜。

即見清淨真法。《定觀》偈云：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即是吾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方其未散，覺了之性與照明之種，皆從真出。及其流散，乃失道原。然自流注不可強絕，本是妙明，真一種性，流注自然，非有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秖益煩撓。故曰：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無明，本無有異，由吾自戀，乃失淨體。念念放起，念念皆空，則無始以來，麤重習氣，頓然清明。若總清明，即為眾妙，釋氏心銘，亦不異此。蓋言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添止心。如此即滯兩端，寧知淨穢本空，動止本一，由吾自異。故彼成異此，所謂一處不通，兩處失功也。若但捨穢求淨，即穢不可除。是迷有事，應以無心，不隨動轉。定觀所謂而入于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此經云：清淨不在於無數，雖道散而為百千萬億，猶無數也。故有數亦清淨，無數亦清淨，蓋物物本淨，雖泛不雜，有數亦不雜，無數亦不雜。

第八章三十三言

清淨生動，動生清淨，吾居清淨妙動。

清淨無為，無為清淨。道為清淨流物之原。雜不混，散不失。清淨道流，妙元清淨之海。吾何不返逝矣。

清淨即無為，無為即清淨，無為而為，謂之道為。道為雖無不為，然不失清淨。道即物原，物物具道，雜而不混，散不失真。惟體道者識之，故能返流全一，與道同流，歸于清淨。大海無流不返，謂之返逝。

世，故豈能保其必浄。然其本必浄。動雖衆，然其流則一。物雖多，然其致則一。故曰：清浄普流。得之者無所不浄，故曰妙。

第九章一百七十三言

流實動生，道虚清浄。妙，谷流清浄。

動生於實，浄生於虚，心虚則静，心實則動。所謂實者，喜怒愛惡室之也。若内無室，則中虚。中虚未有不浄。莊子曰：室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天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天遊者，虚之謂也。虚而應，故曰：谷無所不容，谷之妙。

無數，無無數，道帝流通，清浄無礙。無應乎清浄不敢違。

浄之所以為浄者，以其應不失浄。唯應不失浄，然後無所不浄。故道帝流通，周旋衆有而不礙。清浄無數者，空也。無無數者，有也。應乎有無，不失妙浄。故經曰：常應常浄，常清浄矣。

清浄妙生，靈虚一化。清浄妙無，不知其始。妙無窮始清浄，無窮始流返。吾無窮始，妙不可測清浄，清浄不可測妙。清浄自然，自此得矣。

清浄生妙，涉於群有，然靈虚一化，有未嘗有。清浄妙無，擴然無際，不知其始，無而不無。故妙無終窮，是謂自然不可窺測。

吾妙法清浄生。生無窮運成天地，始一元生。清浄妙流，一上一下，中含清浄之妙。清浄神虚。不形不氣，清浄出入，定乎清浄之天。

本始之妙法於清浄而生。生不窮本，於無為而不盡。無為未嘗有為，而不離有為，以至運成天地，一上一下，而清浄神虚，常流於其間，不形不氣，宰制萬物，出入清浄。故謂之清浄之天。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又曰：存心養性，以事天。天者，清浄本始之妙。不形不氣，人患不能復性，性不復則心不盡。不盡其心者，喜怒哀樂未忘之謂也。由喜怒哀樂，變心為情，發不中節，情為主宰。故心不盡。若能於喜怒哀樂之中，隨順皆應，使雖有喜怒哀樂，而其根皆亡情，根内亡應之以性，則發必中節，而和理出焉。如是則有喜非喜，有怒非怒，以至有哀樂非哀樂，是謂盡心復性。心盡性純，不謂之天，不可得也。

元虚不動，一真普發。清浄妙通，道在其始。太一無窮，吾入清浄之終始。

神仙之道，清浄畢矣。

元虚自然，未嘗有動。至於一真普發，物物蒙賴清浄，流通無有窮極。

知始無始，知終無終，由其太一，故出入，定乎清浄之天。

曰無窮。若知有始，則三際不斷。

苟不斷三際，則過去為始。始既已往，見存為中。中際不住，未來為終。終者未來，觸事成三。安得清浄，必三際斷，其始無始，然後其終無終。故曰：吾入清浄之終始。

元始説先天道德經註解卷之五

（顧志華點校）

003 道德真經義解

經名：道德真經義解。宋李嘉謀撰。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版本：《道藏舉要》第一類。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息齋道人解

道經上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變，至於念念遷謝。俯仰之間，未嘗少停。至所謂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窮。是之謂常。常之為道，不可行而至，亦不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即非常道。使其可名，即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及天地既判，高下之名生，萬物自是而滋，故可以名者，物之母也。聖人體真常之道，以出入於有無之間，故妙者大道也、無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同入而歸於無。吾欲觀其徼，則與徼同出而游於有。妙即徼，徼即妙，有即空，空即有。其本同，其末異。故同謂之玄。不獨此也，至於玄之又玄，即能使衆徼之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於物之先，順物自然。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為美、孰為惡、孰為善、孰為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為美，然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於物之先，順物自然。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

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侍❶。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於末，而居於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有矜有伐，即為尚賢。有愛有取，即為貴難得之貨。有見有色，即為可欲。以一身言之，心為君，耳目鼻口手足支體為民。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我以矜伐先民，則民各矜其能，矜而不已，則其勢必至於爭。我以愛取先民，民各取其取，取而不休，則其極必至於盜。我以可欲為心，貪得不止，凡有見於前、動於目，無不欲得，則其極必至於亂。是以聖人虛其心，弱其志，强其骨，實其腹。夫心與志，人之道也。骨與腹，天之道也。聖人天而不人，衆人人而不天。所謂天而不人者，心猶腹也，志猶骨也。傳曰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猒而已。蓋易足者腹，難足者心。聖人在天者，其實如腹，其堅如骨，莫知所以實而實，莫知所以堅而堅。既實且堅，則心不知所以堅而不為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為也，未嘗取善而為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為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於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沖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而不天。所謂天而不人者，心猶腹也，志猶骨也。傳曰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猒而已。蓋易足者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進而必為之志。挫其銳者，不必為也，未嘗有畏而不為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為也，未嘗取善而為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為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於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大仁不親，雖若不親，而其仁無不偏。小仁親親，雖若親親，而其仁有不偏矣。故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初非物物而親，人人而愛，如已祭之芻狗，若用非用，若棄非

棄，若貴非貴，若賤非賤，其視物如芻狗，其自視如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不自知其生風，風亦不自知生於橐籥，故愈動而愈無窮。儻必欲以仁親物，則仁必不周。今以言求言，尚將恐竭，而況欲以一身觀萬物哉？不若中虛內守，時然後言，吾不知其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無體，故曰谷神虛神藏於體，猶山之藏谷，故曰谷神虛以實為體，實以虛為用。谷神無體，寓於有體而不死者，猶其致養於玄牝也。玄者，天也，於人為鼻。牝者，地也，於人為口。鼻以虛而納天炁，口以虛而食地精。故玄牝之門出入精炁，人之所以不死者，以其根本天地也。若能知其節制，因其自然，以不用用之，常使綿綿若存，猶谷之虛，則神動天隨，無不應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田，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天未嘗愛其施，地未嘗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天地同流，故於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為，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猶其所得，以非身為身，故天下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成人之私。物得其私，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上善利物，不擇處所，苟有物，吾斯從之，故其善若水。上而雨露，下而江河，不擇地而處，不擇物而施，雖汙穢之所，無所不周，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聖人之利物亦然。居不擇方，故所至於善地心不自私，故所蘊為善淵。施不擇物，故所與為善仁。口無擇言，故所言為善信。循理而行，行無不正，故其正為善治。無心於事，事無不成，故其事為善能。未嘗有動，動必中節，故其動為善時。蓋衆人所趨，聖人之所棄，聖人之所有，衆人之所無，未嘗與物同途。故我未嘗有爭於人，而人亦無尤於我。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為善也。知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為得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為

不善，而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不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物，先喪己心，是為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猶此，況於人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洞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爲玄德。

載者，初也。營者，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初造魄抱魂於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氣之效，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兒子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故能滌除此心未忘，則不足以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民，民將自化。故曰能無爲乎？盈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不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物，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爲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爲，然猶為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爲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於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取以爲有，爲而不恃以爲功，長而不亡。田獵馳騁，取貨無厭，皆由心能自以爲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身爲有，神爲無，神藏於身，以虛用實。故耳非虛不聞，目非虛不見，鼻非虛不納，身非虛不知，是以味奪口也，心止於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於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曷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不以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於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於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曷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不以味，嘗嘗為口，知不以心，知知為心。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於外，腹止於內，聖人專內而忘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外，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

何謂寵辱若驚，《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是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夫寵與辱，皆非吾素，得寵若驚，恐其辱之將至也。失辱若驚，恐其寵之方來也。故畏寵如畏辱，得寵如得辱。故曰辱為下。知其皆自外來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則又何患？身未可無思，其不思則大患，必有患未可免，思其可免，則吾身不亡。惟貴大患如貴吾身，然後可以免患。不獨此也，故貴天下如貴吾身，然後可以寄天下，愛天下如愛吾身，然後可以託天下。蓋以大患為身患，然後可以保身，以天下之患為身患，然後可以保國。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爲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為色、形、器之所囿，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為一，雖寄於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皦。雖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雖歸於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恍惚者，出入變化不主，故曰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士之微妙玄通者，其遇物若冬涉川，不果於行也。若畏四鄰，不果於知也。儼若客，不自以為主也。渙若冰釋，不自以為固也。敦兮若朴，不自以為文也。曠兮若谷，不自以為實也。渾兮若濁，不自以為清也。人見其似濁矣，静而觀之，久則徐清。人見其安於不為矣，動而試之，則徐生。惟聖人然後能養清於濁，養動於静，故常清常動，而未嘗盈，

言其得所養也。惟其得所養，故能以弊為新，以常為變。若以新為新，則其成不終日而竭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虛者道之極，靜者道之始，故於靜言守，於虛曰極。蓋言學道者，篤於守靜以為本，極於至虛以為成，方萬物並作，吾不與之俱作，而徐觀其復。所謂復者，窮理盡性以致於命也。凡人必假四大以成體，地堅水濕，風動火煖，相合為身，方其芸芸，馳驅四大，與物皆遷，不知其復也。及風火既離，地水漸壞，則此覺知依何而住。乃知此覺外緣既散，止歸自心。心為身根，由有妄想，養成客慧，故有塵勞，不能自靜。妄想既除，客慧自息。吾之心體本自湛然，是為歸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命者，吾之天也。既識其天，則不變不異，知其不變，是之謂常。人之所以妄作者，蓋由客慧流轉，不知自心流轉不停，而生禍害。若以本靜元明照知之有，不可得。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❷。智惠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道散則降而生非，僞勝則反而貴道。大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及其煦煦為仁，而人以煦煦指數。及其孑孑為義，而人以孑孑懷其義。使大道之行以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於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惠者，切仁義而行之，則僞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僞既多，無非非者，群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慈孝，家國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

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聖者不自以為聖，智者不自以為智，使聖智而可絶，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為仁，義者不自以為義，使仁義而可絶，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可絶，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偽之足以亂真，故欲絶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朴先民，民見其素抱朴，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❶故爲而不侍：『侍』疑當作『恃』。
❷有仁我：『我』疑當作『義』。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學不至於無，所學非絶學也。道以無得為得，學以無學為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為得道，以無學為真學。故曰絶學無憂。若未至於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一而

遺其二，得於此而失於彼，則必以得為喜、失為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自其本而觀之，則未始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末必至於大異。且唯之為恭，阿之為慢，方其唯阿之間，則相去幾何。及其慢，則相去遠矣。嚮理為善，背理為惡，方其嚮背之間，相去幾何。及其與善與惡，則相去遠矣。其始，知其本同，故反慢而為恭，反惡而為善，在俄傾之間耳。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於絶學，有不難者，然聖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於衆者，衆人荒樂，無央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智察察然，明昭昭然，謂莫我若，其智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真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於衆人，識本達原，不流於末，是謂貴食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容，而孔德之容亦依於道。故起以道起，吾不知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為物，恍惚窈冥而不可常。然於恍惚之中有物，於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衆以為有而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之有，有之粗者也。唯故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真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於衆人，識本達原，不流於末，是謂貴食母。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歸之。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為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於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水其不

全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

時然後言，人不知其有言也。是謂希言自然。若强而言之，如飄風驟雨。雖可以暫於一時，然必有不能繼者。夫以天地之力，不以其常，而飄忽振蕩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未嘗有意於得失之間。其中自然，知其本無得失也。本無得失而隨世得失，故或得或失，皆信其所至，而吾無容心焉，故同於道亦可也，同於德亦可也，同於失者亦可也。同於道者樂得其道，同於德者樂得其德，同於失者樂失其失，得亦吾不知也，失亦吾不知也。是知謂內重則自信，若不足於信則得失之念紛然於中，有得有失，自疑之不暇，而況欲人之信己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跂，足越於行曰跨。立而跂，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於天。及其遇物而不見其始，則不知其終。既無始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為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嘗行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修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既不見其始，則不知其終。既無始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為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

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猶其大而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大不及天地之大，天地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尚可位天地育萬物，而況於王乎？苟能轉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為而常無為也。奈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於天下之細，故若以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為病，而躁之病尤甚於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於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物，則物無棄物。然亦豈聖人能為此哉。猶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還以其真常救人，則人無棄人。以真常救於襲明，則均於一。惟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甘於為惡，雖有多智，秖益為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

必歸雌。故為天下谷。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為貴，知白以守黑為賢。故為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人加於我而我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為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雄雌、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為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常德不離，歸復于嬰兒。用其黑，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用其辱，常德乃足，復歸于朴。所謂曰嬰兒、曰無極、曰朴者，皆真常也。故真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于常，然後為道。及朴散為器，聖人以道制器，然猶不失於道，故用之為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非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是為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體道以為質，不得已而愛形於天地之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下而為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天下寄其所，寄豈肯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於是以有為撓之，以有物執之，而不知其所為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失其害，未易一二數。使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故荆棘生於屯戰之所，飢饉起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取强。果者，不久之謂也。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為之、執之，使行者為隨，噓者為吹，强者為羸，內持不得已之心，外為一戰之決，故載者為隳，則雖天且不可，而況於人乎？聖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噓、可强可載者，不至於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隳者，不至於不及，是謂以吾自然，相其自然。

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為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而況於兵之實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為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惜其不足以知此。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此章言道與器相與為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朴雖小，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奠位，雖有高下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道。凡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强。智與力為妄，明與强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奠位，雖有高下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道。凡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章言道與器相與為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朴雖小，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奠位，雖有高下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道。凡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强。智與力為妄，明與强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奠位，雖有高下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道。凡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章言道與器相與為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朴雖小，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奠位，雖有高下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道。凡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强。智與力為妄，明與强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奠位，雖有高下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道。凡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强。智與力為妄，明與强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奠位，雖有高下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道。凡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强。智與力為妄，明與强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奠位，雖有高下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道。凡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强。智與力為妄，明與强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奠位，雖有高下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道。凡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强。智與力為妄，明與强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奠位，雖有高下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道。凡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死生，有如旦暮。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大道氾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可名爲大。萬物歸之而不爲王，常無欲可名爲小。萬物歸之而不知，道不知心。若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氾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主萬物。則未嘗有不安，有不平，有不知道而行，則有不泰矣。聖人之於旅亭，暫住而去，未嘗有顧惜之心。苟為欲樂所餌，過客止於所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為患者。故聖人雖在形器之間，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即於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噏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止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強止，固欲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止，後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喻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於淵。魚既不可脫於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示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止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強止，固欲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止，後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喻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於淵。魚既不可脫於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示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止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強止，固欲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止，後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喻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於淵。魚既不可脫於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示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止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強止，固欲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止，後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喻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於淵。魚既不可脫於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示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止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強止，固欲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止，後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喻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於淵。魚既不可脫於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示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化化無窮，則愈失道矣。故聖人於其將流，則復以朴鎮之。既鎮以朴，朴亦無名，雖用無名之朴，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朴之心，則朴非其朴矣。不欲以靜，民將自正。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三

息齋道人解

德經上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不德，則在仁而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未嘗執也。下德不失德，則仁之不可為義，義之不可為禮，既已為之，則不可得而變。故上德不失道。道常無為，而無為之之心。下德不失德，德則有為，而有為之之跡矣。上德無為，仁是也。仁近於道，故曰人者仁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於道，故亦無為，亦無以為。降而為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有以為。為不失宜，為而未失。又降而為禮，禮者，理也。以禮理物，苟莫之應，而吾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之者。蓋不可得謂之道，可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仁不失其宜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自然之次也。自道五降，而至於禮，五降之後，不足觀矣。夫禮由亂而作，因其有長幼，無禮則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亦隨喪。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為道，由其多之惑亂本真，知不從真，浮妄無實。然則多知者，愚之始者，故禮為忠信之薄，而識為知道之華。聖人處厚不處薄，貴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❶不驚外則漸能勝物：『驚』疑當作『鷩』。

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正。極其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正。《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絶物。侯王絶物，物亦絶之。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耶？輪蓋轄軫會而為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合而為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賞罰刑正合而為治，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跡外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皆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下萬物生而為有，目有反無❶，然後為道。故曰反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於無，有則必强，反强為弱，則可以漸求於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聞道，雖衆人譏詆，不能使之不勤。中士聞道，雖不能無信，亦不能使之無疑。下士聞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蓋膠於有者，天下皆是，而無之為真，其誰不疑且笑。故不笑不足以為道，亦理之當然，不足怪也。上士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於勤，下不至於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使之不可得也。古之立言，蓋有之矣。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外不得疑，不可得而見其明，故曰其明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彼而見其德無所不容，彼雖恢奇譎怪，而吾以一視之，故曰若谷。大白不汙其性，荷性不汙，和其塵皆可也，故曰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於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自性有立，則接物必簡，故曰若偷。質真者不循於外，

外不徇則惟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廉隅可得而察也。大器晚成，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大音希聲，非聲音可得而知也。大象無形，非形器可得而執也。中下之人方役其所見，以議吾之跡以實昧、實退、實類、實辱、實偷、實渝，其不侮笑者幾希矣。蓋大道無名，隱而不可見，至其貸以曲成，乃其小小者爾，非其實也。上士知其無名，略其貸而識其大，故亦不可以議其名。中下之士執其貸且成者以議全，此其所以愈議而愈非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道生一，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生，則安得有二？無二則一不散，故所以謂之不二，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即有二，有陽即有陰。有陰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三，至於三則無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冲氣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於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故末而不失道，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或益之而損而王公以為稱，蓋損益之生損也。物名不親於身，貨不多於身，得不償其亡。而世人每貪於名、溺於貨，徇於得者，由其無所見也。我愛于物，愛多則我費，物藏于我，物衆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於我，自反而足，故於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所止，止於至道，故非道不為，雖欲為之，不可得也。是以為常，常故能久。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以是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物本非物，堅者偽體也，雖天之至堅，其極必歸於無。今天下之至柔，已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於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入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貸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不親於身，貨不多於身，得不償其亡。而世人每貪於名、溺於貨，徇於得者，由其無所見也。我愛于物，愛多則我費，物藏于我，物衆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於我，自反而足，故於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所止，止於至道，故非道不為，雖欲為之，不可得也。是以為常，常故能久。

成與缺，冲與盈，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皆物之形似者也。惟道無名，以形求之，皆不可得。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雖直若屈，雖巧若拙，雖辯若訥，蓋其成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壯，其巧不以心，其辯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蓋世之言道術，未有不偏，如躁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也。惟清靜無為，雖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為天下正。

不出户章第四十六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出三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知其理之在此，則雖閉户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為。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七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為民。天下無道，則能使民為兵。人不知道，則能使色為空。人不知道，則能使空成色。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由愛生取，由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有生有，衆有橫生，遂為無窮之咎。若知取不必外，是謂知足。知足則無不足矣。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則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為道所以去妄，故日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損也。若損之又日益者，所以為日損也。損之又損，妄去直全則無為矣。至今無為，則凡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為之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況今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甚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心之為物，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為心，分別所以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於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善而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於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亦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於天下無不信，是謂德信。怵怵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穿鑿取與，不見

大全。故每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為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為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豈釋氏所謂無明者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有生則必有死，有出則必有入，物之所不能免也。今以一人之身言之，自少至壯，生之徒者也。自壯至老，動而之死者也。自老至死，死之徒者也。若以十計之，則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而之死者十有三。人自壯以上皆趍於死，是生之徒止有十三。自動而之死以至死之徒，合十有六。凡如此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也。自愛其生，而不愛物之生，凡可取以厚其生者無不為也，猶其生生愈後，故其趍死愈速。善養生者則不然。知生無生。既知無生，則死不可得。死不可得，則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爪，兵無所容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不自道而用物以遺道者，以人開其兌也。兌者，突也，穴其突以濟其欲，心蕩而精衰，則物隨而喪，必閉其兌，塞其門，神不外出，旋元自歸自然，子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於不謹其小，不養其微。若自少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明，雖微必强。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强。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自出也。元明為本，其末分而為視、為聽、為覺、為觸者，皆其光也。道自本流於末，學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常即本，明光自明而光，今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道不在知，知者邪思也。真道必明，明而非知，知不可及，故施之不盡，用之不窮，使我介然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道無窮，怵怵然恐其施之不足，是謂惟施是畏。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為賊也。使行於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朝甚除。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甚蕪，則心不治。倉甚虛，則行不修。方且服文彩以眩人，帶利劍以威衆，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是謂盜誇。如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事功者，事過即已。散即亡。然使人如子孫祭祀不輟者，非建道抱德者不能至也。聖人以真道修身，推其餘以治家，以及其鄉於其國於其天下。然聖人以身觀身，而意不在一身；以家觀家，而意不在一家；以國觀國，而意不在一國；以天下觀天下，而意不在天下。在各隨所寓而觀之。在《易》之觀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盥而不薦，以誠而不以物也。其效至於下觀而化，所謂以天下觀天下，則下之化之，有不疾而速者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此篇言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詳其本文前後皆然赤子。然以此三物為不害赤子，世固疑之。子由嘗云：虎畏不懼己者。東坡云：世未有見虎不懼。則斯言有無，無以見之。又言：有婦人置二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虎自山上馳來，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以首抵觸，庶幾一懼。而兒癡不知怪，虎亦卒去。所謂猛獸不據，豈若此耶？然至於手無執而自固，陽無欲而自作，號終日而不嗄，是孰使之然哉？由其氣全精一，和之至，陽之極也。人能養

其氣，致其和，使其和不以壯而衰，是之謂常。常者，物之自然，非有能作者，知常為常，是之謂明。知明為常，明而益明，是謂益生曰祥。心能使氣，氣不役心，强不在物，是為直强。凡物壯則必老，自壯以往，不道，不道早已。

赤子之心者。夫失赤子之心，皆為失嬰兒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世之所有，皆為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未盡也。世之昧者，以夢為實，譊譊誦説，終不離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兑，挫其銳者，治其内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己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無出無入，無己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謂之親而遠，謂之疏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下之本無事也。凡我之應上，故其民醇醇。其政察察，若有得於己，而民以巧求免，故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政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其政悶悶，若無求於民，而民不以巧勝，則奇物安得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冒，則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為，示之以好静，示之以無事，示之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其政悶悶，若無求於民，而民不以巧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息齋道人解

德經下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爲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牝以靜而下物，故牝常勝牡。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必得小國。以小國事天之道。

---

❶目有反無：『目』疑當作『自』。

而下大國，則必得大國。故大國或下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大國而取。故大國不過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大國，夫如是而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故大國尤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奧者，藏也。道為萬物之所貴，如奧之能藏物。賢者以道為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依於道，則其美可市；行依於道，則其尊可加於人。苟非人心之自然，行而不應矣。由人各根於道，不幸而陷於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善道之而矣。使雖以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出一善言，建一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豈小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

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日而得。其善使不幸而至於善，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為而先諾，事至於惡，此豈不足以為天下貴耶？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為無為，則己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則物不費。世所謂大小多少，等而為一。夫報施之間乎？吾所為所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於天下之故，豈有心於為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為而先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於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於物，故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知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

而不敢爲。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以不持持其安，儻有微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於未亂。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為之，即為敗之。有意執之，即為失之。由其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為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為，其始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此世所以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為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衆人目過於色，耳過於聲，吾以不學為學，收視反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為。夫豈有為之、執之病哉？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由其與道合，是故不可明民。由其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所以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為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況欲與之爭乎？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者，以形求也。若以形求大，雖至於天地，要其所止也。天下皆為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凡物不足以肖其似。若有其似，則吾亦一物，其細已久矣。然吾之所以能成其大者，猶有三寶持而保之。此其所能用大也。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三者，非所以為大。然用大者，皆莫加焉。夫大不可以形求也。大不以形而全其用，故其大有不可測。夫唯慈，然能救物❶。物失其所，雖蹈水火，赴白刃有所不辭，非匹夫之勇所能及也。夫惟儉，然後能施。蓋吾之所欲者愈寡，則其所施者愈博，非大而無當者所能及也。夫惟不敢為天下先，然後遇物而不折。蓋不為先，則所為者皆應而已。應而不先，動不自我，我雖動而人不怨，非興事造作者所能及也。勇依於慈，故其廣莫窮。先依於後，故其先莫敵。使徒用其勇，徒用其廣，徒先其後，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至於自言則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孟子亦曰：今之諸侯，不祥之器。苟非以慈為本，救民於水火之中，使人知凡所以殺人者皆苟行王政，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孔孟之言不過如此。老子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曰：兵者，不祥之器，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推此而則天亦將以慈衛之。

善為事者章第六十八

善爲事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聖人身且不有，而況於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為士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為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至於自言則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孟子亦曰：今之諸侯，苟行王政，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孔孟之言不過如此。老子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曰：兵者，不祥之器，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推此而言，亦孔子之謂，未聞孟子之為王政也。至於不得已而用兵，則若無足而行，無臂而攘，無敵而仍，無兵而執。此即孔子所謂我戰則克，孟子所謂未有能濟者。聖人之用兵，每不得已。豈有輕敵求勝之心哉？若我輕敵而必為之，則是兵端自我，苟

有不勝，則民不直其上。故以兵相加，抗日持久，而不暴用其民者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大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為可為，無事可事，豈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學不可學，而心動即偽；為無為，而寂然不為者未必是；事無事，而終日事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為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不同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夫惟人之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為貴。使我之知不出於衆之知，則為我者亦不足貴。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者逐物，故多偽。不知者返本，故近真。人能知不知為近真，知知為多偽，則為上矣。儻不知知之為偽，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病為藥，其病有不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為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人足於內，視人之喜不加益，其不畏不加損，是以皆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己者易，使人不畏己者難；使我忘人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生，皆非其實也。我惟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人皆知勇於敢，不知勇於不敢。勇於敢者，蹈白刃也；勇於不敢者，蹈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白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以為難者歟。輕於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之，況衆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

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猶其惡於用勇也。人自知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强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此章言世之刑罰不足恃以為治也。使民不畏死，吾奈何以死懼之。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漢用法疏，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於漢。此亦足以見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於冥冥之中不可逃也。若必欲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於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此章汎言柔弱之必生、剛强之必死。柔弱雖非所以為道，而近於無為，剛强雖未離於道，而涉於有為。無為則去道不遠，有為則吉凶悔吝隨之，則益遠於道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哀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哀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又能以己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於天下而不欲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此章汎言柔弱之必生、剛强之必死。柔弱雖非所以為道，而近於無為，剛强雖未離於道，而涉於有為。無為則去道不遠，有為則吉凶悔吝隨之，則益遠於道矣。

水無情，尚以柔勝，而況於物之有情乎？書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三代嘗以是德民矣。此之謂受國之垢，受國不祥。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怨之不可以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强和之，亦必餘怨。以此為善，皆未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於左契，恩怨取於吾何心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强其所無，不責之也。聖人之治天下，如司契者之求合大小長短，彼覺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私焉，若必欲强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不失善，蓋亦司契而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則什伯之才用，則大者棄矣。民輕其生，則遠徙而不顧，徙而不顧則無所不為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愛其生而不遠徙，則雖有舟車無所用，雖有甲兵無所陳，復結繩而治之，猶可也。使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各安其安，雖鄰里相望而不往來，必其衣食足而無求，然後可以至此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言之信者不必美，美者未必信。言之善者不必辯，辯者未必善。知之正者不必博，博者未必知。聖人於道，無分毫愛惜之心。惟淺狹者自以其淺狹，而疑人以為未必信、未必善、未必知，或溺於美，或惑於辯，或流於博，皆不能有得也。豈知聖人於道，如海之大，施而不積，既以為人而已愈有，既以與人而已愈多。

恨世之人器量之微，求於我者狹，不足以與之也。亦如天焉，利物而天不害而物不爭。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❶然能救物：『然』後疑脱『後』字。

（周國林點校）

004 道德真經直解

經名：道德真經直解。宋邵若愚解。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直解叙事

據《史記》略曰：老子爲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上下篇，❶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緣其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説道，下卷説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説，無上下篇，此史辭之流言，今以除去。

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前後本意，分爲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數，此以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

又創立篇名，狹居其事，言理不當，今亦除去。此書義不連環者，當時關令不解徵問，而老子自陳其事，或引前聖之語，所以文意斷續，其辭重叠者，如父母慈心，訓之切切。

其間干涉國務者，蓋老子嘆當時之風，乃周朝之事也。

其間犯諱，若改易之，經久恐失本意。據今云經史舊文，則不避及，書籍傳録，爲字不成。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爲口鼻，是不中理也。死之徒爲涅槃梵語涅槃，秦譯無爲。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其由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據於有形之德，以德爲立基之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者也，豈可殢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

如志於六藝，浮遊於德，以術爲道，認穢汁爲精，以鈍濁爲朴，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惔，儻來適去爲自然，休妻獨寢爲清静，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朴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承按者也。蓋其人多言房中及黄白術，執有爲爲事，將好利淫心，測度無爲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子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爲上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舉身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爲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所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鳳朝帝，亦不離天，居天地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歲。暫時易短爲長，報盡還復于死，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説是非，恐殢神仙之術，不進於道。

萬類惟人最貴，最貴不譽食譽衣。惟人能了達死生，莫爲塵緣放過，忽爾死之將至。此事不是臨期，設或沉没他途，萬劫千生難遇。若愚得之不易，歷學勤苦二十餘年，始悟本來然。而大道無言，借有言以顯道，故語言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言，若以見聞覺知，卒難了悟。今居錢塘，邂逅遇清河居士，相與投機，因論此經，教中最上緣。爲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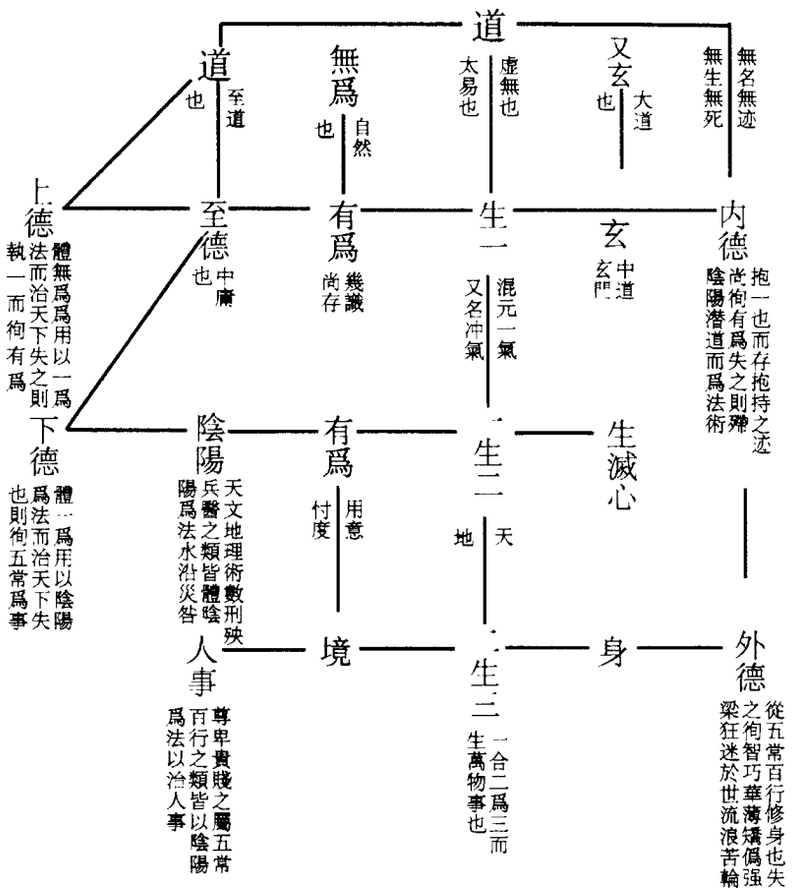
者辭博多文，世人爲文所障，是故難知義趣。道德本無多事，若正注相挾，直截易解，令人一見開發，聞言悟德，即德見道，以此不輟，是爲報祖。而求正文，凡得三本，今以本朝御覽一本爲準。今所爲注，凡言德者，事涉孔氏之門，言其大道虛寂，理準佛乘之旨，以儒釋二教爲證，撮道德合爲一家，惟恐根鈍福薄，不能承當其事。此書下有保國安家久留形住世長生之術，中有保國安家久長之法，上有出離生死常存之妙，恐懼乎不見而患乎不行。此身與古聖一般，但爲之若是。當今聖主，惟道惟德，乃孝乃仁，一慈一儉，總循舊章，功成平泰之風，以此相合和氣，使觀者不離仕國養親之德，常存無欲之心，久則民物淳淳，致君堯舜之上。以此流通，上報國恩。

叙道德階梯科

道者，以無爲顯實，有爲恃權，即有明無，悟無却智，此理也。德者，體道爲法而施於事，此事也。道德二字包含而無所不至，所陳階梯次第，緣道有淺深，德分内外，若不明階梯，罔生互謗。夫大道者，寂然至虛，無形無名而不可言，其爲書者，無以記之，故曰太易。音亦不易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易動則始見一氣之初，故曰太初。太極也，太一也。老子指一炁强名曰道，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釋氏陳四諦亦曰道，故知三者垂教，總備於有也。若不從有，焉可以無明無？以有明無，故道有淺深爾。太易者，虛無也。因動爲有之初，故曰太初。有氣爲形之始，故曰太始。氣形相合而生剛柔之質，故曰太素。氣形質具，未相離之間，名曰渾沌。渾沌既分，陰陽相蕩，一氣居中，萬物生焉，故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故聖人仰觀俯察，體天尊地卑，用之則爲官長而治天下。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下知有之而不見

欲以靜，清靜爲天下正。老子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天者，止言道德而非術也。

道德階梯圖



道有二道，德有三德。無爲之道。二者，一氣有爲之道。一者，虛無道有二道，而分淺深。一氣之道又謂之至德，自至德已下，皆屬有爲，故爲三德，以分内外，此皆正道法門。夫道、德、陰陽、人事，四者融通合爲一家。若不能和會，則觸途成滯，學者宜審詳之。

宋紹興己卯歲清明日本來子述

❶上下篇：前面疑脱『老子乃著書』五字。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一

本來子邵若愚直解
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音叫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炁，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氣之名可名，則非常存之名。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為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為法，悟入而見大道。夫大道者，人之真心也。一氣者，心生之欲也。夫真心本來虛靜，元無生滅，因真心

動而為有，其名曰欲。念也，智也，幾也，識也。緣心起欲，故隨欲受生。既生之後，受納好惡，攀緣不息，著五色，殫五音，恃强梁，居寵辱，迷妄為心，因執妄心。蓋覆一心，不明一氣之道，若人捨妄守欲，便是一心。此心持之則為正，得之則為靈，為萬物之母，乃生死之根。緣其存欲，蓋覆真心，所以有生有死。人能無欲，無欲則虛靜，乃同無名之始，便能出離死生。故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天地之始，此乃出離生死之妙。又云：常有欲，以觀其一氣之道，故為徼。邊也，淺之意也。不可將心求心為有欲，不可將心滅心為無欲，此有無兩者，同攝為一，緣出言為教，而分有無之異名。有無混同謂之玄，釋氏謂之不二法門，又謂之中道。玄之門以中為法，設喻如筌。然法從心起，既起於心，繫著在中，則非虛靜。老子恐中道法縛，不能捨筌，故將又玄以釋之。學人但不著有無，亦不居玄之中道，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心虛靜，乃是無為，故不須推照。以無所得，故始足無欲。所以纖塵不立，故名清靜。都無作用，故名無為。無修無證，故名自然。都無一物，故名虛靜。自在無礙，故名逍遥。一味平常，故名恬惔。是故無欲則離諸分別，離分別故無煩惱。心無欲則觸事無我，無我則無爭，故無咎。心無欲則不著萬物，故不拘因果。心無欲則離諸善惡，離善惡，心無欲者，乃眾妙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不善已；音以，下同。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胡卧切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音衡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音智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天下皆知普遍共知為美之者，已亦效之為美，斯此也惡宜已止也。皆知善者，已亦效為美❶，斯不善宜已。

養，豈貴珍奇難得？貴乎難得，民必深藏。凡人之情，與之則不授，藏之必竊奪。治世非不用貨，不貴珍奇者，當挫其心之銳，銳息則志休，故難得之貨者，使民無不為盜故也。下民不見名利可欲，使心不亂，其民自治。是以聖人之治，不尚賢，使民無智，無智則自虛其心，心虛則能容萬物，故云實其腹。不貴貨，使民無欲，無欲則自弱其志，志弱則不隨境轉，故云强其骨。孔子嘆申棖之不剛者是也。常使民無智則虛心，無欲則忘境，心境兩忘，無所攀緣，萬事俱息，使夫有智者而不敢為。緣聖人為無心之為，則天下無不治矣。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虛無大道，化生一氣，一氣分而為陰陽，陰陽生化，稟一氣為主，乃知一氣處陰陽之中，故曰冲氣。夫大道以沖中也氣而為用之也，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斂，皆沖氣之用。沖氣者，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天地之間，或不盈不虧，淵深也兮似萬物之宗本也。學人欲見冲氣者，當挫其心之銳，銳息則志休，故能解其事之紛多也。志閑少欲則善天地之間，謂四方上下也。其猶似也夫惟不仁，是謂大仁。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任自然之道謂之至仁，苟非至仁，而有親疏焉。春生非仁也，秋殺非不仁也，棄用因時，以萬物為芻刈草也狗。芻狗如今之草龍，祭祀用之。始以朱匣盛貯，繡巾覆之，既祭之後，棄而不用也。聖人以一心為德，故以百姓心為心。賞善非仁也，罰惡非不仁也，隨民任事，賞罰因時，故以百姓為芻狗之而有精，天地之間，或不盈不虧，淵深也兮似萬物之宗本也。學人欲見冲氣者，當挫其心之銳，銳息則志休，故難得之貨者，使民無不為盜故也。下民不見名利可欲，使心不亂，其民自治。是以聖人之治，不尚賢，使民無智，無智則自虛其心，心虛則能容萬物，故云實其腹。不貴貨，使民無欲，無欲則自弱其志，志弱則不隨境轉，故云强其骨。孔子嘆申棖之不剛者是也。常使民無智則虛心，無欲則忘境，心境兩忘，無所攀緣，萬事俱息，使夫有智者而不敢為。緣聖人為無心之為，則天下無不治矣。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虛無大道，化生一氣，一氣分而為陰陽，陰陽生化，稟一氣為主，乃知一氣處陰陽之中，故曰冲氣。夫大道以沖中也氣而為用之也，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斂，皆沖氣之用。沖氣者，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天地之間，或不盈不虧，淵深也兮似萬物之宗本也。學人欲見冲氣者，當挫其心之銳，銳息則志休，故難得之貨者，使民無不為盜故也。下民不見名利可欲，使心不亂，其民自治。是以聖人之治，不尚賢，使民無智，無智則自虛其心，心虛則能容萬物，故云實其腹。不貴貨，使民無欲，無欲則自弱其志，志弱則不隨境轉，故云强其骨。孔子嘆申棖之不剛者是也。常使民無智則虛心，無欲則忘境，心境兩忘，無所攀緣，萬事俱息，使夫有智者而不敢為。緣聖人為無心之為，則天下無不治矣。釋家喻為慧燈朗月，能解其事之紛多也。志閑少欲則善術家以為大藥金丹，孟子以謂浩然之氣。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老子指湛兮似或存者，乃大道也閩閉藏物也。老子欲多廣也言數頻也窮，其理不如守中。中者，虛也。以心處虛，其用無盡。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任自然之道謂之至仁，苟非至仁，而有親疏焉。春生非仁也，秋殺非不仁也，棄用因時，以萬物為芻刈草也狗。芻狗如今之草龍，祭祀用之。始以朱匣盛貯，繡巾覆之，既祭之後，棄而不用也。聖人以一心為德，故以百姓心為心。賞善非仁也，罰惡非不仁也，隨民任事，賞罰因時，故以百姓為芻狗之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動。

谷以喻虛，虛者，道也。神者，道化之一氣，乃無中之有也。釋氏以虛神謂之實相，取其不壞為義。虛神無形，本自無生而亦無死，故云谷神不死。虛乃生之本，謂曰玄。神為化之元，謂曰牝。谷神者，是謂玄牝也。萬物皆從玄牝之門出，所出謂之門是謂生天陽也地陰也根。以觀谷神，綿綿綿綿者，有中似無若存，若存，無中似有。用之者以

神合虛，而不在勤勞措意功力能為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列子云：凡有貌像聲色，皆物也，人見天長地久而不知。虹蜺雲霧，風雨四時，積氣成乎天。山嶽河海，金石草木，積形成乎地。夫有形者，豈得不壞？天地所以能長而且久者，四時之運，稟道為生化之主，天地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效之，處謙下不敢自尊，後其身而身反在人先前也，以世利皆為身外之物，緣外其身不為物累，而能身存得久。夫聖人後其身外其身，非以其無私耶？效天地為而無為，故能成善也其私。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烏路切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衆人好爭，老子以不爭為上，善喻若如也水。謂水無心，欲善利萬物而不爭，是處衆人之所惡也，以水之德，故幾近也於道。夫爭從心起，無心則善於不爭。以無心為法，而能利於萬物，是故居無心則善其地，心無心則善其淵，深也與無心則善其仁，言無心則善其信，政無心則善其治，事無心則善其能，動無心則善其時。夫惟無心善於不爭，故無尤遇也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音以；揣初委切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居高名厚利，如持而盈滿之器，常懷傾戾之憂，不如其已上也，則無大過之累，由不滿則易持也。揣度也而銳鋒銳權勢也利之勢，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蓋因富貴而驕生，驕慢則過起，此非天殃，自遺加也其咎禍也。然何以免此患？是以聖人觀四時之運，如春生化，功成名遂，至夏則身退不居，此天之道也。

---

❶己亦效爲美：『美』疑作『善』。

❷名不爭其名故也：此句疑衍。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二

本來子邵若愚直解
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在斯切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心無定名，隨處而立。心動則著物，著物便見心。心動則屬陽，其名曰魄，又名曰神，又名曰心。心不動則屬陰，其名曰精，專一爲義又名曰性。心向外也，為視為聽，其名曰魂，又名曰情。心向內也，收視反聽，其名曰魄，又名曰意。皆隨處立名，總名曰心。乃知心者，載乘也身之主，無不經營。今言魄者，謂魄屬陰，陰以靜為法制，心於內靜則精魄住，精魄住則神魂住。陽爲陰所伏，男爲女所制。精神魂魄混融相合為一，謂之抱守也一。抱一雖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此長生之術，未極於道者，緣心著一故也。老子嘆曰能無離乎，離有入無，令心廓徹清靜，始曰無為，此名真心，乃大道也。如專氣致柔和也者，既言專氣，便是用心，有心則不得致柔，能比如嬰兒無心乎？若滌除萬境，一心覽執也玄，如玉有疵，能無心執玄之三十輻，共轂一轂為輪，藉輪為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運轉，故知無者為車之用也。埏和也埴粘土也，摶以為器瓦缶甑之類，藉器為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盛貯，乃知無者為器之用也。古之穴土為室，鑿户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且如車，今之十八輻，古者，攀緣之本，生滅之根。既有一繫著，即非無為之道，能離抱一之跡，方合於玄道也德。玄德者，生育之，畜養之。夫生之者道而不見其有，為之者德而不見其恃，至於長成而不為主宰，是謂玄德。故莊子云：若無心得一而鬼神服。此之謂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始然切埴市只切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老子以車器室明物理有無利用，藉有之以為利便，於無之中，乃見妙有不窮之用。且如車，今之十八輻，古之三十輻，共轂一轂為輪，藉輪為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運轉，故知無者為車之用也。埏和也埴粘土也，摶以為器瓦缶甑之類，藉器為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盛貯，乃知無者為器之用也。古之穴土為室，鑿户牖門謂之户而出入，為牖窗謂之牖以視外，然後君臣父子宗廟寢廷之制以為室，藉室為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於居處，乃知無者為室之用也。故見有之以為利便，無之以為妙用，是以聖人藉幻身為利，以無心之心為用，使學人體物理有無而見道之利用。

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音杏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失也，盲聾口失皆殫聲色滋味之過，迷失真心，不得見聞大道。如馳騁田獵，恣縱逸樂，令人心發狂亂。若貴難得之貨，心染貪著，令人妨行，是以聖人為腹者，能容萬境，不為耳目之欲，故去彼妄緣，方能取此實見。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寵辱若驚，貴為大患，緣若汝也身故也。老子自問何謂寵辱，寵得也，辱失也，因寒生熱，因寵生辱，故知寵為下。世人執著，貴愛於身，是故得之恐失，故若如也驚，失之悲悔，故若如也驚，是謂寵辱若驚。老子自問何謂貴大患若身，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受貴愛於身，及吾無受貴以身為天下者必招辱，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必生患，若可託天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去吉切，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古曉切，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大道虛無無色，故視之不見，言其意夷遠，故名曰夷。大道無聲，故聽之不聞，言其意希闊，故名曰希。大道無形，故搏之不得，言其意微小，故名曰微。無色、無聲、無形，此三者既不可致詰，細推也。故從混未分曰混而為一。其一在上，運日月風雨而不皦，見也。其一在下，厚載萬物而不昧。繩繩兮者，言一氣連運，上下不絕之意。能陰能陽，能圓能方，能青能黃，妙用莫測，故不可名，復歸於無中之物。乃人之一心，便是混元一氣，是謂無狀之中是謂恍無中似有曰恍惚有中似無曰惚。恍惚者，言有無不定之意，故迎之不見其首前也，隨之不見其後。執操也萬古常存之道者，以御侍也今之有一之名。執一則能知古始，初以一心進道，釋氏以一心爲般若，仗一心進取而能到彼岸。是謂大道之紀綱。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似救切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老子言古之善為道之士者，微妙玄通，深理不可識。夫惟深理不可識，故且强為之容，而申猶豫之意。豫兮若冬涉川，徒行渡水曰涉。衆流曰川。

言不得已而應事之意。猶兮若畏四鄰，言自性不出於外之意。儼矜莊之貌若容，言正容以悟之意。渙冰散也若冰將釋，言心如冰渙解釋之意。敦立也兮其若木之朴也，曠空也兮其性若谷也，渾兮其若俗濁也。孰誰也能於渾濁之間以見靜之徐清者，若畏四鄰？孰能於安靜之間以見動之徐生者，若冬涉川？保此微妙玄通之道者，不欲持盈。滿也夫惟不盈，則常虛靜，虛靜故能敝隱也不日新而成道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奉道者，須是致虛極，守靜篤。夫萬物並皆作生也，自虛命也化神性也，神化氣陰陽氣也，氣化形，形復化虛，明見虛是根也，故老子曰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芸與云同自小及壯，自壯及老，而皆各歸其根，學人欲識歸根法，曰心靜。靜謂內外俱息也。又云靜曰復命者，非靜中復有所見也，但復去為靜之心，乃得其虛，故曰虛靜。則致極篤，此理不可言宣，便是當初太上遠古也之世，以無為化天下，下民但知有君之化，而不見其跡。其次大道命與我者，故曰命。此命離陰陽之外，乃虛無大道也。世言死生由命者，此指陰陽。命我有形體者，處於陰陽，故禍福壽夭，推之可見復無為之道，緣顯仁義之迹，民競親之，因感聖智之治，民歡譽之，自此仁義易其性，而失無為之道。莊子故曰常。能知此常之理，妄意作為者凶近禍曰凶。不知常之理，妄作凶。莊子云：自虞氏取仁義以亂天下也。其次至三王，德衰義薄，用刑罰使民畏之，以從仁義。莊子云：施及三王，天下大駭。其次至五霸，大偽盛行，乃同於天。天之虛靜乃同於道。人同道之虛靜，故能長久，故沒身不殆。歸根復命，常存之道，無其止盡。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音謂文不足，故令有所屬音燭。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太上遠古也之世，以無為化天下，下民但知有君之化，而不見其跡。其次則致極篤，此理不可言宣，便是當初至堯舜，淳朴漸散，以有為之教，欲復無為之道，緣顯仁義之迹，民競親之，因感聖智之治，民歡譽之，自此仁義易其性，而失無為之道。莊子云：自虞氏取仁義以亂天下也。其次至三王，德衰義薄，用刑罰使民畏之，以從仁義。莊子云：施及三王，天下大駭。其次至五霸，大偽盛行，乃同於天。天之虛靜乃同於道。人同道之虛靜，故能長久，故沒身不殆。歸根復命，常存之道，無其止盡。仁義者，乃救世之法，而以信為本，故因信不足焉，而有不信。太上之世，為無為之事，由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蓋不顯其治。大道廢，有仁義。智慧既出，而有大偽生，蓋智慧者，心之妄念也，意識分別，不能一齊天下。太上之世，緣有顯也仁義之跡。智慧出，有大偽。智慧既出，而有大偽生，蓋智慧者，心之妄念也，意識分別，不能一齊天下。太上之世，臣忠子孝，以為之常，而六親不和者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音謂文不足，故令有所屬音燭。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緣有顯也孝慈，國家昏亂緣有顯也忠臣，皆因矜智失於自然。若絕聖棄智，用無為之化，民獲利百倍矣。若絕仁棄義，不易其性，民復孝慈。若絕巧棄利，不見其欲，則盜賊無有。聖智、仁義、巧利，此三者以為文華，故治世有所不足，老子故令有所屬。使人見本來素性，人能守之，是名抱朴。朴者，道之一氣，在人曰性，乃人之一心，取素潔為義，以此為正。世人因欲著境，攀緣成私，汙染素性，何得見素？但少私。何謂少私？寡欲是也。一者，乃真心之動念而亦是私，今老子不言無欲，而言寡欲者，治世之道，以一為正故也。民持寡欲之道謂之德，德育萬物謂之仁，仁救安危謂之義，義有去就謂之禮，禮有變通謂之智，智有誠實謂之信。使民抱道，則五常百行之所自出，人心寡欲而無矯倣之能。大哉老子，令人從本而流末，自然之教於天下也。

絕學無憂。唯以水切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伯音抬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音演兮其若海，飂音劉兮似無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一切憂苦皆因妄生，老子使人絕妄心為學，故無憂患。然捨妄還真，與棄真逐妄，譬如唯諾敬也之與阿聲之慢也，出於一心，相去幾何？善之與惡，出於一性，相去何若？人之所畏，馳騁妄心，不可不畏。老子嘆人心荒荒兮其未央止也哉，觀衆人心熙熙悅貌也然，如享太牢之志，太牢，牛也，祭天之物。如登春臺之樂。老子申絕學之意，曰我獨怕靜也無為也兮其未萌於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者，任運無心，若無所歸。無停皆有餘，老子曰我心獨若遺，念也反釋曰我愚人之心也哉，無智無得，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伯音抬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音演兮其若海，飂音劉兮似無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一切憂苦皆因妄生，老子使人絕妄心為學，故無憂患。然捨妄還真，與棄真逐妄，譬如唯諾敬也之與阿聲之慢也，出於一心，相去幾何？善之與惡，出於一性，相去何若？人之所畏，馳騁妄心，不可不畏。老子嘆人心荒荒兮其未央哉，觀衆人心熙熙悅貌也然，如享太牢之志，太牢，牛也，祭天之物。如登春臺之樂。老子申絕學之意，曰我獨怕靜也無為也兮其未萌於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者，任運無心，若無所歸。無停皆有餘，老子曰我心獨若遺，念也反釋曰我愚人之心也哉，無智無得，但純純兮。真心無雜俗人昭昭以為明，老子曰我獨若昏者，而心無所恃。俗人察察以為智，老子曰我獨悶悶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音演兮其若海，飂音劉兮似無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一切憂苦皆因妄生，老子使人絕妄心為學，故無憂患。然捨妄還真，與棄真逐妄，譬如唯諾敬也之與阿聲之慢也，出於一心，相去幾何？善之與惡，出於一性，相去何若？人之所畏，馳騁妄心，不可不畏。老子嘆人心荒荒兮其未央哉，觀衆人心熙熙悅貌也然，如享太牢之志，太牢，牛也，祭天之物。如登春臺之樂。老子申絕學之意，曰我獨怕靜也無為也兮其未萌於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者，任運無心，若無所歸。無停皆有餘，老子曰我心獨若遺，念也反釋曰我愚人之心也哉，無智無得，但純純兮。真心無雜俗人昭昭以為明，老子曰我獨若昏者，而心無所恃。俗人察察以為智，老子曰我獨悶悶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音演兮其若海，飂音劉兮似無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一切憂苦皆因妄生，老子使人絕妄心為學，故無憂患。然捨妄還真，與棄真逐妄，譬如唯諾敬也之與阿聲之慢也，出於一心，相去幾何？善之與惡，出於一性，相去何若？人之所畏，馳騁妄心，不可不畏。老子嘆人心荒荒兮其未央哉，觀衆人心熙熙悅貌也然，如享太牢之志，太牢，牛也，祭天之物。如登春臺之樂。老子申絕學之意，曰我獨怕靜也無為也兮其未萌於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者，任運無心，若無所歸。無停皆有餘，老子曰我心獨若遺，念也反釋曰我愚人之心也哉，無智無得，但純純兮。真心無雜俗人昭昭以為明，老子曰我獨若昏者，而心無所恃。俗人察察以為智，老子曰我獨悶悶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音演兮其若海，飂音劉兮似無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一切憂苦皆因妄生，老子使人絕妄心為學，故無憂患。然捨妄還真，與棄真逐妄，譬如唯諾敬也之與阿聲之慢也，出於一心，相去幾何？善之與惡，出於一性，相去何若？人之所畏，馳騁妄心，不可不畏。老子嘆人心荒荒兮其未央哉，觀衆人心熙熙悅貌也然，如享太牢之志，太牢，牛也，祭天之物。如登春臺之樂。老子申絕學之意，曰我獨怕靜也無為也兮其未萌於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者，任運無心，若無所歸。無停皆有餘，老子曰我心獨若遺，念也反釋曰我愚人之心也哉，無智無得，

無中有也，有中無也，故疊言之恍惚便是物，物便是恍惚。前文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恍惚便是混元一氣，乃人心也，心有所著，故生恍惚，心無所著，便是窈冥。老子先言有心之境，次明無心之道。窈兮幽之意冥兮，暗之意其中有精者，非謂窈冥之中又別有精，只窈冥便是精。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真精。其精之理甚真為義，言其不偽也。世俗以穢汁爲精者，此術家之語也。由陰陽相濟，血氣變白，如乳妳汁類也。此物隨感所化而無定位，在體爲汗，在目爲淚，在鼻爲涕，在脾爲涎，在腎爲精，皆心之所感而爲，即非真精也。又云其中有信者，自古及今，其名常存不去失也，可以用也閱度也衆甫物之甫始也。老子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窈冥之道。

曲則全，枉則直，窪烏爪切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直良切。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枉則直，何謂曲全枉直？夫處窪低下貌下則保盈，能弊隱也其德則長新，其為道者，務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法也。如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誇功曰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誇功自矜故長。雖涉迂曲而枉於直，其由不爭也。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引古為證，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其身而德歸之。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故從事於道者，奉道者心常虛靜，故同於道。從其事於德者，惟其一心，故同於德。若專志仁義，失於道德者，同於凡俗之失。夫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事同於道者，務少則得，多則惑。者，道亦得之；如專志仁義而忘道德，然同於失者，賴五常百行，外德修身，故云失亦得之。失道德者，緣正信不足故也。失尚稱德者由有不信，仁義者愚俗。

跂音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之芮切行，音杏，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謂脚跟不著地足者不能久立，跨騎也物者不能久行，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施心於事，尚不能久，況乎其在道也？即心見道，見道離心，有心則有礙。喻如即食得飽，飽當離食，故曰餘食贅礙其行。所行爲行物事也尚或惡之，況乎其在道也？故有道者不處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大道虛無也。虛無無物，自然生有，以一氣爲有物之稱，天地萬類，普因一氣而混成，先在天地陰陽也以前生。寂兮言無聲也，寥兮言無形也，獨立於萬物之上而不改易也，周行六合而不殆止也，萬物皆自一生，可以為天下母。雖云有物，寂兮寥兮，亦是無稱之稱。老子云吾不知其名，以字記之曰道，强為之名曰大。推大之理往逝之，故曰逝往也。逝四方上下，其理彌遠，故曰遠。遠則不可推，復返於一，故曰返。夫萬物因一而生，故道大也。萬物因陰陽化形，故天大、地大也。又云王亦大者，謂虛無為域，域中有此四大，而王以道取法於天，天之運化取法於一氣之道，一氣之道取法於虛無自然。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重為輕之根，靜為躁動之君主也。以事言之，是以君子終日行者，欲輕亦不離輜重之車。雖有榮觀，在物必依燕處之靜，超然可見。輕不離重，動不離靜，君不離民，如何感嘆之意萬乘之主而以身貴高而輕天下。輕則失臣，民也躁動也則失君。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行音衡其道者，其心無思無為，故不用籌筭。善閉其道者，心常無欲，則境莫能入，雖無關鍵鎖類而不可開。善結繼也其道者，達自心是道，雖無繩繼約束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以此善救人，故無棄人；常以此善普同救物，故無棄物。如是自利利他，是謂襲明。故善道人為不善道人之師，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若貴師愛資，雖為權智，執之同於大迷。無智無得，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音溪。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行其道者無轍跡，車行之跡此所謂行無行，行故無跡。善言其道者無瑕謫，此所謂言無言，言故無瑕謫。善計其道者，其心無為，故不用籌筭。善閉其道者，心常無欲，則境莫能入，雖無關鍵鎖類而不可開。善結繼也其道者，達自心是道，雖無繩繼約束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以此善救人，故無棄人；常以此善普同救物，故無棄物。如是自利利他，是謂襲明。故善道人為不善道人之師，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若貴師愛資，雖為權智，執之同於大迷。無智無得，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音溪。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

學人未能全得無心之道者，但知其雄强勝物。而守其柔雌之道，老子喻為天下谿，謂處下而不爭也。能為天下谿，常使其德不離，久則復歸於嬰兒。嬰兒謂睹境無心知其自理明瑕謫，此所謂言無言，言故無瑕謫。

白，守其黑默之道者，可為天下式，法也謂藏光隱德也。能為天下式，常使其德不忒，失也久則其德復歸於無極。盡也知其榮而不喜，守其辱而不憂，譬為天下空谷，謂虛而能容也。能為天下谷，常保其德，乃具足，久則復歸於朴。

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音掌，故大制不割。

夫朴者，大道化生一炁也，散則為陰陽。器顯形謂之器之用，四時之遷，始春而後秋，聖人觀生化之有序，用之為法，宗廟則以昭穆焉，朝廷則以尊卑焉，鄉黨則以年齒焉，推厚德則為之官長。是以先君後臣，先夫後婦，故體大道也之制，使人倫有序而不傷割害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音以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上古以無為治天下，無不治矣。至堯舜時，道德勢衰，述仁義欲民從之，救衰弊之世，是將欲取治也天下稱用兵者果定也下同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自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而用之，是謂非道。非其道也，宜當早已止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音耗還音旋。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音以下同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以用也道佐輔人主者，不以兵强取勝於天下。夫舉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反復矣。夫兵者，凶器也，師師，衆也。《周官》自五人爲伍，積二千五百人爲師。之所處，民事廢而田不修，故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良之人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音落下同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兵以濟難，由如毒藥，不可為常。夫佳美好也兵者，不祥之器，有好勝之心而妨道德，萬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於佳兵。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左為陽，陽主生。用兵則貴右，右為

陰，陰主殺。故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禁暴救亂，不得已而用之。治國之道，恬惔安靜之意為上，故兵不可美好也，若美之者，是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人不親之，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古之右爲尊左爲卑左主副也將軍處右，右主殺。言居上將之勢，則以喪禮處之，何謂也？謂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用戰勝取强，則以喪禮處之也。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三

本來子邵若愚直解
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音零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大道虛無而常無名，自元始化一氣。一氣者，有而未形，名之曰朴。其朴比大道雖小，然為萬物母，故天下莫能臣下也。侯王若能守其朴，萬物將自賓伏也。以一治天下，譬如天地之氣相合，以降甘雨，潤露普徧，人莫之令而自均。大道因朴始立制而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若不止則散失其朴，知止所以不殆而可長久。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所止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譬道之在天下，由如也川谷之水皆與歸於江海也，喻天下萬事，總歸於道。夫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知人者不過用智，人皆以智為明，不如反智於內而自知，自知自理者是謂明。勝人者不過有剛强謀略、豐財銳勢為力，不如息力休心，萬境不動而自勝，自勝者是謂强。世以財厚為富，雖厚有盡，但知自心本來具足，用無窮盡者，是謂富。世間所學皆小志，惟强行於道者，謂之有志。孔子志於道。從事皆合於道，是故不失其所止者，乃能久。形雖死而性不亡迷也失也，處於不生滅之鄉，萬劫常存者，是謂壽。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道汎兮，言無定位也，謂可大可小，故其可左右。何謂可小？夫道，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謂如春功用備成，至夏則春意不居。當春之時，萬物衣被而不為主宰，故道常無欲於物，則可名於小矣。何謂可大？夫萬物總歸於道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而效其道為而不恃，功成不居，以其不自為大之跡，故能成就其大。執此大象以治，天下無不歸往。民往之者，緣往而不害故也，所以天下安平泰。

樂音岳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世俗殫五音之樂與飲食之餌，百年之間如待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然而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使之治國、治家、治身，至於生之前、死之後，用之不可既。盡也

將欲歙音吸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將欲歙斂也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陰根於陽，此必然之理。識事之理者，是謂微明，故知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也。夫魚不可脫離也於淵水也，如國之利器用也，不可以示明也人。若示人，則如魚離水。設符璽表信，制斗秤令平，此便國之利用，將欲救弊，必固天下將自正。

治天下之道，常處事於無為，而天下無不為治也。侯王若能守無為，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起也者，吾將鎮安也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者，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之。故因失道而後用德，失德而後用仁，失仁而後用義，失義而後用禮。夫禮者，救世之法而以信為本，緣忠信之薄而為亂之首始也。如前代顯智識治世者，乃道之華，非道之實，因徇其華而愚民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忠信之厚，不居其道之薄，居其道之實，不居其華，故去彼華薄，取此實厚。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正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夫一者，萬物之母也，萬物皆自一生，故得一則昌，失一則亡。老子言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為也下同清而覆，地得一以寧而載，人之神得一以靈，神顯用曰靈三才之間、四方上下為谷，得一以盈，滿也萬物得一以生矣，侯王理世，得一為法以為天下正。其各致之一也，若天無失也下同一以清將恐拆裂，地無一以寧將恐發泄，水火風伏下神無一以靈將恐其神歇，散也谷無一以盈將恐宇宙竭，盡也萬物無一以生將恐生化滅，侯王無一以為正，而恃我之貴高，失於恭謙，將恐其位蹶。失也故處於貴者，以賤為本；處於高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小失父曰孤寡女無夫曰寡不穀不善之稱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將認我之貴高，故致數不一也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故建立也言有之：老子引先聖之語也。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音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道無得，故若昏昧。夷平也道若類，大道平夷，無修無證，故若類。進道若退，不用心智，故若退。上德若谷，心如大虛，能容萬境，故若谷。大白若辱，無為而乃道之動。動而者乃道之用也。世人只知天下之物生於有，不知有本生於無，故知無者道之用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上士學也下同聞道，能生實信，勤而行之，故云上士。中士聞道，胸中無主，若存若亡，故云中士。下士聞道，塵重業深，聞說其心，不依一法，兀然無事，具足道德，必大笑之。下士聞而不笑者，必是奇怪矯妄，有為法術，此不足以為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音未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

偷。質真若渝，渝，變也。自心清靜，隨物安委，故若渝。大方無隅，淫房酒肆，皆成道場，故無隅。大器晚成，勤誠歷修，方能究竟。大音希聲，至樂自聞。已上十一句，言大象無形，由道隱無名之謂也。

夫惟道，善貸音太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夫惟道，善貸假借曰貸與陰陽生化而且成，終復歸道。自道生一氣，一氣分而生二儀，二儀生化，以一氣為主，以一氣為之有益也。古頌云：不見頭也無手，世界壞以無為有，故曰無為入於不時終不朽。以一合二，故云三。一氣在陰陽之中，故名冲氣。以三能生萬物，故萬物無不負背也陰而抱向也陽，皆仗冲氣以為和和者生之本。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者，何也？理世之道，以謙下為法，故物或損之者而受益，益之者而見損，故知謙者受益，此古人之所教也。老子曰我亦以謙為義而教之，夫何故？見恃强梁者不得盡其理而死。老子曰吾將謙道，以此為父教。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音澗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天下之至柔者，無心之心，又玄是也。人能馳騁至柔，此天下之至堅而不壞者。是以缺能勝成，虛能勝滿，屈若訥。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大成者，反若如也下同缺不完也，故其用不敝。敗也大盈滿也者反若冲虛也，故其用不窮盡也。大直者不申反若屈，大巧者藏智反若拙，大辯者不言反若訥。躁動則躁，靜勝熱陰止則靜。此者如藥對病，惟清靜無為能空萬境而絶對待，乃為天下正。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與身孰親？身與財貨，二者孰親？身與財貨，二者孰多？因名利而生得與亡，失也孰病？是故甚愛名者，必因名大則費；損也多藏貨者，必因貨厚而亡。知足則不辱，居貨知止則不殆危也，可以長久。

莫大於貪心不知止足，咎莫大於專心欲得。夫罪禍咎皆因欲起，若心無欲，故能知足，其心之足，所遇而常足矣，禍咎自除，何罪之有？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夫道均化於萬物，而知道在我矣。欲見道者，不須出户，但推照一心，其一與萬物一皆同，故能知天下萬物也。若更能棄推照之迹，心無繫著，則不須窺牖，向外視也而見天之道也。若向外求之於筭數，求之於陰陽，求之於人事，其出彌遠，則其知彌少矣。是以聖人不行而知萬物之性，不見而名天之所造者，而在不無也為而成。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者日務滋益是也，為道者日損萬緣是也。夫為學務益者有二病：一者斷除妄想，二者併去塵緣，二者尋於書義，窮究文理，名著理。此皆心有所著，故當損之。夫為道務損者，亦有二病：一者斷除妄想，吾亦有心之足，所遇而心外求靜，名執無。二者併去塵緣，吾亦信之，因亦信之，德化百姓信矣。是故聖人之在天下，不專守一心，名執有。此皆心有所執，則天下物自信；不私於物，則天下物自公；不貴於珍，天下自宜又損之。損去為學為道之心，離著離執，以至無為之道。無為者，是無心而為也。無心非滅無也，謂無一切心，名曰無心。無心而為，自然境空，任其實，天下自不偽；崇其謙，天下自不爭。如此惵惵為天下渾心，百姓皆耳目而視聽，自除從其貧富好醜，自注其德於耳目，聖人處無心於事，皆滅運水般柴役，遊於世而無所累，故無為而無不為用矣。故以道取治也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治也天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音謂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無欲無為，無常處之心，以百姓之心應事而為心，《繫辭》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因事顯心而見其德。善者吾善之，有不善者，聖人不分別，吾亦善之，因亦善之，德化百姓信矣。信者吾信之，有不信者，聖人不分別，吾亦信之，因亦信之，德化百姓信矣。是故聖人之在天下，不專守一心，名執有。此皆心有所執，則天下物自信；不私於物，則天下物自公；不貴於珍，天下自宜又損之。損去為學為道之心，離著離執，以至無為之道。無為者，是無心而為也。無心非滅無也，謂無一切心，名曰無心。無心而為，自然境空，任其實，天下自不偽；崇其謙，天下自不爭。如此惵惵為天下渾心，百姓皆耳目而視聽，自除從其貧富好醜，自注其德於耳目，聖人處無心於事，皆滅運水般柴役，遊於世而無所累，故無為而無不為用矣。故以道取治也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治也天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音謂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無欲無為，無常處之心，以百姓之心應事而為心，《繫辭》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因事顯心而見其德。善者吾善之，有不善者，聖人不分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世人有心出於外，體天地陰陽為法，存想澈嚥，吐納般運之類而求長生者；又有心入納也於內，沉空殫靜，昏懵如死者。老子以十分為率而言之，生之徒十分中有三分，死之徒十分中有三分，死之徒十分中有三

分❶，又有民釋曰衆生。儒曰：民衆萌之謂民。之緣求養生動之死地，亦十分中有三分。老子自徵問，夫民以衣食養生，何故動之死地？以其緣貪生之過厚故也。三三類九，皆不取生之過厚故也。三三者心有所著，皆居生死之地。蓋聞善攝無生者❷，離外境，離二邊，都無所著，不立於心，見如不見，來如不來，身心一如，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及也甲兵，兕無所投其角，兕如牛，色青，重千斤，一角如鞭，長三尺餘。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而使猛獸兵刃不能加害。夫何故？以其心無所著，行住坐卧，心常虚寂。虚即無相，寂即無生，緣其無生，故無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萬物因道而生之，因德而畜孕也之，物之形賴生畜之勢而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也。且道之尊，人塞其兑兑爲竅，閉其六入之門是也。貪癡既息，則終身不勤勞也。若開其兑，濟其事，納諸妄緣，則終身不救。夫六入以心為根，但除其根，則境自滅，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常無欲，可名於小矣。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應物隨之而不為主宰，此莫知爵而常自然矣，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

列子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天下有之始者，無也，以無為天下母。既得其虚無為母，以知其萬物皆子；既知其子，當復守其母。人能以心合無，如子歸母，則没身不殆。

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入，因六入而妄生諸緣，而為禍之門也。老子使人塞其兑兑爲竅，閉其六入之門是也。貪癡既息，則終身不勤勞也。若開其兑，濟其事，納諸妄緣，則終身不救。夫六入以心為根，但除其根，則境自滅，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常無欲，可名於小矣。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應物隨之而不為主宰，此莫知爵而常自然矣，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

列子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天下有之始者，無也，以無為天下母。既得其虚無為母，以知其萬物皆子；既知其子，當復守其母。人能以心合無，如子歸母，則没身不殆。

莊子曰：道無問，問無應。故大道離言而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應有所施智行於大道，惟言於道者，是可畏也。故老子曰：使我介作分畫也然有智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實告之曰大道甚夷，平也謂無為無事，緣而民人也好徑，務一時

智識，趣向有為。又況當時朝廷矜智尚術，甚除其道，田甚荒蕪，倉廩甚虛，人競外華衣服文青與白謂之文采，帶權勢若利劍，厭飲食驕於味，畜資財圖有餘，是謂口道言誇道德，理非道也哉。觀其世道而施此言，是以可畏。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長；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善建立也德者用之不拔，盡也善抱守也德者守之不脫，失也如子孫相傳，以祭祀不輟。止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一家皆修，其德乃餘；修之鄉，一鄉皆修，其德乃長；修之國，一國皆修，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天下皆修，其德乃普。故以修身之德觀身，以修家之德觀家，以修鄉之德觀鄉，以修國之德觀國，以修天下之德觀天下，承承其德，用之不盡，若子孫祭祀相傳不止也。老子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修身之德。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三

本來子邵若愚直解

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

❶死之徒十分中有三分：此句疑衍。

❷善攝無生者：『無』疑爲衍字。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四

本來子邵若愚直解

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失亦切，猛獸不據，攫音鑊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子壘切作，精之至也。終日號音毫而嗌不嗄一邁切，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音以。

含德之厚至德之厚深也者，其行音杏可比於赤子。赤子外無物情，內無其心。無心則物不為對，故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持也，攫鳥不搏手擊也。赤子骨弱筋柔，任手而握物牢固，未知牝牡陰陽也之配合而朘赤子陰器作長也者，至精之至也。赤子終日號叫也而嗌咽也不嗄聲破也者，至和之至也。能知無心、至精、至和曰常，知此常乃曰明。不明常理，百端滋益其生，此曰凶祥。兆也或用心使氣，令體盛實，此曰

暫强，乃是術法而非道也。夫體盛氣强，如物恃壯，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是道，宜當早已止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自悟自知者不可言，若殫於言者，則不知。欲求不可言及之道者，但塞其兑，閉其門，挫其心之銳，解其事之紛。應事則和其光，處世則同其塵，常應常静，是謂玄同自然。無憎無愛，所以親疏自平，利害自除，貴賤自滅，使萬物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諸緣俱息，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音羈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音碁，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正者，一也。王侯得一為天下正，故云以正治國。吉凶悔咎生乎動，惟一能克勝，故云以奇一數也用兵。孫子云口道是以無事取治也天下也。老子曰，吾何以知其然哉？周時天下多諱諱，人不敢言下情之病，而民彌貧；人多利便之器，尚賢矜智，國家滋昏；人多伎巧，無益盛行，故奇異也物滋起；法令滋彰，失於德化，民不知恥，故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是以無事治天下也，雖其政悶悶，不顯其治，其民淳淳而自化。若用有為治世，雖其政察察而顯其治，其民缺缺而不完。用有為救世，如湯療疥，暫時為福，疥盛緣湯。蓋禍兮因福之所倚，其為福兮，乃禍之所伏。孰知其極之理？蓋治國者，其無正耶？今人正復反也為奇，邪也善復為妖，民人也之迷惑，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大方而不分割，清廉而不劌，傷也處直而不申肆，藏光而不炫耀者，皆處於無事也。

云以正治國。

治人事天，莫若嗇。音色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真容切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用智識治人事天下，則失其正，莫若嗇。有而不用曰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正也。早復謂之重積至德，語云：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重積至德則事無不克。勝也無不克而非苟且，我無事而民自富是以無事治天下也，盡正為國之母，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木根柢也乃長生國。蓋正則莫知其極。

為天下貴。

若言治身，當抱其一。一爲形之

母，是謂深根固柢，乃長生住世留形久視之道也。

但以一爲法，則事無不克矣。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大國若如也烹小鮮魚也者，謂不可擾也。擾之則魚傷，故以用也無為之道蒞臨也天下者，而民不傷。至於其鬼人曰鬼不為神崇疾疫傷人，非只其鬼不為神崇，其神天曰神亦不為虫蝗水旱傷人。非其神鬼不傷夫人神幽人用無為之道亦不傷人。夫兩顯，兩不相傷者，故無為則與天地鬼神同德，蓋德交合也歸焉。是以無為治天下者，無天怨，無人非，無鬼責。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治大國者，宜體天道，下濟流行。夫天下之交，合也觀天下之牝，牝，柔靜也。牝常以靜勝牡，牡，剛動也。以靜為謙下法。故大國以用也謙下小國，則取小國附之；若小國以用也謙下大國，則取大國納之。故或用謙下以大取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事也？所貴此道者，何事也❷？所貴者，其心無欲。小，或用謙下而小取大❶。大國不過欲兼畜養也人，是樂天者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是畏天者也。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居大者不可恃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為而無為者，是處事於無事也，此恬惔之德，其味無味。應大與小，言其形多與少，言其數塵境妄緣，能為怨對者，以無心為事，故云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故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夫人欲圖難者，必先於其易。欲為大者，必先於其細。小也天下之難事必作爲也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爲也於細，是故聖人而無所作，終不為

大，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夫輕諾許從，後必寡信。緣於多易，後必多難。是以聖人應世而毋必由難之，故至終無難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其安易保持於危，其未兆易謀於已成，其冰脆薄則易泮冰散也，其微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模也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之理深矣遠矣，與物事也反矣。不以智識明民，然後乃至大順天下俱順。

古之善爲道治天下者，非不也以用也智見明民，用智治世，是將以愚民之也。民之難治者，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模也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之理深矣遠矣，與物事也反矣。不以智識明民，然後乃至大順天下俱順。

老子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其細也夫。

老子曰天下皆謂我道大者，謂不拘形名度數故也。有似者，終不肖。似也下同夫惟一氣之大，故似。然居於形名度數，則終不肖。古人云：似則似，

只未是。若肖則久矣，其細小也也夫。

夫，助語也。學人當子細，若心有一毫一絲情識思念不盡，由屬形名度數之內，依舊生死輪迴，故先聖有此垂誡。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音掌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老子曰：我有三德，甚可為寶。貴重之意其寶執而持之，可以治身，可以治國。一曰慈，以仁愛物。二曰儉，以不吾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以寡於欲。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謙而不爭。夫慈則敏惠，故能勇於救物；儉則常足，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大器長。今捨其慈且取也勇，勇必害物。捨其儉且取也廣，廣則傷德。捨其後且取也先，先則人怨。害物、傷德、人怨，是死之道矣。

夫用兵，慈愛不爭，乃天之道也。用慈以戰則為正，以守正則固。如天將救之，以慈衛護之。古之善為兵之士者而不用武，善戰者以慈愛救物而不用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謙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二者是謂配合也天，乃古之至極之德。古之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為主主者興事而為客，客者應敵不敢進一寸而甘退一尺。如是言之，是無意於爭也。是謂雖行應敵，與無行同；攘臂所以表怒，今不怒，與無臂同；仍引也事者欲爭，今不得已而應敵，與無敵同；執兵仗以表殺，與無兵同，是以慈為寶而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之人以情識測度，無所作為甚易行。此書言理有宗本，論事有君主也意。夫惟無不也知言之宗、事之主，欲見欲聞，欲為欲得，故莫能知，莫能行。知我道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老子曰是以不知吾也。知我道者稀，嘆曰則我道貴謂無上也矣。是以聖人外被褐褐賤衣也而同塵，內懷至道如玉。如玉隱石，惟見於外，罕知其內矣。

《清靜經》云：內觀其心，是知也。心無其心，是不知也。能悟心無其心，是以不病。夫惟病為病，則不被所知心，此為尚矣。道者，心常無思無欲，寂然不知心之所住，若知者是病也。老子曰：禍莫大於輕敵，易動也輕敵則幾喪失也吾寶。故兩國抗舉也兵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為病，是以不病。夫聖人之不病知為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

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民，人也心虛寂，萬境自空，所以不畏萬物之威，則自知大威至矣。誡之曰無執小識小行狹其所居，無惡塵勞厭其所生。夫惟不厭者，藉有身為利，悟無相真常，故當自愛，是以不厭也。古人云：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矜也自愛而不自貴，誇也故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由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勇於敢為則招殺，害也勇於不敢則活。利也此兩者，或利或害，如天之所惡者，而孰誰也知其故？理也感激之道，是以聖人由難之。天之道，雖不爭而能善勝，雖不言而能善應，雖不召而報自來。天道坦然而若善謀也，使善惡不能逃，如天布網，雖恢恢寬大疏闊，罰惡賞善而分毫不失。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音碁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音卓，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夫民貪欲為奇，是故常不畏死，奈何感嘆之意立刑法，以死使民懼之？若使民忘欲而常自畏死，其間而有為奇者，以謂吾得執而殺之，以戒於衆，孰敢也？然以貪欲為奇者，必自招其禍。常有司天也殺者殺，又何必代天行刑？不惟殘物傷生，仍亦自失天和。而代司殺者殺，是譬如代大匠斲。木匠也夫代大匠斲，施斤斧之勞，希有不傷其手矣。專刑罰治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周時民之飢不足之意者，以其上食之廣，必稅之多也，是以飢矣。民之頑鄙而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矣。人之冒險而輕死者，以其上為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矣。惟上無以生為過厚者，是賢於貴天下之生也。

人之生也柔脆，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人之生也，其體柔弱，及其死也，其體堅強。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見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則居下，柔弱則處上。

天之道，其由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天之道，其由如也張施也弓乎？高者抑損也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也。夫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而人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誰也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效天道乎？是以聖人效天道，為而不恃，功成不居者，以其不欲見賢耶？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音衡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莫過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欲換易之，以其無以易之也。如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蓋不能守柔受辱。是以聖人言：湯武之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獨稱孤寡不穀者，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此正言合德，俗若反焉。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和天下之大怨者，後必有征伐之餘怨。既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如執左契，左契自執，右契與人。契之左右合以爲信。而不責求也於人。有德者如司主也左契，物來自合，此天之道也。無德者如司主也右契，徹通也物求合，此人之道也。天道無親疎，常與善行無為之人。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心本清靜，元無染著，緣心起欲，而著萬物，則生貪求。老子著萬物，既著萬物，如是欲使天下人心無欲，不著萬物，如是小國中寡民，使民有什十人曰什夫之器伯百人曰伯夫之器，智識可為官長者而不用也。且夫使民無欲，則心靜安閑，忘一切利益等事，故重死而不遠徙。移也無欲則無求，雖有舟輿，車也無所乘之。無欲則無爭，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欲則無求，雖有舟輿，契，使民如三皇之世，復結繩而用之。無欲則不旋厚味而甘其食，不事文采而美其服，淳朴為風安其俗，各不相慕而樂其業。雖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彼此無欲無求，雖相比之，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上怡怡然無所施，下淳淳然無所為，如是則焉用什伯之器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其文不美於俗。美言華瀚，理不信實。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善道者在行不在辯，說殫於辯者，則不為善。《論語》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知者明心識本，不在多聞廣博。務廣博者，有所大不知。孔子曰：賜器伯百人曰伯夫之器，智識可為官長

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音紀下同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耳。蓋聖人無積也，欲人付囑護念，既以為人，因勢獲利己愈有，既以與人，其道弘廣己愈多，所以利他兼自利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老子書終二句，以結其德。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四

紀末

元卿謁本來子時，王屋鄧光求請此書，欲鏤板於世。本來子曰：此書爲己以記遺忘，今人聞道德之書多自退屈，而恐難行。光曰：氣與形神若瑪。譬如柳七作樂章，集觀游詞廢句，不過情境，使人迷情逐境，殢酒色爲奇，障閉本心，埋没道德。至閨門聽之，動其情，發乎事，鑽穴相窺，踰墻相從，汗失義方，何異携人於溝壑？任屯田之職，作優倫之事，爲儒不能駕先聖之道，遺淫詞於世，以翳愚俗之目，此反先聖之道也，且兩者罪孰重焉？誑説之徒，謗業自招，而真説難壞，又何畏其嘲謔也？本來子曰：今時尚奇怪，如河上公飛昇，列子乘風，點石爲金，經歲不食，臉紅髮黑，如此之類，使人睹相欽服。某今貧居陋巷，髮鬢蒼白，貨藥於市，畜妻養子，與俗皆同。若以書示人，必招言謗。光曰：世言一氣以前無爲大道，雖三賢十聖，尚猶生疑，何況小人乎？五常百行，乃修人理之德，尚不肯行，加之大道當自退屈，何畏憚耳？本來子曰：向有客言：昔王雱注《道德經》，少年而死。父追雱魂，見荷鐵枷，云：我不合注《道德經》，故受此苦。如是論之，書必不失德。設使人從其德，亦可補於世難行。光曰：詳雱所注，雖不中道，粗

---

❶小取大：疑作『以小取大』。

❷所貴此道者，何事也：此句疑衍。

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矣。何感召之云云，猶大成而後薦於天。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而好事者張其怪，非聖意哉。如漢文帝見河上公，公乃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與帝言。苟能如是，斯異術也，此亦好事者張其怪焉。列子能六和合一精明，所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隨風東西，如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此物我兩忘，又豈果能躡空乘風歟？夫乘風履空乃輕舉之術，點石爲金乃變化之術，經歲不食乃斷穀之術，紅臉黑髮乃修養之術，皆非道德。道德之士者，如列子居鄭，亦有圃田之業，子陽遺粟，列子不受，其妻拊心，可見家貧，亦有妻子也，居鄭四十年，國君大夫視之如衆庶，此與鄙俗同也。道德之士，其同者事，其不同者心。俗人只取境論事，烏識其心？如莊子寓孔子見盜跖，跖以世間人事論之，故不免小人之毀也。《南華真經》云：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宴取也。今者先生前設道德階梯以顯其次序也，不以術法注道者，斯可取也。直解此經，文淺義深，典實顯法，世未曾有。若言惟只爲己，祖師如何利人。請示要言，告無他託。而言曰：五千餘言，其要在無欲二字。學人但心上無欲，此是無上道。然無欲二字，其義極深，故老子首篇先言無欲；恐其學人執無，再言有欲；又恐學人執無有欲，又言以有無兩者同謂之玄；又恐執玄爲玄。以拂跡此四法者，乃入道之門。今者學人往往各執一法，而反爲病。一者學人見說無欲，便於心上斷念而求無欲，不思斷除便是欲也，此著無病。二者將心求法，將謂心外有法，不知即心是法，法即是心，存意識在心，便是欲也，此著有病。三者令心凝然依住，如木人相似，澄定不動，此著於玄，名亦有亦無病。四者拂除玄跡，作不依住，解存能所之心，此著又玄，名非有非無病。已上皆心有趣向，並是汙染，所以爲病。人能心上無此四病，方是無欲。今學道人注書者，尚自不能離言，認玄爲道，以又玄爲衆妙之門，斯爲謬矣。夫爲書當表顯之說，其實離此四法，方始見道。道爲衆妙之門，而書以言爲筌，豈可執言生解？學人但無纖毫繫念，心如朗日，常處空中，無有纖埃，光明遍照，然後隨方應事，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蹤跡，無所住心，此名曰德。謂無取無捨，無凡無聖，無一法可修，無一行可得，故云平常心。是道又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學人到此多自生疑，恐執殢於玄，故將又玄不生，萬法無咎。學人到此多自生疑，恐落於空，遂望崖而退。此非落空，乃無心之心也。了得無心，喚作道人，道人在真人之上。所以在道人之下。

時紹興庚辰人日潁川陳元卿記其言而綴于後

（劉固盛點校）

005 道德真經口義

經名：道德真經口義。宋林希逸注。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一、無求備齋影印宋刊本（簡稱影宋本）。二、無求備齋影印日本寬文四年刊本（簡稱影日刊本）。

道德真經口義發題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屢見於《禮記》。於夫子爲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太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夫子没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言離合之數，或曰儋即老子，非也。儋與聃同音，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强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爲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旨，乃至逐章爲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真愈難矣。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翁以爲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此書爲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爲崇尚其言，易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爲之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穎濱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脉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爲主，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謂無爲而自化，不争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太過耳。伊川曰：老氏《谷神》一章最佳。故文定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静、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晋宋人多説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諭之語，皆爲指實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宗未了疑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真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

庸齋林希逸題。

道德真經口義卷之一

虞齋林希逸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其意蓋以為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為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為夏，秋者不可以為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為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無而始。若以為無，則又有所謂莽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常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説，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但老子説得太刻苦，所以近於異端。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虚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尚，矜也。我以賢為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為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為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虚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為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為治也，皆以無為為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沖，虚也。道體雖虚，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礱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此佛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者，微茫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爲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説者以爲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爲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韓之慘刻，原於責矣。籥者，橐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為戒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章乃修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却不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絶之意。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而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説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為公私之私，

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為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説得來，又高似一層。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争，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争，故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争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為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静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争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争，天下莫與汝争能也。解者多以此為水之上善七❶，故其説多牽强，非老子之本旨。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鋭為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鋭，銛也。治器而至於極銛極鋭，無有不折，不若不鋭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耶？此四字須子細看。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為衆人；營以載魄，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為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為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隱，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浄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為而

為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為喻。緣此等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為邪説者，誤世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為知則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物何嘗視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能。雖為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著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為至道。縱説横説，不過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員，故可以成器。户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為用，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為室、為器，皆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目盲，謂能惑視也。耳聾，謂能惑聽也。口爽，失正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者，皆務外而失内。腹内也，目外也，聖人務内不務外，故去彼而取此。彼，上五者也。此，道也。老子諸章，結語多精絶。務外亦不特此五事，舉其凡可以類推。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若，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為大患，而人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寵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為下，自萌好惡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失之意。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以為貴，是不知其真身之身也。知其真身之可貴，知其真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人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

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得耳。摶，執也。三者，希、夷、微也。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兩句是老子自解上三句，老子自曰不可致詰，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脉不破，故有此拘泥耳。不皦，不明也。上下，俯仰也。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惚恍耳。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紀，猶曰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故其容之見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强為之容。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冬涉川，難涉之意也。猶，夷猶容與之與也，遲回之意也。儼，凝定也。若人之畏四鄰，而不敢有為也。客者，不自由之意。渙，舒散也。若冰之將釋，渾然之意也。敦，厚也。樸，渾散也。曠，達也。谷，虛也。渾兮其若濁，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也。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則徐而自清。安，不動也，安之而久，徐徐而動，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能若此乎。徐，優游之意也。此兩句，只是不清不濁，不動不靜，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不欲盈者，虛也。敝，故也。保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處敝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是以能敝不新是為道之大成。

一句，成是一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致虛，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並作而觀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之時也。此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芸芸，猶紛紛也。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

各歸其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此始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道。久，常也，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乎？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太上，言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人但知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世道愈降愈下矣。此言世道愈降愈下，玩侮之意。此言世道有所不足，故天上德既衰，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僞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喻，以發明上一句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知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絶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令，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日趨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令，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還淳反樸，如上古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

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為道日損，為學日益，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論學則離道矣。絶學而歸之無，則無憂矣。唯、阿皆諾也。人之學者以善為勝惡，是猶曰唯勝阿也，不若併善之名無之。此即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之意。雖然古之知道者，雖以善惡皆不可為，而何嘗無所畏。凡人之所畏者，我未嘗不畏之。若皆以為不足畏，則其為荒亂何所窮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禪家曰豁達空撥因果，便是人之所畏而不畏也。莽莽蕩蕩招殃禍，便是荒兮其未央哉。衆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而我獨甘守淡泊，百念不形，如嬰兒未孩之時，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方生也。孩，稍長也。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貌。此意蓋謂我之為道以不足為樂，而無有餘之心，非我愚而汝智也。俗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淡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飂然而無所止宿，此即乘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為也。衆人皆有為，而我甘於不求，故若頑若鄙。我豈真頑鄙哉？我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為貴也。

❶上善：原本作『小善』，據影日刊本改。

道德真經口義卷之二

庸齋林希逸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盛也。知道之士，唯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為言得也，得之於己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為道之容。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與此句差異。但讀莊老者，當以莊老字義觀之，若欲合之孔孟，則字多窒礙矣。唯恍唯惚，言道之不可見也。雖不可見而又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為虛言也。信，實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是文之奇處。天地之與我無所欠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又他何所事也。此等結語，亦其文字之精處。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之理。希，少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為之，而亦不終朝，不終日，人所抱只這一件道理，所以為天下之法式。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

違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此所以為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方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故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足不著地曰跂，跂而立則不能久。跨者，兩股不相著也，跨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喻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明，自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不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長物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强而有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字者，代名之謂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不知其名，不可之，又强而名之曰道。不可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為反求諸身則非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蓋言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為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三焉。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奇論。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根者，言有重則有輕，有靜則有躁。根者，言輕自重而生也。君者，言躁以靜為主也。有道之人，終日行而不著於輜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靜則無躁也。離，麗也。其胸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在於輕重靜躁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

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為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為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君者，言以自失所主也。以身輕天下者，言以天下為重，以身為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靜無重矣，而況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為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矣。聖人雖異於衆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人，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人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與之為一，故曰襲明。襲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不離，無間斷也。不忒，無差失也。乃足，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無極，無物也。樸❷，太樸也，天地之始也。太樸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覆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為天地之長也。莊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大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亦無為而為，自然而然之意。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❶。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守辱，無歆艷也。知守有能為而不為之意。谿谷在下，水所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為式也。常德，即首章所謂常道也。不離，無間斷也。不忒，無差失也。乃足，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無極，無物也。樸❷，太樸也，天地之始也。太樸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覆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為天地之長也。莊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大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亦無為而為，自然而然之意。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可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强為善，

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此三句是譬喻也，其意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為者則必敗，執者則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故有道者之於物，行者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噓者聽其自噓，吹者聽其自吹，强者聽其自强，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隳者聽其自隳，是皆自然而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甚、奢、泰三者，皆過當之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聖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為無求也。此章結得其文又奇，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唯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言玄妙，則曰玄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一樣文法。讀者不悟❸其意，故不見他文字奇處，又多牽强之說。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佐人主而以强兵為心，則非知道者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我以害人，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菑。此意但言好戰求勝，非國之福。七句只是譬喻。若人之為善，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此求勝於行育德是也。其果者在我，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强之名。而其應事也，常有不得已之意，此亦知雄守雌之論。强者不能終强，矜者不能終矜，譬如萬物既壯❹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强於天下，皆不道者也。既知此為不道，則當急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為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

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人以兵為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反居上，故曰言居上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於求勝者，皆為凶而不為吉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樸，道也。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不敢臣。為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天至高也，下而接乎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後甘露降焉。天地和，則甘露降。民之在天下，自生自養，莫不均平，誰實使之，自然之道也。若容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之始，本無名焉，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為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矣。循名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止則不殆矣。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人者智，私智也。明，在內者也。有力，角力於外者也。强，在內之果也。自勝者强，勝己之私謂之克也。知足者富，無不足則常有餘也。志勝守其雌，為天下谿之意。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大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其可左右，無所係著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為功。衣被，蒙賴也。萬物皆蒙賴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為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為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即守其雌，為天下谿之意。

天下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一安平泰三字亦只一意也。餌，飲食也。樂，鐘鼓之樂也，是筵席必有散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樂食雖若甚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足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為言也。

將欲噏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之意。噏，斂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興必有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❺惟不知，自以為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❻。微，猶晦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也。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國之利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道之為用在我，若自眩露而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器而示人也。此亦前章善者果而已，不可以取強之意。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為道也。侯王若能守無不為，自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作之時，吾但以無名之樸鎮之。化，萬物之變也。萬變俱作，相尋不已，而我但以自然處之。彼自紛紛，我自安安，故曰鎮。下句化字，不可拈上句化字說。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無欲則靜，靜則天下自正矣。不欲即無欲也，不字又有勿字意，用功處也。

❶復歸於無極：原本脱『歸』字，據影宋本加。
❷也、樸：此兩字原脱，據影宋本加。
❸悟：原本作『悞』，據影宋本改。
❹壯：原本作『往』，據影宋本改。
❺人：原本衍一『人』字，據影宋本删。
❻故曰微明：原本脱『微明』二字，據影宋本加。

道德真經口義卷之三

鬳齋林希逸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之人，有德而不自知其德化也，惟其能化，是以有德。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執而未化，則未可以為有德，故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章太上其次之論。無為而無以為，即無為而無不為也。以者，有心也。無以為，是無心而為之也。下德之有以為，則為容心矣。既言上德下德，又以仁義繼之。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以仁為上德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以義為下德也。老子之學，以禮為强世，先以仁義抑揚言之，而後及於禮，則禮為愈下矣。為之而莫之應，强民而民不從之也。仍，引也。民不從而强以手引之。强，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强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道，自然也。德，有得也。自然者化，有得者未化，故曰失道而後德。仁者有愛利之心，比之德又下矣。義者有斷制之心，比之仁又下矣。禮者有强民之意，比之義又下矣。老子之言仁義禮，其字義皆與孔孟不同，就其書而求其意可也。若論正當字義，則皆失之。禮者，忠信之薄，言脩飾於外而不由中矣。其意以禮為出於人偽，故曰亂之首。前識者，多識前言往行也。以多識為智，則非道之實矣。華者，務外也。若以此為智，反以自愚，故曰愚之始。曰厚、曰實，只是務内之意。去彼取此者，言其不為禮而為道也。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安静而載物，神之所以虚而靈，谷之所以虚而盈，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盈生正，皆因此道而得之。裂，猶《周易》言毁也。發，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虚則能受，不虚則盡，止而不可受矣。蹶，顛也，處貴高之位而無此，則顛蹶矣。曰賤、曰下即前章所

謂少則得之意，皆虛而不自有也。貴賤高下兩句，亦只是譬喻。無賤何以為貴，無下何以能高，下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為虛而不自有之喻。非乎者，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莊子曰：非乎而曾史是也。亦是此類文勢，此兩字文之奇處。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譽無譽，譽字誤也。此兩句本是譬喻，若作譽字，則與下文如玉如石意不相屬矣。致，至也，故致猶曰其至也。車者，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為輪、為轂、為輻、為衡、為軾，遂無車矣，車遂為虛名矣。如玉則一定而不可易。如石，則琭琭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一定而可易。可有可無，則近於道，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艮所以成終成始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為用，強以弱為用，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強之用。

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又推言有無之始也。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弱，主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亦非專言天地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勤而行者，言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疑，又以為有、又以為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笑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為笑，方見吾道之高。退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為喜，況道乎？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若昧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也。明道若昧，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為進也。楊子所謂以退為進也。夷，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也。上德若谷，能虛而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為而不敢為也。建立其德，是有為者而為之，以不敢為所以能建立也。質真若渝，真實之質，純一而無變，而自有若已渝變之意，此亦足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太虛也，太虛之間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如鑄鼎之類，豈能速就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音

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多見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於天地。天地之形，誰得而盡見之？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此數句，或是指實之語，或是譬喻之語，其意皆主於能虛能無而已。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己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後章又曰：既以與人，己愈多。亦此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道者，無物之始，自然之理也。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抱負陰陽之氣，以冲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為和也。人之所惡，莫如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為質，而其所以生生者，皆冲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為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為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為損，損益之理，有不可不為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為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愛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貨之不可久，故曰强梁者不得其死也。又當以我為師也，故世之所師者。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無間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為無不為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為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為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愛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貨之不可久，故曰强梁者不得其死也。又當以我為師也，故世之所師者。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無間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為無不為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為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為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愛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貨之不可久，故曰强梁者不得其死也。又當以我為師也，故世之所師者。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無間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為無不為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為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古受用不盡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則有虚，大盈者常若虚，則其用不窮矣。前章曰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太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躁之勝寒者，其極必寒。靜之勝熱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為病。惟道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下之正，猶曰為天下之式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以善走之馬却以糞田，即不貴難得之貨之意。戎馬生於郊，言爭戰也。戰爭之事，皆自欲心而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唯得是務，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者為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户亦可知。天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窺牖亦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所知能幾；目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亦設喻以發明下句而已。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聖人之道，其為用也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亦此意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則日日求自益，為道則日日求自損。故前言絶學無憂，蓋言道不在於見聞也。《大慧》云：讀書多者，無明愈多。亦此意也。黜聰明，墮肢體，去智與故❶，則損之又損，則可以無為無不為矣。取天下者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為喻，其言亦足以戒，此書多有此意。

無事有事，即無心有心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憒憒，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在我者無心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得

之，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意同。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為善，非以其不信為信也，但應之以無心而已。惵惵，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❷焉。

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網領也。生死之機有竅妙處，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者，超然而脱離之也。入者，迷而自汩没也。能入而出，惟有道者則然。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下又添一數，便是十三，分明只是一箇一字，不謂之一而曰十三，此正其作文之奇處，言人之生死皆原於此一。一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一字本難言，且以一念之始强名之，亦未為的切，却要自體認也。民之生者，言人之在世，其所以動而趨於死地者，皆在此一念之初，纔把得不定，動即趨於死地矣。動非動静之動，乃動輒之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者，發問之辭也。此數語為今古養生者學問之祖，故老子於此説得亦鄭重。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即趨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能有，虚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説到此處，又提起箇蓋聞，言我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於深山而不遇兕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兵甲，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兕所以不能觸，虎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虚、能損、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此章凡下兩箇夫何故，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申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一僧自遠來，初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無害物之心，物無傷人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説似於虚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亦不虚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

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生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之命者，猶曰莫之爲而爲也，非有所使然，則爲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命或作爵，非也。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物不有之以爲有，不恃之以爲功，雖爲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爲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前章言失道而後德，此言道生德畜、尊道貴德，則此章德字比前章又別，讀《老子》者不可如此拘礙。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亦是此意。没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凡所施爲皆有道者之所畏也，故曰無危殆之事也。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勤，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益也。如此，則其危不可救矣。所見者大，能斂而小，則爲至明。所主者剛，退而守柔，則爲至强。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常或作裳，非。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虚，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介然，固而不化之意。至道無知無行，若固執而不化，有知而有行，則凡所施爲皆有道者之所畏也，故曰惟施是畏。夷，平也。大道甚平，人之求道不知適正，好行斜徑之路。譬如有國家者，治其朝廷則甚整。除，治也，爲宫室臺榭之類也。朝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虚，而且以文采爲服，佩帶利劍，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爲富强，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也。譬喻語也，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老子之文，如此等處可謂

工絶。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者無不拔，抱著無不脱，建德而抱朴，則不拔不脱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而不窮，亦猶子孫之嗣其家也。此三句皆是設喻，以言道雖無有而實長存也。脩諸身則實而無偽，修諸家則積而有餘慶，修諸鄉則為一鄉之所尊，修諸國則其及人者愈盛，修諸天下則其及人者愈盛，修諸天下則其及人者愈盛，修諸天下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言治國則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為有心。無為而為，則可以得天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為可？以此道也。忌諱，防禁也。利器，人世便利之用也。技巧，工匠之巧也。機心奇物，如桔槔機械等物是也。機心既勝，機事愈生。故法令愈明，而盜賊愈盛。此言有心之害，皆譬喻語也。故古之聖人但曰無為好靜，無事無欲，而天下自治矣。聖人云又見後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醇醇，自樂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為害，無心則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正者，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為正，正或為奇，善或為妖，妖或為善，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惟聖人之為道，雖有方而無隅，雖有廉而不劌，雖直而不可伸，雖光而不見其耀。割，削也，無隅則不削矣。廉，上廉遠地之廉。不劌，不傷也，廉利則易傷。肆，伸也，不伸不見其直也。耀，光之焰者也，此者藏有於無之意。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長生久視之道。

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人，宜其可以事天。早復者，言嗇則歸復根固柢。極者，早矣，早，不遠也。復，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克，能也。德愈盛，則於事無不可能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用之不窮，則可以為國而長久。母者，養也，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如此。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柢，可以長生，可以久視。根柢，元氣之母也。久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此章乃以治國喻養生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烹小鮮者，攪之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淨無為，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才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蒞天下，此天下字，包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神，陽也。鬼，陰也。不曰陰陽而曰神鬼，此正其著書立言之意，不欲盡顯露也。其鬼不神者，言地主於陰，而不干於陽。非其鬼不神者，言不特地為然也。地盡地之道，不干於天，而天盡天之道，亦不干於人，故曰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者，言非特天盡天之道，而不干於人；聖人亦盡聖人之道，而不干於天地也。幽則為陰陽，明則為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天地得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曰交歸之。不相傷者，不相侵也，聖人亦不傷之。下一本多一民字，誤也。

❶與：原本作『譽』，據影宋本改。
❷死地：原本作『所地』，據影宋本改。

道德真經口義卷之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以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此章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有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為喻爾。下流者，自處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譬如牝者以靜而勝其牡也。自下者以靜為道，故曰以靜為下。以大取小曰以取，以小取大曰而取，此兩句文字亦奇特。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為强盛；小國之意，不過欲鏚刺求入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

虞齋林希逸

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為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强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

意，章章如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真實説，故晦庵有老子勞攘之論。獨黄茂材解云，此一章全是借物明道。此語最的當，但不能推之於他章，故亦有未通處。

道者萬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道者萬物之奥，此提起一句，贊美言之也。此下却言道在天下，人人有之，無智無愚。其為善人者，有道之人固寶之愛之矣。其不善人者，有道之人亦保合容之。此即中之意。市，人之相與以利交也，亦能為美言以相悦。一鄉之間，纔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推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以此而觀，則此性之善，何嘗絶於天下。然則人之不善者，知道之士其可棄之耶？美言可以市者，自售也，如今藥家有曰不欺廣惠者，是以美言自售也。尊行可以加人，如鄉落之間，或有長厚者，或有好善者，其鄉人亦未嘗不稱尊之。此二句，蓋謂雖庸人亦未嘗不知此道之為善。卑辭厚禮求賢，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虚能謙以求此道，故曰不如坐進此道。且古之以此道為貴者何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為仁由己，由人乎哉。有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即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也。不曰者，如謂詩不云乎。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為可貴，故曰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無為而後無不為，故曰為無為。無所事於事，而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著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味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能報怨者必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為大者必先於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輕諾者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是一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斡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無難，況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為無事而易行也，非以輕易為易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

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事之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迹之尚微，攻之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事必為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粗，如十三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於為至於執，則皆有迹矣，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為以不為，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凡人之從事於斯世，其所為之事，皆有可成之幾而常敗之者，不見其幾而泥其迹也。不求事之終，而致愼於事之始，則無敗事矣。衆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之；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難得之貨，借喻語也。聖人學之；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反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為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此法，則可謂以為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歎美之辭也。反者，復也。與萬物皆反復之所過而不視者，復反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為之心，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中矣。大順，即自然也。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歎美之辭也。反者，復也。與萬物皆反復之所過而不視者，復反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為之心，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中矣。大順，即自然也。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一能以明民，將以愚之。

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所勝予是也。以身後之稽乎衆，舍己從人是也。聖人非欲上民，欲先民以謂之勞攘也。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為國之害。蓋凡人之從事於斯世，其所為之事，皆上下相尋，皆以知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歎美之辭也。反者，復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中矣。大順，即自然也。

而後為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欲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為壓己。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害己。舉天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厭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人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為喻，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夫惟大❶，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為有民上民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為壓己。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害己。舉天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厭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人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為喻，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夫惟大❶，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為有民上民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為壓己。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害己。舉天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厭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人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為喻，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夫惟大❶，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為有民上民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為壓己。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害己。舉天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厭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人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為喻，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夫惟大❶，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為有民上民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為壓己。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害己。舉天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厭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人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為喻，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夫惟大❶，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為有民上民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為壓己。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害己。舉天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厭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人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為喻，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夫惟大❶，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為有民上民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為壓己。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害己。舉天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厭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人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為喻，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夫惟大❶，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慊然似無

兵，方有能勝之道。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不爭而勝寶也，輕敵以求勝則喪其寶矣。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常勝。哀者，戚然不以用兵為喜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借喻處，其例甚明。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之人莫有知者，莫有行者，此歎時之不知己也。宗，主也，君亦主也。衆言之中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事，道為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始不我知。既言天下不我知矣，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即前章不笑不足以為道之意。聖人之道，足於己而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為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為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蓋知此知之為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最奇，或以上為尚，又於首句添兩矣字，誤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不畏刑者常遭刑，章首之言借喻也。居，廣居也。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安於退而務進，不觀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此者，戒敕之辭，言聖人於此，亦以此道為難能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久安，故曰是以不厭，只就下句紬繹。聖人雖知一厭字不及狹字文法也。聖人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道，而若不自貴，然能謙能賤也。去衆人狹厭之心。而自取足身，而若不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彼者，去衆人狹厭之心。而自取足於斯道也，故曰取此。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争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勇於敢為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勇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者，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之人未有知其然者，故曰孰知其故，歎世人之不知也。聖人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亦以此道為難能也。天惟不争，而萬物莫得而勝之；天惟不言，而自有感應之理；陰陽之往來，不待人召之而自至。

坦然，簡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即坦然善謀之意也。天道恢恢，天道恢恢，譬如網然，雖甚疏闊而無有漏失者，言善惡吉凶，無一毫不定也。聖人之於道，雖以無為不爭，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為好惡，至於泰甚者，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嘗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為奇衰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為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今奇衰者未嘗不殺，而民之犯者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為善為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為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斲削，則鮮有不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無容心可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為，言為治者過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飢，上好智則民愈難治，此兩句亦借喻也。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以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勝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堅强，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人與草木之生死為喻。是以而下，又以兵與木而言之。兵之恃强者必不勝，木之初生者皆柔，久而堅强，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為上，堅强為下。共，猶宰上木拱之拱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故曰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貴生，久則必弛也。高者必至於自抑，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下者必舉，自

屈者必伸，自損者必益，是天之於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為道，何為而不然，乃欲損人而益己，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為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唯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故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易》言損益，亦是此意，此亦借以喻道也。聖人所以雖有為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為道日損，必至於損之而又損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❸，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水為至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故古之聖人常有言曰：能受一國之垢者，方可為社稷主，能受一國之不祥者，方可為天下王。此即知其榮，守其辱之意。不祥者，不美之名也。蓋位至高者，不可與天下求勝，須能忍辱，則可以居人之上。垢與不祥，不可受之受也，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故曰正言若反。聖人云三字自佳，一本以云為言誤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至理之言，亦借喻也。左契者，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之，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也。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畏罪不為惡，而各安其居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人之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也。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畏罪不為惡，而各安其居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

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於素朴也。甘食美衣，安居而樂俗，鄰國雖近，雞狗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求也。此老子因戰國紛爭，而思上古淳朴之俗，欲復見之也。觀其所言，亦有自用之意。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真實之言，則無華采；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莊子曰：言隱於榮華。即此意也。善，純也。純德之人則無所容言，又何辯乎？好辯則非純德者矣。知道之知，不以博物為能，以博物為誇，非知道者也。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為人也，而在己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己者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為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之名，則害亦見矣。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一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為主，故亦以此語結之。

道德真經口義卷之四

---

❶夫惟大：『夫』原作『大』，據影宋本改。

❷天誘其衷：『衷』原作『重』，據影宋本改。

❸攻：原本作『功』，據影宋本改。

（劉固盛點校）

道德真經集解

經名：道德真經集解。又名：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宋董思靖集解。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清光緒三年陸心源刊十萬卷樓叢書本（簡稱十萬本）。

道德真經集解序說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苦音怙。縣本屬陳，因楚滅陳，故屬楚，即今之亳州真源縣也。瀨或作厲，杜云：瀨水出其西，故以名鄉。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蓋嘗適周問禮焉。《禮記·曾子問》鄭氏註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疏云：老聃即老子也。《說文》云：聃，耳曼也。《後漢·竇章傳》《道藏·玄妙玉註云：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道女內傳》其略云：玉女自九天降爲天水尹氏女，適李靈飛老君於殷陽甲十七年，乘日精化流珠入玉女口中，已而孕，歷八十一年，以武丁九年降誕。文王爲西伯時，召爲守藏史。故《論語》鄭玄註云：老彭，商之賢大夫也。疏云：老是老聃也。武王時遷爲柱下史，成康之時尚爲柱史，昭王時乃去官。故魏明帝贊云：爲周柱史，經九百年。唐博士吳楊昊云：既生商日，復仕周時。計其始終，乃歷千載。此皆舉其成數也。按《實錄》云：自商武丁九年至周赧王九年，升崑崙還紫微上宮之時，計九百九十六年。《史記》曰：或云百六十歲，或云老子在周二百年。《史記》曰：或云百六十歲，或云老子在周二百餘年，乃入流沙。此以孔子時人斟酌其歲數，不能知其實。所以每事言蓋言或，又云莫知所終。故《家語》云：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有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等語，於是孔子發猶龍之歎。按《混元實錄》，昭王時出關，穆王元年還中夏，平王東遷，復出關至西海校仙，再還中夏。此問禮及五行等事，乃敬王十七年也。老子居周久之，不得以行其道，乃去周。尋欲西化異俗，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尹喜字公文，盩厔縣神龍鄉聞仙里人也。少好墳索，善天文祕緯，嘗結草爲樓，仰觀乾象。康王朝，爲大夫，後召爲東宮賓友。昭王時，因瞻紫炁西邁，天文顯瑞，知有聖人當度函谷關而西，乃求出爲關令，王從之。至關乃曰：夫陽數極九，星宿值金，歲月並王，法應九十日外有大聖人經過京邑。先敕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客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預齋戒，使掃道燒香以俟。是時老君以昭王二十三年五月壬午，駕青牛車，薄版爲隆穹，徐甲爲御，將往開化西域。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至。吏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乃入白喜，即具朝服出迎，叩頭邀之。老君遜謝至三，尹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炁狀如龍蛇而西度，此大聖人之徵。於是爲留官舍，設座行弟子禮。喜乃辭疾去官，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邀老君歸其家。二十八日授以五千言，至次年四月二十八日，於南山阜辭決升天，戒以千日外尋吾於青羊之肆。至二十七年，會於蜀李太官家。是時諸天衆仙浮空而至，老君乃敕五老上帝等授喜玉冊金文，賜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真人，賜紫服芙蓉冠等，從遊八絃之外也。謂之老子者，蓋生而白首，亦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道德經》者，其文載道德之旨，而可以常由也。唐《藝文志》曰：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云。葛玄序曰：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班固載老子傳說，傅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杜光庭云：註者有尹喜內解，漢張道陵想爾、河上公章句、嚴遵指歸，魏

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晉羊祜、裴處思、苻堅時沙門羅什，後趙佛圖澄，晋僧肇，梁陶弘景，後魏盧景裕、劉仁會，南齊顧歡、松靈仙人，齊杜弼，宋張憑、梁武帝、梁簡文帝、張嗣，梁道士臧玄静、孟安排、孟智周、寶略，陳道士褚柔，隋道士李播、劉進喜，唐魏徵、傅奕、楊上善、賈至、王光庭、王真、仙人胡超、道士宋文明、尹文操、韋録、王玄辨、尹愔、徐邈、何思遠、薛季昌、王鞮、趙志堅、車惠弼、李榮、黎元興、張慧超、龔法師、任太玄、申甫、張道相、成玄英、符少明。唐《藝文志》又有安丘望之、湘逸其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李允願、陳嗣古、馮廓、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賈大隱、辟閭仁諶、劉仲融、王肅、戴詵、元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吴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凡四十家。而《藏》中所存，李約、賈清夷、王顧、杜光庭等皆唐人，且不著於《志》，始知所録猶有未盡。惜名存書亡者，十蓋八九。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上經三十七章，法天數奇；下經四十四章，法地數耦。劉歆《七略》云：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而葛洪等又加損益，乃云天以四時成，故上經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經五九四十五章，通應九九之數。清源子劉驥曰：矢口而言，未嘗分爲九九章也。嚴遵以陽九陰八相乘爲七十二，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王弼合上下爲一篇，亦不分章。今世本多依河上章句，或總爲上下篇。廣川董逌云：唐元宗既註《老子》，始改定章句。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廟中。元宗釋題云：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然其末又云：是知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江袤云：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元宗命司馬子微三體寫本，有五千三百八十字。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喻老》相參。又洛陽官本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零六百一十或三百五十五或五百九十，多少不一。《史記》云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矣。今云五千文者，舉全數也。彭耜皇宋集註有政和御註、道士陳景元、司馬温公光、蘇文定公轍、王荆公安石、王雱、陸佃、劉概、劉涇、仙姑曹道沖、馬蹄山、達真子、了一子、李文恕、陳象古、葉夢得、清源子劉驥、朱文公熹、黄茂材、程文簡公大昌、邵公思、高士徐知常等註，亦未盡録。

大抵老子之道，以清浄無爲自然爲宗，以虚明應物不滯爲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爲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爲治。其於治身治人者，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前漢·藝文志》云：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歐陽脩《崇文總叙》云：本好静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朴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道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有所忤也，然終不能恝然於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睠睠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伺駕，東魯見龍，而書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黄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斂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義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爲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於苛秦之後。吁，亦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羲皇之則羲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虚極静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庶政庶事之本，乃徒務爲悶悶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姑息，遂有清虚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子視之。嗚呼，惜哉。文中子曰：清虚長而晋室亂，非老子之罪也。朱文公曰：晋時諸公，只是借

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耳，據其心下污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老子底意思。《舊唐書·憲宗紀》李藩對曰：《老子指歸》與六經無異。唐兵部郎李約云：世傳此書爲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故太史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不爲無見也。

是經大義固已見於諸家，然或病其無所折衷。僕昏蒙晚學，過不自量，輒採摭諸說，亦間出己見，以補一二。或詮其文，或逗其意，附以音釋，訂以異同，圖便觀覽，庶日益日損，而契言外之旨於絶學無憂之地也。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故以首章有無，爲在二丹，則神炁水火也。虛心實腹則煉鉛之方。沖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爲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或者蓋謂無者地二之火，有者天一之水，故舉《潛通訣》云：兩無宗一有，靈化妙難窺。及以知白守黑爲金水之說，然此乃大丹之法，準易象，法天地，以日魂月魄爲藥物，則神農古文《龍虎上經》三十六字、西漢淮陽王纂《金碧要旨經》、東漢魏伯陽《參同契》、唐元陽子《金碧潛通訣》等，是其法也。如《混元實録》云：老君先授尹真内外二丹之術，然後告以道德之旨，則是不以丹術雜於本經，明矣。又曰：三一九思，内修之要也。九丹金液，外煉之極也。故所授太清諸經，則專言金液外煉之事，然與前所舉本，隱顯相符是水金。及黑中有白爲丹母，虛心實腹義俱深，三十輻兮同一轂等詩爲證。此雖皆用經中之語以爲訣，然其説自成一宗，蓋内丹之法也。若尹真所受三一九思等法，雖曰内修之事，然與内丹源流亦自不同，大抵道法經術各有指歸，不可以一書而兼盡諸家之義，苟强引而合，皆傅會也。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傳。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哉。況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爲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説小數雜之乎？白樂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亦確論也。蘇文忠公軾奉詔撰儲祥宮碑，其大略云：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静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儉慈不爭爲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静壽之説。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木公金母之號，太乙紫微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得其本而末自至。噫，修之身，其德真，以至天下，其德乃普，非二本也。學者果能得一而有以貫通，則所謂杳冥之精，恍惚之妙，實昭然於守中抱一之中，而玄牝之機，橐籥之用，莫非道之所爲也。惟深造自得者知之。

淳祐丙午臘月望清源天慶觀後學圭山董思靖書。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後學董思靖集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先標以爲立言之始也。

道者，萬理之總名。名者，萬物之所指。然道不可名，非言能喻，將托於言，强名曰道，故道雖可道而可道，名雖可名而可名，則非常道常名矣。常道常名者，即經所謂道常無名，而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是也。常之爲言，自然長存，無時不然，無處不有。

無名，天地之始；

此言道者天地萬物之原也。以其絶無朕兆，故莫得而名，此即常道常名，形而上者是也。

有名，萬物之母。

此即兩儀既立，已有可名，而萬有皆從此生，乃形而下者是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

此言聖人體道在己，乃寂然不動，所存者神之時，即此可見道體之至微至妙者也。常者，真常妙本也。蓋無欲為靜，體之常也。有欲為動，用之行也。雖動靜不同時，體用必有分。然妙本湛然，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未始有間，常自若也。故皆曰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古弔切，邊際也。此感而應之時也，於此可觀妙道之用矣。是蓋指惟道無形而炁有兆，故以無名有名爲之別。今云無名天地之始者，蓋謂道在天地之先而初無定名之可指，故經云道常無名，又云道隱無名是也。惟道無所不在，雖超乎無物之先，然亦未嘗不在乎有物之後，故在無爲無而未嘗滯於無，在有爲有而未嘗局於有。惟不可定名，而其名自古以固存，此其所以爲常道常名也歟。若直以無而名之，則是以道爲專屬於無，及其無化而爲有，又不可名爲無矣。有無相因，變化不已，名亦隨之，則豈所謂常名哉。況有無固不足以論道，苟欲必謂之無，未免淪於空寂之一偏，則天地萬化，果何自而有耶？今云無名者，特以其寂兮寥兮，無形可狀，無名可指。然於無形無名之中，天地萬物之理莫不畢具，此其所以不可直謂之無也。夫道不可得而名也，惟聖人無思於言，能開闔陰陽，化生不匱，在於事物最為微妙，而理事皆由此出，故云衆妙之門。

右一章　河上公名體道章，諸家多以章首數字爲名。此章包羅揆序一經之旨也。或問有名無名，前輩多就無字有字爲句，今獨不然，何耶？曰：所謂無名即道也，有名即炁也，有名無名，即道炁也，道炁即陰陽也，陰陽即衆妙之門也，衆妙之門即萬物之母也，萬物之母即天地之始也，天地之始即道可道，非常道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總結上意。兩者，謂無名有名，妙與徼也。體用一源，故曰同也。出，即動靜之義。謂或動或靜，而體用分焉，故曰異名。然稱名雖殊，即本則一，故又曰同也。惟同則性情冥而不可致詰，是謂之玄。凡遠而無所至極，則其色必玄，其在人心，乃淵默無象之義。夫玄雖變通無極，苟欲立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然又深不可測，然猶有玄之心在焉。又玄，則遺其滯玄之累也，湛然無迹而能開闔陰陽，化生不匱，在於事物最為微妙，而理事皆由此出，故云衆妙之門。

右一章　河上公名體道章，諸家多以章首數字爲名。此章包羅揆序一經之旨也。或問有名無名，前輩多就無字有字爲句，今獨不然，何耶？曰：所謂無名即道也，有名即炁也，有名無名，即道炁也，道炁即陰陽也，陰陽即衆妙之門也，衆妙之門即萬物之母也，萬物之母即天地之始也，天地之始即道可道，非常道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總結上意。兩者，謂無名有名，妙與徼也。體用一源，故曰同也。出，即動靜之義。謂或動或靜，而體用分焉，故曰異名。然稱名雖殊，即本則一，故又曰同也。惟同則性情冥而不可致詰，是謂之玄。凡遠而無所至極，則其色必玄，其在人心，乃淵默無象之義。夫玄雖變通無極，苟欲立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然又深不可測，然猶有玄之心在焉。又玄，則遺其滯玄之累也，湛然無迹而能開闔陰陽，化生不匱，在於事物最為微妙，而理事皆由此出，故云衆妙之門。

深矣。或問常無欲常有欲者，前輩多以常無常有爲絶句，今亦不然，則所謂無欲故可，而謂之有欲可乎？曰：聖人之心何嘗有欲，今所謂有欲，乃即其起處而言耳。當其静而無爲之時，乃無欲也。及其應物而動，雖未嘗離乎静，然在於事事物物，則已有邊徼涯涘之可見，故對無欲而言有欲也。欲猶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欲耳。朱文公答沈莊仲之問，亦云。徼是邊徼，如邊界相似，是説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無欲常有欲看。今若必欲以常無常有爲絶句，則是常無未免淪於斷滅之頑空，而常有乃墮於執滯之常情，豈足以觀妙道之體用哉。況以常無爲句，而下文云欲以觀其妙，則於常謂之欲，可乎？或問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固多就者字爲句，或有以同字屬上句，何耶？曰章首既以無名有名别道與炁，次又以無欲有欲分體與用，則章末固當合而結之也。夫道炁體用固不可無别，然初非相離而各爲一物，惟無是道則炁無以立，無是炁則道無以寓，非是體則用無以行，非是用則體無以顯。道宰乎炁而不囿乎炁，用著乎體而實源乎體，道即體也，炁即用也，體用一源，理物無間，故曰此兩者云云。蓋雖即冲漠無朕之體，而漠然無朕之用已具。即事事物物之用，而漠然無朕之體不違。然動静不同名，物理必有分，是以静而無名無欲則體也，及至於動而有名有欲則用也，故繼之曰異名矣。則是即静之體而爲動之用，初非指動静爲二本，及置體用於無别也，故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惟其一本而異名，所以該體用，貫動静，混然玄同，而無可指之迹，故曰同謂之玄矣。關尹子所謂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是也。然則所謂玄亦直寄云耳，故又掃其滯玄之累而變化不窮矣，至哉。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纔涉定名，則有對待。

循連環。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和，去聲。此六對者，相因而有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處，上聲。此無爲也，惟不落於一偏，故六對不得而有。

萬物作而不辭，

此則無不爲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此大而化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夫，音符。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惟無爲自然，則奚居奚去哉。

右一章　河上名養身，此章進學者於名迹兩忘之地也。

不尚賢，使民不争；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尚賢，名也。貴貨，利也。惟無所徇，則心不外馳矣。夫所謂不見可欲者，非膠其目而不見也，使萬境之雜乎吾前，惟不見其有可欲之處，則情不附物，而此心澄然矣。所以銖視軒冕，泥看金璧，何欲之有？

是以聖人之治，虚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强，渠良切。知，如字。虚心者，物我兼忘。實腹者，精神内守。物我兼忘，則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内守，則氣不餒而骨自强矣。虚心弱志，則民自無知；實腹强骨，則民自無欲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夫音扶。知音智。聖人之道内以之治身，外以之治人，皆然。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是也。

右三章　河上名安民。此章言忘貴尚，泯思慮，則復無爲而合至理。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體冲虚，漠然無朕，而其用則無所不該。雖天地之大，動植之繁，在於其中，亦莫盈其量矣。蓋形有限而理無窮，此固道之大而無外，實不盈也。然而其細亦無内，故雖一物一事，亦莫不各具而毫髮不遺，是又必近察乎此，而不可一向馳心空妙，以求其所謂大而不盈者，故云或也。又繼之曰淵兮似或之者，疑之也。蓋即萬物萬物之宗，蓋淵者虚澄深静而不可測之稱。此其所以為萬物之宗，本然不可定名，故云似也。蓋即萬物而觀，則必有以為之宗主者，而實未嘗有方體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物莫不有是道，而人獨能全之，故上聖教人修之以極其全也。夫銳者，人之才智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者，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挫則磨礱以去其圭角，而本然圓成者自若矣。解則如庖丁之理解，而静一則其族也。及乎磔然已解，而静一不紊者自若矣。此修於外，以養其心中也。和其光，則光矣而不耀。同其塵，則磅礴萬物以為一。此一於内以應其外也，及其至也，内外一如，而後渾然之全體在我，湛然常存矣。似或者，不敢正指也。蓋道無定體，而執之則失矣。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者，天地萬物之母，故曰不知誰之子。帝者，有物之主。曰先者，其未有形之始。象者，有形有物之前也。

右四章　河上名無源。此章明妙本冲虚而其用不測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仁者生之本，愛之理，三才之大德也。所謂不仁者，不滯於仁，猶上德不德之義也。蓋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以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如束芻為狗，祭祀之儀，適時而用，已事而棄，豈容心哉。此無私之極，仁之至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他各切，鞴也。籥，音藥，管也。能受氣鼓風之物也。天地之間，二氣往來屈伸，猶此物之無心，虚而能受，應而不藏也。

虚而不屈，動而愈出。

陸、河上本皆釋屈作竭。朱文公曰：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音朔，屢也。司馬温公曰：能守中誠，不言而信也。蘇文定公曰：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虚中之報

也，故告之云云。

右五章　河上名虛用。此章先以天地聖人之事及遠取諸物，以明其無私無爲。虛中之體既立，則其用自然不息也。不可徒徇於用，而不知反求其本之所以然，故教之訥言守中，以爲入德之門也。夫中即道也，即其體則圓同太虛，卓然而無所偏倚之稱。以其用則周流無間，在於事物，各無過不及之謂也。守則學以求至者之事也，及乎功用純熟，則守底瞥地脫落，當體澄然，中斯立焉。或云中者，中宮黃庭、北極太淵也。謂存神中宮，所以養胎元，襲氣母之要也。此又就形器而言中，亦猶北極在天之中，居其所而爲玄渾之樞紐，則所謂中者，於是乎有以寓而可見矣。然樞紐之所以處，而元化之所以不息者，又實賴乎中而後能也。若見得徹，則橫說豎說，皆在其中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者，謂其體之虛而無所不受，而其用則應而不可測也。以其綱紀造化，流行古今，妙乎萬物而生生不息，故曰不死。此即真一之精，陰陽之主，故曰玄牝。此言理寓於氣，而玄陽也，牝陰也。蓋陽變而玄妙莫測，陰合而生生不窮故也。文公曰：至妙之理而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此說。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猶衆妙之門，天地萬物皆從此出。根猶草木之根，人所不可見，而實爲生生之本。謂陰陽之闔闢而爲天地之本也，其在人身則元宮牝府，乃神炁之所以往來，天地同根者也。曹道冲說，又轉而爲丹訣，而後學因之，爲說愈支離矣。如張平叔云：玄牝之門世罕知，只憑口鼻妄施爲。饒君吐納經千息，爭得金烏搦兔兒。薛道光云：玄牝之門切要知，幾人下手幾人疑。君還不信長生理，但去霜間看接黎。朱真人云：玄牝之門號金母，先天先地藏真土。含元抱息乃生成，一炁虛無亘今古。又云：時人要識真玄牝，不在心兮不在腎。窮取生身受炁初，莫怪天機都漏盡。呂純陽云：玄牝之門不易言，從來此處會坤乾。呼爲玉室名通聖，號曰金坑理會玄。用似日魂投月魄，來如海脉湧潮泉。機關識破渾閑事，萬里縱橫一少年。此雖於方術以爲至妙，然宗旨之論，則序中已發之矣。《列子》曰：黃帝書云云，乃全載此一章。蓋古有是書，老子述而不作也。而葛仙公《內傳》又曰：黃帝時老君爲廣成子，爲帝說此經，故帝著書乃引此章。

右六章

炁之陰陽，形之動靜，而人則體之也。蓋因玄牝之生生不已，然後知谷神之不死。因天地之動靜有常，然後識玄牝之所爲。而谷神以理言，玄牝以氣言，天地以形言。蓋道之妙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乃宰制氣形而貫通無間者也。或問：《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玄下牝，子母相親。及鼻爲玄，吸炁而上通於天；口爲牝，納津而下通於地。今皆不取其說，何耶？曰：是則專局於人身而言也，此章乃直從萬化原頭說起。蓋此道宰御陰陽，生育天地，而即陰陽之宰，爲人之性，即天地之炁，爲人之體，故近取諸身，此理實同。自口鼻之說，不轉而爲丹訣，而後學因之，爲說愈支離矣。如張平叔云：玄牝之門世罕知，只憑口鼻妄施爲。饒君吐納經千息，爭得金烏搦兔兒。薛道光云：玄牝之門切要知，幾人下手幾人疑。君還不信長生理，但去霜間看接黎。朱真人云：玄牝之門號金母，先天先地藏真土。含元抱息乃生成，一炁虛無亘今古。又云：時人要識真玄牝，不在心兮不在腎。窮取生身受炁初，莫怪天機都漏盡。呂純陽云：玄牝之門不易言，從來此處會坤乾。呼爲玉室名通聖，號曰金坑理會玄。用似日魂投月魄，來如海脉湧潮泉。機關識破渾閑事，萬里縱橫一少年。此雖於方術以爲至妙，然宗旨之論，則序中已發之矣。《列子》曰：黃帝書云云，乃全載此一章。蓋古有是書，老子述而不作也。而葛仙公《內傳》又曰：黃帝時老君爲廣成子，爲帝說此經，故帝著書乃引此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不生者，生之本，故云生生者，不生是也。凡麗形數者，必有限量。今云天長地久者，特以人所見者言之耳。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此屈己而忘我，固非計私而為利，乃理勢之自然。蓋牧謙而光，忘形而壽。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不與物競生，聖人不與人爭得，所以大過人矣。至公一理，不可磨滅，乃長久也。

右七章　河上名韜光。此章明無我之旨，乃可久之道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處，上聲。惡，去聲。幾音機，近也。

守柔處下，乃俗之所惡，而實近於道。然麗乎形，則於道有間，故曰幾也。

居善地，

卑以自牧，猶就下也。

心善淵，

淵靜而虛明，此皆先存其體也。蓋必有牧謙淵靜之德，然後五者之功用所以行也。

與善仁，

與虛而不與盈，澤博而不求報，無私而已。

言善信，

誠信之言，不待期而符契。如潮汐之無爽，及塞必止，決必流，鑑妍媸而不妄，行險地而不失也。

政善治，

正容而物悟，清靜而民化，亦猶平中準而滌衆垢也。

事善能，

趨變任事，各當其可，猶隨器方圓，任載輕重。及避礙就通，而不滯於一也。

動善時。

時行時止，猶春泮而冬凝。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有德有功而不爭，乃德之至，此其所以為上善。夫如是，復何尤哉？尤，過也，怨也。

右八章　河上名易性。此章以水喻上善，明不爭之行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已音以，止也。揣，初委切，治也。文定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恃也❶。若夫聖人無積，尚安有盈？循理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遺，唯季切，貽也。能體四時代謝之序，亦可以見天道。劉師立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

入道，雖居乎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右九章　河上名運夷。此章明脩身當體自然之理。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離，平聲。此《資福延壽經》所謂守煉精魄，自然冲冲之意。載乃登乘之義，古文用字多有此例。魄乃形魄精魄之謂。營魄抱一，猶衛形葆精之義。蓋以魂御魄，抱一而不離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此襲氣母之義。文公曰：專非守之謂，只是專一無間斷，純純全全，如嬰兒然，了無知之之心，則柔亦至矣。蓋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了。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此洗心藏密之義。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妙理也。疵，病也。夫玄妙之見不除，是為解縛；滌除之迹猶存，是為覺礙。無疵則法愛忘而能所雙泯矣。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此言推其緒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芻狗遇之可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此言出入往來酬酢變化而主靜也。天者，自然之門。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蓄養之德。為雌或作無雌，謂雌靜而不滯於靜乃無雌也。或云無雌，乃無陰邪以間之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此寂感無邊方也。文定曰：蓋是心無所不知，而未嘗有能知之心。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之心，則是二也。上三者言精氣神，則修身之事也。乃存體以致用，謂盡己之性以至於命，而極其大而化之之地也。下三者言其用效，則治人之事也。乃即用以歸體，盡人物之性而見諸事業之間，乃至與天為徒，而精神四達，上下並流，故功參化育而不居，以大其無我之公，此聖人之能事，大道之玄功也，所以下文乃申言之。

右十章　河上名能爲。此章爲說不一。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上聲。畜，許六切，養也。潛被默通，不自彰顯，忘功忘物，洞入冥極。

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説出焉。洪慶善亦謂陽氣充魄爲魂，魂能運動則其生全矣。而且皆以載爲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惟非其文意，且若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九歌辯證》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産有言：物生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强陽所挾，以馳騖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九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威也。鄭氏註曰：魄也者，鬼之盛也。鄭則嘘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註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説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説者乃不考此，而但據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嘘吸之動者爲土也。皆陶者之事。此亦因其器中空無，然後可以容物，乃爲有用之器，下意同。

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此魂魄之説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音福，輪中湊轂，衆竪木也。轂，古木切，乃外受衆輻所會，中空受軸者，空虚處也，謂輻轂相湊以為車，以為樞者。

即其中之虚，然後有車之用。文公曰：無，是轂中空處。惟其空中，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始然切，和土也。埴，市力切，粘土也。皆陶者之事。此亦因其器中空無，然後可以容物，乃為有用之器，下意同。

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半門曰户，門旁窗曰牖。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是三者皆於外有以成形，中虚而受物。外有者，適時之利。中虚者，真常之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是故形神相資，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亦此意也。

第十二章　河上名無用。此章明有無相資之妙用，以遣其二邊取捨之惑。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令，並平聲，使也。爽，失也，謂失恬淡之真味。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而反動其心，雖志之動氣常是氣也而已。此章所言，皆由外而惑我之制於外以安其内。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難得之貨，皆外物也。

妨，謂傷害也。心愛外物，則於善行有所妨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去，口舉切，撤也，此除去之去，非去來之去。腹者有容於內而無欲，目者逐見於外而誘內。為腹猶易艮背之義，不為目猶陰符機在目之説也。

右十二章　河上名儉欲。此章明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蓋前章言虛中之妙用無窮，故此則戒其不可爲外邪所實也。而其要則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如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首。夫子四勿，必先曰視，皆此意也。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於物，乃湛然無欲矣。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得為寵，失為辱。二者皆若驚，謂不能以自安也。貴顯與患難，二者皆若身之不可辭。

何謂寵辱？寵爲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為辱本，因寵然後有辱，故曰為下。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為，去聲。此又言身為貴患之本，無身即忘我也。前不及辱，此不及貴，乃互文以見意，亦以人莫不好貴而惡患，故獨以患言。此蓋由有我見存焉，苟能無我，則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夷險不二，苦樂一等，則誰更受貴與患哉？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郭象曰：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徇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蓋謂必能貴愛其身，然後可任以天下。而貴不及愛之深，寄不若託之久。或云知貴愛其身，則能外天下矣。

右十三章　河上名厭恥。此章明去妄情而復正性也。謂遺寵則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天下，大物也，且不以爲累，況於他物乎？而忘身者，方外之學也。能貴愛其身而不以天下爲累者，黃屋非心者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大象平夷，無色可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寂不可聽。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伯各切。微妙無形，虛不可執。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詰，契吉切。夫道非視聽智力之所能及，要必歸於一而後可爾。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皦，古曉切，明也。謂在上不加明，而在下不加晦。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雖繩然有條，運而不絕，然實無物之可名。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文定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惟非有非無，而有無不可以定名，故曰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惟其非形色而周流無端，所以不可得而隨迎。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

謂道紀。

時有古今，道無終始。聖人教人體道以治身御物，謂即其物之有而原其始之無者，則得其本而統之有宗矣。

右十四章　河上名贊玄。此章言道體之沖妙如此，若夫聞不出聲，見不超色者，苟非迷己著物，則必棄有著無。故反覆發明其不即不離之旨，而使人深造以自得之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文定曰：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測。

夫惟不可識，故彊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

彊，上聲。豫者圖患於未然，逡巡如不得已，慎之至也。

猶兮若畏四鄰，

猶者致疑於已事，蓋建德若偷，退藏於密，戒之深也。

儼若客，

文公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旨。況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協釋，胳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為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耳。

渙若冰將釋，

外端莊而內寬裕，渙然不凝於物也。

敦兮其若樸，

質素渾厚，圭角不露。

曠兮其若谷，

寬而有容，虛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渾與混同，和光同塵，淈泥揚波，冥乎至道。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以物汩性者，惟靜以澄之，則本然之清明者徐自復矣。住於寂滅者，惟安而能遷，則不滯於一隅而徐自生矣。所以活潑潑地而動靜兩忘也。

夫惟不盈，故能弊而不自有其新成之功。

右十五章　河上名顯德。此章句句有序，以主於成而若敝則盡矣。如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便是這樣子。審若西晉之風，又烏有此氣象哉？

能常守其弊而不自有其新成之功。

御註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牧謙終節，人之所難，故又戒其矜滿之心，其旨深矣。惟無自滿之心，故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不新成。

致虛極，守靜篤。

虛靜兼忘，是謂篤極。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芸芸者，動出之貌。虛乃實之根，靜乃動之根，謂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夫靜，天性也，乃命於我者如是而已，及乎感物則動矣。惟動靜兩忘，則動未嘗離靜，而復其本然之天矣。

復命曰常，

文定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易》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也。

不新成。

物未有能常者，惟至於命，則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悟乎此，則明亦至矣。

不知常，妄作，凶。即昧乎此，則緣物而動，皆妄也，其凶可知。

知常容，徹見本元，則差別混融，通塞非礙，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尚誰私乎？

公乃王，文定曰：天下將往歸之矣。

王乃天，黃茂材曰：王者與天為徒。

天乃道，天法道也。文定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劉涇曰：所謂自古固存也。

右十六章　河上名歸根。此章謂悟此道，則能虛能靜，與道同體。

太上，下知有之；是也。

其次，親之譽之；此以仁義結人者也。

其次，畏之侮之。此以智力服人者也。

故信不足，有不信。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自信之誠不足，而後申之以勸賞，重之以刑政，而民始有不信之心矣。

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希言自然而民服無為之化，則太古之治可復，故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

右十七章　河上名淳風。此章贊太古無為之化，不居其聖，則絕無自聖之心。去惟不居其聖，則絕無自聖之心。去小智則大智明，故使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其利博矣。

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夫仁義之實，本為孝慈。惟假其名而忘其實，則其本迷矣。故欲棄絕其迹，而復其良知良能之初，則仁義之實可不言而盡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文定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無以行。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令，平聲。屬，之欲切。聖智、仁義、巧利，此三者皆道中之事，由後世徒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大道之隆，仁義之實，隱然於其中而民不知，所謂純樸不殘，孰為犧樽是也。然犧樽亦豈離純樸而別為一物

太朴上古之時，上如標枝，民如野鹿哉，特其智慧已出而詐偽亦由是而滋矣。文定曰：堯非不孝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周非不忠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右十八章　河上名俗薄。此章蓋深憫世道之不古也。

徇其名，用之以為文飾，而內誠不足，乃專以智力持世，豈足為善治哉。至於末流，必有不勝其害者矣。故令反其本而有所統屬，則天下之民各復其性矣。所謂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我無為而民自化云云，是矣。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賢遍切。此乃屬之之地，棄絶之機要也。

右十九章　河上名還淳。此章尊素朴之風，去私欲之累，則其利博矣。《陰符經》云：絶利一源，用師十倍。是也。或云絶者非去絶之絶，乃極其至而人不可及之謂也。必有絶聖然後能棄私智，下意同。

絶學無憂。

得道忘詮，釋然無累。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維水切，聲順而恭膺也。阿，烏何切，聲高而慢膺也。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若未至乎絶學之地，當知此心寂然無為，於善惡未發之時，乃渾然之本體，至正至善者也。及乎趨善向惡，皆為動也，然有是身不能不感，故當致察於感物而動之時。謂恭與善，則原於理義之正；而慢與惡，則汩於形氣之私。其於二者之間，相去不容以髮，而天理人欲分焉。惟欲易流，人莫不然，是不可不畏也。苟能於此察之精而擇之審，守之固而養之熟，乃至於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則雖感應無窮，而湛然虛明者自若，乃純乎天理，了無對待，則慢與惡何有哉。

荒兮其未央哉。

荒大而莫知其畔岸，則是未嘗倚乎恭慢之一偏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怕，白各切，靜也。心目所經，外境方盛，隨時逐物而不知其非。惟上聖徹見其妄，遇之漠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至提孩，心無所著故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曹曰：乘萬物而遊，無所係累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遺，忘也，蓋有若無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光耀目衒也。若昏，謂不分別也。察察，明而不容貌。悶，叶音，莫奔切，寬裕貌。

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

飂，力幽切，如長風飄揚之狀。夫淵靜容物，乃混然之全體；變動不居，乃大用之流行。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以，用也，頑然無知也。鄙，野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於母。

文定曰：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如嬰兒求食於母也。

右二十章　河上名異俗。此章首示絶以立標，復舉諭以明理，次格凡聖以對辯❷，終論獨行以返宗也。或曰唯阿同出於聲，善惡同出於爲。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意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於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入於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後學董思靖集解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甚也，謂盛德也。德乃道之所以上聖即心而即道，或曲或直，惟義所在，莫非全乎道也。苟處時之變，則形見者，自是推之，則凡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謂從道中出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曲身以全道。惟能曲則不忤於物，內以全身，外以全物。

有無不可定指之也。

枉則直，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枉乃所以為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此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於至無之中，而真一之精湛然獨存，感之即應，豈非信乎？

窪則盈，

窪，烏瓜切，坳也。如地之窪下，則水滿之，蓋謙受益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弊則新，

文定曰：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然甚真之精，常存而不具焉。

闇然而日章也。

少則得，多則惑。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故於至約之中，而是體之全，是用之妙，罔不具焉。

❶不如揣之：原本作『不知揣之』，據十萬本改。

❷對辯：原本作『對卞』，據十萬本改。

凡事多端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此隨時趨變以道，而在乎以謙約為主。故聖人惟抱一以為天下古今之準的，所謂抱一則全體是道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見，形甸切，顯也，此教學者養德之方也。蓋抱一則無我，若更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是我見未忘，又烏可以言一哉？惟至於無我之地，則自然光明盛大，愈久愈新，心法雙融，人我俱泯，何爭之有？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蓋老子述而不作，所謂曲則全等語，皆古文也。此申其言之不妄者，勸之深也。使學者果能盡其曲枉之道，則道之大全，實皆歸諸己矣。道乃人之固有，故云歸，言復其初也。夫如是，則其為直與盈者大矣。

右二十二章　河上名益謙。此章示柔順之謙，全成和之德也。

希言自然。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聖人言出於希，皆由其自然，故久而不窮。温公曰：有道者不言而信，故曰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者，狂疾之風。驟雨者，急暴之雨。此陰陽擊搏，忽然之變也❶。然終不能勝清寧之自然，故不能久。自旦至中為終朝，自旦至暮為終日。雖因其所稟之殊，而所入不得不異。然苟能同而化之，及其得，則成功之一也。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苟反常，則非自然。雖出於天地，亦不能久，況於人乎？然天地亦不能免於失哉。

故從事於道者，

惟從事於自然之道者，其心有常，乃能體道之所為，故樂與而善誘，無所不同之也。

道者同於道，

此安行者之事。然上聖生知，猶資學以成其道。所以德不孤必有鄰，是故同於道矣。

德者同於德，

此利行者之事。謂人之氣稟，苟或於己。

失者同於失。

此勉行者之事。

信不足，有不信。

惟自信之誠不至，故因其失而疑之，是以有不信之患。苟不信矣，雖與之同，亦不能化之也。必深造自得者，然後安然於不疑之地。

右二十三章　河上名虛無。此章明自然之道可以常久，然至易而守難，故天地之大苟失其常，亦不能久，況於人乎。其於人也，性固同而氣稟則異，或梏於形氣之私者，則失其自然之性，然而性未嘗失也。惟在乎先覺者，善方便以覺之，同其事以攝之，則可以復其本

然之自然矣。《莊子》云：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是也。此聖人大同之德，無私之教，所以順其自然，曲成而不遺也。惟終於自暴自棄者，不與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去智切，與企同。跨者，跨其兩端也。温公曰：違性之常而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

自見者不明，

自顯者，終不明。

自是者不彰，

蔽於己是者，夫誰信之哉。

自伐者無功，

自誇其勞者，人不以為功。

自矜者不長。

眩其能則不可以久。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贅，專税切，附餘之肉也。行，下孟切。惡，去聲。温公曰：是皆外競而内亡者也。如棄餘之食，適使人醜。

故有道者不處也。

處，上聲，謂不處心於此，視若脱然也。

右二十四章　河上名苦恩。此章謂主一者足於内，而不矜於外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先，悉薦切。夫道混然成體，自古固存，而兩儀由之以生。物即道之為物之物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寂然無聲也，寥邈無形也。以其體則卓然無所對待而不變不遷，以其用則周匝運行而不危不殆，此蓋即本然之全體，而有流行生育之妙用焉。母者，生生之本也，不可指為一物，故贊之以寂兮寥兮；又非溺於空寂，故兼體用而言獨立周行，而生物也不測矣。

可以爲天下母。

寂然無聲也，寥邈無形也。以其體則卓然無所對待而不變不遷，以其用則周匝運行而不危不殆，此蓋即本然之全體，而有流行生育之妙用焉。母者，生生之本也，不可指為一焉。母者，生生之本也，不可指為一物，故贊之以寂兮寥兮；又非溺於空寂，故兼體用而言獨立周行，而生物也不測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彊爲之名曰大。

彊，上聲，此實無得而名焉。

大曰逝，

逝，往也，謂往被於萬物也。

逝曰遠，

無往不周。

遠曰反。

極其遠則其大無外，反而求則其小無内，蓋遍乎萬物，而未嘗離本故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夫道超乎天地有形之先，故章首云先天地也，而亦未嘗不在乎天地有形之中，故復云域中有四大也。若由道言之，則天地與王皆不足言其大矣，然道亦豈外是三者而別為一物哉？故即域中而言，則世人惟知是三者之大，而不信道大，是故云耳。初非謂道亦域中之一物也，學者不可以辭害意，申言而王居其一焉者，謂人者天地之心，而會乎道，所以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凡於萬物之中靈秀者，莫出乎人，而王統之故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者，相因之義也。故語其序，則人

處於地，形著而位分，地配乎天，而天猶有形，道貫三才，其體自然而已。謂推其相因之意，則是三者皆本於自然之道，蓋分殊而道一也。故天在道之中，地在天之中，人在地之中，心在人之中，神在心之中，而會于道者也。是以神藏于心，心藏于形，形藏于地，地藏于天，天藏于道。文定曰：使人一日復性，則是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右二十五章　河上名象元。此章贊道大而自然也。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重，直用切。輕，起政切。寡謀之類。躁，早報切。離，去聲。輜，莊持切，大車也。君子之道以靜重為主，不可須臾離也，如輜車之重，不敢物易已，故遊觀榮樂，無所係著，而超然自得於物外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乘，去聲。身輕，如字。謂萬乘之尊，不可縱所欲之私，而不顧天下之重也。輕則妄動，故失助於臣。躁則擾民，故失其為君之道。或云君輕則失助於臣，臣躁則失任於君矣。

右二十六章　河上名重德。此章言靜重然後可以爲有物之主。或曰近取諸身，則心爲君，氣爲臣，輕則心妄動而暴其氣，躁則氣擾亂而反動其心。蓋君爲民物之主，心爲一身之主，所當靜重則無爲而成功。

善行無轍迹，

行，下孟切。轍，直革切，過也。惟和以天倪，故無口過。

善言無瑕謫，

瑕，下家切，玼病也。謫，直革切，過也。惟和以天倪，故無口過。

善計不用籌策，

道一而已，總括萬有，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謂因其不善而教之使善，乃所以為楗，其偃切，拒門木也，橫曰關，竪曰楗。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而天地之大亦不能出乎其外，是謂善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妙本湛然，不為法縛，不求法脫，堂堂密密，了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溺於刻意尚行，執言滯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達方便之門，則反為教相所縛，故不能徹見萬法根元矣。所謂善者，無為而已。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博，豈足為善哉。惟彼方執著有為，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之量容之，以先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葉夢得曰：常之為言，無時而不然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謂因其不善而教之使善，乃所以為

善救也。則是資其不善者，以為吾施教之地矣。林東曰：因其不善而不為之，是可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夫道之要妙，非教能到，故至於不貴不愛之地，則知無我。人雖大智而莫測，蓋能所俱忘，是曰獨化者也。此章明名迹所取式。以其德有常而不變不差，故用未嘗窮，量未嘗極，此恬與智交養而成和也。

右二十七章　河上名巧用。此章明名迹雙泯，教理兼忘。傅弈云：常善救人等兩句，獨得諸河上，古本無有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為衆所歸而取式，則榮矣。故處之以辱而受衆垢，有如谷之能容能應而未嘗匱乏，則復於渾然之全體矣，而自治。將欲取而為之，是以人此和行而成德也。自嬰兒與無極，言入德之序，而復於樸，乃其所至之地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樸即道也，形而上者謂之道，歸於樸則體斯立焉。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散樸為器以應萬物，道之用所以行也。聖人用此道以為民物之主，亦因其理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裁割。曹曰：大制猶天地之造物，物隨性而自成，不煩裁製也。

右二十八章　河上名反朴。此章明牧謙以容物，泯迹而返樸，故其用不窮。或云雄者天一之水，在人為精。雌者地二之火，在人為神。白者，金也。黑者，水也。此又一家之論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乃天地神明之器也，惟順其自然而自治。將欲取而為之，是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身猶天下也，故黃帝南望而玄珠遺，機心方存而純白或載或隳。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彊或羸，或挫或隳。

噓，煖也。吹，寒也。彊，盛也。羸，力為切，弱也。載，成也。隳，許規切，壞也。有為之物，必屬對待，消息盈虛，相推不已。惟抱一者，不入其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去，上聲，除也。聖人知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右二十九章　河上名無爲。此章謂惟無爲自然，則可以有常。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彊，渠良切。好，去聲。還音旋。處，上聲。御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干和氣，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彊焉。

已音以，下並同。兵固有道者之所不取，然天生五材，亦不可去。譬水火焉，在乎善用。惟以止暴濟難，則果決於理而已，凡理義之在我，則所守者不屈矣。《春秋》傳曰：殺敵為果。言殺敵者，令不相侵而已，何敢取彊於天下哉。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得已，果而勿彊。

果以理勝，彊以力勝。惟果則有隱然必克之勢，初非恃力好戰，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得已而後應之，勿彊而已。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物壯極則老，兵彊極則敗，故兵之恃彊，則不可以全其善勝；物之用壯，適所以速其衰老。皆非合道，宜早知止。

右三十章　河上名儉武。此章謂輔相以道，則人心愛戴。而用兵爭彊，不足服人。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惡，去聲。處，上聲。下同。佳兵者，用之善者也。然兵終為凶器，凡有知覺之物，猶且惡而避之，況有道者乎？惟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故不處心於此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為陽，陽好生。右為陰，陰主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樂，去聲。惟不嗜殺人者，為能得天下之志。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右三十一章　河上名儉武。此章謂兵者不祥之器，不可以爲常也。王弼云此章疑非老子所作，然此語蓋因時而發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令，力政切，猶教命也。樸，喻道之

全體也。以其無形，故曰雖小。以其先於品物，故莫能臣。温公曰：王侯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亦猶冲氣合一而甘露降，出於自然。而平施徧被，脗然浹洽於萬物，此所謂三才同會于道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文定曰：散樸為器，故因器制名。然豈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將知止而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危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曹曰：江海，水之宗；川谷，水之派。異派終會于宗，殊名同歸於道。

右三十二章　河上名勝德。此章言守道則可常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為智，知人也。蔽盡為明，見性也。既明則非惟自知，亦可及人矣。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

血氣之勇不可有，故勝人以力者，非所尚也。理義之勇不可無，故克己復性，則不屈於人欲，而彊莫加焉。

知足者富，

惟自知，故知足常足，綽然有餘。

彊行者有志。

惟自勝，故志於道而自彊不息，則物莫奪其志，而與天同健矣。

不失其所者久，

所，猶艮卦止其所之所。惟知道而能行，則自得其所而居安矣。故雖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乃無日而不自得❷，所以久也。

死而不忘者壽。

惟能自知自彊而不失其所，乃壽之實也。此即不隨生死所變者，卓然而獨存，是烏可以數量論哉。初非言精神魂魄，物而不化，猶有滯乎冥漠之間也，於此須見得徹。邵若愚曰：形雖死而性不亡。

右三十三章　河上名辯德。此章首言自知，則智及之矣。然後立志果而安命分，乃至力行以極其所當止，是以没身不殆也。此女偊之所以必朝徹見獨，然後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是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通作泛，無滯貌。惟不麗於一物，不離乎當處，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是以左右逢其源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萬物之所以資始資生而不遺，且不自有其能。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衣，去聲。覆冒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常静而無朕迹之可見，亦小之至矣。萬物交往而莫窺其相量之限，故恢恢焉而無形體之可即，亦大之至矣。此所以汎兮其可左右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我則小矣，惟上聖與道為一，所以大也。

右三十四章　河上名任成。此章謂成光大之德者，皆由於法道也。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無象之象，故曰大象。執者，體之而不違也。道為萬物母，物來附德，猶子歸母。往者，歸也。然衆之歸，苟存有我之心，則害矣。惟上聖虛己存誠，利而不害，故兩不相傷，而其心安靜平和舒泰也。莊子曰：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亦此意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樂音岳。出，去聲。淡，徒暫切。謂不知執大象而拘局於一曲之道者，亦猶樂聲之佚耳，芻豢之悅口。過客之留止，雖亦可以聚人於片時，然終有時而窮，則彼將捨之而去矣。莊子喻蘧廬止可以一宿是也。若夫大道，則雖湛然無形聲臭味之可得，然其用則不可盡矣。既，盡也。

右三十五章　河上名仁德。此章明體道之效無窮。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夫張極必歙，與甚必奪，理之必然。所謂必固云者，猶言物之將歙，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歙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固之理也。其機雖甚微隱，而理實明著，惟以清靜柔弱自處者，不入其機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彊。

惟柔弱自居，則無心於勝而理自然也，此守復之説也。若剛强則是已過盛矣，衰必隨之。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蓋抱道在己，而退藏於密也。利器者，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有國者秉其機以制人者也。非惟不可以示人，蓋亦不可得而示於人也。《陰符》所謂盜機是也。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文定曰：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托於深淵，雖彊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於淵，然後人得而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右三十六章　河上名微明。此章示消息盈虛者理之常，而守柔弱者不入其機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寂然不動，萬理畢具，感之則應，萬事不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常體夫至道，則不教而自化。然久則必變，譬如嬰兒之發知，又當定之以無欲。無欲故靜，乃道之全體也，所謂無名之樸是矣。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苟有欲樸之心，則失其全體矣。此乃盡性以至命，大而能化者也。夫如是，乃謂之真靜，故天下之物莫不感化，而各全性命之正矣。

右三十七章　河上名爲政。此章明體道而能化，復兼忘於玄悟也。自首至此凡三十七章，爲上篇。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後學董思靖集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乃所以有德。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王顧等云：有德則遺其失，不德則遺其得。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於上德為有間矣。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以者，用也，謂無用於為也，下同。

上德者，至德也，無為而已。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此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乃行而未至者之事也。以其尚滯於有為，故未能全乎至道，此皆釋其所以為上德下德之分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專言之則可包四者。此非指統體之仁而言，故於上德為有差等。然仁者靜，雖為之而無用於為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義者事之宜，而有割截之意，故次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實以忠信為本，而尚繁文則末也。今曰為之，則是徒其文以彊之。有不肯從，則繼之以攘臂，而末流有不勝其弊矣。老子時當尚文之極，故獨言之也切，蓋欲以無為自然之道化斯民也。此三者只言上，而下者已不足言矣。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繼也。温公云：仍，引也，字或作扔。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體混然，乃天地人物之所公共也。人體是理，而得諸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初非道之外別有所謂德也，但既謂之德，則有上下倫卞之分，乃不若道之偏該，故不德則德之至，而全

❶忽然：原本作『或然』，據十萬本改。

❷無日：原本作『無入』，據十萬本改。

體是道矣。若夫執而有之，則下德之未能化，而失乎道之全也，故曰失道而後德。《關尹子》曰：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是也。蓋德之名顯則道之名泯，仁之名顯則德之名泯。愈趨愈下，而所尚亦愈偏矣。《莊子》曰：道隱小成。信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而末流則亂徇文之極，故其本質漓，而末流則亂之所由生。孔子所以欲從先進，皆此意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此用智者之事也。謂役智以求明，或臆度而屢中，然終不能以周知，適所以蔽其自然之明覺，乃愚之始也。《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謂之大也。蓋蔽於華藻，則不能全大道之純素，非愚而何？

是以大丈夫

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流俗者，謂之大丈夫。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處、去，並上聲。盍亦反其本矣。文定曰：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故樂其有得於下而迷其上。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自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哉。

右三十八章　河上名論德。此章明全德而勸還淳。或問：道德五常，其有辨乎？其無辨乎？何用之異也。曰：烏乎無辨，道則統體者也，德則隨其量之所充而得諸己也。道猶混然之元炁也，德猶年與時之名也，仁義禮智猶春夏秋冬之號也。全是四者，則曰一年。得其仁之盛，則曰春，禮曰夏，義曰秋，智曰冬，各得其實之謂信，故每季土旺一十八日，猶此義也。有仁之義，則生中有殺，義之仁，則殺中有生，如二月榆死，八月麥生之類也。其於天下也亦然。《皇極經世書》曰：三皇以道化天下，五帝以德教天下。三王以功勸天下，五伯以力率天下。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也，五帝之世如夏也，三王之世如秋也，五伯之世如冬也。老子與關尹相遇之時，其當秋冬之交，蓋欲以貞固之道，化斯世而復於春乎。或曰：其序不同，何耶？曰：經世有因有革，故依順布之序，此言名迹之流弊，故全用革。如《化書》云：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然則居實處厚，乃信之實，又所以爲始之終，終之始者歟。郭德元嘗問於朱文公曰：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老子曉得禮中曲折，蓋他曾爲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如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夫一即道也，自古固存，故云昔也。凡物各具而道未嘗異，故曰一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以靈，谷以盈，萬物以生，侯王以貞，其各能致乎當然之分者，皆一之所為也。温公曰：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

恐蹙。

蹙，其月切，顛仆也。天之所以清明而職生覆，地之所以寧止而職持載者，得一也。苟無以清寧，則必有缺裂震發之變，由失一也，然一未嘗失，故云將恐，蓋致疑之辭也。且一之為物，無去無來，奚得喪哉？直忘數之或餘或縮，莫能稱是一之所為耳。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如晉惠帝元康中，天裂數丈，殷然有聲。周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蓋此類也。谷無乃至神所以謂之神者，以其靈而已，而其所以靈則得一而已，苟無以靈，則是其靈已息矣。歇，息也。谷無以盈，則不能受而應，亦有所窮矣，故曰竭也。萬物則資一以生，失之則滅。侯王無以貞，則是失道不能以自安，而國家不可保矣。雖然一非無也，特外邪客氣或有以蔽其正爾。首言天者，形之大也。終言王者，天地民物之主也。惟王能全其一，以為天下正，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碧虛子曰：會歸戒于王侯。是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穀，美也。邪音耶。文定曰：夫一果何物哉？視之無形，執之不得，亦以行，語其體之寂然無朕則弱矣，而其用之遠而不禦亦彊矣。此雖體用動靜周流無間，然而動也必本乎靜，用也必源乎體，故元化之工則藏於冬，乃所以蕃於春。為學之道，則精義入神，乃所以為致用之本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琭音禄，玉貌。珞字當作硌，音洛，石貌。數，入聲，速也。謂不能牧謙以賤為本，而欲速致貴高之譽者，是數譽也。如此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是無譽也。然亦復不欲如玉之貴而不倚於一物，則不可能貴也。蓋惟不得而毀譽貴賤矣，此苟非得一者孰能哉。

右三十九章　河上名法本。此章贊一之功用至大，而終則告以毋執於一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靜者道之所以動，體弱而用實彊也。言動不言靜，言弱不言彊，乃互文以見意，而體用之義亦明矣。謂復乎靜有以立其體，然後動之用所以行，語其體之寂然無朕則弱矣，而其用之遠而不禦亦彊矣。此雖體用動靜周流無間，然而動也必本乎靜，用也必源乎體，故元化之工則藏於冬，乃所以蕃於春。為學之道，則精義入神，乃所以為致用之本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又以生物之義證之。謂凡物皆自氣化而形生，乃生於有矣。然原其始之所以生，則道也。而道初無形容聲臭之可即，故曰生於無也。

右四十章　河上名去用。此章明崇體以致用也。或云道以靜爲正，故動則爲與道相反矣。若爾，則是以道爲專屬於靜矣。殊不知動靜者，氣也。而道則宰制乎動靜，而不囿乎動靜者也。或云反常合宜，乃道之動而應變，此顯權也；以弱自守，乃道之常用，此顯

實也。而有生於無，則權實泯矣。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道非形聲，不可見聞，惟上士所稟純靜，見識超越，故一聞無疑，如空即空，造次不違。中士之見，可上可下，故或信或疑。下士則智不足以明，信不足以守，莊子所謂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故大笑之也。

故建言有之：

謂古之立言者有曰，下文皆勤行之狀也。

明道若昧，

惟照了精微，故遺形去智而含光不耀也。

夷道若類，

夷，平也。類，盧對切，絲之不勻也。高下俱融，與物無際，然以俗觀之，則若有節類而不可取以為用也。

進道若退，

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為，故若退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若谷之虛。

廣德若不足，

廣而有所限量，則非廣矣。惟德至廣而不自以為足，故能廣也。

建德若偷，

潛修密行，立德而不自衒也。《玄綱論》云：功陰則能全。亦此意也。

質真若渝，

渝，羊朱切，變也。質真，純素也。惟文質兼備，則不執於一，故隨物變而內不失其真，外若渝也。

大方無隅，

隅者，角地也。大方無畛域之可窮，故無隅。

大器晚成，

積之久者發必洪，故大器則不速成。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故大音希聲。經云無象之象，故大象無形。此雖超乎視聽之表，然而冥冥之曉，無聲之和，亦何嘗不昭昭然於見聞之間哉。是皆中士之所以若存若亡，而下士之所以大笑也。此十二者乃道之或隱或顯、寓於事物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焉。

夫惟道，善貸且成。

貸，施與也。成，謂物賴之以成功也。

右四十一章　河上名同異。此章言道之大全，中下難知。蓋道無形無名，故不可以有爲之功而致其極。惟能沉潛涵泳，則道自來居，此道之所以善施與萬物，而成其全之無私也。是以古之學者爲己而終至於成物者，體此道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朱文公曰：道即《易》之太極，一乃陽之奇，二乃陰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其曰三生萬物者，即奇耦合而萬物生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此與列子易變而為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形變

之始耳，不得為非數之一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凡動物之類，則背止於後，陰靜之屬也，口鼻耳目居前，陽動之屬也，故曰負陰而抱陽。如植物則背寒向煖，而冲氣則運乎其間。又統而言之，則神陽而質陰，神運於中曰抱，質見於外曰負。氣則動陽而靜陰，乃濟之以中和，而充乎形質，為神所乘之機也。温公曰：萬物莫不以陰陽為體，以冲和為用。文簡曰：陰陽氣偏，及交會而氣和，是二之交焉而三，三之偏焉而萬者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惡，去聲。温公曰：滿招損，謙受益。所以去甚泰，就中和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彊，平聲。苟知損益之義如此，則人之所以設教，亦宜皆以我冲和之義教之，是知彊梁者妄之極，而終至於不得其死。尤當知警而不可從也，故曰吾將以為教父。父者，本也。且教乃師道，然師則尊而不親，父則尊而又親，是以言無隱情。如《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即此意也。今專曰父者，教道主尊嚴也。

右四十二章　河上名道化。此章言道寓於陰陽而生萬物，亦莫不以冲和爲用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間，去聲。惟道無形，故曰至柔。惟物有質，故曰至堅。馳騁，猶運化役使之意。道之妙物，皆以無形而鼓舞有質也。夫道體無有，化生衆形，泰山秋毫，待之成體。故其入於物也，初無間隔，又道體圓攝，無之與有，並囿其中，混然無間，是則道在物中，物在道中，皆無間也。人能體之則相得性融，廓然無為，而利益不窮矣。文定曰：聖人惟能無為，故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而有益於物也，夫孰能過此哉？

右四十三章　河上名偏用。此章贊虚柔無爲之有益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身者，神之舍，豈不親乎？名者，實之賓，其可尚乎？況身一而已，外物無窮，苟棄身而徇名，役一以求多，愚莫甚焉。蓋人能弘道，故身者道之本也。文定曰：若夫忘我，則身且不有，況名與貨乎？

得與亡孰病？

温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文定曰：不得則以亡為病，既得而病，失又有甚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

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皆甚愛之役使衆彊，出入羣有。

多藏必厚亡。

迷也。

無藏則無所亡。開元註：甚愛名者希，罕也。王輔嗣曰：至柔不可折，

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惟審於内外之分，則知止知足，而無得失之患，故能安於性命之常，亦何殆辱之有，所以可長久也。漢之二疏，曾事斯語。

右四十四章　河上名立戒。此章明去僞全真則可久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敝，毗祭切，敗壞也。體至道之大全，而盛德若不足，故其用愈久而愈新也。

道備於己而有若無，實若虚，故積愈厚而用愈不窮。此兼用而言，下則略文也。

惟量之大，故直而不肆，初無涯涘之可窺，然於正己以矯物者觀之，則若屈也。

其功用至於參贊化育，雕刻衆形，而體則無為，故若拙也。

離語默而萬理昭融，超見聞而重玄了悟，故若訥也。

躁勝寒，静勝熱，清静爲天下正。

動屬陽，静屬陰，故躁勝寒，静勝熱，然皆未免於一偏而有所對待。若夫清静者，則御六炁之卞，乘天地之正，動未嘗動，静未嘗静，而動静一致矣，故為天下正。

右四十五章　河上名洪德。此章言體大道之全而爲天下正。或云苟成而不若缺，盈而不若冲，直而不若屈，巧而不若拙，辯而不若訥，是躁之不能静，静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静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也。惟泊然清静，則非成缺辯訥之所能定，而後無所不勝，乃所以爲天下正而能成其大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却，與郤同，除去也。糞，治田疇也。郊者，二國相交之境也。以内言之，心君泰然，則其功用至於參贊化育，雕刻衆形，而體則無為，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離語默而萬理昭融，超見聞而重玄了悟，故若訥也。

躁勝寒，静勝熱，清静爲天下正。

動屬陽，静屬陰，故躁勝寒，静勝熱，然皆未免於一偏而有所對待。若夫清静者，則御六炁之卞，乘天地之正，動未嘗動，静未嘗静，而動静一致矣，故為天下正。

右四十五章　河上名洪德。此章言體大道之全而爲天下正。或云苟成而不若缺，盈而不若冲，直而不若屈，巧而不若拙，辯而不若訥，是躁之不能静，静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静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也。惟泊然清静，則非成缺辯訥之所能定，而後無所不勝，乃所以爲天下正而能成其大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却，與郤同，除去也。糞，治田疇也。郊者，二國相交之境也。以内言之，心君泰然，則其功用至於參贊化育，雕刻衆形，而體則無為，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離語默而萬理昭融，超見聞而重玄了悟，故若訥也。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究其根本，原於縱欲。文定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必戎馬之所自起。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黄茂材曰：一性之内，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適不足。

右四十六章　河上名儉欲。此章戒貪求之貽害，貴知足以爲常也。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温公曰：得其宗本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温公曰：迷本逐末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蓋清明在躬，無為而已。温公曰：至理不易也。

右四十七章　河上名鑒遠。此章言有真知之明，則可以超見聞之域，故無爲而化成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開元註云：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取者，取而化之也，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之意。黄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者已化，然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然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彊損，而未能兼忘其損，未為損也。直須瞥地脱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為之地，故能無所不為，而應用不窮，施於天下，綽綽然矣。

右四十八章　河上名忘知。此章言損有集虚，其益無窮。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惟聖人無我，故其心不滯於一，而物來順應矣。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註云：舜之於象，所以善信者至矣。人之有生，同具此理。聖人於人，莫不皆以善信遇之，此聖人之德量也。蓋善不善、信不信在彼，而吾之善信未嘗渝，此聖德之善信矣。苟善善信信而絶其不善不信者，則豈所謂常善救而不棄哉。

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惵，圖協切，憂勤貌。為，去聲。渾，與混同，胡本切。天下之善惡信偽，皆未知所定，聖人則惵惵然為天下渾心，蓋欲融化其異而混合其同，故無善惡，無信偽，皆一以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吾皆以嬰孩遇之，若保赤子，此聖人之誠心也，則彼亦將釋然而自化矣。皆孩之意，謂不生分别也。

右四十九章　河上名任德。此章明虚心而應物，均養以自然之德。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其出入乘炁機耳。故是炁之伸，則萬物出於機而謂之生；是炁之歸，則萬物入於機而謂之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十乃成數，故舉為例。蓋謂自生至壯，乃炁之伸，生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焉。自老至死，乃炁之歸，死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焉。人之生也，自壯及老之間，乃動而入用之時，亦十中居其三焉。苟動失其正，則用壯從妄，皆動之死地矣。經云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是也。夫何故者？設問之辭也。以其生生之厚者，答之之辭也。謂由其益生欲厚而不能忘我，是以逐於妄而之死地耳。蓋惟溺於貪生，則必有死為之對，而於不屬生死無所對待之一者，反昧矣，故經云：惟無以生為

者，是賢於貴生也。或云妄念芸芸，乃生生之甚也，亦通。苟能主静以養虚明，則動未嘗離静，而動静兩忘，乃善攝生者之所為也。文定云：生死之徒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徒九，而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者，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兕音似。《山海經》云：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似野牛而一角。蓋聞者謙辭，不敢自道也。夫反流全一，攝念歸無，乃善攝生者。關尹所謂忘精神而超生是也。如是則一亦不立，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無自而入焉。所以數不能拘，患不能及，生地且無，安有死地哉。故曰至人無己，與道同體。

右五十章　河上名貴生。此章明善攝生者，以至無為宗，故能遠患害超生死也。然為之説者不一，如河上公、韓非、碧虚子、葉夢得、林東皆以四支九竅為十三，而動静屬於生死，昧者自戕自賊，動與惡會而之死地矣。若是則死之徒與動之死地者皆無以别，況是特形耳。其所以動静者，豈由此哉。杜廣成以十惡三業為十三，又有七情六欲之説者。李文恕曰：腎為坎，生門也。心為離，死户也。腎一周十二辰，消而再始，是為十三，且遺其動之死地之十三。開元註、孫登、司馬、邵、王、曹皆曰：十人之中，各有三人焉，大率謂柔弱以保生者十中有三，剛彊以速死者十中有三。有三，又志愛生而不免趨死者亦十中有三。曹曰：修長生者生之徒，修寂滅者死之徒，枉縱之人全以嗜慾動作，皆趨死地焉。蜀趙氏又以五行生死數為十三，其説以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巳亥獨居四之訣起數，如水生於申，申數七，死於卯，卯數六，合十三也。餘可例推，此乃合生死之數而為十三，則經文當云生死之徒十有三乃可矣。黄曰：水之成數六，火之成數七，為十三。雖近註多取此説，然矢口成書，豈必若是，況五行而獨舉其二，且棄生數而獨取成數，果何謂乎。又有出腎水而入於心，為出生入死者，且引張平叔陰裏十三，陽中六七之詩為之證。所謂攝生，則是取坎之實以點離虚，至於無死地則變成乾體矣。其説似通而實非經旨。文定曰：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詐而不知息，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於盡，所謂動之死地者亦若無别，愚所以獨明是炁之伸屈為生死之徒，而以入用為動之死地也。蓋仙道貴生，故方生之炁陽也，況乎天。鬼道貴終，故已退之炁陰也，況乎地。人道貴心❶，則可以生可以死，故入用之氣中和，況乎人。至所謂不生不死之一，則非數而數以之通，不用而用以之成，乃況乎道。此其所以周流乎三者之間，而非三者之所能拘也歟。猶《經世書》三用而一不用之意，亦三以況天地人而一獨居四之訣起數，如水生於申，申數七，死於卯，卯數六，合十三也。餘可例推，此乃合生死之數而為十三，則經文當云生死之徒十有三乃可矣。黄曰：水之成數六，火之成數七，為十三。雖近註多取此説，然矢口成書，豈必若是，況五行而獨舉其二，且棄生數而獨取成數，果何謂乎。又有出腎水而入於心，為出生入死者，且引張平叔陰裏十三，陽中六七之詩為之證。所謂攝生，則是取坎之實以點離虚，至於無死地則變成乾體矣。其説似通而實非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為萬物母，德乃道之在我者也。在天地為天地之德，在聖人為聖人之德。道則始之所以生生者，德則牧養羣衆而不辭。非其德則萬物不得遂其生，故云畜也。物者，皆道德

之所以形見者也。勢者❷，萬物之理相因而成者也。如是，則烏得不知崇其本哉？所以莫不尊道而貴德也。夫受命於天則為天子，受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卑賤之。而道在萬物之先以制其命，果孰能爵之乎？惟予奪不屬他人，故常自然，而所以尊且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上聲。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義，則資始之謂生，包涵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首言德畜之，而此則皆歸於道，蓋莫非道也。首言道而終歸於玄德者，苟不至德，則至道不凝焉，其實一也。

右五十一章　河上名養德。此章言妙本應感生成之旨，明萬物尊道貴德之由，次美生育之功，終贊忘功之德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未有天地，自古固存，而物各資始以生，故謂之母。原乎始既得其母，則體斯立矣。又當察其未嘗不在乎有物之中，則凡資於道而生者，莫非子也，故反乎後以知其子，則用不窮矣。既知其子，又不可迷本逐末，故告之以復守其母。人惟體乎無為自然，而所以尊且貴也，是以終身不勞而有成。苟或以目窺，可謂小矣；不可以力得，可謂柔矣。察之精而不為物所蔽，故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兌，說也。蓋心意愛悅則染著也。門者，諸根之門也。曰塞曰閉，則告學者守母之行也。謂慎言語，節飲食，閑情念，葆神炁，視聽以禮，動靜以和，此皆所以養形而養德也，是以終身不勞而有成。苟或《易》云：兌，說也。蓋心意愛悅則染著也。門者，諸根之門也。曰塞曰閉，則告學者守母之行也。謂慎言語，節飲食，閑情念，葆神炁，視聽以禮，動靜以和，此皆所以養形而養德也，是以終身不勞而有成。苟或反是，則捨其內而專務於悅外，故終身役役而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唯季切，貽也。惟道無形，不可以目窺，可謂小矣；不可以力得，可謂柔矣。察之精而不為物所蔽，故曰明；守之專而不為物所奪，故曰彊。學者潛心體察，放下玩味，則涵養之功得矣。又見與守是用功處，明與彊乃效驗處。明者，體也。光者，用也。言靜存之體既立，則動察之用必行，猶明之光照物，體不傷而用不窮。然又須和其光而不耀，冥其慧於無知，則退藏於密而殃咎不能及矣，如是之謂善傳襲真常之道也。夫德愈盛則心愈下，既到此地，

自無遺殃之患，此為學者語也。此章明返本還元之道。或云始者炁也，凡人受炁以生，則炁爲母，而神則寓於炁，故爲子。母子相守則神安炁專，此亦入道之初機也。

右五十二章　河上名歸元。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大道坦然，無從無適，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所施設作為而已。今欲介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是此心先有所倚著矣，故惟如此施為，是可畏也。蓋前章既勉人以守母之行，故此又戒人以有為之害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好，去聲。《定觀經》云：背道求道，怨道不慈。蓋好捷徑，則終無可至之理。

朝甚除，

朝者，國主所居之地。甚除謂多用也。而心君之多思慮也亦然。

田甚蕪，倉甚虛。

謂内無所儲也。若以身而言，則田，三田也。倉則精氣所藏之地也，如胃為太倉之類。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厭，多也。此皆不務修内而反矜施其外，是誨盜也，夫豈大道之行也哉，此傷嘆之辭也。温公曰：服美不稱，貪積不厭，故曰盜誇。所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右五十三章　河上名益證。此章言有知不足以明道，好徑不足以行道，及以未證爲證，未得爲得，皆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孫以祭祀不輟。

惟道範圍天地，流行古今，該上下而不拔，周萬化而不脱，陰陽之相代，故新之相易，猶子孫相承而不窮也。學者必先建中以立其本，則實無所倚而不可拔；抱一以專其守，則實無所執而不可脱。及德盛而利他，則後覺之所宗，乃至源深流長，傳之後世，愈久而愈親也。温公曰：不拔者，深根固柢，不可動摇。不脱者，民心懷服，不可傾奪。不輟者，享祚長久是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真則不偽也。餘則綽然裕如也。長者無不及也。豐者無不足也。普者無不徧也。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然修之身，此理也。推之家國天下，不外乎是而已。温公曰：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也。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觀之之道，其則不遠，豈假他求哉。蓋物分雖殊，一本而已，以此觀之，莫不然者。此意當默契於語言之外。開元疏云：以修身之法，觀身實相，本來清淨，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迥契中道，可謂契真矣。

右五十四章　河上名修觀。此章明修身以及物。修之彌廣，則所及彌遠。致知格物，

不外乎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至德。如嬰兒然。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螫音適。攫，厥縛切。搏音博。虛舡觸舟，雖惼不怒。全天之人，物無害者。碧虛曰：毒蟲蜂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類以爪拏按曰據，攫鳥鵰鶚類以羽距擊奪曰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朘，子垂切。《說文》云：赤子陰也。文定曰：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嗌音益，咽也。號，戶毛切，啼也。嗌音益，咽也。文定曰：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故知心不動則炁和也。

知和曰常，

曹曰：和者，生理之常。粹靜一，歷萬變而不失也。知和則純

知常曰明，

由明乃能見，此常久自然之道，亦必能常，然後其道愈明，故知常則明莫加焉。

益生曰祥，

刻意有為皆曰益生。祥者，妖也。達真子曰：祥者非其常也。文定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是妄作也。經云不知常，妄作凶，故為天下貴。

心使炁曰彊。

心動則不能專氣以致柔，乃彊之始，是失其赤子之心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已音以，止也。益生使炁皆失自然之道，是徒速其衰老也。苟知不合於道，宜早已之。

右五十五章　河上名玄符。此章首以赤子明自然之本體純粹混然，所以物莫能窺，故雖握雖號亦莫非出於自然也。末則戒其纔有絲毫作為之心，則失其自然矣。黃茂材云：古本無嗌字，而嗌不嗄，《莊子》之文也，後人增之。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至道之真，語默不足以載，惟親證者知之。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義見四章及五十二章。蓋內外交養，默與道會而不異於人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此言有德者之為如此。惟其周而不比，執而圓機，以應無窮，故不住乎一境，豈情計之所能及哉。此夫子所以發猶龍之嘆也。

右五十六章　河上名玄德。此章謂悟道者忘言無執，故內外兼治，混合大通，所以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

文定云：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惟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夫天

下神器，不可為也，是以體道者惟廓然無事，雖無心於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謂失無為之治而多忌禁，則民將舉措失業而機械生。若以身喻天下，則心為君，炁為民。而拘小術，鑿私智，溺多岐，縱六賊，故不能無為也。文定云：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困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在上無為，使民無知無欲而已。惟上下相欺以智，則民多權謀，而上益昏而昏矣。奇物，奇怪異物也。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自然之應，而無為之成功也。

右五十七章　河上名淳風。此章明無為之治。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叶音，莫奔切，寬裕無為之象。夫有德者，其於義分，莫不截然明白，而其量則寬洪，故為政以德，則不察察於齊民。雖以俗觀之，若不事於事，然民實感自然之化，乃所以為淳和之至治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惟不知修德以為為政之本，而專尚才智，乃欲以刑政齊民。然民未可以遽齊，苟務在於必齊，則必有所傷，故缺缺也。此所謂害生於恩，禍福倚伏，正猶是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謂禍福相因，莫知其所止極也。

其無正邪？

若然，則果無正定之理耶？

正復爲奇，善復爲祆。民之迷也，其日固久。

惟世人迷於小察之近情，而不知正道之大全。故不能安於至正，而反為奇以為正；不能循於至善，而反為祆以為善。及其所應既差，又不知反求在我之所感，而乃貴其彼之所應者，此皆迷失正道日已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惟行方而德圓，故無割截之迹。

廉而不劌，

劌，居衛切，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劌。

直而不肆，

大直若屈，所以不肆。肆，布列也。

光而不耀。

復歸其明也。是四者皆悶悶之政蓋聖人惟恬淡無為，而方廉直

光之用，自整然於其中而人不知，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陷於一偏，所以無割劌肆耀之過，而禍福何有哉。

右五十八章　河上名順化。此章欲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以祛其近見之惑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後學董思靖集解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音色，乃嗇省精神而有斂藏貞固之意。學者久於其道，則心廣氣充，而有以達乎天德之全，所謂至誠為能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乃至與天地參矣。蓋天人一理，了無間然。孟氏云存心養性，所以事天是也。

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

重，去聲，再也。文公曰：早復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言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早覺未損失而便嗇之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也。故己私盡克，則其分

❶人道貴心：原本作『人道者心』，據十萬本改。

❷勢者：原本作『執者』，據十萬本改。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

後學董思靖集解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惟德可以勝物，故無不克。

量不可窮極矣。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德量如此，則可以兼容天下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民之附德，猶子慕母。蓋國之本在身，身有其道，則可長久。若以身為國，則母即雌一之根柢，而性命之常，雖生死不能變，故曰長久。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柢，丁計切。御註曰：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文定曰：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以嗇事天則深根固柢。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柢固而不可拔，雖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程伊川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矣。

右五十九章　河上名守道。此章明用嗇之道，治人則國祚延，事天則壽長久。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普庚切，煮也。鮮音仙，魚也。謂不可撓也。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莅，力至切，臨也。所感之機莫不由我，是以聖人無為而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陰陽和而萬物理，故鬼亦無所用其神。非其鬼之不神，其神不傷乎人；非神不傷人，以其聖人不傷於民。莫不感其德化，惟兩者交悅，衆德交歸，乃為至德之治矣。列子之論聖治至於物無疵癘，鬼無靈響，亦此意也。文公曰：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右六十章　河上名居位。此章明用道則德交歸。

大國者下流。

如江海必處衆流之下也。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牡，婢忍切，釋畜母也。牡音某，畜父也。大國以下及或下以取之，下人，人交歸之。清源子曰：身則國之象也，音暇，自上而下也。小國以下及或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所謂守雌抱一，則是陽下煉陰，化爲純陽，乃無爲之妙也。此亦一義。

故大者宜爲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其所以爲下者，不過欲畜人事人耳。

初非計利而後然也，故欲兩者各遂其理事之所安，則大者宜能下，使小者自歸之矣。易於大有之後，必繼之以謙者，乃所以全其大也。

右六十一章　河上名謙德。此章明以德下人，人交歸之。清源子曰：身則國之象也，雌抱一，則是陽下煉陰，化爲純陽，乃無爲之妙也。此亦一義。

道者萬物之奧，

奧，於到切。《釋文》云：室之西南隅曰奧，謂深邃如堂奧也。蓋道體混然，其大無外，萬物莫不蘊於其中而資給焉。其小無內，亦莫不皆在萬物之中而不可見。故《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人雖不善，然亦莫不賴於道以有生，故是所保也。温公曰：善人守而用之，不善人亦依於有道以自安。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行，去聲。蓋人莫不有是性，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則道豈遠人哉。故至美之言，市人所可共知；至尊之行，人人皆所與能。苟或有人，朝為不

義，使夕聞大道，則妄盡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是又安可棄哉？惟善救之而已，此不善人之所保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先，悉薦切。拱璧，合拱之璧，美玉之大者。駟馬者，四馬為乘，共駕一車也。古者朝聘有贄幣之禮，謂將進駟馬則以拱璧為先導也。雖天子三公以勢為貴❶，拱璧駟馬以物為貴，亦不若安然坐進此道之為貴也。而三公拱璧，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道乃人之所固有，則良貴也。是以物各付物，事人當致勉於性分之所固有，而於外物之儻來者，何足貴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可以免，則善人之寶；

有罪可以免，則不善人之所保也。

右六十二章　河上名爲道。此章言道爲天下之至貴也。

或曰：求以得，則善人之寶；有罪可以免，則不善人之所保也。及其至也，惟聖人為獨能，可謂難矣。當思慮未發之中，而漠然無朕，可謂細矣。而其充周也，雖天地莫能窮其量，可謂大矣。故漸修而無一行之不謹，及其德成則與聖人而同能；謹微而無一毫之不盡，至全乎道體，則與天地而同量。惟能慎於其始而毋忽於其終，則難者可以成，大者可以全矣。若以怨報怨以德。

夫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大小之辨，多少之分，此怨之所由起也。惟道非形數而上聖與之為一。為出於無為，事出於無事，而味乎無味，故含太虛於方寸而不以纖芥私欲自累，會萬有於一真而不為高下外境所遷。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夫道之在於起居食息之間而不遺❷，可謂易矣。及其至也，惟聖人為獨能，可謂難矣。當思慮未發之中，而漠然無朕，可謂細矣。而其充周也，雖天地莫能窮其量，可謂大矣。故漸修而無一行之不謹，及其德成則與聖人而同能；謹微而無一毫之不盡，至全乎道體，則與天地而同量。惟能慎於其始而毋忽於其終，則難者可以成，大者可以全矣。若以怨報怨以德。

夫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大小之辨，多少之分，此怨之所由起也。惟道非形數而上聖與之為一。為出於無為，事出於無事，而味乎無味，故含太虛於方寸而不以纖芥私欲自累，會萬有於一真而不為高下外境所遷。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惟其粗而不精，故言之不訒而行必不符，忽易之心生，其於道必難至

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聖人生知安行，固不待勉而後能，然豈忽之乎哉。蓋德量平等，齊小大，一多少，無所不謹，無所不難，故終無難濟之事也。此又致勉乎學者不可有一毫忽易之心，則為之勇，守之固，慎終如始，故亦無難矣。

右六十三章　河上名恩始。此章明聖人得道之大全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脆，此芮切，脆嫩易斷貌，謂嗜欲未堅也。泮，冰釋貌。此亦承上章之意，謂存之於未萌之時，則渾乎自然矣，故曰易泮易散。察之於始萌之際，則不遠而復矣，故曰易泮易散。未有，乃無思無為之時也。未亂，乃方行而未汨之時也。為之治之於此時，則無所用力而功成矣。然理由頓悟，乘悟頓消，行非頓成，漸修乃至，故下文則養德之事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設諭之辭也。謂當志立乎事物之表，而敬行乎事物之内，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遺於細微，不忽於卑近，修以縝密，養以悠久，則庶乎小者可以大，下者可以高，而遠者可以到矣。然於此苟有一毫謀利計功之心先入，則於道反為無補，故下又歷陳之也。

右六十四章　河上名守微。此章贊聖人無爲之學，以怯有爲有執之失。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幾，平聲。蓋天理精微，智力之私無與焉，故用意者有為，少懈者敗事，則真積力久，而德自成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夫道無欲也，所謂欲者，求其在我而已。不欲外物之為貴也，無為真學也，但反其衆人情欲之過，以復其初耳。蓋此道初非外求，而聖人亦不能為物作則也。且夫萬物莫不有箇自然之道，聖人惟順其性命之理而立教，以左右之使適乎中而已，不敢別有益生助長之為也。

右六十四章　河上名守微。此章贊聖人無爲之學，以怯有爲有執之失。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不先天以開人，反樸之謂愚。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知乎此，亦可以為楷模法式矣。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人能知此，其德可謂玄矣。雖以小智近情察之，若相反然，然反於物乃順於道，則其為順也大矣。

右六十五章　河上名淳德。此章明用智

啓姦之惑，示玄德大順之規，此老子逆知世變之必至，其有憂患之心乎？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

善下言下之。下音暇，樂音洛。御註曰：屯初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蓋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戴之也懽；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則無思不服，故不厭也。聖人隨時趨變以道，豈計利哉，亦德之謙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楊雄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故天下樂推戴而無厭斁之心，此天道不爭之德也。

右六十六章　河上名後己，此章明善下不爭之德。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音扶。若有所肖似，則亦同於一物，何足以為大？西塘鄭俠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為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

仁者必有勇也。

儉，故能廣；

守約而施博也。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物之長。乾之出庶物，亦必曰：見羣龍無首，吉。是三寶皆與世俗不肖似，乃所以為大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捨其本而徇其末，則易以窮，故剛彊夸大好進者，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慈者，生道之所以流行，乃仁之用也，故為三寶之首。稱以慈御物，物亦愛之如慕父母，雖為之效死不辭，是以戰則勝，守則固，故曰仁者無敵於天下也。苟或人有所不及，天亦將以慈而救衛之，蓋出乎爾反乎爾，而天道好還，常與善人故也。文簡曰：去邠而岐周以興，是其救也。

右六十七章　河上名三寶。此章明道體至大而用以慈。

善爲士者不武，

不尚力也。

善戰者不怒，

不得已而戰，非出於人欲之私。

善勝敵者不爭，

惟無爭之之心，故能勝彼之爭，貪先動者必敗。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德之謙下，則人樂與吾為用，蓋心誠而願服其勞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惟其不爭而為下，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乃與天同德。温公曰：德與天合，自生民以來無以加也。

右六十八章　河上名配天。此章標四善以表合天之德。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行，上如字，下户剛切。文定曰：造事曰主，應敵曰客，進者有意於争，退者無意於争，惟無意於争，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故難進而易退。雖在軍旅之間，如無行陣之可行，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亦安有用兵之咎哉。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幾，平聲。喪，去聲，失也。抗，舉也。文定曰：既以慈為寶，故輕敵則輕戰，輕戰則殺人，是喪其所慈矣。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愍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右六十九章　河上名玄用。此章假用兵以明道，而貴在於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於敵國，利欲勝於鋒銛，蓋亦寡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寶乎？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性本固有，人所同然，指此示人，宜若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不顯諸日用共由之間，蓋以期乎人之皆能明，故用意者過之，忘懷者不及，所以莫能知。以其非步驟之可行，而忽之則至難。

言有宗，事有君。

言者道之詮，事者道之迹，不言之教，事於無事，乃其宗與君乎？此沉言滯迹者之所以莫能知莫能行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文定曰：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温公曰：道大，故知之者鮮。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註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衒鬻。

清源子曰：被褐則和光同塵，懷玉則抱道蘊德。文簡曰：褐者，日用之不可無，舉世之所共也。玉者，至貴之貨，我所獨有也。知我者希，固足以見吾道之上矣。而聖人不以自異也，故其聖而不可知之妙，亦何嘗不顯諸日用共由之間，蓋以期乎人之皆能明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也。

右七十章　河上名知難。此章明道至易知易行，而忽之則至難。

知不知，上矣；不知知，病矣。

惟其真知，則與道為一，故不滯於知，此德之上也。若夫不到真知之地，而自己謂之知，則必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欲彊知之，乃德之病也。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惟知其病之為病，是以不落於病也。聖人則生而知之，本自不病，不待病其病，然後至不病之地。所謂以其病病者，乃以其病病之藥示乎學者，使之病其彊知之病，而了悟真知以遣其病，則藥病齊祛，能所俱泯，始知從來元自不病，則與聖人同矣。

右七十一章　河上名知病。此章謂真知則契理，執迷則成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夫人自有至大至剛者，充塞乎天地，實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惟人梏於形器之私，溺於衆妄之迷，畏生死，憚得喪，於是萬物之威雜然乘之，故終身惴慄。有是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勇往直前，力行不顧，則狹，胡夾切，隘也。厭，於艷切，棄也。無當作毋。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生者，氣之聚，含太一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溺於小術，而實諸所無，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著無，而蔽於斷滅，此自知自愛者。然聖人動靜皆天理，無去取，此開教引凡之説也。

右七十二章　河上名愛己。此章祛妄惑以全真也。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此大威燁然見前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見，賢遍切，顯也。去，上聲。自知則返照無畏而不狹其居，自愛則絶外嗜欲而不厭其生。惟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不自見以矜能❸，而不自貴以眩人，蓋恐人之有厭有慕也。不自貴以賤物，故無知之見❹，忘愛之心也。文定曰：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蓋恐人之有厭有慕也。

不敢易言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温公曰：任物自然，而物莫能違。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其於福善禍淫之應，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來，

神之格思，本無向背，如暑往則寒來，夫豈待召而後至哉。

坦然而善謀。

御註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蓋要終盡變，然後知其雖廣大而微細不遺也。失或作漏。

右七十三章　河上名任爲。此章告人當勇於道，不當勇於力。繼明天道之自然，而末又戒以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文定曰：政煩刑重❺，則民無所措其手足，故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苟民安於政，則常樂生畏死。或有詭異亂羣者，吾然後執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文定曰：司殺者，天也，理也。方世之治，而詭奇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因而殺之，則是天殺之，非我也。否則是代司殺者殺矣，夫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程伊川謂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者，有類乎是。

右七十四章　河上名制惑。此章謂君無爲則民知自勸之方。右史張耒曰：夫物不患無殺之者，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治。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

御註曰：賦重則民不足，政煩則姦偽滋起。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御註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為矣。文定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雖死而求利不厭。

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温公曰：外其身而身存也。

右七十五章　河上名貪損。此章戒有爲之弊，惟忘其生則可以全生也。王弼註謂此章疑非老子所作。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文定曰：冲氣在焉，則體無堅彊之累矣。病；至理存焉，則事無堅彊之累矣。

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居下，柔弱處上。

共，如字，謂人共伐之也。列子云：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是矣。夫物

之精者常在上，而粗者常在下。其精必柔，其粗必彊，理勢然也。而天下亦未有剛彊而能居人上者。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是也。達真子曰：善勝敵者不爭，皆意不在於彊也。木之彊大，則人必共伐之。兵以柔弱致其勝，木以柔弱致其存。是以堅彊可居其下，而柔弱可處其上也，人之立性固不異此。

右七十六章　河上名戒彊。此章言用柔弱可以保冲和之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無私，常適乎中，故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葉夢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發，是亦斂之於己，而後施之於物者也。以平正為主，調和均。人則反是，而不求於內，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己之有餘，蓋出於使然，故多私而不均。開元註引損上益下為益，損下益上為損，二卦之義亦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惟有道者為能為天之所為，亦不恃其為，不居其功。若使為而恃，功而居，則賢見於世矣。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右七十七章　河上名天道。此章明道之用中正而無私，惟觀天之道知之。而聖人則與之同也。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也。

以其善下柔弱之性不易，故不失己而能勝物。

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觀水可喻，則事近而理明，豈難知哉。惟信道不篤，所以莫能行。

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

温公曰：含垢納汙，乃能成其大。

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若反於俗，蓋反於小智之近情，乃合於大道之至正。

右七十八章　河上名任信。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爲物所歸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夫怨生於妄，覺妄即真，怨亦何有？今不治其本而欲和其末，則外雖和而內未忘，是有餘怨也，豈足為善哉。若徹見根本，則真忘寂然矣。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夫契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惟執妄馳騁於爭奪之場，故惑於大怨而迷其本，曾不知真性之無妄也。是以聖人惟抱此本然之正性，雖不求悟於人而人感其化，及乎妄盡怨釋，亦莫不廓然自得，以還其固有之善而合於正矣，

亦如右契之合左，豈待責之乎哉。

左契者，猶言性之先覺也。清源子曰：古者結繩而治，破木以為契，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契來則合，所以取信。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有德者不言而信，乃無為而民自化，猶執契也。徹者，通也。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故汲汲於和怨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清源子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之。黃曰：然為善者，非特無求於人，亦無求於天，惟任其自至而已。

右七十九章　河上名任契。此章明息妄在於復性，皆無爲之治也。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人稀務簡，君無事於尚賢，而民各安其性分之天，使有材器堪為什夫伯夫之長者❻，亦不求用於世矣。蓋當文勝欲弊之時，人好自用而夸大於外，故舉此以諭太古之治，而勸之以務內之學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遂性無求，故安土而不遷。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不競利，不紛爭，故復結繩可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內足而外無所慕也。惟樂於內，則無入而不自得，故雖疏惡隘陋，亦自以為甘美安樂，蓋其樂以道，不以物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望音亡，與冠蓋相望義同。惟無欲無求，故如此。

右八十章　河上名獨立。此章明安性分，則無所企求。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為實而合道，故不必美；美則為觀以悅人，故未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文定曰：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也。

知者不博，

一以貫之，何事於博。

博者不知。

溺於博者，未必知道。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為，于偽切，助也。聖人當體即一，一亦不立，何積之有。蓋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無私而已。故施其德以為人，而我未嘗費；推其道以與人，而一無盡也。曹曰：體虛而善應。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文定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聖人與天為徒，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

右八十一章　河上名顯質。自三十八章至此，凡四十四章，爲下篇。此經二篇，通明道德之旨，首立可道可名，爲設教之宗元，次標上德下德，述因時之澆樸。此章寄信美以

彰言教，論善辯以戒修行，述知博以示迷悟，陳無積以教亡遺，假有多以暢法性，合天道以論聖人。欲使學者造精微於理性之中，忘筌蹄於言象之表，故能悟教而忘教，以是終焉。此蓋叙述者之大旨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

❶以勢爲貴：『勢』原本作『贊』，據十萬本改。
❷夫：原本作『大』，據十萬本改。
❸不自見：『不』字原脱，據十萬本加。
❹之見：『之』字原脱，據十萬本加。
❺政煩刑重：『政』原作『致』，據十萬本改。
❻材器：原本作『林器』，據十萬本改。

《六爻》重而《大易》之全體微，《三傳》作而《春秋》之初意泯。河上公分章定句，而老子混成之道散。夫道不可言，聖人欲發人之覆，使知天地之大全無言而不可得也。是經詣道之大途，學者即此而求，自知歸矣。迨河上公諸人，參錯己見，註脚紛然，或者始有多歧亡羊之嘆。圭山之集註，豈非欲覺冥途於晦蝕之中，方執塗人之見而問吾故廬者耶？使其由是而之，可直參老子混成之旨矣。余嘉其用志勤，立言正，而贊一註脚云。

寶祐丁丑❶蒲節天台謝叟跋。

昔孔子無常師，故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皆嘗問焉。然觀其語，南宮敬叔獨以禮樂之原、道德之歸屬之老聃，則聃豈萇弘而下所可比耶？其所以責原壤者以學老氏而差於老氏，固無貶也。雖然孔子以實有爲理，老子以虚無爲道；孔子以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爲生之本，老子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其數亦異；孔子欲人知道之無物不有，無處不在，無時不然，老子欲人求是道於天地萬物之始。蓋道一也，而隨人所指有不同；數一也，在人所用有不同。其不同者，固不可以强同也。至其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以治心，載營魄抱一、綿綿若存以治身，以重爲輕根，以静爲動根，不矜不伐不争以應物，無爲無欲、去泰去甚以治國家天下，雖聖人不能違也。是以谷神玄牝，程子取焉；養氣之説，朱子取焉。吾黨其可輕議之哉。圭山董道士所註老子《道德經》，集古今諸家之善，以發明宗旨，雖修煉家自附於老子者，本末先後亦有辨焉。其用工深而有助於老子之教多矣，覽者毋忽。

寶祐丁巳年夏前恩平假守黄必昌京甫序。

❶丁丑：疑當作『丁巳』。

（劉固盛點校）

007 道德真經集註

書名：道德真經集註。作者：宋代彭耜。十八卷，又雜説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集註序

道常無言，不得已而有言，言之費也，從而言之，費之費者也。言固可廢乎，曰：不可也，以藥治病，非上醫也，方病而奪之藥，雖盧扁莫爲也。蓋老子一書，自列氏、莊氏，已陰立訓傳，而自爲一家者也。至漢相曹參用其言有驗，世益尊信之。文帝時，有河上公者，乃始泄道之蘊，名爲註釋。自是之後，有鄰氏、傅氏、徐氏、劉氏，晋魏以來，獨王氏最顯。唐玄宗又改定章句，刻石渦口廟中，而世之言道德經益繁。宋興，專守一道曰仁，其治以慈儉不争爲本，幾若委靡不振，而實參用老子家法。故當時君臣於此書，頗盡心焉。耜雖不敏，亦覃思有年矣，常患註釋之繁，而矛盾迭興，復憂流派之廣，而門户各異，求出世者多鄙薄於治世之常經，思治世者復忽略於出世之妙旨，於是合本朝註釋之書，畢力纂集，尊御註於其首，列諸子於其下，凡分一十二卷。其他如河上公、王弼所著，已載陳景元《纂微》，兹不復詳。吁，亦多言矣乎。然世方懵於其道，我又吝於其言，則道益晦矣。此經以自然爲體，無爲爲用，治世出世之法，皆在焉。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治世之法也。如生之徒十有三，死而不亡者壽，此出世之法也。若夫秦漢方術之士，所謂丹竈奇技，符籙小數，盡舉而歸之道家，此道之緒餘土苴者耳。學者當於此而有悟焉，則鑿開混沌，剖破藩籬，以之治世則反樸而還淳，以之出世則超凡而入聖，然後知孔老無異法。天生二聖人，迭爲賓主，以道詔天下後世，其功至不淺也。惟我同志相與勉之。

紹定己丑重九日鶴林真逸彭耜謹序。

道德真經説序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裴駰注云：《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司馬貞《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高帝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苦音怙。張守節《正義》云：《括地志》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今真源縣也。厲音賴。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禮記·曾子問》鄭氏註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疏云：老聃即老子也。《索隱》曰：《説文》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正義》曰：聃，耳曼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曼無輪，故世號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周本紀》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註云：韋昭曰：伯陽父，周大夫也。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後漢書·竇章傳》註云：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又《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孔子世家》曰：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又《家語》曰：及去周，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孔子曰：謹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註云：《列仙傳》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老萊子。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註云：徐廣曰：實一百九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曰：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太史公曰：樂臣公學老子。《史記·樂毅傳》曰：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註云：一作巨公。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皇甫謐《高士傳》云：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自匿姓名，居河之湄，故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老萊子。蓋老子百著《老子章句》，號曰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又葛玄《河上公註老子序》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文皇帝時結草爲庵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數句，遣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也。帝即駕從詣之。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予註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言畢，失公所在。因號曰河上公云。

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漢書·曹參傳》顏師古曰：蓋，古盍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曹參世家》曰：孝惠帝元年，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者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

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黄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冬十月，上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見《續資治通鑑長編》。

又淳化四年丙午，上曰：夫萬務自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道，朕當力有爲，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陽，寇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參知政事吕端等對曰：國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吕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願陛下漸行清静之化以鎮之。見《續資治通鑑長編》。

又上讀老子，語近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所益，治身治國之道，並在其内。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云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見《國朝事實》，並見《皇宋類苑》。

真宗咸平二年，上謂宰相曰：道德二經，治世之要道，明皇註解雖粲然可觀，王弼所註言簡意深，真得清静之旨也。因令鏤板。見《國史·道釋志》。

仁宗天聖四年正月，玉清昭應宫使王曾，請下三館校《道藏》庫經，從之。上因言其書多載飛鍊金石方藥之事，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迺治國清静之道也。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庚寅，上諭宰執曰：賀允中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修鍊以求飛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武帝當得之矣，朕惟治道貴清静，苟侈心一生，雖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欲，清心省事，所謂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斯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見《皇宋中興紀事本末》。

宋解經姓氏

政和御註

碧虚子陳景元字太初，建昌人，出家爲道士，入天台山，師事張無夢，妙得老莊之旨，博學多聞，藏書數千卷，當世名公多從之游。自號碧虚子，熙寧中，屢膺召見，進所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賜號真靖大師。

政和御註

宋解經姓氏

潁濱蘇轍字子由，眉山人，自號潁濱遺老，謚文定公。

涑水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温國文正公。

臨川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荆國文公。

王雱字元澤，荆公之子。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門人號曰陶山先生。

劉槩字仲平，開封人。

劉涇字巨澤，簡州陽安人，自號前溪，自荆公下至此，總名《崇寧五註》。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字希蘊，女道士，世號曹仙姑，賜號清虚文逸大師道真仁静先生。

達真子馬蹄山人，不著姓氏。

三峨了一子李文恕蜀人。
陳象古名在黨籍中。
葉夢得字少蘊，姑蘇人，自號石林翁。
清源子劉驥字德稱，泉州人。
晦庵朱熹字元晦，建安人，自號晦庵，一號紫陽子，文公。
黃茂材字少譽，福州連江人，自號海濱居士。
程大昌字泰之，新安人，文簡公。
林東字子晦，福州閩縣人，自號三山樵子。
本來子邵若愚錢塘人。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宋鶴林真逸彭耜纂集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註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非神口所能辯，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謂之無為自然也。

涑水司馬光曰：世俗之談道者，皆無以顯其道，故存其不可道不可名者，以為之常，而設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以寄其非常，此老氏之書所以作也。

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臨川王安石曰：常者，莊子謂無古無今，無終無始也。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則是其迹也。有其迹則非吾之常道也。道本無名，有可名則非吾之常名。蓋名生於義，故有名

也。

黃茂材曰：常之為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相終始，其為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為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而已，何以與名對。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

本來子邵若愚曰：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迹，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一氣之名，則非常存之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名者，指其道而言之也。夫萬化未作，無其强名，但妙本之始即降，渾淪之樸將離，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之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亭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夫大道者杳冥，豈係乎有名無名哉。聖人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

涑水司馬光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

潁濱蘇轍曰：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無名謂道本，無名非有非無，不涉器位，所謂生天地始萬物者也。分靈散景，降在人身，則為神性，大道虛寂，次道者德也。德者得也，萬物得之而成，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名者，指其道而言之也。夫萬化未作，無其强名，但妙本之始即降，渾淪之樸將離，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之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夫大道者杳冥，豈係乎有名無名哉。聖人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

涑水司馬光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

潁濱蘇轍曰：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無名謂道本，無名非有非無，不涉器位，所謂生天地始萬物者也。分靈散景，降在人身，則為神性，大道虛寂，次道者德也。德者得也，萬物得之而成，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黃茂材曰：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果無，孰從而始。無名非無也，不可得而名故爾。及其既有，其果有乎，亦强為之名耳。經曰惚兮恍，

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强名也。母者謂其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

程大昌曰：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開闔作復，在域中既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即天地之上，別立一目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可以名為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儒流疑以為虛夸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即天地也，而生兩儀者，實為太極。太極也者，非天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是時也。無儀可仿，無數可數，故老氏易其名而命以為無也。凡老子之謂無，約其等級，則與太極正相應也。又曰：老氏之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又曰：老氏之形容此有，凡三易其名，而實同一理。借數言之，則為一，一者可以生萬而未至為萬也。仿形而言則為像，對器而言則為樸。曰象曰樸，又皆可以為形為器，而其形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為無，而下之未至為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此之間，而常為物生之祖也。

御註曰：未現一氣已前，本來子邵若愚曰：未現一氣已前，聖人常存無不去，欲以窮神化之微妙也。無既可貴，則彼有者宜若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為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為法，悟入而見大則蕩然流散，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御註曰：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有無二境，徼妙寓焉。

子邵若愚曰：欲者逐境生心也，妙者要也，又微之極也。徼者，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又歸之變，更出迭入，而未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為以觀其妙，常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徼，徼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聖人雖有動靜，以常為主，有欲謂聖人之動，徼者邊也，夫以無窮之妙，以觀有際之物，何止邊徼，無不照矣。

葉夢得曰：惟聖人為能超乎有無之外，而游乎有無之間。我欲求之於無，故觀之於空，而妙者在焉。莊周之所謂睹無者天地之友是也。我欲求之於有，故觀之於有，而徼者在焉。莊周之所謂睹有者昔之君子是也。

黃茂材曰：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於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遂欲屏心息慮，入山林，遠妻子，流而入於釋氏空寂之說，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

程大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徼，即《易》之道器矣。

御註曰：道本無相，孰為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舍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妙而小之謂玄，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者天之色也。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玄之又玄，所謂天之色，故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天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體，與混元同其功，萬物之妙，皆由此出，故曰衆妙之門。

黃茂材曰：以形而言有無，信兩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於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遂欲屏心息慮，入山林，遠妻子，流而入於釋氏空寂之說，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

程大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徼，即《易》之道器矣。

御註曰：道本無相，孰為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舍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妙而小之謂玄，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者天之色也。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玄之又玄，所謂天之色，故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天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體，與混元同其功，萬物之妙，皆由此出，故曰衆妙之門。

潁濱蘇轍曰：以形而言有無，信兩者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黃茂材曰：南伯子葵問女偶曰：子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兩者謂無欲與有欲，靜為體，動為用，靜合於

裏相須，故同出而異名，而皆謂之玄。玄者如天之正色，言遠而無極也，所謂幽深微妙，道法自然者也。東坡衆妙掌記以為道一而已，安有衆耶。又以既謂之妙，雖衆可也，此謂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御註曰：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非，後或用之，善與不善奚擇？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美善生於妄情，凡人以情之所好為美，而情之所惡為惡，縱己妄情，非惡而何。以己之所是為善，而己之所非為不善，縱己是非，安有美乎。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

潁濱蘇轍曰：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陸佃曰：美至於無美，天下之真美也。善至於無善，天下之真善也。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真美斯離，天下皆知美之為美。真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善斯散，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劉涇曰：妙名立則美善生矣，徼名立則惡不善生矣。

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葉夢得曰：不有惡也，夫孰為美。不有不善也，夫孰為善。美生於惡，則美亦惡矣，善生於不善，則善亦不善矣。

清源子劉驥曰：混沌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途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俄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六事者，因矜美善，動入有為，有為既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互生，物失其性。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曰：大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途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

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潁濱蘇轍曰：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

臨川王安石曰：有之與無，難之與易，高之與下，音之與聲，前之與後，是皆不免有所對，唯能兼忘此六者，則可以入神，可以入神，則無對於天地之間矣。

陸佃曰：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體，長短者以言乎其度，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終始，此勢之然也。

劉涇曰：得鹿者俄失之，失馬者俄得之，得失無端，相生之類也。水者不車，陸者不舟，巧拙無端，相成之類也。冥陵朝菌，壽夭無端，相形之類也。王公乞人，貴賤無端，相傾之類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哀樂無端，相和之類也。嬰孩少壯老耄，死亡無端，相隨之類也。

清源子劉驥曰：美或為惡，善或為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下之至正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而復樸也。夫惟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御註曰：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將以使人冥於真善，混於真美，復歸于樸，而與天地造物為友者矣。

陸佃曰：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天下服也。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在己，其應物無方。

程大昌曰：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王雱曰：夫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雖事而未嘗涉為之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意，故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而復樸也。夫惟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

陸佃曰：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將以使人冥於真善，混於真美，復歸于樸，而與天地造物為友者矣。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在己，其應物無方。

用心不勞，其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為非拱默也，謂聖人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無為之事，理契言忘，故曰行不言之教。

潁濱蘇轍曰：當事而為，無為之之

黃茂材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其處事也，無為而為，其行教也，不言而言。

外形，而人得仿以為偽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御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碧虛子陳景元曰：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為，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含餔而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又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已有，群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己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己，不以寶位為己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

潁濱蘇轍曰：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王雱曰：形名已降，莫不代謝，惟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為己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絶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充滿之累乎？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辭，拒也。聖人之道，猶太空萬物，動作出没，往來於其中，任其自為，未嘗辭而不受納而久留，生而不有，不以能生為己有。

葉夢得曰：萬物作，吾與之作而不辭，生，吾與之生而不有。方其為時，固不自恃，適然成功，吾何認而居焉。此聖人所以由乎道而終無名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争。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阬。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夸跂，故曰不争。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覬覦，故不為盜。人之有欲，决性命之情以争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水，故其心則憒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

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人君之謙下雌靜，不矜尚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難得之貨為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可欲者謂外物惑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為見，而為無為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為色塵所染，則性源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

涑水司馬光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而不尚其名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之爾，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爾，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爾。夫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黃茂材曰：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之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不勝其亂，故老子矯之，欲人之見其無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毛嬙麗姬，天下之美也，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耳以虛故聽，目以虛故視，鼻以虛故能齅。有實其心者，則有礙於此。聖人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贍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

清源子劉驥曰：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

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强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强其骨，則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黃茂材曰：老子之道，深戒乎强，今强其骨何也？戒乎强者，惡其與物爭也。强其骨者，自强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御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忮，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聖人之治，豈棄人絶物，而恝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為出於無為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之道，虛無自然，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其為出於不為，自然之妙，用無不治矣，此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宋鶴林真逸彭耜纂集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宗。

御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冲者，中也，是謂大和。《莊子》曰：鯤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冲，虛也，又中也，又常也。淵，深也，或不定之辭也，又常也。道者用之以冲，則雖遍法界而不見其盈，深不可識，而為萬物之宗師，言或似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疑始是也。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道貴通，流而不絶，不以問之辭也。道者用之以冲，則雖遍法界而不見其盈，深不可識，而為萬物之宗師，言或似者，言之不敢正也。定名而絶其變通之妙，故云似不盈，疑似不自盈滿而虛已者也。淵者水之性，言其淵澄不動，似是萬物之宗祖也。

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善惡斯保，穎濱蘇轍曰：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為萬物宗也。

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雖如此而不自盈滿，言其不可測度準量也。淵，深妙之旨也。宗，主也。道無作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因冲和之氣以生，故曰似萬物之宗。

黄茂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冲者陰陽和氣也。而用之或不盈者，虚故能應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静可以宗群有也。

程大昌曰：冲者盈之對，謙冲幼冲，大盈若冲，冲氣為和，皆以不極乎盈為義。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者，非誠有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之未出為有者是矣。不盈者，未能遽及乎無也，則似之而已。

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御註曰：鋭則傷，紛則雜，挫其鋭則不争，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也。湛兮似若存，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潁濱蘇轍曰：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鋭，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解其紛，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臨川王安石曰：吾不知道是誰所生之子，象帝之先。象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

臨川王安石曰：鋭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挫其鋭，圓成也。解其紛，静一也。和其光，不曒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

程大昌曰：鋭，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膠膠擾擾者是也。鋭挫紛解，則應物而不見其功，光和塵同，事則其浮游污雜者是也。鋭挫紛則混俗而無以自表，乍而觀之，道若不屬斯人矣，徐而察其湛然無雜者，則道未嘗不在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碧虚子陳景元曰：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冲用不測，匠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臨川王安石曰：吾不知道是誰所生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有象之大者，莫大於天，故為有象之君，故曰象帝。杳冥生真精，真精生冲氣，冲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惟道自然，非物能生，故云吾不知誰之子，似是象帝之先也。

黄茂材曰：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即道是已。道本無名，或謂化工，或謂造物，或謂象帝之先，皆强名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御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不仁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也。

潁濱蘇轍曰：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也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當仁之，而仁亦大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有愛也，有所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者亦仁也。惟其愛不留於愛，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盛之以篋函，巾之以文綉，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其既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迹，樵者焚其肢體，天地之於萬物，當春生夏長，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秋冬萬物彫落，非天地之不愛人，而無一人不受其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概加被冒，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天地聖人至仁，而不自以為仁，故曰不仁。

黃茂材曰：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為仁甚大，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以不仁。申韓之學，遂竊以為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

程大昌曰：結芻為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苟有心於為仁，其將孰為乎。為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為仁亦勞而少矣。概運一氣，與物為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之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概加被冒，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天地聖人至仁，而不自以為仁，故曰不仁。

黃茂材曰：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為仁甚大，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以不仁。申韓之學，遂竊以為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

程大昌曰：結芻為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苟有心於為仁，其將孰為乎。為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為仁亦勞而少矣。概運一氣，與物為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之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概加被冒，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天地聖人至仁，而不自以為仁，故曰不仁。

黃茂材曰：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為仁甚大，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以不仁。申韓之學，遂竊以為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

程大昌曰：結芻為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苟有心於為仁，其將孰為乎。為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為仁亦勞而少矣。概運一氣，與物為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之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概加被冒，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天地聖人至仁，而不自以為仁，故曰不仁。

黃茂材曰：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為仁甚大，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以不仁。申韓之學，遂竊以為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

程大昌曰：結芻為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苟有心於為仁，其將孰為乎。為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為仁亦勞而少矣。概運一氣，與物為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之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概加被冒，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天地聖人至仁，而不自以為仁，故曰不仁。

黃茂材曰：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為仁甚大，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以不仁。申韓之學，遂竊以為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

程大昌曰：結芻為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苟有心於為仁，其將孰為乎。為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為仁亦勞而少矣。概運一氣，與物為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之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概加被冒，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天地聖人至仁，而不自以為仁，故曰不仁。

黃茂材曰：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為仁甚大，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以不仁。申韓之學，遂竊以為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

程大昌曰：結芻為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

礙。

碧虛子陳景元曰：橐以鼓風吹火者也，籥，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無為，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橐之懷風，籥之含聲，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

潁濱蘇轍曰：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

王雱曰：橐籥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虛而不屈者，其體。動而愈出者，其用。

清源子劉驥曰：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

晦庵朱熹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

黃茂材曰：虛無體也，故不屈。動不已也，故愈出。悟芻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骸，知橐籥之理，則可以鍊精以其有真君存焉。

烋。

程大昌曰：橐，冶鞴也。籥，其管也。橐也者，吸氣滿之而播諸冶鑪者也。管也者，受此吸而噓之所以播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曰：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涑水司馬光曰：能守中誠，不言而信。

潁濱蘇轍曰：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地得一氣之妙，而運行不息，聖人得一氣之妙，而升降無窮。其道杳然難言哉，若求之於多言，則泥古人之糟粕，弊精神於寨淺，非徒無益也，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守之於中，如天地橐籥之無心，自然運用，以其有真君存焉。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碧虛子陳景元曰：河上公《章句》：谷者訓養也，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夫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為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若觸情耽滯，為諸境所亂，使形神去，則何道之可存哉。

涑水司馬光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玄者言其妙，牝者萬物之母。

清源子劉驥曰：《靈樞經》云：天谷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冲和天太上，此陰陽之宗，天地之祖，今術家以口鼻為玄牝非也。

之府也。天谷者，元宮也，乃元神之室，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自然成真，真合自然，與道為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牝，地也，人之形體法象天地，所以靈樞以天谷泥丸元神之室為元宮，以絳宮關元精氣之府為牝府，玄牝者神氣之所要會也。

晦庵朱熹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谷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

黃茂材曰：谷體虛，虛能養神，神常存，故不死。谷神之道妙不可傳，乃從而為之說曰：是謂玄牝，玄者妙道之門，牝者生物之祖。

穎濱蘇轍曰：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穎濱蘇轍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綿綿者，營為以求生，唯天地無為而自生。冲和不絕之謂，道貴無迹，謂之有則滯，謂之無則頑，故曰若存。

黃茂材曰：綿綿，相繼之謂也，綿綿若存，所以形容不死之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今乃用之不勤何也？勤者有時而不勤，用之不勤者，無適而不勤，與道合矣，其為勤莫大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御註曰：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生生者不生，萬物所以代謝相仍，不生者不死，天地所以長久不已，人能同於天地，豈有不長生

乎。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曰：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無為，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均養無私，大有處謙，不敢為天下先，其百姓欣戴樂推而不厭，故先。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存。

潁濱蘇轍曰：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

王雱曰：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體天道而不爭，迺能獨異於衆。使其立己而與衆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

劉涇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之不自生也，身先身存，猶之長久也，後身謂屈己，外身謂忘我。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後其身而身先，退己進人，為衆所推，為後而反先。外其身而身存，齊生死者，不為形骸所為生死所累，外形骸者，不為形骸所礙。

清源子劉驥曰：人處天地之中，與天地分一炁而治，所以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者，以其有為有欲，貪生太厚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不敢有為，外其身而不敢有欲。人皆取先，而聖人外己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久，以其長久，故始能成其私也。

潁濱蘇轍曰：道則然耳。

劉涇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其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久，聖人以此存，則皆成其私也。

黃茂材曰：後其身所以處世也，外其身所以體道也，今有人焉，卑遜廉退，鄉里推之，朝廷高之，則夫離形去智，遺世獨立，必能長存，亦可知矣。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御註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

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曰上善若水。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惟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

臨川王安石曰：善者可以繼道，而未足以盡道，故上善之人若水矣。

劉涇曰：《易》曰：繼之者善，《莊子》曰：離道以善，皆謂自道而降，莫近於善。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亦去道未遠，故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御註曰：融為雨露，萬彙以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疏為江河，聚為沼沚，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污受垢，不以累乎其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水蘊三能之近道，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善行謙下，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善行仁慈，惠及天下，如水膏潤，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格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黃茂材曰：水有上善一，小善七，利物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上善也。人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此七善也。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顧濱蘇轍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

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劉涇曰：善以處下為居，水以就下為地，在善則得水之地，故曰居善地。善以安靜為心，水以深靜為淵，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善以教人為與，水以利物為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善以同心為言，水以行險不失為信，在善則水之信，故曰言善信。善以正己物正為政，水以激揚清濁為治，在善則得水之治，故曰政善治。善以不爭無尤為事，水以圓方而不滯為能，在善則得水之能，故曰事善能。善以動時為動，水以冬凝春泮為時，在善則得水之時，故曰動善時。言上善當如水，以不爭為善也，以不爭為利，乃能兼此七者，而為天所祐，人所助也，何過之有乎。

黃茂材曰：其小善七，居善地者，潴而為澤也。心善淵者，靜可以鑒也。政善治者，可以與善仁者，濟物之功博也。言善信者，其流聲不息也。事善能者，因器而為方圓也。動善時者，冬凝春則泮也。此七者能其一，亦可以為善人，而未若不爭之為上，不爭故無尤。

程大昌曰：八十一章，其申言不爭之益者，凡六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其一也。欲上人而下之，欲先人而後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其二也。天道不爭而善勝，為而不爭，四也。聖人之道，為而不與，是謂不爭之德，五也。與此不爭無尤者，凡六也。夫其謂爭者，非必至於鬬且戰也，彼己匹對，兩不相下，斯謂爭矣。天之陰陽，至神而無著也，然常以冬夏二至而爭，蓋已居其地者，未退而方來，待代者欲前，此之謂爭，故爭者對起而不退聽之謂也，有待乎道者，則不然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宋鶴林真逸彭耜纂集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註曰：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沉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均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忽過也。

潁濱蘇轍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葉夢得曰：道欲或不盈，為其盈而持之則必覆，不若無所執而聽其虧之為愈也。道欲挫其銳，幸其銳而揣之則必折，不若無所度而長保之為愈也。盈不持，則無喪已之患。銳不揣，則無敵物之憂。

黃茂材曰：道無執也，而欲其虛。持而盈之，其可乎。道無體也，而欲其圓，揣而銳之，其可乎。此皆在於非道，非道早已，又安能長保。

林東曰：道之為道，惡盈而好謙，惡銳而以不露圭角之為尚，假使於盈而能持，於銳而能揣，不若無盈無銳之安且久也。盈與銳，非道中物，以其易溢易折，非安且久之理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金玉之於身，而名勢之於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為利，失之以為悖也。道欲挫其銳，幸其銳而不若無所執而聽其虧之為愈也。道欲挫其銳，幸其銳而不若無所度而長保之為愈也。盈不持，則無喪已之患。銳不揣，則無敵物之憂。

黃茂材曰：金玉如所謂被褐懷玉，非世間金玉也。富貴如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非世間富貴也。古之人有所得於中，天下事物不足以動其心。重內而輕外，貴己而賤物，故易至於驕，晉嵇康之徒相與清談，崇尚玄妙，非無得於道，而以陵人傲物，卒至於禍，宜乎老氏以為戒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註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蝕，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

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大功既成，顯

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人哉。且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

黃茂材曰：功者，無功之功，非世所謂功也。名者，無名之名，非世所謂名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觀諸四時之序，亦可以見天道。老、莊、列子、范蠡、四皓、安期生、東方朔，古之有道者也，史皆不載其所終，豈非道成而退，人莫得而知耶。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御註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托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游。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游，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又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則精與神合而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弊，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

之生也，因精集神，體象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己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家以陽神曰魂，魂好其殺。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魂，魂樂其生，陰鬼曰魄，魄好其殺。魂則游，魄則靜。《白虎通》曰：營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常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為異物也。若夫神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能無離乎者，老氏審問之辭也。

黃茂材曰：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而不弊，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

顏濱蘇轍曰：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

王雱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常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為異物也。若夫神

完之人，雖魄之陰滯，精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曰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已。

陸佃曰：魂為陽，陽為動，魄為陰，陰為止，魂者神之佐，其動有變而無化，魄者精之輔，其止有化而無變，故魂言游，魄言營，游魂以言其變，營魄以言其止。載營魄所以外運，抱一所以內守也。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魄所以致運，抱一所以致守，而內外常合，而無離矣。

劉涇曰：人之生諸陽為魂，諸陰為魄，各有名象，而藏於肝肺之間，下士知之，上士見之，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與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魄，營即魂是也。黃帝曰：動以營身謂之魂，《易》曰：游魂為變，《莊子》曰：其魂不疲。皆為魂主經營動作。為一身之運為魄，則並精出入，主化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魂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光，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魂）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形，車也，魄與魂，車之積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形體本無知覺，以其載負魂魄，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營魂抱一，能勿離乎？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魄抱一

云，而皆以載為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為强陽所挾，以馳騖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註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楊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于憒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游世，心無使氣之强，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碧虛子陳景元曰：專，一也，任也，氣者，冲和妙氣也，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冲和妙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冲妙，知見都忘，使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為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

潁濱蘇轍曰：神不治則氣亂，强者好鬬，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而擅其權之謂。

氣。神，虛之至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氣柔，能如嬰兒極矣。

王雱曰：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矣。心無使氣之强，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楊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帥也。楊雄曰：氣則喜怒哀樂，唯氣所為，流陷越佚，則帥必亡。馬敷。帥懦而衆悖，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怒而御疲，則車必敗。

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豪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夫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也。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能無疵乎者，言人欲要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當能自省己躬，無有疵瑕之病乎。

潁濱蘇轍曰：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臨川王安石曰：滌除，洗心也。玄覽，觀妙也。如月之明，如珠之瑩，能無疵乎。

劉涇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疵以言養神也。

陳象古曰：滌如水之濯也，除如掃糞穢也。玄覽於是可全矣，無疵玄覽之要妙，故又教之以不可以有疵瑕也。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滌除萬念，而玄覽妙理，何疵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愛民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治國者當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生，斯無為之者，當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治國者當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生，而安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為之化也。今解曰：能無為乎者，言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為乎。

潁濱蘇轍曰：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以不愛愛之，乃長。治國者，以不治治之，乃長。惟其不愛而愛，不治而治，故曰無為。夫無為者，用天下之有為，有為者，用天下之不足，然老子方言其反本，而曰愛民治國者何也。蓋老子之言是，凡古之聖人，皆如此也。

劉涇曰：《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愛民，仁也，治國，政也，王侯之事，不能無為，視身為國，以氣為民，無為而尊，君之道也。心無為而尊於上，萬氣自行，百骸自治，保氣所以愛民，全形所以治國。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黃茂材曰：夫學道而至於無為，豈一日之積哉，抱一矣，致柔矣，玄覽無疵矣，然後可以至於無為。儻未

能是而强欲至於無為之地，夫是之謂坐馳，去道益遠。國譬則身也，民譬則神也，愛民治國，與其身同。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御註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為雌，於是乎在。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萬物，生死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謂散施，闔謂斂斂，開則生成，闔則衰減，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者，其唯大人乎。夫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為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胸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

臨川王安石曰：夫萬物由是而出，由是而入，故謂之天門。有開闔則有動靜，有動靜則有雌雄，惟其守雌以勝雄，守靜以勝動，故曰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劉涇曰：成人事者，必因天道，故此言天門。《莊子》曰：天門，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蓋天道主變，愛民治國因諸天而已，何事於雄。不得已則亦應以也。

焉而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畜養之德。

黃茂材曰：天門，顒門也，今嬰兒腦顒中開闔不住，修真至此，可以上通天道，故謂之天門。雌與牝同。

御註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不宰，是謂玄德。

顧濱蘇轍曰：明白四達，心也。是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夫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群類各自營為，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顧濱蘇轍曰：明白四達，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安得知應物者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今夫鏡之於物，來則應之而已矣，又

聖人何恃乎哉。且物自長養，聖人安能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淵德也。王弼曰：淵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乎幽冥也。

王雱曰：玄為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稱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為。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生成在我，任其賦命，不專而有之。雖雕刻衆形，造化萬物，不恃其能長養於物，不主其功，潛被嘿通，不自彰顯，故曰玄德。

陳象古曰：生則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也。育則養之以冲和之氣，得遂其自然生死也。育之功，治天下之所有也。萬物生之以奉己，而不以為有，故亦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矣。玄德運之在心，不彰於外是也。

黃茂材曰：經凡兩言此矣，前者所言道也，是第二章今之所言德也。道降而為德，德之妙者，復與道合，故謂之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有為之形體，以身為爐，三宫為鼎，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虚，妙造化於虚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為體，在無為用。

碧虚子陳景元曰：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當其轂中空虚，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虚，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

晦庵朱熹曰：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黃茂材曰：有有中之有，有無中之有，無無中之有，其用無窮，有中之有，其利甚博。輻轂以為車，埏埴以為器，户牖以為室，此則有中之有，民之賴其利也博矣。雖無車而有車之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三者皆於外有以成形，内虚而受物，虚因有以能受，有假無以為用。

清源子劉驥曰：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藏，真氣之所會，五藏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共一轂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至神。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

用，雖無器而有器之用，雖無室而有室之用，此則無中之有，至人達士，資其用也無窮。今《參同契》、《黄庭經》多載是説，蓋有所由來矣。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潁濱蘇轍曰：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陸佃曰：有無相用，不可以一偏，故無無則不足以用有，無有則不足以見無，以有爲利，則或至於止，以無爲用，則用常至於無窮。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有者適時之利，無者真常之用，在人身則駕御主持神與炁也。無者虚妙之神炁也，有者凝滯之形骸也，心運以氣隨，假神而為形以為利，氣動以形隨，假形以為用，此二者有無之相須也。

清源子劉驥曰：有以為利，無以為用，世之昧者，唯聞捨身之道，未達即身之妙，此老氏所以引車器室而詳喻之也。是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毁則無以見易，形體毁則無以保神，所以貴乎形神俱妙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碧虚子陳景元曰：五色之設黼黻文章，别尊卑之飾，斯則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調而天下聾，而後世為錦繡之麗，青黄悦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設金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則五音之用也。而後世人之體，斯則五味和而天下喑，田獵興而天下狂，有熊掌之嗜，芻豢美口，饕餮無厭，濁神穢真，不能内嘗無味之味，非爽而何。爽，亡也，差也，失也。田獵者國之常禮，以講武事，示民時也。天子諸侯，每歲三田，一為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為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之不田，則曰不恭，不以時則謂之暴天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若不遵法度，馳騁逐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旬月不返，心神發亂，非狂而何。夫金銀珠玉，難得之寶貨，人若貪取無厭，采求不已，則道行妨傷而身多勞辱也。嚴君平曰：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也，五音者塞耳之椎也，五味者斬舌之鉞也，田獵者狂惑之帥也。遠方之貨，天下之所以違也。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微也。凡此數者，變而相生，不可窮非聾而何。五味之極，難明而易滅也，難得而易失也，殃禍之間，而危亡之室也。求之以自賊，而居之以自殺也。此上戒君王而下訓兆民也。

潁濱蘇轍曰：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

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

劉涇曰：人之身竅，肝為目竅，腎為耳竅，脾為口，而與五色聲味同為死生，此大患也。而愚者見色不見其害，猶弗見也。聞聲不聞其患，猶弗聞也。嘗味不嘗其患，猶弗嘗也。故見作盲，聞作聾，嘗作爽。是作之也，非疾也，疾則虧其體而已，見聞嘗，性固有在焉。《莊子》曰：屬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屬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屬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藏，亦以係物失己而已。受患為深，故口次目，受患為淺，故耳次口，淡乎無味，若以肥甘為先，故耳次目，受患為深，故口次耳。又內狂其心，外妨其行，則吾身之患備矣。馳馬從禽，此兩者能亂人之陽，以動其心，以至於發狂者，而彼反資以為樂，黃帝則曰狂之病，妄行不休，其說是也。所以行已，難得之貨，使人昏於同利，則為害大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五色炫亂，視極則損明，五音喧雜，聽極則損聰。爽者失也，人皆縱嗜好之常情，失恬淡之真味，故真人漱玉池以飲津，固靈根以含氣也。畋獵者極其精神以瞻望，困其氣血以馳騖，是使心志散亂猖獗，發狂害物，傷和莫甚於此。亦如世俗奔逐情欲，趨走聲利，失志沮氣，然後休息。貨者非賦分之所有，妄求徼取，是謂難得，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若不見道，與盲無異，非蔽於五色而然乎。所貴於耳者，為其聞道，若不聞道，與聾無異，非淫於五音而然乎。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若以肥甘為美，又安知其所謂淡然者。今人嗜納津液久，而自不愛食五味，蓋得於此。馳騁畋獵，固未至於狂，而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清靜無為者觀之，豈不為狂。昔韓退之論擊毬之害曰：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其危哉。夫稍知道者，視金帛珠玉如糞土然，何至於尚貨，蓋非此之謂也。當是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已行於人間，將必有食芝餐玉，養丹竈之說，老子以為是皆身外難得之物，無益於生，妨人多矣，不若求之吾身之為易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御註曰：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甚於此。亦如世俗奔逐情欲，趨走聲利，失志沮氣，然後休息。貨者非賦分之所有，妄求徼取，是謂難得，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若不見道，與盲無異，非蔽於五色而然乎。所貴於耳者，為其聞道，若不聞道，與聾無異，非淫於五音而然乎。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若以肥甘為美，又安知其所謂淡然者。今人嗜納津液久，而自不愛食五味，蓋得於此。馳騁畋獵，固未至於狂，而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清靜無為者觀之，豈不為狂。昔韓退之論擊毬之害曰：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其危哉。夫稍知道者，視金帛珠玉如糞土然，何至於尚貨，蓋非此之謂也。當是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已行於人間，將必有食芝餐玉，養丹竈之說，老子以為是皆身外難得之物，無益於生，妨人多矣，不若求之吾身之為易也。

氣以實腹，去察察之視以養明也。

陳象古曰：為腹則實其腹也，內藏其明者也。不為目，則防其外境之侵鑠我也。彼外也，此內也，是聖人之所取舍也。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不為聲色五味敗獵貨財所惑，所以為腹不為目也。腹者有容於內，目者有見於外，聖人收視反聽，還元復命，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所謂明者，非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得者，非得彼也，自得而已，故去彼取此。

黃茂材曰：腹易厭足而目好尚無窮，故學道者欲收視，欲內觀，欲默照，其不為目可知。此者，此道也，亘古及今，惟有此道，捨此皆非道也，故云去彼取此。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宋鶴林真逸彭耜纂集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御註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患莫大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寵者謂富貴慶賞諸吉也，辱謂貧賤刑罰諸凶也。夫達道之士以形骸為逆旅，生死如贅癰，不榮通，不醜窮，知軒冕之去來，乃外物之寄託，豈有寵辱係懷而可驚恒哉。此謂中人耳。中智之士，則處安而慮危，得寵而知辱，故皆如驚者，戒慎之深也。世俗趨末則若身者，知貴之必有賤也。

黃茂材曰：寵，人所榮也，在道則為驚辱，中智觀本故驚寵。貴，人所欲也，在道則為可之稱，大患者軒冕寶貨外物養身之屬也，且至人知身非我有而尚外之，自古以來，因寵貴之極陷於禍患。自敗者，何可勝數。譬之犧牛，衣以文

繡，食以葛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求為孤犢，而不可得，則夫所謂寵貴者，豈不可辱可患乎。

何謂寵辱？寵爲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御本作寵為下，言人得富貴慶賞者，恃寵而驕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為辱本，故曰為下。河上公本作寵為上，辱為下，於義完全，而理無迂闊。皇甫謐本亦作寵為上，辱為下，言以得為上，失為下也。

潁濱蘇轍曰：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而辱為下者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顧為下矣。

陸佃曰：可得而寵者，下也。則寵於人者劉涇曰：寵人者為上，則為下矣。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御註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得為悅。其去不可圍，故至人不以失為憂。今寄去則不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能勿驚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世俗據其富貴，難得之貨，交攻其內外，所謂大患也。而患本於有身，無是身則無是患矣。而身者委形於造物，則安能我，故皆驚懾也。中智之士，知禍福循環，得其寵榮，必有悴辱，故戒之必無栽。今享天下之貴，則事天下之事，將羶行以悅人，蒿目以憂世，其患可勝言哉。《莊子》曰：夫貴者臨川王安石曰：得失若驚，此寵之所以為辱也。

黃茂材曰：寵於人則服役於人，其得也在人而不在我，故得亦驚。其失也在人而不在我，故失亦驚。夫寵為致辱之大患，而返貴重致辱之患如身。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世俗不知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劉涇曰：前章言五色聲味馳騁田獵難得之貨，交攻其內外，所謂大患也。而患本於有身，無是身則無是患矣。今享天下之貴，則事天下之事，將羶行以悅人，蒿目以憂世，其患可勝言哉。《莊子》曰：夫貴者

御註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能為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人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而貪生太厚者，動入死地。若能外其身不

以身為身，忘其心不以心為心，冥乎造化，同乎萬物，使行若曳枯木，坐若聚死灰，則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又曰：無者忘也，外也，或以無身為滅壞空寂者，失老氏之宗旨矣。

穎濱蘇轍曰：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貴，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攖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我因何能致大患，為有此身，為致患之本，又何況身外更有不能捨棄重於身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人之有身，饑渴寒暑生老病死，莫非患也，故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所謂無身者，外生死，遺禍福，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謂入於天，若然者，體合大道，心同太虛，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註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聖人體道，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

陳象古曰：恃貴有己而為天下，非寄天下之要也。恃愛有己而為天下，非託天下之要也。故曰若可寄，若可託，言若則不可寄不可託之義也。

葉夢得曰：不貴其貴而貴其身，雖得天下而不敢執，視之猶逆旅，茲非可以寄天下者乎。不愛其寵而愛其身，雖有天下而不敢任，處之猶蘧廬，茲非所以托天下者乎。

林東曰：人不知貴其身者，以天下為重，而以身為輕爾，故不知貴其身。人不知愛其身者，以天下為大，而以身為小爾，故不知愛其身。老子之道，以身為天下，可貴可愛者皆在身，彼天下特其外物，故可寄托焉。

林東曰：達人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有身者以其不能忘身則無身，而亦無患。若舜有天下，而不與堯之，非心黃屋，則幾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貴與愛，寄與托，則一意，辭勢互換然耳。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舉其進道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冥其循搏，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潁濱蘇轍曰：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為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大象平夷，無色可見，大音希聲，默不可聽，冲妙無形，虛不可執，三者謂希夷微也。皆無質象，不可以器位分之，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惟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處陽而不明，存乎太極之先，而不為高用，思不可推，言不可議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夷則無色，故視之不見。希則無聲，故聽之不聞。微則無形，故搏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隨事强名，夫道一而已，故混而為一。

黄茂材曰：此章論真有也。真有雖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以息，而萬物以生，而不可見。道之降，萬物則近於無。而不知其有，於是為之別白而言之，則為三，夷希微是也，分之則為三，混然者是也。是皆上而不皦，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忽焉在上，明而不曜，倏然在下，幽而不晦。

陳象古曰：皦，明白之稱也。昧，隱暗之稱也。不皦，謂道行於己，不自明其功也。不昧，謂道施於物，不可隱蔽於其理也。

黃茂材曰：此又論無之非無也，其在上也，人見其皦而非皦，其在下也，人見其昧而非昧。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御註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潁濱蘇轍曰：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

清源子劉驥曰：繩繩兮，綿綿不絕，運用無窮，不可得而形容，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御註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象，而不睹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鑑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

潁濱蘇轍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恍惚。

御註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曰：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黃茂材曰：此又論無有之非無有也。既謂惚恍矣，烏有其首之可迎，烏有其後之可隨。雖無其首與後，不可得而致詰，故如是。

陳象古曰：不可致詰而非有，是不見其首，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聽之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後。

清源子劉驥曰：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黃茂材曰：此又論無有之非無有也。既謂惚恍矣，烏有其首之可迎，烏有其後之可隨。雖無其首與後也，謂無其中可乎。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中何也，物與象是也。由此以言，無有之非無有可見矣。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御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於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於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馭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

清源子劉驥曰：古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即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持執上古無為自然之道，制馭即今有為煩擾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陸佃曰：能知古始，古者今之所出，始者終之初。《莊子》所謂無端之紀是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緜古不移，道也，見機而作，事也。治身者，執古之道，謂人之靈物，與造化齊生，不泯不滅。今之有者，身也，受之於陰陽，得之於父母，貸一氣以有身形，是謂執古之道不失，御今之有不虧。古謂先天之道，始謂萬物之

宗，能知道者，是謂執物之紀而總之。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真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所以御今之有也。能知古始，則知道之大原，故是謂道紀。

黃茂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故可執而御，謂道為非有，可乎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此五太者，時之所謂古，而道之所謂始，人能知之，可以為道之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御註曰：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潁濱蘇轍曰：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在世間，人不以為異。

黃茂材曰：韜缺、王倪、蒲衣子、南郭子綦、支離疏，王駘與夫子祀、子輿、子桑户之徒，皆古微妙玄通之士，人不能識，故謂莊子寓言焉。當商周之季，士之被褐懷玉隱居田肆，不肯出而嬰於世網者，何時無之。若冬涉川，守而不失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但無所紀見，如《論語》載楚狂接輿、荷篠丈人、長沮、桀溺，今皆謂無是人可乎。嗚呼，人固難知，有道之士，尤其難知，此經所以謂其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御註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地之厚，不可俄而測。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强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碧虛子陳景元曰：恐後世無以為師法，故强為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陳象古曰：顯教示信，若不强為之容，恐來者不可學也。

黃茂材曰：夫有道之士，雖為難識，天與之形，道與之貌，亦可見髣髴。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若谷，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濁。

御註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若冬涉川，守而不失者是也。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不勩雕以為廉，不矯激以為異，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污者異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而舉事退藏輒加重慎，雖履坦途，常憂没溺，如寒沍之月揭涉長川，其心豫然恐下沉於不測之淵也。又履虛無而不敢有為，故出處而深思，猶然而畏懼，謹於去就而慮幽明之司察，如世人避

禁而畏四鄰之竊，知此戒之深也。儼然端謹而心無散亂，如賓對主人，曷敢造次，其無事無為也。夫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李含光居于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賞之。此可謂能儼若客也。外雖矜莊而内心閑放，若春冰之釋，涣然泮散，凝滯都亡。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而質素之材未嘗分散，其語默恬和，而無文飾也。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竅，有道之士德純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之去來，而不撓于懷，有如空谷之應答而嘗虛也。雜波流曰渾，不分明曰濁，有道之士内心清静，而外雜波流，若濁水之不明，曷分别乎妍醜也。已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乎至道。

潁濱蘇轍曰：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無所不敬，未嘗惰也。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人偽已盡，復其性也，虛而無所不受也。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臨川王安石曰：雖然亦不可不反諸本也。故敦兮其若樸，而守之以素也，故曠兮其若谷，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然而其道亦不可得而别也，故混兮其若濁而已矣。此所謂善為士者也。夫豫也猶也，以至于混而其若濁也，皆所為不可識而强為之容也。

陸佃曰：以其先事而慮，常迫而後動，故曰豫若冬涉川。以後事而慮，常以防而後居也，故曰猶若畏四鄰。以其雖以迫而後動，防而後居，而其心常儼之若容。涣若冰將釋者，散而不凝於物也。敦兮其若樸者，其體無乎不圓也。曠兮其若谷者，其體無乎不虛也。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然後冥之以無知，混之以無覺，故曰渾兮其若濁。

劉概曰：猶、豫，皆疑而不敢進之辭也。以其不為物先，故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以其不為事主也，故儼若容。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建德若偷，為善不伐，豫若履冰，慎之至也。猶若畏鄰，密之至也。

葉夢得曰：豫者，先事而戒也。古者謂大象為豫，物大則見之者早，而冬涉川，亦理之所易見而戒者也，故先事如之猶者，後事而猶疑也。猶亦獸名，畏人而善登木，畏人登木可矣，無人登木者疑也。四鄰吾所親狎，可以無畏而猶畏，故後事如之。儼若容，莊也，涣若冰將釋，舒也。冰者時而後散，不遽毁其堅者也。將以臨民，不可以不莊，故容張之也。孔子享禮有容色，退而燕居，不可以不舒，故涣。孔子居不容，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弛之也。敦兮其若樸，足於己者實也，曠兮其若谷，受於物者虛也。雖然，是皆其表，吾終日暴而不知斂，則物得以窺

之矣，故終之以渾兮其若濁。潔而與衆異易，濁而與衆異難。

清源子劉驥曰：豫者圖患於未然，若冬涉川，不得已於事也。猶者致疑於已事，若畏四鄰，退藏於密也。儼若容者，望之儼然，寂然不動也。渙，散也，散其留滯，混然融和，如列子之心凝形釋，骨肉都融是也，故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者，敦厚無華，若混沌之始樸。曠兮其若谷，曠蕩無邊，若天谷之至虛。渾兮其若濁者，和光同塵，渾雜如濁，與修身以明污者異矣。此七者皆古之善為士者所為，可謂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所以深不可識也。此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

晦庵朱熹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指。又曰：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嘗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書引此乃以容字為客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韻釋，脗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為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耳。

黃茂材曰：豫兮若冬涉川，踐履必加敬也。猶兮若畏四鄰，常若有臨於其左右前後也。儼若容，居處不敢慢也。渙若冰將釋，形氣無留滯也。敦兮其若樸，初不見其圭角也。曠兮其若谷，其中足以容也。渾兮其若濁，處俗而不違於俗也。皆其道德之容，睟然見於其外，使人愛慕之不厭。若乃晉人之風，蓬頭跣足，不拘繩檢，終日酣飲，疾呼大叫，自以為曠達，豈足言此哉。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御註曰：《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世俗之人，誰能如有道之士，心同淵泉，即其濁以澄而靜之，則徐徐復其清矣。誰能如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之，則徐徐全其生矣。

潁濱蘇轍曰：世俗之士，以物汩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

黃茂材曰：大道汎兮初無定名，若以為濁，靜之則清，若以為安，動之則生，所以能與物為無窮。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御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者，亦

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善能謙以自牧，而安其虛靜。夫惟不盈者再舉，獨有至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薄惡。雖有新成之功，亦能持勝不動，更求進嚮，復增上善，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

王雱曰：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萬世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於新，敗生於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則終無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於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陳象古曰：盈，滿假之謂也，志自滿假，道隨而污，故不可盈。古人行道，其弊不生，今人若能如古，豈有新成之弊哉。恐其奉道之不至也，故無弊者其要在於不自盈而已。

黃茂材曰：盈對虛而為言，蔽，匿也，藏也，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其不欲盈可知。夫物新必有故，成必有壞，無新也，孰故乎。無成也，孰敗乎，夫如是，可保此道。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註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穎濱蘇轍曰：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徹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御註曰：方其並作而趣於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非止於人而萬物之並作，未有不始於寂然而發於無形，及觀其復也，盡返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真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寂然至無也。

穎濱蘇轍曰：極虛篤靜，以觀萬物

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

臨川王安石曰：復，本也，萬物並作，吾能觀其復，非致虛極守靜篤者，不能與於此。

陳象古曰：物極則復，復者自靜，故可以觀。又曰：萬物雖多，安能離吾之道哉。

黃茂材曰：人與萬物同生一根，惟虛而靜則能觀其復。復，初也，物之根也，名為觀物，實以自觀。

程大昌曰：物之從枯而茁壯長者，是其作也。華實皆泯，津歸於根，則其復也。老氏借淺以明賾也，虛者物莫之能昏，靜者物莫之能誘，故其接物易以有見也。對奕之智，常不及旁觀之明，而操舟失港，凡岸立之人，往往皆能指其曲折，故由動觀動，或反與之俱，而據要觀妙者，必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

碧虛子陳景元曰：芸芸，茂盛貌，或作云云，動作貌。

穎濱蘇轍曰：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

陸佃曰：芸芸者所謂幻化也，各歸其根者，所謂空性也，幻化有滅而空性無壞。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萬物紛紜，動作既極，必返於本，不假至人，用意裁制。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使人息其愛欲之念，歸乎虛靜之本，復其性命之源，譬如萬物生於根，而歸於根，而歸於根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御註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作於性，皆復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穎濱蘇轍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臨川王安石曰：命者，自無始以來未嘗生未嘗死者也，故物之歸根曰靜，靜則復於命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復於元命，返於天真。

陳象古曰：本自清靜，因物有遷也。

黃茂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窮理也。歸根曰靜，盡性也。靜曰復命，至於命也。

復命曰常，

御註曰：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為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

碧虛子陳景元曰：能悟之者則行住坐卧，不離乎是。

穎濱蘇轍曰：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夫物或興或衰，或生或滅，皆為造化之所陶鑄，惟道常然，晝不能明，夜不能晦，復性命之道，則知真常。

黃茂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

可常存矣。

知常明。

御註曰：明道之常，不為物遷，故足以鑑天地，照萬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猶悟也，曰明，或作曰明，言曰益明達。

穎濱蘇轍曰：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曰：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茲妄也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為妖，長生為誕，虛極靜篤為空曠，歸根復命為滅亡，不知強知，不識強識，《易》所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不知常，妄作凶。

穎濱蘇轍曰：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黃茂材曰：常之為道，至微至妙，非夫明智玄通之士，則不能達。秦漢以來，方士爭言神仙之術，陷於禍敗，如徐福、欒大之徒，皆妄作者也，老子知其凶之必至。

知常容，

御註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穎濱蘇轍曰：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往而歸之矣。

黃茂材曰：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何所不容哉。

陳象古曰：安於天理，不復爭競，何有而不能容乎。

清源子劉驥曰：知常則與天地合其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人既歸往，天將祐之。

穎濱蘇轍曰：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清源子劉驥曰：有容德乃大，如天地之無私覆載也，故曰公。

黃茂材曰：容有容宇宙之量，則無己無人無物，皆冥於一。

公乃王，

碧虛子陳景元曰：既能包容，乃於己無私，則襟懷蕩然平夷，而至公矣。既公平無私，則德用周普，天下輻輳，無有不歸往者矣王。

穎濱蘇轍曰：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黃茂材曰：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王乃天，

御註曰：在上而無所不覆者，天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人既歸往，天將祐之。

穎濱蘇轍曰：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臨川王安石曰：王者，人道之極也，人道極，則至於天道矣。

黃茂材曰：王者，與天為徒也。

程大昌曰：王之能容也，無擇而無棄，即天之不頗其覆者是也。

天乃道，

御註曰：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

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至於道則穎濱蘇轍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與道合而為一。

黃茂材曰：天法道者也。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御註曰：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關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

劉涇曰：所謂自古固存。

黃茂材曰：道者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故曰道乃久。得道則可久矣，而曰沒身不殆，身又可沒乎。曰：身者有形之物，安得不沒。身沒而謂之久何也，其死而不亡者乎。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宋鶴林真逸彭耜纂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御註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淡泊焉。無忻忻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侮不至。莫之為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太上者謂大人也，大人即太古無名號之君也，所謂上德不德者也。其德無上可加，故下，其德可親，其功可譽，故親之譽之，不能兼忘天下也。又其次則道曰太上。雖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而各正性命，故其教無為，其治無迹，隨時而舉事，因資而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又其次則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侮之。

黃茂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也太上之道，乃知而有之，是未能至於相忘也，故為下。其次親之譽之，親之者以其貌，譽之者以其言，夫道豈聲音笑貌為哉。又其次知有之，知其臨我者，吾君而已，民未見德，則莫知何有於我也。

御註曰：澤加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畏之侮之，畏之者，畏其高而難行，侮之者，侮其近而無甚異，其去道益遠矣。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御註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心之有孚之謂誠，言而可復之謂信，且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今既權詐聿興，欺罔並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有不信之心，而應其君矣。夫上之化下也，如止水明鑑之接形容而理無差焉。王弼曰：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

潁濱蘇轍曰：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不自信而加之仁義，重之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清源子劉驥曰：於是愚智相欺，上下相疑，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智，以其信道之心不足，所以有不信之禍也。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自親譽而下已喪其太上無為之化，而不能復其淳古之風，猶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為化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致犯上作亂乎。夫有道之君，垂拱而居無為，故功業成而不有矣。憺默而教清靜，故事務遂而忘知矣。民皆淳樸，無所妄為，謂我自然而然也。故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

葉夢得曰：號令教戒，無非言也，欲以是為信，可乎。上不以情示之下，下亦不以情報之上，上下交相疑而不信，其衰為已甚，而人猶以其言為貴，末流之弗悟也。如此將以反之，必使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自然，雖欲親譽之而不能，則可以復乎太上之世矣。頌堯之德曰蕩蕩乎無能名，巍巍乎其有成功，而本之於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何為者哉，窮然在上而物無所歸德，則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乃所以謂我自然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夫聖人之言，不知聖人之道，聖人以道莅天下，使民遷善遠罪，日改月化，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此太上之治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猶者遲而難之也，其貴言之謹也如此。蓋以言之不輕出諸口，必欲取信於民，而無待於告諭之自然而然也。故所謂太古淦民耳目，非繆悠荒唐之説，乃使民不役於耳目，其效見於心之相信云爾。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見小也，《莊子》所

謂蔽蒙之民。

碧虛子陳景元曰：仁義生乎不足，是猶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潁濱蘇轍曰：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必見矣。

清源子劉驥曰：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黃茂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老子方將擺去人累而與造物者遊，故不言仁義，非惡仁義，惡夫徇仁義而不知大道者。楊子雲乃謂其搥提仁義，非也。老子雖不言仁而好言慈，雖不言義而好言果，果者義之異名，慈者仁之殊號。

程大昌曰：《莊子》曰：至德之世，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夫至德之世，即大道未廢之時也。端正相親，其為仁義也大矣，特未立此名，則亦不著其迹，故道見而仁義不見焉耳。自有易以來，刱法立則，凡陰陽剛柔之效乎事者，聖人因其實而命之曰：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仁義立而道之無者皆著於有，如元氣播於陰陽，人知其為陰陽而不復見其為元氣矣。莊子固嘗明言之曰：道德不隱，安取仁義，由其言而推之，則分大道以為仁義信，其破全為散矣。

智慧出，有大僞。

碧虛子陳景元曰：理勢然也。

潁濱蘇轍曰：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之治也。《莊子》曰：去小智則大智明，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潁濱蘇轍曰：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見其末，以為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騖於其末流，而民不勝其害矣，故絶聖棄智則民利百倍。

臨川王安石曰：所以返樸也。

黃茂材曰：六親不和，而後舜以孝名，國家昏亂，而後比干以忠顯，大道既裂，儒墨相攻，而後老子之書出，使天下常如太古鴻荒之世，吾知老子昧昧然莫知其影響，何書之可作哉。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御註曰：道之與性，一而不雜，離道為德，是名聖智。絶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河上公曰：五帝畫象，倉頡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莊子》曰：去小智則大智明，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

潁濱蘇轍曰：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騖於其末流，而民不勝其害矣，故絶聖棄智則民利百倍。

臨川王安石曰：所以返樸也。

達真子曰：大道廢，故能舉其道者名，國家昏亂，而後比干以忠顯，大道既裂，儒墨相攻，而後老子之書則為聖，能知其道者則為智，是聖智

因道廢而名也。方道無不舉，則聖之名可以絶。道無不明，則智之名可以棄。道於天下無不舉，無不明，則民無不利者也，故曰民利百倍。又名聖者為其有不聖也，名智者為其有不智也。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真以治身，則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聖智仁義，猶當絶而棄之，況其他乎。

黄茂材曰：古之士也，從事於道，是非都忘，有無俱遣，悠然樂於放曠之野，聖智無所施，況仁義乎。仁義無所用，況巧利乎。夫如是，故一身妙用，隨取而有，故曰民利百倍。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註曰：是欲人全其性而復其初，不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絶仁棄義則民復孝慈。

黄茂材曰：孝慈，民之性也，累盡性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救文者復，故曰民復孝慈。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註曰：為機變之巧，有欲利之心，是皆穿窬之類也。

碧虚子陳景元曰：擿玉毀珠，焚符破璽，使民樸鄙，而盜自止。

穎濱蘇轍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賊盜不得則不行，故絶巧棄利則盜賊無有。

葉夢得曰：利，富之也，孝慈，教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

黄茂材曰：三者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皆性外事，特其文爾，不足以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御註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世，方將祛其弊而使之返本，故攘棄仁義，絶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救文者莫若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涑水司馬光曰：屬，著也，聖智仁義巧利，皆古之善道也，由後世徒用之以為文飾，而内誠不足，故令三者皆著於名而喪其實。

穎濱蘇轍曰：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

黄茂材曰：三者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皆性外事，特其文爾，不足以

為道，故令有所屬者，屬於道也。

程大昌曰：其屬之之地，即樸素而節私欲者是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臨川王安石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返樸而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絶欲而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樸然後可以返樸，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於不見所欲也。

陳象古曰：少私寡欲，絶棄之機要也。

黄茂材曰：至道無華，樸素而已，所見者素，其見無非道矣，所抱者樸，其抱無非道矣。私可以無，何少之云。欲可以絶，何寡之云，見素抱樸為上智言，少私寡欲，所以誘進中下之士者也。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

御註曰：任其性命之情而樂，故無憂。

碧虚子陳景元曰：今之學者，糟粕而已矣，所言絶學者，非謂其絶滅不學也，謂守其自然之性也。

潁濱蘇轍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其中紛然不勝其憂勞乎其心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

碧虚子陳景元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人之智窮其所不可窮，其憂多矣。

林東曰：捨本性而外求道，別有所謂學，皆外也。惟於絶學則無有憂者，率性而自得，非學，此又學彼之學也，皆外也。

潁濱蘇轍曰：學者溺於所聞，而無為，則樂天知命，故絶學無憂。

黄茂材曰：天地萬物之理，欲以一唯聲低所以為恭為禮。阿者慢應也，慢應高所以為慢為野。夫以名害身，為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則相去奚異哉。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潁濱蘇轍曰：學者溺於所聞，而無

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而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惟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泯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

劉涇曰：《莊子》曰：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化為臭腐，臭腐之間不能以寸。近取諸身，則唯應阿應同出一聲，何以唯為恭，以阿為慢，善惡之殊，何異此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同為應答，何爭恭慢，造善為惡，皆是勞心。達真子曰：唯阿者，因其世薄而分之也，善惡者，因其真喪而別也。方世之薄，人生其慢焉，則以唯者為恭，阿者為慢。方真之喪，則能修者為善，不修者為惡。然改阿為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故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改惡為善者，非不能也，是不修也，故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黃茂材曰：莊子亦嘗以臧穀亡羊發明此理，學者宜致思於善惡不到之處，何物可名，若直以為惡與為善同，是率天下而入於惡，非老子意。

程大昌曰：唯為主善，阿為導諛。林東曰：善與惡不翅霄壤，今謂之相去何若，急欲惡人之復於善，如唯阿之相去幾何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至人冥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胸中，必順唯阿於形外，既而身處人間世，豈不修其德乎。故唯阿之禮不得不遵，善惡之戒，不可不畏，其惟蘊道之深者乎。

潁濱蘇轍曰：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為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於物者，其心而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全身遠害，安得謂之不畏。

黃茂材曰：人有所畏，亦有所喜，畏其所畏，而不喜其所可喜，何也，人之所畏，烏可不畏。若其所喜，吾亦從而喜之，則是同於流俗。

荒兮其未央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央，中也，止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之荒大，而莫知畔岸。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此老君處世之時所睹之事也。

達真子曰：如田之荒，以其為草所蔽，人之性為物所蔽，固不異此。

葉夢得曰：此非言之所能窮，故曰荒兮其未央哉。

黃茂材曰：荒如禽荒色荒之荒。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碧虛子陳景元曰：世人因學致偽，逐境失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心目所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於物者，其心而已。

經，外境方盛。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碧虛子陳景元曰：孩，笑貌。

潁濱蘇轍曰：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黃茂材曰：衆人慕樂如此，我則怕然不動。

乘乘兮若無所歸。

碧虛子陳景元曰：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無所歸止。

臨川王安石曰：乘乘若無所歸者，以其游心於無何有之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乘萬物而遊無所係著。

陳象古曰：乘乘厚重貌，守真抱樸，滿而不盈。

清源子劉驥曰：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乘乘兮如虛舟之東西。

程大昌曰：衆人舒泰，如享備味，如覽勝會，我方揣切其未嘗發見者，如嬰兒之從駭而冥無所知，甚言不曉世人趨樂之故也，故繼之曰乘乘兮若無所歸宿也。

衆人皆有餘，

御註曰：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碧虛子陳景元曰：饕餮富貴之間，謂其心有餘樂。

潁濱蘇轍曰：衆人各自以為有餘。

劉涇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

陳象古曰：有餘，自盈盈滿也。

我獨若遺。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軒冕之去來如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

劉涇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愛也鑿。遺物離人，而傲睨於一世之咎為懷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絶救之耳。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皆自謂我有餘，而我獨遺忘若無物也。

葉夢得曰：認之則有餘，棄之則若遺。

黃茂材曰：衆人皆有餘，其盈溢於富貴驕奢如此，我則若遺，且如愚馬。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潁濱蘇轍曰：若愚而非愚也。

劉涇曰：衆人務學作智，我獨絶焉，則愚人而已。

程大昌曰：純純乎無所能解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御註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睨於一世之習，則惛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昭昭，光耀自衒貌。察察，嚴明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惛惛，昧昧貌。《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潁濱蘇轍曰：世俗以分別為智，聖人知群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俗人昭昭，極智慮而察物，惟恐其不顯不

彰，不知不聞也。我獨若昏，我獨事事不知，若昏愚而無識者也。察察謂盡物而不容也。

黃茂材曰：俗人昭昭，以其好於聲名，我則昏昏。俗人察察，以其競於機巧，我則悶悶。

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

御註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碧虛子陳景元曰：莫測其深，故曰海。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之漂揚，而似無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似其尸居，其心寂靜無所繫繫，故似無所止，亦通。

達真子曰：澹者泊然而大也。飂者曠然而通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御註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

劉涇曰：以，用也，衆人之學，所謂有用而已，亦安知無用為有用哉，頑鄙是也。鄙，野也，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黃茂材曰：高才絶智，孰不求為時用。我獨頑似鄙，凡此數者，不喜其異而獨異者，此篇主絶學為辭，方俗所可喜，自足於道而已。

程大昌曰：甚言世人趨末而不知有本也。

林東曰：衆人皆以才智為世用，而我獨頑鄙無益於世，以見衆人離道於外，我獨食氣於内。氣為母，神為子，神不離氣，氣不離形，子母相隨，為甚遠，而我之體道為甚謹。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御註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碧虛子陳景元曰：衆人所求者，以外不以内，以末不以本，是反求食於子而不求食於母也。

黃茂材曰：母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是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御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

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其道。

潁濱蘇轍曰：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也。

臨川王安石曰：孔德，孟子所謂盛德是也，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蓋惟道是從，則孔德之容矣。

葉夢得曰：德之為言得也，道不可見而德有可得，故道無容而德有容。

林東曰：失道而後德，德則有形容之可見也，況於盛德之容乎，況於衆有之美者乎。凡此之容，皆形容，乃著見於孔自道出，道雖不可形容，衆有之美。德之容，衆有之美。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御註曰：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況。惚者，有數之可推。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故眡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耶。今言物者，蓋因强名以究妙理，故曰有物混成，亦稱道之為物也。

葉夢得曰：恍惚非二境，象物非二物。

陸佃曰：太始者形之始，故曰其中有象。太素者質之始，故曰其中有物。

恍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居無非無，乃即空是色也，在有非有，乃即色是空也。

清源子劉驥曰：恍惚者，在有非有，在無非無，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經所謂有物混成者是矣。恍惚之中，有物與象，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御註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太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碧虛子陳景元曰：象者氣象也，物者神物也，即莊子所謂真君，今之所謂性者也。

陸佃曰：太始者形之始，故曰其中有象。太素者質之始，故曰其中有物。

葉夢得曰：恍惚非二境，象物非二物。

清源子劉驥曰：恍惚者，在有非有，在無非無，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經所謂有物混成者是矣。恍惚之中，有物與象，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兮。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御註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生焉。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云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窈兮深遠貌，冥兮寂默貌。其中蘊乎純粹之精，畜乎自然之信，其精非偽，故曰真。其化應時，故曰信。

形，今感之立應，信莫過此，春生秋煞，夏炎冬凜，未嘗差忒，答響若谷，現形如鑑，豈不謂之信也。

黃茂材曰：陰陽至妙，窈冥難睹，陰中之陽，是謂陽精，陽中之陰，是謂陰精，故曰其中有精。陽之精者，為真陽。陰之精者，為真陰。故曰其精甚真。陽生於子，陰生於午，時日晷刻，必至無差，故曰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御註曰：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真之精，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為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潁濱蘇轍曰：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聖人之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陸佃曰：生者有生生者，自太易至於太素，所謂生生者也。然生生者未嘗生，未嘗無，故能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也。所謂其名不去，常名是也。夫衆美者有生，而吾體不生，衆美者有化，而吾體不化，故能名以閱之也。《莊子》曰：神奇復化臭腐，臭腐復化神奇，神奇者，衆甫也。

清源子劉驥曰：一性而常存，故曰不去。日逝而不停，甚真之精，常存而不亡，所以披閱衆甫之死生終始也。

黃茂材曰：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即道也，故為萬物之母，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也，故為萬物之母，時雖變而無常名常存而不已。甫，美也。天地之大，人物之衆，昆蟲草木之微，莫不具有此美，舍此皆非道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

宋鶴林彭耜纂集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賢之士，鉤深致遠，廓然見獨，而蟠曲才能，未嘗顯耀者，故欲遠害而全身也。故曰曲則全。聰達明察，曉辨諸物，有大功業，如朱絃，常枉己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大直之士也，故曰枉則直。人以謙卑為本，《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蓋設象而會意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之不常也。川谷窪下，則水流而滿之，陵原高峻，則雨剥而頹之，人之謙下，則衆仰德而歸之，以致其光大也。夫自尊則衆毀而辱及之，以致其危亡也，故曰窪則盈。且

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則衆共樂推，而其道日新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西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又曰：丹書萬卷，不如守一，故曰少得則。夫多者博學之謂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列子曰：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庚桑子曰：萬人操弓，共射一鵰，鵰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經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並戒其多也，故曰多則惑。道生一，一者道之子，謂太極也，太極即混元也，亦太和純一之氣也，又無為也。夫聖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者，謂復太古無為之風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以此可明矣。自曲則全下六事，尚有對治之迹，此云抱一無為，可以兼包之，故為天下式。

顥濱蘇轍曰：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全。

達真子曰：己雖全也，常自以為曲，所以求全不已，則卒至於全矣，是則所謂曲則全也。己雖直也，常自以為枉，所以求直不已，則卒至於直矣，是則所謂枉則直也。猶德雖盈為弊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臨川王安石曰：方則易挫，曲以應之，此所以能全也。直則易折，故枉則以待之，此所以能直也。海者常處於卑，而為百川之所委，故窪則盈。無春夏之榮華，秋冬之彫落，故弊則新也。少則約，多則詳，以道散則適於多，道聚則歸於少，是以少則得，得其道也。多則惑，惑其道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抱一則不離於道，為天下式。

惑矣。

王雱曰：至人冲虛，其行如水，無心於物，不與物忤，故常全也。此篇大旨，與《莊子·養生主》相類。

陸佃曰：蓋其周旋動止，於物無忤，可以盈，可以弊，可以新，可以少，可以得，可以多，可以惑。夫小者大之端，暗者明之漸，理當然也。故聖人抱一，於數則有增，於象則有容，不

自滿假，先見未萌，天下若取以為式，則人人合於道矣。

葉夢得曰：曲則全，窪則盈，少則得，理也，即其體而言之也。枉則直，弊則新，多則惑，勢也，極其變而言之也。曲則不忤，故全。窪則不滿，故盈。少則不夸，故得。此理之必至者也。枉非以求直，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新，而弊之反必新，多非以求惑，而多之罪必惑，此勢之不得不然者也。理勢之相成，或更為終始，或迭為得失，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濟之，不與之俱變者，抱一也。前言魂魄之合，而曰抱一者，一之存乎己者也。今言理勢之雜，而曰抱一者，一之總乎物者也。一則萬法之所從出，以下式。

黃茂材曰：世皆曲，吾與之為曲，故能保其全。人皆枉，吾與之為枉，故能養其直。莫不欲盈也，孰自處於窪，吾能窪，乃所以為盈。莫不欲新也，孰自期於弊，吾能弊，乃所以為新。為道日損，損則少，其入道也近，故得。為學日益，益則多，其去道也遠，故惑。曰全曰直曰盈曰新，則天下自然稱其是，而其德彰矣，故曰不自是故彰。且聖人恬澹，何嘗自伐，取其德美，則天下自然稱其功業矣，故曰自伐故有功。且聖人寂寞，何嘗自矜大其賢貴，則天下自然稱其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曰：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自是而非人，蓋彼我都忘，則天下自然稱其是，而其德彰矣，故曰不自是故彰。且聖人恬澹，何嘗自伐，取其德美，則天下自然稱其功業矣，故曰自伐故有功。且聖人寂寞，何嘗自矜大其賢貴，則天下自然稱其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臨川王安石曰：不自見，乃無所不見，故常明。不自是，乃無所不是，故常彰。不自伐，則善不喪，故有功。不自矜，則不有能，故能可久。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四事皆無為之職，夫聖人無為，何嘗顯見己之才能，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故曰不自見故明。河上公曰：聖人雖明，不以自見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夫能用天下之目者，亦不自顯見之意也。音訓雖異，而其旨略同矣。且聖人虛靜，何嘗自是而非人，蓋彼我都忘

於明也。唯不自是其直也，常以為求直之不足，若是則直，終至於彰也。推此二類，凡有於己者，皆不自足於己，如雖有功也，不自矜其故得其有功。己雖長也，不自伐其長，故能得其長。蓋聖人不自滿假，凡在於此也。

葉夢得曰：見字當讀為見，乃謂之象之見。夫惟得一，故雖晦其迹不自見而反明，雖藏其用不自是而反彰，不伐而有功，不矜而能長，亦由前之為曲全窪盈者，天下之理同也。是以復終之以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為萬物之變，非吾所能與我競，此執，及其既定，物亦莫不爭之效也。雖萬物無不可為，爭心苟存，則雖一法無所容措。

黃茂材曰：至人之處於世，未嘗有我也，無我故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矜，夫然故與物無爭，而物亦莫與之爭。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天下孰能與之爭乎。不自見而明，不自是而彰，不自伐矜，有功而長，亦其自然之理，夫何容心。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御註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葉夢得曰：知此則循其本而反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誠先得其全而後歸於道，則由枉而下，為可知矣。

黃茂材曰：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於酒，猶若是，況全於天乎。古之至人，天以其全付之，還以其全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御註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疑獨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希者疏也，《易》有全德之美，而歸之于身，此再三勸勵之深旨也。

潁濱蘇轍曰：世以直為是，以曲為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為直也大矣。

葉夢得曰：知此則循其本而反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誠先得其全而後歸於道，則由枉而下，為可知矣。

黃茂材曰：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於酒，猶若是，況全於天乎。古之至人，天以其全付之，還以其全歸之。

希言自然。

御註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疑獨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希者疏也，《易》有全德之美，而歸之于身，此再三勸勵之深旨也。吉人之辭寡。

涑水司馬光曰：知道者不言而諭，

故曰自然。

潁濱蘇轍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

臨川王安石曰：多言數窮，故希言則自然。

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言教出則為迹，未能因於物情，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自然之理。

達真子曰：道不可聞，故聽之不聞則名曰希。希者冥其聲之謂也。

葉夢得曰：此章明言不足以得道，欲得道者必即道以求之，而道之不行世，始有方術之士，各以其一曲，詭譎怪，違理而叛道，雖幸或見，不旋踵而亡矣。

清源子劉驥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則聽乎無聲，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自然也。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註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碧虚子陳景元曰：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激，天地交錯，尚不能崇朝終日，何況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而敢縱愛欲，任喜怒，趣取速亡，不亦悲乎。

潁濱蘇轍曰：陰陽不争，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泄，於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辭之悦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飄風驟雨，謂不常也，而況人心，豈能常也。

葉夢得曰：夫言之不足尚如此。

黄茂材曰：道無可言，自然而已，自然則久，飄風驟雨非其自然，故不能終朝日，況於人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所法也，回於天地之間，物被其害，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碧虚子陳景元曰：從，為也，順也，言人為事，當從順于道，希言愛氣，永保天和，豈可若飄風驟雨，而不久長也。

潁濱蘇轍曰：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苟從事於道矣，則其所為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所為，然必有得於道德矣。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聖人從事於自然之道，不强物情，道者同於道，有道者可與語道。德者同於德，

謂彼此俱造於德，則可與語於德也。

失者同於失，鵂鶹與梟，皆以夜為晝，則難與辨其謬失也。

葉夢得曰：非失之云能得道也，因其失而正之，亦可以得乎道也。

黃茂材曰：道，至大也，有從事於此，道則同於道，德則同於德，失則同於失，譬之海，廣無不容，大無不各得其欲，納，物之在其中也，無不各得其欲，故道者曰吾得之，德者曰吾得之，失者曰吾得之，失既以為失矣，又焉得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惟不信，夫是謂之大同。

信不足，有不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仙道貴生，鬼道貴終，蓋各以類應也，是以信乎道者得其道，信乎德者得其德，不信于道，信道不篤，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達真子曰：信道足則於道無不信也，信德足則於德無不信也。

陳象古曰：言亂而理寡，故人不之信。

黃茂材曰：至道甚微，信者寡，不信者多，老子重言及此，憫世人之愚，而欲其信也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曰：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冒進之夫，跂望非分，欲求寵榮，雖苟得之，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乎。

涑水司馬光曰：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

潁濱蘇轍曰：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亦若是矣。

達真子曰：信道足則於道無不信，信德足則於德無不信也。

黃茂材曰：至道甚微，信者寡，不信者多，老子重言及此，憫世人之愚，而欲其信也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曰：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冒進之夫，跂望非分，欲求寵榮，雖苟得之，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乎。

涑水司馬光曰：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

潁濱蘇轍曰：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亦若是矣。

達真子曰：信道足則於道無不信，信德足則於德無不信也。

陳象古曰：言亂而理寡，故人不之信

不長，此皆性外事。

程大昌曰：露才揚己之謂自見，曰予既已知，則為自是，誇其勞者為自伐，眩其能者為自矜，凡此數者，不獨足己自當，又且廣己造大，課其所有，甚狹而無助，故不明不彰無功不長。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凡物尚惡之，況有道之士乎。

葉夢得曰：智之不明，未必皆能惡也，故曰物或惡之。惟有道者不處，豈必知道而後能辨也。

程大昌曰：見是伐矜，有道者不肯指以為居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謂之有物。言道萬狐而莫分，故謂之混成。然而混成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生，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則天地生於混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經曰：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莊子》顯言其生，而虛生生者於上，亦以生生者不可以正名。

黃茂材曰：有物果何物也，先天地而生天地者也。

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高，在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皆標道之大體也。

潁濱蘇轍曰：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善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

陳象古曰：混成，大道之喻也，道無定象，天地有形，因道而生，故先天地之義昭矣。

葉夢得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生兩儀者，易也。然不見，則易與太極固未之有分也。謂太極為生兩儀，則有易居其上，謂太極為生於易，則未見太極之有間，故寄之曰有，則易為無也。老子曰：直言易。而設為太極於中者，蓋言道之用，萬物恃之以生。易之生物不可以正名，故假太極以

碧虛子陳景元曰：杳冥空洞，無象

無質，故曰寂寥。大塊卓然，無物可比，妙道廓然，何物偶對，故曰獨立。物雖千變萬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嘗遷，故曰不改。且道之用也，散則藏于黍粟，周流六虛，應用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夫物無大小，皆仰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殞，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故曰可以為天下母。

潁濱蘇轍曰：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群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

達真子曰：致虛極，則曰寂。廣遠極，則曰寥，此有物混成之體也。

陳象古曰：母，取其始生萬物也。

葉夢得曰：寂寥之中，獨立而周行者，彼亦不過動靜之兩間爾。學者多不能明寥之義，與寂同為靜，非也。古者謂大風之聲為寥，吹萬竅而怒號者，寥能覆之，則安得為靜乎。寂言靜也，寥言動也，惟寂故能獨立而不改，惟寥故能周行而不殆，此其所以能母天下者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御註曰：運而不留故曰逝，應而不窮故曰遠。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遍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御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乎性，《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凡物之大，皆有邊際，惟道之大無窮無極，往無涯畔，故云大曰逝。逝而不返，窮之益遠，故曰逝。自逝而求之，則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故曰遠。雖遠至六合之外，無窮無盡，然反求諸己，不離乎方寸之中，故曰反。

林東曰：字曰道，強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不特如是，其大大則直，塊然一物矣，大而又能逝，逝而遠，遠而又反，則非泛然無統，虛無荒唐之說。甚矣反之一字，見大道之道，與吾儒不隔蠅翼。或者不可以老氏孔子差殊觀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

四大，而王處一焉。

御註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碧虛子陳景元曰：王者，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為比，故云亦也。域者，中有四大者，謂道天地王也。域者，限域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秋毫，或超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于天，蒼蒼之謂也。天在地外，地萬方，亦可謂大矣。故域中有四大矣。處天内，王者人倫之尊，居九州之而王處一焉。此使人知自貴自愛而不陷溺其良心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而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其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其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為，則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此謂王者之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其空言而已矣。

御註曰：故以實告之，人不若有名而無邊際之實，範圍萬物者也。凡言天則造物可知矣，凡言地則成物可知矣，凡言王則人道可知矣。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靈秀智力莫出於人，而王統之大也。

清源子劉驥曰：王亦大者，王指人心而言之，經所謂心為國主五藏王是也。人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俛仰之間，再撫四海，恍惚之際，經緯萬方，亦可謂大矣。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此使人知自貴自愛而不陷溺其良心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與地近，形著而位分，故法則於地，而知剛柔之分。地靜而承順，法則於天，清明剛健，崇高至極，而未能混於無形，故法於道也。道無可法，自然而已。

穎濱蘇轍曰：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皆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無不化育，故曰大。無不覆燾，故曰大。無不持載，故曰大。人者三才之一，非君何以統制。域者謂限制之名，雖有名而無邊際之實，範圍萬物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碧虛子陳景元曰：王者，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為比，故云亦也。域者，中有四大者，謂道天地王也。域者，限域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秋毫，或超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于天，蒼蒼之謂也。天在地外，地萬方，亦可謂大矣。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此使人知自貴自愛而不陷溺其良心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而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其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其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為，則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此謂王者之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其空言而已矣。

御註曰：故以實告之，人不若有名而無邊際之實，範圍萬物者也。凡言天則造物可知矣，凡言地則成物可知矣，凡言王則人道可知矣。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靈秀智力莫出於人，而王統之大也。

清源子劉驥曰：王亦大者，王指人心而言之，經所謂心為國主五藏王是也。人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俛仰之間，再撫四海，恍惚之際，經緯萬方，亦可謂大矣。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此使人知自貴自愛而不陷溺其良心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與地近，形著而位分，故法則於地，而知剛柔之分。地靜而承順，法則於天，清明剛健，崇高至極，而未能混於無形，故法於道也。道無可法，自然而已。

穎濱蘇轍曰：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皆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無不化育，故曰大。無不覆燾，故曰大。無不持載，故曰大。人者三才之一，非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七

宋鶴林彭耜纂集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御註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為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為躁君。

潁濱蘇轍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

臨川王安石曰：輕者必以重為依，躁者必以靜為主。

葉夢得曰：重輕在身，必有所本，故以根言之，靜躁在心，必有所制，故以君言之。木之生自拱把至合抱，必有根焉，然後枝葉有所賴，不深其根而豐其末，末勝則本必拔矣，故身不可以不重。心之物為火，炎上而善緣，炎上則愈進，善緣則莫知己非，有以制之則必熾。躁者動而不知守者也，故心不可以不靜。

黃茂材曰：輕躁之人不可進於道，重則其本固，故為輕根，靜則其主安，故為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御註曰：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途而無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輜，屏車也，又大車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輜重謂保身之寶，隨而資用，不可須臾離也。

潁濱蘇轍曰：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故輕物。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有榮盛可觀之事，不能移其志，游觀榮樂，無所係著。

清源子劉驥曰：榮觀在物，燕處在己，不以物易己，不以美害生，超然自得於物外，取足於身而已。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輕天下。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潁濱蘇轍曰：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臨川王安石曰：臣者佐也，君者主也，靜為動之主，重為輕之佐，輕而不知歸於重，則失於佐矣，動而不知歸於靜，則失其主矣。

清源子劉驥曰：君子之處己，貴乎重靜，戒乎輕躁，故終日行不離輜重，不敢容易其行。人主以天下為根，不可以不知守者也，故心不可以不靜。

御註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故輕之。

黃茂材曰：輕躁之人不可進於道，重則其本固，故為輕根，靜則其主安，故為躁君。

陳象古曰：王者治天下之大，當守然後物可樂。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有榮盛可觀之事，不能移其志，游觀榮樂，以鎮輕浮，以杜僭躁，處其靜，以鎮輕浮，以杜僭躁，身之所貪，輕忽妄

動，而忘治天下之道。

清源子劉驥曰：歎人不知貴愛其身，殘生傷性，動之死地，是猶處萬乘之尊，居大寶之位，輕身躁動，不顧天下者也。輕則妄動，故失臣。躁則擾民，故失君。聖人重而不輕，靜而不躁，所以無為而天下功。

黃茂材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其能持重也。雖有榮觀，晏處超然，是其能守靜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人身中自有一天下，萬乘之主指心為言，君者心也，臣者肺，為相傅之官，肝為將軍之官，膽為中正之官。膻中為臣使之官。倉庫官，脾胃是也。傳道官，大腸是也，受盛官，小腸是也。作强官，腎是也。三焦者，決瀆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失君心亂，失臣五臟六腑亂。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潁濱蘇轍曰：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無口過。萬物之清源子劉驥曰：以其不為而為，故善行無轍迹之可尋，以其道之出口，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而萬事畢，故善言無瑕謫之可累，以其通於一形全精復，非愛欲所能誘，故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以其神凝氣定，雖雖縱之而不去，故無繩約而不可解。

臨川王安石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無轍迹。卮言日出，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故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內，萬物之間，不能逃其數，故不用籌筭。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關不失中，故無瑕謫。善閉無一可以知萬也，何用籌筭。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其精固而不泄也，何又而不可開。

黃茂材曰：行不違道，故無轍迹，言達真子曰：善行者，以道為行者也，用關楗。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者，以道為行，故行於內而不行於外，是陰陽之氣，自然相合也，何用繩約一。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御註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曜。

碧虛子陳景元曰：常善者蘊其常道，善達自然之理也。襲明者，聖人

密用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

潁濱蘇轍曰：彼方執筭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我歸乎。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葉夢得曰：常之為言，無時而不然也。救之為言，迫而後應之，不迫則不强施也。

清源子劉驥曰：非特聖人有是心也，人物皆有之，方其以偽喪真，以物易性，則固有之真性暗而不明，鬱而不發。聖人常善救之而無棄，使之歸根復命，收視返聽，室虛而純白生，宇定而天光發，如燈之明，相傳襲而不絕，故是謂襲明。

黃茂材曰：凡此皆人身中物，修之而至，為之而成，經曰：恍兮惚，其中有物，人誰不具此物，迷而不知爾。聖人善救之，無棄人，亦無棄物，使之自明而已，故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碧虛子陳景元曰：故立天子，置三公，此將以教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道之要妙，不睹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途，義協于此。

林東曰：善人為善，可師也。見不善而不為之，是可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爲要妙。

御註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雖游心於自得之場，不可不立其師資也。雖立師資，復恐貴尚其師，憐愛其資，泥於陳迹，不至遠達，故再舉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者，夫人雖因師之發蒙，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故伯樂不能馭駑駘為騏驥，良匠不能伐樗櫟為棟梁，將使人忘其企慕，然後可造至道之極。故列子之師老商，友伯高而得風仙。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內外盡矣，此真忘其師資者也。聖人雖知小夫執

滯言教，必以此言大為迷謬，然而垂訓上士使彼我俱忘，乃至言要妙之道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特吾忘天下，亦使天下忘我。又曰：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諭也。

達真子曰：苟不貴其師，則不善者不知修，不愛其資，則已善者不知戒，若是則雖有智者，亦入於迷矣，況其不智乎。然能以是推之，則得其道之要妙也。

黃茂材曰：以善為師，以不善為資，貴其師猶為人情所同，愛其資是何心哉。至人淡然無所貴愛，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雖有智者於此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忒，復歸於嬰兒。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御註曰：雄以剛勝物矣，而自處于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為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效，樂推而不厭，故為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常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賓。

陳景元曰：雄，尊顯也，強梁也，退也。夫有道之士，知己之尊顯，出人之先，縱之則強梁生而禍患至矣，乃處身卑微，守其柔弱，謙退下位，而天下歸服其德，如水之流入深谿，既心不離于宇如谿，是能保其常德，不離于身，去剛躁之欲心，復性歸于嬰兒也。嬰兒者，諭其怕然淳和，是非都泯也。谿者水注川曰谿，有道之士，知己之心宇如谿，由虛室生白，昭昭明了，乃守其淵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曜，此可為天下之法式矣。人既之見于事，以中為至。無極者，德之復于道，不可致也。為天下谷，谷虛卑辱，持勝自污而受衆垢，若此則天下歸心如水之投于深谷。夫器量如

谷，是内德充足，德充而無名，則復歸于道樸也。樸者謂隱材器而藏用也。谷者水注谿曰谷。

潁濱蘇轍曰：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闇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闇，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闇之切，明闇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争心止，則天下之争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闇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則之以為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能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虚，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達真子曰：蓋性復於嬰兒，然後造於無極，造於無極，然後反於樸，固其入道之序也。德之不離，然後不忒，德之不忒，然後乃足，固其入德之序也。為衆有所歸若其谿，然後為天下式，既為天下式，則萬善為一己之所容，然後為天下谷，固其所至之序也。蓋有常性，然後有常德，有常德然後有常道，其序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為精，陰中之陽也，故謂之雄。地二生火，在人為神，陽中之陰也，故謂之雌。知其雄者，保其精也。守其雌者，存其神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虚無自然也。身之虚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如水之注谿，不召而自來，故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則德與性合而不離，故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嬰兒者，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所以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故知其白，守其黑也。知白守黑，則慧而不用，實智若愚，定慧相資，智恬交養，守道之精，杳杳冥冥，守道之極，昏昏默默，鍊虚無之體，成自然之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則德與性合而無差忒，故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無極者，無窮無極，同於大通，與道為一。聖人體道之真，不以物易己，不以美害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大白若辱，盛德容貌若愚，故知其榮，守其辱也。知榮守辱，則納污藏垢，無所不容，如谷之虚，無所不納，故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則反歸真空，與道合體，故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者道之大全，謂如混沌之始。樸，一元之初生也。

黄茂材曰：夫道虚無恬淡，清静無為，超然出於群物之上，謂之雄可也。何以為雌，謂之白可也，何以為黑，謂之榮可也，何以為辱？蓋道欲退藏，非有所眩耀於世，雖知其雄，

乃自處以雌，雖知其白，乃自處以
黑，雖知其榮，乃自處以辱，故能為
天下谿，可以行也，為天下式，可以
法也，為天下谷，可以容也。夫道至
大，求之者多，各從其所入。為天下
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孰為嬰
兒，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不離而入於
道者也。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
於無極，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不忒而入
於道者也。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孰為樸，非
道乎，此自其德之乃足而入於道者
也。惟道難言，言之不足，至於再
三，又使其音韻句讀相類，可以誦咏
於口，而不忘老子之意，所以開示後
人何其詳且至耶。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
大制不割。
御註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
則全，天與人合而為一，器則散，天
與人離而為二。道之全，聖人以治
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
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
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
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
同義。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復於道樸則渾
未及乎守辱，守辱則玄之又玄。
淪窅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此乃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舊曾自註
曰：制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有山
體冥真理者也，若於治道則當散而
為器。河上公曰：萬物之樸，散則
東劉正叟者以道冲此言説於王雱，
為器用，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
雱乃註在經中，今復別註曰：大制
月，分為五行也。夫人真心之散則
天地之造物也，物自隨性而成，不煩
為念慮，念慮一動，則百行彰而庶事
裁制也。
生。庶事者材器也，使然也，
達真子曰：凡制物以割者，使然也，
器，因其賢能而用為百官之元長，故
今大制天下而不割，則道任乎自然
能大制群物，任之自然而不割傷也。
矣。
穎濱蘇轍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
陳象古曰：樸散為器，有用有形之
樸為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
至也。官長治為器之主也，總其器
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
之大小，任其材之長短，入用則合，
有所割裂也。
任過則離，皆自然之道也，豈假聖人
陸佃曰：樸者，言其合也。器者，言
強力以割之哉。
其離也。渾則合，合則為樸。割則
黃茂材曰：樸者道也，渾然而已，散
離，離則為器。器者樸之反也，故聖
則為器，聖人體道而用之，物莫尊於
人割而用之，則為官長。夫以道制天下者，何
道，故為官長。大制不
用割為。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已，死也，老子以謂非徒失道，必見其不得死。

潁濱蘇轍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

黃茂材曰：取天下者，湯武是也。使湯武取天下而欲為之，其不能得亦可見矣。一人之身，為物之所侵寇者甚多，欲取其身於聲色紛擾之塗，置於清靜自得之場，而乃為之，則是自亂也。

程大昌曰：因其理之當然，循而行之，不敢參以己意，是之謂以天下為天下，而非己之敢任也。若屈當然之理，而自出操縱，是取天下而為之者也，故知其決不能遂也。不得已者，欲取而不遂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威而馬力竭，豈非為者敗之乎。而又執而不移，自謂聖治，非惟喪於至理，亦將自失其真，故曰執者失之。

潁濱蘇轍曰：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夫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然小物寡衆，皆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清源子劉驥曰：天下神器，謂天地神明之器，人之形體，法象天地，化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游乎券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為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于治。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甚奢泰，皆過當越分，因茲故不可為也，為則有敗，執則有失。

黃茂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至於人身，獨非神器乎。目何為而視，耳何為而聽乎，足何為而動，皆其神爾。古之人能養其神，超然獨存，謂之神人，是豈可為可執也歟。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碧虛子陳景元曰：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威而馬力竭，豈非為者敗之乎。而又執而不移，自謂聖治，非惟喪於至理，亦將自失其真，故曰執者失之。

潁濱蘇轍曰：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夫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然小物寡衆，皆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御註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噓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唯聖人為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又聖人睹萬物之變性，無泰至，游乎券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為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于治。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甚奢泰，皆過當越分，因茲故不可為也，為則有敗，執則有失。

黃茂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至於人身，獨非神器乎。目

潁濱蘇轍曰：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强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知其不可逆，而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内，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臨川王安石曰：安於所安，則能去甚，以儉為寶，則能去奢，以不足自處，則能去泰矣。

陳象古曰：此過常踰分之謂也，如是者何？由為之執之，不知其要故也。

清源子劉驥曰：譬如萬物之理，有行則有隨，有噓則有吹，有强則有羸，有載則有隳，物之變化，何常之有。唯聖人體道之常，無古無今，與道為一，而合於自然，去甚去奢去泰，則體道之自然，而養其心矣。

黃茂材曰：凡物或行而前，或隨而後，或噓之則煖，或吹之則寒，或其勢强，或其力羸，或始而載，載安也，盛也，或終而隳。其行也，其噓也，其强也，其載也，其羸也，其隳也，近於不及，是寒也，其載也，近於太過。其隨也，其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務適其中而已。經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程大昌曰：甚也，奢也，泰也，則不可不去，而未至於已甚已奢已泰，則置之勿論。曹參從蓋公學黃老而治，以為獄市，以為獄市奸人之所容也，而擾之則奸人無所容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宋鶴林彭耜纂集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御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潁濱蘇轍曰：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强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愍、秦始皇、漢武帝，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明則人報之，幽則天報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人報之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者，天報之也。

劉概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故孔子對衛靈公之問，則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

之學也。

葉夢得曰：古之善用兵者，毒天下而民從之，亡國而不失人心，蓋知禍之端不在我，非以是為强也。

黄茂材曰：使其勝之事且好還，況有不勝者乎。

程大昌曰：課其酬，復其斃，人乃以自斃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

潁濱蘇轍曰：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强天下者耶。

黄茂材曰：師之所處田事廢，故荆棘生，大軍之後和氣傷，故有凶年。兵之為人害如此。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

御註曰：以强勝人，是謂凶德。

碧虚子陳景元曰：兵之害物也，人神共惡之，然而明王聖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庚桑子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也。故以道輔人主者，當守雌静，不敢以兵强天下，若為敵所侵，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果猶勇也，言善用師者，勇於濟難而已矣。

潁濱蘇轍曰：果，决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决之耳。

臨川王安石曰：用兵者，不過勝而已，故曰善者果而已。果者勝之辭也。

程大昌曰：果似强而非强，强以力，果以理，揆之以理，而不可已，乃斷然奮行，無能沮遏之者，是之謂果。若理未可動，雖兵力百倍，亦不輕舉，此果者所以不肯為强也。老氏之論兵也，慈哀恬澹，如不欲有兵，然則敵之至，殆將不忍與鬬，而以何立國，故此章論果。凡其開許用兵者，惟此一路也。其曰不敢以取强焉，言善其事者，一果之外，勢可以强，亦不敢為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潁濱蘇轍曰：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强也。

程大昌曰：矜者，自揚其能也。伐者，自夸其功也。驕者，謂敵為不足畏也。此三者皆出於嘗戰而勝，乃始有之，故從而戒之曰：果可為也，矜伐驕皆不可為也。兵家之語曰：難與慮敵，而有識者則又曰：有道之主能持勝，皆慮其狃勝而鋭於自恃，則向焉迫不得已之果，遂將轉而入於怙力之强也，故老氏逆以為戒。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碧虚子陳景元曰：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壯極則枯落，人之幼也柔弱，

其壯極則衰老，以喻用兵，壯武則雄力暴興，暴興則敗矣，既敗則不得謂之有道。夫非道之事，不可法則而行，是知不如早止也。故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迫不得已而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好戰也。治身解曰：人之枯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矣。

潁濱蘇轍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强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道貴於生，兵戰殺傷，是謂不道，既知戰非保生之道，早已謂宜早止。黄茂材曰：兵强者必敗，物壯者必老，皆為非道，不能長存。程大昌曰：使哀詔而棄輪臺，在未築朔方之前，則文景之富庶不虚耗矣。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潁濱蘇轍曰：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是謂不處。

達真子曰：佳兵者兵之善者也，佳兵者不祥之器，言其驚異於常矣。以佳兵驚異於常，雖飛潛竄伏之物，猶且惡而避之，而况有道者乎，故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言不處心於此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御註曰：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恬淡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臨川王安石曰：夫戰非得已也，非得已則雖勝猶不足以為善，勝而為善者，樂致人於死矣，此所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左陽也，陽好生，右陰也，陰主殺，老子再言不祥之器是戒用兵。

黄茂材曰：有道之世，民各安其居，樂其業，物無有害之者，何嘗識兵革。當是時也，有人言兵，豈不惡之，指為不祥之器。至於不得已而用之，志在恬淡，非樂於殺人，此其與吾養生之説，有以異乎，無以異於此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註曰：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恬淡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臨川王安石曰：夫戰非得已也，非得已則雖勝猶不足以為善，勝而為善者，樂致人於死矣，此所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左陽也，陽好生，右陰也，陰主殺，老子再言不祥之器是戒用兵。

黄茂材曰：有道之世，民各安其居，樂其業，物無有害之者，何嘗識兵革。當是時也，有人言兵，豈不惡之，指為不祥之器。至於不得已而用之，志在恬淡，非樂於殺人，此其與吾養生之説，有以異乎，無以異於此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註曰：《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

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左為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右為陰，主死，故喪禮則尚右，凶也。《禮記・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夫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兵行即殺，非喪者何。

葉夢得曰：《易》以聰明睿智而不殺者謂之神武，季康子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告之曰：子為政，焉用殺。夫雖無道，而亦不可殺，戰勝而處以喪禮，宜也。

黃茂材曰：夫兵之不可去者，以盜賊敵國之為人害，非兵不除，而不善用者，殺人之禍，乃甚於盜賊敵國，故此凡三致意焉。皆戒於用兵，而不及於盜賊敵國，然則有道之士，虛無恬淡，無所慕悅，又何慮於外物聲色之欲，有以害吾也哉。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註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真君存焉。道足以為物之主，則物將自賓。服萬散則雖小足以為物之君，樸散則為器，器則雖聖人足以為官長而已，故天下莫能臣。

陸佃曰：樸者藏於無名之域，而與天下蟠于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神明居，與造化游，所以為天下貴者也，豈復有加之者哉，故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者，萬物之主，而萬物之所視而效者也。苟為寄於萬物之上，而守之以無名之樸，則萬物將自賓，而人與天地之和應也。天地

相合，以降甘露，所謂天地之和，而人莫之令而自均，所謂人和也。夫惟以道致平，而人與天地之和應矣。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樸非器位名數，無上下之定分，先於品物，故不能臣之。若能抱樸守真，無為拱默，萬物自服。天地交泰，甘露乃降，和之至也。甘露效祥，人莫能使之而然，上下交感，陰陽之氣自和矣。

清源子劉驥曰：道之真常，天地之始，造化之先，不可得而名，故謂之樸。樸以喻道之大全，所謂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雖覆載天地，彌滿六虛，然反求諸己，不離乎方寸之中，可謂眇乎小哉。故言樸雖小，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窈兮冥兮，難測難識，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故天下莫能臣，乃萬物之所系，一化之所待也。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守而勿失，與道為一，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者天地之和氣也，人莫之令而自均，出於自然也。

黃茂材曰：樸亦道也，道無名謂之樸，皆強名也。域中四大，而道為先，孰能臣之。古之侯王，無有不知自知曰明，既明且哲，豈有危殆乎。道者，天地合而降甘露，和氣所致也。人身中陰陽之交感，水火之相濟，蓋亦有不約而同者。均，同也。

溥水司馬光曰：聖人得道，必制而用之，不能無言，雖以有名教民，亦務簡要，勿令滋彰。

潁濱蘇轍曰：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臨川王安石曰：名者非道之本也，以其始有所制，則於是有名矣。《論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其有所制也，故名隨之，故曰始制而有名。有名矣不止，則用有時而竭，身有時而殆，故堯老而舜攝也。故曰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碧虛子陳景元曰：始者道也，無名也，道常無名也，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謂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名器者，亦盡為王者之所有，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乎上下，故亦將知所止足。能知止足者，是自知也。古之侯王，無有不知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言人能法道者，天地合而降甘露，和氣所致也。人身中陰陽之交感，水火之相濟，蓋亦有不約而同者。均，同也。道行德，天亦將知之，隨註解釋，義理相通。

反，枝葉橫生，源流派別而性命爛熳矣，故始制有名。當即知止，而終無爭奪之危。制者，判樸成器之謂。陸佃曰：天下之名，吾皆得而有之，故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然而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故曰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初以無名之樸制於有名之者，使高卑不亂，名分以定，各有所屬，過此以往，近於煩細，事成息念，亦當知其止息矣。不盡慮以憂人，亦休心而適已。息念保身，終身不困。

陳象古曰：天地既判，名從此制，必有資始資生之繁，豈無名而可言乎。物既衆而名既多，在知止以御之，不知止則物窮而塞，所以危亡之幾生焉。

清源子劉驥曰：體道至此始制有名，始謂道也，其道能制御有名之物，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也。既有其實，必有其名，雖和光同塵，毋近於名，而名自彰，故名亦既有。既有其名，若不知止，則舍己從人，以賣名聲於天下，而失其本心。知止則恬然自足於內，淡然無求於外，故不殆。

黃茂材曰：始制有名，自無而始適有也。處群有中不知所止，將逐物而忘返，其危矣哉，故《莊子》曰：吉祥止止。

林東曰：聖人散樸以為器，因器以制名，雖勢所必至，又豈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故能知止而不至於危殆，正所謂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之意。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御註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為哉？因性而已矣。

穎濱蘇轍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萬物之宗也。萬道，皆水也，故川谷歸其物，道之末也。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江海，水之宗。川谷，水之派，異流終返於源，百慮同歸於道。

黃茂材曰：人之於道，如川谷之赴江海，無有不至，惟其不知道之所在，故有橫流絕港之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御註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構，日以心鬬，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人善惡而分別之謂智，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而默守之謂明，故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是謂自適其適人之智而已矣，而不自知也，是謂適人之智而已矣。此可以超乎智之上也。

潁濱蘇轍曰：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智以達外，但能知人，明以照内，自靈於身。葉夢得曰：自知者見性，知人者未必能見性，為智而已。智者有別乎外也，故見性而後為明，明則無所不照也。

清源子劉驥曰：知人則有見於外，故曰智。自知則反照於内，故曰明。黄茂材曰：人之情偽無窮，吾之智有限，烏得而盡知之。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也，如能自知，孰能逃吾所知，故智不如明。

程大昌曰：《莊子》曰：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夫不自見而見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此則智明之辨也。

林東曰：智則不無於窺伺揣度，而明則如日月之容光必照者。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御註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若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

潁濱蘇轍曰：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强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勝人者謂有形質才力，勝己謂能勝於情欲，性所以為富，不在多也。

陳象古曰：智與力，行於外者也，明與强，行於内者也。明則省己無遺，為足，則簞食瓢飲，亦可以為富矣。

葉夢得曰：自勝者克己，勝人者未必克己，為有力而已。故克己而後為强，强則無所不敵也。

清源子劉驥曰：既有勝人之力，又有自勝之强，則知取足於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其有萬不同之富，何以加焉。《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亦此之謂也。

黄茂材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人而知足，其用無窮，故謂之富。

强行者有志，

御註曰：自强不息，斯志於道。

碧虚子陳景元曰：强行者謂勤而行之也。

潁濱蘇轍曰：不與物爭而自强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臨川王安石曰：上士聞道，謹而行之，故强行者有志。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大道雖遠，强行不息，曰進曰近，不覺與道混而為一，凡有志者，無事不集。

黃茂材曰：自强不息，所以體天行健，非有志者孰能之。

林東曰：有志於行，則凡物莫能奪其志，而自强不息之效，可與天同其健。

不失其所者久，

御註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涑水司馬光曰：得所則安。

潁濱蘇轍曰：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外安其分，內存於道，未有不久者也。

陳象古曰：得其所則安於道，安於道則可久。

葉夢得曰：所者人之所安也，人之所安，莫大於道。《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猶有在，道變通不窮，則無所不在，隨所在而安之，孰不可為久者，所謂道乃久也。

黃茂材曰：新故相代，變化不停，吾能不失其常，故吾往而新，吾至是為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御註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

涑水司馬光曰：身沒道存。

潁濱蘇轍曰：死生之變益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死而不亡者，無異於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王雱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真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耳。盡道養形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真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者也。

陸佃曰：言死生之未始有異也，夫唯死生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有真者雖死不滅也。又曰：佛氏之不滅，與此同意。

黃茂材曰：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

而往，翛然而來而已，夫如是，又烏有死生哉。

本來子邵若愚曰：形雖死而性不亡，處於不生滅之鄉，萬劫常存者，是謂壽。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宋鶴林彭耜纂集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御註曰：汎然無所繫，故動靜不失，往來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碧虛子陳景元曰：汎汎兮滿乎太空，而無所繫著者，其惟道之體乎。或可于左，或可于右，皆逢其原，而無所不周者，其惟道之用乎。

穎濱蘇轍曰：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王雱曰：汎然不定一物，故用之無所不通。

葉夢得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易》之言道以陰陽，而老氏之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則為之陰陽者，誰乎。故於此特以左右見之。左，陽也。右，陰也。大道汎兮其無所倚，故自陰而之陽，則可以左。自陽而之陰，則可以右。

林東曰：一説以左右為佐佑，説老氏書有輔萬物之自然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穎濱蘇轍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臨川王安石曰：萬物之資貸以生，則亦恃之而不辭矣，功成而不居，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民無能名是也。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萬物雖繁，道皆以無為之妙而成之，不以其多而拒之，裁成萬物，不以為能。

陳象古曰：不言己之能生也，不自有其成功也。

葉夢得曰：萬物由乎其間，則恃之以生者，吾固不得辭，非我也，陰陽也，及其功成，吾亦不得名之有矣。

黄茂材曰：萬物之生，非道而何，故不可得而辭，生物之功，亦為大矣。

功成而不居其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為大，故能成此尊大矣。

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均德，仁逮蠢動，未始為私，衆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上真之大道矣。

顖濱蘇轍曰：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

王雱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唯其主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離。夫道之為物，方其大也，未嘗離小也，未嘗不大，方其大也，未嘗離小，但觀者各得其迹而已，要而言之，非小非大，不可言傳，可以意得。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御註曰：象如天之垂象，無為也，運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上真之大道矣。然未嘗有自大之心。豈不為大乎。

執大象，則謂之小，自物不知所主以觀之，則謂之大。聖人體此以游於世，民歸之而不害，則天下往。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智，無所用之，何害之有？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其大則為萬物之所歸向，吾能順性命之理，受之而不逆，故往而不害。能安則能平，能平則能泰，善安然後至於平，平然後至於泰也。

陳象古曰：物由道生，不自為主，其施甚廣，無欲觀妙，乃道之幾。可名於小，其樸若全，萬物歸己之恩，不知所主，可名為大。

黃茂材曰：道無大小，自吾無欲以觀其徼，則謂之小；自吾常有以觀其歸，則謂之大。聖人體此以游於世，道真仁靜，未嘗有為，大象也。母之於子也，未有母處而子不往就之也。物來附德，猶子歸

母，不害其所利，則相蓄養和平而安泰也。

達真子曰：大象者，道之象也。然道不可執，聖人體之，固若其執爾。聖人體道，則為天下之所歸，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者歸往之謂也。莫足以傾，則曰安。莫足以險，則曰平。莫足以否，則曰泰。

葉夢得曰：大象猶大物也，恍惚之間，有物有象，其藏深矣，不可名以大，執而示物，然後其大者見焉。天下始得從之而往，吾雖受之，而未嘗見其有物，則雜然共處，各安其性命之情，並行而不相悖，固未有能害之者也。是以不失其居則安，不違其分則平，不逆其情則泰。

清源子劉驥曰：象者物之始見，去道未遠，故以喻道。大象者，無象之象，虛無之真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故執大象，天下往。經所謂太虛內神，六合朝真，亦此之謂也。以至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皆來歸之。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利而不害，為而不爭，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安則安於性命之情，平則定乎內外之分，泰則交通成和，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

黃茂材曰：道本無象，孰得而執。然必有主之者，故天下往焉。往者歸往之謂其無往而不在也。太古之時，有義黃在上，天下之民，含哺而嬉，鼓腹而游，無日不在乎道之中，可謂安平泰矣，又豈有害者哉

所，雖過客亦留而不去，而況其素來處者。惟道深遠久大，其言簡淡，初聞甚淡，久之味在其中矣，非玄覽莫能見，非聽幽莫能聞，雖無近利，久而用之，始知無盡。

黃茂材曰：張樂設餌，過客且止，聲色嗜欲之能悅人如此。若夫道出於口則無味，視於目則無色，聽於耳則無聲，然人能得而用之，其用無窮，豈外物可比哉。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御註曰：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一章先賢解之多端，皆不條理，其說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或引國家權變為辭，近乎縱橫之說，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在乎高識變通者密用爾。

潁濱蘇轍曰：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

御註曰：天下之人，常為陰陽轉徙而不知反，故欲張者必歙，欲強者必弱，知雄之為動，而當守其雌，知白之為明，而當守其黑。故處之以歙，則天下之張皆歸之，而不為彼之所歙。持之以弱則天下之強皆歸之，而不為彼之所弱。

黃茂材曰：故知機者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故知機者謹密也。

陳象古曰：張極必歙，強極必弱，興極必廢，與極必奪，自然之理也。

清源子劉驥曰：物盛則衰，物極則反，乃消息盈虛之常理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日月尚爾，況其他乎，此天之道。

黃茂材曰：凡物有歙有張，有弱有強，有廢有興，有奪有予，造化者未嘗容心於其間，如日月寒暑相為往來。當其張也，必有歙之者焉。當其興也，必有廢之者焉。當其強也，必有弱之者焉。當其與也，必有奪之者焉。

是謂微明。

御註曰：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甚著，賢人睹而衆莫知。

涑水司馬光曰：知微之明。

臨川王安石曰：非見機者，不能與於此。

達真子曰：自其張之微，而明其有歙。自其強之微，而明其有弱。

黃茂材曰：此理雖明，達之者少，故謂微明。

林東曰：人當見微而知著，是謂微明。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潁濱蘇轍曰：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

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達真子曰：剛勝柔，强勝弱，形器之然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强，道用之然也。

清源子劉驥曰：剛强所以勝人，勝人則有時而力屈。柔弱所以自勝，自勝則吾往而不勝。

黄茂材曰：柔未嘗求勝剛也，而剛者常不能屈，故曰柔勝。弱未嘗勝强也，而强者常不能加，故曰弱勝。

魚不可脱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脱于淵。聖人能窮海内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而天下治。

碧虚子陳景元曰：國家之權謀，泄漏于民下，則小夫得以玩弄，況奸雄乎。

潁濱蘇轍曰：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托於深淵，雖强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脱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强者莫能傷也。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脱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臨川王安石曰：魚之為物，深潜退伏而藏於深淵之中，而不可脱於淵，聖人之利器常隱於微妙，而不可離於樸也。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淵者，魚脱於淵，必制於人。國之利器示人，必奪於人。皆非善刀而藏之者也。

林東曰：魚脱於淵而處陸，則死。人不可以舍福而趨禍，國之利器以示人，則謀動干戈，而有傷乎物，則亦取禍之道。

葉夢得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得而制之，脱淵之病也。是故聖人藏其用而不盡，古者謂是為神，故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自伏羲至于文王，因時之變，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使斯民由之而不知者，皆是物也。是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吾孔子亦云不知，是而一二以暴之，則民必有伺其間而奪之者。此三代而下所以詐偽萌生，而卒無以勝之者歟。

黄茂材曰：庖丁為文惠君語解牛之妙，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由此觀之，魚豈可脱於淵，國之利器，豈可以示人。魚脱於淵，必制於人。國之利器示人，必奪於人。皆非善刀而藏之者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化。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為。應物而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為。夫侯王若能常以虛為心，亦以無為身，持守而不撓者，故萬物將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黃茂材曰：道惟無為，故能無不為。若其有為，則其為也然矣。侯王守此可以使萬物化，萬物之化，非道孰能然。今云將自化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衣被萬物而不為主也歟。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潁濱蘇轍曰：聖人以無為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既化而泰，民性過於泰，則動作流蕩。復以無名之樸鎮靜之，民不可得而名狀之矣，故定。

達真子曰：化而欲作，道之散也。無名之樸，道之聚也。以樸則無名，固知化者有名也。以化而欲作，固知樸者不作也。由是知鎮以無名之樸者，使有名復歸於無名，有作復歸於無作，蓋以反本之謂也。

清源子劉驥曰：性靜謂之神，神靜則萬化安。心動謂之情，情動則萬化亡。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故吾將鎮以無名之樸。天真之性，道之大原，不可得而名，故以樸為喻。鎮以無名之樸者，必靜必清。守性之真，惟寂惟寞，體道之原，居杳冥之內，在恍惚之中，離形去智，不識不知，物我兼忘，與道為一。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御註曰：《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潁濱蘇轍曰：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胸中，則失之遠矣。

葉夢得曰：靜者盡性而至命者也，夫然天下不期而自正矣。莊周曰：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其知靜哉。

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經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皆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樸雖無名，若存諸念，則是未能無欲也。古之至人非特於物也無欲，其於道也亦無所欲，淡然自守，清靜無為，天下各自正其性命而已，吾何欲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宋鶴林彭耜纂集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且道有淺深，故德有上下，所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含光匿耀，支離所為，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咸曰我之自然而已矣，所謂德全者也，故曰是以有德。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渠散，因循任物，物保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己，雖其德不喪，已遠於至德也。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為，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以用也，故無用己為也。不為而自得也，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夫言下德者，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歌謠彰而有以為也，故曰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涑水司馬光曰：我無為民自化，無以為，猶言無用有為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縱心所欲，不逾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强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之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陸佃曰：知之者不如忘之者，得之者不如冥之者，上德者，忘之者也。故曰上德不德。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事於為也，下德有為而有事於為也。

劉概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為者也，所謂真空是也。真空者，聖人所以極高明，而其崇以效天者也。下德為之，而有以為，此心迹俱有為者也，所謂妙有是也。妙有者，聖人之所以道中庸，而其卑法地者也。

陳象古曰：不德者，謂不自矜其德，故人仰其德而歸之，不失德者，謂自矜其德，而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人觀其所為而輕之，安可更以德言哉。《書》曰：滿招損，謙受

益，時乃天道，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葉夢得曰：道無上下，上亦道也，下亦道也，雖稊稗瓦礫之微，而道無不在，是以上經言道，論其常與非常而已，德則有體履之為，行施之為，政在得為得，在失為失，在吉為吉，在凶為凶，故不得不辨其上下。德雖道之降，然去道未遠，猶有通乎道而不自為德者，故曰上德不德而有德。過是則認德而忘道，有役其身以求之，惟恐其不獲者，而德自是微矣，故曰下焉者不失德而無德。無為者道也，德能體之而有，無敢欲為之心，德猶在焉，至於為之而有以為，則每下矣。

清源子劉驥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同乎道之在我也，故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德者，不知有德，離形去智，無知，其德不離，與道為一，而不知同於大通，無問其名，無窺其情，物故自生。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以其利之也，故無以為。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為乎？禮以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也。故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出於自然，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故無為而無以為。下德出於使然，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故為之而有以為。

御註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為，上禮則有莫之應者。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下德，則去道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仁者博施兼愛，皆可為也。可為而無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群品，故言為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言而無以為。夫義者，宜也，有所宜，必有所虧，處于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宜有利，故為之，其所為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以為，故曰上義

為之而有以為。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辯上下，定貴賤，謙恭和柔，使無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焉。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擊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為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古聖制禮，使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為之。然而中下之士，喪本崇末，曲説煩多，不能應答，而有怫然作色，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為爭競之端，故曰則攘臂而仍之，又失禮之甚者也。

涑水司馬光曰：立制度以强民，民不肯從，則用刑以威之。仍，引也。字或作扔。

潁濱蘇轍曰：仁義皆不免於為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為為勝，義以有以為為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為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强之，强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程大昌曰：仁義禮無異道，禮即仁義之形諸文，為度數者也，非別有一禮也。老氏既賤仁義，則仁義之形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而每下者，至於有條可畫，有數可數者，固其所賤也。

林東曰：或以前識繼於禮之後，以為智次之説，老氏尚謂禮為忠信之薄，故不言信。其於智，則有所謂以智治國國之福，非如三綱五常之叙。至於仁義禮，上者止此，尚何下之足言。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御註曰：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為黠，揣而銳之，敝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為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為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反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為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治哉。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忠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此

足以見老莊之旨，於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豈有忽棄者乎。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故曰前識。識既先物，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何思何慮，則反其質素而為大賢矣。且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此必然之理也。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文中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行乎無門，入乎無房，路，游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而居于上德，不置身于澆薄煩巧也。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樸厚，居則忠信而誠實，曷嘗華綺而詐偽也。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道德之大本者也。

涑水司馬光曰：忠信，禮之本也。守其文，忘其本，則巧偽橫生矣。世有臆度屢中，人或謂之智，而多言數窮，未免於愚。

潁濱蘇轍曰：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粲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先見之明，而不知其愚莫甚焉。何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世人視止於道，謂之愚可也。所謂大丈夫者，為其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也。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以禮為忠信之薄，不處而處於厚，以前識為道之華，不居而居於實，非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能之乎。去彼取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黃茂材曰：古今一時也，萬物一物也，無有前後之異，人以智強推測之，或得其一二，則自矜耀，以為有先見之明，而不知其愚莫甚焉。何則，用智者見物而不見道，苟不見道，謂之愚可也。所謂大丈夫者，為其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也。以禮為忠信之薄，不處而處於厚，以前識為道之華，不居而居於實，非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能之乎。去彼取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御註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

者，故確然乎其上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其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為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之，故曰其致之一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一者元氣也，《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天者純陽之氣，且天得之，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垂象清明，萬物資始。地者純陰之質，且地得之，故能信順柔弱，盤礴厚載，安寧不動，萬物資生。神者妙萬物以為言，且神得之，故能通變無方，反覆不窮，正直靈響，應物無盡。谷者谿之絶深，且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萬者數之大，物者形可見，且物得之，故能生生成成而不歇滅。侯王者，人主也，且侯王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為天下平正。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生者，皆由君道正之使然也。正者，得一者，得其道之混同者也。

河上公曰：一者道之子，物之所以得以成功，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顥濱蘇轍曰：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谷知其盈而已，侯王知其為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而往，不知其所從來，故曰得一而已。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莊子》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天尊地卑，故自天而清，至王侯之貞，概而論

即一也，一生二，二即二一也。二生三，三即三一也。三生萬物，萬物即萬一也。自此推之，至於恒河沙數，即恒河沙數一也。故知乎一恒河沙數，可得而知其致之，寧非一乎。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

御註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為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游魂為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於萬物之上，無以為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蹷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以者，致誠之辭也。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也。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也。已上雖叙天地等事，會歸戒于侯王，侯王尚爾，況黎庶乎。

穎濱蘇轍曰：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蹶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陳象古曰：裂則不全，發則不靜，歇則不久，竭則易崩，滅則不繼，蹶則不安，皆失道所致也。

葉夢得曰：不幸而失之為裂為發，以至為蹶，雖天地之大，亦不能自存也，此雖未必然，而理則有是，故以將言之。

黃茂材曰：天無一必裂，地無一必發，神無一必歇，谷無一必竭，萬物無一必滅，侯王無一必蹶，不言必而言將恐者，是一未嘗無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御註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睹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蹶，其以此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貴者豈可以自貴哉，必由賤者所奉，然后貴耳。高者豈可自高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孤寡不穀，凡此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為稱謂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貴，若乃豈非以賤為本耶。

黃茂材曰：夫是一也，非特貴者有之，賤者亦有之，非特高者有之，下

者亦有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道烏乎在。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孤寡不穀，未為賤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曰：自高以勝物，琭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于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本作故致數譽無譽者，言就數與則有輪轅箱軸等群材之名，無有名為輿者，合之則萬民之號，無有名為國者，合之則為輿矣。就國求之，則有士農工商等者，石之貌也。玉也石也，堅確而不易者也。玉者貴之，譬則侯王也。石者賤之，譬則孤寡也。玉之貴也，不能同乎石之賤。石之賤也，不能齊乎玉之貴。至道之人，得一於心者，以至貴同至賤，故不欲琭琭如玉。以至賤同至貴，故不欲落落如石。非道之得一於心者，孰能與此。

然後知無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耶。大與貴輪為轂為衡為輿，無有名為車者，故成為車，此河上公舊説也。玉，德之美也。石，質之堅也，而不欲如之何也，琭琭落落，可得而名爾。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註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至柔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

無，彼蔽于莫為，溺于或使，豈道也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反者覆也，變也。虛靜者，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復之，是先反而後動。《易》之復卦，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之謂也。弱者道之用，既反虛靜，為道之動，則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之萬物，皆生於元氣也，元氣屬有，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聲而生響，無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無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涑水司馬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潁濱蘇轍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母制子，而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言反不言靜，言弱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為靜，言弱則知用之為強。

葉夢得曰：此猶以論夫一也，自其多者數之，則一者其反，而萬物由之以運，則道之動也。自貴與高者觀之，則一者其弱，而萬物資之以立，則道之用也。夫如是，知天下之物生於有，則天地至于侯王者是已，而有生於無，則一固存焉於其間也。

清源子劉驥曰：經云：虛無恍惚，道之根，萬物共本，道之元。反於此者，離道以善，故為道之動。體於此者，至弱而強，故為道之用。

黃茂材曰：無生有，有生物，凡物之生，莫知其所以然，人能求其所以生者，還以自生，豈不長生乎。

林東曰：道本靜矣，反之得非動乎。非有生於無，可乎。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一

宋鶴林彭耜纂集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御註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一入焉。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上士聞道，受性不用也，則思欲就藪澤，處閑曠，吐故納新，能經鳳騫導引，養形壽考，保神而已矣。及乎世之上士無幾，中士不可多得，思欲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殺身爲仁，爲治而已矣，此之謂下士，比比皆是，此道所以難明也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碧虛子陳景元曰：非常之道，固非常之不勻者。夫絲之無類，乃織者之所取，有類則紡者之所棄也。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與物無際，而能支離其德，若絲之有類，不爲世用也。河上公本作類，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隨類參同，不自分別也。上德之人，無爲無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有若深谷，無所不容。大白者，雪霜之謂也。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瓦甓污溷之處，施而無擇。有道之士，豈異于是，故處於濁世，純白獨全，而不雜染也。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疏見遠，遺略小節，如智

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陸希聲曰：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者也。此言陰德密行也。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其功，畏人之知，故若偷竊之謂也。渝，變也，色不明也。質真者，純素也。夫純素之士，動無文章，如五色之渝淺，光華不發也。開元御註曰：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行不盈矣。世俗為高潔之行，崖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貸，施與也，夫嘆美獨有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善以冲和妙氣，施與萬物，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嚴君平曰：道之為化也，始於無有，終於無終，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陸希聲曰：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潁濱蘇轍曰：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道之所遇，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遇，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類為不平，然而道至平。而趣高下不一，至人與世浮沉，曲全其道，不特異其迹，故若有瑕類也。德之上者，其虛不盈也。大白乃以為辱，廣德乃以為不足，建德乃以為偷，質真乃以為渝。求其方則無隅，不知其為大方。求其器則晚成，不知其為大器。求其音則希聲，不知其為大聲。求其像則無形，不知其為大像。下士所以每大笑之。夫道隱無名，知者固少，然善貸萬物而不遺，全生養命，足以成功而有餘，未有如道者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御註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像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者虛之虛者也，無之無者也，然之然者也，混同太無，冥寂淵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于中，神明者二也，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三氣，噫然而出，各有所歸，清濁和者三也，是以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三才既具，萬物資生，故曰三生萬物。

涑水司馬光曰：道生一，自無入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濟以中和。

潁濱蘇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

陸佃曰：道生一，一者蓋太極也。一生二，二者陰陽也，二生三，三者冲氣也。有陰有陽，則萬物有冲氣，則萬物復言道生一矣，與列子易變而為一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此顯道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為非數之一也。

黃茂材曰：知其所以常存而不滅者，然後可以語長生。道生一矣，一之中而道常存，一生二矣，二之中而道常存，二生三矣，三之中而二常存。三生萬物矣，而萬之中三常存。

陳象古曰：一謂樸之始也，二，天之體也，三，地之形也。天地既判，萬物遂生，情欲之繁，不能守一矣。

葉夢得曰：此蓋明道分而為二，雖人與萬物同生者也，誠能思之則其所以生我者，非三乎。所以生三者，道之所一，是故道生一而陰陽各得其一，惟一乃能為二，故陰陽配而為二，二具而一存乎其間，則為三。三生萬物。

裂而為陰陽，而一陰一陽亦不離乎散而為和氣，以生萬物，則萬物亦得以生一者，非道乎。故知道者常存其三之一，以抱負乎陰陽，是終始未滅，不知道者墮於數，數盡而止，烏能以長生。

林東曰：道生一至於三而止，即莊子所謂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是見一物之外乎一也。

也，物生於三，三生於一，理之自然者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御註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冲氣是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負，背也。抱，向也。夫動物則畏死而趨生，植物則背寒而向暖，物之皮質周包于外，皮質，陰氣之所結也，故曰負陰。而骨髓充實于内，骨髓陽氣之所聚也，故曰抱陽。冲和之氣，運行于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夫冲和之氣盛全，則形精不虧，而生理王也。冲和之氣衰散，則形精相離，而入于死地也。

涑水司馬光曰：萬物莫不以陰陽為體，以冲氣為用。

臨川王安石曰：《字説》：沖氣以天一為主，故從水。天地之中也，故從中。

陸佃曰：道家謂之冲氣，醫家謂之胃氣，故五臟之脉，無胃氣則死。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形質者有而礙，故曰陰。神氣虛而靈，故曰陽。冲氣以為和，形假神而動，神托形而用，形與神，非冲氣則不能和於内外之用。

陳象古曰：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内，冲而用之，不失其和也。

清源子劉驥曰：冲氣者，自然中和之氣，非陰非陽，可以調和陰陽，然天下之至柔也，是猶孤寡不穀，名之至賤，而王公自以為稱。

御註曰：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者，其惟聖人乎？

黄茂材曰：《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此言天地之陰陽，至於萬物之陰陽亦然。陽必負陰，陰必抱陽，陰陽合而冲和之氣生。

程大昌曰：《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之得以成體者也。張湛釋之曰：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人生也。此其為説，是二之交焉而三，三之遍焉而萬者也，説者并冲為和，則失之矣。

已知之矣。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王公自以為稱以至尊至高，故取最下最薄而稱之也。

言能虛中以承清濁之會者，是其和

黃茂材曰：水處人之所惡，而幾於道，孤寡不穀，亦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為稱，道亦有可惡乎。所謂在瓦甓而愈甚者也，然亦何惡之有。

林東曰：人所嫌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且安得而有抗爭，此氣之冲虛合而為和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御註曰：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缺，益之而損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物有能減損情欲而不自矜伐，卑以自牧以謙受益，如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損，故有尊貴之益也。若俗物則不然，唯好盈滿，饕餮富貴而危敗及之。

涑水司馬光曰：滿招損，謙受益，皆所以去甚泰，就中和。

臨川王安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損者乃所以為益，唯其虧盈，故益者乃所以為損。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御註曰：以强勝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為戒，故將以為教父。

碧虛子陳景元曰：上之强梁者，則失群下之心，而覆亡無日矣。下之强梁者，則為衆所加，而顛躓可待矣，不得其壽終也。老氏所旨，父不能傳於其子，子不能受之於其父，豈可得而教人哉。

程大昌曰：此謂强梁者不得其死，古今皆然。當是時，儒墨各自名家，其為道雖不同，而其教人未嘗或異，至於以强梁為戒，尤老氏所獨出於此也。故引人言以證己教，而曰人之所教，我亦義教之，言不止我之立教尊之以為教父。父，先也，本也。

穎濱蘇轍曰：世以柔弱為損，强梁為益，不知其非也。故將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故强梁者去。强梁而免死，吾將以為教父，我主其教，得以制其子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御註曰：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

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為有益。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天下者汎舉也，馳騁猶奔競不息貌。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而有益於物也。

涑水司馬光曰：太山之溜穿石，形之細者無若微塵，然不能入無隙之物，唯無有乃可以入於無間。

潁濱蘇轍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役使衆强，出入衆有。

清源子劉驥曰：經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者寂然不動，天下之至柔也。無不為者，感而遂通，馳騁天下之至堅也。以至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天下之至堅，其孰能當之。無有者，道也，無間者，虛空無為也。

經所謂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故無有入於無間，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故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黃茂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無有爭之為患也。古之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無有形之為累也。人能用其至柔，造於無有，何堅之不攻，何往之不入，斯二者非夫無為之功，不能至焉。

程大昌曰：謂柔能勝剛者，非曰直致而可以必遂也。彼以剛來，此不與抗，常自處於雌弱，而待其有隙之可乘。列子固嘗論之以水矣，莊子又嘗喻之以風矣。此二物者，非不能極其馳騁也，然使水而礙山，風而觸石，其能入乎，則馳騁者有時而不得常遂也。若夫超有而無也者，生生化化而無所於待，運道物物而莫之或攖，則豈守柔待間者之所能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御註曰：身與貨孰親？身與貨孰多？

潁濱蘇轍曰：非所親也，非所多也。

而況於名與貨乎。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身與名何者為親，而棄身成名，可謂至愚者也。身止有一，而世間財貨至多，物常多於身，而一身與多物為敵，身先盡而物與貨尚多。

陳象古曰：身者道之本。

黄茂材曰：天下之所謂名者，皆其外物，而乃欲亡吾身以争之，是亦不知親疏者乎。天下之所謂貨者，何可勝計，而乃欲役吾身以求之，是亦不知多寡者乎。

得與亡孰病？

御註曰：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貲之軀，病孰甚焉？

碧虚子陳景元曰：夫虚名浮利，得之若輕羽，而性命形神，亡之若泰山，達人校量，誰者是病。

涑水司馬光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忘名貨，二者孰病。

潁濱蘇轍曰：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得則憂失，已失又何憂也。

陳象古曰：得不安於亡也。

黄茂材曰：使其得之，不過名也，貨也，而其亡者身也。

程大昌曰：名之不親於身也，貨之不重於身也，人皆知之，然徇物失我者，常不暇恤是，特不能權其輕重焉耳。老子於此以身名貨三者參觀而概評之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人能用此語也，對而思之，則輕重之衷，昭昭然白黑分矣。莊子用其説而伸之曰：廢一手以得天下，韓侯不為，委隋珠以彈一雀，世所共笑，則輕重益明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黄茂材曰：費非謂費其貲財也，而費精神之為損大。亡非謂亡其蓄積也，而亡性命之為禍厚，凡此數者，利害得失，灼然甚明，而人不思。

林東曰：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至，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知足不辱。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辱莫大於貪。

程大昌曰：知足之富，决不受辱。

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陳象古曰：雖不欲長久，其可得乎。

黄茂材曰：古之人知止足之戒，無如漢之二疏，辭榮還里，保其天年而終，可謂長久矣乎。曰：二疏為免於殆辱則可，以為長久則未可。

程大昌曰：無辱無殆，故可長久。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二

宋鶴林彭耜纂集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御註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碧虛子陳景元曰：大成謂全德之君子，如大壑，酌之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疲，故曰其用不敝。盛德大業者，謙冲而不驕，富貴滿堵者，虛儉而不奢，所用豈能窮匱。大直者謂隨物而直，彼含垢而不申其直，不在己，故若屈也。大巧者，謂因物性之自然而成器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涑水司馬光曰：物成必毀，盈必溢，理之常也。有道者雖成若缺，雖盈若冲，故不弊不窮。

顓濱蘇轍曰：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弊。以不虛為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恤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冲，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臨川王安石曰：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

陸佃曰：大成不見其足，故若缺。大盈不見其溢，故若冲。大直不見其伸，故若屈。大巧不見其力，故若拙。大辯不見其給，故若訥。

清源子劉驥曰：道無成虧，故謂之大成。道無盈虛，故謂之大盈。不有其成，故若缺。不見其盈，故若冲。成必有虧，以其若缺，故其用不敝。盈必有虛，以其若冲，故其用不窮。大直者，直而不肆，故若屈。大巧者，不為而成，故若拙。大辯者，不言之教，故若訥。

黃茂材曰：苟不知道，其誰肯以屈拙訥自處哉。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御註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為物汩，方且與動爭，烏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以靜，天下將自正。

碧虛子陳景元曰：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矣。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死，明躁為死本，盛為衰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滑亂，至靜者處動，而事莫能溷撓。且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敝、不窮、若屈、若缺、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靜，則可以持衆事而為天下之中正者也。《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

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也。

潁濱蘇轍曰：成而不缺，盈而不冲，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靜，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達真子曰：春與夏則萬物動之時也，動之極則有寒之者至焉，故曰躁勝寒，是躁勝之時必有寒也。秋與冬則萬物靜之時也，靜之極則有熱之者至焉，故曰靜勝熱，是靜勝之時必有熱也，此理之必然矣，皆出於勝極之所致也。惟大成猶若缺，大盈猶若冲，大直猶若屈，大巧猶若缺，大辯猶若訥，皆無其勝極之心也。心無勝極則清不為物所污，靜不為動所誘，若是則心之所造其有不正哉。故曰清靜為天下正。

葉夢得曰：春秋傳曰：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清靜之為天下正，正其直者也。

黄茂材曰：有天之寒暑，有人之寒暑，墮脂折膠，天之寒亦甚矣，而躁則勝之。燥石流金，天之暑亦酷矣，而靜則勝之。乃知人身自有一宇宙，其寒暑足以勝天之寒暑，若其知道，清靜自然，則可同於太極，為天下正，何至於勝之。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註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争，糞其田疇而已。强陵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碧虚子陳景元曰：却，屏去也。糞，治田也，郊，交也，言二國相交之境也。天下無道，忘道逐物，其心既有道，謂時之泰也。兵革本也。天下無道，謂時之否也，强弱相陵，人皆失業，習尚戰争，自然戎馬生于郊境之上。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去走馬以息戰，民耕桑以糞田，内若意馬不動，其氣自奔，嗜慾氣邪，妄想氣亂，寢息，人多務本，户競農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天下無道，謂時之否也，强弱相陵，人皆失業，習尚戰争，自然戎馬生于郊境之上。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去走馬以息戰，民耕桑以糞田，内若意馬不動，其氣自奔，嗜慾氣邪，妄想氣亂，寢息，人多務本，户競農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天下無道，忘道逐物，其心既有道之士，其心既静，其氣徐清，其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野馬塵埃，以馬喻氣也，揚子亦言：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歟。氣之盛衰，繫心動静，心静氣正，心動氣奔，生於郊野，故却其走馬，則同於糞有道之士，其心既静，其氣徐清，其息自減，從減至無，凝然自定，故却走馬以糞者，糞其根本，謂其歸根返本也。天下無道，忘道逐物，其心既動，其氣自奔，嗜慾氣邪，妄想氣亂，故戎馬生於郊。《莊子》所謂坐馳，

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至治之世，以道莅天下，何用走馬，却以糞宜矣。及其有事且急也，非戎馬無以遏亂，略乃使生於近郊，蓋有不得已焉。如人日衰，疾病間作，捨醫藥不可。夫攝生者，而至於用醫藥，其於道不亦遠乎。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

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犯法為罪，夫人有欲愛之心者，則非理貪求，奔馳而不反，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為罪之因，莫重乎可欲也。《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不照也，禍害也，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不知足者，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知損，亡敗及之，故禍孰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咎，殃咎也，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清源子劉驥曰：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故罪莫大於可欲。若不知足，則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甚也，小則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

潁濱蘇轍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必戎馬之所自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故無不足也。

臨川王安石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不過衣食適身充口之外，皆是餘物，故繼之以知足。知足則定乎性命之分，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禍咎之有，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黃茂材曰：人有三患，可欲也，不知足也，欲得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知之，無適不足。

程大昌曰：可讀當如許可之可，人之有欲者，不加制遏，顧乃自恕自許，以為無害者也。世人縱欲而不知足者，未必不幸於一勝，所欲既遂，則秦人盡兼天下，而還以兵亡，是其禍未深於天之殃咎也。漢文帝之罷露臺也，自

言其心曰：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及其謝諸將用兵，則又曰：朕能勝衣冠，念不到此，故雖拊髀嘆頗牧，飲食念鉅鹿，而十萬横行可樂之言，終不聽也。武帝繼之，奢侈踰於古初，郡縣亘乎四夷，而哆然未厭也。由後世言之，文帝為足乎，武帝為足乎。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碧虚子陳景元曰：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耆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夫如是又何出户而知天下哉。

涑水司馬光曰：得其宗本。

潁濱蘇轍曰：性之為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户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

陸佃曰：萬物皆備於我，有天道焉，有人道焉。

葉夢得曰：雖山河不能為之礙，況户牖乎。

黄茂材曰：天地萬物，其道一也。

林東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心，何難知之有。所福者善，所禍者淫，天之道何難見之有。此其不出户亦可知，不窺牖亦可見。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註曰：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涑水司馬光曰：去本逐末。

潁濱蘇轍曰：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内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户牖之微，能蔽而絶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雖遠愈迷。

葉夢得曰：有不能達，則播糠眯目，天地且為之易位。

清源子劉驥曰：離静而動，故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碧虚子陳景元曰：蓋由得之於身心，而施之萬事。

涑水司馬光曰：至理不易。

潁濱蘇轍曰：性之所及，非特能知之心，何難知之有。所福者善，所禍者淫，天之道何難見之有。此其不出户亦可知，不窺牖亦可見。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契理即知，何必親見。

林東曰：亦道在邇，而求諸遠意。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御註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孔子謂顔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日損。

潁濱蘇轍曰：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

臨川王安石曰：為學者，窮理也。

為道者，盡性也。性在物謂之理，則天下之理，無不得，故曰日益。天下之理宜存之於無，故曰日損。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者，復命也。然命不亟復也，必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然無為也，亦未嘗不為，故曰無為而無不為。

陸佃曰：為學日益，此智者也。為道日損，此仁者也。損之又損之，至於無為而無不為，聖人也。仁者所以窮理，而將以增其所無。智者所以盡性，而將以減其所有，故有日損。若夫聖人，則所謂至命者也，無所不有，故無日益，無所不益，故無日損。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損者減也。世之學，求之於外，外事紛葩，故尚於多知博聞，日加其能，以遊名利之場。道之學者，其志在內，內事簡直，故貴於息心養氣，日踐其事，以遊道德之鄉。勞役精神氣血，皆以削除減之，損之以至無為無事。

陳象古曰：學者有漸從少至多，故曰有益。道成則藏其用，秘其明，故曰日損。

黃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忘其所知而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益者易進，損者難忘，損而未能忘其損，未為損也。損之而忘其損，乃可至於無為之地。

穎濱蘇轍曰：無所不為而不失於無為，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黃茂材曰：深於道者為無為，事無事，若其有事，豈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註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體道無為，虛心待物，物感斯應，應其所感，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乃聖人無常心也。

穎濱蘇轍曰：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為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

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無心，故無思無為。雖然，無思也未嘗不思。無為也未嘗不為，以吉凶與民同患故也。

黃茂材曰：有常德，有常道，何獨無常心。有常德，有常道，所以處己。無常心，所以處世。天下之人如此，其不一也，而使其心皆如吾之心，豈不繁然亂哉。故聖人不以己之心為心，而以百姓之心為心，欲與天下大同也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註曰：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潁濱蘇轍曰：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信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不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哉。

黃茂材曰：善其善，不善其不善，則所善者寡矣。信其信，不信其不信，不信者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以能無不以為善，而爾自不善吾亦善之，爾信吾固信之，爾雖無信吾亦信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爾善吾豈不停貌。渾者無分別也。陸希聲曰：聖人在天下，愉然應彼物感，未嘗自有所為，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碧虛子陳景元曰：惔惔，憂勤貌，又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為一，未嘗自有所善，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以能無閉其所譽，渾然而已。聖人作而萬物睹，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聖人之在天下，惔惔爲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御註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故所以為己，則惔惔然不自暇逸，所以憂之，故惔惔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

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王雱曰：惵惵者，恐懼之意。聖人以天下為心，所以建立萬法，天下以聖人為心，所以歸復大道。心者能覺知分別，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故曰渾心也。一本作歙歙，歙歙，收斂之意，亦通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聖人忘言，不得已而惵惵然垂誨，欲令天下之心渾合為一，至言皆注知於百姓耳目，冀其開悟，哀憐愚昧之至也。聖人欲令其去澆競，皆返孩稚之樸，此聖人視赤子之至誠如是。

達真子曰：惵惵者，恐畏之謂也，聖人之在天下，常恐畏其人之不善，欲使之皆善，常恐畏其人之不信，欲使之皆信，故善者應，不善者亦應，信者應，不信者亦應，故為天下渾其心，則此所謂無常心也。若是則百姓皆注其耳，則莫不聽也，百姓皆注其目，則莫不視也。百姓視聽，皆一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王雱曰：惵惵者，恐懼之意。聖人以天下為心，所以建立萬法，天下以聖人為心，所以歸復大道。心者能覺知分別，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故曰渾心也。一本作歙歙，歙歙，收斂之意，亦通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聖人忘言，不得已而惵惵然垂誨，欲令天下之心渾合為一，至言皆注知於百姓耳目，冀其開悟，哀憐愚昧之至也。聖人欲令其去澆競，皆返孩稚之樸，此聖人視赤子之至誠如是。

達真子曰：惵惵者，恐畏之謂也，聖人之在天下，常恐畏其人之不善，欲使之皆善，常恐畏其人之不信，欲使之皆信，故善者應，不善者亦應，信者應，不信者亦應，故為天下渾其心，則此所謂無常心也。若是則百姓皆注其耳，則莫不聽也，百姓皆注其目，則莫不視也。百姓視聽，皆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王雱曰：惵惵者，恐懼之意。聖人以天下為心，所以建立萬法，天下以聖人為心，所以歸復大道。心者能覺知分別，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故曰渾心也。一本作歙歙，歙歙，收斂之意，亦通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聖人忘言，不得已而惵惵然垂誨，欲令天下之心渾合為一，至言皆注知於百姓耳目，冀其開悟，哀憐愚昧之至也。聖人欲令其去澆競，皆返孩稚之樸，此聖人視赤子之至誠如是。

達真子曰：惵惵者，恐畏之謂也，聖人之在天下，常恐畏其人之不善，欲使之皆善，常恐畏其人之不信，欲使之皆信，故善者應，不善者亦應，信者應，不信者亦應，故為天下渾其心，則此所謂無常心也。若是則百姓皆注其耳，則莫不聽也，百姓皆注其目，則莫不視也。百姓視聽，皆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王雱曰：惵惵者，恐懼之意。聖人以天下為心，所以建立萬法，天下以聖人為心，所以歸復大道。心者能覺知分別，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故曰渾心也。一本作歙歙，歙歙，收斂之意，亦通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聖人忘言，不得已而惵惵然垂誨，欲令天下之心渾合為一，至言皆注知於百姓耳目，冀其開悟，哀憐愚昧之至也。聖人欲令其去澆競，皆返孩稚之樸，此聖人視赤子之至誠如是。

達真子曰：惵惵者，恐畏之謂也，聖人之在天下，常恐畏其人之不善，欲使之皆善，常恐畏其人之不信，欲使之皆信，故善者應，不善者亦應，信者應，不信者亦應，故為天下渾其心，則此所謂無常心也。若是則百姓皆注其耳，則莫不聽也，百姓皆注其目，則莫不視也。百姓視聽，皆一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御註曰：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碧虛子陳景元曰：未出乎域中者也，故曰聖人皆孩之。

涑水司馬光曰：出生地則入死地。

潁濱蘇轍曰：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碧虛子陳景元曰：徒，類也。生之徒，謂攝生者之類也，死之徒，謂趣死者之類也。

程大昌曰：若嬰兒之未孩，則孩也者，又嬰兒之稚者也。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則赤子也者，取其方為嬰兒，而真淳尤為未散者也。十有三者，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視於采色，耳不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徑，動靜脩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趣死者目亂於采色，耳耽於淫聲，鼻因於穢膻，口美於非道，手便於凶器，足捷於邪徑，動靜沒溺，諸吉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矣。孫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衆，故十分之中，

順理者三耳。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生者趣則逆死者多，故死之中者，死之徒十有三是也。有生無異於死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是也。惟其不悟真滅真生，是以不脱輪回，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順命者三耳。或解云：三業十惡能制伏者，長生之徒，放縱者，近死之徒，以理推之，九竅四支最長。

凍水司馬光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强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由其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者，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死之徒，若奉釋氏修無生寂滅之道，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既不達黄老長生之旨，又不悟釋氏無生之性，故其數終則死，而自奉養太厚故也。

潁濱蘇轍曰：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賊戕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又非修無生不往不來之地，十中亦有三，以此而自致傷夭之杜縱之人，不得天數，凡所動作，皆趨速死之地，十中或有三得之。死之徒，若奉釋氏蓋嘗以有身為大患矣，而昧者不察，累於有身之患，皆無能外此十有三物之間，使能知其非我有，則超然乃立乎形骸之外，豈出入之所得名。然而沉迷轉徒，自壯至老，日化而至於死，非特不知生，而且其動而趨焉者，未嘗不之於死地也，則亦以是十有三物而已。

三峨了一子李文愚曰：夫坎水，子位，在人為腎，宜實而不宜虚，元陽復還之生門也。離火，午位，在人為心，宜虚而不宜實，衆陰剥陽之死户也。是以人能修坎則生，役離則死，故攝生者悟精氣之生身在乎坎，妄念之喪神在乎離，故自少至老，一周十二辰，消而從坎重復，即生之徒十有三，重陽而再益，火滅而益膏也。不善攝生者，莫知生理，役用從離，妄念縱慾，故自少至老，亦一周十二辰，消而自離再姤，即死之徒十有三，重陰而再損，膏竭而益火也。

黄茂材曰：坎為水，水數六，離為火，火數七，凡十有三也。

林東屏曰：出於胚胎則為生，體魄入地則為死，雖有生死，而九竅四支，生死俱焉。一身之中，上七竅而下二竅，兩手兩足，故謂十有三也。然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蓋以自戕自賊，故攝生者悟精氣之生身在乎坎，妄念之喪神在乎離，故自少至老，一周十二辰，消而從坎重復，即生之徒十有三，重陽而再益，火滅而益膏也。不善攝生者，莫知生理，役用從離，妄念縱慾，故自少至老，亦一周十二辰，消而自離再姤，即死之徒十有三，重陰而再損，膏竭而益火也。

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修生者，若奉黄老之道，求長生不死者也，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死之徒，若奉釋氏修無生寂滅之道，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既不達黄老長生之旨，又不悟釋氏無生之性，故其數終則死，而不得天數，凡所動作，皆趨速死之地，又非修無生不往不來之地，又非特不知生，而且其動而趨焉者，未嘗不之於死地也，則亦以是十有三物而已。

黄茂材曰：坎為水，水數六，離為火，火數七，凡十有三也。

林東屏曰：出於胚胎則為生，體魄入地則為死，雖有生死，而九竅四支，生死俱焉。一身之中，上七竅而下二竅，兩手兩足，故謂十有三也。然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蓋以自戕自賊，故攝生者悟精氣之生身在乎坎，妄念之喪神在乎離，故自少至老，一周十二辰，消而從坎重復，即生之徒十有三，重陽而再益，火滅而益膏也。不善攝生者，莫知生理，役用從離，妄念縱慾，故自少至老，亦一周十二辰，消而自離再姤，即死之徒十有三，重陰而再損，膏竭而益火也。

本來子邵若愚曰：老子以十分為率而言之，生之徒十分中有三分，死之徒十分中有三分，又有民之緣求養生，動之死地，亦十分中有三分。緣生之徒心著有，死之徒心著無，民之生心著境，三者心有所著，皆居生死之地。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註曰：不知身之為大患。

潁濱蘇轍曰：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碧虛子陳景元曰：諸惡害其有情，而不損其無心。

潁濱蘇轍曰：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安有死地哉。

達真子曰：凡言攝者，皆非己所有也。能齊死生，則以生為假攝而已。

陳象古曰：外境之來，於我何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物，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德養形，故曰畜之。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生，因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故常自然也。

潁濱蘇轍曰：道者萬物之母，故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以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王雱曰：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道尊而德卑，德貴而物賤，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命於天則為天子，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惟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故常自然也。

清源子劉驥曰：萬物之尊道而貴德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不可得而尊，故不可得而卑，不可得而貴，故不可得而賤，所以莫之爵而常自然也。

黃茂材曰：道有常尊，不待物而尊，德有常貴，不因物而貴，非如人爵者也。人爵尊貴，出於使然，道德尊德非假於爵命而常自然而已。

潁濱蘇轍曰：道者萬物之母，故道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于道。道者萬物之奥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若有機緘，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肖翹蜎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道之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若恃其為則居其功矣，長育群材，成熟庶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臨川王安石曰：此三者皆出於無我，故謂之元德。

黄茂材曰：道之與德，相為用也，始言其道之大，終言其德之元。元者妙也，非妙不足以繼其道。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三

宋鶴林彭耜纂集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御註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而陰陽之中有冲氣。冲氣生於道，道者天也，萬物之所自生，故為天下母。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則得以返其本也。故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達真子曰：萬物以天地為始，天地不累於物，達道之徹而不失其妙，則以道為始，是天下之始，莫不始於道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成者子也，生者母也，凡萬物之所資息者子也，以道為一也，一為冲氣，乃道之母，則天下資生於道者，皆子也。是子，所謂道生一也。一為道之子，道以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矣。以其有為一之母，道為真精之體，一為妙物之用，既得其道體，以知其妙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夫人既知其妙物之用，而復守其真精之體，體用冥一，應感不窮，然後可以無為而無不為，故能沒身不殆矣。

穎濱蘇轍曰：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陰陽之中有冲氣。冲氣生於道，道者天也，萬物之所自生，故為天下母。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則得以返其本也。故天下之母也。凡萬物之所資生者母也，凡萬物之所資息者子也，以道為母，則天下資生於道者，皆子也。是以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矣。以其有子，所謂道生一也。一為道之子，道為一之母，道為真精之體，一為妙物

者無終窮，動之者無危殆，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言體道之反本者能然也。

黃茂材曰：天下之生，林林如也，推其始必有生之者焉。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此其始生者也，故為母，萬物其子也。得其母而守之，則是生我者常存，而我生者不失矣，故能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碧虛子陳景元曰：兌，目也，緘無厭之目，則諸境自絕矣。門，口也，杜多言之口，則衆禍莫干矣。諸境自絕，則嗜慾之源塞，衆禍莫干，則云為之路閉。如是則恬澹安逸，而終身不勤。若乃不守母道者，開其愛悅之源而弗塞，則嗜慾之情長矣。通其云為之路而弗閉，則禍患之事動於中，氣亡液漏，精散神去，所以濟矣，如是則憂苦危亡，而終身不救也。

王雱曰：兌，悅也，人悅則形開矣，故為兌，兌則物入之矣。門者，精神之所出也，外見諸理，形開以受之，而復出精神，與之為構，則擾擾萬緒，自此始矣。故當塞兌閉門，常守其母也。塞兌閉門以外應物，則酬酢萬變而用常有餘。兌開物入，而復費精神用以濟事，則以內徇外，逐物往矣，一溺此流，誰能救之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兌，澤也。在人為口與舌，禍福樞機，不可妄發，門謂語言視聽情念也，吉凶之應，出入於此，故閉之也。有道者掩扉塞兌，終身不勞。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謂防於未萌，清源子劉驥曰：經所謂閉塞命門，保玉都是也。內景不出，外景不入，其氣自定，其神自真，其神既真，則性入自然，與道為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而入於不死不生，故終身不勤。若開其喜悅之源而弗塞，則嗜慾之情長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光者智照也，智主外，故外照為之路閉。如是則恬澹安逸，而終身不救也。慧主內，故內景而常靜，靜則為慧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明。柔者，道之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是也。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其母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為明，顯諸仁，藏諸

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絶矣。

臨川王安石曰：見小曰明者，微而見之則可謂之明，見於大則不足以謂之明，故曰見小曰明。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故曰守柔曰强。用光復歸其明者，蓋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言强則知柔之為體，言明則知光之為用，唯其能用其光，復歸其根，則終身不至於有咎，而能密合常久之道，故曰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陳象古曰：常人忽於小而重於大，千雲之木，起於蔥青，千里之塗，始於足下，此見小之義也。預識先知，非明而何。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此柔弱勝剛强之義也。

光者照於外者也，明者内自照者也，用其光則知其子是也，歸其明則復其母是也。

黄茂材曰：漢世尚黄老，有老父者獨深得其道，蓋公諸人皆不及也。惜乎史失其名，龔勝之死，有老父來弔，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碧虚子陳景元曰：畏其不合於古道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御註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潁濱蘇轍曰：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介然謂凝寂不動，長守大道，無為而已。凡有所為者，雖曰善動，至人之所畏也。

清源子劉驥曰：好由捷徑以失真道，自然綿綿，實為至理。而學速求達真子曰：介者纖介之謂，小有知，於大道猶唯施是畏，況大有知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知之淺矣，使我介然有知，已非道之妙。若有所施為，則尤非自然。

黄茂材曰：夫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行，無所施設作為。今有介然有知，是以智知之，行於大道，是以力行之。唯施是畏，是有所設施作為，不亦可畏乎。

林東曰：使我介毅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唯於施為間而無不致其畏謹，則不至於好邪徑而求捷速，不至於捨本而逐末，如下文所謂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虚。服文采，帶

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也哉，傷嘆之詞也。唯施是畏，其在茲乎。

涑水司馬光曰：失道之國，好察近而遺遠，逐末而忘本，故視其朝若修治，而察其民實貧困。又取非其有謂之盜，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危亡將及，曾不自知，乃更矜誇以為得意。服美不稱，積實無厭，故曰盜誇。所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臨川王安石曰：此逐末也，猶人趨邪徑而棄大道也。

達真子曰：失大道而由小徑者，以事物比之，則如朝甚除而日用，田甚蕪而荒塞，倉甚虛其畜積，而反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以為資財有餘，是不務修其本，而反矜施其末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御註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特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清廉仁愛之道遺於後世，故慶及子孫，積德繼美，祭祀不絕矣。

葉夢得曰：出而有立，故謂之建。入而有守，故謂之抱。出者有本，故不可動搖。不脫者，民心懷服，不可傾奪。不輟者，享祚久長。

涑水司馬光曰：不拔者，深根固蒂，是謂善建。抱本守真，是謂不脫。先利於身，次及於物，又以正直如是，則立者雖遠而愈長，守者雖近而愈久，譬之於己，非特及其身而已，垂之子孫，祭祀不輟，其事我者無時而可亡也。

達真子曰：善建者德建也，能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臨川王安石曰：善建者德建也，能一，能一則不拔矣。善抱者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脫矣。能建德抱一，則德之盛。故盛德百世祭祀，祭祀者見於愈遠而不忘，故曰子孫祭祀不輟。

陸佃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故曰善建者不拔。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曰善抱者不脫。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深根固蒂，是謂善建。抱本守真，是謂不脫。先利於身，次及於物，又以正直清廉仁愛之道遺於後世，故慶及子孫，積德繼美，祭祀不絕矣。

葉夢得曰：出而有立，故謂之建。入而有守，故謂之抱。出者有本，故不可動搖。不脫者，民心懷服，不可傾奪。不輟者，享祚久長。

涑水司馬光曰：不拔者，深根固蒂，是謂善建。抱本守真，是謂不脫。先利於身，次及於物，又以正直清廉仁愛之道遺於後世，故慶及子孫，積德繼美，祭祀不絕矣。

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修道於身者，心閑性淡，愛氣養神，少私寡欲，益壽延年，諸偽咸盡，乃為真人矣。涑水司馬光曰：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

王雱曰：因修身之法，而推之以及其外，餘而後長，長而後豐，豐而後普。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以道修身則曰普，凡得於道之謂德，自一身以至一家，自一家以至一鄉，自一鄉以至一國，自一國以至天下，以道為治，則無乎不善矣。

頴濱蘇轍曰：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則神真行正，身正而天下化，況以之治家，信有餘矣。施於鄉而一鄉化之，施於一國，其國盛矣，始自一身，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觀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臨川王安石曰：身有身之道，故以身觀身，家有家之道，故以家觀家，以此者，蓋以此道觀之也。言以此者，此則同於道，彼則異於道，同則取之，異則去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衆人矣。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之家矣。自一鄉之小，至天下之大，小大則殊，其治一也，何以知天下之然，以用此道而知矣。

陳象古曰：見治身之道，則知治己之身。見治家之道，則知治己之家。見治鄉之道，則知治己之鄉。見治國之道，則知治己之國。見治天下之道，則知治己之天下。不拔不脱，由此可明矣。以此者，蓋用此觀身觀家觀鄉觀國觀天下之道矣。

黄茂材曰：雖其大小遠近之有不同，而其為德未始或異，故以吾一身而觀衆身，以吾一家而觀衆家，以吾一鄉而觀衆鄉，以吾一國而觀衆國，

以吾一天下而觀衆天下，皆可以知之。或問以吾一天下而觀衆天下何也，湯問於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曰：猶齊州也。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以天下觀天下，捨夏革其誰知之。

程大昌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而自指其要領在此者，以真為斷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曰：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德深厚，情復於性，憺泊無欲，狀貌兀然比於赤子，純和之至也。赤子者，取其始生其色赤，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之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

臨川王安石曰：赤子者，天守全而陽不散，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陸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此即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含者，抱也。心不偷薄，其德乃厚。赤子謂嬰兒也。天純未散，外無所營，積和在中，復如赤子。

葉夢得曰：老子既以嬰兒論道矣，於此含德之厚，復比之赤子。嬰兒其未孩者也，所保者氣而已，故道似之。赤子則既孩矣，而未有知也，故德似之。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抱道懷德深厚，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故比於赤子。

程大昌曰：含德者，蘊其德於內，而不形於外者也。莊子謂絕滅聲律文采而人始含其聰明，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後人始含其德者，蓋釋此也。

御註曰：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毒蟲者，蜂蠆之類也，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者，虎豹之類也。以爪拏按曰據。攫鳥者，鵰鶚之類也。以羽距擊觸曰搏。夫至人神矣，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

潁濱蘇轍曰：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臨川王安石曰：赤子之心，非有害物也，無害物，則物亦莫能害。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稚子無心害物，物亦不與為害。

清源子劉驥曰：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無自入焉。如莊子所謂醉者之墜車，雖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以其死生驚懼不入於胸中，彼全於酒者猶若是，而況全於天者乎。

黄茂材曰：今夫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者，精不離而和不散爾。人能養其精和之至，則亦赤子如也。昔有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内，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問其術，則曰：吾心無逆順，鳥獸視吾猶其儕也。夫心無逆順，所謂含德之厚也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御註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可以入《莊子》曰：聖人貴精。

碧虚子陳景元曰：赤子未知喜怒，而拳握至堅者，以其真性專一故也。

清源子劉驥曰：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無自入焉。如莊子所謂醉者之墜車，雖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以其以況至人虚心無情，氣運自動而諸德自動者，真精之氣運行之所至也。

朘作，人稟五行全氣，精力氣血既盛，則因牝牡發泄。而嬰兒未知嗜慾，無所流散，而時為跳躑伸縮頓奮之狀，此謂朘作。

達真子曰：骨弱筋柔而握固，體之自然也，不為物屈矣。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性之自然也，不為情亂生也，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受元一之氣，為液為精，天氣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將病矣。元氣也，朘作則不因有為而自動也。

清源子劉驥曰：德全則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則精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無執而自握，無欲而欲朘作，以一心定而萬物服，精之至也。

程大昌曰：握固朘作，非知而為之也。真淳未散，不知其然而然。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御註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冲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嗌不嗄。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

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碧虛子陳景元曰：號，啼也。啼極無聲曰嗄，又聲嘶也。夫赤子終日嗥啼而嗌不嗄者，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嗌不哇，而和氣全也。

穎濱蘇轍曰：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嗄，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臨川王安石曰：終日號而聲不嗄，乃和之至，蓋和者主於氣也。

程大昌曰：是其淳和中充，嗥啼所不能變也，故得取以喻和也。

知和曰常。

御註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天和者大同於物，故赤子以和全真，至人知和之貴也，故用之為常道。

穎濱蘇轍曰：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

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臨川王安石曰：和之為用，則常而不變。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和者生理之常，非別有方法。

穎濱蘇轍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必致凶祥。

陳象古曰：知此和之至可以常行而不離。

清源子劉驥曰：知和則純粹不雜，靜一不變，而與天地為常。

黃茂材曰：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此則為復歸於嬰兒矣，故能長久。

知常曰明。

御註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臨川王安石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

清源子劉驥曰：知常則朝徹見獨，無古無今，而與日月參光。

黃茂材曰：常，久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非夫明智洞達天地造化之機，安能識之。

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臨川王安石曰：和之為用，則常而不變。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和者生理之常，非別有方法。

穎濱蘇轍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必致凶祥。

陳象古曰：知此和之至可以常行而不離。

清源子劉驥曰：知和則純粹不雜，靜一不變，而與天地為常。

陸佃曰：達生之情，常任於自然，而不益生，故能出乎吉凶之表。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但於身命有益者，則為吉祥，過此雖外美而內不善，非生之祥也。

達真子曰：祥者，非其常也。

陳象古曰：保此常，守此明，日益日生，至於盛大，無凶咎也。

黃茂材曰：天下之人，或夭於嬰孩，或喪於强壯，其能保百年之壽者，幾何？今吾益吾生而使長生不死，在於天下，豈不曰祥乎。

心使氣曰强。

御註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茲强也。以與物敵，而非

自勝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

潁濱蘇轍曰：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强梁甚矣。

臨川王安石曰：氣者當專氣致柔，今反為心之所使，不能專守於内，則為暴矣。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灾異之祥，此强者非守氣之强，乃勝暴之强。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心動而使氣，氣作而形隨，未有動作而不求强好勝者也。真人心不動而氣自動，亦若人之眠睡，外務已息，泯然無知，而寐中手足瞤動，豈心之使而動也。一寐尚然，況寂然在道者也。

黄茂材曰：以力使氣，是氣也為冲和之氣。冲和之氣充於一身，天地不能使之灾，鬼神不能使之災，聲色利欲不能使之亂，豈不曰强乎。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物之壯也，必至乎枯老，心之强也，必至於凶暴，且道以柔弱為用，今以强壯為心者，謂之不道。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

潁濱蘇轍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强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臨川王安石曰：惟道則先於天地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不為壯，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雖欲不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宫，見黄帝而問焉。黄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知終不近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御註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莊子》曰：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宫，見黄帝而問焉。黄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知終不近也。

潁濱蘇轍曰：道非言説，亦不離言説，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兑閉門，以杜其外，挫鋭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内，默然不言，

而與道同。

臨川王安石曰：挫其銳，同其塵，此文兩見，蓋道德莫不皆如此。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契理則忘言，雖言而不能行，與不知道何異。兌，口也，緘口默行，不須説也。三要七竅，為身之門户。自内其散失者，神氣精血，機情好惡。自外而入者，緣境聲色，滋味寒暑。所失者真，所入者假，故閉其門也。彼方為光顯，沮之則為怨，俱與和之，於己何損。彼方塵垢，外之則不樂，故至人韜光隱德，暫與同之，於身何涉。玄者隱密不顯，不自飾智矜俗，獨異於衆。

清源子劉驥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説，聖人行不言之教。譬如知音者，識音以弦，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道遠矣。善以言相煩，多言數窮，去道遠矣。善為道者，默而識之，性以成之，塞其兌則收視反聽，閉其門則形全精復，挫其銳則歸精神乎無始，解其紛則體純素而不雜。和其光，則含光不耀，同其塵，則大同無己。夫如是則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是謂玄同，豈拘拘然自投於親疏利害貴賤之間哉。

程大昌曰：塞兌閉門，不使衆人得見其經歷出入之地也。挫銳解紛，平夷而簡易也。和光同塵，則能降而陷害也。爵禄不能污，權勢不能動，故不可得而貴寵也。失志不屈，居貧愈安，故不可得而賤鄙也。夫若濁者也。彼我一觀，高下無别，是至人行此六行，不榮通，不醜窮，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為天下貴。

侶鷗群獸，幾微更不外見。又諸家釋兌皆本《易》之兌悦為義，恐不然也。《詩》曰：行道兌矣，毛氏曰：兌成蹊也。成蹊者，孟子謂山間之蹊，介然用之而成路者是也，其讀如税。

御註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疏之態，情僞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陸佃曰：神人者不即不離，無縛無脱，故不可得而親疏。等觀逆順，而孰為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益，無得無失，故不可得而貴賤。夫惟如此，故能無對於物，旁日月，挾宇宙，天地為一官，萬物為一府，其緒餘足以為天下國家，其土苴足以治天下，其糠粃塵垢，足以陶鑄堯舜，而天下之物豈復有加哉，故曰為天下貴。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未嘗與物交，焉能親也。不使欲厭，焉能疏也。不妄求取，焉能利也。不犯禁忌，焉能害也。不取榮盛，焉能貴也。不處卑猥，焉能賤也。

陳象古曰：親疏利害貴賤，世之所重，衆人之所分別者也。大道所在，名非常名，不可見其形，不可聞其聲，況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乎。

黃茂材曰：孔子曰：吾觀老子，其猶龍乎。夫龍豈可得而親之疏之利之害之貴之賤之者乎。既曰不可得而貴，又曰為天下貴，何也？蓋亦自貴而已。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三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宋鶴林彭耜纂集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

御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其然猶如是也，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是哉，謂下文也。

潁濱蘇轍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葉夢得曰：物各有所當，治國者必以正，用兵者必以奇。國以奇治之則亂，兵詭道，用之以正，亦未免於敗。然聖人之奇，豈若後世之詐哉。敵至而為之所，是以其變不窮。

黃茂材曰：夫道無為而無不為。正也、奇也、無事也，非知道者孰能之。推而治國用兵取天下，特其緒餘土苴耳。古之人有行之者，如伊尹、太公、范蠡、張良之徒皆以此。

呂吉甫曰：正者如人之行正路也，程大昌曰：正者如人之行捷徑也。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治，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如伊尹、太公、范蠡、張良之徒皆以此。

御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

藏禍心，日至昏亂。伎巧謂工伎巧妙也，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為妙，志在奢淫，則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怪異物，日益滋生。古本作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謂刑法教令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則奸宄生焉。故聖人云，此老氏之謙，不敢自專其言，故舉聖人之云。或謂老氏為周柱下史，遍觀上世之遺書，三墳之古文，以證其必然。

潁濱蘇轍曰：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達真子曰：有欲者，外也，樸之散也。無欲者，內也，樸之聚也。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樸。前曰以無為取天下，蓋由此而見矣。非體道之盡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上古之時，民如標枝然，昧昧而行，安有忌諱，權謀不作，安有伎巧，不知有利器，穴居坏飲，安有法令。大樸既散，人偽日長，至於商周之末極矣，君臣上下之分，安有忌諱尚而民彌貧，利器用而國家昏，伎巧工而奇物起，法令煩而盜賊充斥。聖人將欲舉天下而返於淳樸之俗，亦豈有他術哉。清靜無為，無所事而去其欲而已。

程大昌曰：其曰聖人云者，古有是語，而老子援以自主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缺缺。

御註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多有，故人則凋弊。

碧虛子陳景元曰：法令滋彰，盜賊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如是則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悶悶如天之以清淨，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道昏昏默默，任其自然。察察者，政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禍福倚伏，於何而有。

陸佃曰：天之肇降生民，而其福至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於淳淳，其禍至於缺缺，豈有他哉，繫一人之政而已，故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清源子劉驥曰：其民缺缺，則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則禍福倚伏，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無正邪？

碧虛子陳景元曰：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必有正耳，在乎有道之君，無為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為正，其正必復為奇矣，有心為善，其善必復為妖矣，謂下文也。陳象古曰：言物未嘗不存於正道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御註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妖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嗟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真為正，逆性為善，而反為奇為妖，迷惑不悟，其所由來固已久矣。

潁濱蘇轍曰：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為奇，善之為妖，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矣。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妖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為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臨川王安石曰：種種分別，遂生妄想。

黃茂材曰：禍福奇正善妖之在天下，如循環然，孰知其極。《易》稱惟聖人能知進退存亡，況夫禍福之倚伏，奇正之相生，妖善之更化，豈世人所能知哉，故曰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御註曰：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劌作穢，濁穢也。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之自化耳，而不以己之潔白揚彼之污，但使物知勸而洗除穢濁矣。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也。古作劌，傷也，言聖人廉以自清，而不以刑物使傷也。

潁濱蘇轍曰：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之所謂悶悶也。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無方無隅，故方而不割，崖岸而不畏，故廉而不劌，大直若屈，故直而不肆，用其光復歸其明，故光而不耀。

陸佃曰：不割彼以為方，不劌彼以為廉，不肆彼以為直，不耀彼以為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不以廉而彰人之穢，不以潔而明人之污。

葉夢得曰：民日迷於其間而弗悟，

聖人固當有以救之，是故方而不割，則有全者存。廉而不劌，則有質者存。直而不肆，則有屈者存。光而不耀，則有晦者存。是以閉而不盡用，為悶而不為察者也。不遠而復，不離天之理。

黃茂材曰：夏商以來，士守一介，不見道之大全，方則必割，廉則必劌，直則必肆，光則必耀，如伯夷、叔齊、尾生、申徒狄之徒，而遂至於害性傷生，亦可悲矣。老子時為柱下史，非不方也廉也直也光也，而人莫知其為老子者，不割不劌不肆不耀焉爾，故能樂其全。

程大昌曰：廉者物之稜也，陡廉之廉是也。既曰廉，則遂有芒角鋒刃矣。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

潁濱蘇轍曰：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惟此兩者一於嗇而已。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惟嗇者不侈於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斂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而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人莫不有視聽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然視而使之明，聽而使之聰，思而使之正，皆人也，然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太勞則竭，太用則涸，太司馬光曰：嗇者省嗇精神也。唯能嗇之而不使至於太勞太用，則能盡性。盡性則至於命，早復者，復於命也。

王雱曰：治人在乎正己，事天在乎盡性，惟此兩者一於嗇而已。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惟嗇者不侈於費己，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為早。德不外耗，則積於內矣，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則其為積也，積之又積也。盡性之人，蓋將生天生地，宰制造化，其於事物，何所不能。盡性則大矣，大而化之，則聖矣，化則無窮，故莫知其極。

陸佃曰：嗇者愛養之辭，韓非所謂愛其精神，嗇其知識是也。蓋嗇精養神，然後可以俯治人而仰事天，莫如嗇。

達真子曰：嗇於一心，則必斂意而歸無。心斂動於靜，然後能盡心。性斂意於無，然後能正性。盡其心，正其性者，人道之盡也，人道盡則固可以治人矣。心靜則任其自然，性正則安其固有，任自然，安固有者，天道之盡也。天道盡則固可以事天矣。是以治人事天莫如嗇。惟心早復於靜，意早復於性，則所謂重其積德也。能內重其積德，以至治人，則人無不順，以至事天，則天無不符，以至應萬物，則萬物莫不歸，以至率萬化，則萬化莫不盡，是謂重積德則無不克。母也者，為衆子之莫不從，以衆動而歸無，固不異子之從母也。惟衆動而歸靜，以衆有而歸無，則無之者無極盡，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晦庵朱熹曰：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

黃茂材曰：嗇者守於內，不耗於外，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之治人而人治，事天而天應，謂之早復。復者物之初，今之道家所謂返本還元是已。可以成德，可以勝群物，可以同於無極，可以為有國之母。

林東曰：嗇雖有慳吝意，乃簡損之理，人為難治，天為難事，能於簡損而早復其德性之真，則可以見道。既見夫道，則人雖奸詐，天雖難測，理不難見。治之事之，皆基於此。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曰：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杜光庭曰：修道之士，嗇神以安體，積氣以全和，內固三關，而祛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圓，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蒂於混元之域，深根於無何有之鄉，與夫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作柢，本也。

潁濱蘇轍曰：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嗇一也。

陸佃曰：根在幽，蒂在顯，根則以言其命，蒂則以言其性。萬物莫足以測之之謂深，惟命為能與於此，故曰深根。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惟性為能與於此，故曰固蒂。

黃茂材曰：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於是乎在。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其道見於《易》之復卦。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傷敗。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潁濱蘇轍曰：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寬猛相濟，生熟得中。

黃茂材曰：道無大小，治大國，烹小鮮，同於一道。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西升經》曰：所謂為道自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謂也。人之不作豐則妖祥何緣而興，人守常德，則神變無因而傷民。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

杜光庭曰：夫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為治，既不傷於人，鬼神感聖人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交悅，二德交歸。

潁濱蘇轍曰：聖人無為，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非神之不傷人，聖人亦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為耳。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耳，故德交歸之。

陸佃曰：神無乎不在，其在人則聖而不可知者也，其在鬼則靈而不可知者也。故鬼之所以不神者，非無神也，其神不傷而已，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葉夢得曰：《詩》頌文王之聖，至於思齊，曰神罔時怨，繼之曰神罔時恫，豈不以鬼無所怨於人，降之嘉生，而禍災不至，其有傷之者乎。

晦庵朱熹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御註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潁濱蘇轍曰：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臨川王安石曰：大國下流者，如衆人之所惡也，非君子惡居之下流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以謙為德，海以容為量，自高者不受於物，能下者為物所歸。

清源子劉驥曰：一身之設，一國之

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虛無者聖人之所居，所謂大國也，以其不争，而天下莫能與之争。至於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自來歸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經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此之謂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勝牡，以静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註曰：天下皆以剛强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静不争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大國善守雌牝柔静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

涑水司馬光曰：交猶歸聚也。

潁濱蘇轍曰：衆動之赴静，猶衆高之赴下也。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臨川王安石曰：交者衆人之會，能處衆人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下之交牝，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牝者母也，物莫不慕其母也，牝柔而静，牡剛而動，常為牝之驅役，故聖人知雄守雌，柔而不争，虛而處下，物皆歸之。

達真子曰：牝者静也，牡者動也，以静為衆動之所歸，以牝為衆牡之所往，理固無他，以静為下故也。為國者體此以静制動，以牝制牡，故大國以下小國，能屈己之勢也。大國屈己之勢，則取小國矣。小國以下大國，能畏彼之勢也，小國能畏彼之勢，則取大國矣。以，用也，以取者，力行而取也。而取者，自然而取也。大國忘勢難在乎力行，故曰以取。小國趨勢易情之自然，故曰而取。

陳象古曰：交謂交結而附於己者也。

葉夢得曰：取之為言，得其所欲之謂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地二生火，在人為神。神者陽中之陰，故謂之雌，亦天下之牝也。聖人知雄守雌，以陰煉陽，陰極則陽生，無為之妙，天地之要，變化之機也。故牝常以静勝牡焉。以静而為之下，静則群動趨之，下則衆高赴之，天下常勝之道也。

黄茂材曰：夫道非徒下之而已，雖曰下之，其終也不有以勝之，必有以取之。牝柔也，静而處下，然能勝牡，此非下之而終有以勝之者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湯事葛是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勾踐事吴是也。此非下之而終有取之者歟。故曰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亦其自然之理，本於無心。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御註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為下。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大國得小國則益盛，小國得大國則遂安，各遂

所欲，大者能先下之，則小者歸，故宜下。

陳象古曰：大國恃强，鮮能下下，今獨言大者宜為下，明所難也。

黃茂材曰：夫有所欲於人而不能下人，則不得其所欲，大國欲兼畜人，小國欲入事人，能下則得，不能下則不得。至於道固無欲，然欲至於道，是亦為有欲也，大者道也，故宜為下，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五

宋鶴林彭耜纂集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也者，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奧，為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內者。

潁濱蘇轍曰：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道以自安。

清源子劉驥曰：《西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言道為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莫神於天，道實覆之，莫富於地，道實載之。天地之大，尚不離於覆載之內，況其他乎。

黃茂材曰：物生於三，三生於二，二生於一，一生於道，則道也者豈不為萬物之奧乎。

程大昌曰：道之播而出也為有，有之又出也為形，形具而物有其質，及其在人則德仁義禮皆是物也，故物者道之邊際，而道者萬物之蘊奧也。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碧虛子陳景元曰：善人謂上士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鍊質資神，固守妙本，以為長久之寶也。不善人謂下士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及其忤道悖德，履凶踐禍，思欲反復元吉，咸仰道之所保庇也。

涑水司馬光曰：守而用之，依於有道以自安。

潁濱蘇轍曰：夫惟賢者得而有之，而非道則不能有，然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臨川王安石曰：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至於道，不善而求之，則足以免於罪。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小人雖不善，略知道亦能自保其身。

黃茂材曰：道無善無不善，善人得之為寶，不善人得之可資以安。

程大昌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反也，

善人寶之，則不善人且將背而遠之矣，而此之所寶，彼亦保之，其理何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無言無行之夫，尚假甘美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奪衆貨之賈，可以升稠人之上，又況有道者乎。

潁濱蘇轍曰：蓋道不遠人，而人自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清源子劉驥曰：美言可以市，言市之所同知也。尊行可以加於人，言人之所同能行也。所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黄茂材曰：經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美言尊行，天下所謂善也，未足以語道。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潁濱蘇轍曰：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臨川王安石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拱之璧，先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道而已。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日以駟馬璧玉遍求賢俊，不如端居進道，則不召自來矣。

葉夢得曰：駟馬貴矣，而先之以拱璧，世必以是為寶，非吾所謂寶也。

清源子劉驥曰：立天子以化之，置三公以佐之，雖有拱璧之寶以先駟馬之車，然出而治人也，不如坐進此道。

黄茂材曰：魏文侯聞田子方之言，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人，而無棄人。

黄茂材曰：經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美言尊行，天下所謂善也，未足以語道。

程大昌曰：坐之為言，安其所而不佗，猶坐忘之坐也。

潁濱蘇轍曰：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御註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于陰陽度數而未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潁濱蘇轍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道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耶者嘆美之詞也。

葉夢得曰：駟馬貴矣，而先之以拱璧，世必以是為寶，非吾所謂寶也。

潁濱蘇轍曰：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污也。

王雱曰：求以得，故善人寶之。有罪以免，故不善人保之。

葉夢得曰：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之嘗以為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為貴，果在此不在彼也。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得道者，出乎天地陰陽度數之外，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烏有人灾。

程大昌曰：若其昔嘗暴棄溺於不善矣，今而回心向道，則亦受而誨之，未嘗追咎既住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註曰：聖人應物之有，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概可見矣。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則衆妙可觀矣。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神不虧矣。口不嗜則恬漠，恬漠則靈液不竭矣。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美惡之言，而味大道無味之言，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報怨猶報德也。

王雱曰：大小多少者，畏事之小如大，謹事之少如多，《莊子》曰：不忽於人。報怨以德者，以直報怨者，事為，道無事也，而有無事之事，道無味也，而有無味之味。天下莫大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何形之小大。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何數之多少。雖有忮心之人，不怨飄瓦，又何怨何德，其能齊小大一多少平怨德如此。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世間之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在己，與天地同其德，與混元同其功，不為而為，不作而作，自然而然也。故為出於無為，事出於無事，味出於無味，其道雖大而本甚小，故言大小。其用雖多，而要甚少，故言多少。大小者含太虛於方寸，多少者總萬有于真一，大小多少則大同於物，而萬物與我為一，何怨之有。此言報怨以德，足見聖人仁民愛物之廣大，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所以能體道之大也。

黃茂材曰：道無為也，而有無為之為，道無事也，而有無事之事，道無味也，而有無味之味。天下莫大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何形之小大。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何數之多少。雖有忮心之人，不怨飄瓦，又何怨何德，其能齊小大一多少平怨德如此。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嚴君平曰：是以大難之將生也，猶風邪之中人也，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

熨去之，入於湊理，微鍼取之，在於臟腑，百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變，造化不能治，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潁濱蘇轍曰：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陸佃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既謹矣，又當守之以謙，故曰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陳象古曰：易者難之基，細者大之本，故難易之相尋，大小之相續，如循環之無端，聖人知其然，信其理，故保小守下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抱道懷德，不離乎方寸之中，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終不為大。然方寸之中，真性之内，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能成其大。

輕諾者其後必寡信，多易者其後必多難，聖人之於道，勤而行之，猶以為難，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終無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御註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著，此賢人至於堅冰，微者散之則不見，故易泮。當其脆而泮之，不待於已形，故易謀。當其未兆而謀之，不待於已著，故易散。為於未有，治於未亂之際，何為不成。治於未亂之際，何為不濟。而不謂之易為易治者，其易可知矣。

黄茂材曰：當其安而持之，不待於已危，故易持。當其未兆而謀之，不待於已形，故易謀。當其脆而泮之，不待於已堅，故易泮。當其微而散之，不待於已著，故易散。為於未有，治於未亂也，故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註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

末，睹指而知歸。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三者喻不見幾，夫患不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絶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崖，梢侵於陽嶺，青青百尋，鬱蔽日月，要又如築臺乎，起土於一畚，可蹴而圮之，及其九層也，聳百仞之高，出乎中天，擬丘陵之大，廣乎數畝，惡可毀哉。又如遠行乎，始登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長川渺彌，峻嶺巉巖，途隘而可畏，路僻而多岐，惡可還哉。

清源子劉驥曰：神聖之道積習而成，雖可以頓悟，不可以頓進，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由小至大，猶合抱之於毫末，從卑至高，猶九層之於累土，自近及遠，猶千里之於足下。

黃茂材曰：合抱之木，天下以為大也，大生於小，故知合抱即毫末也。九層之臺，天下以為高也，高起於下，故知九層即累土也。千里之行，天下以為遠也，遠始自近，故知千里即足下也。然則物之小者下者近者，其可忽諸。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為，營為也。執，執著也。敗起於有為，不為則何敗之有。失因於有執，不執則何失之有。是以聖人稟高明之性，措意不在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為心，自然無為無執，無敗無失。幾，近也，言世俗之人雖從務於善事，皆有始而無卒，先勤而後墮，常有為故成者必敗。世固未嘗有得以功業近成而不能戒謹，乃復亡敗之所以從事而不得不謹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世固未嘗有成敗，以吾心自然無為為無執，無敗無失。《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碧虛子陳景元曰：極力有為，為極必敗。極力以執，執極必失。

葉夢得曰：世固未嘗有成敗，以吾有為故成者必敗。世固未嘗有得失，以吾有執，故得者必失。此民之所以從事而不得不謹者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碧虛子陳景元曰：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世俗以不欲為憂，聖人以不欲為樂，聖人之清靜節儉，世俗之貪濁奢侈，是以世俗之所不欲者，

迺聖人之所欲也，故視金玉如遺土也。世俗損天真以務外學，而失其分内之性，聖人守自然而不學，保其分内之天和。然世俗以不學為過，聖人以不學為真學，故曰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潁濱蘇轍曰：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内外空明，廓然無為，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劉概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若是則不有其為執之蔽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不以物易性，故不貴難得之貨。非無學也，學人之所不學，不以博溺心，故以復衆人之所過。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而已，不益生，不助長，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自治，故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黄茂材曰：道無欲也，欲不欲，所以求在我也。外物又何足貴。天下之物，各有自然之理，愚者不及，智者過之，與其過也，寧不及，故刳心去智，學所不學，輔物自然而已，何敢為哉。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註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代而下，釋夫恬淡無為，而悦夫嘻嘻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也，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涑水司馬光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潁濱蘇轍曰：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察為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為，則民雖有過亦小矣。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智則生奸，愚則反樸。

達真子曰：用其光，復歸其明，古之善為道者，欲使民復歸其明，是謂非以明民也。欲使斂明若愚，是謂將以愚之也。

葉夢得曰：自道而降，民日趨於偽，不患其不明，而患其明之過，故聖人逆為之防而欲以道愚之也。

御註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碧虚子陳景元曰：民之多智則奸宄生焉，雖有法令而無所畏，故曰難治

也。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御註曰：法出奸生。

涑水司馬光曰：上下相欺。

潁濱蘇轍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陳象古曰：用智則失其自然，故喻之以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御註曰：焚符破璽，而民不爭。

涑水司馬光曰：王道正直。

達真子曰：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開人也，開人者賊生。不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開天也，開天者德生。

清源子劉驥曰：不以智治國，則忘情去欲，返本復樸，故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御註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楷式。

碧虛子陳景元曰：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可為後世楷模。

陳象古曰：楷式，不可渝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御註曰：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偶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人君常知福可任之，賊可去之，致黔首於富壽，是有深冥之德。又觀其迹與物違戾，究其理則與民同歸。

涑水司馬光曰：物情莫不貴智，而吾之所貴者德也，物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潁濱蘇轍曰：吾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貴者智也，凡以道則大順，非道則大逆。

黃茂材曰：物皆強，吾獨弱，物皆動，吾獨靜，物皆華，吾獨樸，物皆死，吾獨生，非為與物反乎。能反於物者，可以至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御註曰：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江海之善下，所以懷微妙，抱質樸，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以至天地之精，萬物之靈，莫不歸之。經所謂執大象，天下往，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此章所以重發明大國者下流章之義，以江海喻之，又見其道之大而能下者也，孰得而爭之。

程大昌曰：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有其善而能下人，則天下歸之如百谷之歸江海矣。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曰：以貴下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形上矣。德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

碧虛子陳景元曰：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為德，聖人以謙為德，而為百谷所歸往。聖人豈欲先上而為天下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先上者，舉聖人以勸衆人耳。然則聖人之處先上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非欲上人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王雱曰：聖人豈計利而為此哉，亦德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

陳象古曰：孤寡不穀，以言下之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身後之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六

宋鶴林彭耜纂集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御註曰：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碧虛子陳景元曰：肖，似也。天下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其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涑水司馬光曰：言異於衆人。

潁濱蘇轍曰：夫道曠然無形，頽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臨川王安石曰：夫道之大則不可以名，故似不肖。小則可以名，故若肖。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達真子曰：凡以此肖彼，則有形有體也。有形有體，則必有形體之所勝，而不能為無敵之大也。唯道無形無體，凡所以言大者，莫能勝。若肖則為更大之所勝，終不免於細之名也。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黄茂材曰：天下惟道為大，又孰有肖似，若有肖似，則道亦是一物也，何足以為道。

程大昌曰：特不與俗肖，而與道肖也。為其不與世俗肖，足以見其大。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以慈為行，勇於濟物。語曰：仁者必有勇，謂勇於救難，水火可蹈，不懼之謂也。儉約其用者，必能廣於賑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易》曰：用九，見群龍無首，吉，此所謂道大似不肖也。

潁濱蘇轍曰：道以不似物為大，故其運而為德，則亦悶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鋭，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决為賢，而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决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世以進鋭為能，而以不敢先為耻，不知進鋭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樸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臨川王安石曰：慈則能柔，柔則能勝天下之至堅，故能勇。儉則知足，知足則常足，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則物莫為之先，故能成其器長。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清源子劉驥曰：夫道之至大，然有三寶可以寶而持之，慈以愛物，應世之寶也。儉以自愛，修身之寶也。不敢為天下先，則挫鋭解紛，體道之寶也。慈則果敢於濟難，故勇。儉則寡欲而易足，故廣。不敢為天下先則不争，而天下莫能與之争，故能成器長。若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則剛强之徒，有死之道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註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

子弟之衛父兄，效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碧虛子陳景元曰：三寶之中，慈最為貴，故偏嘆美也。且慈兵入於敵之境也，則人知有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而厚歸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歸降者若强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何必陳兵於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為守固哉，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天將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於士卒人民也，此皆道大似不肖者也。

潁濱蘇轍曰：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己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達真子曰：慈則衆無不歸，故以戰則勝，無不共力，故以守則固。凡天將拯救其人者，必使有慈以衛之也。

葉夢得曰：雖然我自處已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慈以為先，而終復明之，以為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為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恒然有期於天下者歟。

清源子劉驥曰：三寶之中，慈最為貴，所以再言之。慈以愛人，愛人者人常愛之，為之效死，可以無敵於天下，故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則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黃茂材曰：慈愛之人，無害物之心，物亦無害之者，豈特戰則勝，守則固哉。物無害之則可以長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程大昌曰：老氏論兵，常惡乎爭勝

黃茂材曰：老子言兵皆有為而發，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然非深知兵者，安能言之。熟論此篇之義，正使太公、穰苴、孫武之儔，亦不過此。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御註曰：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碧虛子陳景元曰：老氏痛當世用兵者必以先舉為主，後應為客，常為不得已而用之，故敵而後起。應敵而後動，貴乎不爭。進少退多者，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夫行師在乎止敵，既無殺心，即雖行止敵，不行殺心，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也。又將奮臂而先登，則若無臂而可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則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聖人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戡藏，雖有持執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

御註曰：主謂以强兵為己任，客謂人加於己，己不得已而應之。

潁濱蘇轍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

達真子曰：不能不有其己，不能不有其己，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應敵而後起，貴乎不爭。既無殺心，即雖行止敵，不行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也。不敢進寸而退尺，心不專其性，莫甚於用兵。故用兵有言，可以托其至道之心矣。設若雖用兵之時，猶不敢為主而為客，則是不自有其己，不自專其性，心不事於殺伐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心不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御註曰：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聖人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戡藏，雖有持執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碧虛子陳景元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則天下皆敵之。

潁濱蘇轍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故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無意於爭，則雖王者不遺卑小之臣，即得萬國之歡心。公侯不侮於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志士不忘於修身，即神悅而天樂，然後可以全吾寶。幾亡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抗，舉也，夫兩國舉兵相加也。哀者，慈愛發於哀誠之謂也，則由其君之有道之禮，下輸忠臣之節，盡得事君之

義，則何向而不勝哉。

潁濱蘇轍曰：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輕敵必敗之因也。失計則死，得計則生，其所係之大者，莫若於生與邦家之重，非寶者何。以兵相抗，愛士則哀，其臨敵以身視士卒，不以鬬戰殺人貪功為樂，必勝也。

黃茂材曰：自周之衰，大道不明，人偽長而天真失，天下之人溺於聲色嗜慾，以喪其生者十常八九，故曰輕敵者幾喪吾寶。老子所以再三言之不已，深哀其禍慘於兵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耳。

碧虛子陳景元曰：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曰：少則得，又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並是無為分内簡易之道，言則不煩，行則不勞，是易知易行也。莫能知行者，下士也。

潁濱蘇轍曰：道之大復性而足，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王雱曰：凡天地之難事，皆起於捨本逐末，與妄為構，故内外交亂，奇物滋出，而智者不能勝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至簡至易，無出於道，平易逍遥，何可難行。以其至簡，非思慮擬議之能喻，故莫能知。以其至近，非步驟遲速之能至，故莫能行。

清源子劉驥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其見善不明，用心不剛，敗道於有為，喪生於多方。

言有宗，事有君。

御註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宗，本也。君，主也。百家之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忘言，故言以不言為宗本。萬緒之事雖異，而同會于功，成功而遺事，故事以無事為君主。此以不言無事為教，豈不易知易行耶。

潁濱蘇轍曰：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

劉概曰：天下莫能知吾之易，而知其難者，蓋有宗莫之知也。天下莫能行吾之易，而行其難者，蓋有君莫之知也。

達真子曰：天下適於詳而不能反約，離其本而不能歸要，故曰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為言有宗主也，所謂約也。事有君，為事有君領，所謂要也。

陳象古曰：宗君，强名也，在知其要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百家之言，不勝窮也，當捨其言以求其意，得意則言可忘。忘言者，事之宗也。萬緒之事，不勝應也，當棄其事以求其理，窮理則事無事。無事者，事之君也。言得其宗，事得其君，則知一氣之動作，為變化之樞機，煉形中之神，修神中之真，內澄一景，萬氣流行，恍恍惚惚，其中窈窈冥冥，其中化物，窈窈冥冥，其中育精。

程大昌曰：宗者族之總也。君者臣之總也。道者事之總也。

御註曰：小夫之智，不離簡牘，雖曰有知，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我知，猶不知我也。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

溥水司馬光曰：有知則知道矣。

潁濱蘇轍曰：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清源子劉驥曰：被褐則和光同塵，黃茂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豈非其無知，故不吾知耶。

溥水司馬光曰：有知則知道矣。

潁濱蘇轍曰：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清源子劉驥曰：被褐則和光同塵，黃茂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豈非其無知，故不吾知耶。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若人皆知我，則我不足貴也。

溥水司馬光曰：有知則知道矣。

潁濱蘇轍曰：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清源子劉驥曰：被褐則和光同塵，黃茂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豈非其無知，故不吾知耶。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若人皆知我，則我不足貴也。

溥水司馬光曰：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大笑之，惟其大笑，故知我者稀，惟其若存，故知我者貴。

臨川王安石曰：道大，故知之者鮮。

潁濱蘇轍曰：眾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御註曰：有高世之行者，見非于眾，而聖人不以自異也。還以聖人之道，而藏諸日用共由之間，此孔子所謂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也。

程大昌曰：宗者族之總也。君者臣之總也。道者事之總也。

御註曰：小夫之智，不離簡牘，雖曰有知，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我知，猶不知我也。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

之上也。故曰知不知上。夫中下之士受氣昏濁，而屬性剛强，内多機智，而凡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强辯飾説以為知之，是德之病也。故曰不知知病，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而言者不知也。

涑水司馬光曰：知之如不知，則招患。不知而强知，則招患。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雖知謙而曰不知，是實勝於名，故為上。不知而曰知，是名過於實，故為病。

清源子劉驥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所以至人無為，大聖不作，無知而無不知，無為而無不為，通於一而萬事畢。其知出於不知，故知不知尚矣。衆人務多知而樂通物，於不知而知之，弊精神，役思慮，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故不知知病之至。若夫黄茂材曰：夫深知道者，與道為一，尚何有知哉，此為知之之至。若夫世人未嘗知道，乃自以為知，知之之病，又甚於不知者焉。

夫唯病病章第七十二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御註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涑水司馬光曰：病人能自知其病，斯不甚病矣。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能知病為病，則終不為病。聖人緣何不病，聖人知病為病，終日循省，是以不病。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所以不病，以病其病，而去其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御註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易》曰：荷校滅耳，凶。

碧虚子陳景元曰：大威謂死兆也。

黄茂材曰：夫民冒險而行死亡，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夫人立身以憂畏為本，若以小惡為無傷，而不憂畏，遂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為善，當是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

潁濱蘇轍曰：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無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威燁然見於前矣。

劉概曰：《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衆人不知畏天之威，故大威至矣。

清源子劉驥曰：世俗之人，不知天命，不畏天威，以小惡為無傷，而不知憂畏，然積之足以滅身，以至大威至，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大威謂死兆也。

黄茂材曰：夫民冒險而行死亡，有所不顧何威之畏，不畏威則大威及之。夫人立身以憂畏為本，若以小惡為無傷，而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是也。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御註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太和，而無中道夭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古本作狎，狎，習也。所居謂所居之處也。厭，惡也。所生謂道也。言畏慎之人，凡居處當擇善鄰，無習惡友，清靜自守，使灾禍莫干，形全神王，斯所謂畏慎之深也。人不可厭惡其道，當服勤尊仰，則可以永保元吉也。若縱其欲惡，厭道慢德，則禍不旋踵矣。

潁濱蘇轍曰：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為己守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蕞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惟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

劉概曰：無狹其所居，德之地也。無厭其所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命也。

清源子劉驥曰：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所以畏威也。居者性之宅也，擴而充之，無狹其所居，則居天下之廣居，與萬物同其情，與虛無同其體。生者氣之聚也，寶而持之，無厭其所生，則含太虛之至精，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曲士不可語於道，或狹其所居，或厭其所生也。小智自私惑於存想，狹其所居者也。棄有著空，蔽於斷滅，厭其所生者也。夫道不棄人，人自棄道，人若不厭道，道亦不厭人，故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黃茂材曰：無厭其所生，欲其好生也。夫能好生，則能長保其生，何厭之有。

程大昌曰：不厭之一語，方且重復言之者。其一在上，其一在下也。夫惟不厭者，君上不厭也。是以不厭者，民多賴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御註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若夫去彼自見自貴之憍縱，而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其尊道奉天之理，而天道亦不厭惡於人，是故威罰外消，而生道內足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雖自知之，而不

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自知消息損益，惟道是從，不自見功能求顯於世，保身自愛，内自修鍊，不自貴其身而耀俗，彼謂外物，此謂自真。

達真子曰：所居不能無狹，所生不能無厭者，蓋由乎自見其自知之性，自貴其自愛之心也。唯雖自知也不自見，雖自愛也不自貴，則所居不狹而廣，所生不厭而善，故聖人去彼自知自愛之情，取此不自見不自貴之心也。

黄茂材曰：知者在心，見者在目，故知可自而見不可自。愛者在我，貴者在人，故愛可自而貴不可自。去彼，去其自見自貴者也，取此，取其自知自愛者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七

宋鶴林彭耜纂集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御註曰：剛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碧虚子陳景元曰：剛毅之人，無所畏忌，見威不懼，必果無迴，睚其凶頑，便施誅戮，雖有諫諍，未嘗顧盼，故曰勇於敢則殺。懷道之士，謹於去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弗敢有為，不忍殺傷，衆雖睚眦，終懷慈仁，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程大昌曰：勇於敢則殺，即所謂强梁者不得其死。蓋推其理，有取死之道焉故也。勇於不敢則活，即虎兕無所投其爪，甲兵無所措其刃者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註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碧虚子陳景元曰：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活也。故，意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以慈為寶，而不樂殺人也。死者人倫之荼毒也，凡含生之類，皆惡其死也。勇於果敢者，於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今乃曰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耶。夫人為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戮之，為不善於幽閑之所，鬼得而殺伐之。此雖有大聖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涑水司馬光曰：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之。

程大昌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以

僥悻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王雱曰：下愚小智，但見衆人之所利，而不知天所惡也。故下文明天道之所以然，當視以為法。

陸佃曰：觀之以麤理，則剛强勝柔弱，觀之以真理，則柔弱勝剛强，故剛强天之所惡也。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此兩者，敢與不敢，然而保生者以不敢為利，謂其可活。而亦有端居偶逢其禍者，慕名者勇於敢，捍敵而多害，或有輕生而終不罹害者。

達真子曰：勇於敢則勇於有為也，勇於不敢則勇於無為也。無為則任於自然，有為則因其或使。有為之為害，莫不甚於殺。無為之為利，莫不甚於活。是以此兩者或利或害也。天之道任其自然，則或使者為天之所惡也。且天道遠而難測，雖聖人猶難之，況非聖人者乎。

陳象古曰：勇於敢，是害也。勇於不敢，是利也。皆失其冲和之妙用也，天之所惡，與道違也。

葉夢得曰：可殺而殺，則利。非所當殺而殺，則害，可活而活，則利。非所當活而活，則害。蓋可殺者必天之所惡，天道難諶，人不可以知其故，聖人猶難之。

清源子劉驥曰：勇於敢或以得生，勇於不敢或以得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然要其終而盡其變，然後知天網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註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迓，是謂不言而善應。

涑水司馬光曰：隨其順逆，應以吉凶。

穎濱蘇轍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不言而萬物莫不受其命。

不召而自來。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嘗呼召萬物。而萬物背陰而向陽，春生而秋實，暑往而寒來。涑水司馬光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潁濱蘇轍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夫又誰召之哉。

臨川王安石曰：陰陽代謝，四時往，盈虛與時偕行，故不召而自來。

坦然而善謀。

御註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臨川王安石曰：以其常易，故坦然。

以其知險，故善謀。

潁濱蘇轍曰：坦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非人之所及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御註曰：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碧虛子陳景元曰：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幽明難逃，是謂疏。不失。

潁濱蘇轍曰：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可與論大者哉。周之興也，商之賢者不間在亡，皆得伸氣，而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至于漢之武帝慕古好儒，而司馬遷獨受刑辟，故遷發憤於夷齊，以舒其怨，而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者，非善人耶，此以一葉焦枯而議夏，以一枝華實而指之以為不純乎陽，冬枝而有得夫恢恢之大旨者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豈執而殺之，孰敢？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民存常性，官守常法，

而無枉濫，皆得其死而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逮德下衰，不能無為，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為非，欺紿生亂，小恐惴惴而懷驚，大恐縵縵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誅之令而恐懼於良民哉。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其夭死而修德也。造惡偷安之人，畏其刑死而矯法也。人之自然也，則含哺而嬉乎淡泊，鼓腹而游乎混茫，雖百年之殂，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夫民畏死則偷安其生，偷安其生者，未有不先興奇變奸詐之心而矯其法也。奸詐生而禍亂作，則吾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之，欲其奸詐絶蹤，而誰敢犯之者。穎濱蘇轍曰：政煩刑重，民無所措其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群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達真子曰：民之所畏者，莫甚於死，然所動者以愛慾，所適者以情累，所以動之死地，是謂常不畏死也。以道言之，則常不畏死，奈何以死焉懼乎，言雖懼亦無如之何也。

陳象古曰：奇，邪也。今以其不畏死，故不敢任殺。

黃茂材曰：此有司之事，非老子可得而代其任，獨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其他奇行之民，固亦不少。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註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者斲，是上與下同碧虛子陳景元曰：有為則政煩，無為則簡易，易則易從，煩則難治，又偽滋起，民失其樸。

御註曰：賦重則民不足，政煩則奸上有擊鮮玉食之厭，則下有腐糗糟糠之美。

穎濱蘇轍曰：上以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

黃茂材曰：賦斂重而民力困，故饑。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御註曰：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

法令煩而民心詐，故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御註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政令煩苛，賦斂重大，而民亡本業矣，亡業則競求寶貨，而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養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故曰是以輕死。

涑水司馬光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其生。

潁濱蘇轍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

王雱曰：生者不有其生，則生常全，既過於厚，則求欲無已，觸刑蹈險，視死輕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多欲則厚於用度則不足，不足則生貪心，嗜好驅之，飢寒迫之，故輕生圖利也。

陳象古曰：迷於愛慾，忘其患苦，衆人之情也。

黃茂材曰：風俗驕奢，而民決性命之情以爭，故輕死。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貪生趨利者，如羊之就屠，以速其死耳。獨有外形忘生者，處皂隸而不辱，食藜藿而常甘，雖世事之險巇，亦陸沉而安穩，是以有異乎貴生者也。自貴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涑水司馬光曰：外其身而身存。潁濱蘇轍曰：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王雱曰：此篇三事，但明其一，則餘二可知也。

陳象古曰：無以生為，道之妙也。

葉夢得曰：由是言之，患民之難治，而有為以治之，豈若無為而使之自治。恐民之飢而多稅以食之，豈若無稅而使之自食也。

黃茂材曰：夫言豈一端而足哉，老子之道本以貴生，今云無以生為者，以民矜生大厚。鄭有公孫朝、公孫穆二人者，極其酒色之欲，問之則曰生難遇，將以盡吾一生之歡，此言所以祛其惑耶。

呂昌曰：簞食瓢飲亦可以飽，而必以食前方丈為事，則失於太厚也。

充方丈之食，而推其所自來，則豈其易辦也哉。攫金忘人，犯龍而探珠，折一臂而期得國，亦將甘心為之，雖水火兵刃悉皆無避，則或因生生以致喪生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脆，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

御註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冲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碧虛子陳景元曰：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真一之精，形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也。及其死也，元和之

氣散而真一之精竭，形虧神亡，故其百骸堅強也。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開元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為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也，為柔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爾。嚴君平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拆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物之藥也，柔弱和順，長生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托也。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強實滿，死之形象也，柔弱潤滑，生之區宅也。

穎濱蘇轍曰：冲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御註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柔之勝剛，弱之強則伐而共之矣。柔之勝剛，弱之子》曰，以濡弱謙下為表。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鬬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強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裔，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兵強則不勝之明驗也。

臨川王安石曰：共者不順之辭，故曰木強則共。

王雱曰：伐而共之。

達真子曰：用兵有言，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善勝敵者不爭，皆意不在於強也。是以兵強則不勝者此也。木之強則必人共伐，兵以柔弱致其勝，木以柔弱致其存，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是以堅強可居其下，而柔弱可處其上也。人之立性，固不異此。

穎濱蘇轍曰：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剛強。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

御註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道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有餘。下者舉之，不至于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嗡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秤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開元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而哀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之為損。䷩益，損上益下，民説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之為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開元引證，深得之矣。

顥濱蘇轍曰：張弓上角，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葉夢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弛，是亦斂之於己而施之於物者也。故天道亦如之，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者，其取之不在外也，人反是求於外，而不求於内，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己之有餘。

清源子劉驥曰：天道出於自然，故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出於使然，故損不足以奉有餘。

黄茂材曰：天之道無高無下，無有餘不足，譬之張弓然，適其平而已。人則異於天，以眇然之軀，精神能有幾何，晝夜用之，役於外物，無時少休，豈非損不足奉有餘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御註曰：不恃其為，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己獨若愚，人皆求勝，己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奉者明聖君哲人，居物之上，心不忘下，如卑者之奉尊，而不以高貴加人也。夫聖人者圓通為智，因物為心，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豈以己所施為，矜恃其美哉，功成事遂，固處其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為群材之帥也。

顥濱蘇轍曰：有道者澹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非有道無以堪此。為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有餘自奉也。

葉夢得曰：惟有道者為能為天之所為，則亦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自安乎外爾。此聖人也，而曰不欲見其賢，夫賢且不欲見，而況其聖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道之在天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皆往資焉而不匱，有餘者損之，不足者奉之，循天之理，與天同德，使天下自然不失其正也。無自伐之心，故為而不恃，無自滿之志，故功成不居，不恃其為，不居其功，故不欲見賢。

黄茂材曰：有道之士，以太虛為室，

以無何有為鄉，以日月山川為其燕娛，乘雲氣驅役陰陽，飲流瀣而食至和，皆天地間物之有餘者，取之不窮，用之無盡，將以養其精神，無使不足而已，非夫聖人孰能為之，然亦何嘗恃其為之之迹，居成功而見其賢耶。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八

宋鶴林彭耜纂集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御註曰：《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臨川王安石曰：天下之物，能小而不能大，能方而不能圓，水則不然，因地而為小大，隨器而為方圓，不失其常，故曰無以易。

王雱曰：水，方圓曲直隨物萬變，而初不易己，此其所以終能勝物也。

夫玉石堅强矣，而持以攻物，有時而碎者，以其可易耳。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柔之力甚大，日以摩軋馳騁，堅而强者，皆不能勝之矣。

陳象古曰：水之為功，善利萬物，入污流下，非柔而何。攻堅强者，恃力違順，故不能勝水之柔也。無以易之，其理自然，故不可改易。

清源子劉驥曰：水且尚爾，況於道乎。道之為物，惟恍惟惚，至柔至弱也。

黃茂材曰：上善若水章，言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與此所言大抵略同。含垢納污，水之德也。雖為天下王，莫能違之。

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御註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齒剛，舌存齒亡，此天下之莫不知，而世俗之所共聞也。而迺各師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者，此老氏所以重嘆息，故引聖人之言。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非不知，而不能行者何也，以其好强耻弱

也。

陳象古曰：水，衆人之所見，非難知之物也，莫能行，則信道不明，崇道不篤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也，或老氏之謙也。垢，穢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則民仰德美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為至矣。又人君能謙虛用柔，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傳曰：山澤納污，國君含垢，蓋近之矣。

涑水司馬光曰：含垢納污，乃能成其大。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皆反於俗主，如天地之大，江海之寬，容垢包濁，無所不可。祥者善也，自是則人皆非之，不自善者，人皆美之，故王天下。

葉夢得曰：不祥，重於垢，故所受彌多，所得彌大。

程大昌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小人怨汝詈汝，則曰朕之愆，允若時，是受垢也。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侯王以為稱，是受不祥也。二者皆莊子之所謂謙下濡弱也。

正言若反。

御註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能行柔弱則為王為主，尚剛强則招禍招咎，聖人受垢受惡，則永保元吉，世俗樂美樂榮，則終致灾凶，正言俗意如此乖反明矣。

潁濱蘇轍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王雱曰：此可為智者道爾。正言若反，反於小智之近情，而合於大道之至正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皆反於俗見，故曰若反。

陳象古曰：似反於正矣，受垢為社稷主，受不祥為天下王，以言觀之，則似非正，以理觀之，則至正矣。

葉夢得曰：此正言而人謂之反，以其言觀之也。

黃茂材曰：合於道者反於俗。

程大昌曰：若反而實不反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御註曰：復讎者，不折鏑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為善？

碧虛子陳景元曰：怨，恚也，惡也，相望也，大怨者，輕生徇死之謂也。夫國君不能無為無事，謙卑柔弱，而民乃多欲好爭，奸詐並興，怨惡相望，心氣不平，遂使輕生徇死之徒，攘臂於道術矣。而國君設教立法以繩之，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和報其恚惡怨望也。然以事和之，則翻濟其怨，故知有怨而和之者，未若無怨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

不省其大怨之所由興，雖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若乃大小多少，而以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夫聖賢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奈何奸詐愈甚，而怨望益多也，如是則安可以為善。

潁濱蘇轍曰：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清源子劉驥曰：為治者不能無事無為，至於有大怨而後和之，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黃茂材曰：夫人不怒虛舟，不怨飄瓦，以其無心而已，若以為怨而和之，是有心也，安能無怨，不足以為善。

程大昌曰：怨之大者，莫大於兩國干戈之讎矣，聘會以平之，詛盟以要之，皆求有以和之者也。然會稽之棲，厭然臣妾也，而嘗膽抱冰，藏毒伺釁，多歷年所，廼始發見，則陽浮道以示相平者，豈其可信也。況夫攻奪人之城邑，殺戮人之父兄，借使敵國之君遷延未肯輕動，而其人民子弟含痛茹耻，必且隨事從臾，以期報復者，人情之常也，故曰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碧虛子陳景元曰：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蓋獻者並券以進，是知左契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券以責人，故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耳，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

《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己，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者操右契，不知性之善惡，自與吉凶相契，聖人方以妄為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或予之或奪之，但司之而已，吉凶禍福，皆民自為之也。故不私其恩，而終無歸其怨。

清源子劉驥曰：古者結繩以為治，破木以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契來則合，所以取信。

黃茂材曰：道無求於世，待其自至，

同焉者合而已。譬如契有左右，執其左契以待其來合者，何責於人，故有德司之。

程大昌曰：獻粟者執右契，漢之剖竹為符也，右留京師，左以授守臣，謂之左符，其意度制作，皆與此應也。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御註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祇所以為蔽。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有德者中古之君也，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為信約，則民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者謂遠古之君也，德大無名，物皆自然而穴處巢居，各安其分，故其君無思無慮，朝徹而見獨，不為不恃，道冥而德淵，更無契可司，但司其通徹而已矣，故稱無德焉。

臨川王安石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之無怨，此其所以為無德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司契以天道契於臧否，司徹欲以聰明盡其民情，而民情安能盡之，故與則為恩，不予則為怨。

清源子劉驥曰：有德司契，亦猶是也。有德之人，真性內明，通玄究微，若合符契，而不求之於人，故謂之司契。無德之人，真性未明，博學多識，以務通徹，而不求之於己。

黃茂材曰：天無私親，善則與之，為善者非特無求於人，亦無求於天，待其自至而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御註曰：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文勝之弊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國小能自守，民寡能自足，可以返乎太古矣。

潁濱蘇轍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小國民少而事務亦簡，若數口之家，衣食粗足，無所用心。又以小為大，則張大而勞。以大為小，則簡靜而佚。

葉夢得曰：國之不能治，以大視之也。民之不能安，以衆視之也。夫孰知有以大為小，以多為少之道乎。是故國大而以大治之，民衆而以衆為之，則有終身不能勝者。聖人之道無他，亦曰小國寡民而已。普天之下，不為不廣，率土之濱，不為不多，而吾未嘗知其廣且多也。

清源子劉驥曰：本在上，末在下，要在主，詳在臣，天下雖大，其本甚小，故言小國。百姓雖多，其要甚寡，故言寡民。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潁濱蘇轍曰：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於世。什伯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註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小國民少涑水司馬光曰：愛生安土。

王雱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無道之世，貧薄士多，而利欲勝乎好生，末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分外，故觸刑陷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迹交於四方，此亦亂之極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千金之子，必有勇夫，故民重利而輕死。邦小民寡，家給事希，故樂土而不遷。陳象古曰：人各自足，以全生意，故無外慕，無外慕則不他徙，故舟輿為長物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註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絶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臨川王安石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游交戰之患。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註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小國民少涑水司馬光曰：愛生安土。

王雱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無道之世，貧薄士多，而利欲勝乎好生，末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分外，故觸刑陷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迹交於四方，此亦亂之極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千金之子，必有勇夫，故民重利而輕死。邦小民寡，家給事希，故樂土而不遷。陳象古曰：人各自足，以全生意，故無外慕，無外慕則不他徙，故舟輿為長物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註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絶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臨川王安石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游交戰之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水行則用舟，陸行則用輿，今既樂其土不遷，弗遠徙而就利，民不相往來，故無用。大國不侵，小國守土，介冑戈矛，不戰安用。

清源子劉驥曰：淡然自守，不相往來，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恬然自足，不相紛爭，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程大昌曰：難於就死，則必樂生，故無盜，無盜則甲兵為虛設。安土而重其死。少欲寡求，不必遠就其利。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

潁濱蘇轍曰：事少民樸，雖結繩足矣。

清源子劉驥曰：彼民各有常性，耕

而食，織而衣，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可以同於上古至德之世。故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程大昌曰：莊子備舉此語而致諸伏羲神農以上，且推論後世之失曰：今遂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是上好智之過也。好智而無道，則天下亂矣，故夫結繩之可復也。其必自民無外慕者始也。則愚其智，使入於無欲者，又絶其外慕之本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御註曰：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嗜好不生，民乃知足，雖蔬食藜羹之糲而飽滿，淡味為甘，葛衣鹿裘之粗而温凉，無文為美，茅茨蓬蓽之陋，而風雨不侵為安，南炎北沍之苦，而水土任適為樂。

涑水司馬光曰：雖疏惡隘陋，自以為甘美安樂。

潁濱蘇轍曰：内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

陳象古曰：易自足也。

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御註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鄰國相望，猶今郡縣之相接也。鷄犬之音相聞，謂民豐而境近也。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也。不相往來，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也。此可以同赫胥尊盧之風矣。

潁濱蘇轍曰：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德之被於民，及其極也，則能使民無知無欲，惟知耕而食，蠶而衣，而不知其所以然。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自耕自織，不闕衣食，無與無求，往來何益。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人有連墻二十年而不相謁請者，蓋進此矣。

黄茂材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之意，欲與天下之民同於上古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御註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貌言華也，故不足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水淡則能久。不美者，以其質而苦也。美好之言，甘而滋溢，其猶醴也，醴甘則易絶，不信者以其華而虛也。

潁濱蘇轍曰：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未必信。臨川王安石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清源子劉驥曰：信言合於道，美言悅於人。

黃茂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言足信於人，何用美哉。美則不信。

程大昌曰：信者誠然也，用其誠然者，言之無所緣飾，故不美也。所謂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者也。美言則涉迹而文，如春臺太牢者是矣。食於母而談其真者，不如此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涑水司馬光曰：吉人寡辭，盜言孔甘。

潁濱蘇轍曰：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其行實善，不假辯說，心行不善，自疑而巧說。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御註曰：知道之微旨，反要而已。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根本，得其要而已，何必博乎。所謂少則得也。《西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博者謂博通於物，務於事而攻異端，不知所極，所謂多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

涑水司馬光曰：知者不博，一以貫之。博者不知，多歧亡羊。

潁濱蘇轍曰：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精粹已知而不須廣博，不知要理，徒謂多聞。葉夢得曰：今老氏之為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固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

黃茂材曰：道無問無辯，果於善，何用辯哉，辯則不善。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御註曰：有積故不足。無藏故有餘。《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

涑水司馬光曰：聖人不積，不私無物，既以為人己愈有，德智無窮，既以與人己愈多，損之而益。

潁濱蘇轍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

王雱曰：聖道運乎無方，而我常無滯，故以至無供萬物之求，積而有之，所得鮮矣。為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之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固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

黃茂材曰：通乎一，萬事畢，苟知一矣，何用博哉。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御註曰：知道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

涑水司馬光曰：聖人不積，不私無物，既以為人己愈有，德智無窮，既以與人己愈多，損之而益。

潁濱蘇轍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

王雱曰：聖道運乎無方，而我常無滯，故以至無供萬物之求，積而有之，所得鮮矣。為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之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而無不該，乃所以能足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冲曰：體虚善應。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妙，應物之求，以德分人，未嘗費我。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無積故也。

黄茂材曰：道與天下共也，非聖人己私物。聖人運而無積，既以為人，而在己者不加亡，故曰愈有。既以與人，而在己者不加少，故曰愈多。此道所以為善貸萬物而不遺者歟。

程大昌曰：此其故何也，聖人者道之管也，道者居於至無，而萬有莫不由之以出，故不待營致藏聚。視之不足於見，聽之不足於聞，而用之無程大昌曰：此其故何也，聖人者道之管也，道者居於至無，而萬有莫不由之以出，故不待營致藏聚。視之不足於見，聽之不足於聞，而用之無時或既，《莊子》曰：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争。

御註曰：體天而已，何争之有？

潁濱蘇轍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争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争而未嘗争，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

葉夢得曰：抑嘗觀世之論老氏者矣，自漢蓋公得其術，教曹參以相齊而齊治。竇太后好之，施于文景而天下大安，其流遂至於亡晋，則不可而廢實務，甚茲非其利乎。然以清虚謂無害。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今所傳以老為老氏，信斯言也。孔子所不廢，茲非其為乎。然有病其搥提仁義，絶滅禮學，以為有見於上而無見於下，群起而非之，則不可謂無争，此二言者，老氏之所前知也。

黄茂材曰：聖人與天，其道一也，在天謂之利而不害，在聖人謂之為而不争，其實無二。八十一章，雖名《道德經》，始終言道而已。

程大昌曰：此二語皆主柔而言也，凡其一書，皆主柔以達所欲，而其道原蓋出於天也，是以篇終對而言之。

潁濱蘇轍曰：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八

（劉韶軍點校）

道德真經集註釋文

宋鶴林彭耜纂集

經名：道德真經集註釋文。宋彭耜編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集註釋文

序

甚矣，文字之流傳，而説者之不一也。《魯語》一書，以何晏所傳，校之蔡邕石經已不同矣，況其他乎。余於老氏音釋，既集李、林二家以補陸德明之未備，其經之正文則專據政和御本，而諸家之同異，亦互見於其中，合爲一書，以繼篇末。惟老氏以清虛無爲爲本，領其學與經生學士異，固不在乎一句一讀之微，然亦安有辭義之未通而理道之頓悟，惟覽者互考焉。鶴林彭耜謹書。

道可道章第一

河上本作體道。

徼：陸德明《釋文》古弔切，小道也，邊也，微妙也。黄徼作竅。

天地皆知章第二

河上本作養身，五注本作天下皆知美章。

皆知善之爲善：達真、清源上並有天下字。斯惡已斯不善已：李畋《音解》已，居里切，蘇已並作矣。傾：陸去營切，高下不正貌。夫：李音符，發語之端，下經並同。去：李羌吕切，除也，非來去之去。

不尚賢章第三

河上本作安民。

使心不亂：《纂微》心上有民字。之治：蘇、五注、葉下各有也字。使夫知者不敢爲也：陸知，音智，五注無敢字，邵無也字。無不治矣：程無矣字。

道沖章第四

河上本作無源。

沖：陸直隆切。或不盈：陸盈或作滿，蘇或下有似字。淵兮：陸、河上作乎，李淵，烏涓切，深静貌。挫：陸子卧切。銳：陸悦歲切。紛：陸拂云切。湛：陸直減切。吾不知誰之子：《纂微》、司馬、陳並無之字，象，似也。帝者，興益之宗，發生之主，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發生之帝，能兆見物象。

天地章第五

河上本作虚用，蘇、曹、黄、程並作天地不仁章。

芻：陸楚俱切。狗：陸古口切。橐：陸他各切。李韜也，鼓風之器。籥：陸音药，李笛也，運吹之樂，杜廣成疏，以橐爲皮囊，以籥爲囊口竹管。屈：陸、河上作屈，竭也。愈：陸羊主切，又羊朱反。數：陸如字，理數也，又勢數也，李音數，頻也。

谷神章第六

河上本作成象，蘇、五注、曹、清源、黄本並作谷神不死章。

谷：陸古木切，中央無者也，河上作谷者養也，李音同上，言谷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未嘗休息。牝：陸頻忍切，舊云扶比切，又扶緊切，李頻忍切，母也，言母養萬物。

天長地久章第七

河上本作韜光。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黄天地下有之字，程無者字。私邪：陸、河上直云以其無私，李邪，以遮切，語助。

上善若水章第八

河上本作易性。

而不争：《纂微》、司馬、曹、陳而並作又。處衆人所惡：陸惡烏路切，五注無人字，《纂微》、司馬、蘇、曹、陳、清源、黄、程、邵人下並有之字。故幾於道：陸幾音機，近也，又一音祈，五注、達真《纂微》、司馬、蘇、曹、陳、清源並無矣字。故無尤矣：《纂微》、司馬、葉句下並有矣字。

持而盈之章第九

河上本作運夷。

持而盈之：司馬持作恃。不如其已：李已音以，止也。盈，滿也。言執持盈滿，不如休止無患，清源如作知。揣：陸初委切，又丁果切，志瑞切。銳：陸、王弼作梲，音鋭，河上作鋭。堂：陸或作室。驕：《纂微》、司馬作憍，《廣韻》憍亦作驕，並舉喬切。遺：陸唯季切，以之切，林東《音釋》一作貽。咎：陸作九切。功成：陸、王弼作遂，又作成。

載營魄章第十

河上本作能爲。

載營魄：李並如字。離：陸力智切，李如字。闔：陸户臘切。

三十輻章第十一

河上本作無用。

輻：陸音福，車輻亦是。當：陸丁浪切。車：陸音居，又去於切。埏：陸始然切。河上云和也，《纂微》、司馬、蘇、曹、陳、清源、黄、程、邵人下並有之字。故混：陸混，户本切，蘇故下有復字。埴：陸市力切。

五色章第十二

河上本作檢欲。

令：陸力征切。盲：陸陌庚切。爽：陸差也，河上云亡也，李疏兩切，口喙珍鮮則真味差忒，故曰爽。行妨：陸行，下孟切，妨音方。去：陸羌吕切。

寵辱章第十三

河上本作厭耻。

何謂寵辱：陸、王弼下有若驚二字，簡文云：寵，得也，辱，失也，若，而也。寵爲下：《纂微》作寵爲上，辱爲下。吾所以有大患者：清源無者字。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纂微》身字下各有於字，若可寄天下作則可以託天下，若可託天下作則可以寄天下，司馬與《纂微》略同，爲天下下各添者字，託天下寄天下下各添矣字，若可下並有以字。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河上本作贊玄。

夷：李如字，平易之稱。希：李如字。搏：陸音摶，簡文補各切。微：陸細也，李如字，微妙之微。此三者不可致詰：陸詰，起吉切，清源無此字。故混：陸混，户本切，蘇故下有復字。皦：陸古曉切，又胡老切。昧：陸梅對切，李音同上，暗也，言道在上非明，在下非暗。繩繩兮：陸食陵切，又民忍切，梁帝云：無涯際之貌，顧云：無窮不可序，或云寬急，李如字，運動不息貌。《纂微》、蘇、曹、陳、達真並無兮字，黄兮作乎。復：陸音服。無物之象：司馬有兩無物之象，蘇作無象之象。恍惚：恍，陸、王弼作怳，虚往切，李音同，林恍音晃，惚，李、林並音忽。《纂微》、司馬、黄、曹作惚怳，蘇、陳、達真、葉、林並作惚恍，按《集韻》恍怳並虎晃切，二字通用。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河上本作顯德。

夫惟不可識：《纂微》字。强：陸其丈切。豫兮猶兮：陸豫如字，或作懊，《纂微》、蘇、曹、陳並無兮字。儼若容：《纂微》、曹、達真容並作客，司馬作儼兮其若客。渙若冰將釋：司馬作渙兮若冰之將釋。孰能濁以静之徐清：《纂微》以下有澄字。孰能安以動之徐生：《纂微》、蘇、曹、陳、程以下有久字，司馬動作久。保此道者：清源無者字。故能敝：陸、王弼作蔽，必世切，鍾會婢世切，《纂微》、蘇蔽並作弊，五注、葉並作是以能弊，清源同上，

無能字，司馬作是以能弊復成，黃敝作蔽。

致虛極章第十六

河上本作歸根。

芸芸：李如字，又作云云，芸芸者喻萬物也，以茂盛爲動，以凋衰爲靜，云云者喻人事也，以逐欲爲動，以息念爲靜，義同，蓋經有根字，故作芸芸。各歸其根：司馬、曹、陳各下並有復字。没身不殆：葉無此四字

太上章第十七

河上本作淳風。

太上：陸、王弼太作大，音太，王注太上謂大人也，顧云太古上德之上人也。其次畏之：司馬、五注、達真、葉、程侮之上並有其次字，陳作其次畏而侮之。故信不足焉：《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真、程並無故焉二字。猶兮其貴言：《纂微》、司馬、蘇、曹、陳無兮字，程無此句。事遂：五注作名遂。百姓皆曰：司馬無皆字，非寬大之稱，又於經不協韻。

大道廢章第十八

河上本作俗薄。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河上本作還淳。

倍：陸蒲罪切。令：陸力征切。此三者以爲文不足：司馬作以爲文而未足，程無此字。屬：陸之欲切。見：陸賢遍切。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河上本作異俗。

唯：陸遺癸切，舊云維水切。阿：李烏何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陸去，欺慮切，蘇無此二句。享：李享與饗同，陸音烹，今不取。如春登臺：司馬、五注、葉、邵並作如春登臺。怕兮：陸作廓，苦郭切，河上作怕，普白切，林音薄，靜也，《纂微》一作魄，清源怕作泊。乘乘兮：陸作儽儽兮，力追切，一本曰損益也，敗也，欺也，《説文》音雷，古河上作乘乘兮，李乘乘，食陵切，運動相適貌，《纂微》一作魁魁兮。我獨若遺：司馬、蘇、曹、陳上有而字，葉我下有欲字。純純：陸、王弼作沌沌，又作忳忳，徒損切，又徒門切，簡文音頓，李純純，如字，質樸無欲之稱。《纂微》作沌沌。昭昭：陸章遥切，一作照。我獨若昏：陳作昏昏。悶悶：陸如字，李莫奔切，寬大貌，陸音如字，非寬大之稱，又於經不協韻。澹兮其若海：陸徒紺切，古河上作忽兮若海，嚴遵作忽兮若晦，《纂微》作忽若海，司馬作忽兮其若晦，蘇、曹、陳作忽若晦，葉海作晦，程兮作乎。颺兮似無所止：陸颺，力幽切，梁簡文作飄，敷遥切，《纂微》颺作漂，司馬作飄，蘇作寂若無所止，曹、陳颺並作寂，程作颺颺乎。衆人皆有以：司馬無有字。我獨頑且鄙：《纂微》、司馬、蘇、曹、陳且並作似，程同，我上有而字。而貴求食于母：《纂微》、司馬並作而貴食母，蘇作兒貴食母，五注、曹、陳、達真、葉、清源、黄于並作於，程作而貴食於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河上本作虛心。

惟道：《纂微》、司馬、蘇、五注並作唯，《廣韻》唯，以追切，獨也。惟恍惟惚：陸、王弼作怳，況往切，又呼廣切，《纂微》諸本惟並作唯。惚兮恍兮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陸窈，烏了切，冥，莫經切，司馬、曹作窈兮冥精。中有精兮：《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葉、清源、黄、程、邵並作其中有精。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河上本作益謙。

枉則直：陸枉音往，李紆往切，屈也，葉直一作正。窪：陸烏瓜切，簡文烏麻切，顧洿，李烏瓜切，垢也，地窪則水滿，喻謙德常盈。爲天下式：陳、清源上有以字。見：陸賢遍切。故有功：蘇無有字。不爭：李平聲，下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葉作是以天下莫能爭。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河上本作虚無。

故飄風：《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真、程無故字。驟雨：陸驟，狀救切。蘇作暴字。天地尚不能久：五注尚下有且字，葉尚上作且。而況於人乎：邵無於字。道者同於道：司馬、五注無道者二字。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河上本作苦恩。

跂：陸、王弼跂作企，若賜切，河上作跂，李跂丘弭切，又去智切，林跂與企同。跨：陸苦化切。其在道也：《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清源在並作於，蘇又也作者。贅行：陸贅，專税切，疣贅也。簡文之睿切，行，下孟切。惡：陸烏路切。不處也：李處，昌與切，居也。《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真、清源、黄、程並無也字。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河上本作泰元。

混：陸胡本切。先天：陸先，悉薦切，李音同上，居無象之前曰先。寂：陸、王弼作宗，亦作寂。寥：陸、王弼作寞，河上作寥，空無形也。鍾作飂，云空疏無質也。李落消切，虚静湛然之稱。殆：陸田賴切，危也。强爲之名曰大：陸强，其文切，司馬、達真、程作强名之曰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蘇、程處作居，《纂微》、司馬、曹、黄並作而王居其一焉，陳無此兩句。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河上本作重德。

重：陸直用切。輕：陸起政切，李如字。躁：陸早報切。離：陸音利。輜：陸側其切。觀：陸古亂切。燕處：陸燕，於見切，李燕與陸同，下昌與切，《纂微》燕作宴。如何：《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真、葉、黄、程如並作奈。

善行章第二十七

河上本作巧用，蘇本作善行無轍迹。

行：陸下孟切。轍：陸梁云：應車邊，古作徹者，古字少也。李直列切，輪輾地爲轍。瑕謫：陸上，下家切，過也，下，直革切，譴責也。不用籌筭：《纂微》筭作策，司馬無用字，陳不用作無。揵：陸其偃切，李門距也，横曰關，竪曰揵。善行至善結：司馬下並有者乎。而不可解：陳而作故。故無棄人故無棄物：葉故並作而。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河上本作反朴。

谿：陸苦奚切，或作溪。離：陸力智切，李如字，與經協韻，陸力智切，不協。忒：陸杜得切。長：陸丁丈切，林云：或以音韻之學平仄見於此章。

將欲章第二十九

河上本作無爲，蘇、清源、黄本並作將欲取天下章。

而爲之者：《纂微》、蘇、曹、陳、程並無者字。故物：蘇、五注、達真、葉、清源、黄、程故並作凡。噓：陸、王弼作歔，音虚，河上作呴，許具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葉並作呴，許具切。吹：李如字。羸：陸力爲切。載：陸、王弼作挫，作卧切，搦也，河上作載，李載如字。隳：陸許規切，《纂微》、司馬隳作墮。是以聖人：司馬以作故。

以道佐人主者章第三十

河上本作儉武。

好還：陸上呼報切，下音旋。故善者果而已矣：《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並下無矣字。取强焉：《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並無焉字。葉作强取焉。果而勿强：《纂微》、司馬、曹、達真、陳、清源並上有是字，黄、程上有是謂二字。非道非道早已：《纂微》、司馬、蘇、曹、陳、清源、黄、程非並作不。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河上本作偃武。

佳：陸格牙切，善也，河上飾也。惡：陸烏路切。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纂微》、司馬、曹、陳、黄並無是以字。恬淡：陸上牒嫌切，亦作栝，下作澹，徒暫切，亦作惔，古河上作恢，梁武云苦回切，簡文曰恬惔，林或作然。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無此句，只作勝而不美。樂之者：《纂微》、蘇、曹、陳、程並作而美之者，司馬作若美之者，林樂，五教切，又音洛。是樂殺人也：《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無也字。樂殺人者：《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真、陳、葉、清源、程、邵上並有夫字。不可得志於天下矣：《纂微》、蘇、曹、陳、清源、程下並無矣字，司馬不可下有以字。吉事尚左：司馬、五注、達真、葉、清源上並有故字，陳吉事下有者字。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是以字。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居上勢則四字，程勢作世。戰勝以喪禮處之：《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清源、程、邵勝下並有則字。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河上本作聖德。

莫能臣：陸、河上作天下不敢，《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作不敢臣。侯王：陸、梁武作王侯。人莫之令而自均：李令，力政切，教命也。下同。司馬人作民。由川谷之與江海也：《纂微》、司馬、蘇、曹、陳由並作猶，無也字，清源、黄、程只由作猶，五注、達真、葉、黄與作於，林一本無江字。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河上本作辯德。

勝人者有力：五注、葉、清源無有字。不失其所者久：邵所下有止字。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河上本作任成。

汎：陸、王弼作氾，又作汎，李凡范切，言大道汎然無滯，應彼萬象。功成不居：《纂微》、蘇、曹、陳、程並作功成不名有。司馬成下有而字。衣被：陸衣，於既切。《纂微》、蘇、曹、陳、程並作愛養。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纂微》、蘇、曹並上無故字，下無矣字，程只無矣字，陳作可名爲小。萬物歸焉而不知至：《纂微》、蘇、曹、陳、程並作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矣：《纂微》、蘇、曹、程並無矣字，陳作可名爲大。終不爲大：五注、達真、黄、邵並作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葉無成字，餘同。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河上本作仁德。

樂與餌：陸樂音嶽，餌，而志切。過：陸古卧切。道之出言：陸出，尺類切，《纂微》、司馬、蘇、陳、清源、黄、程言並作口。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河上本作微明。

歙：王弼作翕，簡作歙，又作給，河上作噏，許及切，黄作翕。柔之勝剛弱之勝强：蘇無二之字，《纂微》、司馬、曹、陳並作柔弱勝剛强。不可以示人：陳無以字。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河上本作爲政。

鎮以：《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真、陳、葉、黄、程並鎮下有之字。亦將不欲：陸、王弼作夫亦將無欲，簡文作不。不欲以静：司馬不作無。天下將自正：五注上有四字。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河上本作論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葉下無字作非。應：陸應對如字。攘臂而仍之：陸攘，若羊切，臂，必寐切，仍作扔，人證切，又音仍。夫禮者：程無夫字。而亂之首也：《纂微》、蘇、曹、陳並無也字。而愚之始也：《纂微》、蘇、曹、陳並無也字。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河上本作法本。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程無以字，諸本貞多作正，蓋避廟諱也。其致之一也：蘇、曹、陳本並無下二字。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五注無爲字，《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爲貞而三字，程貞上有天下字，無而貴高三字，陸蹶作蹶，蹇月切，其月切，按《廣韻》蹶，失脚也，僵也，亦作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司馬以上並有必字。自稱孤寡不穀：《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稱作謂。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程邪上有非字，無下二字。數譽無譽：陸數，色主切，譽，逸洼切，毀譽也。司馬、蘇、曹、陳、程並作數譽無譽，李同，黃譽作車。琭琭：陸音禄，《纂微》云古作録録如玉。落落：陸作珞，音洛，又音歷，《纂微》云古作落落若石。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河上本作去用。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河上本作同異。

故建言：《纂微》、蘇、曹、陳、葉、程並無故字。昧：陸梅對切。李莫佩切，昏昧也。類：陸雷對切，河上作類。進退若道：《纂微》、司馬、蘇、曹、陳、黃、程此句作並在夷道若類上。質真若渝：李渝，羊朱切，變也。司馬真作直。貸：李吐代切。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河上本作道化。

而王公以爲稱：清源公下有自字。故物或損之而益：蘇無故字。益之而損：蘇上有或字。亦其義教之：司馬無義字，邵作我亦義教之。強：李平聲，剛暴之稱。父：李如字，祖也，本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河上本作偏用。

馳騁天下之至堅：陸騁，敕領切，葉無騁字，達真堅作剛。無有入於無間：李間，去聲，言道體混然，曾無間隙。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上有吾字，下無也字。不言之教：《纂微》、蘇、曹、達真、陳、葉、清源並無之字，葉只無也字。希及之矣：《纂微》、司馬、蘇、曹、陳、葉、清源無矣字。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河上本作立戒。

是故甚愛必大費：程無是故二字。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河上本作洪德。

大成若缺：陸窺悦切。缺：陸窺悦切。敝：陸婢世切。訥：陸怒忽切。屈：陸丘物切。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河上本作儉欲。

却走馬以糞：陸糞，弗問切，李却與郤同，朱文公糞下糞車字，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故知足之足：司馬無之足二字。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河上本作鑒遠。

窺牖：陸窺，起規切。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河上本作忘知。

損之又損：《纂微》、司馬、曹、達真下並有之字。以至於無爲：邵無於字。而無不爲矣：曹、陳、葉、黃、程、邵並《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真、陳、葉、清源並無上有無爲字，《纂微》、蘇、曹、達真、陳、葉、清源並無矣字。故取天下者：《纂微》、蘇、曹、達真並作取天下，程無故字。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河上本作任德。

善者吾善之：五注吾下有亦字。德善矣德信矣：《纂微》、蘇、曹並無二矣字，司馬、五注達真德並作得。聖人之在天下：《纂微》、司馬、曹、陳並無之字。惔惔：李圖協切，陸、王弼作歙歙，許及切，一本作惵惵，河上作惔，簡文作怵，司馬下

有焉字，歙歙固無義，惵惵亦無理，愚意惵惵當作㥄㥄，危懼貌，蓋字之訛也。渾心：陸渾，胡本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葉、清源、黄並作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司馬下有焉字。陳無其字。孩之：陸、王弼孩作咳，胡來切，本或作孩。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河上本作貴生。

民之生：《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清源、黄、程並民作人。動之死地亦十有三：《纂微》、司馬、蘇、曹、陳無亦字，程動下有而字。兕：陸徐履切，李音似，牛青色，一角。以其無死地：葉上有也字，五注、達真、清源、黄、程下有焉字。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河上本作養德。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程是以作故，無而字。莫之爵：《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真、陳、黄、程並上有夫字。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河上本作歸元。

歿身：《纂微》、司馬、蘇歿並作没。塞其兑：李塞，蘇則切，兑，徒外切。易云：兑，説也，愛悦也，言六根染著。閉其門：李博計切，杜絶也，門，禍患之門。見小曰：陸上賢遍切，下音越。襲常：葉常作裳。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河上本作益證。清源本作使我介然有知章。

施：李平聲。而民好徑：陸好，呼報切，徑，經定切，《纂微》、司馬、蘇、達真、陳並作民甚好徑。朝：陸直遥切。厭：陸於艷切。資財有餘：《纂微》、司馬、曹、陳、程作財貨有餘，蘇資作貨。盗誇：陸誇，口花切，《纂微》、蘇、程誇作夸，邵盗作道，非。非道也哉：李如字，興嘆之辭，非助語，司馬上有盗誇字。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河上本作修觀，清源本作善建者不拔章。

子孫以祭祀不輟：陸輟，張劣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並無以字。故以身觀身：程無故字。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河上本作玄符。

含德之厚：司馬下有者字。比於赤子：達真於作于。螫：陸失亦切，又呼各切。攫：陸俱縛切。搏：陸音博。握固：陸握，於學切，葉作揫。牝牡：陸上頻忍切，下牟后切。峻：陸作全，如字，河上作峻，子和切，一作朘，説文：子和切，又子壘切，赤子陰也，又子垂切。精之至也：《纂微》、蘇、曹無也字。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陸號，户毛切，嗄，一邁切，氣逆也。又於介切，李嗄，所嫁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並無嗌字，内《纂微》、蘇、曹、陳下無也字，嗌音益，咽也，釋文：喉也。林嗌，又一計切，黄古本無嗌字，而嗌不嗄，《莊子》之文也，後人乃增於《老子》之書，今不取。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河上本作玄德。

不可得而親：《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上有故字。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賤：司馬上並有亦字。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河上本作淳風。

以正治國：《纂微》、曹、陳正作政。以無事取天下：達真事作爲。吾何以知其然哉：《纂微》、曹、達真、黄下並有以此字。夫天下多忌諱：《纂微》、蘇、曹、達真、陳、葉、黄無夫字。人多利器：司馬、蘇、黄人作民。人多伎巧：司馬、五注、達真葉人並作民。五注達真。伎作利。滋彰：蘇、曹彰作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河上本作順化。

悶悶：李莫奔切，悶悶，無心寬裕之稱。悶若如

字，則於義亦通，與韻不協，故不。民之迷也：《纂微》、蘇、五注、曹、達真、陳、葉、清源、黄、邵並無也字。其日固已久矣：《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作其日固久，清源已作以字。歲：陸居衛切，河上作害，傷也。《纂微》、曹、陳歲作穢。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河上本作守道。

莫若嗇：陸嗇，生力切，李音色，《纂微》、司馬、蘇、曹、陳、葉如並作若。是以：《纂微》、蘇、曹、陳復並作服。則莫知其極：黄無下四字。柢：陸丁計切，亦作蔕，《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真、陳、清源、黄並作蔕。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河上本作居位。

若烹小鮮：陸烹，普庚切，不當加火，鮮音仙，程若作如，《纂微》烹作亨。以道莅天下者：陸莅，力至切，《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者字。不傷民：司馬、蘇、五注、達真、葉、清源、黄、程、邵三句民字並作人。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河上本作謙德。

下流：林下，上聲。天下之牝牝常以静勝牡以静爲下：陸牝，頻忍切，李頻忍切，雌也，牡，莫后切，雄動也，常被静勝之，《纂微》、曹、達真、陳作天下之交牝，司馬以静爲下作以其静爲之也字。

道者萬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河上本作爲道。

萬物之奥也：陸奥，於六切，暖也，河上烏報切，李烏報切，言道體無外而萬物資給於奥中，《纂微》、蘇、曹、陳、清源、程並無也字。善人之寶：司馬、蘇、曹、達真、陳、程並無以字。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河上本作淳德，清源、黄本並作古之善爲道者章。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河上本作恩始。

天下之難事天下之大事：《纂微》、司馬、蘇、曹、達真並無之字。是以聖人由難之：《纂微》、清源、程由作猶，五注五難字。故終無難矣：《纂微》、蘇、曹、陳無矣字，葉作終以無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河上本作守微。

其脆：陸脆，七歲切，李危也，謂嗜欲未堅如物危脆。易泮：陸泮，普半切，《纂微》、司馬、曹、陳並作破。豪：蘇、五注、曹、陳、達真、清源、黄、程、邵並作毫。累：陸劣被切，《纂微》作彙。故民之從事：《纂微》、司馬、曹、陳、葉、清源、程並無故字。則無敗事矣：《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無矣字，葉作則無事。以復衆人之所過：《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程並無以字。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河上本作守微。

其脆：陸脆，七歲切，李危也，謂嗜欲未堅如物危脆。易泮：陸泮，普半切，《纂微》、司馬、曹、陳並作破。豪：蘇、五注、曹、陳、達真、清源、黄、程、邵並作毫。累：陸劣被切，《纂微》作彙。故民之從事：《纂微》、司馬、曹、陳、葉、清源、程並無故字。則無敗事矣：《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無矣字，葉作則無事。以復衆人之所過：《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程並無以字。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河上本作淳德，清源、黄本並作古之善爲道者章。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河上本作恩始。

天下之難事天下之大事：《纂微》、司馬、蘇、曹、達真並無之字。是以聖人處上：《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葉並無聖人字，邵以作故。是以天下：邵是作所。莫能與之争：葉無能字。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河上本作三寶，清源本作天下皆謂我道大章。

似不肖：李肖，私妙切。夫惟大故似不肖：李夫，音扶，下同，清源無此七字。寶而持之：《纂微》、司馬、蘇、曹、陳、黃寶並作保。故能成器長：司馬能下有爲字，陳成下有其字。以戰則勝：五注戰作陳作正，邵勝亦作正。以慈衛之：葉上有必字。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河上本作配天，清源作善爲士者不武章。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河上本作玄用。

行無行：陸下，户剛切，李並如字，行，行師也，行師應敵而不强争，與無行同，林下行作尸剛切。攘：陸若羊切。仍無敵：陸、王弼仍作扔，音馬、五注、曹、陳、葉、黃敵字，蘇、葉、黃敵下並有者字。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則字，程無故字。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河上本作知難。

天下莫能知：五注、達真、葉、清源、黃上有而字。易：陸以鼓切。夫惟：李上音扶，嘆世人無了悟之知，《纂微》、司馬惟作唯。是以不吾知也：《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吾作我，無也字。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稀司馬、蘇、曹、陳、黃、程並作希，蘇、曹、陳、葉、程並作則我者貴。被褐：陸上音備，下户葛切，五注、達真、林被並作披。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河上本作知病，曹本作知不知上章。

尚矣：《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上，無矣字，達真只無矣字。病矣：《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真、葉、程並無矣字。

李法性本空，以其能病世人强知之病，是以病病，體用雙泯，藥病兼忘，本無知法，是以不病，《纂微》、蘇、曹、陳並無之字。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河上本作愛己。

則大威至矣：《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矣字。無狹其所居：陸、王弼狹作狎，户甲切，司馬居作安。夫惟廣韻狹音峽，《纂微》狹作狎，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葉並作不厭：陸厭，於艷切，李棄也，《纂微》惟作唯。見：陸賢遍切，李顯也。故去：陸去，羌吕切。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河上本作任爲，蘇、五注、黃本並作勇於敢章。

此兩者：《纂微》、司馬、曹、陳上有知字，蘇無此字。惡：陸烏路切。猶難：陸難，乃旦切，李平聲，蘇猶作尤，邵猶作由。坦然：陸坦，吐但切，平大貌，河上一本作墠，墠，寬也，《纂微》坦作默，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繟，音闡。恢恢：陸苦回切。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河上本作制惑，蘇本作民不畏死章，清源、黃、程本並作民常不畏死。

奇：李如字，達真只無矣字。若使民：司馬、蘇、曹、陳民作人。豈執而殺之孰敢：司馬孰上有夫字，下有也字，《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葉、清源、黃、程、邵豈並作得。而代司殺者殺：《纂微》、曹而並作夫，無殺字，司馬、蘇、葉、黃、程只用雙泯，藥病兼忘，本無知法，是以不病，《纂微》、蘇、曹、陳並無之字。

李法性本空，以其能病世人强知之病，是以病病，體用雙泯，藥病兼忘，本無知法，是以不病，《纂微》、曹而並作夫，無殺字，司馬、蘇、葉、黃、程只而作夫，五注只下無殺字，陳上無而字，下無殺字。是代大匠斲：陸斲，陟角切，《纂微》、司馬、曹、陳、黃是下有謂字。夫代大匠斲：葉無夫字，司馬下有者字。希有不傷其手矣：司馬作希不自傷其手矣，五注無矣字。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河上本作貪損。

饑：《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葉並作飢，《廣韻》饑，居依切，穀不熟也，飢，居夷切，餓也，恐合作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也字。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也字，五注無此十五字。人之輕死：

《纂微》、司馬、清源、程人作民。以其生生之厚也：《纂微》、司馬、曹、陳並作求生，下無也字，蘇、葉只無也字。唯無以生爲者：《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真上有夫字。是賢於貴生也：《纂微》、司馬、曹、蘇、陳並無也字，葉是下有以字，也作夫。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河上本作戒强，蘇、曹、黄本並作民之生章，清源本作人之生死也柔弱章。

人之生：司馬、蘇、曹、陳、葉人並作民。其死也堅强：陸强，其兩切，舊其良切，葉無也字。草木之生也柔脆：陸脆，七歲切，《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上有萬物字，無之字，程無也字，蘇、葉脆並作弱。死之徒也：《纂微》、司馬、五注、曹、陳、葉、清源並無也字。共：音拱，黄共作折。故堅强居下：清源無故字，黄居作處，《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强大處下。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河上本作天道。

其猶張弓乎：邵猶作由。補之：《纂微》、司馬、蘇、曹、陳補並作與。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河上本作任契。

和大怨者：《纂微》、曹、陳、葉並無者字。必有餘怨：葉無必字。契李若計切，心也，左傳：司馬作聖人之言云。受國之不祥：《纂微》、司馬、蘇、曹、葉、清源、黄、程並無之字。是爲：《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葉、清源、黄、程並爲作謂。正言若反：司馬上有故字，下有也字。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河上本作顯質。

無積：《纂微》、司馬、曹、陳無並作不。天之道：五注無之字。

道德真經集註釋文

（劉韶軍點校）

009 道德真經集註雜説

經名：道德真經集註雜説，宋彭耜撰。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集註雜説卷上

宋鶴林彭耜纂集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炁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説其言。見《東都事略》隱逸傳及高道傳。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虚，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種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旦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除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見《高道傳》。

碧虚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其師傳授之秘集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奬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虚子傳》，並《纂微篇·序》，《道藏目録》。

廣川董逌《藏書志》云：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陶弘景、松靈、盧景裕、劉仁會、顧懽、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玄静、孟安期、孟智周、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今考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丘望之、湘逸其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鍾山、傅奕、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閭仁諝、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吴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玄静、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説，王、顧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爲《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杰所著録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無不爲，而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絶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虚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爲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奥，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静，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黄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説謂世傳此書爲神仙虚無言，不知六經乃黄老之枝葉爾。

唐太宗謂傅奕曰：佛道玄妙，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胡中桀點，初正西域，漸流中國，皆是模寫老莊玄言，文飾之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臨終誡其子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舊書本傳云：玄宗令北渚，續愛其真，徙與相近，常以《周易》、《老子》、《莊子》置床頭，他書罕讀也。見《新唐書·隱逸傳》。

盧鴻一，字顥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以奏上之。

宗元先生吴筠，魯中之儒士也，入

嵩山爲道士，久之游天台，玄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見《舊唐書·隱逸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神仙治煉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與舊書少異，故並録之。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説，傅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爲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章。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天數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嚴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本既各異，説亦不同，蓋莫得而攷也。

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虚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見《楊雄傳》

阮藉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見《太平御覽》。

王弼注《道德經》，以夫佳兵、民之飢二章，疑非老子所作。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説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何意多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一説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文章叙録》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絶禮棄學，平叔説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見《世説》並注。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之三語掾。見《晉書》本傳，《世説》作阮修。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已召博士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見《新舊唐書·儒學傳》。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説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説，説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熏盥乃讀。見《新唐書·儒學傳》。

窮之則奸慝無所容，謹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黄老之道。見《國朝事實》。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玉清昭應宫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静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國無爲之術，臣伏讀神考聖訓曰：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臣因考三君之行事，知漢文之術，得於老子，而仁祖之政多似漢文，今摭其説十數篇録于後。

漢文即位之始，先報平勃，後封宋昌，以有功於社稷爲先，以有德於我身爲後，此所謂後其身而身先也，故天下莫得先焉。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漢文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言之可用者稱善，不可用者亦稱善，此所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故德善也。

漢文初登虎圈，齊夫口對無窮，拜爲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陛下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齊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争以呰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敗亂，今以齊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争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齊夫。蓋知辯者不善而多言之數窮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又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漢文詔曰：朝有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也，其除之。故賈誼上書至於引廟謚爲言，而文帝嘉納，可謂無忌諱矣。民之所以富庶而不貧，其以此乎。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彌貧。

孝文爲尉它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以寵之，尉它於是下令國中，奉詔改號，不敢爲帝，此即强之弱之，與之奪之，在我而已矣。吴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亦取諸此也。老子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袁盎却慎夫人坐，文帝改怒爲喜，厚賞袁盎，可謂自勝而不自是矣。德之所以彰而國之所以强也。老子曰：不自是故彰。又曰：自勝者張。

文帝納賈誼讖切之言，養臣下以節，不辱大臣，於是堂陛愈高而基本愈固，《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何以異乎此哉。老子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臣嘗謂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無如孝文，然其術出於老子，故仁祖於老氏也取其簡約而神，考之於漢文也，謂無間然。蓋老異於孔而其本則同，漢劣於周而善亦可取，此二聖之所以垂訓也。仁祖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樸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龐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臣三復聖訓，因考王曾、知白之所以見

重於仁祖者，蓋能以清静之術助無爲之化，所謂大而可紀者，其在兹乎。

審刑院斷絶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廣而斷刑若此，有以知刑訟之簡，有司無稽遲也。乃下詔奬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臣竊見元豐中開封府獄空，神考大喜，擢知府王安禮爲右丞，下至胥吏，悉獲賚賞，自是内外有司皆以獄空爲悦。蓋仁祖以訟簡賞法官而神考以獄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祖宗不以刑威懼民，蓋有得於老氏。講《詩》，至《匪風》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上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其義類此。侍讀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之深，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臣曰：古之聖君當大有爲之時，或創業或革弊，不免有所煩也。仁祖以清静無爲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蓋得烹鮮之説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漢文之術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漢文，神考謂漢文吾無間然，則紹述之意可知也。

韓絳言：林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上曰：朕不欲留中，恐聞陰訐之路，可持歸焚之。臣曰：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韓絳以獻可之言聞于上，一白一黑，何其昭昭也。仁祖恐開陰訐之路，拒而不受，聖人之慮深矣遠矣。昏昏然不可見，悶悶然不可識，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而其民之所以淳淳也。

通判並州司馬光上疏，請於宗室中擇人攝居儲貳。臣曰：唐中葉以來，人主惡聞立嗣，以爲不祥之語，故天下之士於國家安危之本不敢正言，司馬光以疏遠之臣，言此而不隱，仁祖春秋高矣，受此言而不諱，老子曰：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仁祖有之。又曰：信言不美，司馬光有之。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爲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黄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得復得，然則黄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並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修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爲書，其言雖若虚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虚，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並見本集。

潁濱蘇文定公曰：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晋宋間有

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見《道德經解》後序。又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絶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而不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學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上自是而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偏一曲之書，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而日汩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集》。龜山曰：故絶仁義棄禮樂以明道。二聖人者，其既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皆不得已也，合於此必略於彼矣。見經注。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乃王。見《語録》。

又曰：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説而爲老子，詳而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經注。

延平先生羅從彦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説，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静爲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見羅先生《語録》。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説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篯，非謂彭之壽，而謂老氏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偏一曲之書，而日汩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爲道德者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學養生要術，然事事保謹，常令有餘，持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爲作傳以發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其既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也。見《吕氏雜録》。

王子韶聖美言：莊子不能窺測列子，列子不能窺測老子。滎陽公答云：莊子而不能窺測列子，則孰能窺測列子。列子而不能窺測老子，則孰能窺測老子。故善窺測列子者莫如莊子，善窺測老子者，莫如列子。見吕氏《師友雜志》。

司馬温公與王介甫書云：光昔者從介甫游，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眵眵然將終歲

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左者右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無一人得安其居，莫安其居，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得其所，此豈老氏之志乎。温公自號迂叟，嘗著書曰《迂書》，内老釋一章云：或問老釋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爲自然。又云：學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治心以正，保躬以静，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並見温公《傳家集》。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其道以清静無爲爲宗，以虚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争爲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静壽之説。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爲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静之所致耳。見白氏《長慶集》。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無爲爲宗，以虚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争爲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静壽之説。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爲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静之所致耳。見白氏《長慶集》。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曰：惟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游，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道以游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又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見《眉山集》。

張右史耒《老子義》曰：夫人之送固始山人張堅序曰：至柔教余以養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則玄通四達，真氣應之，茲非意之所能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則道常無言，然而常有言者，迫不得測，言之所能盡，惟得者知之。真氣來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是道也，智者已也。以其迫不得已也，故可以言，以降，則百疾除而永年矣。老子曰：虛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爲尤近，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心虛志而言之多者去道爲尤遠，故專惡夫多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弱而腹自實，骨自强矣。是道也，智者言也。見本集。

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得之而爲止觀，司馬子微得之而爲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修身之要，而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今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吞餌金石，去道遠矣。見本集。

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王無咎補之嘗解老子道經四章，今取其二篇，其一云：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於爲與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也，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又曰：惟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又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

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爲也，吾亦與之成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爲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成，此其序也。又云：老子之所明者，道也，道常無言，然而常有言者，迫不得已也。以其迫不得已也，故可以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爲尤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爲尤遠，故專惡夫多言也。見本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

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黄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子房始游下邳，受書於圮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游，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宫，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並見《淮海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爲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立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見《咸平集》。

范忠文公鎮曰：老子著書二篇，言先天至陰陽相與之際，文簡而理備。見《蜀公集》。

晁文元公迥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爲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娱，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並見《昭德新編》。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爲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見《耄智餘書》。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説，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説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見《退居類稿》。

嵩山景迂生晁説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虚，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註老子《道德經》二篇，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九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辨之爾。見本集。

李昭玘曰：鬼谷韓非之書，推本其言適中爾。見《樂静先生集》。

西臺畢仲游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爲道之華而亂之首，則某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於法，則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見本集。

其遺言曰：公爲簡講老子數篇，曰：言至道無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註，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録録者莫測矣。並見遺言。

道德真經集註雜説卷上

道德真經集註雜説卷下

宋鶴林彭耜纂集

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

玄宗天寶二年正月景辰，追號玄元皇帝爲大聖祖，聖祖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又天寶十四載十月甲午，頒御註《老子》並《義疏》於天下。又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世不稱之。見《新唐書·藝文志》。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午，詔加老君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次年春正月壬寅，上發東京，丙午，至真源縣，戊申，命宰臣王旦奉上册寶，己酉，朝謁太清宮，見《九廟通略》。景德二年二月，國子監直講孫奭言，諸子之書，老莊稱首，其道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逍遥無爲，養生濟物，皆聖人南面之術也。故先儒論撰以次諸經，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内《老子釋文》共二十七卷，並已雕印頒行，惟闕差官校定雕印，詔可。見《國朝會要》。天禧三年，天書降，乾祐山中知兖州孫奭上疏曰：朱能小人妄言符瑞，昔唐明皇得靈寶上清護國經寶券，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夫老君聖人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兩都盪覆，豈天下太平乎。明皇僅得歸闕，復爲輔國劫遷，卒以餒死，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明皇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願陛下鑒明皇之召禍，庶幾少革，以順人心。黼不悦，朝謁太宰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少革，以順人心。黼不悦，時振兼太子舍人，至東宫太子問焉，振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户而已。老子亦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爭目前之功，非

二聖人意也。見《九朝通略》並《東都事略》本傳。

李忠定公綱政和六年時，爲比部員外郎，因奏對乞解易劄子，略曰：共惟陛下天縱睿智，輔之以緝熙光明之學，體元用妙，該極象數，萬機之暇，訓釋老莊之書，以開悟天下之學者，辭旨高妙，足以發難言之意，而道德性命之理燦如也。夫《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與老莊之書相爲終始。臣愚伏望斷自宸衷，爲之訓釋，以通神明之德，以發乾坤之蘊。又題李伯時畫老子出關圖詩云：請說常無衆妙門，當時關尹意何勤。青牛西去連沙漠，紫氣東來見瑞氛。妙用不離三十輻，至言都在五千文。世人不解宗慈儉，只欲長生躡白雲。並見《梁谿集》。

伊川先生程頤曰：道家之説，更没可闢，唯釋氏之説衍蔓迷溺至深。又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並見程氏遺書。

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静、我有三寶之説，亦皆至論也。見《語録》。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爲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見《谿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虚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强。並見《道鄉集》。

康節先生邵雍曰：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觀，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而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斯之謂歟。見本集《觀物篇》。

邵伯温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見《邵氏聞見録》。

東坡書上清宫碑云：道家者流，本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無爲爲宗，以虚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争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静壽之説，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

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有妙理。見邵博《聞見後録》，謝氏《語録》亦載。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嘆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然則欲爲道，正得俗之所謂不肖者，而俗之所不以爲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髮較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肖則不足以爲道也。又曰：老子曰：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幾於道。然則汩之隨變，則臭腐濁穢，氏爲宗，得老氏之説以明。以上並見《西塘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集》。

思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明者自葉夢得曰：删書斷自堯舜，而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汩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掘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汩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鬲也我於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

《易》獨及伏羲、神農、黄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説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黄帝至于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我於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

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不近人情，而要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爲表裏。並見經註。又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養而無害於外，則不謂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爲柔也，故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巖下放言》。

北山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人之爲道，超然於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爲實來，老子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己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物耶？人耶？天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者，不可得而言也。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不知其所起，后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爲死地哉？又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欲戕性，取舍滑心，衆人之過也。衆人之過大而有迹，故其遣之也易。以覺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爲礙，以解爲縛，聖賢之疵也。微而難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知，故其除之也難。事之過顯，理之過不爲中道夭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微，以物爲病顯，以法爲病微，然則理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障法病，可勝疵乎？滌除元覽，蓋謂是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也。元覽，聖人之所謂獨見者也，人之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是元妙之見而不除之，是爲解縛。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滌除元覽，而即非滌除，則無疵矣。滌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長生乎？未之思也。又曰：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爲道，超然於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爲實

除元覽，而存滌除之見，是爲覺礙。又曰：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其以道莅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尚安復有靈響祟厲之爲哉？又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爲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己愈有，與人己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群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並見《北山集》。

栟櫚鄧肅曰：嘗考道教之所自來，其源出於黄帝，其道盛於老聃，其末流詭異，有真可駭者。其爲家三十有七，其爲書九百九十有三篇。凡有天下者，必崇其道，論其尤者，有三帝焉，秦曰始皇，漢曰武帝，唐曰明皇。是三帝者，才智絶人，蔑視一世，窮六合之大，不足以厭其欲，於是浩然有御風騎氣之志，煉丹飛符，雜以左道，自謂其法可配天地，殊不知飛騰之術，卒不能濟，反禍其國，真可痛哉。雖然，漢高祖之取天下也，則張良爲最，其治天下也，則以曹參爲最。良之道蓋慕赤松子，而參之居則避正室以舍蓋公，是則道家之術，又若無負於天下者。蓋漢高祖所以取參與良者，在道之本，不過於清静恭儉無爲，與民息肩而已矣。而始皇、武帝、明皇之所尚者，區區竭力以事其末，故妄誕不經者得以行其志。此治亂賢否所以相絶，不可同日而語也。夫末流滋蔓，變怪百出，可以惑人主而禍天下者，皆非黄帝老聃氏之道。見《栟櫚集》。

嚴谷山人江袤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其略，老聃、列御寇、莊周之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問道》。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詮次歟。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

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爲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睹乎。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睹耶。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問德》。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問命》。又曰：或問老聃、列御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御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之爲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取之足，豈不詆忤耶。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爲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即體而言之者，御寇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吾有何患。瞿曇曰：毋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衮，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丘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于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嚴谷集》。

楊文安公椿，紹興間以從臺侍經筵，有《進讀老子講義》一篇，曰老子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入道。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問息》。又曰：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呴呼吸，此特其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問氣》。又曰：孔子曰：毋意毋我，老氏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毋眼耳鼻舌身意，故不可使之有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衮，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丘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于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嚴谷集》。

楊文安公椿，紹興間以從臺侍經筵，有《進讀老子講義》一篇，曰老子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冲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

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臣聞求道於聰明智力之所及，則心勞而道愈不明，舍聰明智力而求諸日用之間，則簡易至當，道庶幾乎可見矣。任聰明，役智力，是弊精神於寡淺者之所爲，以此應物殆有未能釋然忘情者存焉。故欲慈焉，則失於姑息，欲儉焉，則失於鄙吝，不敢爲天下先，則失於怯懦，是心勞而道愈不明也審矣。有道者則不然，生知之妙，渾然天成，物之來干我者，初無容心，隨所遇而應之。我無忮心故能慈，我無欲心故能儉，我無爭心故不敢爲天下先。其所以日用者簡易至當，果非由聰明智力之所能成就，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易》之乾卦曰：體仁足以長人，坤卦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則得乎仁者有勇之說，故曰慈故能勇。節卦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得乎儉以足用之說，故曰儉故能廣。謙卦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則得乎一謙而四益具之說，故曰不可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大《易》老氏之言若合符節，帝不得不帝，王不得不王，至仁好生，神武不殺，非慈耶。茅茨土階，惡衣卑服，非儉耶。不矜不伐，不競不絲，非不敢爲天下先耶。下至兩漢寬仁大度，如高祖幾於慈，以德化民，如文帝幾於儉，以柔道理天下，如光武幾於不敢爲天下先耶。下至兩後世學者猥曰佛老、佛老云者，吁可怪哉。並見《芸室集》。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宮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先，雖二帝三王，可以追蹤而並美，區區兩漢之主不足進也。又曰：道家者劉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或流，其來最遠，爰自黃帝氏作，至周有老聃得其傳，戰國時列御寇蒙莊之徒和其說。逮秦漢間，遂名曰黃老之學，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樸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其道以虛無自然爲宗，以清靜澹泊爲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事，其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中古以來，蓋嘗與堯舜周孔之道並行於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世，而不相戾異乎。所謂浮屠氏之學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者也，浮屠氏本出西方，至漢始入中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國，霍去病擊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人，顏師古曰：金人即今佛像。明帝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夢見金人飛空而下，傅毅以爲西方之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聖人，遣使於天竺，訪之以歸，自是佛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法始流傳于時。究厥所由，其與道家之學本原不同，而塗轍各異，曷不取《道德經》五千文考之，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嚴，其義宏以肆，殆與六經相表裏，非若冰炭枘鑿之不相入。

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録》，内一篇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容，正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薪雖麤實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孟説器多而説道少，是蓄薪以求生焰者也。老莊之書説無多於説有，是謂六經説薪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籍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秘，尤爲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虚，直謂棄損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焰者耶。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譌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皇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十一章自清静寡欲之外，别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騰厭等事耶。恭蒙聖諭以某言爲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並見本集。又曰：世之尊老氏而謂上乎五三六經，疑老氏而誚其空虚無用，皆不得爲知老氏者。乃若老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道之奥而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有不局於有，凡六經主於紀迹，而不暇究言者，此書實皆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者，於此乎加詳矣，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行也。見《易老通言》。

沈莊仲問晦庵先生朱文公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是如何。文公曰：徼是邊徼，如邊界相似，是説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無常，不甚好。又問：道可道，如何便是，夫子説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虚，走了那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説。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文公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之精言妙義，文公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静也。

文公曰：多藏必厚亡，老子説得也是好。

陳仲亨問《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何緣無之。文公曰：此便是老子裏數句，是周時有這般書，老子爲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問禮之屬也。

黄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那老子。文公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自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却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説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虚，走了那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説。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文公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

子妙處。

文公曰：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他又只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他曉得禮之曲折。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横渠亦意其如此，今看得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説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説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説。《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文公曰：老子之術冲嗇不肯役精神，又曰：老氏初只是清静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説得長生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禱祈禳，這自經兩節變了。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又曰：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黄老，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又曰：楊子雲作《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又曰：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稍有些本領。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莊老中來。

或問：晉宋時人多説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處。文公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耳，據其心下污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

李敬子問：神仙之説，有之乎。曰：誰人説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般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工夫方做得。

陳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文公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爲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因舉云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它是就養精神處，其意自好，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

文公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又曰：康節之學，似老子，只是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會去理會。文公曰：如今秀才讀那般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

蔡季通云：道士有箇莊老在上，却不會去理會莊老。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説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文公曰：佛徒其初只是以老莊之言駕説耳。如遠法師文字肇論之類，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渠自是一樣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説出於老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説，都不行，至達磨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

後來有禪。以上並見《文公語録》。

象山陸九淵曰：異端之説，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爲異端。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説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見《象山集》。

苕溪劉一止行簡曰：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唯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蓋混而爲一，非容不能公，王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見《苕溪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黄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稱治，儒家多訾黄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穉者安於恬淡。嘗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訾黄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清浄者，捨此而趨誕也。見《鄭先生懿語》。

劉清源曰：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令之請，矢口而言，肆筆而成書，未嘗分爲九九章也。後人分爲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見道德經通論序。

黄茂材曰：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爲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爲道，下經爲德，甚非作書之旨。又曰：《易》六十四卦，八八之數也。老子之書八十一章，九九之數也。老子與《易》相爲表裏，其後楊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亦有八十一首，蓋得於此。見經註。

林東曰：夫子與老氏垂教，蓋亦互相發明，夫子以仁義禮樂爲治天下之具，老子以虚無恬淡明大道之所從出。要之仁義禮樂，非出於大道而何，而虚無恬淡乃大道之本旨也。特後世之不善用老氏者，或純尚清虚恬淡，而至於廢務，有以累夫老氏也。且以道心惟微，無爲而治，吾儒未嘗不用。老子如所謂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未嘗不用吾儒也。後人分爲上下二篇，以是而推，則大道之與道一而已矣，特不無本末先後爾。蓋所以互相發明，俱爲憂世而作也。或謂老氏有絶仁棄義，禮爲亂首，得非與夫子背馳。蓋推尊道原之所從出，以仁義禮樂非不可以爲治，不如以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爲上也。見《經解發題》。

劉師立自號真静子，紹熙間人，著《道德經節解》十六篇，今取其五于右。

玄之又玄，謂元之始自然是也，此乃衆妙之門户，首論道，次論天地，又以次論人心，可謂盡之矣，學者當默識之。

玄牝，玄，陽也，牝，陰也，門者二氣橐籥之門户，如前章云衆妙之門，亦如《語》云：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大不可泥以口鼻爲玄牝之門。謂天地根，小其老子之説，未有天地，先有元氣，是謂天地根。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必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戒之在不知止。老子之言深欲救人，非謂絶人事處山林者可與入道，雖居乎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勤而行之。張則必歙，强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奪，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著，昭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而不害，若是乎。或謂孔子以直報怨，今云以德報怨，何也。然老子教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爲徒，而無所爭，可以弭天刑，遠人禍，若以直報怨，怨何由已。當時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終不若以德報怨之爲善。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並諸家之註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佗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爲五千文，蓋舉其全數也。見《老君實録》。

道德真經集註雜説卷下

（劉韶軍點校）

010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

經名：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
原題范應元撰。應元當作元應，字善甫，號无隱，蜀之順慶人，宋理宗淳祐間侍講席。二卷。《正統道藏》未收，底本出處：《續古逸叢書》影印宋刊本。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上

前玉隆萬壽宮掌教南岳壽寧觀
長講果山范應元集註直解

道可道章第一

常久之道，自然而然，万物得之以生而不知，老氏應運説經，垂世立教，始與標名，故以道可道章爲首。

道可道，非常道。

道者自然之理，万物之所由也。傅奕云：大也，通也。韓康伯云：无不通也。〇可道者謂可言也，常者久也。道一而已，有體用焉，未有不得其體而知其用者也，必先體立，然後用有以行。老氏説經，先明其體。常者言其體也，可道者言其用也。心之初也。蘇子由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尔。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知其體之一，則是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者，猶人之有名也。凡名之可以名字者，皆其可道者，非常久自然之道也。且如万物生來未嘗有名，亦只是昔人與之着名以分別之尔。万物有形，固可以道、可以名，惟常久自然之道，為万物之母而无形，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蘇曰：道不可道，而況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能及，故人鮮造詣於是。老子應運垂教，不得已而發明之。既發明之，豈容離乎言哉。故首曰道可道，非常道。意欲使人知常久自然之道不在言辭，當反求諸己，而自得之於吾

可常矣。

无名天地之始，

天地之先元有此道，渾淪未判，孰得而名。

有名万物之母。

渾淪既判，天地人物從此而生。聖人見是万物之母而无形，故强字之曰道，强為之名曰大。因其无名，强為之名，俾一切人假此有名採其无名，以復其初也。

故常无，欲以觀其妙。

常无絶句。觀，去聲，諦視也。妙，微妙也。〇常久自然之道，自古固存。然而无形无聲，微妙難窮，故謂之常无，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境也。惟人也中不可分別之義。蓋非无不能顯有，非有不能顯无，无與有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常有，欲以觀其徼。音叫

常有絶句。觀，平聲。徼，循也，境也。河上公曰：歸也。〇大道自然化生万物，在天則成日月星漢等之象，在地則成山川草木等之形，在人則成身體髮膚等之質，故謂之常有，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境也。惟人也中天地而立為三才之一，果能仰觀俯察於兩儀之内，悟万物形雖不同而理无不在，則道之常有，復自夫如是，乃知万殊歸於一理，凡物凡事固當循自然之理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衆妙之門。

兩者，常无與常有也。玄者，深遠而不可分別之義。蓋非无不能顯有，非有不能顯无，无與有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是皆不免乎言焉。玄之又玄，則猶云深之又深，遠之又遠，非无非有，非異非同，不知所以然而然，終不可得而名言分別之也。然万化由之而出，各各具妙，故曰衆妙之門。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兩者，常无與常有也。以道為无則万化由之而出，以道為有則无形无聲，常常不變，故曰常无常有也。无之上俱着一常字，乃指其本則有无不二，深遠難窮，故同謂之玄也。窃嘗謂有无固斯而出，各各具妙，故曰衆妙之門。老氏憫夫世人逐末忘本，寖失真源，不得已而應機垂訓，又恐人溺於言辭，弗能内觀，故復示人以深意，必使反求諸己，欲其自得之，而入衆妙之門以復其初，又能體是而行，以輔万物之自然，而同歸于一也。唯人不足以論道，然自其微妙而言，不可不謂之常无，自其著見而言，不可不

《音辯》云：常无、常有，合作斷句。

為万物之最靈，誠能反觀，則是道也，湛然常存，夫何遠之有。此章直指此心之初，自然之理，使不惑於有无同異，得意忘言，昇玄極妙，乃入道之門，立德之基，實一經之總也。宜深味之。

天下皆知章第二

道常无爲，初无美惡。纔涉有爲，便有美惡。貴在无爲而成，不言而信，故次之以天下皆知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古本已音以，語助。○自古聖人體此道而行乎事物之間，其所以全美盡善而人不知為美善者，蓋事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故聖人循其自然之理，行而中節，不自矜伐以為美善也。儻矜之以為美，伐之以為善，使天下皆知者，則必有惡與不善繼之矣。

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此以證上文美與惡為對，善與不善為對。

是以聖人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是以者，承上接下之義。聖人者，純於道者也，亦大而化之之稱。後皆倣此。○處无為之事者，體道也。道常无為而无不為，聖人則虛心而應物也。行不言之教者，配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人則循理而利物，无有不當，斯不言之教也。

万物作焉，而不爲始。古本作者，動也。○王弼、楊孚同古本。作，動也。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道也。聖人體道而立，物感而後應，故不為始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

傅奕云：古本皆是處字。○万物之生育運為，皆由於道，而道未嘗以為己有，亦未嘗自恃。至於功成而未嘗以自處。夫惟不以功自處，是以功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有美則有惡，有尚則有爭，不若使民无知无欲，故次之以不尚賢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平聲。

賢，能也，又《説文》：多才也。爭，競也。○謂偏尚才能之人，則民必競習才能以爭功名，而不反求自然之道也。且小才小能，可用於人而不可用人。務才而不務德，非君子也。人君不偏尚小才小能之人，而民自不爭。河上公曰：賢為世俗之賢。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位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難得之貨謂金玉之類，儻貴之，則民愛其物而患其无，以至為盜。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本皆有民字。○不見有可貪之事物不遠也。聖人體道而立，故亦如是，豈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亂，紊也。《音辯》云：古已有，亦未嘗自恃。至於功成而未嘗以自處。夫惟不以功自處，是以

物，則民心自然不紊亂矣。蘇曰：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治，理也，理身以理天下也。上无貴尚則民不妄想，人欲去也，茲不亦虛其心乎。上懷道德則民抱質朴，天理存也，茲不亦實其腹乎。上守柔和則民化而相讓，氣不暴也，茲不亦弱其志乎。上无嗜欲則民无知无欲也。此四壯，體常健也，茲不亦强其骨乎。能如是，則可使民无知无欲也。此四句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前後文皆有正己化民之意。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去聲者不敢爲也。

蓋民知貴尚，見可欲則有爭有貪而為亂，故常宜使之无妄知、无妄欲，而使夫智巧之人不敢妄為也。

爲无爲，則无不爲矣。

无不為。傅奕、孫登同古本。河上公作无不治，亦通。今存古本。○聖人无貴尚之迹，而不見可欲，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道常湛兮，似乎或在也。

道沖章第四

能用道則无偏尚，故銳自挫，紛自解，光自和，塵自同，而无爭矣。故次之道沖章。

道沖，而用之又不盈，淵兮似万物之宗。

沖，虛也，和也。淵者，深也。似者，道不可以指言也。○謂此道虛通，而用之又不盈，以其无形也。然而淵深莫測，似万物之尊祖也。蘇曰：夫道沖然至无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川之廣，无所不偏。以其无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為万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万物之宗祖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能用道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真，則道常湛兮，似乎或在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似在天帝之先出也。蘇曰：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可謂无也，故曰此豈帝之先邪。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能用道則能守中，能守中則德合於天地矣。故次之以天地不仁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爲芻狗。

天地不仁者，愛之理。○謂天地生育，其仁大矣，而不言仁。其於万物，譬如結芻為狗以祭祀，其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非愛也，乃時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非不愛也，亦時也。夫春夏生長，亦如芻狗之未陳。秋冬凋落，亦如芻狗之已陳。皆時也，豈春夏愛之而秋冬不愛哉，氣至則万物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音辯》云：芻

狗，束草為狗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聖人體此道以博愛，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於百姓亦如天地之於万物，輔其自然而不害之，使養生送死无憾，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俞出。

囊底曰橐，竹管曰籥。冶煉之處，用籥以接囊橐之風炊，吹鑪中之火。俞，羊朱屈者，曲也。《音辯》云：俞切。傅奕引《廣雅》云：益也。漢史有民俞病困。○天地之間虛通而已，亦如竹管之接炊，虛而不曲也。氣來則通。氣往則不積，譬彼橐籥風之俞動，則此籥炊之俞出。鑪中之物既各成器，而橐籥未嘗言仁愛也。

多言數音朔窮，不如守中。

万物之多，百姓之衆，聖人不過推此一道而博愛之，豈區區言仁也。儻多言仁愛而不能體道，則空有其言而无實效，故多言則數窮也。不如同天地，守中虛之道而无偏曲，則万物自然各得其所也，豈有窮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天地之間，盅炁爲和，而妙用莫測，生育无窮。故次之以谷神不死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猶言虛靈也，不見其所以生，故曰玄。谷神二字，傅奕云幽而通也。司馬溫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蘇曰：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无形也。虛而无形尚无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万物，而謂之玄焉，見其生之不可既，故曰若存。天地用之，而或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必須認得谷神方可。蘇曰：綿綿，微而不絶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儻多言仁愛而不能體道，則空有其言而无實效，故多言則數窮也。不如守中。動極而靜，靜極復動，開闔不息，生育无窮。根者，謂天地本於此也。人能於此心之初得之，則知天地之根，无根之根也，玄牝之門也，谷神，不神之神也，豈有窮盡哉。蘇曰：玄牝之門，言万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万物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之在天地，綿綿密密而无極也。謂谷神之不可見，聽之不得聞，用之不可既，故曰若存。天地用之，而四時行，百物生，未嘗勞也。谷神在人亦然，綿綿密密，生生无窮。以為本无，孰主此身，以為本有，竟居何所，故曰若存。善用之者，未嘗勞也，何有終窮哉。此章宜深體之。雖終日用之不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谷神不死故能生育天地，无私故能長久。故次之以天長地久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有形之長久者，莫如天地。天地均由道而生，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安於无私而不自益其生，故能長生也。

河上公曰：謂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聖人謙下，不與人争先，而人自然尊之。聖人无争，不與物為敵，而物莫能害之。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謂聖人謙下无私也。此言其實无私邪，余遮切，疑辭。○謂聖人謙下无争，非以其无私邪。此言其實无私也，而人自然尊之，物莫能害之，蓋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也。聖人成其私者，非私曲也，非私邪也。謂衆人之自益其生，所以不能得先且存。而聖人之謙下无争，所以獨能得先且存也。蘇曰：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万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争得，則天地亦一物尒，聖人亦衆人尒，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无私，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尒。

上善若水章第八

天地不自生而長生，聖人无私而私自成，蓋上善若水而利物，又能不争而无尤。故次之以上善若水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衆人之所惡，去聲故幾乎於道。古本。

幾，近也。水之為物，得天一之炁，无定形而靡不通，故潤万物者莫潤乎水，乃善利也。遇方則方，遇圓則圓，何争之有。上善之人，則微妙玄通，常善利於人物而不争，是以无過而全德盡善也。衆人好高而惡下，水獨處之，上善之人常謙下也。有此之德，故近於道。易六十四卦，惟謙卦有吉而无凶、悔、吝。河上公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蘇曰：一本道下有矣字。《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陰陽，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水者，自然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争，故无尤。

居善地者，可止則止。心善淵者，中常湛靜。與善仁者，稱物平施。言善信者，聲不妄發。政善治者，德惟无私。事善能者，无所不通。動善時者，可行則行。有是德而有是善，夫惟不争，是以无過而全德盡善也。蘇曰：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争也。水惟不争，故兼七善而无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水能善利万物而不争，人當功成名遂而身退，故次之以持而盈之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已，止也。揣，初委、丁果二切，度也。○滿則溢矣，欲持而固之，不如其止。銳則挫矣，欲揣而利之，豈可長保。蘇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无盈則无所用持，而无銳則无所用揣矣。

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室字，嚴遵、楊孚、王弼同古本。遺，贈也。○貪財而輕命，則物在而身亡矣，富貴而驕奢，則喪身而殃後矣。河上公曰：富當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即禍患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陰陽運行，功成者退，天之道也。人當效天，故自古及今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者，禍每及之。老子之言，万世龜鑑。如子房者，乃合天之道也。蘇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為乎。

載營魄章第十

能功成名遂而身退者，則爲而不恃也，故次之以載營魄章。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

營魄，魂魄也。《內觀經》曰：動以營身之謂魂，靜以鎮形之謂魄。河上公曰：營魄，魂魄屬陰。一者，道之一也。謂身載魂魄，抱道之一，頃刻无離，人能之乎。

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无疵乎。

專者，靜定不撓之義。疵，黑病也。○夫嬰兒氣專而和柔，謂不撓其炁以致和柔，俾常如嬰兒之時，人能之乎。心不虛則不明，不明則不通。謂滌除私欲，使本心精明，如玉之无瑕疵，鑑之无塵垢，則冥觀事物，皆不外乎自然之理，人能之乎。

愛民治國，能无以知乎。

王弼、孫登同古本。○謂抱一、專炁、滌除等事，既以修身明心，可推充此道以及人物，即愛民治國之本也。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何以智為。愛民者非區區愛之，但不害之，即愛之至也。治國者非區區治之，但不亂之，即治之至也。人能之乎。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者，以吾之心神出入而言也。心神本不可以出入言，然而應物為出，應己為入，出則開而入則闔，不可不如是而言也。《莊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玄英註亦云：天門者，心也。雌者言其主靜而和柔也，亦感而後應之義。河上公并蘇註皆作為雌。一本或作无雌，恐非經義。蓋當經中有知其雄，守其雌也，理亦當於一動一靜之際，常為雌柔，使神

氣和順，則陰陽之炁一開一闔，亦和順矣。

明白四達，能无以爲乎。古本

明白，虛也。四達，通也。○謂此心虛明坦白，四達皇皇，感而後應，應而常虛，无以私意為之，人能之乎。蓋此心无為而无不為也，无為是本，无不為是末。然本末一貫，得其本則以一行万，而逐處皆是，通乎末則會万歸一，而无時不中。但人當守其本，則末自歸一尔❶。

生之畜許六切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畜，養本也。○謂万物皆根於道而生，本於德而養，然生之而不以為己有，為之而不恃其功，至於長成而不知所為之主，故万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玄德也。聖人體是道而无迹，大而化之，是以百姓不知帝力，玄之德也。蘇曰：其道既足以生畜万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知之也，故曰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能抱一則知无形之用也，故次之以三十輻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

輻，車輞也。《説文》：輪，轑也。轂，輻所輳也。无字絶句。○此假物以明大道虛通之用也。古者制器尚象，車之輻有三十者，以象一月共一轂，當其无處，乃有車之用也。

挻埴以爲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无，有室之用。古本

挻，尸連切，和也。埴，《説文》：黏土也。謂挻和黏土以為器也。半門曰户，交木曰牖。○器中虛通則能容受，室中虛通則能居處，是當其无處乃有器與室之用也。《莊子》曰：室无空虛，則婦姑勃谿。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此亦假物以明吾心虛通之用也。

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

故凡有形之以為利者，皆无形之以為用也，不特車器室然尔。何以驗之，吾之身有形也，其中有无形者之皆然也。豈特吾身，凡天地万物以為用也。故次之以三十輻章。

五色章第十二

能知无形之用者，則爲腹不爲目矣，故次之以五色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五色，青赤黄黑白也。人多以見色為明，而鮮能反照於无色之色，可謂盲矣。五音，角徵宫商羽也。人多以聽聲為聰，而鮮能反聽於无聲之聲，可謂聾矣。五味，酸苦甘辛鹹也。人多以嗜味為美，而鮮能反味於无味之味，可謂差失矣。王弼云：爽，差失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本心虛靜則聖不可知，馳騁田獵則

心逐禽獸，發而為狂，貴難得之貨則妨守道之行。為腹者守道也，為目者逐物也。去，撤也。聖人為內而不為外矣，焉肯玩好哉。故去彼色聲、香味、田獵、好貨之事，而取此虛通之道也。然去者非區區去物也，但不貪愛也。雖有五色畢陳，五音畢奏，五味畢獻，難得之貨畢呈，至於田獵之事有時乎因除害而為之，皆不足以撓其心，蓋中有去外取內之道也。

寵辱章第十三

為腹不為目，則知貴身愛身之道而无辱矣，故次之以寵辱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

寵為下，

謂寵為辱根，身為患本，人多不悟，故發明之。若驚、若身之義具在下文。何謂寵辱，發問也。答曰：辱因寵至，是寵為辱根，故寵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得寵為榮，失寵為辱。有寵易有辱，是以達者非特失寵若驚，其得寵亦若驚，至於功成名遂而身退，故无辱也。此所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苟吾无身，吾有何患。

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按《莊子·在宥篇》：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无為。无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大意與古本同。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不輕身以徇物也。愛以身為天下者，不危身以掇患也。託，付也。寄，寓也。先不輕身而不修身，則自取危亡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故終身无患也。苟字，應吉父、司馬公同古本。不言人有大患者，假身以喻人也。此復答曰：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也。蓋此身一墮濁世，事物交攻，乃大患之本也。苟吾无身，吾有何患。是知有身斯有患也。然則既有此身，則當貴之愛之，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不縱情欲，俾之无患可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知貴身愛身，則可執古之道御今之有，故次之以視之不見章。

視之不見名曰幾，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幾字，孫登、王弼同古本。傅奕云：幾者，幽而无象也。希，陸德明云：疏也，靜也。搏，手擊也，混合也。

○道无色，視之不可見，故名之曰幾。道无聲，聽之不可聞，故名之曰希。道无形，搏之不可得，故名之曰微。此幾希微三者，不可問之，故合而為一。河上公曰：夫无色、无聲、无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在上者多明，在下者多昧。唯此道則在上而不明，在下而不昧。蘇曰：物之有形，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无物。

此道繩繩而不絶，然而終不可名也，故復歸於无物。蘇曰：物之有形，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

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芴芒。

古本。

《音辯》云：芴音忽。芒，虛往切。於无非无曰芴，於有非有曰芒。《淮南子》、揚雄、傅奕同古本。《莊子·至樂篇》曰：天无為以之清，地无為以之寧。故兩无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无從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无為此道方可。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執古御今之道，在乎不盈，故次之以古之善爲士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

古本

夫惟不可測，故强爲之容：

古本

豫兮若冬涉川，猶去聲兮若畏四鄰，

古本下七句皆有兮字。○豫，象屬。

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此形容善爲士者，循理而疑。此形容善爲士者，審於始而不躁進也。猶，獲屬，後事而疑。此形容善爲士者，應物既已，而尚若畏四鄰，蓋謹於終而

常不放肆也。

儼兮其若容，古本

容一作客，非也。○謂貌重而若正顏容也。蘇曰：无所不欽，未嘗惰也。

渙兮若冰❷之將釋，敦兮其若朴，

融而化也，厚而純也。

曠兮其若谷，渾上聲兮其若濁。

虛而通也，不殊俗也。已上皆言若者，謂善為士者形諸外有如此，而其中則不可得而測也。

孰能濁以靖之而徐清。

靖一作静。然靖訓安，接下文義相貫。而字，王弼同古本。○謂心雖應物，而誰能濁之，以其能安定之而徐自清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

久字絶句。○謂此心誰能安定以久而不復應物哉，感之而徐自生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保守此道者，常虛其心，不欲使人欲充塞其中也。夫惟虛，故能循自然之理以應万變，而依然如故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不盈之道，雖歿身而不殆，故次之以致虛極章。

致虛極，守静篤，万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也。復音服，反也。○吾心之初，本來虛静，出乎自然，初不待致之守之。逮乎感物而動，則致守之功不容一息間斷矣，是以老子教人致虛守静。致虛之極，守静之篤，則不離於初。不離於初，則万物並動，而吾能以是觀其復歸於虛静也。夫惟虛静，然後能動而有常。在易陰極而一陽反生於下謂之復，復則生生之道，常久而不已也。蓋動自静來，動極復静矣。非虛極而静篤者，不能觀之。雖然，致虛守静，非謂絶物離人也，万物无足以撓吾本心者，此真所謂虛極静篤也。蘇曰：致虛不極則有未忘也，守静不篤則動未忘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浄，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静在静，猶陷於動，而况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静之用，難矣。

凡物䛒䛒，各歸其根。歸根曰静，静曰復命，復命曰常。

凡物䛒䛒，傅奕云：古本如此，䛒字，《玉篇》音云，又音運，物數亂也。一本作夫物芸芸。《莊子·在宥篇》曰：万物芸芸，各復其根。芸字，成玄英疏云：衆多也。《玉篇》與《韻略》訓芸字皆云香草也。今從古本。○此假物以喻人也。凡物數雖紛亂，然而无有不歸其根者。蓋一陽生於子，冬至也，物各生其本而動。至已而其葉茂盛，是陽動之極也。動極而静，静而生陰。一陰生於午，夏至也，物各歸其根而静。至亥而其葉凋零，是陰静之極也。静極復動，一陽復生於子。於是乎生生之道有常，故歸根曰静，静曰復命，復命曰常。命猶令也，天所賦為命万物受之而生也。常者久也，復命則

常久也。在人言之，根者本心也，歸根者反本心之虛靜也。吾心之初，本來虛靜，於此可以見道之令也，即天之所賦者。故靜篤則可以復道虛通之令而有常也。然則不歸根則不能靜，不能靜則是牽於物欲，不能復道虛通之令而常久也。故致虛之極，在乎守靜之篤也。周茂叔得之於此心之初，是以有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之説，又有誠通誠復之論及主靜之語。夫虛靜者，如明鏡止水，物來則通。通而一點无私，則常應而常虛靜矣，豈不可以復命而常久也。蘇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歸根然後為靜。〇愚伏讀老氏此經，惟言心未嘗言性，而子由註此經屢言性，何也？《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語》曰：天命之謂性。自是而下，言性者紛紛，故諸儒因孟軻性善之説，有復性之論。然原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老氏亦有不如守中之語。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不言性。所謂道心即本心也，常虛常靜，能應萬事而不失其正者也。惟其虛靜，故微妙而難明，當於其通處明之，則得之矣。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久通生之妙實根於虛靜者，謂知常久自然，常久自然則終身不危殆矣。之明也。不知此者，妄動而凶，遂與誠通誠復者異也。吁，草木之不夭於斤斧者，猶能抱蚩忝以歸根復命而常生，此經屢言性，何以歸根復命，遂使私欲得以害之，自失其常，是反不如草木也已。河上公曰：不知道之常，妄作奸凶巧詐，則失神明，故凶。蘇曰：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知常容，容乃公。

知常久自然之道，則虛通而无不包容也。无不包容則公而无私，衆邪莫當。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王者天下歸往之稱，惟其无私，故天下之人往而歸之。王乃如天之不言而行，无為而生。不言而行，无為而生，乃虛通而大也。虛通而大則常久自然，常久自然，皆人欲盡淨而天理之明也。不知此者，妄動而凶，遂與自然則終身不危殆矣。自知常容之後，皆人欲盡淨而天理流行，何危殆之有也。河上公曰：公正則可以為天下王，能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與道合同，乃能長久。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无殃无咎，乃與天地俱歿，不危殆也。

太上章第十七

得致虛守靜之道，則功成名遂而民皆曰自然，故次之以太上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音予之。

太上者，太古君上也。譽，稱美也。○太古在上之君，无為无欲，道化流行，不見其迹，下民各得其所，但知有君而已。其次之君，漸不及古，仁義既彰，民雖親愛而稱美之，然朴自此散，不如相忘於道德也。蘇曰：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

大朴既散，人偽日生。又其次之君，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雖畏之而亦侮之也。蘇曰：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信，誠也。焉字，河上公同古本。○大道未嘗廢，有不誠信故上之誠信不足，則下亦有不信者矣。蘇曰：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不自信，而加之以仁義，重之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猶兮其貴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兮、哉、曰三字，嚴遵同古本。○聖人誠信既足，其於言也，尚且貴之而不輕發，則民自誠信矣，故功成事遂，百姓不知帝力，皆曰我自然。此乃相忘於道德也。河上公曰：太古之君，舉事猶重於言，恐離道殊自然也。功成事遂，太平也。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而以為當自然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太古之時，上下相安，去古既遠，寖失自然，故次之以大道廢章。

大道廢，有仁義焉。

廢，毀也。仁者愛之理，義者事之宜。○大道未嘗廢，廢之者人也，自大道毀而有仁義之名也。蘇曰：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音辯》云：四句下俱有焉字。

知去聲慧出，有大僞焉。

知，訓知也。慧，訓儇也。○知慧者以有大偽也。蘇曰：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足万物也，而以知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焉。國家昏亂，有貞臣焉。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貞字，嚴遵、王弼同古本。世本多作忠，蓋避

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无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无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弃知第十九

大道廢而有聖知仁義巧利之弊，故次之以絕聖弃知章。

絕聖弃知去聲**章第十九**

絕聖弃知，民利百倍。古本

聖知本欲以利民，而其末必至害民，蓋聖知之迹彰則寖失无為之化也。上失无為則下多妄作，民遭其害，故絕弃世俗之所謂聖知之事，則民百倍其利矣。河上公曰：絕聖弃知反无為也。蘇曰：聖知不足以知道，使聖知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弃知，民利百倍。

絕仁弃義，民復音服**孝慈。**

復，反也。〇仁義本欲以治民，而其末必至亂民，蓋仁義之名顯，則寖失自然之本也。上失自然則下生人偽，民鮮貞良。故絕弃世俗之所謂仁義之事，則民復孝慈而不知以為孝慈矣。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然則孩提之童，自然如此，初不知為仁義也。蘇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遺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弃義，則民復孝慈。

絕巧弃利，盜賊无有。

巧利本欲以便民，而其末必至亂民，蓋巧利之習勝，則寖失淳朴之風也。上攻巧利，則下多姦貪，以至為盜。故絕弃世俗之所謂巧利之事，則盜賊无有矣。蓋聖知、仁義、巧利，非自然私少欲寡矣。屬者接續之義，當見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抱其質朴以示下，故可法

絕學无憂章第二十

絕聖弃知，循乎自然，則无憂患，故次之以絕學无憂章。

絕學无憂。

絕外學之偽，循自然之真，則无憂患。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朱文公註曰：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然則老氏絕學之意，其使人反求諸己本然之善，不至逐外失真流於偽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後世徒學於外，不求諸内，以致文滅質，博溺心。聖人有憂之，故絕外學之偽。孔子未嘗不學，然所學者道也。故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唯上聲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恭膺也，阿，慢膺也。幾上聲何，多少何如也。體道之士，自然謹善，无慢與惡，蓋明本心元善也。但循天理而發，則全乎善。縱人欲而發，則流乎惡。故老氏舉唯阿善惡相去之實事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慢與惡逆乎天命，皆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君子所以謹其獨也。嘗觀人之不畏者，乃其平日偽學之荒，不明真道，故外為恭善之虚文，内為慢惡之實事也。

荒兮，其未央哉。

《音辯》云：中正也。○謂衆人之荒於外學，其未知真道之中正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咳❸。

熙熙，《音辯》云：喜聚貌。太牢，牛羊豕也。欲以之祭，為牢以養之，故皆曰牢。我者，老子自稱。怕音薄，《説文》：无為也。咳，何來切。張玄静與古本同，《集韻》通作孩，《説文》：小兒笑貌。一云子生周歲而能別人。○聖人之心，淡然无欲。謂衆人熙熙然悦樂偽學，恣縱情欲，如享太牢之味，如登春臺，而觀，逐外失真，而不自覺。我獨静居情欲未兆之始，如嬰兒之未有分別也。蘇曰：人皆溺於所好，其美之不畏，君子所以謹其獨也。嘗觀人之不畏者，乃其平日偽學之荒，不明真道，故外為恭善之虚文，内為慢惡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

之怕然不動，如嬰兒之未孩也。

儽儽兮，其若不足，似无所歸。

此句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乘乘兮若无所歸。嚴遵作若若无所之。今從古本。儽，力追切，《説文》：垂貌，《博雅》云：瘦貌。○聖人之心，常虚常静，无去无來，故儽儽兮外无文飾，其若不足，内不離道，似无所歸也。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聖人之心，无得无失。衆人皆以偽學為有餘，而我與道合同，實无所得，故獨若失也。

我獨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音辯》云：沌音囤，不分貌。世本作純純，又省獨字，今從古本。○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終日如愚。謂我獨愚蒙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混然不分也。

俗人皆昭昭，我獨若昏。

王弼同古本，世本无皆字。

人皆逐境為明，我獨守道如昧。

俗人皆察察，我獨若閔閔。

古本與傅奕本作閔閔，莫昆切，有訓作昏昧不分别者。河上公及諸家並作悶悶，音同，又省皆字。若字，韓文公古賦有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詳此閔閔字，註云一作悶悶，正與此合。○今從古本。○謂俗人皆察察用智，我獨閔閔存真。

澹兮若海，飄兮似无所止。

澹，《音辯》云：音談，水深貌。河上公作忽。飄字，梁帝簡文同古本，王弼作飂，今從古本。○謂澹兮深不可測，故若海也。飄兮一无所係，故似无所止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既能絶學，則唯道是從也，故次之以孔德之容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容，包含也。○甚有德之人，无不包容。其所以无不包容者，蓋唯道之是從也。

道之爲物，惟芒惟芴。

芒芴字註解，已具第十四章。○道不可以物言，此言為物者，蓋万物本不可以物言，此言為物者，蓋万物皆出於道也。道不可以有无言，故曰惟芒惟芴。

芴兮芒兮，中有象兮。芒兮芴兮，中有物兮。

王弼、司馬公同古本。別本作其中有象，其中有物。今從古本。○謂道為无則非无，以道為有則非有，故曰芴兮芒兮，芒兮芴兮。然而万象由斯而見，万物由斯而出，故曰中有象兮，中有物兮。蘇曰：道非有而貴求養於道也。

无，故以芒芴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芒芴者也。

幽兮冥兮，中有精兮，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楊孚同古本。一本作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今從古本。信，《説文》云：誠也。〇謂道既不可以有無言之，則幽微冥昧矣，然而中有至精至真，則是其中有誠信矣。万物莫不由是而生，人為物靈，其本心真實无妄，凛不可欺，能於日用之間，循乎自然之理而真實无妄，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行之路，合乎天之道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周茂叔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然則何須外學之偽，故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奚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自今及古，嚴遵、王弼同古本。一作自古及今。閱如閱人之閱。甫，始也。奚字，古本。此者謂真道也。〇道本无名，然天地人物非此則不能生，故其生天地人物之名，自今及古，自然不去，以閱衆始也。衆始則有終，道則无始无終，所以能閱衆始也。老子自謂吾奚以知衆始之所以然哉，以此真道也。蘇曰：聖人之所以知万物之所從始者，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唯道是從，則可以抱一而爲天下式矣，故次之以曲則全章。

曲則全，枉則正。

正字，王弼同古本，一作直。〇曲己以從道則正。蘇曰：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是而已。通故與物不迕，不迕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而天下之至直也。

窪則盈，敝則新。

窪音蛙，當作窊，凹也。汙，下也。敝，敗衣也。一作弊，困也。當作敝。〇地之窊下者，則水趨之必盈。此譬人之德行，皆當持謙也。物之凋敝者，則春生之又新。此譬人之窮達，皆當循理也。地與物，不過无妄而已。

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真道

聖人抱道之一為天下法。河上公曰：自從少則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託虚也。多財者惑於守身，多學者惑於所聞也。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万事，故能為天下法式。蘇曰：道一而已，得一則无不得矣，多學而无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見音現，彰明也。〇有道而不自顯

露，故明。有德而不自以為是，故彰。自稱曰伐，有功而不自稱，故有功。自恃曰矜，有所長而不自恃，故長。夫惟道未嘗與人争，而其尊无上，其功无等，其先无踰，是以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

争先，伐功矜長之人，則曲己以讓之，枉己以遜之，不起慢辭，不興惡意，此非從其人也，天下莫能與之惟其不競，故其久也，天下不自以為是而競。河上公曰：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生不危也。蘇曰：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争之餘也，故以不争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虚言哉。誠全而歸之。

誠，信也。○謂古之所謂曲己以從道則全者，豈是虚言，信全而歸之也。蓋道全而生之，吾當全而歸之矣。蘇曰：世以直為是，曲為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曰：此豈虚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其身也，内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歸於性，則其為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能抱一爲天下式，則无飄暴之行矣，故次之以希言自然章。

希言自然。

希，陸德明云：疏也，静也。○希疏之言出乎自然，可以傳之无窮，用之无盡也。有道者同於有道之人，有德者同於有德之人，蓋道同而德合也，而中，非有其自然而强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

故飄風不崇朝，暴雨不崇日。

飄，《説文》云：回風也。《音辯》云：疾也。崇一作終。假此以譬人之暴戾不能久也。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謂誰為此飄風暴雨，乃是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為飄暴，而況人而暴戾，可以久乎。河上公曰：孰，誰也。天地所以忽為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於人欲為暴卒事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謂人之所以從事於道者，有感則有應也。有道者同於有道之人，有德者同於有德之人，蓋道同而德合也。故同於道者，有道者亦與之相得。同於德者，有德者亦與之相得。而同於失者，則失道者亦與之相得。此乃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是知人之言行當疏通安静，不當如飄風暴雨也。蓋疏通安静則有疏通安静者應之，暴戾則有暴戾者應之也。上之誠信不足，則下亦有不誠信者應之矣。

河上公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既无飄暴之行，則安有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事哉，故次之以跂者不立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去智切，舉踵也。跨，枯化切，越也。○立而跂，欲高於人也，然豈可久立邪。行而跨，欲越於人也，然豈可久行邪。跂也，跨也，以譬人之好高争先。所立所行不正，不可以常久也。

自見音現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世俗之人皆欲自顯自是，故不明不彰。

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音嗣贅行去聲，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功而自稱者喪其功，有所長而自恃者失其長，此跂、跨、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六者之於道，曰餘食贅行。餘食則是人之所弃，贅行則非本體之正，是以物或惡之，故有道之士不為此等餘贅之事也。蘇曰：譬如飲食，適飽而已，有餘則腐。譬如四體適完而已，有贅則累。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不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能反身而求是道於吾心之初也，故次之以有物混成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道本不可以物言，然不曰有物，則无以明道。而言混成，則混然而成，乃自然也。但求之於吾心之初，則得之矣。有天地然後万物生，道先天地生，則非物也。道本无生，亦以其生物而言。蘇曰：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來非去，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尒。

宋兮寞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地母。

宋，古寂字。寞字，王弼與古本同，河上公作寥。《韻略》云：寂寞，无聲也。寂寥，空也。按《莊子·天下篇》亦有寂漠无形。天地字，古本如此，一作天下母，宜從古本。○宋寞，言其无聲形也。獨立而不改者，言其无與之並而常久也。周行而不殆者，言其虛通而无所礙也。可以者，道不可以指陳也。為天地母者，言其生天地也。

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

王弼同古本，河上公本上句无强字，今從古本。吾者，老子自稱也。○謂道无聲形，安得有名，因以其万物由是而出，故强字之曰道。又以其曠蕩无不制圍，强名之曰大。蘇曰：道本无名，聖人見万物之无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万物之莫能加也，故强名之曰大。然其實則无得而稱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往也，去也。大則去而不可禦，

故曰逝。逝則極乎无極而不可窮，然故曰遠。雖極乎无極而不可窮，然復在吾身之中，而於日用之間不可離也，故曰反。人能究此，則知本心乃渾淪也。河上公曰：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地常在下，乃復逝去无常處。所言遠者，窮於无窮，布炁天地，无所不通。又言其遠不越絶，乃復返在人身。蘇曰：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道包羅天地，生成万物，无所不載，故皆曰大，而道尤大焉。天无不覆，地无不載，故皆曰大，而道尤大焉。河上公本作王。人字，傅奕同古本，河上公之意，以為王者人中之尊，固有尊君之義。然按後文人法地，則古本文義相貫，況人為万物之最靈，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身任斯道，則人實亦大矣。而人之尊君，乃自然之理，當然之事也。道本不可以域言，此就宇内而言之也。謂區域之中有大者四，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法地之靜重，地法天之不言，天法道之无為，道法自然而然也。人雖止言法地，而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泝而上之，皆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去聲輜重去聲，雖有榮觀去聲一作館，宴處超然。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能反身而求此道於吾心之初，則自然不離乎重與靜也，故次之以重爲輕根章。

重可載輕，靜可制動，故重為輕之根，靜為躁之主。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零落，根重故長存也。人君不靜則不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則能變化，虎躁故乃夭虧。靜則无為，躁則有欲。有欲者死，无欲者長生。蘇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去聲輜重去聲，雖有榮觀去聲一作館，宴處超然。

君子，成德之名。輜，庫車也。《字林》：載衣物車，前後皆蔽。若今庫車。重者，車所載之物也。觀，從遊之所也。宴，安也。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燕。○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華之觀，亦安居而超然不顧。此譬君子不離重與靜也。蘇曰：行欲輕而不離輜重，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古本

如之何万乘去聲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乘，車數也。天子畿内地方千里，出車万乘，故曰万乘之主。○謂君子不敢離重與靜，如之何為万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哉。蓋不重不靜，則不能鎮輕浮而制躁動，故有道之

君至重至靜，是以天下皆本之以為根，賴之以為主也。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本字，嚴遵、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輕則失臣，與前文不相貫，宜從古本。○人主輕忽易則失根本之重，躁動多欲則失為君之德，故人君不可須臾而離於重靜也。

善行章第二十七

能重能靜則善矣，故次之以善行章。

善行者无轍迹，善言者无瑕謫。古本瑕，玉病也，又過也。謫音摘，罰也，責也。者字，司馬公註同古本。○善行已者乘理，故无轍迹。善言事者中節，故无過責。

善數者无籌策。數，上聲，王弼、嚴遵同古本，河上公作善計籌。策，筭數也。○善數物者以一，故无籌策。

善閉者无關楗其偃切，善結者无繩約。楗，拒門木也。或從金傍，非也。橫曰關，豎曰楗。○善閉情欲者以道，故无關楗。善結人心者以德，故无繩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无弃人。常嚴遵同古本。○世俗之人，行而有迹，言而有過，數而有失，情竇開而不能閉，人心離而不能合，非惟自弃，而所行所言不善，人物皆被其无窮之害矣。是以聖人常善救之，俾歸真道，各得其所，故人无弃人，物无弃物也。襲明猶緝熙之意。聖人救人物之道，至公无私，此惟无隱，彼將自明。譬燈之傳燈，及其明也，混而為一，不知孰為前燈之明，孰為後燈之明，傳之无窮，其明无盡，是謂密傳之明也。人能傳此至明，非特成己成人，又能輔万物之自然，而无弃人弃物也。蘇曰：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人自得之也。一旦洞悟，則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是謂襲明。古本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者，繼道之人，先覺者也，非强行善，乃循本然之善也。不善人，未覺者也，非本不善，未明乎善也。師者，人之模範，故先覺者是未覺者之模範也。資，質也，未覺者亦有先覺者之資質也。人皆可以為善人，特其未覺，而藉先覺者覺之耳。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去聲大迷。

是謂要妙。

至也，雖智者亦有所不曉，此乃所謂道之要妙也。是則悟者自得，豈容私貴私愛於其間哉。故《莊子·天運篇》載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隱。蘇由外入者无主於中，聖人不出。曰：聖人之妙，雖智有所不喻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善則復歸於朴而无割，故次之以知其雄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谿，常德不離，平聲復歸於嬰兒。雄，釋云：武稱，一曰鳥父，以譬剛動也。雌，釋云：牝也，又鳥母，以譬柔靜也。《爾雅》：水注川曰谿。夫剛動則躁進，柔靜則謙下，故知其剛動則守其柔靜。為天下谿者，以謙自處，如谿之善下也。謙下則常久之德不離於身，是以反歸於嬰兒之時，神全而氣和矣。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白，昭明也。黑，玄冥也。式，法也。○守柔持謙，其德昭明。又當韜晦，故知其昭明，守其玄冥也。為天下式者，不自炫耀，人皆法之。人皆法之，則常德不差，是以能用天下之才而為官守之主。故大制天下者，其道純而不離，猶朴全而无割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谷，虚而能容，深不可測，人歸之如水之赴谷也。虚而能容，則常久之德无有不備，是以反歸於純朴也。純朴不散，則非器矣。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无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復歸於朴則无甚奢泰矣，故次之以將欲取天下而爲之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已，語助。○謂天地人物固有常矣，不敢矜伐，故知其尊榮而守其卑辱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為天下谷者，虚而能容，深不可測，人歸之如水之赴谷也。虚而能容，則常久之德无有不備，是以反歸於純朴也。純朴不散，則非器矣。朴，《説文》：木絜也。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无割。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音以。已，語助。○謂天地人物固有常矣，君天下者當輔萬物之自然，不可妄為。河上公曰：欲以有為治民。蘇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万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其害

爾。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

夫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夫字，阮籍同古本。〇夫天下之大，語其分則一物各具一神，語其混則物物統歸一神，故曰神器。是則隱然有主宰在其間，固不可亂其常矣，豈容加一毫私意以為之。儻背道叛德，有為以撓自然者，犯其神也，神必禍之。虐下縱欲，執持以為己有者，侵其神也，神不與之。河上公曰：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朴也，强執教之則失其情實也。蘇曰：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而不服者，而况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噤或吹，或彊或剉，或培或墮。是以聖人去上聲甚、去奢、去泰。

《音辯》云：故一作凡。噤字，嚴遵同古本。注引《楚辭》口噤閉而不言。或彊或剉，或培或墮，嚴遵、王弼、傅奕、阮籍同古本。剉，寸卧切，折傷也。培，蒲枚切，傅奕引《字林》云：益也。墮，徒果切，傅奕引《字林》云：落也。河上公改噤作呴，改剉作羸，改培作載，改墮作隳，今仍同古本。〇夫陰陽運行，一消一息，神用无窮。故寒暑來往，非不得已而用之者言也。若夫周公之誅三監，以禁暴除亂，皆出於不得已而用之，事定則止，不驕不伐，何還返之有哉。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去聲，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一万二千五百人為，不可執也。是以聖人无為无執也。大國三軍，謂軍師所處之地，農事廢弛，草木遂長，用兵之後，殺氣傷和，凶年必至。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能去甚、去奢、去泰，則用道矣，故次之以道佐人主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夫字，阮籍同古本。言。或彊或剉，或培或墮，嚴遵、王弼、傅奕、阮籍同古本。剉，寸卧切，折傷也。培，蒲枚切，傅奕引《字林》云：益也。墮，徒果切，傅奕引《字林》云：落也。河上公改噤作呴，改剉作羸，改培作載，改墮作隳，今仍同古本。〇夫陰陽運行，一消一息，神用无窮。故寒暑來往，非不得已而用之者言也。若夫周公之誅三監，以禁暴除亂，皆出於不得已而用之，事定則止，不驕不伐，何還返之有哉。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去聲，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一万二千五百人為，不可執也。是以聖人无為无執也。大國三軍，謂軍師所處之地，農事廢弛，草木遂長，用兵之後，殺氣傷和，凶年必至。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一本强字下有焉字。善者吉且无咎，《易》之師卦曰：師，貞丈人吉，无咎。伊川曰：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又曰：比卦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卦以一陽為衆

陰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然則陽本主生，兵本以禁暴除亂，不得已而用之也。禁其暴，除其亂，以活生靈，乃生生之道也。帥師者必好生，然後能制殺爾。若非貞丈人，則求其吉而无咎，難矣哉。吉且无咎者，出以律，動以義，決之而已，不專以兵取强也。蘇曰：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司馬遷亦云：果猶王弼云：果猶濟也。温公云：果猶成也。大抵禁暴除亂，不過事濟功成則止。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憍，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憍，矜也，舊本亦與驕通。伐，自稱美也，一本下句无謂字。〇決之而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勢，決之於不得已，此所謂決之而非以兵取强也。凡物之壯者必老，惟道則无壯无老。苟不體道，而久恃兵為壯，得无老乎。知壯極則老，能早止兵，則庶幾於道矣。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以道佐人主，則不用佳兵，故次之以夫佳兵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謂佳好之兵，凶器也。聖王用兵，惟以禁暴除亂，非欲害无辜之民也。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恬，安也。樂上二字音洛，下並魚教切，欲也。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兵以禁暴除亂，不以取强，惟能守道，則万物自賓，故次之以道常无名章。

道常无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王侯若能守之，万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樸指道而言。甘露者，和氣所致，乃是以君子居則貴左上聲，用兵則貴右，蓋殺伐之事非以為常也。兵者凶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凡兵至於不容不用，則恬淡為上，故❹不美也。若美之，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王者有德之應。令，命也，亦發號

也。○道常无名，固不可以小大言之，聖人因見其大无不包，故强為之名曰大。復以其細无不入，故曰小也。然雖以小而言之，天下亦莫能臣使之也。王侯若能守道，則万物將自賓服，何以兵為。无殺氣則天地之氣亦交通成和，以降甘露，豈有凶年。至於人，亦不待發號施令而自均平。此王者道化流行之效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夫亦將知止，馬誕、王弼同古本。○道本无名，老子初不得已而强為之名，以發明後世，此始制有名也。名亦既有，則可因有名而及身，以求无名之樸，自然純備，无間雜欠闕，此所謂止於至善也。无名之樸，道也，求之於吾心之初，則得之矣。豈可不知止而更欲外起妄情，自取危殆邪，故知止所以不殆。王侯守道而在天下，則万物歸之，譬如川谷之與江海也。蓋道者万物之所宗，江海則川谷之所歸也。○蘇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万物之宗也；万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曰小宗也；皆道也，故万物賓其所宗。

知人者知章第三十三

能守道則不失其所，死而不亡者知章。

知人者知也，自知者明也。古本每句下有也字，文意雍容，世本並无也字，至不失其所者久。若无也字，則文意不足，今依古本。○人能虛靜，則可以知人，可以自知。知人以智言，非私智也，猶止水之燭物也。自知以明言，乃本明也，猶上水之湛然也。《莊子·天道篇》有曰：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万物之鏡也。蓋道者万物之所宗，江海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万物之宗也；万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曰小宗也；皆道也，故万物賓其所宗。

勝人者有力章第三十四

氾音泛

雖自知不失其所，死而不亡，而終不自爲大

也，故次之以大道氾氾兮章。

大道氾氾兮，其可左右。

大道氾氾兮，周流无窮，不可止以左右言。今言其可左右者，謂可以左，可以右也，无可无不可，无在无不在也。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被万物而不爲主。

恃，依賴也。衣被，王弼、馬誕同古本，衣被猶覆蓋也。○万物依賴於道以生，而道未嘗為辭。生物之功既成，未嘗名為己有。又覆蓋万物，而未嘗為主也。

故常无欲，可名爲小矣。万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爲大矣。

万物歸之而不知主，王弼、司馬公同古本。○道不可以小大言，故以其常无纖毫之欲而言之，則可名為小矣。以其万物歸之而不知主而言之，則可名為大矣。道何嘗自為大也，惟常无欲而已。亦何嘗知万物歸之，欲為之主也哉。

是以聖人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嚴遵、王弼同古本。○是以聖人體道无欲，終不自為大也。故以其終不自為大，万物自然歸之，故能成其大矣。一有纖毫之私欲，則物不歸之，安能成其大也。蘇曰：大而有為之心，則小矣。豈同夫執大象者天下自然歸之而不離也哉。蓋道之出言，雖淡兮其无味，且又道无形聲，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而用之則不可窮也。蘇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其出言，王弼同古本。既，盡也。○此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大道氾氾兮，而用之不可既，故次之以執大象章。

執大象者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大象者，謂守道者如手之執物不可失也。道本无象，此言執者，以万象皆由是而兆見，故曰大象也。聖人能執道不失，則天下皆往而不害自為大象者，必能知消息盈虛之運，而常以柔弱之心往而誠歸之，非聖人有招來天下之心也，天下皆心往而誠歸之，並育而不相害者，惟聖人一毫无私欲，神安氣平，而極於精通，无一物不得其所。聖人安平泰，而天下亦自然安平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執大象者，必能知消息盈虛之運，而常以柔弱之道勝剛强也，故次之以將欲翕之章。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

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强。

翕，斂也，合也，聚也，王弼同古本。取一作奪，非古也。○爐之有鞴方可冶鍊，夫鞴之將欲翕也，必固張之。張之不固，則不能翕也。其次可以類推。天下之理，有張必有翕，有强必有弱，有興必有廢，有與必有取，此春生夏長，秋斂冬藏，造化消息盈虛之運，固然也。然則張之、强之、興之、與之之時，已有翕之、弱之、廢之、取之之幾伏在其中矣。幾雖幽微，而事已顯明也，故曰是謂微明。或者以此數句為權謀之術，非也。聖人見造化消息盈虛之運如此，乃知常勝之道是柔弱也，蓋物至於壯則老矣。

魚不可悅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悅，吐活切，輕悅也。傅奕云：別本作脫，消肉癹也。《韻略》訓骨，去肉也。邦一作國，今依古本。利器，兵器也。○此起譬也。《西昇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炁，炁莫柔弱於道。然則道之所以柔弱者，包羅天地，貫穿万物，乃常勝也。又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在水中，水在魚中。皆不得老氏之意也。蓋老氏謂兵事利器，遂使後世疑此章為權謀之術，道去人死，水乾魚終。是知魚以喻道，不得已而以禁暴除亂，不可以好還，兵取强。謂强梁者不得其死，不如柔弱。謂聖智仁義巧利本欲以利民，而其末必至於有害，以為不若相忘於道德，此知幾也。故切切明夫事好還，亦如消息盈虛之運也。方人不可離於道，譬之魚不可悅於淵也。此豈權謀之術哉。為人主者，不以道德化人，而以利器示人，則是魚之悅於淵也。潛心於此者，不可不辨。大率此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更在後之君子不以人為輕重，審其是而已矣。

道常无為章第三十七

能以柔弱之道勝剛强，則万物自化，至於无名之樸亦將不欲，故次之以道常无爲章。

道常无爲而无不爲，王侯若能守之，万

物自化。

虛靜恬淡，无為也。天地人物得之以運行生育者，无不為也。王侯若能守道而虛靜恬淡，則无為矣，万物將自化，其虛靜恬淡則是无不為矣。化者雖有氣質昏隔、躁動多欲者，亦將不待教令，自然變而化成虛靜恬淡矣。是何故邪，在上者无為无欲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

吾者指王侯而言。作，動起也。鎮者，安也，重也，壓也。无名之樸，道也。〇人之心易塞而難虛，易動而難靜，易遷而難守，易變而難常。雖已相化，而或有復為外物所動，欲起妄作者，則吾將鎮之以道，使不敢妄作也。

无名之樸，夫亦將不欲。

治國者，天下既无妄作之人，則无名之樸亦无所用之矣。寂寂虛通，蕩蕩无迹，譬如无病而忘藥，達岸而捨舟矣。若夫學道之士，因言以明道，悟道則忘言。若復執着有无，豈解玄妙。故曰无名之樸，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正，平也，定也，不枉也。〇君天下者，至於欲樸之心亦无，則純於道也，安有妄動哉。无思无為，不動而化，不言而信，垂衣拱手，天下不待教令而將自平正也。太古之風，不過如是而已。從事於道者，至於純則化矣，不可以有加矣，不知道為吾而吾為道矣，故以是結上經焉。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上

❶『尔』原作『尔』，下文中通用。
❷『冰』原作『水』，據通行本改。
❸『咳』通行本作『孩』。
❹『故』通行本作『勝』。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下

范應元集註直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孔子不居其聖，乃所以有德。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王弼曰：有德則遺其失，不德則遺其得。河上公曰：上德謂太古无名號之君，德大過如是而已。從事於道者，至於純則化矣，不可以有加矣，不知道為吾而吾為道矣，故以是結上經焉。

上德不德，是以无德。

上德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德以全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於上德為有間矣。河上公曰：下德謂號論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以有名號及其身故。蘇曰：夫德者，性之端、道之用也。聖人之德配天，而无所不利。天何言哉，故

上德不以德為德，是以有大德。下德為之而无以為。

德纔有微善，執為大德，揚名要譽，是以无德。上德无為而道法自然，包乎天地，運乎日月，散乎人物，我於中出而得之，斯其所謂德也。原夫上古太朴未散，所謂德者，得之於自然，无形无迹，无名无聲，默運之頃，自然與天地同其長久，自然與日月同其常升，斯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至於下古，太朴既散，所謂德者，不失於顯然，如是為聖，如是為賢，反而觀之，其視不可道者為難至，其視不可名者為莫及，斯曰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爲而无不爲，

此句韓非、王詵、王弼、郭雲、傅奕同古本，河上公作上德无為而无以為，今從古本。此復釋上德也。謂上德者不言而信，不動而化，无為而无不為也。韓非云：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上德无為而无不為也。《音辯》云：韓非出於戰國，必見先秦古書。

下德爲之而无以爲。

韓非、王詵、王弼、郭雲、傅奕同古本，河上公作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今從古本。○此復釋下德也。謂下德為之而无以為者，為其當然也，无私意以為之。王弼云：下德為之而无以為者，得之於自然，无所偏為也。今引韓非、王弼兩家註者，无它焉，姑以證古本也。

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者愛之理也，義者事之宜也。愛出乎理，謂之上仁。上仁為之而无以為者，非以要譽也，无所為而為之也。事得其宜，謂之上義。上義為之而有以為者，將以處事也，苟義為之而有以為之，則得其宜。纔有私意以為之，則失其宜，起爭端也。蘇曰：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為之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强之。强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无術矣。張沖應曰：周禮備而六國爭雄，唐禮成而五季交擾。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之應一作知應，應者，應對之應。攘音禳，揎袖出臂曰攘。扔字，王弼與古本同，《音辯》云：引也，就也，推也，音認，又音仍。《玉篇》：扔字人烝切，因也。世本作仍，今從古本。○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體雖嚴而用不迫，謂之上禮，以敬為主，以和為貴，以此教人而齊民也。然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是莫之應也。以正不行，繼之以怒，攘臂而扔之，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當此之時，敬和安在哉，不如脩其身而天下平也。河上公曰：言禮華盛實衰，動則離道，不可應也。上下忿爭，故攘臂相扔也。蘇曰：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為之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强之。强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无術矣。張沖應曰：周禮備而六國爭雄，唐禮成而五季交擾。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夫，發語之端。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自失道之後，愈降愈下，人鮮能盡己以實，是忠信之薄也。忠信薄而後約之以禮，使之循規蹈矩，弗畔於道。及其末也，以文滅質，反為亂階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前識猶言先見也。華，榮也，道之散也。謂制禮之人自謂有先見，故因天理而為節文，以為人事之儀則也。然使人離質尚文，乃道之華也。漸至逐末忘本，姦詐日生。人之愚昧，自此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上聲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不處其華，故去上聲彼取此。

韓非、嚴遵同古本，一本下兩句處作居。○大丈夫，君子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忠信之厚，而不處其薄，處其道之實，而不處其華。蓋知仁義禮其末，必至於亂，不如相忘於道德也，故除彼薄與華，而取此厚與實矣。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程子註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然則孔子其亦處其厚與實者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德由自得而立名，故次之以昔之得一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天无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恐發，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万物无以生將恐滅，王侯无以爲貞將恐蹶。

昔之得一者：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神得之以靈，谷得之以盈，万物得之以生，王侯得之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是以各由其一而不自以為德也。

天无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恐發，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万物无以生將恐滅，王侯无以爲貞將恐蹶。

古本如此。河上公為貞下有而貴高三字。致推而極之之謂發，動也。蹶音厥，僵也。○其推而極之一也，蓋一本通乎万殊，万殊由於一本，所以謂之一也。故天、地、神、谷、万物、王侯皆不可離於一也，豈自以為德哉。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上聲爲基。是以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是其以賤爲本也，非歟。

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此非以賤為本邪，非乎。今從古本。○穀，善也，又百穀之總名也。春秋王者多稱不穀。夫一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賤且下也。然天、地、神、谷、万物、王侯皆得之以為本，實至貴至高也。故貴當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者，

是其以賤為本也。非歟者，設問也，言實以賤為本也。而自稱孤稱寡，有善而自稱不善者，乃不自以為德也。蘇曰：天地之大，王侯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

故致數譽平聲无譽，不欲琭琭若玉，落落若石。

數音朔。譽，稱美也。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數車无車。陳碧虛云依古本作譽。琭音祿，玉貌。若字，河上公作如，今從古本。○夫一乃万物之本，至貴至高，而无形无聲，非稱美可盡，而况其它乎，故推而極之。數數稱美者，无美也。不德者，乃有德也。是以王侯不欲琭琭若玉之貴，但落落若石之賤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一乃生物之本，故次之以反者道之動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靜極而復，道之動也。柔弱之至，道之用也。蘇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无形无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而天下之至強莫能加焉，此其所以能用万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万物生於有形，而有形生於无形。大道无形，動則生物。其用至弱，常勝剛強。昧者每每妄動，而不知靜以復命，比比剛強，而不用弱以全生，惟知物生於有，而不知有生於无，虛无自然正是道之體，柔弱賤下正是道之用也，故曰不笑不足以為道。

故建言有之曰：

王弼、孫登、阮咸同古本。河上公本无曰字。○建、立也。故立言有之曰，謂下文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

夷，等也，易也，《說文》云：正也。類，古本音耒，絲節也。河上公作若谷。○道之明者微妙幽玄，故如昏昧。道之進者不與物爭，若亡；古本作慤。聞道而慤行不怠者，上士也。聞道而若存若亡者，乃中士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古本有而字。聞道而大笑之者，乃下士也。下士聞道而笑者，以為虛无而笑也。又聞弱之勝剛，柔之勝強，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皆不信而笑之也。殊不知實運於虛，有生於无，虛无自然正是道之體，柔弱賤下正是道之用也，故曰不笑不足以為道。

故如退縮。道之夷者高下隨宜，故如不平等也。德之上者虛而能應，故如空谷。

大白若黮，廣德若不足，建德若輸，質真若渝。

黮音辱，黑垢也，古本如此。河上公作輸，引《廣韻》云：輸，愚也。河上公作揄，乃草字，變車為手。傅奕云：手字之誤，動經數代，況辱字少黑字乎。傅奕當時必有所據。今從古本。王弼作偷。董遇作摇。今從古本。質，朴也。真，實也。渝，變也。○白之大者，和光同塵，故如垢汙。德之廣者，不自盈滿，故若不足。德之建者，不求勝人，不炫聰明，故如輸愚。真之質者，隨宜應物，故如渝變。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

隅，釋云角也。方之大者，无所不通，故无圭角。器之大者，真積力久，故晚而成。已上皆言行道之士，深不可測，有如此者。

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

大道无聲，而衆音由是而出，乃音之大者也。大道无象，而衆象由是而見，乃象之大者也。既无聲无象，焉得有名，可謂隱矣。故道隱於无名也。是以下士聞之則大笑之，中士聞之則若存若亡也，若非上士聞而了悟，安能勤而行之。

夫惟道，善貸且善成。

嚴遵、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善貸且生万物也。愚何以知其然哉，於吾心之初而得之也。通乎此則知道本隱於无名，然而夫惟此道，善貸施万物而且善成之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故次之以道生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一而已，故曰道生一也，猶言《易》有太極也。一之中便有動靜，動曰陽，靜曰陰，故曰一生二也。康節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者是也。一與二便是三，故曰二生三也。其實一也。然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一亦非一，但形於言則不可不謂之一也。初不是逐旋生之也，其曰生者，亦猶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也。陰陽不可不以二而言之，然陽自陰來，陰自陽來，其實一也，孔子若胸中有臟，骨中有髓，草木中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

以自謂也。

嚴遵同古本，河上公作而王公以為稱，今從古本。○穀，善也。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侯以此自謂者，孤、寡乃法道之一，不穀則不自稱善也。人君以沖眇自稱者，亦法道之沖虛微眇也，豈自尊自大而自以為有德哉。蘇曰：世之人不知万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而亦我之所以教人。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

王弼、嚴遵同古本。河上公作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猶言剛暴也。《音辯》云古本作學父，河上公作教父。按《尚書》惟斅學半。古本並作學字，則學宜音斅，亦教也，義同。父，始也。今並從古本。○謙受益，滿招損，物皆然。物既如是，則王侯固當謙虛，不自滿也。人之所行，可以教我，我之所行，亦可以教人。是何故邪？人之强梁者不得其死，是所以教我不可以强梁也，則吾將以為斅之始也。而我之柔弱者，常全乎生，是亦所以教人可以柔弱也，人亦可以此為斅之始也。蓋大道虛无柔弱，乃不言之教父也。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負陰而抱陽，盅氣以為和，皆自然之理也。人能體是而行，一動一静，循乎自然，則事无不成，物无不和也，何以强梁為哉。河上公曰：强梁者謂不信玄妙，背道叛德，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謂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命死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强梁者不得其死，故次之以天下之至柔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

淮南子有於字，與古本同。○至柔謂道之用也，至堅謂物之剛者。道能運物，是至柔馳騁於至堅也。

出於无有，入於无間。去聲

間，隙也。傅奕、嚴遵同古本，河上公本少出於二字。○无有者，道之門也。无間者，物之堅實而无間隙者也。凡以物入物，必有間隙，然後可入。惟道則出於无有，洞貫金石可入於无間隙者矣。

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

吾者，老子自稱也。謂道之所以馳騁於至堅，入於无間者，惟柔弱虛通而已，豈有為哉，吾是以知无為之有益而无損也。人能體此道而虛心應物，則不言而信，不動而化，无為而成，豈无益也。

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不言之教，柔弱也。无為之益，虛通也。蓋柔弱虛通者，大道不言之教，无為之益也，故人當體之。而天下之人蔽於物欲好尚，强梁有為，自生障礙，是以罕有及此道者矣。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知无爲之有益，則知足知止，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世俗之人，多輕身而徇名貨，貪得而不顧危亡，故老子問之曰：身與名貨孰親孰多？必竟是身親於名，身貨孰多？必竟是身重於貨也。至於名貨得而身致危亡，孰為病邪？蓋因貪名貨而致身亡，必竟是身元无病，而名貨致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費，耗也。厚，重也。知足則簞食瓢飲而自樂，知止則功成名遂而身退。此老子復曉人曰：是故甚愛名者則必大費精神，多藏貨者則必重失身命，惟知足知止而不貪名貨者，則不致汙辱危殆，可以長且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知足知止則不弊不窮，故次之以大成若缺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滿若盅，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弊，困也。大滿若盅，郭雲、王弼同古本。詘音屈，枉曲也，太史公司馬談同古本。〇夫道功成而不處，大成者无物不成。而不處其功，故若缺也，其用是以不困。夫道在阬滿阬，在谷滿谷，大滿者无所不滿，而不見其迹，故若虛也，其用是以不盡。大直者順物自然，故若詘也。大巧者至妙无機，故若拙也。大辯者不言而信，其如此，故能大也。下三者不言用，蓋其用亦同上二者。

躁勝寒，靜勝熱，知清靜以爲天下正。

古本有知以二字。〇躁極則寒，寒則万物凋零。靜極則熱，熱則万物生長。是知躁動多欲，遂有交争，故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慘於欲得。蓋其用亦同上躁動者死之根，清靜者生之根，故知清靜者以為天下之正也。體道者成而若缺，滿而若盅，直而若詘，巧而若拙，辯而若訥，亦无出於清靜矣。雖然，人豈有靜而不動者哉，但不可躁暴，常當以清靜為正尒。河上公曰：勝極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知清靜以爲天下正，則无欲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慘於欲得。

〇天下有道之時，人皆清靜无欲，遂无交争，故却除走馬之事，以邑外曰郊。慘音慘，痛也。古本如此。

之大凶事。有國有家者儻不知去欲，是不審戎馬之所由生也。蘇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尤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夫惟有道，則清靜恬淡，知天下之物无可貪者，无不足者，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能明道，自然知足。蘇曰：知足者，所遇而足，是无不足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清靜无欲則天下自化，故次之以不出户章。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闚牖可以見天道。

傅奕、韓非與古本有可以字。古本作闚，音窺。〇與我同一初者，天下也，何待出户而知。无為自然者，天道也，何待闚牖而見。其出彌遠，其知彌尠。

尠字，韓非、王弼同古本。〇彌，益也。蘇曰：不知道而為學，聞見日多，而无以一之未免為學者也。尠少也。求之於外者，出益遠而知益少也。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聖人得之於内，是以不行而能知天下者，知其猶是也；不見而能名天道者，名其无為也；不為而能成万物者，成其自然也。蘇曰：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能不出户而知天下，不闚牖而見天道者，則常以无事而取天下矣，故次之爲學日益章。

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

傅奕、嚴遵與古本有者字。〇為俗學者，則日益多事，而心不虛。為常道者，則日損私欲以致虛。河上公曰：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也。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蘇曰：不知道而為學，聞見日多，而无以一之未免為學者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則无不爲。

司馬温公與古本有兩之字。〇人心本虛，私欲窒之，則難復其初。漸去上聲之又去之，以至於无為，則仍虛矣。无為，虛也。无不為，通也。虛則通而人心不歸之矣。

將取於天下者古本如此。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心虛則道通，以道化民則无事矣。雖不取天下，而人心自然歸之。及其政令煩，刑法嚴，則雖欲取天下，而人心不歸之矣。

聖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取天下者常以无事，故次之以聖人无常心章。

聖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

古本有之字。○聖人无常心者，无為无欲，不倚於一物，湛然虛明，寂然不動，純乎道也。以百姓之心為心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蓋是心之初，无有不同，是以聖人不敢有為多欲以生百姓之妄心，但感而後以道應之尒。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百姓之善者，能明本善循乎自然也。聖人以道而善之，則其善心自固矣。百姓之不善者，未明本善，私欲蔽之也，聖人亦以道而善之，則將化而復歸於善也，此所謂德善矣。蓋百姓與聖人得之於初者，未嘗不善也。百姓之信者，以其誠實也，聖人以道而信之，則信心自不變矣。百姓之不信者，因私欲而詐偽也，聖人亦以道而信之，則將化而復歸於信也，此所謂德信矣。蓋百姓與聖人得之於初者，未嘗不信也。是以聖人非察察分別天下之善與不善、信與不信，而區區生心作意以為善為信也，惟守道而已。

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爲去聲天下渾上聲心焉。

嚴遵、王弼同古本。○歙音吸，收歛也。渾，大也，合也，混沌之混，同陰陽未分也。聖人之心與百姓之心，其初均同乎虛靜，純粹至善，未有惡也。惟聖人清靜无欲，自全其初，則百姓亦清靜无欲，各全其初，故聖人之在天下，收歛其心，无為无欲，頃刻不敢放縱，則百姓自化，此乃為天下大合初心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咳，何來切，小兒笑貌。舊本、釋文並作咳。○百姓皆傾注耳目以觀聽於上，是以聖人清靜无欲，皆使自化以全其初，而不失其赤子之心，此愛養之至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无常心則不倚一物，湛然虛寂，无死地也，故次之以出生入死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此言五行之出生入死不逃乎數，以言万物之死生莫逃乎數也。道所以陰陽，陰陽所以五行，至五行則氣形質具有數存焉。十三乃自然之數，巨細之物皆不可逃也。巳亥，四數也。戊癸辰戌，五數也。丁壬卯酉，六數也。丙辛寅申，七數也。乙庚丑未，八數也。甲己子午，九數也。水土生於申，死於卯。木生於亥，死於午。火生於寅，死於酉。金生於巳，死於子。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徒，故五行生死之數皆十三也。曰：生言出而死言入者，何也？對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于天，本无生死，但其出則謂之生，入則謂之

死，皆不逃十三之數也。曰：巳亥何以得四，戌癸辰戌何以得五，丁壬卯酉何以得六，丙辛寅申何以得七，乙庚丑未何以得八，甲己子午何以得九？對曰：此非圖莫能示人。

生死之徒十有三圖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金死	丑	寅火生		卯水土死	辰	巳金生							
午木死	未	申水土生		酉火死	戌	亥木生							
九		八		七		六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五行一陰陽也，其所以陰陽者道也，故次之以道生之章。

道生之，德畜許六切之，物形之，勢成之。

畜，養也。生物者道也，養物者德也。陰陽相摩，物不得不形也。寒暑相推，勢不得不成也。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皆尊其生之所從而貴其養之所自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德非有爵，而万物常自然尊貴之。蘇曰：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故道生之蓄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

蓄，積也。覆音副，古本如此。○物生之後，積累而長，指春而言也。長育指夏也，亭毒指秋也。王弼、李奇同古本。傅奕引《史記》云：亭，凝結也。《廣雅》云：毒，安也。蓋覆指冬也，冬乃万物歸根復命之時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生之而不以為己有，為之而不自恃其能，長之而不為之主，是謂玄遠之德也。有德如此，而人莫能知，莫能見，故曰玄。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物自道生，故次之以天下有始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道本无始，此言有始者，謂万物由是始也。母謂道也。道者有而无形，无而有精，變化不測，通神達生，故謂之母。在人之身則為神明，不可以言傳口授而得之也。靜而无欲，道自居矣。非天下之至神，不能得之。既得乎此，則以是而知其子。子者一也，虚而无形，以万物同得，

四時所以行，万物所以生，皆道也，故先曰道。

此所以謂之一也。非天下之至明，不能知之，知此則天地人物與我同出而異名也。河上公曰：子，一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既知其一，復守其道，則終身不危殆矣。河上公曰：已知一，當復守道，反无為不危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兌，説也。門者以心神之出而言也。説成也。目説於色，耳説於聲，鼻説於香，口説於味，皆汩於一心。故塞其耳目鼻口之所説，以閉其一心之所欲，則神明不出，而終身不勞苦矣。塞閉者，雖色聲香味交陳於前，而吾不説之，即塞閉之義也。《莊子·天運篇》載：塗却守神，與此義同。成玄英疏云：塗，塞也。却，孔也。閑心知之孔却，守凝寂之精神。然則儻開其耳目鼻口之所説，以濟其一心所欲之事，則神明失而終身不可救矣。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小謂一也。一乃道之子，微而難見，見之者必玄覽，能見一則真所謂明矣。此釋知其子之義。柔謂道也。道乃一之母，弱而難守，守之者必堅志，能守道則真所謂強矣。此釋守其母之義。

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贈也。心靜則虛，虛則明，明則有光。用其光以接物，反其明以歸虛。用其光則兌雖通而无説，歸其明則心常虛而神全。此釋塞兌閉門之義。能如是，則不贈此身殃咎，是謂密傳常道也。此釋終身不勤之義。若或開兌濟事，則明逐物遷，貽殃於身，終身不救，而失道之常矣。蘇曰：世人開其所悦，徇身徇物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絶物也，以道應物，用其光而已矣。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有去而明不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絶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善守道者，循乎自然，謹於施設，故次之以使我介然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使我者，老子託言也。施，平聲。○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甚徇音夷，古本如此，《説文》云：行平易也。徑，小路，言其捷也。○謂大道甚平易，而民甚好行小路，以譬民不由正道，循自然平易處行，乃好施設行險，僥倖以速求名利也。下有甚字，則上必有好者。蘇曰：大道甚夷，无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為迂則介然于懷，便不虛靜矣。不虛靜則道不居之，安能致和。道本无為，緩而好徑以求也，故凡捨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猒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古本如此。除，去也，開也。采一作綵。猒，飽也。夸與夸同，奢也，夸也，靜則止。○先言朝甚除者，謂朝廷尚施為，要賄賂，去君子，取小人，其道也，深乎。河上公曰：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為，殊道意。欲賞甚開私小之路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故智詐並興，官吏僞善，恐僞生，欲信忠，恐詐起也。蘇曰：大道者，无知无行，无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則其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

荒蕪，倉廩不實。而偏脩宮吏方且服文采之衣，帶鋒利之劍，文非文而不恤下，武非武而不衛民，假法為非，瘠民肥己，猒飫美異之飲食，積聚有餘之貨財，此皆劫剥於人以恣縱於己，是謂為盜而夸張自大，豈道也哉。此老氏傷時之言，而亦足以戒後世也。除字，一説謂朝廷尚施設，愛苞苴，更除不常，則小人並進，君子退藏，故民被其害，農事廢弛，倉廩空虚，小人不知耻而方且奢華自大，是為盜而夸也。亦通。蘇曰：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為事，啓以姦盜哉。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自然之道，本无施設，故能常久，故次之以善建者不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拔，子孫祭祀不輟。

挩一作脱。○善建德者，深而不拔。是以子孫祭祀不已也。

脩一作修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

邦字，韓非與古本同，一作國○。脩奚字，韓非與古本同。○謂不過以此一身之清静无欲而推之，則天下之然可知尒。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善建善抱者，知和知常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者，以於赤子也。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

傅奕與古本同。○含德者，其德不形也。苟彰其德，則薄矣。赤子者，嬰兒未咳之時，以譬一毫无私欲偽情也。蘇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於用也。今夫嬰兒淡然无欲，其體之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未可以言用也。

毒蟲虺蛇不螫，猛獸攫鳥不搏。音博

傅奕與古本同。毒蟲，蠆、虺，蝮蛇也。螫，《音釋》：蟲行毒也。猛獸，兕虎之類。攫鳥，鷹、鸇之屬。攫，搏也。搏，擊也。○惡物不敢傷害赤子者，以其德不形而又无死地也。河上公曰：赤子終日啼哭而聲不嗄，和之至也。老子曰：道无形物，物亦不害赤子。蘇曰：道无形體，物莫得而見也。而況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无心之人，物莫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惟其无心也。心傷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嗄，是以和出自然，苟好惡内傷，則不和矣。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惟沖則和，知和則常久也，故知和曰常。常久之道，非至明者不能知之，故知常曰明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万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牝屬陰，牡屬陽。朘，傅奕與古本同，今諸本多作𡸁，《玉篇》朘字注亦作𡸁、屡、係，三字通用，並子雷切，赤子陰也。號，平聲。嗌，音益，咽也。○赤子筋骨雖柔弱，而掌握牢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者，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也。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握固，以其意專而心不移。赤子未知男女之合而陰作怒者，由精氣之所至也。老子曰：道者炁也，道體者虛无也，虛无者自然也，自然者无為也，无為者无執而自握，无欲而自作，是以知其心不動也。内心不動，則外境不入，内外安靜則神定氣和，神定氣和則元氣自正，元氣自正則五臟流通，五臟流通則精液上應，精液上應則不思五味，五味已絶則飢渴不生，飢渴不生則三田自盛，三田自盛則髓堅骨實，返老還元。如此修養，則真道成矣。以此證之，則何嘗益生而以心使氣邪？特不害之，則元氣自正故善平天下者，亦如平身也，虛尒。故善平天下者，不知常久之道者，則欲益生而妄作，是謂妖怪也。欲以心而使氣，是謂强壯也。生道无為，豈可益之，沖炁自然，豈可使之。是以朱真人桃椎曰：道者炁也，道體者虛无也，虛无者自然也，自然者无為也，无為者心不動也。内心不動，則外境不入，精有餘而非心成體，隱則成始，神通自在，變化无窮。

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其强梁甚矣。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凡物壯則必老，强壯之人是謂不合於道，不合於道則早已矣。蘇曰：益生使氣，不能因其自然，日入於剛壯，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和知常者，未必言也，故次之以知者不言章。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不可知、不可言。知者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不言也。言者是不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言也。然則五千餘言豈非言乎？此老氏憂後世溺於言辭，而不能反身而求之於此心之初，故令人因言以求意，得意則忘言，要在乎體而行之也。愚竊謂言固不是，知亦未是，惟塞兌閉門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真者，則是謂與道冥合矣。故《易·繫》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蘇曰：道非言説，亦不離言説。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惟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内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

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

亦字，河上公、司馬公同古本。夫道近之不邇，遠之不遐。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

淡然无欲，超然无累。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莫之爵也，无能踰也。體道之人以是之故，爲天下貴。若可得而親之、利之、貴之者，則亦可得而疏之、害之、賤之也，何足常貴哉。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體道者以无事而取天下，故次之以以正治國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正字，傅奕、陳碧虚並云古本作政，然政者正也，義通。奇，異也。〇兵以禁亂除暴，不得已而用之，不可以為常也。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以奇異之謀也。然而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不若以大道无事而取天下也。蘇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无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无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老子自謂何以知天下如是哉，蓋以此道而知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民无所措手足，故愈貧窮。蘇曰：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无告矣。

民多利器，而國家滋昏。

政事叢脞，賦斂煩苛，動多忌諱，則民貧而國家滋昏。

古本有而字。○授人以殺人之器，教人以殺人之事，則民多倣效，故國家滋益昏亂，是以兵不可以為常也。

民多智惠，而衺事滋起。

王弼同古本。衺與邪同。○智惠出，有大偽。民多智惠，則不正之事益起。

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

章，明也，司馬遷與古本同。○夫民窮則濫，民多利器則凶，民多智惠則詐。在上者不能无為无事而使之自化，方且嚴刑法以誅之，明號令以禁之，而貪官猾吏則弄法以為姦，智詐窮民則相率而為盜，故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矣。蘇曰：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无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此正己而物正者也。聖人如此，是以雖不取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矣。

其政閔閔章第五十八

取天下常以无事，故次之以其政閔閔章。

其政閔閔，其民偆偆。其政詧詧，其民缺缺。

閔音門，注具上篇。偆，舊音春，傅奕同古本，《玉篇》：偆，尺尹切，厚也，富也。詧詧，叢脞為明。缺，虧缺也。○謂其政以德，閔閔若昏，則其民富足而淳厚矣。其政以智叢脞為明，則其民財用缺，而淳厚虧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祆。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倚，依也。伏，隱也。極，盡也。无正猶言不定也。邪，余遮切，疑辭。祆，古本如此，與祅同。《左氏》云：地反物為祆。《説文》云：巧也。○謂其政閔閔，清静无為，而无福无禍。其政詧詧，有為躁動，而有福有禍。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由動而往，則福依於禍，禍隱於福，而誰能知禍福之窮盡乎。疑其无定邪，是有定也。能知詧詧之為禍而不為，則便是福。若以詧詧之為福而有為，則便是禍。然則禍福无有定矣，故太上曰：禍福无門，唯人自召。蓋政者正也，正本无為，苟有心而為正，則生民心，故反為奇異。善本自然，苟有心而為善，則變民心，故反為妖怪。因詧詧而致民之迷惑，其日固已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劌，姑衛切，傷也。肆，陳也，燿照之光也。○是以聖人方正而不割截，清廉而不傷劌，端直而不陳設，光明而不炫燿，皆本自然，非有為也，此所謂閔閔矣。如是則民之淳厚自全，而妖異不作，又奚以察察為善政哉。故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其政閔閔者，能去人欲以事天道也，故次之以

治人事天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

治，平聲。若字，河上公同古本。嗇，愛惜之義。服，事也。謂去人欲以事天道，莫若自愛精炁也。夫惟自愛精炁，是以能早服事天道也，晚則精炁已耗矣。服字，古本如此。河上公、蘇子由、韓非俱作服字。註：王弼、孫登及世本作早復，如《易》復卦不遠復之義，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亦通。然承上文事天處來，服字相貫。孟子亦有事天之説，但孟子存心、養性、事天，就履事處説，朱文公註云：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此經則就自愛處説，朱文公亦云：此章就養精神處説。愚謂必先造道自愛，然後可以體道而應事物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

克，勝也。能及早而服事天道，謂之重積，吾之所得者也。重積吾之所得，則无不勝於人欲矣。

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則字，河上公、韓非同古本。○无不勝於人欲，則合于天道而莫知其窮極，此乃人欲盡淨，天道流行也。德既无極，則可以有國而為君也。蓋昔人以心喻君，以炁喻民，以身喻國。能愛精炁，則可以有身，由是而推，能愛民物則可以有國，此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也。通乎此者，非以圖國而人自歸之，則其德可以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母者道也，精炁之所自而生也。身有道則精全氣順，可以長生。國有道則民安物阜，可以久視。此所謂長生久視之道，譬如木之根深柢固者，則枝葉繁盛而能長且久也。柢字，傅奕引古本云：柢，本也。又引郭璞云：柢謂根柢也。河上公作蔕，非經義。夫柢亦是根，韓非解云：木有蔓根，根有柢根。柢根者，木之所以建生也。蔓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柢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

治大國章第六十

得長生久視之道，則可以莅天下，故次之以治大國章。

治大國者若亨普庚切小鱗。

鱗，總括魚之屬也。傅奕、孫登同古本。小鱗，小魚也。治大國者，譬若亨小鱗。夫亨小鱗者不可擾，擾之則魚爛。治大國者當无為，為之則民傷。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神，陰陽中之靈也。鬼，歸也。神，伸也。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跡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文公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然則聖人以道无為而臨天下，則陰陽和順，其歸於陰者，不伸於陽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古本如此。〇非其歸於陰者不伸於陽，其伸於陽者不傷民尒。非其伸於陽者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是兩不相傷也。夫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朱文公云：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然則聖人无為而万物自化，是聖人歸之於鬼神之德也。鬼神不擾而万物无傷，是鬼神歸之於聖人之德也，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章第六十一

治大國者宜謙下，故次之以大國者天下之下流章。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所交也。

古本如此。〇天下之所交會大國者，以其能謙而居下也。蘇曰：天下之趨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其靜，故爲下也。

牝字，嚴遵同古本。〇大國又宜主靜，譬之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之動也。惟靜而无為，可以應動。惟謙而居下，可以得衆。上文下字並上聲。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能謙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謙下，則大國容之。故大國謙下以取人，小國謙下而取於人。此一節下字並去聲。

大國不過去聲欲兼畜丑六切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國者宜爲下。

過，越也。畜，聚也。〇不過兼畜、入事，兩得所欲，則大小相安。然大國兼畜，常宜謙下。

道者万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能謙下者，則能兼畜，故次之以道者万物之奧章。

道者万物之奧，善人之所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於市，尊行可以加於人。

古本如此。奧字，《玉篇》：深也，内也，主也，藏也。善人，已明善者也。保，安也。於市字上疑脱一字。市，交易之所。加，益也。〇言大道甚深，而万物皆不善人依賴之而所以安也。美而言之，則可以和於市。尊而行之，則可以益於人。

人之未能明善，豈可弃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法上帝之无欲，則天地之清静。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師者天子之師法，傅者天子之相傅，保者天子之保倚，皆以清静无欲之道啓迪天子者也。謂自有生民，不可无道，故立

天子以主道，置三公以迪道，則可以化民反善，不善者皆歸於善也。雖有珙璧以先去聲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古本作珙，大璧也。璧以玉為之形，圓象天中虛法道，《説文》云：瑞玉也。《周禮》：蒼璧禮天。珙一作拱，《春秋傳》：與我其拱璧。司馬温公曰：璧大如拱，亦通。先，前導也。駟馬，良馬四匹為乘，共駕一車。《音辯》云：古之重禮獻，乘馬而先之以珙璧也。乘，去聲。雖拱璧之異，以先駟馬之良，而為貴也。珙璧駟馬，何足道哉，適足以起交争之患矣。蘇曰：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此道救人尒。雖有珙璧以先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坐進此道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坐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何字、得字絶句。〇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非謂其反求諸己則得之，得之則昔雖有罪而亦可以免之邪？故為天下之貴也。邪者，託疑辭以問人也。此道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凡人未得道則有妄作之罪，既得道則昔雖有罪，亦可以免而自新，豈復有罪也。蓋循理則非特无罪，又可以利益於人物，豈不貴哉。

為无為章第六十三

道者万物之奥，而无爲自然，故次之以爲无爲章。

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

无為、无事、无味，皆指道而言也。无為言其虛，无事言其静，无味言其淡，本皆自然，而致之、守之、甘之則在乎人，故不可不曰為、曰事、曰味也。然此道至易、至細、至和，而行之至難。若果而確，則未嘗難，未嘗大，未嘗招怨也。故聖人不妄為，而常事於无事，而常於无為，不生事，不躰味，而常味於无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去聲以德。

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者，以天地有形跡，故得以憾其風雨寒暑大小多少之或不時，然天地未嘗以人有憾而輟其生成之德。聖人之大，人亦有所怨者，以聖人有言為，故得以怨其恩澤賞罰大小多少之或不齊，而聖人亦豈可以人有怨而輟吾教化之德，故曰報怨以德。雖然，知一涉言為，一有形迹，終不免於怨憾，故常當為无為，事无事，味无味，以輔万物之自然也。

圖難乎於其易，爲大乎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古本有乎字。〇知一涉言為，難免乎怨，則當於其易而謀之。知一有形迹，難成乎大，則當於其細而為之。凡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者，不過在乎此心一發之始尒。《易》曰：作事謀始。聖人知其如此，所以常虛静恬淡，而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也。

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

聖人猶難之，故終无難。

者字、猶字，古本。○夫輕諾許於人者，必少信實，固當謹乎言也。多輕易於事者，必多艱難，固當謹乎為也。是以聖人於輕諾、多易尚且難之，故終无難也。為人君者，所以置史官以書言動，蓋恐云為輕易，以斂天下之怨而傷陰陽之和，至於貽万世之誚也。大凡云為之幾，可不謹畏乎。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則安而无危矣，故次之以其安易持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

慮難曰謀。判，分也。王弼、司馬公同古本。小而易斷曰脆。微，細也。○諦觀此心之初，虛靈微妙，安而无危，於此持之何難之有。持謂持守道心也。此心之初，私欲未兆。於此謀之，豈為難事。謀者，慮其有難也。由此而推之，天下國家方安之時易為持守，禍亂未兆之時亦易為謀慮也。設若私欲方萌，禍亂方芽，為惡為善而事雖不同，逐境逐情而意常不異。妄念既作，莫非危機，故猶易分散也。

爲之乎其未有，治乎聲之乎其未亂。古本

此先釋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之義，謂循理而為之於私欲禍亂未有之時也。次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之義，謂攻理私欲禍亂於未甚之時也。此皆端本澄源之意。蘇曰：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判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常於其事近乎成而敗之。若能謹終如始，則尚庶幾无敗事矣。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豪字、成字，古本。○凡事從小成大，由近至遠。有為者敗其自然，執着者喪其本真，故私欲自无而有，從微至著，去道日遠，以召禍亂也。

是以聖人无爲故无敗，无執故无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无敗事。

古本有其字。幾，近也。○道本无為，心非有作，一念纔起，即是妄源。

人之所過。將以輔万物自然之理，而不敢妄為也。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輔万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故次之以古之善爲道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聖人之道，大而化之，故古之善為道以化民者，非以明之，將以愚之，使淳朴不散，智詐不生也。所謂愚之者，非欺也，但因其自然，不以穿鑿私意導之也。蘇曰：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為於小智，以察為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古本。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

傅奕、王弼同古本。稽，古兮，反考也，同也，如《尚書》稽古之稽。○此用智不用智兩者，亦是考古之法也。能知此考古之法，是謂玄遠之德也。故三代皆順考古道而行之。傅奕云：稽式，今古之所同式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古本。

玄德深而莫測，遠而无極，非以察察為明與智，固反。然德博而化，乃復至於大順也。福者百順之名，智詐不作，禍亂不起，福之至也，順莫大焉。蘇曰：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玄德深遠，故次之以江海爲百谷王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爾雅》云：水注谿曰谷。○江海所以能為衆水所歸者，以其善下之，而居不爭之地也。譬天下之歸於王者，以其謙下而不爭也。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聲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弗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不以其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本。

猒，於豔切，足也。○聖人卑辭退已，非欲上民、先民，而民自尊讓之也。此言欲者俾為人君者，欲要上民、先民，當謙辭後己也。能如是，則處之上而民弗重，猶四體之戴元首也；處之前而民弗害，猶影之隨形也，自然相化，是以天下樂然推尊

而不猒足也。蓋聖人不以其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蘇曰：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尒。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故能爲成器長，故次之以天下皆謂吾大章。

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吾大，傅奕與西晉本同古本。肖，類也。大字、肖字絶句。○老氏未嘗自大也。蓋以道自重，而天下莫能知之，故謂其大而似不類衆人也。因自述時人之語，而答之曰：夫惟大，故似不類衆人。若類衆人，則及其久矣，亦細也夫。

我有三寶，持而寶之。

韓非、王弼、傅奕同古本。○老氏自謂我有三寶，持守而珍貴之，謂下文也。韓非云：事必万全，而舉无不當，則謂之寶矣。謂以三者為寶，吾執持而寶之，珍惜之義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長上聲。今舍上聲下同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是謂入死門。古本。

長，主也，大也。舍，去也。慈，愛也。○吾之心慈愛素具，由愛親愛君，推而愛人愛物，皆自然之理，茲為第一寶也。儉，約也。吾能无欲，則甘於恬淡而不奢，茲亦一寶也。吾能虛靜謙退无爭，不敢為天下先，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无所不慈。无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夫慈，以陳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陳音陣，軍師行伍之列也。古本如此。○夫慈愛之道，以之臨陳則正，以之守圍則固，苟有患難，則天必將救之。蓋以其慈愛而不妄傷人物，所以衛護之也。蘇曰：以慈愛物，物之愛之如己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无所不慈。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人能慈愛，則可以陳，可以守，故次之以古之善爲士者不武章。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傅奕同古本。○古之善為士者，不尚武勇。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苟德所不能化，不得已而用兵之，則從容和豫，何怒之有。怒則黷之，則帝王天子之道也。今去其慈而好勇鬥很，去其後而與人爭先，是謂入死門矣。

敗，成則善其謀而後動。若能不待出師而亂自戢，此善戰也。

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兵以衛民守得其道，則自固吾圍，何爭之有。若能未嘗觀兵而敵不敢犯，此善勝也。謙下者，人心悦服而願爲之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配，合也。極，至也。○不武不怒而善勝敵者，皆是不爭之德也。謙爲德柄，實是用人之力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下濟而光明，能如是，則德合於天古之極至之道也。

用兵者有言章第六十九

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故次之以用兵者有言章。

用兵者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敵，執无兵。古本。

攘臂者，作怒而奮臂也。扔，音認，引也，又音仍。蘇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也，退者无意於爭也。无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苟无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无臂可攘，无敵可扔，无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邪。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亡无方切吾寶。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古本。

幾，近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禍莫大於輕敵。

吾大慈之寶，亦以民爲寶。苟或輕天，以慈爲寶，多欲强梁貪競以掇禍患者，是敵出師，兩陳相交，傷殺无數，血塗草莽，骨暴荒郊，豈非亡吾寶哉。故抗拒之兵雖多寡强弱相似，則能不輕敵而有哀矜人命之慈者必勝也。是何故邪？天道惡殺而好生尒。吁，兵以禁暴衛民，豈可以非迫於不得已而用之，輒輕舉以荼毒生靈也哉。蘇曰：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則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輕敵者，是不知言有宗、事有主也，故次之以吾言甚易知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

傅奕同古本。○老子云：吾所言虚也，退者无意於爭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也。无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苟无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无臂可攘，无敵可扔，无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邪。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輕敵者，是不知言有宗、事有主也，故次之以吾言甚易知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

傅奕同古本。○老子云：吾所言虚

是也。道本无知，一而行万，源止湛然。其用則虛静柔和，慈儉不争，而不求人知，故人亦不可以智知。得之在我，同乎无知。夫惟无知，是以天下之人於其他則可以智知，至於吾道，則不能知，非真知也。蘇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而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捨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无思无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其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披褐而懷玉。

披音被，衣覆也。褐，短衣也。○惟其真知吾道者希少，則吾道貴矣。其他可以智知者，何足貴哉。是以聖人内有真貴，外不華飾，不求人知，與道同也，故曰披褐而懷玉。玉者以比德也，玉本不足以比德，蓋取世俗之所貴者為比，以指人尒。蘇曰：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尒。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道不可以智知，故次之以知不知章。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古本。

尚，庶幾也，一作上，今從古本。○道不可知，人能知乎不知之處者，庶幾於道矣。故莊子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然則不知而妄知為病矣。蘇曰：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畏威，惡積不已，則大威至矣。

夫惟病病，是以不吾病。古本。

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知此道者鮮，是以不畏自己神明之威，故次之以民不畏威章。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所以不病，亦不足貴矣。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畏者，嚴之意也。威者，自心神明之威也。凡人不間賢愚隱顯云為，惟自心神明正直无私，威不可犯，深可畏。或者昧此，恣情縱欲，潛行不善，以為己獨知之而人皆不知，殊不知，至矣。然則不知畏威，惡積不已，則大威至矣。蘇曰：道非思慮之所及，則非知无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畏威，惡積不已，則大威至矣。

無狎其所居，無猒其所生。夫惟无猒，是以无猒。古本。

狎如天厭之之厭，弃絶也。猒如天厭之之厭，戲玩也。心者神之所居，身者炁之所生，不可不知，又不可知知。知之為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神炁同出於道。今夫人之運用，非神炁則不能矣，神炁不可須臾而離也。神清則炁爽，炁濁則神昏，故常當虛靜以存神，謙柔以養炁，循自然之理以應物。儻不能虛其心，弱其志，而使情欲得以竊入傷害，則是戲玩其所居之神，賊弃其所生之炁也。苟戲玩賊弃不已，至於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以至滅亡，此天賊之而大威至也。故曰无狎其所居，无厭其所生。夫惟人炁，是以神炁亦无賊弃人也。嘗觀世俗之人問曰：見性便是透脫，不復脩身誠己，至於違理傷物，甚而恣縱情欲，弗顧形骸，以謂幻軀，竟非堅固。殊不知未能慎守此身，善養神炁，循自然之理，以全真精，以應事物，則何以謂之透脫。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朱文公註曰：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而莊子有聖人貴精養神之語，孟子有夜氣旦氣之論。脩身應物，一理而已。然則人也徒以見性而便賊弃此身之神炁，不復循理以脩身應物，可乎？

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音現，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去聲彼取此。

古本有而字。○聖人自知其神而不求人知，自愛其炁而不求人貴，故去彼自見、自貴之行，而取此自知、自愛之道，是以神炁相守，顯則成體，隱則成始，變化无窮，深不可測，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烏得有大威至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民不畏威者，是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故次之以勇於敢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故，常也。强梁者勇於敢而好争，則因以殺身。此敢與不敢兩者，或以敢為利，而因以殺身，則是害也。世或以不敢為害，而因以活身，則是利也。故曰或利或害。由是觀之，强梁者天之所惡，斷可識矣，而世或以敢為利，而因以殺身，安於不争之地，況非聖人而欲避害，而鮮知利之為害也，是以聖人之於勇敢有為尚且難之，以其有利害存乎其間也，故常虛靜謙柔，循理應物，一理而已。然則人也徒以見性而便賊弃此身之神炁，不復循理以脩身應物，可乎？蘇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物理之大常也。然而遂以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或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夫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天之道，不争而善勝。

天之道，不與物争而物自化，是善勝也。然人不可外此心而求天道於高遠也。蘇曰：不與物争於一時，要

其終勝之而已。

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不言而有感必通，是善應也。不可須臾而離之，是不召而自來也。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又誰召之哉。

默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默字，傅奕同古本，河上公并開元御註本作繟，王弼、梁王尚、孫登、張嗣作坦，今依古本。○默然虛靜而動无不成，是善謀也。恢，大也，包羅无外，如大網焉，雖希疏而不失，巨細善惡皆不可逃也。此聖人所以輔万物之自然，而不敢妄為矣。然天網者，亦不可外此心而求之也。蘇曰：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是以常不畏死，故次之以民常不畏死章。

民常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古本。

謂民之爭利犯法而常不畏死者，由上之人有為多欲而然也。在上者只當清靜无欲，而使之自化，如之何更以死罪懼之。蘇曰：政煩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无益也。

若使民而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在上者既以清靜无欲化民，如使民而樂。生畏死，不犯刑法。而其間或有為異常之事以亂正者，吾得以刑法執而殺之，孰敢為奇。惟其不畏死，所以為奇也。吾亦豈可遽殺之，常有司殺者殺矣。當思吾之政疾，法當弃市，則是司殺者殺之，非吾殺之也，亦非司殺者殺之，乃其自取也。蓋天道惡殺而好生尒。蘇曰：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殺。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苟有惡積罪大之人，常有司殺者殺之。蘇曰：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常有司殺者殺矣。夫代天之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古本。

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斫也，削也。謂設或有為奇者，而上之人執而遽殺之，是代天之司殺者殺矣。夫代天之司殺者殺，是拙夫而代大匠斲。夫拙夫而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是知為民上者，當以清靜无欲化民，而使之不至於爭利犯法可也。苟不以德而反重刑憲，欲代天之司殺者殺，則是為民

上者殺之，亦必及其身矣。蘇曰：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常不畏死者，非惟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亦皆因上之有爲多欲而然也，故次之以民之飢章。

民之飢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古本。

食者充君之庖，稅者輸國之賦。食用當儉，賦稅當輕。在上者或取之於民太多，是奪民之食而使之飢也。庫藏然則上之庫藏，民之怨府也。庫藏之物，民之膏血也。何況酷吏非泛誅求，視天之民反不如於猪狗。吏餘珍饌，民乏糟糠，怨氣衝天，禍亂斯作。殊不知民不難治，至於難治者，由上之人有為多欲，而民亦化上，是以難治也。漢文帝盡減民租，恭儉清靜而天下大治，其效著矣。蘇曰：上以有為導民，民以有為應之，故多事而難治。

民之輕死章第七十六

民之輕死者，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古本。

民本不輕死，以其在上者嗜欲太厚，意欲自生其生。下民化之，於利甚切，不顧危亡，是以輕死。殊不知外物不足以存生，故物有餘而生亡矣。蘇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輕死而求利不厭。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有爲多欲者，鮮有不强暴也，故次之以人之生也柔弱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彊。

剛一本作堅，今從古本。○蚩炁為和，故柔弱也。和炁既无，故剛彊也。

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剛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前言人既如是，此言物亦皆然。以人物驗之，則知剛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欲强梁而自生其生者，斷不可也，明矣。蘇曰：沖氣在焉，則體无堅强之病。至理在焉，則事无堅强之累。

是以兵强則不勝。

主兵者以慈則勝，若恃强而不義，則不勝也。蘇曰：兵以義勝者，非强上，求不死藥，望遇神仙，貽万世之誚。觀二君者，是殊不知恭儉清靜，脩己以安百姓，而享天年之道也。

木强則共。故强大取下，上聲，柔弱處上。古本。

木强大則人共伐之。木之强大者取下，柔弱者處上，譬人之恃强自大者也柔弱章。

其道自然尒。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剛强者是不知天道猶張弓也，故次之以天之道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古本。

天道公平，人鮮能知，故取張弓之喻以明之。夫張弓者高則抑，下則舉，有餘者減，不足者補，取其相稱而已。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反天道也。蘇曰：天无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古本。

有道者故能如此。蘇曰：有道者贍足万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非有道者，无以堪此。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音現賢邪。

賢，能也。聖人法天之道，為之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能於人也。儻為之而恃，功成而處，以見其能於人，豈天道也哉。

天下莫不柔弱於水章第七十八

柔弱勝剛强，天之道舉下抑高，故次之以天下莫不柔弱於水章。

天下莫不柔弱於水，而攻剛强者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强。

《西昇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炁，炁莫柔弱於道。而此言天下莫不柔弱於水者，就人之易見者而喻之，以申明柔弱之道也。夫兩剛相攻，二俱有損。而石剛也，水能穴之，石有損而水无損，是攻剛强者莫之能先於柔弱也，其无物可以變易之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正言若反。

聖人言絶句。社稷者，古者建邦立國，左社右稷，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祈穀之所也。民以食為天，故有聖人言絶句。社稷者，古者建邦立國，左社右稷，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祈穀之所也。民以食為天，故有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以剛强治民則有怨矣，故次之以和大怨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為政以德，則民自无怨。苟不以德，

而剛强多欲，取之不以度，使之不以時，則民怨。及其有禍亂大作，方且撫綏而和釋之，則亦必有餘怨矣，安可以為善，不若无怨之為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責，求也。契之有左右者，取其符合而已。聖人執左契以合德，惟无私而已。初不欲過求於人也，又何用聚歛之徒哉。《音辯》云：古者削木為契，右契所以責事，為取契也。左契所以符合，蓋與契也。古者君臣一德，天下太平，君无可責於臣，而臣亦无可責於民也，安有怨乎。

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天道无親，常與善人。

《音辯》云：司，主也。徹，去上聲也。經典徹與撤通。○故臣之有德以化民者，聖人惟主於符合而已。臣之无德而害民者，聖人則主於去之。蓋契之无私，而唯與有德者，法天道之无親而常與善人也。周子曰：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蘇曰：天道无親，唯善人則與之，契之无私，亦猶是也，唯合者得之矣。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則民无怨而各安其安矣，故次之以小國寡民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古本。

老子前言治大國莅天下之式，而此言小國者，謂王者有道則國不在大，民不在多，誠能无欲无為，則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什伯之器，《音辯》云：按西漢詔天下吏舍无得置什器儲偫，音峙顔師古註云：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之什伍之具。為什器猶今之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為火，共畜調度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復，扶富反，又也。上化清静，民不輕死，何用遷移。乘舟輿者多為利名，既不知名利，則雖有而不乘。動甲兵者，莫非仇讎，既不致仇讎，則雖有而不陳也。上古結繩而治，今民既淳朴，則可使復結繩而用之，化厎和平，則雖結繩亦不用矣。

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古本。

傅奕註俗字引鄭玄之説，謂土地所生習也。業字，引賈逵云：業猶次也。《爾雅》云：業，事也。皆通。望音亡。○隨地所産以食以服，甘之美之，不餒不凍，隨其風俗，務其業次，安之樂之，不治而不亂。鄰國雖甚近，而使民各安其安，自足其足，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焉有交争之患。如是，則太古之風可以復見。蘇曰：内足而外无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民之各安其安，自足其足，端由上之有道也，故次之以信言不美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

不善。古本。

信實之言多朴直，故不美。甘美之言多華飾，故不信。嘉善之言止於理，故不辯。辯口利辭亂於理，故不善。蘇曰：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也。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无積，既以爲人己俞有，既以與人己俞多。古本。俞，平聲，註具第五章。〇通於一則万事畢，故博者未必知一也。聖人虛心應物故無積，物有限而道无窮，故用之俞有俞多也。蘇曰：能一以貫之，則无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它无所能以為人，推其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天之道生育无窮，未嘗害物。聖人所有以與人，人有限而道无窮，未嘗爭競。老氏屢知一之為貴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之道為而不恃，未嘗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之道為而不爭。

言无為，而此言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者，蓋聖人純於道者也，其為也，出於无為，與天同也，故以是結下篇焉，亦收一經之旨也。蘇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聖人與天為徒，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聖人法天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下

聖賢紀載，但降生示現，人或夢之。歲月日時，記異先後，至於諸家雜說，未易殫舉。《矧註道德經》者，古今數百人，所見各殊，得失玄有，年代深迥，史亦闕疑，可撢其真，勿泥其迹。夫道一而已矣，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豈特用之一己也哉。大抵要先得其體，而自脩身始。及其妙也，有變化不可得而測者在。去古俞遠，尤慮失真，所以余解此經，一從古本。蓋書坊刊行者，其稍異處皆後人臆說，不得老氏之意矣。余幼時聞諸前脩曰：河上公註乃漢儒所爲，託是名以借重耳，不可執此本以爲真河上公所註也。當時結庵于陝河之濱，授與漢文帝者，止是分章句而已，何嘗有註來。及觀晦庵序《參同契》，曰空同道士鄒訢，其意謂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訢即熹也。余不覺矍然曰：後之不知空同道士乃晦庵隱其名以序《參同契》，亦猶今之不知河上公乃漢

儒借是名以註《道德經》也。嗟乎，三代尚稽古，孔子信而好古，《春秋》變古則書之。生乎今之世，切不可反古之道也。聊摘數科，列于篇首，俾覽者得以取正焉。若夫先覺之士，固忘筌蹄。而後進之英，尚資梯級，是書也，不无少補。然懼僭率，弗敢張露。偶因道友來求，難以藁付，復念老矣，將形槁於一丘，惟恐此經寖失古本，遂命工鏤板，藏諸名山，以俟來喆。或有修真之士，體道之人，欲傳受之，亦所不隱。或虔憑寶典，口誦心持，上祝皇帝萬歲，次願重臣千秋，府縣官僚、文武賢德、忠良顯著，禄筭增崇，廣及士民，同躋仁壽。天清地静，時和歲豐，率土含生，咸歸有道。繼今有得之者，儻毋以爲《春秋》散於三傳，《易》道微於九師，能於静室焚香，精心研味，反照内參，尋本源之真處，一旦玄通，自得常久自然之道體。其居塵出塵，而生育无窮，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厥效隨著，聖賢地位不患不到，何止无愧於考亭云。當亦知前脩之説不誣，而仲尼猶龍之喻尤妙也。

湛然堂无隱齋谷神子范應元熏香謹序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跋

書中引晦庵序《參同契》，是范應元在朱之後。今《道藏》不收，焦氏《老子翼》採摭亦不及，真道家佚典矣。范應元无可考，褚伯秀《南華義海》所録諸家，有范无隱者，或即此人。沅叔更詳考之。

乙盦

此書《道藏》不收，焦氏《老子翼》諱亦不全避，然字書紙墨爲宋刊宋印無疑。

藝風

此范應元集註《老子道德經》，亦沅叔所藏秘笈，不見著録。沈乙盦以爲即褚氏所引之范无隱。余檢范氏原跋，自署湛然堂无隱齋，然則信爲無隱，固无疑也。二翁偶未拈出，余特著之於此。

甲寅元夕　邦述

案范氏所據古本，《音辯》外，凡三十家：河上公、王弼、李若愚、張君相、楊孚、傅奕、孫登、嚴遵、蘇子由、應吉父、司馬温公、《淮南子》、揚雄、張玄静、梁帝簡文、阮籍、馬誕、韓非、王涮、郭雲、陳碧虚、阮咸、董遇、司馬談、陳韶、李奇、司馬遷、開元御註、梁王尚、張嗣是也。又有稱爲西晉本□爲天下皆爲吾天下者，或有舊註，或稱引所及，皆説解則爲傅奕、王弼、韓康伯、蘇子由、河上公、司馬温公、成元英、陸德明、程伊川、司馬遷、韓非、王雱、張冲應十餘家，或闡名理，或采訓

釋，亦不盡拘此經本註，是道家言之實事求是者。從沅叔傅君許段□以鄰蘇，所述未全，撮記於後。

元黓困敦除夕長洲章鈺□□析津

范注今所罕引，鑒家推爲秘笈，宜也。宋人喜引宋説，亦賴此見其時風氣。

甲寅五月王闓運題

（盧國龍點校）

011 道德真經取善集

經名：道德真經取善集。金李霖編撰。十二卷。其自序謂『今取諸家之善，斷以一己之善』，故名曰《取善集》。卷前有劉允升序。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取善集序

老氏當商之季，憫其世道衰微由乎文弊，於是思復太古之純，載暢玄風，以激其流俗，至於輕蔑仁義，屏斥禮學，蓋非過直無以矯枉，仲尼所以欽服。既見，則歎其猶龍。惟聖知聖，始云其然也。關尹睹紫氣之瑞，識其真人度關，虔誠叩請，方垂至言。議者咸謂五經浩浩不如二篇之約，良有以也。莊周、列禦寇羽翼其教，亦猶鼓大浪於滄溟，聳奇峻於喬嶽，此尚擬其迹而未盡其意，要在忘言而後識其指歸也。漢文、景間，治尚清靜，世治隆平，率自曹參，宗蓋公之訓，足知道德範世之驗，果不虛云惜乎。晉朝流爲浮誕，王衍清談，反壞淳風。阮籍猖狂，又隳名教。失其本而循其末，可不哀哉。賴隋之王仲淹，深識其故，以謂虛玄長而晉室削，非老、莊之罪，以其用之不善也。唐韓愈猶譏其小仁義如坐井觀天。嗚呼，愈負其才而昧於道，是亦聾盲於心，而不知太山雷霆可以驚其耳而駭其視也。一言以爲不智，每貽君子之歎息焉。篤信之士，代不乏人，各隨其意，爲之註解，殆數十家，不惟觀覽之煩，抑掊集之不易。饒陽李霖，字宗傅，性善恬淡，自幼至老，終身確然，研精於五千之文，所謂知堅高之可慕，忘鑽仰之爲勞，會聚諸家之長，並叙己見，成六卷。譬若八音不同，均適於耳。五味各異，皆可於口。庶廣其見，而博其知，以斯而資同道，爲功豈小補哉。王賓，迺先生之舊友也，賞其勤而成其志，命工鏤板，俾好事者免繕寫之勞，推而用心，可不謂之仁乎。時大定壬辰重午日，河間劉允升序。

物之其由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道妙無形，變化不測。德顯有體，同焉皆德。自其異者，視之則有兩名。自有同者，每不及德。言德者，同及於道。此道德所以分裂不見其純全也。猶龍上聖，當商末世，嘆性命之爛漫，憫道德之衰微，著書九篇，以明玄玄之妙。言不踰於五千，義實貫於三教。內則修心養命，外則治國安民，爲羣言之首，萬物之宗。大無不該，細無不偏，其辭簡，其義豐，洋洋乎大哉。自有書籍已來，未有如斯經之妙也。後之解者甚多，得其全者至寡。各隨所見，互有得失，通性者造全神之妙道，於命或有未至。達命者得養生之要訣，於性或有未盡。殊不知性命兼全，道德一致爾。霖自幼及壯，謾誦玄言，而博其知，以斯而資同道，以待有司之問。今已老矣，欲討深義，自度耄荒難測聖意，

今取諸家之善，斷以一己之善，非以啓迪後學，切要便於檢閱，目之曰《取善集》，覽者幸勿誚焉。

饒陽居士李霖序。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一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御註：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嚴遵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今之行者，晝不操燭，為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王元澤曰：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壞隨之，其可常乎。惟體此不常，乃真常也。

首遞道之一字，大道之道也。下言可道之字，言道之道也。夫大道虛寂，玄理幽深，不可言道，當以默契，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雖道之一字，亦不可言也。若默而不言，衆人由之而不知，故聖人不得已而强名曰道。既云為道，有言有說，代廢代興，非真常之道也。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非道之常也。惟其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其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不變，故常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接物不窮，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含光藏輝，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為而無不為，默通其極爾。

温公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

呂吉甫曰：無名者道也。而天地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無名。無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則所謂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之以生，而謂之德也。則所謂有名，萬物之母。而萬物得一以生者是也。

無名謂道也。道常無名，生育天地，故為天地之始，乃道之妙也。有名謂天地也。天覆地載，萬物方立，故為萬物之母，乃道之徼也。天地有形位，是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育萬物，長大成熟，如母養子。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蘇子由曰：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離靜之動，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思為。無欲，則靜於以觀天地之始，所謂妙也。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妙，則精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以觀萬物之母，所謂徼也。有欲，則動於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徼則麤而大也。無欲之人，可以見道之精妙也。有欲之人，但見其道之麤徼而已。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温公曰：玄者，非有非無，微妙之極也。

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其名各異也。其名異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同謂之玄也。玄之為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兩者同謂之玄，玄又之玄，衆妙之門。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皆原於一。一者道所生也。玄者陰與陽同乎一也。又玄者道也。衆妙者謂萬物之妙也。萬物皆有妙理，而皆出於道，故曰衆妙之門。此章言真常之道，悟者自得，不可名言，同觀徼妙，斯可以造真常之道矣。太上以此首章，總一經之意，明大道之本，謂玄之又玄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御註：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辯。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心有所美也。心有所美，於心為恙，斯惡已。皆知善之美為盡在已，不免望洋向若而嘆，幾是矣。善者人之可欲也。若知善之為善，是性有所欲也。性有所欲，是離道以善，斯不善已。若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均為失性，幾是矣。蓋道之美者，至美也。至美無美，淡乎無味。莊子曰：淡然無極，衆美從之，道之善者上善也。上善忘善，萬善皆備。又曰：去善而自善矣。此章道通為一，恐人著於美善，不悟真常，故以此篇次之，與《莊子·齊物論》相似。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羣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音聲之相和。形動而影隨，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己。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顧歡曰：聖人因天任物，無所造。為心常凝，靜於前。美善處而無爭，故不為六境之所傾奪。

王元澤曰：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美惡生於妄情，善否均於失性。美者人情所好也。若知美之為美，是不言而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心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天下亦因得以反常復樸。夫唯無累，故雖寄形

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經》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萬物作而不辭，

御註：萬物動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

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云也。作謂動作也。萬物動作，聖人各盡其性，不辭謝而逆止，以吾心空然無所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烏能不辭哉。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纂微曰：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己有。羣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己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

萬物自生，各極其高大。萬物自為，各正其性命。聖人歸功於物，不以三事為累，故曰：功成不居，有我則居，居則遷矣。帝堯成功，而自視缺然。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蘇子由曰：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鴻烈》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百頃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舉賢則民相軋。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争。

温公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

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陣戰而勝敵者，此庶人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禄，非仁義之道也。故弗受。故曰：功成不居，是以不去。此章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御註：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陘。不尚賢則民各安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

金玉者，難得之貨。在上者貴而寶之，為六對之所遷，唯聖人知其然。故處事以無為，行教以不言，歸功於物而不居，道常在我而不去也。

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賢者，出衆之稱。在上者別而尚之，崇以爵位，旌以車服，故民夸企外慕殉名而不息，能無爭乎。蓋聖人未嘗不用賢也。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因任而已，特不崇尚耳。莊子曰：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常亂。故

之，取無有，求貨而無厭，必至於為盜。蓋聖人未嘗棄財貨也，使民耕而食，織而衣，足衣食而已。特不貴難得者爾，故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為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憒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

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則民心不惑亂也。傅奕《音義》曰：古本作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

河上公曰：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

虛其心，實其腹，

曹道沖曰：心虛白則神留而道存，腹充實則精全而壽長。心有所擇，虛其心則無賢之可尚，腹有所容，實其腹則無欲之可貪。

弱其志，強其骨。

御註：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不貴貨，實腹強骨而化之，使民無貪求之欲。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呂吉甫曰：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而為之非所利也，故不敢為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舒王曰：有為無所為，無為無不為，聖人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為而治也。不尚賢，不貴貨，虛心實腹，弱志強骨，是聖人體道治身而無為也。使民不爭而同乎無知，使民不盜而同乎無欲，則無不治也。《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無為而治者，虞舜之所以為帝。垂拱而治者，周武之所以為王。故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三篇統論，首篇言道可道，夫可道之道，非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離言說，超形名，悟者自得。能悟之者，忘美惡，齊善否，故以天下皆知次之。既

不為二境迴換，則是非美惡不藏於胸中，故以不尚賢次之。不尚賢，不貴貨，則方寸之地虛矣。虛則腹實，此精神内守道德之極致也。學者精此三篇，則經之妙旨，斯過半矣。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

御註：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

沖者，中也。道之用，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無適而不得其中也。道之體，虛而不盈，充塞而無外，贍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似不盈。

淵兮似萬物之宗。

温公曰：深不可測，常為物主。

淵反流全一。《説文》曰：回水也。水回則深靜，回而為淵，則止而不流，所以為一者全矣。兮者詠言之助。莊子曰：止水之審為淵。淵深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深也，物莫能測。惟靜也，物莫能動。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温公曰：鋒角猛露，道所惡也。事為煩亂，道所鄙也。輝華顯赫，道所敗也。汙辱卑下，道所貴也。

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不亂。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輝，則要不異於物，與之和同而不顯，所謂光而不耀也。内不失真，外不殊俗，同塵而不染，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

湛兮似或存。

郭象曰：存，在也。道湛然安靜，古今不變，終始常一，故曰存。存而無物，故曰似也。

人能如上四事，則湛然常寂而存矣。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

道體淵兮深靜，似為萬物之宗祖。

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其或言似者，言之不敢正也。人本有所出矣。雖有所出而廓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

言我不知道之所從生誰得而子之。

象帝之先。

御註：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羣物之始而道實先之。

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

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更在其先。此章言道以中為用，其體虛而不盈，為萬有之主，居象帝之先。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御註：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

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愛人利物之謂仁。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謂也。天地生化萬物，任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脊，樵者焚其支體，彼物用棄，非有憎愛，時適然也。且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故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唐明皇曰：橐者，韛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籥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

王元澤曰：橐籥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道無方體，以沖和之氣鼓動於覆載之間，而生養萬物。如橐以氣化形，籥以氣出聲，氣虛而待物，凡有形有聲者，皆自此出，故比於橐籥也。以喻天地聖人，亦以虛而無心故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王弼曰：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能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

王元澤曰：虛其體也，動其用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此之謂守中。

王弼曰：若不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動不從感，言不會機，動與事乖，故曰數窮。不如內懷道德，抱一不移，故曰守中。

此章戒人多言，不如守內。始言天地不仁，中以橐籥為況，終之以多言數窮者，欲人之出言，法天地之無心，如橐籥之虛中，因感而應，則無多言之失。與其言多而致禍，不如默默而守中。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御註：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敗，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羣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河上公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臟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臟盡傷，五神去矣。

温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

王元澤曰：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我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言能虛能盈，而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敝，故但稱不死。

是謂玄牝。

御註：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

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王元澤曰：谷神受命而玄牝賦形，自為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由其受命，故曰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

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藏氣。此陰陽之宗，天地之祖也。

谷，養也。谷虛而應，應而不著。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言養神在於虛而已，是謂不死之道，在於玄牝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註：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河上公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

纂微曰：上言谷神不死，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神形俱妙者，方與道同也。

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母育萬物是為形器。天地雖大，亦本於道德，體於陰陽，故曰天地根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河上公曰：鼻口呼吸喘息，常綿綿微妙。若可存之，復若無有。

王元澤曰：綿綿，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

御註：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河上公曰：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

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蘇子由曰：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

張君相曰：乾剛廣覆歷古今不傾。坤柔厚載經終始彌固。

太上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

能長生。

王元澤曰：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喪矣。唯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未嘗生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

張君相曰：萬物皆自營其生，唯天地但知生育萬物，不自營生。施生不自生，是故得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

馬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之不自生。自先身存，猶之長生也。後身謂屈己也，外身謂忘我也，屈己則人下之，故身先。忘我則外身，故身存。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呂吉甫曰：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馬巨濟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生，而聖人以此長存，則皆成其私者也。然不私之為私大矣。莊子曰：無私焉，乃私也。此章言道者為之公。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學者體道之公，不私一己，亦得其長久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二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蘇子由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

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上善之人如之上善者，道之所謂善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善者道之繼，水為五行首，離道未遠，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纂微曰：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滋潤，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方圓任器，壅決隨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衆人惡卑，水性趍下，此三能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

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遠，故曰近爾。

居善地，

馬巨濟曰：善以處下為居，水以就下為地，在善得水之地，故曰：居，善地。

水之所居，善為地利。善人所居，化及鄉黨。

心善淵，

御註：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馬巨濟曰：善以安靜為心，水以深靜為淵，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

曹道冲曰：淵者水之止。雖有風波，莫能動其深靜。至人之心，亦猶此也。

王元澤曰：深靜而平，內明外晦。用心深靜，反流全一。

與善仁，

御註：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蘇子由曰：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其報善仁也。

馬巨濟曰：善以濟物為與，水以利物為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

水之所與，無有不潤利萬物，以生成者也。上善之人，亦如水之所與，博施於民，惠及羣生，利益有情，不求其報，故曰：與，善仁。

言善信，

御註：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陸佃曰：履千險而不失其信，遇萬折而不失其東，是謂言善信。

政善治，

御註：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唐明皇曰：從政善治，亦如水之洗滌穢物，令其清淨。

王弼曰：為政之善，無穢無偏，如水之治，至清至平。

劉仲平曰：然水之為物，未嘗有言政也，而曰：言，善信。政，善治。何也，方此因論善人若水，故以言政及於善人也。

事善能，

御註：因地而為曲直，隨器而為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蘇子由曰：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水之所事，趣變無常，唯變所適，方圓隨器，而不逆物，故事無不能也。上善之人，亦如水之因人任物，隨順世間而無逆物之心，故曰：事，善能。

動善時。

御註：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纂微曰：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羣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時，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施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

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影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羣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一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

夫惟不爭，故無尤。

蘇子由曰：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此章言水之為物，利益羣品，柔弱不爭，常處卑下，故兼三能總七善而無尤，非上善之人其孰能似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呂吉甫曰：力持而滿之，未必富者也。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

御註：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持，執持也。盈，滿也。已，止也。累於物。累於物能勿失乎，故莫之執持所以防溢，而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早上。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能守。莫之能守矣。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温公曰：揣知物情，銳求進入，必將失之。

呂吉甫曰：情度而入之，求必貴者也。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

如欲勿失，則如勿銳。

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揣度銳利，進取榮名，雖得之，必失之，故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舒王曰：堂者虛而受物者也。金玉滿之則是盈矣。故不能守。

馬巨濟曰：堂奧足以藏金玉而守之者也。其害在滿，苟非天殃，必有人禍。

此明盈難久持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河上公曰：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自驕恣，必被禍患也。

舒王曰：富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所以遺咎患也。

此明銳不可揣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驕生，以咎自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蘇子由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利人曰功，聞譽施身曰名。功譬富貴之實也，名譬富貴之華也。功及於人而成就，名施於身而稱遂。退身避位，永無禍患，是乃天之常道也。此章戒富不可滿，貴不可貪。夫持滿不如早止，揣銳勢必挫衄。金玉滿而難守，富貴驕而遺咎，功成而不處，名遂而不尸，知損為益，乃符天道。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王元澤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當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

馬巨濟曰：人之生諸陽為魂，諸陰為魄，魂藏於肝肺之間，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隨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魄，營即魂是也。動以營身謂之魂。魂營，止也。魄，陰也。形之主麗於形而有所止，故言營魄載者，以神載魄而不離也。若無神以載之，則滯於幽陰，形散神離，下與萬物俱化。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鍊陽神消陰魄身化為仙也。其事在乎抱一而不離一者精也。抱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則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三者混而為一，則道全。欲學此道者，當存精為本。莊子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此教人養精也。

舊說皆謂營為魂，魄為止也。一說載者精也。魂魄既具則精一說神載魄也。

抱一能無離乎？

舒王曰：一者精之數，而不言精，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王元澤曰：一者精也。魂魄既具則精生，精生則神從之。

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神專其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籇微曰：言人欲學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乎。若能如嬰兒之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氣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

馬巨濟曰：營魄者異事在于抱一而已。道生一，一生水，水生精，精者一之物也。抱一則與精合，脫一則與精離矣。精至而氣全，氣全而神全，神全所以制魂魄為上士矣。精者，天地萬物所由以生成也。

柔和也。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柔

者和而不暴之謂。氣致柔和，當如嬰兒之心也。欲慮不萌，意專志一，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此教人養氣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馬臣濟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疵以言養神也。

玄覽者，心也。滌者，洗心也。除者，刳心也。洗之而無不靜，刳之而無不虛，心之虛靜，無一疵之可睹。

莊子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此教人養神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河上公曰：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

此申抱一之義也。《內丹經》云：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以精氣為民，民安國霸。精者身之本，愛嗇精氣則身治也。愛精之道，抱一為本，乃自然之道，夫何為哉。故曰能無為乎。今鍊精之士，或以雜術為務，以般運為功，多有作為，故又戒以無為。莊子曰：唯無為幾存。諸解皆說外，唯河上公內外兩說之。以上文考之，就身說者於經以順。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王元澤曰：至人無心於作精神，出入皆應而不唱。

此申專氣之義也。恐鍊氣之士有使氣之強，故又戒以守雌，雌者致柔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註：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此申無疵之義也。鍊神之士，純素而不雜，通徹而無礙，當不用知見守之以愚，故又戒之以無知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

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三者混而為二，乃道之全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御註：舉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有之以為利，利在於體。無之以為用，用在於空。故體為外，利資空用以得成。空為內，用藉體以得就。但利用相藉，咸不可亡也。無賴有為利，有藉無為用，二法

相假。

車惠弼曰：修身者，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人之利用。

此章明有無一致，利用相資，舉三事以明大道。夫輪轂為車，埏埴為器，戶牖為室。此有也，人賴以為利。轂中空虛，物器中空虛，輪得轉行。器中空虛，物得盛受。室中空虛，人得居處。此無也，人賴以為用。有為實利，必以無為用。無乃妙，用必以有為體。有無相須而不可偏廢也。形以神為主，神以形為居，形神合同更相生成。世之昧者，鍊神者蔽於無，養形者溺於有，是二者胥失也。殊不知此章取三物為喻，以明有無之相生。欲學道者，依此修持，則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御註：縱耳目之欲屬於聲色，雖具耳目之形而不自見自聞，與盲聾也奚異。

五味令人口爽，

王元澤曰：人生而靜，因物有遷。耳目本自希夷，而聲色在前真從妄喪。口之於味，亦復如此。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呂吉甫曰：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目主外視，腹主內容。聖人實其腹，不為耳目所役，故去彼外視之目，取此獨言不為目者，蓋言目則其餘可知也。此章言五塵之害性，當忘物以全真，聖人之去取，槩可見矣。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註：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舒王曰：寵之所以為辱者，以其若驚也。

馬巨濟曰：寵者辱之本，以係乎得失故也。以見寵於人，則其驚彌甚，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鍾會曰：真氣內實，故曰為腹。嗜欲外除，故曰不為目。五音令人耳聾，故聖人為腹不為目，諸相例也。

為腹者守精神而真氣內實。不為目者去六情目不妄視。

故去彼取此。

河上公曰：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

目主外視，腹主內容。聖人實其腹，不為耳目所役，故去彼外視之目，取此能容之腹。夫聖人清淨六根，於度，迷於正性，非狂而何。

寵者榮寵也。心榮見寵，即驚其神，此寵之所以為辱也。

貴大患若身。

御註：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患莫大焉。心有所貴，其患大矣。譬若人身動輒自累。

何謂寵辱？寵爲下。

御註：貪夫名慕夫禄，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問何故寵之為辱，受寵於人為下之道，既受寵於人，則與奪之權在人之手。若以得失累其心，豈不惑哉。子文三仕三已，無喜愠之色者，豈有辱乎。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温公曰：為士者以道德為上，爵禄為下。衆人乃寵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得之本有，失之本無，烏能有驚。若以得失之際，有若驚之心，是以辱也。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異於此。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注：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王元澤曰：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有家之而不能忘，則為患大矣。譬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人有身珍而累之，則寒暑疾痛萬緒皆何，豈非大患乎。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河上公曰：吾所以有大患者，正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饑寒，殉物，豈不悲夫。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蔡子晃曰：無身者，謂不以身為身，冥乎造化物我俱忘患，何能及非是也。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滅壞其身，喚作無身。

無身者，非謂滅壞其身為無身也。蓋雖有身而不執，有其身有之以無有耳。若孔子之母，我子綦之喪我是也。

王弼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貴者不辱其身，愛者不危其身，如此乃可寄託天下也。若子州支父、王子搜之徒是也。二人者，豈榮其寵

累其貴乎。此章言辱自寵生，忘寵則無辱。身為患本，忘身則無患。既忘寵貴之累，則絶驚患之憂，然後貴愛其身，可以寄託天下。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二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三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註：目主視，視以辯物，夷則平而無辯，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王元澤曰：道至於萬物，平等無有高下之處，非目所視。

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黄，不可名之無色也，曰夷而已。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註：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概而有聞，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莊子曰：聽而可聞者，名與聲。道無聲，非耳所聞，故曰希也。雖不聞也，然能宫能商，不可名之無聲，曰希而已。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御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形是已。

無形曰微。搏，執持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苦能甘，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

御註：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辯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無所施其聰，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静，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混，合也。三名合而為一，三者本一體而人之所以求者。或視或聽或搏，故隨事强名耳。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王元澤曰：凡物有質則具陰陽，上皦下昧，理必然也。唯道無物，故混然而成。此言道之定體。莊子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呂吉甫曰：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纂微曰：夫復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惚恍者有之疑於無，惚者無之疑於有，道之為物，非有非無，不可定名，故曰：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蘇子由曰：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王弼曰：古今雖異，其道常存。執之者方能御物。

呂吉甫曰：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雖不古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呂吉甫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無端之紀，所謂無始之始無所自來無所從，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前章執古御今，此則御今引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舒王曰：士者事道之名，始乎為聖人，終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則未離乎事道者也。終乎為士，則與道為一事，道不足以言之，與道為一則。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是已。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呂吉甫曰：道無不通名善，事無不達靈仙曰：道無形狀，故不可識。前章論道之全體，此章言士之體道。為士。前章執古御今，此則御今引古。

前章論道之紀，要古今不變者，是莊子所謂道之紀也。

微者彰之反也，妙者危之反也。玄則深遠不測，通則變化無窮。古之善為士者，有此道而退藏於密不可識。故曰深不可測，究孰得而識之哉。故曰深不可識。

御註：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強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謂下文也，夫惟道大難識，强為之容而已。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

呂吉甫曰：庖丁解牛，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則豫若冬涉川者也。豫則圖之於事之始也。謏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猶若畏四鄰者也。猶則慎之於事之終也。

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是。由膝以上為涉，集衆流為川。涉川者犯難也。冬者至寒之時，徒涉巨川，以見至人不好從事，於務出於不得已，常迫而後動，臨事而懼也。故曰豫若冬涉川，既涉則無慮矣。而猶戒曰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常若畏鄰，斂而不縱，閑邪存誠，非物採之，其心不出，故曰猶若畏四鄰。

儼若客；

王元澤曰：不以事為己任，故其容寂。

篠微曰：言有道之士，儼然端謹而心無散亂，如賓對主，曷敢造次。

此作容字，説若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之意也消。故田子方師仰之。

此作客字，説若李含光居於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賞之。

渙若冰將釋；

御註：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同於大通者，如冰之釋。《易》曰：渙，離也。離人而無所繫轂，所以為渙。

《字説》曰：奐而散為渙。夫水本無冰，遇寒則凝。性本無礙，有物則結。有道之士，豁然大悟，萬事銷亡，如春冰頓釋。

敦兮其若樸；

御註：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

樸。

曠兮其若谷；

御註：曠者廣之極。性原無際，如谷之虚，受而能應。

此言性之全也。《經》曰：上德若谷。

渾兮其若濁。

王弼曰：藏精匿炤，外不異物，混同波塵，故曰若濁。

楊子曰：合則渾，離則散。渾者與世合而不離，故若濁。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與刻意尚行離世異俗者異矣。夫善為士者，冬涉不好從事，畏鄰防患於後，若客之不為主，如冰釋不凝滯，樸而能全，谷而能虚，濁不殊俗，此所謂深不可識，而强為之容也。

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

王元澤曰：澄性者與澄水同。加工則動而彌濁，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耳。

曹道冲曰：豈隨流而忘反，聊澄靜以徐清。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御註：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

要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静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静止為善，而有意於静。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於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静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馬巨濟曰：保不欲盈者，道集虚故也。盈而有，有則淺可識矣。

夫惟不盈，

吕吉甫曰：然不曰虚而每曰盈者，恐人之累於虚也。虚而累於虚，則不虚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

故能弊不新成。

王元澤曰：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通萬世，而不弊，以其無弊、無新、不成、不敗故也。弊生於新，敗生於成，士雖成道而常若弊，則終無弊敗矣。

此章言士之體道，深不可識，終之以不欲盈者虚也。虚則空洞無一物，世豈得而識之哉。古之保此道者，若大禹不自滿假，孔子不居其聖已。獨取虚者，老子也。實若虚者，顔子也。惟道集虚，於此可見。

致虚極章第十六

致虚極，守静篤。

御註：莫貴乎虚，莫善乎静。虚静者，萬物之本也。虚故足以受群實，静故足以應群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立行而有所至，致虚而要其極，守静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鍾會曰：致，至也。除情慮至虚極也。心常寂守静篤也。

致虚則若谷能受群實，無一塵之積，可謂極矣。守静則若水能應群動，無一毫之攖，可謂篤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嚴遵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虚無通，魂休魄静，各得其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平，此皆蹔爾復静，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者乎。

吾者命物之我也。我以虚静之至，觀萬物之作，命物而不與物俱化，故曰吾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温公曰：物出於無，復入於無。

王元澤曰：從性起用，復還性根，動植雖殊，理歸一致。

歸根曰静，

蘇子由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静，非静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静。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復性則静。

静曰復命，

陸佃曰：言根則知有所謂本，言命

則知有所謂性，故言歸根曰靜，則復者本也。靜曰復命，則歸根者性也。莊子曰：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自根者，歸根曰靜是也。自本者，靜曰復命是也。自古者，復命曰常是也。自本者，無所因於本。自根者，無所出於根。自古者，無所歷於古。雖然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其本一也。其言先根而後本，先性而後命，而於根則謂之歸，於命則謂之復者，辭之序爾。歸未至也。復則至矣。根未至也。命則至矣。復之所入深矣。

復命曰常。

王元澤曰：出生則入有，入有則系數，然則密移之變，頃刻不停，惟復命則湛然常寂，物莫能遷。從道受生之謂命，復命則反其所自生，與道為一，則亘古今而常存。

知常曰明。

舒王曰：常者乃無始已來不變之稱也。知其常則謂之明也。

自道之外皆非常也。道雖真常，無形無名，非有自知之明，鮮有不為物蔽者矣。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途自患，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

孫登曰：不能歸根守靜，則夭命失常，是其凶也。

夫衆不知道之真常，以妄為常，故歡樂用生，動而失之，壽命竭矣。所謂妄作凶也。

知常容，

蘇子由曰：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河上公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

《禮記》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

公乃王，

舒王曰：背私則為公，盡制則為王。公者，德也。王者，業也。以德則隱而內，以業則顯而外。公與王合，內外之道也。

成玄英曰：王，往也。公則物皆歸往。

王乃天，

王元澤曰：王者，人道之至極。極人之道，乃通於天。

天乃道，

御註：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

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道乃久，

盧裕曰：久，長久也。謂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極，不生不滅，冥混自然，不可分別，既與此理契會義說為久。

沒身不殆。

《新説》曰：天之所法者，道也。故曰天乃道。道則無古無今，故曰道乃久。夫道至於久而可以沒身不殆，其孰能致於此哉。

此章以歸根復命為義，故首言虛靜，終之以道乃久者，道以虛靜為先，若捨此而入道，譬若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王元澤曰：三皇之世，無為而治，使民各遂而不知其然，豈得而親譽乎。

馬巨濟曰：知有君而不知有其君，此三皇之世。莊子所謂有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太上者，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也。太者，極大之名。上者，至高之稱。無為之治，至大至高，後世無以尚之，故曰太上也。下知有之者，知有君而不臣事也。

其次，親之，譽之。

馬巨濟曰：惠愛，仁也，故親。賞罰，義也，故譽。然親之固已疏，譽之固已毀矣，何者未能出於非人故也。此二帝之世。莊子曰：有虞氏不及泰氏。

堯仁如天，就之如日。舜至鄧墟，來之者十萬家，親之也。康衢譽堯，謳歌與舜，譽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

篆微曰：仁義失則刑法立，而民畏之。

馬巨濟曰：此三王之世。莊子曰：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好智而百姓竭，於是椎鑿決焉。智慧極，大偽生，巧役其下，愚侮其上，而刑罰不足以威懲，此五霸之世。孟子曰：五霸假之也。

王元澤曰：失德無政，則民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

太上下知有之，則當不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不及泰氏。此信不足於上，而民有不信也。

猶其貴言。

唐明皇曰：親之譽之，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

馬巨濟曰：言不足貴而猶貴之，故曰猶蓋太上，不言而化。自茲以降，帝有典謨，王有誓誥也。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御註：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謂太上之治。

唐明皇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謂我自如然也。上力何與焉。

此章言三五殊化，下民風靡，道降為德，德衰用刑，刑不能制，必至於欺侮。此信不足於上，而民有不信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大道者，即太古無為之道也。仁義不顯，猶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廢，猶隱也。三皇之後，人心不淳厚，大道隱而不見，仁義立而道衰，魚失江湖之游，則濡沫之恩斯重。人失大道之適，則仁義之惠斯隆。三皇當大道，二帝為仁義，莊子曰：道隱於小成。

智慧出，有大僞。

唐明皇曰：用智慧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僞矣。

慧以智為體，智以慧為用。智慧有大小也。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孔子曰：好行小慧，是智慧有大小也。太上云：此者為其以鑿為智，以察為慧，作聰明制法令，所謂小智慧也。智慧既出，民之姦僞滋生也。若夫遠近並觀，閑閑無事，因其自然，無益損乎。烏有大僞者哉。

六親不和，有孝慈。

鍾會曰：若九族皆睦，則愛敬無施。六親不和，則孝慈斯著。

瞽瞍頑而舜稱大孝。曾晳嚴而參稱能養。

國家昏亂，有忠臣。

舒王曰：道隱於無形，名生於不足。道隱於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於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僞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於己之君謂之忠，於他人謂之叛。

不明謂之昏。不治謂之亂。昏亂之世，父子相親而孔孟明堯舜之道，專以仁義而世，乃有忠臣匡救其君。《傳》曰：亂世見誠臣。若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鍾會曰：絶制作之聖，棄謀慮之智，六親不和，則孝慈斯著。

人當反樸還淳，故其利百倍。作者之謂聖，創物之謂智，聖智之人，制作法度，創立政令，欲禁姦止暴，豈知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民失性命之真，日趨澆競之域。若絶棄法令，則民反常復樸，其利豈止百倍而已。

莊子曰：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王元澤曰：至德之世，父子相親而足。今更生仁義，則名實交糾，得失紛然，民性亂矣。蓋盛於末者本必衰，天之道也。孝慈，仁義之本也。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專以仁義而子，以老氏為正，何如曰夏以出生為功，而秋以收斂為德，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道

歲也，聖人時也。明乎道，則孔老相為終始。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王元澤曰：巧利勝則民欲侈，而本業衰，必至於為盜。上三事，皆以末傷本者。

巧，機巧也。巧者，善偽利貨利也。見利忘義，絶機變之巧而民有恥，棄欲利之心而民知義，此盜賊所以無有也。若不絶棄巧利，徒滋法令禁之，此盜賊所以多有也。莊子曰：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又曰：擿玉毀珠，小盜不起。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馬巨濟曰：質則有餘，文則不足，三者去本已遠，為文而已。此其所以不足也。令屬其性於下四事。

見素抱樸。

舒王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反樸而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無欲而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樸然後可以反樸，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於不見所欲者也。

見素則見性之質而物不能雜，抱撲則抱性之全而物不能虧。

少私寡欲。

御註：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乎。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全而復性。

馬巨濟曰：見素此聖智所屬也。於無所與雜謂之素，見素則見道，見道則不為，不為則無聖無智矣。抱樸則抱性，抱性則不器，不器則無仁義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此仁義所屬也。全材之謂樸。抱樸則不器，不器則無仁義道也。若棄本而逐末，則勞而無功，不若不學而無憂也。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御註：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絶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温公曰：學之所以不可已者，為求道也。若棄本而逐末，則勞而無功，亦樂，通生。私欲少且寡，則巧利衰矣。《莊子·胠篋篇》正以明聖智仁義巧利之不惡死，以死生為夜旦之常，天地樂而萬事銷亡，何憂之有。且絶者非謂絶滅不學也。老子恐人溺於學，而以文滅質，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以絶學為言。若人不學，何以入道。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致去滋蔓在乎拔本，抑橫流在乎塞源也。若制作不興，則淳樸存。巧利不施，則私欲忘心，此學所以絶也。乃若不學之人，空空如也，安所用絶。彼楊

子雲不原聖人深意，以謂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豈知聖人絶之之意邪。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唯阿雖異，同出於聲。善惡雖殊，皆離於道。以喻學者如唯如善，不學則為愚，如阿如惡，學則為智，不學則為愚，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其於失道均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事也。體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人之所畏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唐明皇曰：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皆當絶之，故不可不畏。

衆人務學不能冥會，事物畢召反撓其心，此人之所畏而亦不可不畏者。

若不絶學，無以體道，故也。

荒兮，其未央哉。

河上公曰：言世俗荒亂，欲進學為文，未有央止也。

荒，不治也。若不絶學，則正性荒廢，不治之憂，未有央止之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王元澤曰：造化無極，事物日生。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變，衆人則隨化而遷妄，見美惡樂得其生，自以為美。春者，萬物奮張離靜而動去本逐末之時。臺者，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不明乎至理，皆逐物生情，其狀如此。

凡物以陽熙，以陰凝，陽主動，陰主靜。熙熙者性動而悦樂之象也。太牢者牛也，其味至厚。春者時物之華。臺者遠覽諸境之地。以喻衆人因學致偽，逐境失真，其狀如此。夫道淡乎無味，實而不華，絶學者所樂也。務學則失道，離性之靜，外游是務，其志熙熙，然得其義理如悦厚味以養口腹，博其見聞如睹高華以娱心志，耽樂之徒，去道彌遠。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御註：《經》曰：復歸於嬰兒。嬰兒欲慮未萌，疏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怕者，靜止不流之義。靜止則得無味之味，復乎一性之初，與嬰兒奚異。

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矣。故次以有餘。

而我獨若遺。

馬巨濟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衆人務學日益見聞，故有餘也。

愛吝為懷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絶救爾。

絶學體道，損其見聞，所謂為道日損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馬巨濟曰：此屬我獨絶焉，則愚人而已。純純則雖愚不愚。莊子曰：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

愚，不智也。純，不雜也。學不厭智也。絶學則去智而如愚，所謂大智若愚。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纂微曰：察察，嚴明也。悶悶，寬裕也。夫世俗因學為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為者，故民不聊生矣。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循任物，在宥天下寬裕昧昧者，故民乃全其真矣。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此之謂也。

小明為昭，不明為昏。察察，苛細也。悶悶，寬大也。流俗之人，務學作智，察見細微，智料隱匿，以為昭昭之明。故次之以有，以頑，無用也，鄙野也，似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人務學作智，我獨絶焉，則愚人而已。推昭昭之意以從政，則察察然苛細矣。所謂人太察則無徒也，推若昏之意以從政，則悶悶然寬大矣。所謂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御註：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失，道之利用。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御註：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似鄙是謂無用之用。

《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

馬巨濟曰：以，用也。衆人之學，求用於世，所謂有用之用也。亦安知絶學之無用為真有用哉。頑似鄙是也。蓋昭昭察察，則本末的然，非於無用者也。故次之以有，以頑，無用也，鄙野也，似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馬巨濟曰：此結成上文嬰兒未孩之義。嬰兒以母為本，未孩則食其本，既孩則食其末。夫道本也，學末也。人食末，我食本，此其所以異也。然聖人不尚異而獨異者。此篇主絶學為辭，方俗學之溺如此，則非異俗無以救俗故也。

此章主絶學為言。篇中句句皆有絶學之意。若不絶學，則聞見之多，以博溺心，於道為塵。故篇終又言貴食於母，蓋母者道也。惟絶學則養道，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四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御註：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之謂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有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唯道是從。

纂微曰：道常無名，唯德以顯之。言大德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

人，容狀若於諸相，豈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髣髴是其狀矣。動容周旋中禮，盛德容貌若愚，豈可見邪。唯從事於道之容，略可見矣。故目視耳聽鼻聞口言手持足行，無非道也。故唯道是從。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御註：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況，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顧歡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而有信有精。以其體不可定，故曰唯恍唯惚。如此觀察，名為從順於道，所以得。

馬巨濟曰：無若有曰恍。有若無曰惚。此即道之物也。道以恍惚無物，則復歸於無物矣，所謂不可容者也。

王元澤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微，若無若有，謂之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御註：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以恍惚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太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王元澤曰：常道常名，未嘗變易。

馬巨濟曰：萬物變化，名號隨易。昔日為是，今日為非，在古今以獨存者，道而已。

杳兮冥，其中有精。

御註：杳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杳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蘇子由曰：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河上公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

王元澤曰：常道常名，未嘗變易。

馬巨濟曰：萬物變化，名號隨易。

昔日為是，今日為非，在古今以獨存者，道而已。

以閱衆甫。

王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不真，而更云甚真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沉於人偽故也。杳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差舛，此之謂信。莊子曰：未形有分。精者，天德之至。真則不偽，信則不差。

閱，披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常住，故能遍閱萬物之本始。閱如閱人多矣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蘇子由曰：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

然者，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纂微曰：閱，度也，又披閱也。甫，本始也。夫道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在，何曾去爾。形雖不見，名且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萬物皆始於道，而披閱之，以成其形質也。然又設問我何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答以道之恍惚，杳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為治清淨無為而已。度閱萬物之遷移，未有不資稟於道者以此也。

此章言盛德容貌若愚，從道則容狀可見。道之為物，恍惚難名，杳冥莫測，體之者常存而不去，故能閱衆甫之變，以知其所以然。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王弼曰：不自見其明則全。

車惠弼曰：此是行言能却曲柔和逶迤順物。物無損害，內保己身性命完全。

委曲從衆不自專，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為徒。

枉則直，

王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枉，屈也。受彼屈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經》云：大直若屈，如蘭相如屈於廉頗是也。枉曲不異，何以再言。蓋自屈為曲，曲之自然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受屈為枉，曲之使然也。保生為全，正曲為直，自曲則其生可保，受彼屈則被曲可正。

窪則盈，

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王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弊則新，

王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

王元澤曰：非秋冬之凋弊，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蘇子由曰：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一者，多則惑。少之極也。守一足以該萬事。

御註：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為指，則終身不解，茲為大惑。

呂吉甫曰：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弊矣。曲者曲之自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為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

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莫清焉，是弊則新也。惟得一者為足以與此，故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御註：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合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為天下道，動而為天下則。

一者，精也。式者，法也。一者多之宗。聖人以少得天下，以多惑。聖人抱一而不離於精，天下棄多而歸一，故為天下法式。

不自見，故明；

御註：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

虞舜明四目以廣其所視，可謂不自見也。至於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茲非明乎。成王疏通開達，無遏爾躬，可謂不自見也。至於介爾昭明，而昭明有融，茲非明乎。

不自是，故彰；

御註：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呂吉甫曰：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盡。故曰：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註：《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呂吉甫曰：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於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蘇子由曰：忘我則不爭。不自是，不自見，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言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河上公曰：古者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

誠全而歸之。

御註：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故終始以曲，則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鍾會曰：誠能守曲，全必歸之。此章之義，養生之旨也。其要在乎忘我。惟忘我，故委曲以應變，而不自恃

私一己之見。枉己而伸人，而不

之心。知弊之為新，無自矜之行。

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以

全，其形生而已。故終始以曲，則全

言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顧歡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

纂微曰：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以時，故合於自然。

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王元澤曰：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交感之過，所以不能久也。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從旦

至晡為終朝，自早及暮為終日。飄風驟雨，氣之暴戾，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為之尚，不能有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言數窮宜矣。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註：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交感之過。天地之大猶不能久，況人處天地之間，眇乎小哉。為於多言速滅可知。

故從事於道者。

王弼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從事於道者，以無為為君，不言為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道者，同於道。

河上公曰：道者，謂好道之人。同於道，所謂與道同。

德者，同於德。

河上公曰：德者，謂有德之人。同於德，所謂與德同。

失者，同於失。

蔡子晃曰：有為躁競，執教生迷，名為失。既為同失，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獨失道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為循，自然之謂道。從事於道者，悟道忘言，所謂與道同。得道之謂德。德者希言，所謂與德同。失道之謂失。失者多言，所謂與失同。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河上公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鍾會曰：我信不足於道，道亦不信應我，所以兩相失。只是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者，道信之。同於失者，失亦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此章以希言為主。希言則以道而言也。道偶而應，故合自然。故下文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觀其失得之本，皆言之希與多爾。多言之人，外則招愆，內則耗氣，人欲長久，希言內守。

自見者不明，

舒王曰：自見者不明。則前所謂不立，雖行不行。立身行道之人，不可欲速，順其常然，則身立而道行。

自是者不彰，

河上公曰：自以為是，而非人者，衆

共蔽之，使不彰顯也。

自伐者無功，

顧歡曰：興功濟物，而自取其名，名既屬己，則功不在物。

自矜者不長。

郭象曰：矜誇自恃，不解忘功，衆所不與，故不長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註：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道固無我，無我則不爭。夫自是、自伐、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於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此章言立身行道，不適其常，而急於行立，故終不能行立。其自見等行，亦非其常也。故於道為餘食贅行而已。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羅什曰：妙理常存，名為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

寂兮寥兮，

河上公曰：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

舒王曰：寂者，止也。寥者，遠也。寂無遺響，太空寥廓。

獨立而不改，

溫公曰：無與之匹，故曰獨立。變化終不失其常，故曰不改。

鍾會曰：廓然無偶，故云獨立。古今常一，是曰不改。其體強，名曰大。

周行而不殆，

御註：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鍾會曰：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

可以爲天下母。

御註：萬物恃之以生。

車惠弼曰：同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羣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可以為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河上公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見萬物皆從道生，故字之曰道。

强爲之名曰大。

唐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無。其體强，名曰大。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太虛，而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强為之名而已。

大曰逝，

御註：運而不留，故曰逝。

顧歡曰：逝，往也。諸物雖大，大有極住。此道之大，往行無際，本無住盡之處。

舒王曰：大者，雖六合之外，而不能逃其麤。毫末之小，不能遺其細。故大曰逝。

逝曰遠，

御註：應而不窮，故曰遠。

孫登曰：萬物逝行，皆有停性之處。此道逝行，尋之彌遠，莫究其源。

遠曰反。

舒王曰：遠之極則反於樸矣。故遠曰反。反者，反於本也。和之彌滿六虛，故曰遠。近則不離己身，故曰反。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窮也。近在於己，人不見之。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御註：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道覆萬物者也。包裹天地，至大無外，故曰道大。天地者，形之大。天大、地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德配天地，道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故曰天大、地大。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而萬物育。天法道之自然，故不產而萬物育。

而天下功。地法天之無為，故不長而萬物化。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無所法也。無法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此章言混成之道，先天地生，其體則卓然獨立，其用則周流六虛，不可稱之，人道於是為至，故與道同體，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王者，人道之極也。

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謂雖域不域，包裹無外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御註：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德配天地，道通三才，莫大於帝王，故曰王亦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舒王曰：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為而萬物育。天法道之自然，故不產而萬物化。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無所法也。無法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則能變化，虎

呂吉甫曰：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為靜之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劉仲平曰：輕生於重，故重為輕根。躁起於靜，故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行以輕為速，然不可以無輜重。有輜以躁為榮，然不可以無燕處。有輜重之物，而不困於中道，然後可以有行。有燕處之宇，而超然自得，然後可以有觀。夫何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呂吉甫曰：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苟其動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

陸佃曰：天下者，人君之輜重，而亦人君之燕處。不可以離者。故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唱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陸佃曰：重者君之德，靜者臣之道。

松靈仙曰：心若動亂，即損於妙神。神即君也。

此章戒人君以重靜為本。天下者，人君之重靜也。豈可以一身輕之。修真之士亦以重靜為本，重其身而不以物累形，靜其心而不以物亂神。形全神定，是道之全矣。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

舒王曰：善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故無轍跡。

盧裕曰：順道而行，跡不殊物，故無轍跡。

鍾會曰：善行道者，功名不顯。

蘇子由曰：乘理而行無跡。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跡，則行固不能無轍跡也。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出户庭，行出於不行，故無轍跡，所謂不行而至也。

善言，無瑕謫；

杜光庭曰：善言者，得意忘言也。故無瑕疵之病，謫責之過。

呂吉甫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謫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

善計，不用籌筭；

御註：通於一而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筭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舒王曰：善閉者，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關楗而不可開。

温公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九竅者，精神之門也。善閉者，精神

內守而不以外耗。內雖無關楗，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顧歡曰：結之以道，雖無繩而自固。結之以物，雖有約而不堅。故以威約人，雖三軍而可離。以道結志，雖匹夫而難奪。

温公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杜光庭曰：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二，靜契於道，與真合同。萬緣不能侵，諸見不能誘，此之謂善結，其可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蔡子晃曰：利物為善。弘濟曰：救救羣生於十方，即之本土。運善常以冥被，惠澤均平，含生蒙益，反流會道。

庶頑讒説，帝舜教之而弗棄。空空鄙夫，宣聖叩兩端而竭。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註：善者道之繼冥乎。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惔寂常之性，而日淪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能救之。

《新説》曰：萬物有成理，固有拂其理而逆之者。萬物有常性，固有戾其性而梏之者。萬物有正命，固有違其命而絶之者。聖人惻然，於是惟其所寶之慈以濟之。因其悖於理也，發其塞而通之。因其戾於性也，除其害而若之。因其違於命也，繼其絶而復之。

是謂襲明。

御註：襲者，非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耀。

呂吉甫曰：彼其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惟聖人以知常之明，而計之、閉之、約之，而莫知其所以然，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道之要妙，不睹衆善，無所用救之於所同然之際，雖行之、言之、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李畋曰：此章言聖人密用惟微，形眹莫睹，雖云常善，妙在兼忘，故能則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言教。所不詮巧曆，無由筭由，是好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人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舒王曰：善人教不善人者也。故善不善人之師。無不善則不知善之為善。故不善人，善人之資。

人，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之為善。故不善人，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蘇子由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使天下忘我故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而得風仙。九年之後，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此不貴其師也，孔子見太公任，然後辭其交遊，去其弟子，此不愛其資也。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道之要妙，不睹衆善，無所用同然者也。惟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李畋曰：此章言聖人密用惟微，形眹莫睹，雖云常善，妙在兼忘，故能言教。所不詮巧曆，無由筭由，是好

師資為漸修之路，絶貴愛入頓悟之門，契彼襲明，救其萬物。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四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五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杜光庭曰：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静其神，以致長生也。

爲天下谿。

王元澤曰：谿以下資納流通，守雌則能以虚静受一切法，而不滯於物，故曰為天下谿。

谿。

爲天下谿，常德不離，

吕吉甫曰：谿之為物，受於谷而輸於江海，受之而不拒，輸之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迕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

王元澤曰；常德分定而不遷，道之在我者也。不離者一於性，分内而不外。

復歸於嬰兒。

王元澤曰：嬰兒含和守一，欲慮不萌，性之本真，渾而未散，德厚之至，乃同於初。若然者可名於大矣。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知其白，守其黑，

王元澤曰：黑者，北方之色，静不足以言之。聖人建一切法，非守黑則無以為本相，彼春夏發於玄冬，此其驗也。

爲天下式。

吕吉甫曰：白於色為受采，於物為不受染，於物為晦，於行為金，於數為四。黑於色為明，於行為水，於數為一。知白守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弊，故可以為天下式。

白者明白也，於物不染。黑者默默也，於數為一。至人知其明白而默守一，天下是則是效，故為天下法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呂吉甫曰：為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不忒則不差矣。

復歸於無極。

呂吉甫曰：嬰兒之為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無極，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

羅什曰：忒謂爽失也。若能去智守愚，動與機合，德行相應，為物楷式，既備為道之要，又如虛谷顯則成行，隱復歸道，道本不窮，故成無極。一是智慧無極，二是慧命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

杜光庭曰：榮，尊榮也。辱，卑辱也。人君富有八極，君臨九圍，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是卑辱也。

為天下谷。

舒王曰：知其榮，守其辱，則守之以謙虛而善應，故為天下谷。

為天下式，常德乃足，

劉仲平曰：谷者，能虛能應，能容能受，故常德乃足。

復歸於樸。

蘇子由曰：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雄守雌，知性者也。知白守黑，見性者也。知榮守辱，復知白守黑，知之以為子，守之以為經，以為母，知之以為變也。

樸散則為器，

御註：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道之散也。有形名可名，有分守焉，隨其器而用之。

鍾會曰：樸，道也。守則為質樸之道，散則為養人之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御註：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唐明皇曰：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賓復歸於樸，則無極不足以言之，所謂無名之樸也。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然則守雌守黑守辱足矣。安用知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

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人用之，則為羣材之官長矣。

故大制不割。

蘇子由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為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曹道沖曰：制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

原此章之義，以常德為本，若守其常，必以知之為變也。故知雄守雌而其德不遷，知白守黑而其德不差，知榮守辱而其德乃全，至是則非，特復歸於嬰兒也。無有窮極，與道同體。夫道亘古今而常存，德與道同，斯可謂之常矣。此道之真以治身也，其餘以用天下，則各因其材而使焉。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臧玄靜曰：將是方將，欲是輒欲，謂人方將輒欲，力取天下，有為治之。

王元澤曰：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為者，造作是其有為。有己有為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天下，非為之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蘇子由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而執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

御註：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相代。或煦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載或隳，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為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欲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必隨之於後，如形影之不舍。或煦之使温，而不知吹之者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强而已，則羸弱有時

而來。知載而成，則隳廢應手而去。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為而執之哉。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河上公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矣。

陸佃曰：聖人之於天下，因之而不為，任之而不執，是以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此三者所以取天下也。

此章言天下不可以力取，不可以有為，若容力取，又豈知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乎。治以有為，又豈知聖人無為而治天下之道乎。故為之者必敗，執之者必失，是以聖人知八法之反復，去三事之過分，治國則歷祚延長，修身則長生久視。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蘇子由曰：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强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泯、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大臣者，以道事君也。若以兵强天下，是佐主以非其道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以兵强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報而已。

呂吉甫曰：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强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强非果於不得已者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下奪民力，故荊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農事廢，田不修，故荊棘生焉。殺戮多，傷和氣，故必有天災。農廢於前，災隨於後，必有凶荒之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呂吉甫曰：果者，尅敵者也。敵而尅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尅敵之謂也。出於不得已，非特以取强也。

果者，勝之辭也。成湯勝夏而有慙德之言，歸亳而有臨淵之懼。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

古有當此禍者，秦是也。

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强。物壯則衰，兵强則敗。

是謂不道，

御註：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王元澤曰：體道者，兼萬變而不居

一物，故無壯老之意。不道早已。

吕吉甫曰：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强，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强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物物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得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老則不道也。亦猶兵强則敗，豈合道乎。既不合道，豈能久存。故曰早已。此章戒人臣以道佐主，不可以兵强天下也。道貴柔服，不用兵强，若以兵强取勝，猶物壯則衰老，豈道也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温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纂微曰：夫好飾戈矛鎧甲以為服玩者，是尚不善之器。

佳，飾也。祥，善也。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故曰利兵也。兵，凶器也。所以為不善之器，不當修飾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吉事有祥。兵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舒王曰：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所以為不祥之器。前篇言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惔為上。勝而不美，

纂微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者也。善用兵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常出於不得已也。

恬惔爲上。勝而不美，

御註：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惔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成玄英曰：恬惔，無為也。君子心尚無為，故雖用兵，而不以為美。

張君相曰：不亂曰恬。夷心曰惔。恬惔者，道也。以道為上，豈以用兵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王元澤曰：兵器主於殺伐，而過為之飾，使美而可覩，是以殺人為美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纂微曰：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

志於天下。苟得其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視民如草芥，天豈祐哉。天既不祐，豈得志者也。以殺人為樂者，則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為人主者，無以妄行誅戮。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成玄英曰：吉謂朝禮，凶謂喪禮。河上公曰：左陽主生，右陰主殺。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河上公曰：偏將軍卑而居陽位，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居陰位，以其專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

用兵之勢，以右為上，是以喪禮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曹道冲曰：天下之民，皆王者之民，以其逆順，則異殺多，則泣而傷之。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御註：《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河上公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而誅不祥，心不樂之至於道，則物之消息盈虛杳然，而無所與。古今相代於無窮之中，若湛然自知。如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小非大，非圓非方，非白非黑，非宮非商，視之而莫之見，聽之而莫之聞，搏之而不可得，此所謂常無名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王弼曰：道無形，故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

劉仲平曰：常者，萬世不變之稱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明也，雖生物大，而歷世之，非終可變者也。其成象在上，吾得以謂之乾。效法在下，吾得以謂之坤。故垂象著明者，吾得以謂之日月。此三者皆不出吾之所謂，則非不可名者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註：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王元澤曰：守無名之樸以為治，則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萬物也。

蘇子由曰：冲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胎然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甘露之無不及。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知止，所以不殆。

蔡子晃曰：若能知止，有名之末，復歸無名之本，此則天下弗賓而焉往，猶水歸海，危殆也。

有名者道之散也。初制有名之時，即當知止，而復歸無名之樸，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無復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

御註：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為哉，因性而已矣。

盧裕曰：川谷歸海，海亦不召。百姓歸道，道本不謀。

王元澤曰：江海不求水而歸之者，由鍾。水之多則性同者往矣。道，和而物生焉。或謂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令，而自均。

蘇子由曰：冲氣升降，相合為一，而民之性也。聖人能集其純全，則有生之類從而賓之，亦性然也。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此章言侯王守道，物將自賓，如天降甘露，不令自均。夫道者，人之所共由性之所同得。侯王先得人性之所同，則天下弗賓而焉往，猶水歸海，自然而已。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御註：《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御註：《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構，日以心鬬。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

温公曰：自知自勝尤難。

河上公曰：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

成玄英曰：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淺深，無不悉知為智。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世報應，無不明了為明。

《經》言見小曰明。小者性分之微。又知常曰明。常者命之正。人自知性命，歸根復命，不為物蔽，可謂明矣。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大不知也。

勝人者有力，

王元澤曰：力可以勝人，而不可以勝己也。

語曰：羿善射，羋溫舟，皆以力勝人者也。勝之字從力，在下，力不足尚也。

自勝者强。

王元澤曰：自勝者，克己從道，能專氣者也。

孔子曰：椓也慾焉，得剛不能，自勝者也。

楊子言：勝己之私之謂克。人能克己勝利欲之私，此所以為强也，非强梁之强，乃守柔之强。

知足者富。

唐明皇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

王元澤曰：性分之內，萬物皆足。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而愚者或舍至貴而徇腐餘，故知有萬之富，則輕天下而不顧矣。此真富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豈非富乎。

此上一説知止足之分為富。次一説取於一性而足。

强行者有志。

舒王曰：上士聞道，强而行之，故强行者有志也。

陸佃曰：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或志於高名，或志於厚利，非所謂志也。惟强行於道，斯可謂有志之士。

不失其所者久。

河上公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長久。

王元澤曰：性不為物遷則久矣。此盡性也。河公説養精。元澤説養神。二説合而為一則妙矣。易恒久也，君子以立不易方。不易方者，不失其所也，故能久。

死而不亡者壽。

王弼曰：雖死而以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没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陸希聲曰：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

王元澤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真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爾。

盡道養神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真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也。

陸佃曰：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此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

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始有異也。夫惟生死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蜕寓之而已矣。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如蛇之蜕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焚於火，不溺於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於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强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强為，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能不為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嚴遵曰：夫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變，莫廣乎知人。攝聰畜明，建國於民，達道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内，臣諸侯，莫貴乎勝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静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民佚樂，虔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游神明於昭昭之間，恬惔安寧，尊顯榮華，莫善乎得志。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急乎久。天地所貴，羣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並興，靡與争寵，莫美乎壽。功用備成，不名己有。蘇子由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一本作衣被

河上公曰：道雖愛養萬物，非如人君有所收取。

蔡子晃曰：作衣被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萬物，故不為主，似若微小。

常無欲，可名於小。

吕吉甫曰：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惟不居，不為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

王元澤曰：此所謂小，乃真大也。且以體道者，譬之欲慮不萌，怕然内一，豈非小乎。《易》曰：復小而辨於物。

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

王元澤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唯其主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離。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覆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所謂復小而辨於物也。與物交，故包容萬物而莫窺其歸往之迹，而不知主，可名於大。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成玄英曰：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静退謙恭，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己，忘於功大，故為衆聖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

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隨性歸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静之

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為大，故能成此尊大矣。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均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為私，衆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專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道矣。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聖人抱樸常無欲，可名於小，所謂終不為大也。至於天下莫能臣，獨成其尊大，故能成其大也。此章言道用無方，生成所賴，辨於物而為小，交於物而為大。是以聖人法道樸而為小，成至尊而為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呂吉甫曰：道之在天下，獨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無形也。無形者，大象也。則孰保我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而天下往。

執，守也。大象，道也。大象無形，道之全體，聖人守之，以御世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帝舜至鄧墟，來之者十萬家。太王居岐山，從之者如歸市。

往而不害，安平泰。

盧裕曰：以虛受人，何害之有。無害於物，則泰然安平。

呂吉甫曰：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而天下往，則雖相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

樂與餌，過客止。

唐明皇曰：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悅而少留，非久長也。

呂吉甫曰：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御註：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黃，能宮，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此章言聖人守道以御世，天下歸往而無虞。道淡無味，非若餌之可嗜。聽之無聲，非若樂之可樂。用之無盡，豈若過客暫止而已。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

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御註：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斂散也，其盛衰也，其僨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睹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於夏而陰生於午，陰凝於冬而陽生於子。句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盈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嚴遵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亡，晦，盛者反衰，張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臣以制民。含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食，不見其據，反匿其爪。豺狼欲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舍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合之內，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闔門之內，骨肉之間，其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而釣之。胡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而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

柔弱勝剛强。

御註：《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陸佃曰：此天地之至權也，非特聖人而已。夫權藏之以幽渺，而行之論夔蛇風目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踏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蚩大屋者，惟我能也。

《易》曰：巽以行權。隱。巽者，柔弱之謂也。老子有曰：是謂襲明。又曰：巽德而微者，密隱其明。蓋明者微之，則神所謂微顯同意。

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奧，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

《鴻烈》曰：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而釣之。胡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而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

柔弱勝剛强。

御註：《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踏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蚩大屋者，惟我能也。

唐明皇曰：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强矣。

近取諸身，齒以堅而先弊，舌以柔而自存。遠取諸物，山以高而殺勢，澤以下而增肥。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淵者，魚之所藏其身。利器

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於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則人臣乘其威。賞罰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斬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羣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呂吉甫曰：人之不可離柔弱，猶魚之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柔弱則死之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迴運動者，常在於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元澤曰：魚巽伏柔弱，而自藏於深渺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斡萬物於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睹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强遇物，則物之剛强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强勝物也。吾獨寓於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為春夏，而感而遂通者不廢。雖無不為也，而寂然不動者與俱。自其偶而應之中，而託柔弱以為表，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易》曰：以無為為常，以其無為，故能無所不為。無為者寂然不動，道之真體，所謂無體之體也。無不為者感而遂通，道之真用，所謂無用之用也。故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

舒王曰：前言道常無名，言道之主。此章言道常無為，言道之變。

王元澤曰：君人者，體道以治，則因時乘理而無意於為，故雖無為而不廢天下之為。雖不廢天下之為，而吾實未嘗為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侯王之道，天其盡之矣。

萬物將自化。

御註：侯王守道，御世出無為之境。而萬物而為出於無為，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

舒王曰：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化。

侯王守道，則無為也。萬物將自化於道，故無不為也。莊子曰：無為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

而萬物化。

化而欲作，

舒王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言化欲作，作則動而已。

王元澤曰：化而日進，則如嬰兒之長，必至於智慮充起，天和漸衰。觀夫三代末流，物情彫弊，則可知也。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纂微曰：聖人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脩之身為真，而以脩之天下為普。使王侯者知而守之，則脩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嗇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絶棄仁義，則曰：老君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絶棄之意，宜其不取焉爾。

陸希聲曰：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以又玄。此篇以無為而統之以兼忘。無為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御註：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於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王元澤曰：德者，得也。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故謂之性。得其性而不失，則德之全也。德未嘗異道而有其德者，嘗至於自私而失道。彼真人者，不然性命道德之實，渾乎而為一，而四者之名，應世而殊號，吾莫知其異，亦莫知其同也，是德之玄者也。雖然德者，得也，能無失乎哉。唯以無得為德，而德乎不德，則可謂至矣。是體道者也，非有德者也。

所謂無不為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五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王弼曰：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

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德者，得也。得道之謂也。上德之人與道同而無得心，是以有德清静。

《經》曰：雖名得道，實無所得。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智不謀，至仁無親，所謂不人不物，不謀無親者，不德也。不德則至矣。所以為德之上。《經》曰：上德若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註：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成玄英曰：未造其極，故稱為下。執德不忘，故稱不失。

蘇子由曰：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强以求不失，蓋僅自完爾，而何德之有。

谷神子曰：下德不失德，德得也。下德者，散道以為德也。故蹩躠為仁，踶跂為義，摘僻為禮，以鑿為智，雖名不失，德去道也遠，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御註：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唐明皇曰：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無為者，至矣。

王元澤曰：上德無為，然亦無所事為，而德自足。

曹道冲曰：德之上者，本自無為，非故造無為之念也。

吕吉甫曰：上德無為，非故無為也，率得之自然，而實無以為也。

顧歡曰：言上德之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迹不彰。故曰：無為為既無迹，心亦無欲，故曰無以為。

故上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為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吕吉甫曰：下德不知出此而為之，故不能不有以為也。夫德無以為足矣。而且有仁焉，則是為之也。下德之人，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是以既不至於無為，而又勢當有為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御註：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為。

河上公曰：兼濟無偏，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也。功成不居，事遂不宰，無以執為。

舒王曰：仁者，有所愛有所親也。唯其有所親愛，則不能無為矣。其下者可知也。

王元澤曰：仁乃善之長，德之别名。既别於德，則是為之也。然聖人之仁，盡性而足，不俟於作，故無以為。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為乎。

唐明皇曰：義者，裁非之謂，謂為裁非之義，故云為之。有以裁非斷割，

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為。此則心迹俱有為也。

《雜説》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義皇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堯舜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湯武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聖人者易地則皆然。

嚴君平曰：虛無無為開道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也。陳迹也，非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吴筠曰：禮智者，制亂之大防也。道德者，撫亂之宏綱也。禮之本，禮為道之末。執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難而危。故人主以道為心，以德為體，以仁義為車服，以禮智為冠冕，則垂拱而天下化矣。若尚禮智而忘道德者，所謂有容飾而無心靈，雖乾乾夕惕而天下弊矣。

《雜説》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義皇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堯舜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湯武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聖人者易地則皆然。

嚴君平曰：虛無無為開道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也。陳迹也，非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吴筠曰：禮智者，制亂之大防也。道德者，撫亂之宏綱也。禮之本，禮為道之末。執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難而危。故人主以道為心，以德為體，以仁義為車服，以禮智為冠冕，則垂拱而天下化矣。若尚禮智而忘道德者，所謂有容飾而無心靈，雖乾乾夕惕而天下弊矣。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聖人者易地則皆然。

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而禮敬之義也，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為也。

故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御註：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所失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忠則不欺，信則不妄。莊子曰：至德之世，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雖有忠信而不知。至於用禮，則玉帛交馳，施報相望，擊跽曲拳，辭讓謙卑，徒為貌恭而已。其心未必然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天下亂矣。

太上言禮為缺文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呂吉甫曰：忘仁義，絶禮學，遺智慧，而志於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道德厚實也，禮智華薄也，是以大丈夫去彼禮智之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此章主道之本而言也，仁義禮智而道之失也。上德者與道同也。故不德也以退仁義，賓禮智。而志於道德之厚實，非真大丈夫不能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自今言古謂之昔。昔者，指天地之後而言也。古昔得一者，天地神人物是也。上下幽明，雖則不齊得乎。一則未始不齊，故下文云：其致之一也。一者，本也。

天得一，以清；

顧歡曰：天者，純陽之氣。得一，故輕清於上。

地得一，以寧；

顧歡曰：地者，純陰之質。得一，故安靜處下。

神得一，以靈；

河上公曰：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

王元澤曰：神謂鬼神之神。靈者神之散也。

谷得一，以盈；

郭象曰：谷，川谷也。谷川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王元澤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偏，故所謂一，其體常一，無有別一，故唯一能致一，不可以他致一也。一之為義，天下之至精，唯精故能神，神則盡之矣。而神之為德，常在一也。

陸佃曰：虛者谷之體，盈者谷之用。

萬物得一，以生；

張君相曰：有識無情，總號萬物。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

同稟一道，以得生成。

御註：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

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御註：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發，泄也。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為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為變，失一以滅故也。滅者，生之息。惟正也，能御萬變而獨立乎。萬物之上無以為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蹶乎。蹶者，上之仆。

王元澤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在，欲言其理，辭不勝窮。且以人形言之：凡人初生，精為之本，因精集神，體象斯具，精之既喪，形斃神離，或德或形，其理無二。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御註：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睹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孫登曰：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元乎一簣。以況尊貴，卑下為基。

王元澤曰：數字作上聲，譽字作輿字。說曰：數輿，則無輿，輪轅為輿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為貴本。轅為輿本，當存轅以定輿。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故致此數輿之談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御註：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蹙，其以此乎。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王元澤曰：一於數至少，而為萬物之本。故知本在於賤，知賤乃真貴也。

河上公曰：琭琭，喻少。落落，喻多。王者不欲如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爾。

王元澤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

曲變，非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真一矣。故玉琭琭，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已矣，不能貴也。老氏既明一義，恐不悟者執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唯體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枉直，應物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無貴賤故也。此篇義最奧密難言，今粗明綱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幾於道者是也。

此章以一為宗。夫一者，天下之至精。天地神物，貴賤動植，咸得一以生成。太上恐人執一而不知變，又終之以不欲，如玉石者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竊以太上之道，始以鍊精為基本，次以全神為妙道，若基本不立，則道無由生，故以一為基本，猶精而全神也。終之以玉石者，恐人執於鍊精，不能養神，假使壽同龜鶴，終無冀於神仙，惟精神俱鍊，與道合真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六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王元澤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

蘇子由曰：反者，復也，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仰觀乎天，四時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俯察乎地，五行有水，反流全一，而動善時。天地之道，以反為動，故能長久。人一受其成形，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弱者，道之用。

舒王曰：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即在天者而觀之，指我亦虛而已。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勝我，踏我亦勝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於淵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有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為動，然有所謂動者，動於反也。弱非所以為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則能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為靜，言弱則知用之為強，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若此而已矣。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王公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天地神明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

呂吉甫曰：唯有為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此章之意反本而靜，則動不失已。

莊子所謂靜則動，動則得矣是也。

用無不利，則不爭而善勝，《經》所謂弱勝强是也。然則欲反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註：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

李榮曰：信道彌篤，强行有志，寒暑變而不革其心，金石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堅，確乎不拔，上士勤行也。

上者，至高之稱。士者，以道為事。上士了悟，聞斯妙道，信道彌篤，强行有志。行與實相相應，若出若處，若行若住，常依實相不離，真際念念增，修心心不懈，故曰勤行也。問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上士何以聞之。答曰：耳聞其言，心行其道，真聞之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舒王曰：中士者，知道之為美，而不知所以為道也。知道之為美，故若存，大音不入俚耳。

李榮曰：素絲不恒，逐玄黄而改色。中士不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真道存身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悦性以娱情，則存俗而忘道也。中士可上可下，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故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忘之也，則不能勤而行之。

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悦入，聞夫子之道而樂是也。一出焉，一入焉耳，若子下士聞道，大笑之。

王元澤曰：道大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笑。誠如下文云豈流俗所能睹乎。

志琮曰：下士聞於妙道，無相無名，不來不去，非生非滅，既不信從，翻生違背，所以拊掌大笑，謂為虚誕。下士受性下愚，恣情多欲，智不足與明，識不足與知，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則大憂以懼。夫道無聲色滋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聞恬惔寂漠虚無無為之道，則大笑而非之。

不笑，不足以爲道。

羊祜曰：下愚昏昧，貴華賤實，上道深奥，虚無清遠。不為淺識所笑，不足為深遠之至。

蘇子由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没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

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斯所謂上士也哉。

與俗同時，與道乖。《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建言有之：

纂微曰：建，立也。將立行道之言，謂下文也。

舒王曰：孔子嘗曰：述而不作。竊

比於我老彭。蓋老子稱古之建言者，古之人嘗有此三者之言，故老子述之而已。

明道若昧，

御註：若日明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外無炫耀故若昧。

王元澤曰：大明若晦。

志琮曰：內有智慧為明，外無炫耀為昧。

進道若退，

李榮曰：聞道勤行，是進大成，若缺是退。

呂吉甫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是之謂進道若退。

夷道若類，

李榮曰：緬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類也。

唐明皇曰：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靜，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類。

杜光庭曰：達士治身，內則夷坦，外示同塵，履苦遇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類也。

上德若谷，

御註：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谷虛則平夷，一定而不易，外應萬殊，隨物變動，故若類。

大白若辱，

李榮曰：廉而不穢，大白也。混同於濁，若辱也。

陸佃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故曰大白若辱。

大潔白之人，內懷清靜，明白入素，滌除玄覽而無疵。大白也。韜光晦迹，混俗同塵，處衆人之所惡，若辱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疏見遠，遺略小節，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志琮曰：夫上德功濟十方，莊嚴萬物，德化無窮，名之為廣。雖云有道則一致，物有萬殊。體道之士，內德，恒自若無德，即無德，故云不足。

建德若偷，

唐明皇曰：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潛修密行，如彼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

御註：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谷虛而應，應而不竭。

陸佃曰：至無以供其求，至虛而應其感，故曰上德若谷若偷。

蘇子由曰：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此二說偷竊之偷。

王元澤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豈足以為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惰者，其建大矣。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此二說偷惰之偷。

質真若渝，

王元澤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間者，萬變從俗，而其道常真，故物莫知其真。彼漢陰丈人孑孑然以真為己任，而別乎世俗，乃子貢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為假修渾沌者，豈所

謂質真乎。

蘇子由曰：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質，性質也。真，淳一也。渝，色變也。言道德行人質真淳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

大方無隅，

御註：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隅。

李榮曰：震宇有象，故有方也。至道無形，故無隅也。

呂吉甫曰：大方體之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

王元澤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盡於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御註：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陶弘景曰：積德道成，謂之大器。非日可就，故曰晚成。

陸佃曰：其行身也，徐而不廢，故曰：大器晚成。

大器者，法身之器也。法身大器，積功而證，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莊子曰：美成在久。

大音希聲，

御註：動之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王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而名之，則常若相反故也。

志琮曰：希聲者，猶無聲也。夫聖人一音説法，遍滿十方，發蟄開蒙，導凡誘俗，雖復教滿十方，即言恒寂。教即無教，言即無言，以此之義，名曰希聲。

疏曰：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

大象無形，

鍾會曰：無象不應，謂之大象。既無體狀，豈有形容。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象既無象，豈有形狀。

道隱無名。

夫唯道，善貸且成。

顧歡曰：先與後得謂之貸，物得成道謂之成。成之則歸道，道得之也。

志琮曰：今凡夫之生是道以生，貸汝汝應悟生復歸於道，何乃執生為生而不反本邪。

舒王曰：善貸者萬物資而不匱是也。然復歸於所自生，故曰且成。

此章言道深微妙，隱奥難見，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上士悟之特然勤行，下士聞之所以大笑，誠如篇中所云，豈流俗所能識乎。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陸佃曰：道生一，太極也。一生二，陰陽也。二生三，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故曰：三生萬物。

李榮曰：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二生三，運二氣，構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谷神子曰：大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為天，濁重為地，沖和之氣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上公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

沖氣以爲和。

陸佃曰：道家謂之沖氣，醫家謂之胃氣。有陰有陽，然後胃氣生於其中。

負，背也。

抱，向也。沖，中也。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而向於明。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為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易》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李榮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能損者乃所以為益。唯其虧盈，故其益者乃所以為損。然則王公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纂微曰：夫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流俗之所惡嫌也。獨大人君子之所以自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法沖氣之為和也，損心志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也。

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也。王公人之所以教人者，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亦我義教之。

河上公曰：衆人所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言我教衆人，去強為弱，去剛為柔。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故下文云。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

河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為天所絶，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而死也。

嚴仙曰：强秦以專制而失，大漢以和順而昌。强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已退，安得長存。

《字説》曰：屋梁兩端，乘實如之。物之强者，莫如梁。所謂强梁者，如梁之强。人之强者，死之徒也。子路好勇，不得其死。羿善射，羹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是皆失柔弱之義也。

吾將以爲教父。

李榮曰：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榮以守勝，尊己以凌人，强梁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夭，不得其死也。物皆合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興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强梁之性，演柔弱之法也。

此章言道生一氣，一氣生陰陽，陰陽生冲氣。物得冲氣以為和。冲和之氣，柔弱之義。王公法柔弱以孤、寡為稱，是損之而益也。衆人好强梁而不得其死，是益之而損也。大聖辯此以為教父，信其然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李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水至柔而能銷形之至柔者，道也。道至柔而能遺金穿石，破彼堅强。言人若鑒之於彼忘我，破茲固執。水，體之於道，足能洞於人我，經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至堅。

無有，入於無間。

河上公曰：無有者，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於神明，濟於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嚴遵曰：有形銛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竅，俯仰之頃，經數千里。

李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無有者神也。神之所為，利用出入，莫見其迹，透金貫石，入於無間。神舍於心，心藏乎神，虚心以存神，存神以索至，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四方上下，隨其所寓，往來無窮，周流乎太虚，上際下蟠，六通四闢，無入而不自得也。

御註：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御註：柔之胜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為有益也。

王弼曰：柔弱虚無，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有益也。

李榮曰：道無形物得生，聖無為人得化，此乃無為之益也。

柔者道之本，無者道之用，至柔無有者道也。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御註：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

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顧歡曰：法道不言而風俗自移，故言不言之教。法道無為而人物自化，故言無為之益。此章言法道之柔弱虛無，以不言行教，無為化民。天下及此道者，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夫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疏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為殉，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李榮曰：身形是成道之本，故為親。名聞是虛假之法，故為疏。世人不能為身以損名，只為名以損身。王弼曰：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貪貨無厭，其身必少。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名與身，孰親。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與貨，孰多。名，虛名也。貨，財貨也。身為成道之本，豈不親於名而多於貨乎。名顯身危，蒙莊固辭楚相，寧為曳尾之龜。天師不就大夫，願學軒轅之道。是知身親而名疏也。

得與亡，孰病。

纂微曰：此釋上兩句也。夫虛名浮利，得之乎輕羽，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達人校量，孰者為病。

李榮曰：名者，外之稱譽。貨者，俗之財帛。身為忠孝，及為修至道，而弱喪者不返，逐欲者失真，為名以煞身，因財而害己，迷淪者衆，聖人詳問，為得名貨與亡身者，誰為病矣。

呂吉甫曰：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唐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劉進喜曰：貪欲無厭，謂之甚愛。欲甚喪身，故云大費。

呂吉甫曰：愛名欲以富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並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並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唐明皇曰：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邇聲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

李榮曰：不分外以求名，遠恥辱也。不非理以規財，無危殆也。外之於名利，遠之於危殆，治國可以長存，

修身可以長久。

呂吉甫曰：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

此章之意欲學長生久視，當先絶利忘名。若名利不除，身心俱役，不唯有妨於道，久必於身為患。是以古之得道者，不邇聲名，不殖貨利，雖三旌之位，萬鍾之禄，棄之若弊屣，視之如浮雲，或樂簞瓢，或居圜堵，國卿不能識，天子不得臣，林宿巖居，松飡澗飲，豈以蝸蠅之浮幻，害性命之至真，此最為學道之至戒，修身之要務。故引古為證，欲修真之士，脱此韁鎖而已。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御註：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弊。

呂吉甫曰：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河上公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不備也。其用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日給而不窮。

羅什曰：智無不積為滿，空而能正心如是，則無弊盡之時。

纂微曰：缺，破也。弊，困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内者，故能包荒含穢，支離其形，若器有數，雖盈而常若沖也。

大直若屈，

王弼曰：隨物而直，直不在己，故若屈。

羅什曰：理正無邪曰直。隨物曲成為屈。

身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大直者，屈身以伸道也。柳下惠直道三黜而不去。

大巧若拙，

蘇子由曰：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之自然，雖拙而巧。

劉進喜曰：匠成萬物，鑪錘羣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曰拙也。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註：充塞無外，瞻足萬有，大盈也。虚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虚盛德，容貌若愚。

大巧在所不為，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作無巧功，賦物之形方圓，曲直不睹其妙，故若拙。刻彫衆形而不為巧，非其驗乎。有如梓慶之削鐻，非若宋人之刻楮。

大辯若訥。

御註：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羅什曰：智無不周為大辯，非法不說故稱訥。

蘇子由曰：辯而不訥，以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呂吉甫曰：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為，有形之所不能免也。而一躁焉可以勝寒，一靜焉可以勝熱，一時之躁靜，猶可勝天地之所行，況夫體無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安往而不勝哉。

此章之義，先言諸大，終之以清靜為天下正。老君言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悟道之人，必靜必清，唯見於空，乃能如上諸大。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註：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有道者，謂人主有道也。却者，去也。走馬者，馳走之馬也。糞者，糞田也。言有道之君，臨莅天下，少欲知足，無求於外，兵甲不用，偃武修文，無戰逐之事，唯本業之修，故却去馳走之馬，以治農田。治身者意起也。

唐明皇曰：心見可欲，為罪大矣。

張君相曰：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然境能適心，是起罪之緣，緣境不止，必獲大罪。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註：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咎莫大於欲得。

大孟曰：得中求取，而又得又不厭足，故更欲得。心既無涯，必招大斯至，積惡不已，存亡俱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誤祖先咎也。

篆微曰：咎，殃咎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

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百為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為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君子之所為也。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所欲必令皆得，欲而得之，人所咎也。自取戾曰罪，違神而為禍，違人而為咎，由可欲至於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也。有罪則有禍，有禍則有咎，咎則獲戾於衆人也。罪莫大於禍，禍莫大於咎，此次序之然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舒王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足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至於足，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

王元澤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

此章言以道莅天下者，內自知足，外無貪求，故絶争戰之事，無殃咎之禍。修身者少欲知足，意馬不馳，丹田自守，乃為有道之士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蔡子晃曰：明無道者，不能察己知人，馳心逐境，雖復出户遠遊，境界窺牖，瞻望星辰，其於知見甚為寡少，以其捨己而求於外也。

吕吉甫曰：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王元澤曰：無極之理盡於一塵，纖慮不萌，萬緣已現。學道之要豈不在茲，而彼乃遠出以求，亦已昧矣。彌遠彌少，不其然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御註：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以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是謂不為而成。

其知如神察於人倫，堯、舜知天下可知矣。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故曰天道可知矣。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御註：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日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損。蘧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修真之人始乎務學以為士，終乎得道以為聖。方務學以窮理，物物而求通，故曰益矣。為道盡性而極乎至虚，物物知非，不期乎損，而所有漸銷矣。先言為學者，若不學則見不為而成。

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則天之大與天之合，堯、舜見天道可知矣。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此章主道而言也，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天人雖異，其道相通。聖人以心合道，天下雖大，可不出户而知。天道雖遠，可不窺牖而見。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御註：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舒王曰：損之者未免乎有為也，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者，復命也。然命不亟復也，必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吕吉甫曰：損之者無麤而不遺，遺之並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為。

無爲而無不爲。

羅什曰：損之者無麤而不遺，遺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善不明，信道不篤，無以致道。既致道以絶學，乃為全真之士矣。

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於無為。已雖無為，任萬物之自為，故無不為也。

王弼曰：有為則有所失，故無為乃無所不為。

呂吉甫曰：無者無有而已，無不為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絶學無憂。為道者日損其為學者日益其所無，為道者日損其所有。損之者損其所有也，尚有所損之心，至於又損，兼忘此心，故無為也。寂然不動，無不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取天下，常以無事，

劉仲平曰：孔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稱舜曰：無為而治，治至於此，百姓皆謂我自然矣。自非無事，以取天下，曾何足以及此。

無事者，道之真。聖人體，道之真。天下歸懷，此無事所以取天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註：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唐明皇曰：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註：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情，因民而已，此之謂百姓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劉進喜曰：百姓者，衆人之總稱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為心。既無心應，亦無不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註：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

王元澤曰：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目睹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自非相，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也。故萬法雖殊，等為實相，信與不信，生乎自私。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

智所以異於衆人也。

聖人在天下憒憒，爲天下渾其心。

御註：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爲己則憒憒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誕信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蔡子晃曰：以無分別之教，混有分別之心，衆生既有善不善，有信不信，有分別二，見聖人皆善皆信，究竟玄同，故云渾。

王元澤曰：憒憒者，恐懼之意。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王元澤曰：仰而法之，無知之民，動皆非理，聖人憐而誘之，如父母於赤子，恂恂然適其志氣，而無忿疾之心，非夫體道忘物而仁侔天地者，其孰能如此。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心，故忘善惡，齊誕信，及其在天下憒憒然不敢易也。至於為天下，則渾然而已。百姓仰而法之，唯聖人之視聽，聖人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信者，亦善信之，此孩之也。非體道無心者，其孰能如是。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蔡子晃曰：夫衆生失無為之靜本，造有為之穢業，出沒隱顯，生死輪迴，所以從無適有，名曰出生，自有入無，名為入死也。

王元澤曰：貪生失理，故動皆傷性。蓋天下除無知常民之外，或殉道而為道術，或殉欲而為咎惡，皆由有其生而自生，故不免於死生也。

陸佃曰：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視於采色，耳不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徑，動靜脩此乃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系此十三事矣，與河公説同。

唐明皇曰：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爾。

陸佃曰：主出而陽者，生之徒也。主入而陰者，死之徒也。主出而至於求學出死以羨久生者，出之甚也。主入而求學入滅以樂久死者，入之甚也。此兩者十之中有三焉。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王元澤曰：貪生失理，故動皆傷性。蓋天下除無知常民之外，或殉道而為道術，或殉欲而為咎惡，皆由有其生而自生，故不免於死生也。

人之生太厚以養傷生，故動之死地者，衆人是也。矜生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者，亦十中有三爾。其能出是三者，則不死不生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註：生之徒悦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生之為有涯，而存生過厚

爾。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温公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强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者，由其自奉養太厚故也。

《經》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蓋聞善攝生者，

河上公曰：攝，養也。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之辭。攝，衛也。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爾。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河上公曰：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

成玄英曰：此明三毒不能傷害，若攝生無生，則害不能害，既内無三毒，則外三毒不傷，是以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也。何者，夫虎主噬，兕主觸，兵主貪。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舒王曰：惟善攝生者，則能無我。無我則不害於物，而物亦不能害之矣。

莊子曰：人能虚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王元澤曰：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磔不能創病，乘虚觸實，往無不通，則物得以生之際。無名者，道也。一而未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為死生。所有攝生，必至於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含德之厚者，又其至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御註：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吕吉甫曰：萬物之生，常本於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際。無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為物，則特形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躶者不得不躶，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皆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之，勢成之。

道生神，德布氣，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呂吉甫曰：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者，物之所得也，舍和氣而養物之形。道生物而為父，則道尊而物卑。尊故能勝物而小之。莊子所謂真君是也。德畜物而為母，則德貴而物賤，故物莫能賤之。莊子所謂真宰是也。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此尊貴之異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唐明皇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王元澤曰：命於天則為天子，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唯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故常自然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御註：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乎道。道者，萬物之奧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磨，八卦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纂微曰：上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不言德者，以道之一氣無不貫穿，而略其德之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大道之元功也。肖翹蝡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生則兆於動出，為則效於變化，長則見於統一。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睹其刻，制之巧非德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纂微曰：此都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之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若恃其為，則居其功矣。長育羣材，成熟庶類，載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唐明皇曰：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章言道用同人。此章言道德生畜萬物，萬物尊貴道德。道至尊，德至貴，孰能爵之，常自然而已。然散而言之，則有道德之異。合而言之，皆出於道。故以玄德終焉。是以知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呂吉甫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

是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為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為萬物母，而未足為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

始者，道也。道為天下萬物母也。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母。有始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註：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王元澤曰：萬物由道以出，道為之母，物謂之子。得道則萬物之理，當待識而知。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河上公曰：既知天下萬物之理，當復守道，棄智慧反無知也。

復守道反無為。

没身不殆。

王元澤曰：夫見理之後，逐理不反，則妄作為凶，失道遠矣。故知子守母，乃常不殆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

河上公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若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

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以自保，故終無危殆之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河上公曰：兌，目也。使目不妄視。

吕吉甫曰：此則守母之謂也。心動於内，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舒王曰：没者，存之對。終者，始之對。以事對門者，閉其門，則事之不入可知矣。濟其事，則門之不閉可知矣。

裴處恩曰：開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心神内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見小曰明，

河上公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

纔微曰：既知其子，復當守道，棄智慧反無知以自保，故終無危殆之患。

見小曰明，

河上公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若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

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

守柔曰强。

河上公曰：使口不妄言。

張君相曰：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强。

吕吉甫曰：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勝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註：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河上公曰：用其光於外，復當反其光明於内，無使精神泄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註：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諜成光者異矣。顧歡曰：若開其兌，濟其事，殃咎必至。至非外禍，是自與身殃。

迴光反照，內視存神，不為漏失，則終身不至於有殃咎，是謂密合常久之道。此章主守母之義也。道者物之母，而物者道之子。塞兌閉門，見小守柔，以至應物用光復當反照，皆守母之義也。故其道常存，永無殃咎，是密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陸佃曰：夫道以無欲守，以無知行，故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蓋有知者，於施是畏。介者小而辨，於物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有大知者乎。何則至人之道，不以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諜成光者異矣。

顧歡曰：若開其兌，濟其事，殃咎必至。至非外禍，是自與身殃。

迴光反照，內視存神，不為漏失，則終身不至於有殃咎，是謂密合常久之道。此章主守母之義也。道者物之母，而物者道之子。塞兌閉門，見小守柔，以至應物用光復當反照，皆守母之義也。故其道常存，永無殃咎，是密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陸佃曰：夫道以無欲守，以無知行，故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蓋有知者，於施是畏。介者小而辨，於物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有大知者乎。何則至人之道，不以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諜成光者異矣。

顧歡曰：若開其兌，濟其事，殃咎必至。至非外禍，是自與身殃。

迴光反照，內視存神，不為漏失，則終身不至於有殃咎，是謂密合常久之道。此章主守母之義也。道者物之母，而物者道之子。塞兌閉門，見小守柔，以至應物用光復當反照，皆守母之義也。故其道常存，永無殃咎，是密用真常之道也。

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農事失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貴華，則知國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剛强而競鬬，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厭飫，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財貨常有餘，務多藏珍異，則知國君好聚斂，困民財矣。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

唐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也。聚斂積實饒珍異。王元澤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

紂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是謂盜誇，非盜也哉。

羅什曰：取非其有曰盜，貴己之能盜者，陰取於人而畏人知。如上七事，皆徇末忘本，取非其有，仍不自隱密，誇大於人，是謂盜誇。既矜豈能持久，故曰非道。此章言行於大道者，不可介然，有知若小有所知，則施為盛於外，根本虛於內，是棄大道而趨邪徑也。大道者本也。末盛則本衰。下文皆以末傷本而施之過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九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註：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節解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建立身心，無德可彰，無跡可顯，則深根固蒂，不為是非欲惡之所抽拔。大道者本也。末盛則本衰。下文皆以末傷本而施之過也。

善建者伐德求名，顯功希報，美善既彰，冥功不著，終為無常業障之所抽拔。故《淮南子》曰：善建者相貌。金剛，火能銷之。火熱，水能滅之。水流，土能塞之。木强，斧能伐之。唯是建於無建者，不可拔也。

善抱者不脱，

篆微曰：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不脱失也。

舒王曰：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脱矣。

子孫祭祀不輟。

御註：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唐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

杜弼曰：明以近修遠立身，以道不拔不脱，固蒂深根。以此修身，真德在己也。

修之家，其德乃餘；

河上公曰：修道之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婦貞。其德如是，乃有餘也。

王弼曰：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修之鄉，其德乃長；

修之國，其德乃豐；

御註：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爾。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曹道冲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衆人矣。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之家矣。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御註：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王弼曰：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吾家人能睦其親，則其德有餘矣。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友，則其德乃長。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能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河上公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天下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御註：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真矣。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吾家人能睦其親，則其德有餘矣。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友，則其德乃長。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能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河上公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

王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也。

王元澤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説，故其所以為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此章首言善建抱終之以知天下者，蓋天下之本身也。善建抱者，所謂修之身也。推此以及天下，可謂知治之本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唐明皇曰：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

呂吉甫曰：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及其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内，而益生日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抱也。赤子性淳而未散，氣和而不暴。含德之人，性本至厚，不遷於薄，故比於赤子。含德之厚者，非特有赤子之容也，有赤子之心矣。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張君相曰：毒蟲、蜂蠆、蛇虺之類，以氣害人為螫。猛獸虎兕之類，以足踐人為據。攫鳥鵰鶚之類，以爪傷人為搏。赤子無害物之心，故不為此等諸物所害。且毒蟲喻嗔，猛獸喻癡，攫鳥喻貪，赤子絶此三惡，故不為三毒所傷。含德之人，慈忍久就，内不生嗔，故言毒蟲不螫。喜捨既成，貪愛亦盡，故喻攫鳥不搏。常有明智，永絶癡惑，故言猛獸不據。

夫赤子特以受冲氣之和，無害物之心，故物莫能傷。況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大同於物者，孰能害之。莊子曰：人能虚己遊世，其孰能害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握固，以其意專心不移也。

赤子意專志一，心無所知，手無所用，故自然握拳牢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

御註：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

莊子曰：聖人貴精。林靈素曰：朘，小兒陰也。作，動也。牝牡之合，即陰陽之運會。赤子未知會合之理而動作者，至精不散也。含德之人，雖了諸法，空寂寂不廢動，而能無心應物，動作合德合時，此明身業静。

夫赤子特以受冲氣之和，無害物之心，故不若自營於外而心佚於内，則精喪而死矣。安能久乎。舉世之大患，莫大於此，而學者之至戒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御註：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冲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嗌不嗄。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摇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潜之萬物，豈不悲夫。

啼極無聲曰嗄。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使赤子心有所憂愠，則氣戾而

不和，其能若是乎。含德之人，演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不竭，此亦抱冲和之所致也。

知和曰常，

舒王曰：和之為用則常而不變，故曰知和曰常。

人能知和氣柔弱，則制命在我，有常而不變。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復命曰常。含德之厚，則至於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於常，則一也。

知常曰明。

松靈仙曰：和是不二之中。夫道一相無相，不為生死所傾動，故名曰常。能知此常，則智慧日明也。

舒王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

益生曰祥。

舒王曰：夫生不可益，而人常求益於生，則有凶祥。

孫登曰：生生之厚，動之妖祥。一受其成形，而素分定，生理至足，無欠無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秖以為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曰凶祥。

心使氣曰強。

御註：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心實使之，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舒王曰：氣者當專氣致柔，今反為心之所使，不能專守於內，則為暴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其非赤子之性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蘇子由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夫道者，先物不可以壯，壯則老矣。夫道者，先天地而不為壯，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若不知道之真常，而益生使氣，為強梁之人，是物而已，豈道也哉。故曰早已。此章言赤子之無心，含德之厚者似之。赤子無心害物，而物莫之傷也。故精全而不散，氣和而不暴，知此乃真常也。不能知此，則益生使氣，而有壯老之異，失赤子之心矣。非含德之厚者也。

嗟乎，流俗有為之徒，不能同其赤子之無心，縱無窮之欲，喪甚真之精，或補以藥石，或行以小術，求益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河上公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

成玄英曰：知道之人，達於妙理，理無言說，所以不言。

顧歡曰：明道則忘言，存言則失道，道可默契，不可口說，故莊云：道無問，問無應。

言者不知。

纂微曰：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道者不言，故孔聖欲無言，孟子豈好辯。正容以悟物者有之，目擊而道存者有之，四問而四不知，三問而三不答，是皆知道不可言也。且識音者口不能傳，斲輪者口不能言，彼進乎技者尚爾，況道深微妙，安可言乎。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塞其兑，閉其門。

御註：塗郤守神，退藏於密。

纂微曰：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也。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興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故不可以目視，又不可以口傳。夫至人塞兑閉門，而善能收眠斂聽，鉗口結舌，故曰：塞其兑，閉其門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陸佃曰：兑者所以說物也。門者所以通物也。塞其所悅，閉其所通，然後可以挫其銳。

裴處恩曰：和其光，令光不耀。同其塵，令塵不染。

挫銳而內不出，解紛而外不入，和光而不耀，同塵而不染，真知者其處己如此。

是謂玄同。

蘇子由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兑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言不言，而與道同矣。

玄升而入道，至於玄則小而與物辯，唯塞兑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不可得而親疏者，若列禦寇居鄭圃，人無識者是也。不可得而利害者，若列子辭鄭子陽之粟是也。不可得而貴賤者，若曾子居衛是也。此章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御註：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親疏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為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呂吉甫曰：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皆賤之。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天下貴，不亦宜乎。

不可得而親疏者，若列禦寇居鄭圃，人無識者是也。不可得而利害者，若列子辭鄭子陽之粟是也。不可得而貴賤者，若曾子居衛是也。此章

貴忘言而體道，下文皆默而成之之道也，又孰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哉。良貴在我，物莫能賤，故為天下貴。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治國，

體道之常之謂正。正止於一而不變，道之常也。治國之道，以常為貴。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以奇用兵，

顧歡曰：奇者，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三略九奇，九攻百勝，此上將軍師靜難息寇武之功也。

劉仲平曰：雜而不純者，天下之常情也。心也。流而不制者，天下之常也。正之為道，異於是矣。故一而不雜者，正之體也。止而不流者，正之用也。一而不雜，則不純者之所宗也。止而不流，則流而不制者之所主也。是以治國者不可以他求，以正為守而已。若夫用兵則不然，操凶器，臨危事，有萬之衆，決勝負於頃刻之間，有可以制敵，則乘權適變宜，無不可為者。故其容與治國常異，故用奇而不以正也。

以無事取天下。

御註：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治，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雜說》曰：正可以治一國而已，奇可以用五兵而已。唯其無事者，然後可以取天下。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篆微曰：伎巧，謂工伎巧妙也。然而湯放武伐，亦可以無事乎。

曰：然則湯武者，順乎天，應乎人，其放伐也，猶放伐一夫爾，未聞有事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唐明皇曰：以此，下文知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篆微曰：忌諱，謂禁令也。人君不能無為，而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其抵犯，無所措其手足，避諱不暇，弗敢云為，舉動失業，日至貧窮。

王元澤曰：事為之禁，則民擾而失業，故貧也。此亂之所始。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王弼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民強則國家弱。

王元澤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心生則下難知，故國家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註：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王弼曰：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

篆微曰：伎巧，謂工伎巧妙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唐明皇曰：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姦，盡成盜賊，則豈非多有乎。

舒王曰：法令者，禁天下之非。因其禁非，所以起偽。蓋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故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

河上公曰：謂下文也。

我無爲，而民自化；

御註：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堯、舜淵默乎法宮之中，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文武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垂衣拱手而天下治，此帝王無為而民自化。莊子曰：無為而萬物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上公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

《類解》曰：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樂業，百姓豐饒。此反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上無事則不興力役，豈奪農時，而民自富。此申上文彌貧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王元澤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復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羊祜曰：我動則民邪，我靜則民正。此反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我無欲，而民自樸。

唐明皇曰：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樸者，性之全。我性全而無欲，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申上文奇物之義。此章主無事以取天下也。自天下多忌諱至盜賊多有，此有事以取天下之過也。自我無為而民自化至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無事以取天下之證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河上公曰：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故民淳淳富厚，相親睦也。

唐明皇曰：政教悶悶無為寬大，人則應之，缺然而凋弊矣。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舒王曰：悶悶者，無所分別。唯其無所分別，則常使民無知無欲，故其民淳淳察察者，有所分別也。有所分別，則其民不能無知無欲，而常缺缺矣。

呂吉甫曰：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

禍兮福所倚，

河上公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

福兮禍所伏。

唐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樸。此則禍為福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為禍之所藏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蓋禍至不懼，省躬自咎，以免於禍而

已，將處乎禍與福之間也。若是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灾。莊子：寧於禍福。

孰知其極，

河上公曰：禍福更相生，誰能知其窮極。

孫登曰：孰，誰也。極，盡也。夫禍福相因，倚伏無定，禍因福至，福假禍來，孰知其盡也。

其無正邪。

王元澤曰：大運不留當時者，為是欲定其正，而不知正不可常，則可謂智乎。雖然以為無正者，是以無正為正者也，邪者疑辭，亦不定乎無正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御註：通天下一氣爾。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妖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所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陸佃曰：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正者所謂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於無正之地，而流於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於迷而已矣。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註：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顧歡曰：方正其身，妖奇自隔，不以其方割，彼從我也。

廉而不劌，

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嗛，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王弼曰：廉，清廉也。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污，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

直而不肆，

河上公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也。

王弼曰：以直，激拂於物，所謂大直若屈也。

王元澤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為直而常，委曲以從理。

《書》曰：直而温，温則不暴內。直而肆則凌物。所謂不肆也。

《語》曰：質直而好義。

光而不耀。

御註：直而肆則凌物而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為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誇世末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王弼曰：光以燭物，謂之耀。和物，無刻制之行。

王元澤曰：光以燭物，謂之耀。和其光歸其明者，豈耀以燭物哉。

此章言禍福正奇善妖相生，而不可知民之迷。此固以久矣，柰何復以察察之政始之，則民安得全其樸乎。是以聖人雖方廉直光以處己，然未

嘗顯迹以示人，蓋取此悶悶，去彼察察，而寧於禍福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御註：保其精神而不以外耗内者，嗇也。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人之所以為人，天之所以為天者也，唯嗇也。愛養精神，然後俯治人，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復；

呂吉甫曰：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也。苟唯不嗇而費之。至於神敝精勞，雖欲反其情性，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

王元澤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為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呂吉甫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矣。誠能嗇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

王元澤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内，而資納無窮，則其為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註：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呂吉甫曰：重積德則德之至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註：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呂吉甫曰：無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註：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有國乎。

呂吉甫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者，而無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道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呂吉甫曰：國者皆出於道也，故以道為母，如此則没身不殆也。故曰：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

王元澤曰：人以性為根，外乎此者，皆枝葉也。失性之人盛枝葉以傷根，根傷則精氣衰而蒂不固，此所以早斃也。夫唯嗇，則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蒂固，蒂固則形連乎命而遲脫矣。

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道者，萬物之母。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故

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呂吉甫曰：嗇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固其視久矣。

此章首言治人事天莫若嗇，終之以長生久視者。蓋長長久之道，當嗇其精神。精神者，根也，形者，蒂也。根深則蒂固，蒂固而生長視久也。昔黃帝問長久之道，廣成告之以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搖汝精，乃可長生。

《內經》稱真人之道有曰：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時。論至人則曰：積精全神。論聖人則曰：精神不散。歷觀自古上聖未有不嗇精神而成真者也。乃若今時之人，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喪精失靈，形衰早斃，豈道也哉。故曰：道者，聖人行之，愚者背之。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河上公曰：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

劉仲平曰：國之大者，治之若烹小鮮而已。何也，取其不煩擾爾。

魚小則易於潰爛。民弱則易於煩擾。烹小鮮者，待其自熟。治大國者，任其自治。《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陸佃曰：蓋鬼神者，無以休止安定，則出而為祟。古人以道莅天下者，則鳥獸魚鼈至於咸若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是以無靈響也。

王元澤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盡其性，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為神也。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戾而交失其所，故靈物得乘釁矣。

天下雖大治之在道，道常無為而任自然。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以道莅天下也。故陰陽之氣無戾，人鬼各安其處，所以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唐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下流，天下所歸，會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劉進喜曰：神者效驗靈也。非此鬼無靈效，但人君用道，鬼乃福祐於人，不能傷害於物。

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聖人不傷民也。故天地之和應，人鬼各遂，兩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註：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夫何傷之有。

此章欲人君以道治天下，莫之為而任自然，故幽明各安其位，人神不相雜拷，而德交歸焉。帝堯之時，絶地天通罔有降格。夏后之世，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此帝王無為而治天下之交牝。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上公曰：治大國者，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細微也。

王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歸之，故大國下流也。

呂吉甫曰：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己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

天下之交。

王弼曰：天下所歸，會也。

天下之交牝。

王弼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唐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矣。

王元澤曰：當以雌靜受物。

牝常以靜勝牡，

河上公曰：陰勝陽者，以安靜不先求也。

以靜為下。

王弼曰：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下，故物歸之也。

舒王曰：交者衆人之會，能處衆人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

故曰：天下之交牝者，蓋天下之交，

交於牝而已。蓋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靜為君，而常處於下，則足以勝牡矣。故曰：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呂吉甫曰：蓋天下之交牝，而牝常以靜勝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為下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王弼曰：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小國則附之。

顧歡曰：夫大國謙以虛，則小國悅以服。服之是為取彼小國也。

河上公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

王弼曰：大國納之也。

盧裕曰：取其容己也。

唐明皇曰：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唐明皇曰：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呂吉甫曰：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於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

特戒云。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劉仲平曰：奧者，至深之居。徽者，一隙之邊。以言乎道之妙，則喻以奧。以言乎道之麤，則喻以徽。言徽則知妙之為麤，言妙則知徽之為奧。

善人之寶，

唐明皇曰：善人知守道者昌，故常之可貴者，善人也。寶者，貴重之意。道之為寶者，精氣神是也。夫精者身之本，保其精而不蕩，則形全。專其氣而不暴，則體充。守其神而不散，則真全。三者混而為一，此道所以為善人之寶也。

王元澤曰：善人之所寶，聖人則體之矣。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知道而美之尚可以市尊，行之尚可以加人。又況道者萬物之奧乎。此古之人所以用斯道覺斯民也。而一民覺焉，則雖以至寶充滿法界，以用施者，其功莫之勝也。故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顧歡曰：樹君立輔，論道經邦，欲以率道天下，教化不善人也。

能寶貴至道，及其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爾。

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至於善，不善人之所保倚也。謂遭患逢急，能自悔卑下，則足以免於罪。

廣治，置百官之長，有三公焉。《書》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

温公曰：立君以司牧其民，置輔以師保其君。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註：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者如歸市。

舒王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拱之璧，先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道而已。

王元澤曰：天子、三公，以化民為己任，有道則天下將自賓。璧馬所以招賢，為政之大者也。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則民猶不服，故未若不求

乎外而進道之要也。

此三家説璧馬以招賢。

呂吉甫曰：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拱璧以先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為天下貴，雖坐而進之，過於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道者，不過此而已。

此説璧馬所以享上。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顧歡曰：古之所以貴寶此道者，其意何耶，問其所由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已免邪，故爲天下貴。

御註：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救者如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呂吉甫曰：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為天下貴，而古之人所以不得不貴也。

此章言物皆出於道，道為天下貴，利而行之者善人也。故曰：求以得保而任之者，衆人也。故曰：有罪以免，以道無所不用，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御註：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劉進喜曰：為無為，修道業也。事無事，見道相。味無味，達道理。

無為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真。無味者道之淡。此三者皆道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註：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忽。及其著也，雖知者不能善其後。是以怨之作也，必於易細而圖為之，則無怨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德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種種諸法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舉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曹道沖曰：報怨以德，仇讎便絶。報怨以怨，相報無盡。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纂微曰；此重誡也。難易大細者，則上之大小多少也。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為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難於已難，為大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御註：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疏曰：作，起也。此叠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總之爾。

杜光庭曰：防禍於未兆，絶患於未萌，慎之至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唐明皇曰：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令圖而去之。此明聖人不為難大之事，故能成其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

成玄英曰：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

杜光庭曰：解楊無貳命，仲由無宿諾，古人美之。《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

多易，必多難。

唐明皇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

成玄英曰：此答喻也。夫輕易為罪，必招重大之殃。

羅什曰：輕而不修，報之必重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御註：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行，而終絶難圖之患。

凡一體無故也。

王弼曰：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

故曰：猶難之也，惟其難於細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劉仁會曰：慮而後動，終無悔吝。聖人猶爾，況非聖乎。

此章上三事體道也。故報怨以德，是圖為於易細之時，終無難大之事。非體道，聖人孰能如是。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杜光庭曰：夫生性安靜，嗜欲未萌，就而守之，執持為易。

其未兆易謀。

唐明皇曰：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有形兆謀度絶之，使令不起，並甚易爾。

王元澤曰：戒在事物之先。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唐明皇曰：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絶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爾。

呂吉甫曰：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為甚，通諸其心，則天下國家無難矣。

王元澤曰：救於已然之始，所謂治之於未亂也。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嚴遵曰：未疾之人，易為醫也。未危之國，易為謀也。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效之，曰任車未虧，童子行之。及其傾覆而及遠也。世之人，但見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卵之未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罾繳不能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註：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未睹指而知歸，故不為福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唐明皇曰：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臺，起於一簣之土，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

杜光庭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慎微，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遠矣。能無敗失乎。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唐明皇曰：為謂營為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為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御註：中道而止，半塗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註：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勝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

吕吉甫曰：是以聖人為之於未有，則我因無為也，故無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註：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

凡民從事，至於幾成而敗者，以不慎厥終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御註：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為而不成。

唐明皇曰：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

吕吉甫曰：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於近，慎終如始，豈有敗事哉。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御註：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無為。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絶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陸佃曰：損金於山，投珠於淵，棄極真之寶，絶窮巧之伎，夫是之謂欲不欲，忘其仁義，遺其禮樂，棄已陳之糟粕，投既腐之土梗，夫是之謂學不學。

王元澤曰：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爾，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民飽食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為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民迷妄，失本已遠故也。衆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捄其過，而反之道。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盧裕曰：輔，佐也。人生而靜，物之性也，以無欲無學，輔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為。

杜光庭曰：俗學曼衍，難復於無為。多欲紛綸，必迷於正性。聖人令學不學以敦素，欲不欲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性，不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敗而反成慎終，其若始察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所以晏寧，身所以貞固，然後可擬古之善為道爾。

陸佃曰：欲不欲，至於無欲。學不學，至於無學。則可以祐神而相天。故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祐神者，以己之神祐萬物之神。相天者，以己之天相萬物之天。

鳥獸固有羣矣，草木固有立矣，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萬物既已自然，聖人於此輔之，夫何為哉，非亂其經也，非逆其情也，因其生，因其有形輔之以全其形。有虞之命官，以上下草木鳥獸，有夏之懋德，鳥獸魚鼈咸若。此章言聖人圖難於其易。故持於安靜之時，所謂為之於未有。制於脆微之際，所謂治之於未亂。舉三事以為喻。欲早良圖，以杜後艱，無為而無敗，無執而無失，始終皆慎，豈有敗事乎。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御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惔無為，而悅夫嘽嘽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王弼曰：明謂多見巧詐，散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

温公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曹道沖曰：民智則生姦，民愚則反樸。

明者明民以其智也，非以明民，所謂不以智治國也。愚者智之反也，將以愚之，使民去智反樸，忘是非，絶美惡，同乎無知無欲矣。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舒王曰：夫聖智者，國家之利器也。言古之善為道者，不以聖智示人，欲使人無知無欲而愚之也。故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鉤餌罔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愚則無知，智則多詐，民多智詐，巧僞滋生，所以難治。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盧裕曰：捨道任智，大僞生焉。僞生於下，智出於上，上下相蒙，為害大矣。

唐明皇曰：以，用也。賊，害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出則姦生，令下則詐起，國之，然後民利百倍。

家所以滋昏，而為國之賊也。曹參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以之弊，故上《經》云：智慧出，有大僞是也。

蘇子由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新説》曰：堯、舜之智在於不偏物，禹之智在於行其所無事。不偏物則不察物以為明，行所無事則不鑿物以為利，則可謂善用智者也。若夫老子所謂不以智治國者，則在於存知此兩者，亦楷式。

河上公曰：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者，為賊。不智者，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

唐明皇曰：任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以為君楷模法式。

吕吉甫曰：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河上公曰：玄，天也。能知治身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唐明皇曰：玄，深也，妙也。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遠玄妙至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御註：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玄德難測，故曰深。無往不備，故曰遠。棄智任愚，故曰：與物反也。

玄升而入小，而與物辨，故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御註：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顧歡曰：雖於俗為反，而於道為順。此章言密用其道，使民由之而不知，無巧詐之智，還樸素之純，能知此以為法，是深遠玄妙之德，去智而循天之理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顧歡曰：江海處下，故百谷宗之。則萬物歸之。

王者居謙。則固欲先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唯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呂吉甫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欲害之心也。

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聖人在民上為王，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而不以為重。聖人在民前，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河上公曰：欲在人之上，法江海處

其能若是乎。故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以謙下為主。江海善下，故為百谷王。聖人言下身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夫孰能與謙下者爭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杜弼曰：肖，似也。不與物同，故曰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蘇子由曰：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註：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呂吉甫曰：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其無乎不在，乃道之所以為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為大乎。

王元澤曰：肖者有所似道，為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者也。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唐明皇曰：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治身治國也。

王元澤曰：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為大也。

一曰慈，

王元澤曰；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末為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而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為者也。

唐耜曰：慈，愛也。《禮記》曰：為人父者，止於慈茲益也。慈者，人之本。父子之道，天性也。人之慈孝，自得於所性之中，無待於外矣。仁者人也，以兼愛為心，去性遠矣。老子方明道德之要，故以慈為寶。

二曰儉，

顧歡曰：寶精愛氣，不為奢費。

呂吉甫曰：寶精愛氣，不為奢費。

約為紀，非儉乎。

儉，德之共也。大禹修身，以克儉為費。文王為治，以節儉為化。儉之為德大矣哉。《書》曰：恭儉惟德。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顧歡曰：履謙居後，不為物先。

呂吉甫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

皆取先，已獨取後，非不敢為天下先乎。

王元澤曰：於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謙為貴，故聖人寶之。孔聖以仁道為本，以儉讓為德，亦寶此三者而已。

夫慈，故能勇；

王弼曰：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

呂吉甫曰：夫慈為柔弱矣。而能勝剛强，是能勇也。

孟子曰：仁者無敵。帝舜性仁，形為四罪之誅。成湯克仁，能勝夏桀之虐。文王視民如傷，可謂慈矣，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勇乎。

儉，故能廣；

顧歡曰：治身愛氣，則性命自延。治國愛人，則德化自廣。

儉以修身，則精神不費。儉以治國，則財用有餘。《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註：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為器之長。

河上公曰：不為天下首先，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

舒王曰：不敢為天下先，則物莫為之先，故能成其器長。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

御註：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為要，則剛强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顧歡曰：棄捨慈悲，且為勇敢，謂負氣輕死，以不懼為勇。不寶其氣，而捨散其精，不愛其人，而廣用其力，舍其後己，但為人先，所行如此，動入死地。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註：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效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唐明皇曰：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註：志於仁者，其衷為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為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為先。

河上公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營助也。

王元澤曰：三寶皆以慈為心，言天所以救衛之者，以其慈故也。

此章言道大而為寶者三，三寶之中，以慈為本，故篇終言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盧裕曰：士者，將帥不武，謂不以武凌人。

呂吉甫曰：士之為言事道，而以將人為任也。事道則不爭勝，將人則用人之力，何所事武。

若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善戰者不怒；

御註：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河上公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胸，絶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

舒王曰：不怒則善戰。

呂吉甫曰：為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固其宜也。

戰，危事也。善戰者，弔民伐罪而已，豈有私怒以用危事而害民者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也。

善勝敵者不爭；

御註：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彌其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河上公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劉仁會曰：德感物賓，故曰勝敵。兵刃不交，故曰不爭。

爭，逆德也。不爭而勝，乃為善也。

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御註：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為之謀。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故能者為之役。辯雖彫萬物不自説也，故辯者為之使。

河上公曰：善用人自輔佐者，當為人執謙下也。

纂微曰：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

呂吉甫曰：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人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御註：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呂吉甫曰：體道者，能下人者，人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御註：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為客者也。

是謂不爭之德，

呂吉甫曰：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

御註：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智也。

是謂配天之極。

而用，是故為客。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御註：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唐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殺，今已慈和為主，故雖有戰之名，前無敵者，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

王元澤曰：不勇於殺伐。

是謂行無行，

御註：善為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唐明皇曰：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張君相曰：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動，雖行無行。

王元澤曰：至仁之兵，有征無戰，與無行同。

攘無臂，

唐明皇曰：攘臂所以表怒，善戰者不怒，若無臂可攘。

仍無敵，

御註：善勝敵者不爭。

顧歡曰：仍，引也。人既服德，則班師振旅，雖欲引敵，無敵可引。

執無兵。

御註：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唐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殺，今已慈和為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

王元澤曰：雖有戰之名，前無敵者，故與不戰同。

禍莫大於輕敵，

成玄英曰：內明敵前境也，輕染諸塵，則致三塗之禍。

輕敵則幾喪吾寶。

成玄英曰：幾，盡也。輕敵則好勇而不慈，廣貪而失儉，好進而不退，盡失前三寶。

呂吉甫曰：苟為不能出於無為，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喪吾之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唐明皇曰：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

王元澤曰：哀憐之心，慈也。慈故能勇，所以勝。一本作相若，亦通。若之言兵刃相敵也。

此章言用兵出於不得已，故為客，退尺。不敢輕敵，恐喪其寶，故舉兵相加，慈哀於人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道炳而易見，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為，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爾。

蘇子由曰：道之大，復性而足。性之妙用，見於起居飲食之間爾。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易則易知，近則易行，以其至易也。非思慮擬議之所能喻，所謂不慮而知也。以其至近也，非步驟遲速之所能至，所謂不行而至也。用智以

知之，則淺矣，故天下莫能知。用力以行之，則莫能至，故天下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御註：言不勝窮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事不勝應也。而理為之本。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言以無言為宗，事以無事為君，得其宗而易知，識其君而易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者，不知其宗與君而已。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蘇子由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河上公曰：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也。

纂微曰：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故希少矣。

惟知者少，此所以為貴也。使淺識以知聖人，則豈足貴邪。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河上公曰：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人也。

王弼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顯，故難知而為貴也。

褐者，麤淺之服。玉者，精貴之寶。被褐者，顯麤於外，和光同塵，若愚若昏，不殊於俗。懷玉者，藏寶於內，懷道抱德，匿名藏譽，不示於人。與珉中玉表者異矣。莊子曰：聖人懷之，衆人辯以相示也。此章言道易知易行，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言有宗，事有君也。夫惟有宗與君，是以不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吕吉甫曰：道之為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矣。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矣。

温公曰：知之如不知，則遠怨。不知而强知，則招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唐明皇曰：夫惟能病强知之病，是以不為强知所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吕吉甫曰：夫惟知知之為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王元澤曰：病而不自知，病者終莫悟矣。

此章言道本無知，知其不知為上，不知而用，知以知之，則為病。聖人之

不病者，知知之為病，而反乎無知，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承天順地也。

成玄英曰：內明威刑也，所謂經戒科律，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一切衆生，未解真理，愛樂世法輕而行之，則冥中大刑，必將至矣。

劉仲平曰：《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衆人不知畏天之威，故曰：大威至矣。

有威可畏謂之威。衆人不知畏天之大降其威，則無所不為。此天之威，不可圍而曲。士不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唐明皇曰：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無厭其所生。

御註：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大和而無中道夭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河上公曰：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老子曰：人不厭生，生不厭人，人不洗心垢濁，恬淡無欲，則精神居之而不厭也。

顧歡曰：無狹其所居，德之地也。棄道，道不棄人。故曰：生與人相保，人與道相得。

劉仲平曰：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西昇經》曰：神常愛人，人不愛神，若人不厭其精神，則精神居之而不去也。

無厭其所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命也。故聖人不以人滅天，不以故滅命。

王元澤曰：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樸，乃蹙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河上公曰：自知己之得失，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而藏之於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高，榮名於世。

呂吉甫曰：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之於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河上公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其生，故民不厚而薄。彼聖人不然，使民逍遥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干威者乎。莊子曰：猶韋氏之囿，黃帝之囿，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

無狹其所居，

御註：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

狹其所居也。自愛以嗇而不自貴以遺，其生嗇而遺生，乃所以不厭其所生也。

劉進喜曰：保養真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

明以自知而不自見以矜能，則其性廣而物不能蔽，所謂無狹其所居也。仁以自愛而不自貴以賤物，則其生全而物莫能傷，所謂無厭其所生也。夫然則豈至於干天之威乎。故去彼取此。

顧歡曰：去彼見貴則威罰外消，取此知愛則生道內足。

此章言上失其大道之化，民亡其性命之真。故雖有可畏之威而弗畏也。唯無狹其居以盡性，無厭其生以至命，豈有干威者乎。是以去彼見貴，取此知愛，亦使民廣其居而不狹，保其生而不厭也。聖人去取，灼可見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顧歡曰：不懼曰勇，見威不懼，必果無回，強梁使氣殺身之術。

成玄英曰：勇謂猛進也。敢謂果決也。殺謂死滅也。言進必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

羅什曰：心定所行，果而望得，真去邪來，遂獲其罪，故言殺。

勇於不敢則活。

顧歡曰：謂獨立不懼，不敢有為，守柔盡順，活身之道。

羅什曰：行柔弱唯善是與，則獲其利，言活活長生也。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則長生。

舒王曰：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勇於敢以不必必之，故多兵而殺，勇於不敢以必不必，故無兵而活。

呂吉甫曰：用其剛強而必於外物者，勇於敢者也，則死之徒是也。故曰：勇於敢則殺。致其柔弱而無所已。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此兩者，勇於敢者，或利或害。

河上公曰：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活身為利，殺身為害。

王弼曰：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呂吉甫曰：勇於敢者，人以為利，而害或在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為害，而利或在其中矣。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註：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註：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迓，是謂不爭。

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唐明皇曰：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不言而善應，

王元澤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酬酢萬變，無一不生。

劉仁會曰：寂寞無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故言善應。

不召而自來，

御註：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繟然而善謀。

蔡子晃曰：雖坦蕩平夷，善能謀圖，善惡毫分不差。

王元澤曰：常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御註：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疏而無間。積善積惡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曹道冲曰：物不能逃者，天網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御註：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河上公曰：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人，而先刑罰。

王弼曰：詭異亂真，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

唐明皇曰：司，主也。天之養人也失，是常有主殺者也。

杜光庭曰：愛人也至矣。南宮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氣竭，萬神交落，動之死地，不能制情遣欲，更為險行驚神。

上失其道，民無常心，以抵冒法禁，何死之畏，上猶以死懼之，斬鋸制焉，繩墨殺焉，而亂終不止，則秦以下是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御註：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河上公曰：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人，而先刑罰。

王弼曰：詭異亂真，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

唐明皇曰：司，主也。天之養人也失，是常有主殺者也。

杜光庭曰：愛人也至矣。南宮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

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筭，毫分無失，如陽宮之考較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以司於人。此四司星者，《三元經》所謂天之司殺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河上公曰：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必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殺者，失其紀綱。不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河上公曰：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必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則反受其殃也。

吕吉甫曰：聖人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者有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

此章言民無常心而不畏死，當先化之以道，不可威之以刑。若民畏死而為奇者誅之，孰敢有犯。然不可以自殺，而有天之司殺者，若代殺之，是猶代大匠斲，未有不傷其手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御註：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吕吉甫曰：一夫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耶。

王元澤曰：張官賦禄制禮用，則將以富民也。而費多增稅末盛本衰，適使之飢而已。

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魏君重斂而《碩鼠》之詩作。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御註：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樸。

劉進喜曰：有為則政煩，無為則事簡，簡則易從，煩則難治。六情難制，由一心之有為。

吕吉甫曰：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

德，奚難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為，故難耶。

王元澤曰：任察生事，將以治民，而人困俗彫，巧偽彌出，愈難治矣。觀上古與後世，即其驗也。

無為而治者，舜之所以為帝。垂拱而治者，武之所以為王。帝王興成，皆原於此。《經》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纂微曰：賦重政煩，民亡本業，則競求寶貨而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求養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呂吉甫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耶。

温公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其生。

矜生太厚，欲利甚勤，獨刑蹈險，視死輕矣。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御註：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生為者，不務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

河上公曰：和氣散也。

嚴遵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

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河上公曰：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强者死，柔弱者生。

唐明皇曰：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强梁者亡身失性也。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無形而不争，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强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於柔弱乎。

是以兵强則不勝，

御註：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

河上公曰：夏商之裔，以百萬之師，而王真曰：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兵皆多至數兆，

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兵强則不勝之驗也。

兵恃其强則必驕矜者，敗亡之道也。秦皇至强，不二世而亡。項氏暴强，不旋踵而滅。

木强則共。

御註：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强則伐而共之矣。

林木茂而斧斤至，木强則伐而共之。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御註：柔之勝剛，弱之勝强，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以濡弱謙下為表。

仰觀乎天，天積氣而在上，地積形而在下。遠取諸物，木條柔而在上，幹堅强而在下。以此推之，則堅强居下，柔弱處上，可知矣。

是篇泛論人物皆以柔弱者生，堅强者死，欲全生道者，可不鑒茲。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御註：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叙。

嚴遵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噙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抨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

張君相曰：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令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不下不高，中前期也。為行之道，亦務中平，太高則衆所不容，傷下則非議所聚，抑高舉下，合理源也。

唐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

御注：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註：人心排下而進上，虐煢獨而畏高明。

王元澤曰：人道任情，故不均。

河上公曰：人道與天道反也。世俗之人，損貧益富，奪弱與强。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御註：不虐煢獨而罄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河上公曰：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禄，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也。

王元澤曰：有道者，與天合道。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羅什曰：得此虛通而無思無慮，豈有心智而欲貴己之賢能。不恃其為，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無自滿之志。恃為處功則見賢，見賢則是以有餘自奉招損之道也。

此章言天之道以中為至，故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聖人法天，不恃

為處功以示其賢，故受益而無損。非知天者，不能與此。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呂吉甫曰：天下之物，唯水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為能，則是攻堅强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為水，是其無以易之也。

水隨物萬變而不易己者，以其柔弱故也。人能體此，雖應萬殊之變，而吾心常一，故能勝物而不傷。

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河上公曰：舌柔齒剛，齒先舌亡。水能滅火，陰能消陽，知柔弱者久長，剛强者折傷，恥謙卑好强梁。

是以聖人言。

謂下文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王元澤曰：聖人所以能柔弱者，體水以為德也。受國不祥，其納汙守辱之義乎。

引萬方之罪歸己，是受國之垢濁也。故為一國之君主，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也。故天下之人歸往之，不和報其怨，奈何姦詐愈甚而怨惡益多，則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

河上公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爾。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

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為信合之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罰，故曰：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呂吉甫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

不責於人。是故不罰不責，何怨何和。

王弼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而不責於人。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雠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牛馬者，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從事於物，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為悦乎。

王元澤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爾，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己，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者操右券，蓋獻者並券以進，是知左券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契以責事。

故有德司契，

王元澤曰：不從事於物，而應物之合者。

嚴仙曰：求諸己。

有德之君，司察契信，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無德司徹。

河上公曰：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

嚴仙曰：求諸人。

舒王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不敢勞也。

王元澤曰：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無德者物物求通，而有和之無怨。此其所以為無德也。

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

小制國則事簡，寡聚民則民淳。事簡民淳，可以復太古之治矣。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河上公曰：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示儉約，不奢泰。民雖衆，若寡少，不敢勞也。

嚴仙曰：求諸人。

舒王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不衆為寡民。

王元澤曰：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

小制國則事簡，寡聚民則民淳。事簡民淳，可以復太古之治矣。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舒王曰：夫民之寡，則吾之用亦狹矣。故小國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不用矣。

王元澤曰：十人所共謂之什器。百人所共謂之伯器。清靜之治，務使民各遂其生理，而不妄興作，終無連羣聚衆之事，故雖器有什伯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河上公曰：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

王元澤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重死者不輕生也。與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者異矣。不遠徙者，安其居也。與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者異矣。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註：無絶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籇微曰：刳木為舟，以濟於水，斲輪為輿，以通於陸。蓋適遠之用也。無為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本絶往來，何所乘用。

張君相曰：兵以討逆，武以靜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內明舟輿以喻小乘，甲兵以喻小智，行人心安，實相廢而不用。

王元澤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遊交戰之患。

曹道沖曰；大國不侵，小國守土，介胄戈矛，不戰安用。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王元澤曰：事簡民淳，故無用文契。

唐明皇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返樸還淳，復歸於結繩之用矣。

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世，人人淳樸。文字既興，詐僞日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曰：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御註：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唐明皇曰：不貪滋味，故所食常甘。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王元澤曰：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竊嘗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效可以為此也。老子，大聖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效也。故《經》之義終焉。

呂吉甫曰：三代以來，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

然《詩》、《書》之所言，則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道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嚆管清磬而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亦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巳，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於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鷄犬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趣留，而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彼也。則其肯煩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沒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寧儉而樂之節樂，而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舒王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夫治天下，至於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死而不相往來，則治之極。復以信言不美。

王元澤曰：信言要於道，道之出口，淡乎無味，何美之有。

盜言孔甘，甘者味之美者也。貌言華也，華者色之美者也。巧言如簧，簧者聲之美者也。信言者以道而言也，淡乎無味，而非道也。言無華而非貌也。言無韻麗，而非簧綺，而非所以不美歟。

美言不信。

河上公曰：美言者，滋美之華辭。不信者，飾偽多空虛。

舒王曰：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故美言不信。

王元澤曰：離道而語事物，雖足以美淺聞之聽，而非至論也，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善行道者，無辯說。

辯者不善。

唐明皇曰：空滯辯說，故不善。

王元澤曰：言以明道而已。道要不煩，何用多說。孔子曰：辭達而已。

知者不博，

御註：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經》曰：少則得。纂微曰：夫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根本，得其要而已矣，何必博乎。所謂少則得。

博者不知。

御註：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河上公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

蘇子由曰：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不積。

王弼曰：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王元澤曰：為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與人者，授之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能贍足萬物，蓋唯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曹道沖曰：博施之富無盡，不積之應無窮。妙用日生，求之不屈，大施日與，取之益豐。

聖人不積，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有積也，故不足，雖聖智猶絶而棄之，是無積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註：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盧裕曰：人道利於此者，或害於彼。天道均平，故有利無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顧歡曰：善者得道以成，惡者得道以化，同歸乎一，利而不害。

天法道，故春夏生之育之，秋冬成之熟之。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呂吉甫曰：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諸地，無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為似不肖，是不美也。言道要不煩，故不博。聖人體道，故不積。以至無供萬物之求，故愈有愈多。天法道，故利而不害。聖法天，故為而不爭。誠欲體道德之至近，其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言為悦，是不辯也。其知至於無知，是知也。而其約不離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疏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為不足，雖聖智猶絶而棄之，是無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於是不能刳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有所不利者，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唯聖人之道，雖為而無為，無為故無我，無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焉。

道德一合論

未形之先，道與德俱冥。既形之後，道與德俱顯。孰爲道乎，物莫不由者是已。孰爲德乎，道之在我者是已。自其異者視之，道之與德，雖有兩名。自其同者視之，道之與德，不離一致。道降爲德，而德未始外乎道。德出於道，而道未始外乎德。《南華經》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自其有一未形而言，謂之德。又曰：德其物得以生而言，謂之道。自總乎道之所一，道德合則渾而爲一，離則散而爲二。今言《道德經》者，非也。後人見上言《道經》、《德經》者，非也。以經考之，夫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爲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爲，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居後，故處於下。道德合而爲一，不可分而爲二也。《西昇經》云：道德一合，與道通也。《南華經》云：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以是推之，道德相須而不相離也明矣。

司馬溫公述要

太史公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今從本名。

（顧志華點校）

012 道德玄經原旨

經名：道德玄經原旨。亦稱道德經原旨、老子原旨、玄經原旨。元杜道堅撰。四卷。前有黎立武、張與材、牟巘、徐天祐等人序言。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玄經原旨序

《老》《易》無二道。《易》有太極，聖經存而勿論，《易》首乾坤，後天之道也。效天法地，故儒道與天地同功。太易者，未見氣，道家以爲大道之祖，無名天地之始，先天之道也。道法自然，故老聖得歸無之妙。噫，《道德》一經盡之矣。余惟至道不煩，故嘗寓諸圖贊而不敢盡。一日，內姪簡成性至自杭見，謂比識南谷杜先生，其論多與圖贊合，因得所著原旨，視余每歎世未有與論此事者，一讀莫逆于心。其曰玄之似無，而有又玄，似有而無，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隱然長存。曰太極中虛，谷神在焉。谷虛善應者心，神靜故靈者性。曰太極乃物初渾淪之太一，無極乃太極未形之太虛。曰道之爲物十其一，則太極。皆至論也。閉門造車，出户合轍，信矣。其有人乃若此經，上下古今之故頓見，五千言間，則又爲之推闡明備，益信其非空言。老君道遡太初之先，神游浩古之上，身歷有周之末，天下之變，何所不閱，用垂訓爲千萬世，則是何仁義之説。世或病之，而未之思也。大抵道德，以無極太極言，仁義禮智信，以陰陽五行言，所謂天地聖人芻狗民物，是爲不仁，與六經言仁無異旨。有如上德上仁，失道失德，絶仁絶智等論。此則皇而帝，帝而王，道有升降，而伯氏假仁竊義僭禮鑿於智者所爲耳。

《道德》八十一章，註者三千餘家。南谷著《原旨》，首曰《玄經》之旨，本爲君上告。又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大綱大領，開卷甚明。是經之在人間世，舒之彌六合，卷之入微塵，中固不可局一方。《原旨》能識其大者，則小者不能違也。吾聞南谷嘗陪洞明入對，懷其耿耿者，而未及吐是書之作，殆其素蘊不得陳於當年，遂欲託之後世，得之者當不止漢文之治也。南谷亦奇矣哉。

大德乙巳小雪嗣天師張與材序。

偪仄塵坱中，胸次憒憒，對俗人譚是尚，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旨哉。嗟乎，天道之流行，世道之推移，往而不返者，勢也。變而通之存乎人，斯經所以作。其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五常之信，五行之土，先天無極，太極之道，萬變不能易，所謂誠也。成性行因摭經之要旨，書卷末歸之。

大德乙巳上元西谷道人黎立武書。

益不樂。南谷杜君扁舟過余，論議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道場雲峰宿焉。夜參半，篝燈，出所爲《老子原旨》示余，不寐幾徹曉。杜君博極群書，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某章曰：是堯、舜之事也。某章又曰：是禹、文王、武王之事也。其説以爲老聃爲柱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異焉。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子》，頗及吐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陶弘景、松靈仙人、唐道士成玄英、張君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近神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之，然其解《老子》亦豈是謂襲明，爲釋氏之傳燈，《老子》意其末流之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以帝王之書，參之以帝王之事，譬如披蒙昧，出幽深，明向正大，氣象頓殊，豈不甚韙，或者曰此蓋爲原道解也。嗚呼，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術久裂，人各私其私，競立門户，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詆，莫肯曠能舍己求爲真是之歸。杜君雖自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經是從，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置疑於其師之説，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弘也矣。豈固與原道異哉。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爾。

甲午穀雨陵陽牟巘書。

爲老氏學者，率右老而左儒，列、莊二子，務尊其師，至詆訾堯、舜、孔子，用以相形。故儒者指爲異教，孔、老之學遂岐而二，然老教非果與儒戾也。彼其爲道，超有以用，無集虚以化物，無以素樸世。儒往往駭於絶棄之言，夫豈知其矯也，而非真歟。故善用其意，則西漢以清静治。不善循其迹，則西晉以清虚亡。豈必弛縱繩墨，異吾所謂道哉。南谷杜君之爲是學也，不以道家説訓老氏書，獨援儒以明之。章研句析，而前後相蒙，賦采，而調適以爲絢也。如五音清濁高下之相諧，而繹如成樂也。如三十輻一轂殊塗東西行，而卒合轍也。吾見其若一而已。夫老教欲復結繩之治，則羲、農邃古之事也。其谷神之論祖黄帝，其尚無爲類舜，貴不伐不矜類禹。諸微言眇旨，與六經合者，不可一二舉。觀於衆甫之會，謂孔、老不爲一家，吾不信也。杜君以上士聞道，由徼而妙，合異而同，太史公所謂道家精神專一，采儒之善者，非邪。始余弱冠官吴興，嘗泛奉溪，今老矣。一日，君往記介余友，示以所爲《原旨》之書。余雖不盡究其義，竊歎君之貫穿融液可謂勤且博矣。覽者當自詳之。

粤遺民徐天祐斯萬父書于一初山房。

余愛太史公記西都孝文時，人民樂業，年六七十翁，嬉戲如小兒。太平盛際，猶可想見。豈非學黄老師清浄致然哉。漢固不足徵也。老氏之書，大要言無爲不争。此隆古帝王之事，雖湯、武猶難之。當周之衰，紫氣度關

而西也。感慨時變，述五千言，而後行其辭，隱其旨，深其望於當世也。厚書既傳，非無宗尚。其學者刑名深刻之術，神仙玄遠之説，不能相發，而返以相病，況註者以百數，又不皆究其著經之本意。南谷杜君《原旨》最後出，乃斷之曰：是吾師探古史而作，以述羲、軒、堯、舜之道者也。蓋老氏職藏室史，舊聞未遠，垂衣結繩之治，粲然在目。文莫信於史，以古史徵之，而使人易信，實自今杜君始。班固論道家清虚自守，合於堯之讓，視君略焉。抑固之志，九流析儒與道，道原於天聖，聖之所授受，夫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而專以是名家，果老氏意耶。向今用其説，粹然壹返乎。古孔氏之道，亦將有助矣。君出儒家，從老氏學，能不私所主，而折衷二者之間，賢哉。余雖愚昧，未究厥旨，異時計籌山中，分白雲半席地，質疑辨惑，當有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者。

山陰王易簡理得父書。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原旨》曰：天羣物之祖，道天之祖。天不言道，何可言，可言非道歟。曰不可道，不可名，自然之天，常而不變。先天也。後天也。于以見天地之根。三才立而人道興焉。《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自常無以上言天道，以下言人道，人能觀天道而修人道，未有不入聖人之域者也。《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常無先天地始，萬物母，徼妙，有無，又玄衆妙之門也。此兩者本同乎始，出於母，而異其名。兩之又兩之，則見無極太極也。觀常有之徼，則見有名之母。觀有名之母，則見兩儀萬物也。觀徼則見不亡之吾在。原其始則無形而生有形，要其終則有形而歸無形。觀諸日用常行事物之去來，吾心之動静，曾不外乎此道也。自然之天，隱然長存。形而上，形而下，天此道，吾此道，不言之言，無名之名，已不勝衆奚假多言哉。天不言，聖人亦欲無言，惜哉。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是以聖人不言，終不容於不言。當時玄聖西遊，關令尹喜，知其大道將隱，强為著書，不得已而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關尹子曰：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正。為此道解也。天地定位其間，二氣復合為一，是謂冲和。冲和具太極之體，為生化之根。三才立而人道興焉。《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常無先天地始，萬物母，徼妙，有無，又玄衆妙之門也。生物之天也，觀徼則見不亡之吾在。常有後見兩儀萬物也。此兩者本同乎始，出於母，而異其名。兩之又兩之，則始則無形而生有形，要其終則有形而歸無形。觀諸日用常行事物之去來，吾心之動静，曾不外乎此道也。

此兩者同出一道，而異其名。同，同此道也。玄一而二，二而一也。玄之似無而有，又玄似有而無，衆妙萬物也。門有出入之義，萬物出於機而入於機，身具天地，心具太極，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於戲，聖人之心，天地之心，觀天地之朝霏暮靄，變化靡常，而太虛自若，則知聖人日應萬機，其心寂然，而天性自若也。吾嘗曰：天地大吾身，吾身小天地，若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可謂有道聖人也已。

《經》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原旨》曰：道獨立不偶，一有對待則物也。物形物，美惡善否生焉。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堯有大善而不知，則亦何惡，何不善之有。一有自矜自伐，欲人知己之心，則美反爲惡，善斯不善矣。況欲天下皆知乎。古人有善，惟恐人知。今人有善，恐人不知。薄亦甚矣。《玄經》之旨，本爲君上告。君上天下之師長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經》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原旨》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天下之大，事物之衆，可有於天下，不可有於我。上之人，一以我之賢於人者，自尚。貨之難得者，自貴。心之可欲者，自見。則下之人，亦將以是三者，爲心必爭，必盜，必亂。惟其我之不欲，故雖賞之不竊也。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虛吾之心，不爲事室，實吾之腹，不使邪入，弱吾之志，不與物競，强吾之骨，不以力敵。常使民無越分之知，僭上之欲。雖有智如龍伯一或不然，孰敢有一毫越分僭大人，六鼇可釣，不敢有一毫越分僭上之爲，惡有所謂亂臣賊子者哉。夫玄古之君天下也，爲無所爲，故無所不治矣。

《經》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原旨》曰：道冲，虛也。虛而用之，不盈不滿，故能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言道之體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言道之用也。

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原旨》曰：官天地府萬物者，心也。心者，道之樞，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惟其冲虛妙用，淵靜有容，故能包裹六極，不見其盈。知周萬物，不離其宗。一睽此道為物，所奪則茅塞之矣。當應事接物之頃，必先正其在我者，則彼者自不能亂。微覺紛銳撓中，便當挫解。浄盡自然，可以和同光塵，相安無事。夫如是，則吾之冲虛妙用，靈明洞徹，潛吾方寸，湛兮若存矣。以為吾則不知為誰氏之子，以為非吾則又象我神帝之先者，在焉自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孰能知此。

《經》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原旨》曰：天職司覆，地職司載，聖職司教化。俾萬物百姓，各遂其生，成而不以為仁，仁其至矣。不以為仁，故無責報之心，況之芻狗，故無棄物之意。譬如國家之祭享束芻為狗，以奠神明。方其祭也，雖芻狗之微必設，及其已陳，雖文繡之貴必撤。曾何以貴賤二吾之心哉。理當天地餘旨發明，吾心太極，吾身天地而已。矧萬物百姓，天地賴之以成覆載之德，聖人賴之以成之道，與造化者同流，而未嘗生、未嘗死也。蓋谷虛善應，以況吾心。待之當何如耶。觀乎天地之間，如神靜故靈，以喻吾性。觀寂然之中，橐籥然。虛而有容，故能不屈，動不而有感通之妙，乃見不死。然神非失中，故能愈出。夫天籟之吹萬不氣不生，氣非神不靈。言神則氣在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馬。神氣混融，乃見玄牝。玄根于誰耶。聖人之於百姓亦然，一或舉天，有父之德，神之元也。牝根于事多言，教令煩數，數則窮矣。當視地，有母之德，氣之元也。玄牝，吾天地橐籥，虛心體道，允執厥中，此身之天地乎。門則神氣朝元，交往之所若有乎。入入出出，而莫見其堯之所以恭默無為，一視同仁，而天門，吾身之闔闢可見。根則神氣歸下治也。

《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原旨》曰：谷神，太極也。太極中虛，谷神在焉。天此谷神，人此谷神，其為谷也。玄同陰陽，包涵造化，神則妙萬物而為言也。惟其不死，故能生化無窮，玄牝陰陽也。門則乾坤其易之門，根則萬化之所由生。綿綿若存，今古不息也。用之不勤，出乎自然也。此承上章橐籥天地餘旨發明，吾心太極，吾身天地之道，與造化者同流，而未嘗生、未嘗死也。蓋谷虛善應，以況吾心。觀寂然之中，以喻吾性。觀寂然之中，而有感通之妙，乃見不死。然神非靈。言神則氣在馬。神氣混融，乃見玄牝。玄根于天，有父之德，神之元也。牝根于地，有母之德，氣之元也。玄牝，吾身之天地乎。門則神氣朝元，交往之所若有乎。入入出出，而莫見其門，吾身之闔闢可見。根則神氣歸元，混融之地若有乎。生生化化，而莫見其根，吾身之太極可見。觀若存於綿綿之中，而有不勤之用。以知老聖由商歷周九百餘歲，當時修道養壽之要，盡於此矣。《列子》中亦有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黄帝。《書》曰：則知老子五千文，引

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露申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經》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原旨》曰：天之長，地之久，蔑以加矣。然則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何道而致哉。天地之心，與物為一，能生生而不以自生為生，故物無害者，乃得長生。如此是以聖人觀道之善衆矣。《經》舉其七，餘可類推。執行，而無一毫有己之私，惟知先天下而後吾身，內此道而外吾身，然則後之而不免先者，人推之也。外之而不免存者，物無傷也。身乃吾之至親，而以之自後自外，本無私焉。後之外之而自先自存，私自成矣。是豈聖人有心於私耶。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爾，私己也。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未嘗獨私其生。惟不自生，故生意長在。

《經》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原旨》曰：上善，至善也。水性至善。上善之人，其性謙下，有水之德。禹作司空，當是時也，已得水性之善，故能盡水之性，而成平水之功。由上善而優入聖域。此無他，行其所無事而已。孟氏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有由也。水利物不爭，處衆所惡，故近於道。水之善衆矣。《經》舉其七，餘可類推。安其所處，居善地也。澄鑑不撓，心善淵也。澤物無私，與善仁也。潤下不易，言善信也。治也。載重浮輕，事善能也。消長不失，動善時也。人能師水之德，處己以善，與物無爭，則亦何尤之有。

《經》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原旨》曰：謙益滿損，剛折柔存，天理之必至。故知盈貴自抑，銳當亟挫，明哲保身之道也。使持盈而不知戒，揣銳而不善藏，器滿必傾，鋒利則折，其不可長保明矣。金玉滿堂，誰其能守。富貴驕人，自遺其咎。世之據高位，佩重印，驕奢淫佚，莫知止足，一旦鼎折餗覆，莫保要領，俱不得正命。曾不如箕山一瓢，五湖一舟之為得也。乃知功不在大，知止者成。名不在高，知足者遂。世之超出利網，脫去名韁，身退急流，自全天道者，幾何人哉。功成身退，天之道，惟堯、舜得之。

《經》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原旨》曰：知脩身然後知治國，身猶國也。百骸猶衆民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人之生也，身載營魄，合而一之，抱之能無離乎，不離則一矣。氣爲百骸之主，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如嬰兒則柔矣。玄不可覽，滌除所見，能無疵乎。無疵則玄矣。愛民治國，貴保以安，能無爲乎。無爲則安矣。天門開闔，貴守以靜，能爲雌乎。雌則靜矣。明白四達，貴無所室，能無知乎。無知則不室矣。人能體此六能，脩身治國，生之以道，畜之以德，物我各遂其自然，生之，爲之，長之，而不有，不恃，不宰，此陶唐氏之民，所以不識不知，帝力何有，是之謂玄德。

《經》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原旨》曰：聖人觀象制器，利用天下，蓋有取焉。動圓靜方，天地之用。氣而曰象。其中空虛，天地之用。有在無中，月星辰，形而山川草木。有在無中，無在有中，無不容也。車中作三十輻共一轂，輪圓象天，輿方象地，車其無，有車之用。觀其轂虛能轉，輿空能載，則知有形爲無形之利，無形爲有形之用，妙在其中矣。《經》言車輻轂，不言輪輿軾轍者，言車則全體在焉。埏埴爲器，鑿户牖爲室，是以聖人爲腹之實，不爲目之華，故去彼取此，而躬行儉約，爲民之勸，將使天下自化，人各自足，無外好之奪，天下治矣。

《經》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聖人在上，爲民師表，天下取法焉。上之所好，下必從之，猶風雲之於龍虎，水火之於濕燥，不待召而應也。故凡虛華不實，害於民生者，去而弗取。知五色炫燿盲人之目，則不事華飾而守純素。知五音嘈雜聾人之耳，則不事淫哇而守靜默。知五味肥醲爽人之口，則不事珍羞而守淡泊。知田獵馳騁狂人之心，則不事般遊而守安常。知貴貨難得妨人之行，則不事世寶而守天爵。是五者皆目前之侈靡蕩搖真性，無益民生，非實腹固本悠久之道也。是以聖人爲腹之實，不爲目之華，故去彼取此，而躬行儉約，爲民之勸，將使天下自化，人各自足，無外好之奪，天下治矣。

《經》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原旨》曰：聖人貴身以道，衆人貴身以名，大有徑庭矣。貴身以道，無為也。貴身以名，無不為己。寵辱若驚，有寵斯有辱，可不驚乎。貴大

患若身，貴身貴名，其患均矣。何謂寵辱，寵為下，名斯可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患得患失，兩若可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有身著物也。著物則不免於名累。無身忘物也。忘物則名累脱矣。此蓋為衆人貴身以名者言也。聖人貴身以道，何患之有。知名不足貴，則見身貴。知身不足貴，則見道貴。見道貴則吾何患焉。韓魏争地，子華子説昭僖侯，以廢兩臂，而與天下。僖侯不諾，是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道更重於身矣。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必能以貴身為天下，貴若可任天下之寄。以愛身為天下，愛若可任天下之託。貴言其位，愛言其德，貴位故可寄，愛德故可託。然知位可去，德不可去，則寵辱者輕，吾何患焉。

《經》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原旨》曰：人不可以不知道，道不可以不知古。古必有始，始必有物焉。天下之物衆矣。何物非道，何道非物，不可得而名也。求之以視，以聽，以搏，夷而不可見，希而不可聞，微而不可得，則又詰之以言，而不可致，故復混而為一。觀其上而不皦，觀其下而不昧，繩繩兮不可以名，名則又復歸於無物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惚惚恍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于以見無物非道，無道非物，道之為道也。如此，人能執此古始妙無之道，以御今之妙有之形，不惟獨善吾身，亦可以紀綱天下，同歸於道，孰肯物為事哉。

《經》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涣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原旨》曰：古之善為士者，抱道安常，隱德自修，與世波流，不自滿假，自得微妙玄通之理，衆人固不識也。夫惟不可識，故强為之容。如下文七若，皆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之義。豫兮若冬涉川，不躁進也。猶兮若畏四鄰，不妄動也。儼若客，不放肆也。涣若冰將釋，無凝滯也。敦兮其若樸，不雕琢也。曠兮其若谷，無窒碍也。渾兮其若濁，無矯暴也。孰能濁以静之徐清哉。孰能安以動之徐生哉。人道之治亂安危，猶天道之盈虚消息，動極則静，静極則動，使屈原而知此道，則忠而不必沈。伯夷而知此道，則清而不必餓。故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無必遂己之心。惟無必遂己之心，故能弊不新成。言守常無大變易也。老聖歷商、周二代，三度散關，四入史館，優

游九百餘年，而晚適流沙，莫知所終，所以為善也。

《經》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原旨》曰：萬物之先有天地，天地之先有太極，太極之先至虛至靜，有一未形者在此，其為天地之根也。然不曰致太極而曰致虛極者，虛極即無極也。當虛極靜篤之初，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則天地之心見矣。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由此觀之，則吾之歸于根復于命者，可以知其常明也。不知常，妄作，凶，去道遠矣。知常容，靜而虛也。容乃公，虛而大也。公乃王，大而天下歸往也。王乃天，人法天也。天乃道，道法自然也。道乃久，道法天也。歿身不殆，則吾之太極之先，有一至虛至靜未形者，在其不殆也明矣。

《經》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原旨》曰：太古之世，巢居穴處，無賦斂征役之為，無禮樂刑法之事，無典謨訓誥之言，下知上之有君，上知下之有民，熙熙自然無為而已。其次，三皇既作一畫，既陳書契，罔罟耒耜舟車，以教天下，天下始有為而智慧出，五伯起而有太偽。此承前章餘旨發明。皇道帝德，王伯智偽，世德下衰，益降益薄，而忠孝所由彰也。豈非天運流行有不容不爾者乎。噫，玄古以下，吾不得而考也。如陶唐之世，比屋可封，孰為忠臣，孰為孝子者哉。由大舜不幸而有瞽叟之父，傲象之弟，觀其浚井完廩，象日以殺舜為事，然舜之心終必不及於上矣。如唐堯之治，不識不知，而民無能名者，尚何言之可貴禮之難處，所以見大舜之孝慈也。非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弗獲已也。噫，由太古至於五伯，觀夫下知有之親譽畏侮，凡數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經》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原旨》曰：三皇出而大道廢，廢朴散而智慧出，五帝❶作而有仁義。三王興而智慧出，五伯起而有太偽。此承前章餘旨發明。皇道帝德，王伯智偽，世德下衰，益降益薄，而忠孝所由彰也。豈非天運流行有不容不爾者乎。噫，玄古以下，吾不得而考也。如陶唐之世，比屋可封，孰為忠臣，孰為孝子者哉。由大舜不幸而有瞽叟之父，傲象之弟，觀其浚井完廩，象日以殺舜為事，然舜之心終必不及於上矣。如唐堯之治，不識不知，而民無能名者，尚何言之可貴禮之難處，所以見大舜之孝慈也。非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弗獲已也。噫，由太古至於五伯，觀夫下知有之親譽畏侮，凡數

故親和則孝之名隱，而孝未嘗不在也。世治則忠之名晦，而忠未嘗不在也。嗚呼，忠孝彰彰於天下，則仁義失而詐偽起，其去皇風益遠矣。

《經》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原旨》曰：聖智仁義，天下之大本也。其可絶棄乎。此蓋承上章餘旨發明。民利孝慈，盜賊之所由生，使知文華可削，素樸可復。凡假聖智以驚愚俗，假仁義以舞干戈，假巧利以啓盜賊者，則絶而棄之。使民安其居，地利百倍，家足其用，民復孝慈，盜賊何有哉。蓋三代之季世，道不古原，其所謂聖知仁義巧利之心者，不過竊先王之法言，飾辭以欺當世，如田恒弒其君而有齊國，非盜而何。故曰：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者。當上推帝皇，思復古道，外見純素，內包淳樸，正己于上，以勸其下，借曰不能無私無欲，庶幾少私寡欲，不為盜賊之行矣。民利既足，孝慈可復也。

《經》曰：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原旨》曰：聖人之道，自得之學也。世俗之道，外得之學也。聖人不務外得，故曰：絶學無憂。然則唯阿善惡，相去知幾何哉。人之所畏，指後之衆人俗人者而言也。故不可不畏衆人俗人。熙熙有餘，昭昭察察，皆有以為矣。何尚荒兮其未央哉。享太牢，登春臺，外得可知也。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我獨若昏，我獨悶悶，忽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母，道也。求在我者也。豈非自得者乎。得其自得，則不務外得，俗學可絶，吾無憂矣。

❶原作『常』，據文義，當作『帝』。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二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原旨》曰：孔，大也。德，得也。得於吾心之謂德。容，量也。吾有大德，宇量斯寬，惟道是從，靡不容也。衆甫可閱矣。然則道之爲物，何如也哉。唯恍唯惚而已。惚兮恍，其中有象，似無而有也。恍兮惚，其中有物，似有而無也。窈兮冥，其中有精，得於吾心者也。其精甚真，吾所固有也。其中有信，誠其在我，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由先天先地自古固存，所謂强名之曰道者，今猶古也。衆甫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以此而閱備於我矣。然則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吾心之所自得者而觀之，此可知也。

《經》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原旨》曰：曲能有誠，誠則全矣。聖人所以抱一，爲天下式者，誠也。誠能自守其枉，久將自直。自守其窪，久將自盈。自守其敝，久將自新。自守其少，久將自得。一或不誠，則惑也。惑則不得也。天地之有飄風驟雨，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國家之有苛政虐令，傷及百姓，必致困窮，亦將有所不能自容，豈至誠之道也哉。是以聖人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能守前之六，則後之四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能抱我之一者，而爲天下式。則誠者，下同於失。以是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經》曰：希言自然，不言之言，無爲之爲，至誠無息之道也。一以言爲，爲心則信不足，有不信，誠斯息矣。此章承上章誠全餘旨發明。道之得失，在乎誠不誠之分。誠則得，不誠則失也。飄風驟雨，傷及萬物，必致僵仆，曾不能終一朝夕，自不能容，非至誠之道也。然則孰爲此者哉，天地也。天地之有飄風驟雨，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國家之有苛政虐令，傷及百姓，必致困窮，亦將有所不能自容，豈至誠之道也哉。是以聖人不爲苛虐矣。故天下之從事於道者，惟上之從。上從道者，下同於道。上從德者，下同於德。上從失者，下同於失。以是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

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可不審諸。觀《中庸》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自曲誠，六變而後化，固不易也。君子之居禄位，握政令，而化天下，至誠之道，其可息乎。

《經》曰：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原旨》曰：跂者不立。宦途之於世路，若不相及而未嘗不相及也。人馳騖功名，一有躁進之心，便墮望道不可見之域，由身處低下，物置高遠，心欲急得，跂仰而求，不惟物不可致，而足亦不能自立也。跨者不行。欲速進而大跨，未有能行者矣。蓋由心不知道，物欲所牽，過望功名，曾不知分彼心，必有不容自已之惑，不顛蹶不已也，豈不大可哀耶。故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六者之在道也，譬猶殘餘之食，贅疣之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原旨》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之先，無物也。而曰有物混成，是何物耶。天地之先，有五太。列子止言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而不言太極。又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也，非太極乎。夫列子得之發明及此，是知有物混成非物也，指天地之先，無物也。而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之先，莫見其終。故以道觀天地，則見道大。以天地觀帝王，則見帝王大。以帝王觀人民，則見帝王之後乎天地，莫見其始。先乎天地，莫知其始。如環無端。先乎天地之心矣。此道之盈虛消息，見天地之先，無物也。遠曰返，返，復也。復則可以極也。逝，往也。逝曰遠，遠而無所至忘其所欲言也。余嘗於洒掃之暇，隱几神遊，遡仰先天混成之道，寂寥無朕，獨立周行，化化生生，今古不忒，是宜可為天下母也。老聖謙辭，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此一節摹寫道妙若可即席而語。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演至此而漏泄春風，有不容閟者矣。大曰逝，逝，往也。逝曰遠，遠而無所至均囿大虛之域法則也。人能仰觀俯察，近取遠求，由地而知天，知道，知自然，取以為法，內而正心誠意，外而脩齊治平，以至功成身退，入聖超凡，歿身不殆，是則可與此道同久也，已噫焉。得知自然者，而與之言之知道，得此謂之得道。然則道何自而知，何從而得哉。吾將欲言，而惟知自然者，則可與言道也。

王亦大，一作人，言王則人在焉。今從王，尊君也。

《經》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原旨》曰：天下之理，重能制輕，靜能制躁，自然之道也。曰重，曰靜，根本也。君主也。曰輕，曰躁，枝葉也。臣民也。根者重則枝葉茂，君者靜則臣民安。吾計其天下之必歸矣。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君子士之知道者也。惟君子而知此道，故行不離輜重，燕處則超然，見其行不失重，居不失靜也。奈何萬乘而以身輕天下，嘆三代之昏主，反有不如君子之知道，而能守重靜者也。若桀、紂可謂身輕天下者矣。伊尹五就而不能用，微子抱祭器而歸周，輕則失臣也。禹、湯建久長之業，卒以其昏主暴虐而亡，躁則失君也。有國有家者，可不戒哉。

《經》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原旨》曰：善有慈柔之善，有至當之善，人能達夫至當之善，則無所不當，無所不善矣。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在理者皆處之以至當之善也。無轍迹，無瑕謫，不用籌策，無關鍵而不可開，無繩約而不可解，在物者則自無可窺之隙也。是以聖人救人救物，常以吾善，故不棄於人物矣。是謂襲明者，行其所至，當不為其所不當也。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師本以為善人之資也。一有以教人為師，我愛其資也。不以人之師，我者為貴。不以人之資，我者為愛。以世俗觀之，雖若知之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也。

《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原旨》曰：嬰兒，吾身之妙體。無雄之心，故能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不為其所不當也。海無不容，乃見吾之常德不離於吾身之妙體，復歸於嬰兒也。知天地萬物之妙體，則守黑而無暴者，乃可以為善人之資也。師本以善教人者也。一有以教人為師，我之心則不貴矣。故孟子患為人師，白之心，故能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差忒於天地萬物之妙體，復歸於無極也。知道之妙體，則守辱而喻抱一也。一能合衆，乃見吾之常德不離於吾身之妙體，復歸於嬰兒也。知天地萬物之妙體，則守黑而無暴者，乃可以為善人之資也。師本以善教人者也。一有以教人為師，我之心則不貴矣。故孟子患為人師，資本以善用人者也。一有以用人為資，我之心則失愛矣。故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於人，是以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也。不以人之師，我者為貴。不以人之資，我者為愛。以世俗觀之，雖若知之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也。

《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原旨》曰：嬰兒，吾身之妙體。無雄之心，故能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不為其所不當也。海無不容，乃見吾之常德不離於吾身之妙體，復歸於嬰兒也。知天地萬物之妙體，則守黑而無暴者，乃可以為善人之資也。師本以善教人者也。一有以教人為師，我之心則不貴矣。故孟子患為人師，資本以善用人者也。一有以用人為資，我之心則失愛矣。故君子不以

無貪榮之心，守辱，守低下也。故能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喻習坎淵深，是為無底之谷。一陽初動，元氣之根在焉。此吾之常德乃足於道之妙體，而復歸於樸也。樸散則形而下之器，有天下神器者，在聖人用之，則為官之長，故能大制天下，不致有傷割之損。

《經》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原旨》曰：聖人居寶位而長天下，猶大海之轄百川，當聽其朝宗歸往可也。一有取之之心，則百川而絶朝宗歸往者絶，海之竭可立而待也。居寶位而有將欲取天下之心，而為之聚斂者，不異海之涸百川而絶朝宗歸往者乎。吾見其不得已明矣。天下神器，乃帝王之寶位。民生係焉。不可以智為，不可以力執，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矣。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所謂物者，即前所謂神器也。乃天下之所共賴，不可視為己物。隨行，遷徙也。煦吹，譬毀也。强羸，盛衰也。載隳，安危也。或之云者天道不戒乎。使為人臣而不能佐主以道，為人主佐，保社稷安人民，決不以兵强天下，為社稷傾人民毒也。況兵無常勝，其事好還，敗亦隨之，可不戒乎。是以聖人知安必有危，而去其甚。知盛必有衰，而去其奢。知譽必有毀，而去其泰。

《經》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既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原旨》曰：人主之有天下，以其有土地之故。有土地，斯有社稷。有社稷人民，天下之神器也。社稷人民，天下之君子不得已而為。天下蒼生一出必以道，為人主佐，保社稷安人民，決不以兵强天下，為社稷傾人民毒也。兵無常勝，其事好還，敗亦隨之，可不戒乎。使為人臣而不能佐主以道，肆行不恤，黷武貪功，謀動干戈，糜常，民若可畏。是以聖人知安必有危，而去其甚。知盛必有衰，而去其奢。知譽必有毀，而去其泰。

《經》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既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原旨》曰：人主之有天下，以其有土地之故。有土地，斯有社稷。有社稷人民，天下之神器也。社稷人民，天下之君子不得已而為。天下蒼生一出必以道，為人主佐，保社稷安人民，決不以兵强天下，為社稷傾人民毒也。兵無常勝，其事好還，敗亦隨之，可不戒乎。使為人臣而不能佐主以道，肆行不恤，黷武貪功，謀動干戈，糜常，民若可畏。是以聖人知安必有危，而去其甚。知盛必有衰，而去其奢。知譽必有毀，而去其泰。

《經》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既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原旨》曰：人主之有天下，以其有土地之故。有土地，斯有社稷。有社稷人民，天下之神器也。社稷人民，天下之君子不得已而為。天下蒼生一出必以道，為人主佐，保社稷安人民，決不以兵强天下，為社稷傾人民毒也。兵無常勝，其事好還，敗亦隨之，可不戒乎。使為人臣而不能佐主以道，肆行不恤，黷武貪功，謀動干戈，糜常，民若可畏。是以聖人知安必有危，而去其甚。知盛必有衰，而去其奢。知譽必有毀，而去其泰。

謂不知道，不道早已，而況弓藏犬烹，只足以自速其顛隮也。尚何望佐人主而致國治而天下平乎。聞之者足以戒。

《經》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原旨》曰：弧矢威天下，其來久矣。然則天下盜弧矢以侮天子，古已不少，兵可不慎乎。兵者，殺人之器。而曰佳兵，必有樂殺人者矣。不祥之器，凶器也。前言神器，此言凶器，或以神，或以凶，則物或惡之，豈有有天下而可使物有惡之之心乎。故有道者不處。此承上章餘旨，為人臣好用兵者戒也。當天下無事之時，君子在位貴在于左，及其有事用兵之際，貴在右矣。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當必以恬淡為上。恬淡云者王者之有不忍人之政。

師，志在撫民，不事俘馘，而無詭譎之心，故雖勝而不以為美。若以為美，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為可喜也。凶事尚右，為可哀也。偏將軍本卑以不專殺，故處左，當不待誕告萬方，而民物之衆於天下者哉。左尊位，右卑位，吉事尚左，為可喜也。凶事尚右，為可哀也。偏將軍本卑以不專殺，故處左，居以尊位。上將軍本尊以司殺柄，故處右，居以卑位。正謂凶不可尚也。噫，當受命于將，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於斯時也，君之心當何如哉，危矣。故必以偏將軍處左，防危之心可見也。上將軍處右，不祥之名可見也。言以喪禮處之，凶事可見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是豈忍為也哉。非敵國侵我，下有弗靖，不得已而用之，弗舉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必以恬淡為上。

《經》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原旨》曰：道常無名，無名故尊。樸本無形，無形故大。惟尊大而不處尊大，故雖小，天下莫敢臣。侯王若能體此無名之尊，無形之大，守而勿失，當不待誕告萬方，而民物之衆將自賓服矣。蓋王侯之於萬民，天地之於萬物，此感彼應，同乎一理。觀天地絪縕，陰陽相合，以降甘露，無非中和所致。夫莫之令而自均，當知物初分靈布氣，資始資生，曾不煩一毫人力之為也。由道常無名而始制有名，一物一理，名亦既有，功成事遂，天亦將知止，身退之道也。古之人有得之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伏羲、文王也。伏羲得之而為皇，作先天六畫，乾南坤北，天地定位，始制有名，皇道興焉。迨文王得之王，道大成名亦既有也。而作後天八卦，乾退西北，坤退西南，天亦將知止矣。知止所以不殆。退得其時，又何危焉。皇王之風，於焉可見。聖人隱括天地，發明道樸，為侯王者，告曲譬妙，理可謂殆盡。猶恐後世未喻其旨，故又取其近者而言之，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釋見前知其雄將欲取天下章。

《經》曰：知人者知，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原旨》曰：人死生亦大矣。究其所以，明而為人，幽而為鬼神，明則復為人，無古今無智愚一也。然則有生之日，窮通得失，輪雲翻覆，情隨事遷，相與俯仰一世，如造物之晦明變化，舒慘靡常，一日萬狀，使無道以處之，寧無造次顛沛者哉。故必先知己知彼，而後可以盡應世接物，為人之道，而知生知死者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之云者非知彼知彼我之功名事業也，知其心而已。知人之心，則事無責備不其智乎。知己之心，則事無苟越不其明乎。人欲熾也。自勝者强，天理明也。知足者富，內蔑實也，强行者有志，體剛健也。不失其所者，久得其中庸也。死而不亡者，壽全體而歸也。夫人之出處安常，脩短隨化，不惟有可久之德，可大之業，以壽斯世，彼明而為人，幽則為鬼神者，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真有不亡者在。

《經》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原旨》曰：聖人愛養百姓，不以功名自大，體道故也。天下載之而不害，來則安之，安則平，平則泰矣。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經》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原旨》曰：道大無外，聖人則而象之，以長天下。四夷八蠻，兼愛並養，物無不均，故天下歸往焉。往而不害，來則安之，安則平，平則泰矣。古之人有行之者，黃帝是也。觀天

之道，執天之行，故能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奚為治哉。樂與餌，過客止。干戈之於叛寇，猶樂餌之於過客。客至則張樂餌以燕之，過則止也。當蚩尤之亂必誅，干戈斯作。炎帝之歸必宥，兵斯可偃。常樂，亦不可常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始也，必簡。其畢也。必巨。兵不可戒乎。道之為言，出乎口而淡乎其無味，非樂餌比也，如大象焉。象無形，故視之不足見。象無聲，故聽之不足聞。聖人則而用之妙不可既。

《經》曰：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原旨》曰：晝夜明晦，人物盛衰，今古之不停者，以其有大造化，流行于宇宙之間。物有不可得而逃之，如春將温，冬必寒，秋將凉，夏必熱，迭運不易，自然之理也。造化何心哉。是故寒暑相推，而歲功成焉。將欲噏之，必固張之，闔闢也。將欲弱之，必固强之，損益也。將欲廢之，興之，否泰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陰陽不忒，不待言而四時行。

《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將自正。

《原旨》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上慚厥德，下畏厥威，又當忘言，恬若罔聞，是之謂亦將不欲也。不欲則以此而自静，天下將自正矣。道之無為而無不為也。若此世之人，有必如塊然木石，而後謂之無為者，則安得而無不為哉。非我所知也。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二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三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道，蹈也。德，得也。蹈道得德，是謂上德。上德之心，德不己尚，人心自歸，是以有德，其德大矣。下德之心，德不己忘，人心未必歸，是以無德，其德小矣。上德無心於為，無所以為，道之次也。下德有心於為，有所以為，德斯下矣。上仁有心於為，無所以為，德之次也。上義有心於為，有所以為，仁之次也。上禮有心於為，而人莫之應，義之次也。人莫之應，則有不肖之心生，有不肖之心生，則攘臂而仍之，不足怪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亂則攘臂之作甚矣。前識者，伯主懷詐，假禮義會盟，以紿諸侯，道之華，不實已彰，愚之始。薄俗已見，是以大丈夫處道德之厚實，不居禮詐之華薄。故云去彼取此。噫，皇道降而為帝德，帝德降而為王之仁義，王之仁義降而為伯之智力，智力降而為戰國之詐亂，攘臂相仍，民不堪處。於是玄聖素王者出道德著而理欲分，春秋作而名分定，辭雖不同而旨則一焉。大丈夫有志當世，致君澤民，要不拘仕隱，修辭立誠，道在其中矣。

《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原旨》曰：道之在天地神物君民間，莫不有分，可自虧不可自盈，是以天虧西北，地缺東南，惟其虧之缺之，而不自滿，故能長久。聖人無全能，所以為聖也。為侯王而知此道，故不得不謙以自下，況為臣民，而不知有謙下可乎。自其大者觀之不當無者，衆矣。自其小者觀之不當有者，衆矣。既不當有，又不當無，衆者可去一，不可去一，道也有分焉。昔之得一者，如天、地、神、谷、萬物、侯王，莫不各得其一，故能以清，以寧，以靈，以盈，以生，以為天下貞。其致之致極也。極則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原旨》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上句言體，下句言用。道之體，無以云者分滿則無以自容，其可久乎。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知分滿可戒，故處高貴而不忘賤下，基本固矣。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言其德孤善寡，自謙之辭。此其以賤為本也，非乎。嗟歎之，故致數輿，無輿也，是何物也耶。虛化神，神化形，凡具形氣者，皆物。物必有壞，壞則復歸於無，有一不壞者，存是何物也耶。觀其生物者氣，氣化流行，萬物生焉。弱，柔也。柔弱者，生之徒也。道無定用，惟化是用。用則生意發施，萬物安焉。噫嘻，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也，無也，是何物也耶。虛化神，神化氣，氣

《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原旨》曰：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也。上士之心，當不待受而久將自見也。

《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原旨》曰：天地生物之心，無他，有智力自尚，爭土害民，上失所愛，下民受虐，玄聖體天地生物之心，法造化冲和之德，尚柔弱，戒剛强，以教養天下，故引王公稱孤、寡為喻曰：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則是尚柔弱，而反以孤、寡為我善也。況其下者，可以智力自尚，而不知剛强為戒乎。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或之者當天理未定之時，人欲方熾，惟知以智力自尚剛强為勝。柔者受損，剛者受益。及乎天理既定，則柔者益，剛者損矣。人之未聞道者，往往尚智力，騁剛强，又教人以剛强為善，亦

猶我之尚中和，守柔弱，教人以柔弱為善也。聖愚之所見，不同天壤如此。然則强梁者，終不得其正死，是可戒也。吾將正為教父。見不賢而内自省，是亦教誨之而已。修身而不明此，則無以致吾身之中和。治國而不明此，則無以育天地間之萬物。

《經》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天下希及之。

《原旨》曰：上章發明冲和之德，以戒强梁者不得其死。此章言至柔之理，以明馳騁天下之至堅。是皆天道自然之理。聖人表而出之，以戒天下，非託於空言者也。何以明之，觀天運太虚，今古不息，孰使之然哉，必有載而運之者矣。故曰：浮天載地者，氣也，水也。氣乃無形之水，水乃有形之氣。水至柔而馳騁，至强者莫之能勝。氣至柔而馳騁，至堅者無以加焉。聖人言至柔而不言氣，氣其在矣。天以冲和至柔之氣，行乎乾健至剛之體，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氣也。氣無質，故曰無也。氣無質，故曰無有。無間，空虚也。觀無有之氣入於太虚空無之間，氣無為而四時自行，四時不言而百物自生，益亦廣矣。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希及之云者，嗟歎之辭也。聖人體天道而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教天下。簡易明白，宜可信也。何天下希有信及者乎。信既不及，其何以行之哉。聖人固無欲，人必已信之，心然而嗟歎之，而不得行於當世，故道惟老孔得之，而不得行於當世，故孔子亦有予欲無言之歎。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聖人之憂以天下，以道自任也。如此是，豈果欲無言哉。是豈不欲行於當世者孰親。以身比貨，二者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原旨》曰：養生全身，所以全吾天也。養生而不知全身，全身而不知全天，則是芻豢之養矣。物之具氣者，未嘗不足。惟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故未見求而得所養，不求不得所養。使求而得所養，不求不得所養，則是天將容私，欲人之賂己。何獨人而不知察妄，有求益所養之心乎。苟有求益所養之心，則名之貪，貨之黷，不亡於此，則亡於彼，反不得全其天之所與養，是可悲也。聖人憫其不悟而誨之，以名比身，二者孰親。以身比貨，二者孰多。以得比亡，二者孰病。所愛既甚，所費必大。所藏既多，所亡必厚。惟知

《經》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

足而不甚愛，則不致辱之病。知止而不厚藏，則不致殆之病。然後可以盡吾養之善，而吾之天者全矣。是則可以長久也。為上而知此道，則不待下之求，而不廢所與養。為下而知此道，則不敢上之求，而安吾所自養。不甚愛，不多藏，知止知足，各全所養，則家可長，國可久矣。

《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原旨》曰：謙之時義大矣哉。天道虧盈而益謙，故下濟而光明。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也。大盈若冲，其用不窮也。鬼神害盈而福謙，故尊而光。大直若屈也。人道惡盈而好謙，故卑而不可踰。大巧若拙也。君子以謙，故卑而上行。大辯若訥也。靜勝熱，山在地下也。清靜為天下正。謙亨君子有終萬民服也。噫嘻，《易》、《老》之道，同出異名。《易象》則於圖書。一皆觀天道以明人道者也。上章言名貨以戒愛藏，言得亡以明止足，則衰益平施之義可見。下章言可欲不知足，欲得以戒罪禍，咎謙之義可見。或曰：勝，極也。躁極則寒，靜極則熱，此以氣言也。或曰：躁能勝寒，靜能勝熱，此以理言也。謙其在矣。然則《謙》之六五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而此下章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則謙言侵伐行師，無乃不可乎。知卑而不可踰，衰益平施則可也。若必至戎馬生郊，謙何取焉。老聖之道，以柔勝剛，故與謙合。

名，為聖門萬世罪人哀哉。

《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咎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原旨》曰：古之有天下者，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君壽之脩短，唐虞而上，遠不可稽。見之《禹貢》之辭，則知堯、舜之朝，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人民如其地。堯為天子，舜、禹、稷、契、咎繇為臣。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形于擊壤之歌，則知為有道之世也。堯未甚老，而遜之舜。舜遵堯之道，未甚老，而遜之禹。堯、舜，皆不失天下之尊榮，皆天壽百餘齡，而子孫皆不失土地之封，不廢烝嘗之義。如二聖人者，可謂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唐虞之盛可見。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夏商之衰可見。罪莫大於可欲，甚愛大費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多藏厚亡也。咎莫大於欲得，我所欲得，人亦欲得，天下胡為不爭，戎馬胡為不生。如惡無道，以就有道，莫若不為夏商之衰，求為唐虞之盛，知足常足，將不失堯、舜之尊榮。然則天下有道云者，必得君如堯、舜，臣如咎、夔，民如唐虞之民，則比屋可封，人

人皆知天下之重，而不以害其生。孰有可欲之罪，不知足之禍，欲得之咎者哉。

《經》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原旨》曰：不出户，知天下。為有道聖人言也。得不為堯讓許由者言乎。不窺牖，見天道。由辭堯讓曰：日月出矣，時雨降矣，爝火之光，灌溉之澤，不亦難且勞乎。由之不出箕山，所以知天下。既已治也，出彌遠而知彌少，為不知足止者，道不行而知，由之所以不復代堯也。不見而名，吾將為賓乎。無為而成，吾無所用天下為。吾將為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經》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原旨》曰：為學日益，衆人之道也。上知不能不出箕山，所以知天下。出彌遠而知彌少，為不知足止者，道不行而知，由之所以不復代堯也。不見而名，吾將為賓乎。無為而成，吾無所用天下為。由不受堯讓，是不出户而成萬世之名，殆賢於堯矣。巢父之牛，不飲洗耳之水，是不窺牖而無是非之名，又賢於由矣。堯授舜，舜授禹。堯、舜有道有位之聖人，巢、由有道無位之聖人。如巢、由者，可謂無功名而功名，則是無為而成者也。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曰：吾知之濠上矣。

濠梁之水深，網罟不到，魚不待出濠梁。而知天下之水，不免有網罟之害，故樂其從容，而不出。魚之不出濠梁，是巢、由之不出箕山也。噫，微後王無以見堯、舜之聖，微堯、舜無以見巢、由之高。

《經》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原旨》曰：為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原旨》曰：聖人應物不先物，故無常心。此承上章之旨狀，其成德言也。人欲逸己之為，則凡所為者皆天理之所當為，而不可不為也。如禹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勞可見矣。而曰行其所無事，于以見禹之為，皆所當為而不可不為者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取之云者，非取天下之土地、子女也。非取天下之犬馬、玉帛也。無事云者，行其所無事也。惟能樂取諸人以為善，而行其所無事，則天下歸之，猶水之就下也。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有事云者，謂人莫己若而欲强人之從己，衆人之道也。强人之從己，衆取天下哉。《書》曰：爲學日益，衆人之道也。烏足以取天下。

《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原旨》曰：聖人應物不先物，故無常心。此承上章之旨狀，其成德言也。人欲逸己之為，則凡所為者皆天理之所當為，而不可不為也。如禹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勞可見矣。而曰行其所無事，于以見禹之為，皆所當為而不可不為者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取之云者，非取天下之土地、子女也。非取天下之犬馬、玉帛也。無事云者，行其所無事也。惟能樂取諸人以為善，而行其所無事，則天下歸之，猶水之就下也。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有事云者，謂人莫己若而欲强人之從己，衆人之道也。强人之從己也。烏足以取天下哉。《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斯言得之矣。

《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原旨》曰：聖人應物不先物，故無常心。此承上章之旨狀，其成德言也。人欲逸己之為，則凡所為者皆天理之所當為，而不可不為也。如禹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勞可見矣。而曰行其所無事，于以見禹之為，皆所當為而不可不為者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取之云者，非取天下之土地、子女也。非取天下之犬馬、玉帛也。無事云者，行其所無事也。惟能樂取諸人以為善，而行其所無事，則天下歸之，猶水之就下也。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有事云者，謂人莫己若而欲强人之從己，衆人之道也。强人之從己也。烏足以取天下哉。《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斯言得之矣。

理，心常則應不免欲，是未到聖人地也。聖人之心，太空無雲，止水無波，魚躍鳶飛，物無不應，故能民同胞物，吾與上下與天地同流，一以百姓之心為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則物無忤者，應之以理而已。善者，吾應之以善，不善者，吾亦應之以善，德善。信者，吾應之以信，不信者，吾亦應之以信，德信。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是以天下之善為善，人無有不善也。以天下之信為信，人無有不信也。聖人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其心。言有位之聖人，如帝堯之在宥天下也。舜告禹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則惵惵渾其心，於焉見矣。百姓皆注其耳目，天視民視，天聽民聽，德化流行，人心所歸，聖人皆孩之。一以赤子而視之也。若夫齧缺之為人，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者，則去帝堯之一間焉耳。

《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原旨》曰：品物之盈天地間，莫不有族有祖。族言其衆，祖言其親。天地萬物之大蘧廬也。出生入死，生則有死，死則有生，天理之常，何容心焉。知吾之出者入者，未嘗生，未嘗死，則其生之徒者誰乎，死之徒者誰乎，之生之死者又其誰乎。生十有三，死十有三，之生之死十有三，是九也。彼何物者耶。道之為物十，三才各得其三，其一則太極之祖也。生之徒天三陽，輕清之氣，日月星辰之徒也。死之徒地三陰，重濁之氣，山川草木之徒也。之生之死人三元，沖和之氣，精氣神也。人之為人，莫不兼是三才者，而又抱太極之祖，乃有其生，孟軻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人亦貴矣。既得其生，乃不自貴。養吾之祖而親者，而乃動之死地，是可哀也。夫何故，以其忘吾之所自貴，反有過求外物，益其厚養之心，是之謂生生之厚，計亦左矣。一有心於此，則探虎穴，蹈白刃，不顧危亡，無不為已。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無探穴之心也。入軍不被甲兵，無蹈刃之心也。兕何從而投其角，虎何從而措其爪，兵何從而容其刃。夫何故，以其吾無致死之地，物亦無傷焉。

《經》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原旨》曰：道生，德畜，物形，勢成，此承上章之旨。言天地庶物，皆道氣所生。道，物之祖也。衆妙在焉。其為物不貳，生物不測者乎。德，物之族也。一之未形者，在焉。含畜功至，物得以形勢，一之既形者，物各成其態也。勢成則貌象，聲色具焉。大而天之穹窿，地之磅礴，微而

食醯朝菌之化，蜩甲蛇蜕之假，一皆祖族道德而為物者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謂之族，謂之祖，則是子天地而孫萬物也。又誰爵焉。道德之常自然而已。故曰：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聖人體道為心，曲成萬物，而不宰其德玄矣。舜之玄德升聞，亦此道也。

《經》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原旨》曰：天下有始，始一也。有父母未生之始，有天地未兆之始，有未始有始之始，其來尚矣。可不謂神得一以靈乎。道言神明，釋言靈光，儒言聰明，同一始也。以為天下母。母者，萬物之所從出。人莫不有是母也。既得其母，神生明也，以知其子，明生光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知其光當守，其明而不離也。光不離明，則神明者存。身雖没而明不殆也。母亦氣也。子神也。神氣相守，則光明生焉。養生家所謂塞兌垂簾，收視返聽，蓋本諸此。塞其兌，閉其門，為己之道也。內得其養，則神明者存。神明存而終身不勤宜矣。開其兌，濟其事，為人之道也。外得其業濟而終身不救亦宜矣。故伏羲得之以襲氣母，黄帝得之以登雲天，而湯武以不百年之身，謀建千載之業。夫内聖外王之道，不同如此。見小曰明，知微知彰也。小有子之義。守柔曰强，知柔知剛也。柔有母之義。用其光，光子也，母召其子也。復歸其明，明母也，子隱母胎也。此其為知子守母之道也。守而不失，則殃不及身，是謂襲常。襲，合也。合乎大常，所謂允執厥中，所謂獨立不改，所謂不與萬法為侶，同此道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明生光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知其光當守，其明而不離也。則神明者存。身雖没而光不離明，則神明者存。身雖没而明不殆也。母亦氣也。子神也。神氣相守，則光明生焉。養生家所謂塞兌垂簾，收視返聽，蓋本諸此。塞其兌，閉其門，為己之道也。内得其養，則神明者存。神明存而終身不勤宜矣。開其兌，濟其事，為人之道也。外得其業濟而終身不救亦宜矣。故伏羲得之以襲氣母，黄帝得之以登雲天，而湯武以不百年之身，謀建千載之業。夫内聖外王之道，不同如此。見小曰明，知微知彰也。小有子之義。守柔曰强，知柔知剛也。柔有母之義。用其光，光子也，母召其子也。復歸其明，明母也，子隱母胎也。此其為知子守母之道也。守而不失，則殃不及身，是謂襲常。襲，合也。合乎大常，所謂允執厥中，所謂獨立不改，所謂不與萬法為侶，同此道也。

《經》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虚。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原旨》曰：老聖歎三代下衰，諸侯更霸，民不聊生，因設辭以自況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虚。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豈非大丈夫之出世，功成名遂者乎。

人，非聖人之道也。

《經》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長。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原旨》曰：《洪範》之建，用皇極所以為民作則也。聖人之抱一，為天下式，所以為民立命也。建必如天地之建光嶽，終古不拔，抱必如河海之抱堪輿，終古不脱，始可言善。禹成水土功，輔成五服外，薄四海，建五長，宜可不拔也。有社稷，有人民，宜可不脱也。有啓之賢，而傳之家，子孫祭祀，宜可不輟也。奈何有禹之祖，有桀之孫。桀昏德，民墜塗炭，人心一去，社稷隨失，祖宗烝嘗安在哉。由桀罔知身修一至於此。商紂亦然。故聖人不得不言，蓋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然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治益廣，道益疏，當知所慎。脩之身，其德乃真。慎厥身脩思求，真其在矣。脩之家，其德乃餘。能克家則善有餘慶也。脩之鄉，其德乃長。斯友一鄉之善士也。脩之國，其德乃豐。國人皆好之也。尚不害於赤子，況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則彼惡人雖有不善，豈無知乎。自無可加害之地也。赤子之德可見。如毒蟲、猛獸、玃鳥，皆不螫、不據、不搏也。此無他，柔德之至矣。出生入死章，無死地，其德似之，是數惡蟲皆物之有毒，而無知者也。尚不害於赤子，況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則彼惡人雖有不善，豈無知乎。自無可加害之地也。赤子骨弱筋柔初無甚大氣力，而握則能固，未知牝牡之合，初無交媾之情，峻有時而作，精全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氣和之至也。和乃德之常，知和則常，知常則明，明則無不容矣。益生曰祥，祥妖也。有益生之心，則善復為妖也。心使氣曰強。近死之心也。心使氣則近死之徵也。物壯則老，老則死矣。謂之不道。此無他，柔德既失，非長久之道也，早亡而已。

《經》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

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原旨》曰：懷道之士，能污能隆，與時消長，可愚可知，與世浮沉。若南郭子綦之隱几，顏子之如愚，則是知者不言。若公孫龍之辯，則言者不知也。吁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塞兑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六者玄同，故不可得而親，無譽勸之心也。不可得而疏，無毀沮之心也。不可得而利，無希慕之心也。不可得而害，無仇敵之心也。不可得而貴，無功名之心也。不可得而賤，無寵辱之心也。凡此皆不足以累其心，然後能安時處順，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是能淵嘿雷聲，玄同萬象，神動天隨，不露圭角，衆人有所不識焉，故為天下貴。

《經》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原旨》曰：正，政也。堯之庶績咸熙，舜之百揆時序，以正治國也。奇乃正之變。禹之班師振旅七旬，有苗格，以奇用兵也。湯以葛伯不祀而征，遂滅十一國。桀放而有諸夏，周德，若三代之季矣，不過十奇之次也。周以紂不道而伐，大會三年，西周三川震。太史伯陽幽王二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三代之季矣，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盟津，戰于牧野，紂焚而有諸商，又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寵褒姒以為后，以子伯服為太子。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十一年，王欲殺其次矣。《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於禹格有苗，湯征夏，周伐商見之。降此而下，奇變為詐，詐變為亂矣。以無事取天下，即章末無為好靜，無事無欲之旨。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周室中衰，厲王好利，以榮公為卿，專利害民，使衛巫監謗以告，則殺。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矣。淮夷入寇，民相與

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原旨》曰：政如夫子為政，以德之政悶悶，齊之以禮也，政教寬大，其民樂業，風俗淳淳察察。齊之以刑也，政令嚴峻，其民罔措，舉動缺缺。所謂上刻核太至，則下應之以不肖。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恃福作威，禍其將至，畏禍修德，福其將至，禍福倚伏，如寒暑然，孰知其極。盈虛消息，物極則變，其無正邪。天道靡常耶，疑審之辭。禹陟帝位正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湯，正復為奇矣。湯征自葛善也，惟受罪浮于桀，假手于周，善復為妖也。民之迷，其日固久。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由來遠矣。曰方，曰廉，曰直，曰光，斯在内者也。不割，不劌，不肆，不耀，斯在外者也。聖人務内不務外，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正其在我者，則有不待正，而彼將自正矣。惡有所謂為奇為妖者哉。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四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原旨》曰：治人養其外者也，知身所當養，則知人所當養，物所當養也。事天養其内者也，知心所當養，則知精神所當養。凡天之在我者，無不當養也。養之道莫若嗇。嗇，保愛也。夫惟嗇，是謂早服。亟服勤所以養之道。早服謂之重積德。惟能亟亟服勤所養，則積德斯厚矣。重積德則無不克。積德既厚，則内外交養之功至。人得其養，則惟危者安。天得其養，則惟微者明。無不克，莫知其極。惟精惟一，在其中矣。莫知其極，是以有國，國猶身也。身所當養，國所當養，有國之

母，可以長久。母，道也。治人有道則國昌，事天有道則身康。國昌身康，久長可保。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國以民為根，身以心為柢，根深則民安，柢固則神安。民安則國無有不長，神安則身無有不久矣。老子之治人事天，書之祈天求命，一也。

《經》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原旨》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細魚也。烹細魚，撓之亦糜，傷火亦糜，有中道焉。大國有天下者也。民猶小鮮也。政猶火也，撓之亦損，傷政亦損。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鬼神，天地神祇陰陽之氣，天地有鬼神，猶國之有臣佐。以道蒞天下者，聖人無為乎上，賢人有為乎下。上下不失其道，則陰陽之氣不差，灾害不作，其鬼不神也。燮理之功，斯見其鬼不神，則曰暘而暘，曰雨而雨，人無扎瘥，物無疵癘，五穀熟而人民育矣。其神亦不傷人也。其神不傷人，道泰時亨，物阜民富，下有常輸，上無苛歛，聖人亦不傷人也。嗚呼，民，天之赤子，君，天之元子。元者善之長也。長不傷幼，天必祐之，是之謂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于以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經》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静勝牡，以静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原旨》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交如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之交也。大國之於小國，猶大海之於江河，大者下則小者歸焉。是大國當善下，則可以交通天下之小國也。譬如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静勝牡，牝以静為下，是大國既善下，又當以静為政，如牝以静下而勝牡，則小國不待以力服，亦將自歸矣。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吴。或下以取，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或下而取，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樂天者保天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畏天者保其國。兩者各得其所欲，交相養而得其宜，如山嶽之於草木，不鋭上豐下，則重本輕末。蓋大者處下，則小者無不容載，小者敷榮，則大者無不富庶。故大者宜為下。孔子見老子，而後孟子出，豈無得於見聞者乎。

《經》曰：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原旨》曰：道包天地，韞藏萬物，如

室家之有閫奧焉。善人得之，可以為吾身之寶。不善人得之，可以為吾身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如堯之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尊行可以加人，汝陟帝位者也。美言尊行，道之發于外者，尚可以市，可以加人，況存諸内者乎。人之不善，豈無可教之資，何棄之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觀堯之曰吁曰咈，則四凶之不善，不待舜而後知，然聲其不善，而不即罪者，足以見堯之帝德廣運，其仁如天，而不輕殺戮也。故立天子，置三公，天子作民父母，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贊化育，安人民，保天下也。《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外此巡四岳，朝諸侯，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盛，然此皆外物，曾不如虛己南面，坐進此道，而天下自治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哉。非曰求而有所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謂下民昏墊，不幸而有不善之罪，則哀而矜之曰：我罪之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物理所在，從微至著，如易之不遠復，無祇悔，由一陽二陽，積而為乾。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聖者在，故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以此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若堯者可謂天下萬世之所貴也。

《經》曰：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經》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原旨》曰：其安易持，此承上章之旨，言天下事物之理，欲全厥終，當慎厥初。要在承平無事之時，戒無妄舉，則安而易持。譬之事未兆則易謀，物脆則易破，微則易散也。為之於未有，非有，所謂治鎮之也。治之於未亂，非有，所以為杜之於未有之於未有，非有，所以為杜之於未有之於未有，非有，所以為杜之於未有之於未有

曰：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是位雖處上，而言則謙下也。不亦謙受益之謂乎。名雖先，人身則後之，自有推而上之先之者矣。惟其能下能後，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不以為軋己也。處前而民不害，不以為妨己也。惟其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其在上在先也。夫何故，以其不與民爭上爭先，故天下莫有能與爭之心。《玄經》之旨，凡言脩身，則齊家治國在焉。言治國齊家，則脩身在焉。善觀者，當自有得於言外之旨。

《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原旨》曰：老聖所言之道，非上古無為，則唐虞雍熙之道也。其大無象，不可以名言求，衆人之所罕識，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謂不可幾及也。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自釋自審之辭，如所謂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孰有行之者，則勝，仁者無敵，以守則固。民效死弗去，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夫慈，故能勇。若湯之放桀，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若禹之地平天成，則可以跡求也。老聖歎天下之人，皆謂我所言之道大似不肖，故復舉其次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周之伐紂，曰：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商罪貫盈，天命誅之。若湯武之放桀、紂是也。夫慈，故能勇，班師振旅舞干羽而苗民格。夫湯武不得為堯、舜之孝乎鬼神，卑宮室而致費於溝洫。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舜命禹是也。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古之善為士者不武，其行之者，禹是也。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所以為傾宮瑤臺，瓊室玉門。捨其後，且先，所以囚湯夏臺，囚昌羑里，死矣，南巢牧野之禍至，古之人有行之者，桀、紂是也。夫慈，以戰則勝，仁者無敵，以守則固。民效死弗去，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夏臺、羑里之厄所以脫，古之人有行之者，湯，文是也。

《經》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原旨》曰：古之善為士者不武，其惟文王乎。羑里之囚，崇侯虎所譖也。文王受命，六年始伐崇。善戰者不怒也。文王受命，崇侯譖昌，昌以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獻紂，請除炮烙

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伐，為西伯，典治南國江漢汝旁諸侯。善勝敵者不爭也。吕尚，東海上人，遇七十餘主而不聽，人皆曰狂丈夫。漁于渭陽，西伯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吕尚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西伯與語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望，立為師。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云者，是謂不善用人者為下，如四善云者，是謂争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配天謂可為人主極法則也。如文王者，乃古之善為士者，可為法於天下後世矣。昔西伯嘗問於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助予憂乎。太公曰：天道無殃，不可以先謀。他日唱。人道無殃，不可以先謀。他日又問曰：人主之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鬼神之福乎。太公曰：重賦斂，大宫室，則人多病瘟。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好田獵畢弋，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好破壞名山，壅決名川，則歲多大水。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西伯曰：誠哉。不十年，商亡，天下歸周，是亦慈儉不先之徵也。

《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原旨》曰：兵本以戒不虞，非所以侯以國為心，故不免有時而先舉。用兵有言，引古兵法語，天子以天下為心，此吾民，彼亦吾民，禍彼猶禍此也，肯輕敵哉。此禹所以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也。不知。

《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莫能知一作莫

《原旨》曰：言者所以載道。知，知道也。行，行道也。甚易知，甚易行，吾無隱乎爾。行之則左右逢其原，天下之人，何其莫能知，莫能行哉，嗟歎之辭也。宗，祖也。君，主

也。言有宗是皆祖述《墳》、《典》古史之書，事有君是皆歸本皇帝王伯之道，豈託空言者哉。不知言則不知道，是以不我知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行，則其無知可見。夫唯無知，則知我者希，斯亦不足怪也已。於戲，知我者希，則在我者貴，一云則法也。我道也，取法於道，則我貴矣。聖人被褐懷玉，褐，微賤之服。玉，至貴之寶。被褐謂無位，懷玉喻有道。此言有道無位之聖人也。故天下所罕知老聖以此自喻，所負可知也。

《經》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原旨》曰：知，知道也。病，不知道也。知不知上，聖人知而不言，上也。不知知病，衆人言而不知，病也。夫惟病病，言衆人之病病矣。以其不以病為心，而禦人以口給，故犯不知知病也。聖人不病，言聖人常以不知為病，而不輕於言，是以不病也。言寡尤行寡，悔幾何人哉。昔周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當老聖在周，金人之作，寧無儆耶。孔聖觀周，嘗得撫而歎之。前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此言知不知，上，不知知，病。道豈終不可知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經》曰：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威，刑罰也。人以身為重，加之以刑罰，孰不知畏。然有不顧斧鉞而犯之者，何哉，大威至矣。知其無所自逃，小民畏苦尚有不肖之心生，況其大力量者乎。湯出夏臺，去三面之網，信有由也。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國。噫，桀，君也。湯，臣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大人之心，其可自狹乎。狹則物有所不容，擅福作威，靡所不至，民不堪其處，則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蓋將有所不能容者矣。此桀之所以亡，湯之所由興。無狹其所居，所居，心也，心不狹則神明來居，物無不容生之道也。無厭其所生，所生，內則神明，外則民物，俱不可厭，厭則去我之心，生死之道也。夫惟不厭，我不厭彼。是以不厭，彼不厭我。聖人自知不自見，無驕人之心。自愛不自貴，無威人之心。故去彼狹厭，取此知愛也。

《經》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原旨》曰：勇，志也。敢，氣也。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生之道也。一或氣壹則動，志動而乖，則蹶死之道也。知此兩者，或利或害，言志氣二物，制得其道，則利。制失其道，則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故惡之端也。天好生惡殺，

誰能知天意惡殺而弗違哉。是以聖人猶難之。天意罔測，聖人猶以為難，而無勇敢之為。天之道，不争而善勝，柔能勝剛。不言而善應，至誠感神。不召而自來，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繟然而善謀，天道福善禍淫。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其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也。當桀、紂為君之日，使能任賢聽諫，知天之所惡，不輕勇敢，而謹猶難之心，則湯武雖聖，曷敢不臣乎。吁甚矣。豈桀、紂之有以自亡耶。其天網之疏而不失耶。何聖人之言，其弗可違也如此。

《經》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原旨》曰：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承上章餘旨，歎王道不作，天下之民不死于兵，則死于飢，孰殺之哉。方且嚴法令，廣聚斂，脅民以威，動之死地，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天下國不可以無民，猶民不可以無食。民之飢，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飢。三代之季，大槩相類。昔五伯争强，興徭役，事征討，國禄不均，國用惟艱，田野不闢，税斂不給，又從而增羨之，民之所以飢也。飢則草竊姦宄，出没靡常，是以難治。非民之戮，天殺之也。孰敢言民常畏死，無吾得執而殺之，謂犯于有司，必寘刑法，以其上之有爲也。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所謂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神不自許。神不自許，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經》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原旨》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國不可以無民，猶民不可以無食。民之飢，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飢。三代之季，大槩相類。昔五伯争强，興徭役，事征討，國禄不均，國用惟艱，田野不闢，税斂不給，又從而增羨之，民之所以飢也。飢則草竊姦宄，出没靡常，是以難治。非民之戮，天殺之也，以其上之有為。上有為，下所謂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神不自許，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經》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原旨》曰：死生亦大矣。生之徒，

死之徒，吾於出生入死章，已言其約。噫，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其死也堅强，堅强者死之徒。豈惟人哉，物莫不然。故又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原其所以生，所以死，本乎陰陽二氣而已。二氣本乎太極之一氣，一氣本乎無極之太虛。《經》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在《易》則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無而極有，知易無而極有，則知易無極也。易有太極，得不謂無極而太極乎。太極乃物初混淪之一氣，無極即太極未形之太虛。釋氏有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亦即有生於無，而復歸於無也。然則生之徒者何與，自太極生兩儀，乾剛坤柔，天地合德。乾天也。水，父剛而子柔，故水性柔弱，其德順下。地二生火，母柔而子剛，故火性炎上，其德剛燥。天非火之剛，無以發乾健之體。地非水之柔，無以致坤順之用。惟其剛柔相生，故能成久大之德業。人之生也柔弱，天水資焉。其死也堅强，地火攝焉。惟剛柔相濟，而成既未之功，則長生久視之道在，故養生家專取法焉。柔弱者生，剛强者死，譬猶兵强則不勝，衆攻之也。木强則共，衆伐之也，强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之道也。老聖凡言柔弱則氣和則生，物壯則老，老則死，死則當知所歸，如復混而為一，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皆歸之之道也。

《經》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如天之雲行雨施澤及萬物，惟有道者，所謂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法天之無責報之望。功成而不居，法天之不欲見賢，執中而已。聖人事業無為有為，函天蓋地，凡民有所不識也。嗚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原旨》曰：軟勝堅，牝勝牡，理也。物性柔弱，莫過於水，及其至也，決堤潰川，無能易之。老聖憫文武墜之，上下之中可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小大之中可見。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抑高舉下之道也。熱極變凉，寒極變温，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天之道，其折中如此，所以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天理人欲常相反焉。所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問，而匡救之，曰：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惟伯禹得之，以水治水，地平天成。成湯得之，東征西怨，惟恐後已。西伯得之，戡黎伐崇，罔不欲喪。是皆以柔弱勝剛强者也。使桀知此，能監唐虞之治，則不為湯勝。使紂知此，能監夏之亡，則不為武勝。惟其剛强暴虐，迷不知省，是以有臣代君者出，甚矣。故聖人云：受國之不祥，是謂社稷主。受國之垢，是謂天下王。此古聖人言也。當鯀之殛，湯、文之囚，受垢不祥莫大焉。及其禹受禪，湯、武自代，皆得為社稷主，天下王。噫，桀、紂固虐矣，君也。湯、武固聖矣，臣也。如禹以功受禪，尚無間然。若湯、武以智力自代，得無慚乎。惟文王小心事紂，終不易節，故可比德堯、舜。《玄經》本旨，一皆以正己正人，與為人主者告，人主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天下之民正。烏有為臣而可自代君者乎。正言之君民，吾羲皇之民，無繩可結，亦可已甘其食，窪樽可飲，美其服，毛可禦寒，安其居，巢穴足以避風雨，樂其俗，含哺鼓腹樂在其中。鄰國相望，道並行而不悖。雞犬之聲相聞，物並育而不害。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爭城爭地之心。天之道，地之利，未嘗不足。玩及此章，大樸淳風，益乎天地間，今猶古也。則知老聖之所自得，非季世强梁之所可知。所謂萬世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經》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原旨》曰：聖人之心，天地之心，無不容，無不與也。所謂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與衆人則不然，美言不信，俗尚華也。信言不美，道貴樸也。善者不辯，無不容也。辯者不善，未忘言也。知者不博，混而為一。博者不知，數與無與。聖人不積，與時消長。既以為人，己愈有。生物之心常在。既以與人，己愈多。造物之心不窮。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無恩，而大恩至矣。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四

（顧志華點校）

013 玄經原旨發揮

經名：玄經原旨發揮。元杜道堅撰。二卷。是書以《皇極》疏《老子》，凡十二章。前有作者自序。後有其弟子任士林序。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玄經原旨發揮序

老子自孔子稱曰猶龍，莊周尊曰玄聖，歷代尊行其教，上尊號者至矣。竊觀由商歷周，九百餘年，三度散關，四掌史職，著《道德玄經》二篇，橐籥天地玄同有無，實一天人之書。道堅嘗著《玄經原旨》，亦既脱藁，思昔觀復謝高士所編實録年譜，紀載頗詳，然引用年代尚多異同，久懷考正，未能也。今採摭《皇極》元會運世，參訂經旨，輯爲十有二章，非敢有作，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孔子本魯史，作《春秋》，始周平王。邵氏本《連山》，著《皇極經世書》，自堯始。愚之本《玄經》著《原旨》，復徵古史爲發揮，故不得不自先天始也。此書之旨，不惟有極以來，已然之世代可徵，而無極以前，未然之朕兆庸有可推。後之有志古始者，當有考云。

大德十年中和後二日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謹序。

玄經原旨發揮卷上

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著

老聖著《玄經》，以道德名者，尊皇帝德也。言道德則王伯功力在焉。嘗觀康節以老子闡《皇極》，故愚以《皇極》疏老子，同一道也。天下惟道理最大。老子言道而不言理，理其在乎。天地古今，君臣民物之間，各具理氣象數，莫不由斯道也。《皇極經世》所以系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之叙。後六章述老子降生，授經西遊之略。又豈能外理氣象數而有言耶，皆所以明大道也。言先天理也，言元始氣也，開物非象乎，數其在矣。象數具而人道興焉。其始太上，其次三五，其次王伯。喻以歲，則太上春也，三五夏也，王伯秋也，

冬則閉物之後開物之前乎。喻以日，則旦而晝，晝而暮。喻以身，則幼而壯，壯而老也。惟其會運有不同，故其世代有脩短。觀者當自考之。

先天章一

先天，先天而天者也。其虛無自然無極之道乎。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曰道生一，一生二，是皆形容先天之道，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象求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太易也，道也，無極也。易有太極，道生一也。一生二，太極生兩儀也。周子則曰：太極，本無極也。《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右先天之道。論議不一，有先則必有後，有先後則必有中。見諸典籍，大槩有三，以太極為中者，則極前為先天，極後為後天，此以道言也。以伏羲之畫為先天，文王之重為後天者，此以卦言也。以一元中，分前六會為先天，後六會為後天，此以世言也。凡天下事事物物，莫不各有一先天之道。言先天則後天在焉。以吾身而言，有一情未動之先，有有生之先。以天地而言，則有天地未生之先。以天地而言，則有天地未分之先，同一先天也。先天者，其道乎，其存而不論者乎。

元始章二

元始，一元之始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列子曰：天地之先，有太始，有太素。天地之先，有五太。列子言其四而不言太極，其曰氣形質具，萬物渾淪，而未相離。言渾淪，則太極在焉。必有神帝者主乎其間。《易》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故主宰之謂帝，是曰元始。國家嚴事祈天求命，必齋戒以將之，蓋有所祖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故世之言天者，必假歷數以明之。諸家載籍不同，惟邵子《皇極經世》可法焉。其原推本易老之言，參之《堯典》，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驗諸皇帝王伯道德功力，而成其書。經以元會運世，諱以日月星辰，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一時三十分，一分十二杪。《易》與天地準，《皇極》又準於《易》，雖不言歷數，而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歷數在矣。《皇極》之用十二、三十者，其法以元準歲，會準月，運準日，世準時也。一世三十年，一運十二世，三百六十年。一會三十運，一萬八百年。一元十二會，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天地萬物，一元之數終焉。元而上，杪而下，存而不論其要以會準月者十二，會應十二辰也。天地之氣，始於子，終於亥，其始一會應於子，二會應於丑，順而十二會則終於亥矣。終則有始，一元而一元，此道之所以始乎。無始終乎無終，知此則可與造物者游，而始得乎環中。

元經會之一，始於太易。

太易日甲一月子一　星甲一辰子一太易，

未見氣也。太易初年之歲、月、日、時，俱起甲子。歷五千四百年而有太初。

太初日甲一月子一　星己十六辰子一百八十一太初，元氣始萌也。又如其年，合一萬八百年是爲一會。大則當一歲之子月，小則當一日之子時，先天無極，元始祖氣，至此而靜極者動，一陽生焉。康節有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此謂也。

元經會之二，有太始。

太始日甲一月丑二　星甲三十一辰子三百六十一太始，氣形始端也。五千四百年，而有太素。

太素日甲一月丑二　星己四十六辰子五百四十一太素，形變有質也。又如其年，合二萬一千六百年爲二會，應一歲之丑月，一日之丑時，惚恍之物象，窈冥之真精者，玄同妙合，二陽生矣。

元經會之三，有太極。

太極日甲一月寅三　星甲六十一辰子七百二十一太極，萬物混淪而未相離也。所謂存於渾沌未判之先，達於氣質，成象之表，充塞天地，貫通古今，大造不能外者也。五千四百年，渾淪肇判，陰陽開闢，應一歲之寅月，朔後之半月，一日之寅時，寅初之四刻者，乾坤成象，以清以寧，三陽泰而萬物動萌矣。

右一元之始，歷五太，凡二會，有半積，二萬七千年。邵子稱日甲月子爲道也，在天曰靈，在地曰寶，合天地而言，夫是之謂靈寶。

開物章三

開物日甲一月寅三　星己七十六辰子九百八十一開物，天地開闢也。言天地萬物，之，勢成之。蓋天地萬物，具開物之先，太極剖而形之，成之之質著矣。其生焉。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咸自此出。《易》曰：有天地然後萬物之初，當甲子元，丙寅會，已卯運，甲子世，甲子年。方是時也，天地未開闢，二會半之後。亥子丑定位，玄黃凝合，而玄元始之氣具，三會，猶歲之冬日之夜。謂有物邪，氣混而渾沌氏者出。按《歷書》云：渾則天地玄冥，萬物伏藏。謂無物邪，沌氏，一曰盤古氏。天地渾淪，如鷄子，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百歲，天極高，地極厚，盤古極長。方盤古之半，當元經會之四。

元經會之四

盤古氏日甲一月卯四　星甲九一辰子一千八十一老子曰：神得一以靈，其盤古氏不得不自日甲始，又安知不已有由甲至癸之元乎。愚嘗曰：今日天地，昨日天地也。明日天地，今日天地也。知此則康節之書可推矣。

爲之初乎。以皇極推之，萬八百歲是爲一會之數。氤氳化醇，具太極之全體，有聖人之神，而未嘗形焉者也。其生也神靈，極天之高，極地之厚，宰御形氣，胚腪萬有。其死也頭爲五嶽，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然則盤古萬物之祖也。噫，盤古之説，固近於迂。愚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一俛仰之間，盤古未嘗不在，大矣哉。庖犧氏之畫卦也。乾爲天，爲首，南方之卦也。坤爲地，爲腹，北方之卦也。天地定位矣。艮爲山，爲鼻，見《麻衣易傳》西北之卦也。兑爲澤，爲口，東南之卦也。山澤通氣矣。震爲雷，爲足，東北之卦也。巽爲風，爲手，見《麻衣傳》西南之卦也。雷風相薄矣。坎爲水，爲耳，西方之卦也。離爲火，爲目，東方之卦也。水火不相射矣。合八卦之象，而萬物悉備於我，此人所以爲萬物靈也。盤古豈遠吾哉。即開物一萬八百年，合元始三會有半，計三萬七千八百年，盤古氏没，初天皇氏出。

右盤古分形化，生萬有。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静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于以見民同胞，物同與，莫不自盤古一氣中來。盤古當元經會三之下，四之上。以一日喻之，當寅卯方交之時，曙色未分。若天皇氏之世，則當卯正之四刻，大明東生，萬物並作，人道興焉。逮渾沌鑿而盤古死，所謂陰陽之良能，道得之而為泰一，天得之而為天一，帝得之而為帝一，日月星辰之所以著，水火土石走飛草木之所以形，雨風露雷暑寒晝夜之所以晦明變化，森列昭布，神而明之。按《道典》有稱龍漢赤明上皇之年，當是開物肇始，上天之號大，有金書曰：化生。天寶君，靈寶君，神寶君者，此皆自然而然，非假胎孕，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故曰：不可思議。或謂盤古肇天地，祖萬物，豈天地萬物由盤古而分乎。曰：不然。天地萬物，當盤古之先，已有無象之象，具于渾然之中。盤古出而天地萬物形矣。是故即吾身而喻，夢覺死生旦暮，今古一也。以是而觀，則可以齊萬物，一死生，天地無窮，物無窮，而吾亦一無窮也。

太上章四

太上，太古上古也。太上無名，其次有名，其次名名。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粤自初天皇，施及王伯，無爲有爲，揖遜征伐，興亡理亂，見於親譽畏侮之辭盡矣。無乃道愈降，而德愈衰乎。

按諸《象》《諱》《歷書》云：三皇九紀，是為九皇。猶三代以來，曰世，曰代。一曰五龍紀，二曰合雄紀，三曰叙命紀，四曰連通紀，五曰五姓紀，六曰脩蜚紀，七曰因提紀，八曰禪通紀，九曰流訖紀。又按《河圖》

代姓紀自合雄始者七，而五龍流訖不與焉。謂太古生民之始，男女媾精，以女生為姓始。三頭謂之合雄紀，生號三世。合雄氏沒，子孫相傳，記其壽命，是謂叙命紀。通紀四姓，生子二世，男女衆多，群居連通，是謂連通紀。生子一世，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群居，以類相親，男女衆多，分為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生子三十二世，强弱相凌，欲生吞害，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諸家紀説，頗有異同。然無傳人，無傳政。非無傳人傳政也，典籍未生，獨何傳乎。故以今遡古，有不可以意求，以古沿今，有不可以不紀。姑兩存之。若夫天之星斗文章，鬼神之雷霆號令，有不待人文之出而後明。然粲然赫然乎。仰觀俯察之間，而則象之治，蓋本乎此。

初三皇氏

五龍紀一，五龍，五姓也。《玉皇通一曆》作勾龍紀。

初天皇氏日甲一月卯四　星己一百六辰子一千二百六十一天皇十二頭。頭目十二人見皇甫謐《三五歷》。元氣肇始，有神人號天皇氏，爲物初生民之主。立極定位，而神化無窮焉。徐整《三五曆紀》。物初生民，與動物同出一氣，分形未清，故有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是時人上壽猶千歲，子孫相承，歷十八宿，地之十二宮神，皆以禽獸之名而名。蓋禽獸與人同稟天星地靈而生，故稱人曰倮靈焉。民，無思無爲，若嬰兒之未孩。飡元飲和，抱道自然。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是時人壽千餘歲，子孫相承，歷十五運，合五千四百年。初天皇氏沒，初地皇氏作。當元經會之五。

元經會之五

合雄紀二，合雄，三姓，《春秋緯》作含雄紀，作合雒紀，《初置天地經》作含德紀，《通鑑外紀》作攝提紀。

初地皇氏日甲一月辰五　星甲一百二十一辰子一千四百四十一地皇氏十一頭。十一人也。繼初天皇氏而王，德合自然，功贊天地，定星辰，分晝夜，調陰陽，制寒暑，四時順序，人民毓，萬木折，萬草萌，鱗介羽毛飛潛動植，各正生成。則知地皇氏之民，若嬰兒之既孩，餐霞茹芝，無飢飽勞役。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是時人上壽猶千歲，子孫相承，歷半會五千四百年。初地皇氏沒，初人皇氏作。

叙命紀三，叙命，四姓。《天地經》作厚令紀，《通一歷》作玄命紀，《外紀》作合雒紀。

初人皇氏日甲一月辰五　星己一百三十六辰子一千六百二十一人皇九頭九人也。當是時也，生類日衆如孩已童。天性既鑿，人欲漸萌，披木葉，藉草萊，食果飲水，長幼羣居，無爪牙之利，以禦猛獸。無官民之分，以制剛虓。强食弱肉，民不堪處。即山川土地之勢財度九州，而爲之長。人皇居中，九頭各居其一，以制八輔，謂之九頭紀。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子孫

相承，歷五千四百年。初人皇氏没，中天皇氏出，當元經會之六。

按初天皇氏繼盤古以長天下，合初地皇氏，初人皇氏，共治一會有半，凡一萬六千四百年。通前五會，積五萬四千年。天初三皇，世代宜有短長，不應俱得五千四百年之整。然以皇極推之，雖曰有盈縮，而月之日不出三十。月有小大，而歲之月不出十二。歲月日時小年也。元會運世大年也。則知物初生民，元氣渾然，無營無欲，相忘冥芒之中，世壽綿邈，物無害者。故老子曰：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愚嘗歎曰：後世有三皇之土宇，而三皇無後世之人民。為之長者，能使是民為三皇之民，以廣處三皇之地，則老子作書本旨，不為徒言矣。

中三皇氏

元經會之六

連通紀四，連通，六姓。

紀。

中天皇氏曰甲一月巳六　星甲一百五十一辰子一千八百一中人皇氏曰甲一月巳六　星甲一百七十一辰子二千四十一中人皇號泰皇氏，繼初人皇氏而王，入六會之初。當時之民，如童初冠生，實不足以濟飢餒，取動物之可食者而飽其腹，恬淡自安，他無營爭，雖有君長之，而民安其故。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君立乎。中央神與化行，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之民飽其熟味，含哺鼓腹，其行填填，其視顛顛，陰陽和順，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老子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世代相承，歷一千三百一十年，而後天皇氏而王。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人民野處，不勝虎狼蛇豕之毒。有巢氏教民構木爲巢，以避羣害。寒暑有備，禽蟲冬則處穴，夏則居巢，即其功德而民稱之。厥後子孫因以命氏。故伏羲之諸侯，猶有不傷。然後民安其所。天下九頭，咸有巢氏者存，而後又為相代之君，一歸而尊事之。子千八百年。中地皇氏没，中人皇氏出。

中人皇氏曰甲一月巳六　星甲一百七十一辰子二千四十一中人皇號燧人氏，繼有巢氏而王。人民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傷害腹胃，漸致夭喪。有燧人氏始教民鑽木取火，炮生爲熟，避腥去臭，養人利性，遂天之道，故號燧人氏。天下之民飽其熟味，含哺鼓腹，其行填填，其視顛顛，陰陽和順，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老子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世代相承，歷一千三百一十年，而後天皇氏而王。

五姓紀五，《河圖》云通紀五姓。

中地皇氏曰甲一月巳六　星己一百六六辰子一千九百八十一中地皇號有巢氏，繼泰皇氏而王。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不勝虎狼蛇豕之

按中三皇之世，民俗真淳，凡為君人之長，不有制作大功，民無稱焉。故有巢氏以構巢得號，燧人氏以鑽火得號，即其功德而民稱之。厥後子孫因以命氏。故伏羲之諸侯，猶有有巢氏者存，而後又為相代之君，一號大巢氏，非一有巢可知矣。

三五章五

三五，後三皇逮五帝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傳》曰：太上立德，其上德之謂乎。上德次道，故曰：太上立德。是兼三五而言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焉。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樸，古道變矣。莊子當時，必得尚闕古史，故序羣后世次，頗同諸説。中三皇共八千五百一十年。而後天皇伏羲氏作。

後三皇氏

因提紀七，《河圖》作提挺氏。

後天皇氏日甲一月巳六　星丁一百七十四辰未二千八十四後天皇，號伏羲氏，風姓。歲起攝提，始甲寅，以木德王，都太昊之墟。教民伏犧，因以爲號。治金成器，示民炮食，一號庖犧。仰觀俯察，近取遠求，畫八卦，造書契，作甲歷，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而聖職教化之道興。當時人民羣處，綱常未立。伏羲德合上下，法兩儀，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於是人倫乃正。繼天而王，爲百王先，尊之曰天皇。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六年，傳女媧至無懷，通十五代，歷一千三百單七年，而後地皇神農氏作。

按共工氏，伏羲之諸侯也。其後祝融氏生。祝融氏生。神農是謂炎帝。後至堯時，復有共工云者。蓋子孫相仍，為官為氏爾。

禪通紀八，禪通，七十二姓，《河圖》作通姓紀。

後地皇氏日甲一月巳六　星辛百七十八辰卯二千一百二十八後地皇，號神農氏，姜姓，起辛丑，以火德王，都魯。當時人民啖茹生疾，陰陽相寇。神農嘗百草，制百藥以療之。教民耒耜之利，以播種百穀。民乃粒食。日中爲市，有無相通，使民宜之。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神農脩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其地南通交趾，北接幽都，西距三危，東連暘谷。在位一百四十年，傳臨魁至榆罔八世，歷五百二十六年，而後人皇氏作。

流訖紀，一作疏仡紀。小司馬《三皇紀》云：流訖紀當黃帝時，置九紀之間。

後人皇氏日甲一月巳六　星壬百七十九辰申二千百四十五後人皇號軒轅氏，公孫姓，長於姬水，改姬姓。起庚子，以土德王，都軒轅之丘，因號焉。承榆罔之衰，蚩尤不用命，戰于涿鹿，戮于中冀。於是以雲紀官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次而太常奢龍祝融，大封后土，倉頡之倫，職之以事，始作宮室，舟車，臼杵，弧矢，棺槨，鑄鍾鼎，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命倉頡制字，而衣冠文物禮樂法度興焉。遂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甲曆豈世襲其官云。伶倫造律吕，隸首作筭

數，容成總斯六術，成陰陽律曆之書。畫野分州，經土設井，人民不爭，百官無私，市不預賈，相讓以財，四夷賓貢，諸侯咸歸，是爲黄帝。聞廣成子居空同之山，往拜問道。在位一百年，跨鼎湖，登雲天而仙。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正妃嫘祖，生二子：曰玄囂，是爲青陽，曰昌意，是爲若水侯。

按《史》《曆》諸書稱皇者九，以九紀考之，則初中後各爲三皇也。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故聖人爲生民立極，爲天下後世開物成務而已。曾何有心於名號哉。伏羲氏傳女媧氏、大庭氏、栢黄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皡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通十有五氏。驗之伏羲册辭，大庭、無懷一十氏，皆伏羲分治之臣，豈一人之身，前爲伏羲之臣，而後爲相代之君乎。當是各氏子孫相承耳。如女媧氏爲伏羲后，有補天之功，伏羲在位百有餘年而没，乃又曰女媧相繼爲君，在位一百一十三年，意必相繼爲君者，女媧氏之後乎。若無懷氏亦然。神農氏傳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釐、帝哀、帝榆罔八世，以即位甲子配合計之，軒轅氏合伏羲、神農，通治一千九百三十三年，而九紀終焉。又按《漢舊儀》云：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一姓，皆古帝王也。故鄭司農釋《周官》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爲四類氏，又按《舟壺記》云：皇次四世、蜀山傞傞六世、渾敦七世、東岸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几渠一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爲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爲禪通之紀。又有鉅靈氏、句疆氏、譙明氏、涿光氏、次民氏，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古乃有盤古氏基之。又按《吕梁碑》載古封禪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識者十有二。他書所載，古氏號尤多，漫不可考。今摭九紀、九皇之爲叙，固不敢失於恍惚，亦不敢墮於脱略。老子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少昊氏日甲一月巳六　星癸一百八十辰子二千一百四十九軒轅子，曰青陽，己姓，繼黄帝而王。起己卯，辰之子十六年，受命之日鳳凰至，遂以鳥紀官，以金德王，都曲阜，號金天氏。順時迎氣，昭配神明，以能修太昊之法，尊爲少昊。晚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失民作享，家爲巫史，烝嘗無度，神狎于民，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灾荐臻。在位八十四年，乃授命于顓頊。子二：曰重、曰蟜極。

顓頊日甲一月巳六　星癸一百八十辰卯二千一百五十二軒轅孫，昌意子，姬姓。十

歲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而代有位。起壬寅，辰之卯九年，以水德王，都衛，因名帝丘。後徙高陽，號高陽氏。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寅爲正，是以屬民。使復舊章，無相侵瀆。作曆以定寅，歲正旦立春，五星會營室。其統四廣，同神農之地。其法婦人路行，不避男子者拂之。四達之衢，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承雲之樂，以祭上帝。在位七十八年，子窮蟬。

帝嚳日甲一月巳六　星癸一百八十辰巳二千一百五十四少昊孫，蟜極子。年十五，佐顓頊治，十有五年，代有天下。起己未，辰之巳二十六年以木德王，都亳，號高辛氏。命黑咸爲聲歌九招、九列、六英，倕作鼙鼓鍾磬，吹苓管壎篪，令鳳鳥天翟舞之，以康帝德順天恤民，身脩而天下服。子四：曰棄、曰梁、曰摯、曰堯。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象其氏。嚳，極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能窮極道德序三辰以固民，故號帝嚳。在位四十六年，帝摯代位，起己未，荒淫無度，不脩善政，在位九年而廢，通五十五年。

帝堯日甲一月巳六星癸一百八十　辰未二千一百五十六帝嚳子，伊祁姓，名放勳，初封唐侯，年十六，帝摯廢，衆推唐侯陟天子位。起甲辰，辰之未十一年以火德王，都平陽，號唐氏。乘摯衰廢之餘，民食惟艱，乃脩德尚儉，土堦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宮垣不堊，窪樽抔飲，示民素樸。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曰載，建寅月爲正。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牧四岳，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然數當六會之末，水不潤下，當堯六十一載甲辰，洪水方割，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咨四岳曰：朕在位七十載，將巽位。岳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遂釐降二女嬪于虞，徵試三載，在位四十六年，帝摯代位，起己未，荒淫無度，不脩善政，在位九年而廢，通五十五年。

帝堯日甲一月巳六星癸一百八十　辰未二千一百五十六帝嚳子，伊祁姓，名放勳，初封唐侯，年十六，帝摯廢，衆推唐侯陟天子位。起甲辰，辰之未十一年以火德王，都平陽，號唐氏。乘摯衰廢之餘，民食惟艱，乃脩德尚儉，土堦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宮垣不堊，窪樽抔飲，示民素樸。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曰載，建寅月爲正。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牧四岳，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伯禹作司空，平水土，稷播時百穀，契作司徒，皐陶作士，垂共工，共謹百工之名也益作虞，掌草木鳥獸伯夷典三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序祭祀崇之禮也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通上下之言以止讒說殄行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

二人。舜將讓位，曰：來禹，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後。舜生三十徵，庸三十，試三載，亦在徵庸攝政二十有八載，居喪三年。丙戌，格于文祖遷蒲坂，在位三十有三載。丁巳，命禹攝政十有七載，陟方乃死。除徵庸以在位合禹攝共五十載壽一百一十歲。

右少昊至舜，凡六帝。摯廢，附高辛，後不在五帝列。通三百五十年。

自太易初元以來，積六萬四千七百九十三年。禹丁巳受命，又七年，而堯受命。自此以往，方前六會終焉。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言皇道不足，降而為王之仁為帝德。帝德不足，降而為王之義也。堯、舜、禹授受當天地交會，一元中分。先儒謂經世書以皇與帝，為先天六會。王與伯，為後天六會。然則數終六會，洪水降災，使非有如堯、舜、禹者出，則民其魚鼈矣。故天下譽之。愚嘗謂少昊，顓頊、帝嚳、帝摯、帝堯是為五帝，禹首三王，舜則居堯之下，禹之上。太史氏以帝摯罔道，舜有大德，故黜摯而升舜，可不監哉。及觀《皇極經世圖》，於元之初起，日甲一，月子一，星甲一，辰子一，其後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遞遞相仍，加積一數至六會。當經月之巳六，經星之癸一百八十，經辰之子二千一百四十九，而始布甲子。十六年己卯，而少昊受命，歷顓頊、高辛，逮經辰之未二千一百六十一居攝十七年，癸酉，舜似姓，名文命，顓頊孫鯀之子也。丙辰，舜薦禹于天命之位。丁巳，居攝七年之後，當元經會之七。

元經會之七

禹八年，日甲一月午七　星甲一百八十一辰子二千一百六十一

禹日甲一月巳六　星癸一百八十辰亥二千一百六十一

夏禹

千一百六十一似姓，名文命，顓頊孫鯀之子也。丙辰，舜薦禹于天命之位。丁巳，居攝七年之後，當元經會之七。

元經會之七

禹八年，日甲一月午七　星甲一百八十一辰子二千一百六十一居攝十七年，癸酉，舜陟方乃死，禹正王位。以金德王，建寅為正，都平陽。禹初襲父崇伯之爵，故稱伯禹。作司空，平水土。《書》曰：禹乘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橇，山乘檋隨山刊木，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任土作貢，娶于塗山，生子啓。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每州五百里，五服二千五百里，東西相距五千里，南北如之州十有二師，而爲伯，又降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則其失仁失義，而禮之薄可見矣。故孟子亦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也。邵氏曰：白七會入陰長之期，而無陽升之會，雖然陰陽迭運，消長有時，而道德功力，獨不可以迭見乎。

夏禹日甲一月巳六　星癸一百八十辰亥二

諸侯師外薄四海，要荒各一千里，實九州之外也，薄迫四海咸建五長，每服服皆五人爲長各迪有功，脩六府，則三壤成，賦中邦。禹受命之初，惟時有苗弗率，乃會羣后誓于師曰：

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于以爾衆士，奉辭罰罪。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班師振旅。舞干羽而苗民格。老子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如禹之用兵者，可謂王者之師也。然不有禹誓於前，則亦何有湯誓泰誓於後。豈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此又可爲先人者之戒。禹任皐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莫敢不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居攝十七年，踐位十年，通二十七年。癸未，東巡至會稽崩，壽一百歲。傳子啓。夏一十七王，合四百五十八年，桀放而夏亡。

商湯日甲一月午七　星乙一百八十二辰卯

二千一百七十六子姓，名履，字天乙，禹司徒契十四代孫。爲諸侯十有七年，放桀，踐王位。起乙未，入辰之卯二年以水商三十王，六百四十四年，商亡歸周。

周武王日甲一月午七星丁一百八十四辰子

二千一百九十七姬姓，名發，堯農師后稷棄之後，文王昌之子也。昌事紂，與九侯、鄂侯同爲三公。昌被譖囚羑里七年，後獻地得賜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伐爲西伯。紂二十四年，文王没。又九年，武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革殷受命，還豐踐天子位。南面朝諸侯，大誥天下，起己卯，辰之子十六年以木德王，月建子爲正。乃反商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太賚四海，萬姓悦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竊嘗歎曰：唐有四凶，誅四凶者舜。虞有三苗，征三苗者禹。夏之湯征自葛，商之西伯戡黎，凡古之得天下者，揖遜征伐，鮮不先有其勢，天乎，人乎，勢使之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噫，桀固不道矣，成湯放之。紂固不道矣，武王伐之。可不謂畏之者乎。

桀，踐王位。起乙未，入辰之卯二年以水商三十王，六百四十四年，商亡歸周。

周武王日甲一月午七星丁一百八十四辰子

二千一百九十七姬姓，名發，堯農師后稷棄之後，文王昌之子也。昌事紂，與九侯、鄂侯同爲三公。昌被譖囚羑里七年，後獻地得賜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伐爲西伯。紂二十四年，文王没。又九年，武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革殷受命，還豐踐天子位。南面朝諸侯，大誥天下，起己卯，辰之子十六年以木德王，月建子爲正。乃反商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太賚四海，萬姓悦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竊嘗歎曰：唐有四凶，誅四凶者舜。虞有三苗，征三苗者禹。夏之湯征自葛，商之西伯戡黎，凡古之得天下者，揖遜征伐，鮮不先有其勢，天乎，人乎，勢使之

然乎。武王在位六年，壽九十三歲。後一百二十一年，昭王南巡不返。又一百七年，夷王下堂見諸侯。又三年，厲王奔彘，周、召二伯行政一十四年，號共和。厲王死于彘。二伯立太子靜爲宣王。仲山甫、尹吉甫、方叔通周、召爲五伯，輔宣王，大修文武之功。又五十七年，幽王爲申侯所殺，而平王東遷于洛邑，號曰東周。錫晋文侯、秦襄公命。又六十四年，桓王以蔡、衛、陳之師伐鄭，鄭爲左右拒，射王中肩。又四十年，惠王錫齊桓公命爲伯。又三十年，襄王廢狄后，狄師攻周，王出奔鄭。鄭居王于汜，叔帶代立。明年，王告急于晋，晋文公納王于周，而誅叔帶。使王子虎賜晋文公土地而稱伯。至此，齊、晋、秦、楚、宋五伯日益强盛而王室寖衰。又三十一年，楚王伐陸渾，觀兵于周，遣使問鼎，而侮之之風至此甚矣。又五十五年，靈王庚戌，孔子生。又七十八年，孝王崩，孝與考諸本互差太子午嗣位，是謂威烈王。河南惠公封其少子鞏稱東周君，一云孝王復

號西周，封其弟桓公于河南，七年東周立，周分爲二。又五十八年，顯王甲寅，趙、韓分周爲二。七年辛酉東周傑立又三十九年，赧王甲寅，孟軻爲魏卿。又二十九年，赧王甲寅，東、西二周君相攻。乙巳，會齊、韓、趙、魏兵攻秦，不利，西奔秦，盡獻其邑，還周而卒。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而西周滅又六年，東周惠君會諸侯攻秦，不利，没于秦，盡入其地。

右三王，通一千九百六十九年。而桓、文伯於一千五百餘年之後。以三代考之，則湯、武已由伯而王，是不待桓、文出而後伯也。況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亦已見於二代。以後六會言之，開物前四會有半王伯中分而王二會有奇，凡二萬四百三十五年。三王纔及一千九百年，除開物前及盤古，通四會四萬三千二百年。初天皇氏出，人極始立，由初天皇至大禹七年，通二會凡二萬一千六百年之間。少昊而下稱帝者五，通十有一世又三分世之二，則是稱皇者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年，稱帝者纔及三百五十年，何帝運之促而皇運之長耶，非也。神農已稱炎帝，其後帝臨魁八世，俱以帝稱。軒轅亦稱帝。考此則是後三皇而下，稱皇稱帝，互見叠出，已參錯于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之中矣。三王自夏丁巳始，凡一千四百五十四年，至平王東遷，政由方伯，然則五伯之興，孽于昭王，漸于夷王，形于平王，成于釐、惠之世，而周拱虚器矣。迹此而論，豈非皇有可親，帝有可譽，王有可畏，伯有可侮乎。按皇帝王伯者四，而禹即位之八年，當一元中分之時，上而曰皇曰帝，下曰王曰伯。以半王伯中分而王二會有奇，凡二萬四百三十五年。三王纔及一千九百年，除開物前及盤古，通四會四萬三千二百年。而伯已參錯於其間，其伯豈其伯哉。蓋有王之皇、王之帝、王之王、王之伯者存焉。而又有王之皇、王之皇之帝、王之皇之王之伯者存，如春行、夏令、秋行、冬令四時之氣，有時而遷，不可以一法言也。

《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愚前之所謂理氣象數之四端者，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象，有是象則有是數矣。一元十二會，配一歲十二月。一會三十運，配一月三十日。一運十二世，配一日十二時。一世三十年，配一時三十分。是故一世三十年，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一運十二世，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會三十運，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元十二會，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其略也，姑述一二，非曰能之，願學焉。抑謂邵子之為書，其言道德功力，以明皇帝王伯，其義則吾竊取之矣。若夫觀物之為言，卦氣音律之為占，自有《皇極經世書》在。

玄經原旨發揮卷上

玄經原旨發揮卷下

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註

降生章七

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按《紀》《傳》老子大道之祖，氣，象帝之先，天也。故曰：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惟無形體，故無定名。惟無定名，故隱顯莫測。殆亦混沌氏之謂乎。其在天也，曰虛皇天尊無極大道君、天皇曜魄寶高上老子天皇大帝九天上皇洞真帝一君、太清天尊太上玄元老君、金闕後聖君、九老仙都君、太上丈人靜老天君、真元教主金闕帝君。其降世也，則曰通玄天師、盤古先生、有古大先生、玄中大法師、鬱華子、廣壽子、大成子、廣成子、隨應子、赤精子、録圖子、務成子、尹壽子、真行子。錫則子老子所謂爲萬象主，爲帝者師，應號不一者乎。至曰玄元皇帝、大道玄元皇帝、太上混元天皇大帝、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乃歷代册封之號也。所謂隱於太無，形於太初，遊於太虛，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者，其老君之謂乎。愚老子徒也，庸得引而申之。

老子按《本紀》，李姓，名耳，字伯陽，謚曰聃。亳苦縣瀨亦作厲鄉曲仁里尹氏女感日精而孕，降生於商武丁二十四年庚辰二月十有五日。商以丑正爲歲首，二月建寅，即今正月上元節也。生而能言，指李爲姓，因其皓首，故號老子。誕世禎祥，備載紀傳。今亳之太清宮、九龍井、白鹿檜，聖迹猶存。帝辛二十一年丁卯，辟地岐山，周西伯召拜守藏史，武王遷柱下史，成王時仍柱史之職，昭王初，去官歸亳。二十六年癸丑，度函谷關，授關令尹喜《道德》二篇於終南山之草樓，遂出大散關，期喜會成都青羊肆，與喜西遊。值穆王西狩還周，景慕玄風，上終南修草樓，改號樓觀，命幽人尹軌、杜沖、主祠事，稱道士者七人焉。老子尋東還，過樓觀，授尹軌、杜沖、宋倫《道德紫虛

陽光經籙》。幽王召拜太史。三年辛酉，告王三川震，周將亡，遂隱去。平王三十四年癸卯，復出大散關，久之還中夏。敬王拜藏室史十八年。孔子偕南宮敬叔至周問禮。夷烈王二年，過秦，秦獻公授館致禮，問以歷數。赧王九年，老子遊女几地肺天柱，從是復出散關，涉流沙，西昇崑崙。居商一百七十四年，居周八百二十二年，周遊天下，輔世匡時，閱世九百九十六年。然則後之人以商、周觀老子者，不知有太上之老子。以人間世觀老子者，又何知有先天之老子乎。故《經》曰：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其亦夫子自道者歟。若夫秦漢而下，至于唐宋，應身降現，神化無方，衆人固不識也。自有《本紀》《實録》在。

授經章八

關尹子姓尹，名喜，仕周昭王爲大夫。善天文，預占東南真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奮車，諸子驂乘，徐甲爲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强爲我著書，遂館終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蠻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遯，封禺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吴興計籌山是也。

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

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

若夫庚桑楚、南榮趎、崔瞿、栢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奮車，諸子驂乘，徐甲爲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强爲我著書，遂館終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蠻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遯，封禺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吴興計籌山是也。

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

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

若夫庚桑楚、南榮趎、崔瞿、栢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奮車，諸子驂乘，徐甲爲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强爲我著書，遂館終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蠻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遯，封禺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吴興計籌山是也。

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

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

若夫庚桑楚、南榮趎、崔瞿、栢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奮車，諸子驂乘，徐甲爲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强爲我著書，遂館終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蠻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遯，封禺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吴興計籌山是也。

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

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

若夫庚桑楚、南榮趎、崔瞿、栢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

按乾象河鼓三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夏官上大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已載之《周禮》。及考《穆王内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樓，則知授經爲昭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

自時其徒晋公孫辛研，《吴越春秋》研作研，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年壬午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勾踐位以大夫。越伐吴，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囚石室，賂太宰嚭得歸。嘗膽圖報吴，既沼，計然曰：勾踐長頸鳥喙，可與共患，不可與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遯，封禺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吴興計籌山是也。

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

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

若夫庚桑楚、南榮趎、崔瞿、栢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奮車，諸子驂乘，徐甲爲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强爲我著書，遂館終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蠻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遯，封禺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吴興計籌山是也。

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

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

若夫庚桑楚、南榮趎、崔瞿、栢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

老、韓同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傳焉。惜哉。

西遊章九

老聖晚涉流沙，西昇崑崙，還紫微上宮，示有終也。終則有始，如四時之代行。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曰：功成不居，其名不去。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是故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出處進退，與造物者相爲無窮也。崑崙居地之西北，高萬餘里，廣稱之。上參碧落，浮黎在焉。故羲皇之艮、文王之乾，俱位西北。天地有崑崙，猶人之有元首。天高西北，天門在焉。絶頂九峰，上應九天，乃上帝遊宴羣真升陟之所，瓊林玉樹，琪花瑶草，七寶騫林，天風披拂，琳琅振響，自然宮商蓋渾玉境界也。按崑崙山者，天之中嶽也。在北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上廣下狹，叠爲三層，上與天齊，日月黄赤二道交會其上，三光行焉、東曰崑崙，西曰玄圃，北曰閬苑，南連積石山、岳水泉、北户諸山。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瑶池翠水。王母衆仙居焉。海中四嶽，爲之枝榦，十洲三島，入海大川，圍繞其側。絶頂之上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金城千里。地生金根之樹、瓊柯之林、紫雀、翠鸞、碧桃、白李百寶，妙嚴即黄帝天君，含樞紐鎮此山，與五嶽名山相通，常有神仙往來。考校生籍，上主填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夫海外之五嶽即天地之五鎮。造化之五嶽，即五氣之宗祖也。愚謂老聖之升崑崙，殆復歸於無極歟。崑崙乃元氣之所舍，天帝君之所治。凡古之人王、世主、將相、大臣之有大功大德，與夫高人、善士之有玄功妙行者，皆得昇焉。豈違天之道、迷天之行者所能企及哉。抑聞仙者遷也。學道之士，如漢之三茅君、張輔漢，晋之許旌陽、葛仙公輩，是皆功滿道備，初則遷於名山，次則遷於十洲三島，至若遷崑崙而爲上界仙官者，不但可與老子爲徒，是可與天爲徒也。

按《淮南子》曰：禹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禾木，其脩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瑶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旁有九井，井玉横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内不周之風，傾宫旋室，縣圃凉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凉風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原題章十

《道德經》乃關令尹喜紀老聖之言。老聖之言，紀無始有始開天立極

之道，太古上古皇道帝德之風，下至王之功、伯之力，見之五千餘文，囊括天人之道，上下幾千百代，歷歷可推。言聖人者三十有二而不名，殆一無名古史也。可以龜鑑萬世，可以綱維人極，可以優入聖域。老聖摭古史以著《道德》。孔聖摭魯史以作《春秋》，一也。然不以史名而名《道德》者，是系三五而爲之題，蓋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三墳》既軼，《五典》不完，尚幸世有此經，古道不墜。原老聖之意，諄諄以皇道帝德，爲當世告者正。以王伯雜出，功力相尚，慮其所終，而民莫措，故欲挽破碎於渾全，回澆漓於淳樸，縱不能使是民爲九皇之民，獨不得少窺唐虞雍熙之化乎。嗚呼，聖人天也。天此心，聖人此心。天此道，聖人此道。天不自爲而命之聖人，天可無爲也。聖人不自爲而命之賢人，聖人可無爲也。賢人不可不爲。聖人無爲乎上，賢人有爲乎下，君臣之道濟矣。故曰：爲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者，君臣有分職所在也。民有恒心，業所在也。太古玄風，天下一道，羲皇盛世，四海一德，此無爲之爲，不能相發，而返以相戾，惜哉。言則無爲有猶其大有爲於天下者也。言財成贊化之爲，旨則人心天理，一皆財成贊化之道，若夫稱聖人而不名者，非太古無名氏之君歟。尊古之説，殆近天而不人，況孫、吴假之爲聖人，所以尊時君世主，壽斯道所以壽斯世也。

章句章十一

道德章句者，河上公所著也。漢文帝尚清静，命朝臣講習《老子》，時未有章句者出，辭玄文邃，多所不解。聞陝河之上有老人明《老子》，甄別其旨，析爲八十一章，章著二字，以訓一章之義，義則演諸原旨中，遂併章題爲一篇以舉云。

體道　養身　安民　無源　虚用
成象　韜光　易性　運夷　能爲
無用　檢欲　厭恥　贊玄　顯德
歸根　淳風　俗薄　還淳　異俗
虚心　益謙　虚無　苦恩　象元
重德　巧用　反樸　無爲　儉武
偃武　聖德　辯德　任成　仁德

微明　爲政　論德　法本　去用
同異　道化　徧用　立戒　洪德
儉欲　鑒遠　忘知　任德　貴生
養德　歸元　益證　修觀　玄符
玄德　淳風　順化　守道　居位
謙德　爲道　恩始　守微　淳德
後己　三寶　配天　玄用　知難
知病　愛己　任爲　制惑　貪損
戒强　天道　任信　任契　獨立
顯質

纂玄章十二

纂玄者，五千言之樞要也。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蓋謂我之所言皆有所宗，本見諸古聖人之立言。行事甚易知易行，何天下之莫能知莫能行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同出而異名，既見而問禮矣。又退而竊比焉。善述而信古，必有見於當日。今《原旨》之作，既已章著其義，乃復句別其綱，以纂玄言覽者，或因類以證句，因句以證章，因章以證義，庶乎玄聖立言之旨，可白於天下後世。言治道者，豈容忽諸。

道

可道道可道。**常道**非常道。**久道**長生久視之道。**法道**天法道。**聞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明道**明道若昧。**夷道**夷道若類。**進道**進道若退，不如坐進此道。**見道**不窺牖，見天道。**爲道**爲道日損。**聖道**聖人之道，爲而不争。**尊道**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天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天之道，不争而善勝。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古道**執古之道，古之善爲道者，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貴道**見上。**有道**故有道者不處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孰能損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大道**大道廢，有仁義。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行道**見上。**不道**不道早已。**非道**非道也哉。**失道**失道而後德。**道華**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道紀**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奧**道者，萬物之奧**道尊**道之尊。**道法**道法自然。**道常**道常無名，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生**道生一道生之。

德

廣德廣德若不足。**建德**建德若偷。**積德**早服謂之重種德。**有德**有德司契。**無德**無德司徹。**孔德**孔德之容。**貴德**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玄德**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常德**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上德**上德不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下德**下德不失德，歸於無極。**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上德**上德不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上德若谷。**下德**下德不失德，進道若退，不如坐進此道。**見德**不窺牖，見天道。**不德**上德不德，是謂不争之德。**同德**德者同於德，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德餘**修之家，其德乃餘。**德豐**修之國，其德乃豐。**德普**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德厚**含德之厚。**德善**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德信**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德畜**德畜之。**德貴**德之貴。

先天

先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無極**復歸於無極。**虛極**致虛極，守静篤。**古極**是謂配天，古之道。**無始**無名，天地之始。**古始**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有始**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無象**無物之象。**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大象**大象無形，執大象天下往。**象先**象帝之先。**同玄**同謂之玄。**又玄**玄之又玄。**窈冥**精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恍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天地根**是謂天地根。**衆妙門**衆妙之門。**玄牝門**玄牝之門。**萬物宗**淵兮似萬物之宗。

天地

天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長地久，孰爲此者。天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萬物

萬物有，名萬物之母。萬物作而不辭。淵兮似萬物之宗。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萬物將自賓。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愛養萬物而不爲主。萬物將自化。萬物得一以生。天下萬物生於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莫不導道而貴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無物**復歸於無物。**有物**有物混成。**奇物**奇物滋起。**物壯**物壯則老。**衆甫**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天下

天下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可以爲天下母。而以身輕天下。爲天下谷。將欲取天下而爲之。不可得志於天下。爲天下式。爲天下谷。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天下神器。不以兵强天下。執大象，天下往。天下將自正。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下萬物，生於有。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希及之。清靜爲天下正。取天下常以無事。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聖人在天下。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聖人在天下，其德乃普。以天下觀天下。故爲天下貴。以無事取天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與之争。不敢爲天下先。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執能以有餘奉天下。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可爲天下王。

國家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國家昏亂有忠臣。**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鄰國**鄰國相望。**治國**愛民治國，能無爲乎。以正治國。治大國若烹小鮮。以知治國，國之福。不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兵强天下。**大國**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小國寡民。**修國**修之國，其德乃豐。**修家**修之家，其德乃餘。**修鄉**修之鄉，其德乃長。**觀鄉**以鄉觀鄉。**觀國**以國觀國。**觀家**以家觀家。

太上

太上太上下知有之。

聖人

聖人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是以聖人之治。聖人後其身而身先。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是以聖人不行而知。聖人無常心。聖人在天下。聖人皆孩之。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是以聖人方而不割。聖人亦不傷人。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無爲故無敗。是以聖人欲不欲。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聖人不病。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故聖人云。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聖人不積。聖人之道，爲而不争。

君臣

天子故立天子，置三公。**王大**王亦大。**王天**王乃天。**天王**是謂天下王。**人主**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萬乘主**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社稷主**是謂社稷主。**器長**不可使爲器長。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官長**聖人用之，則爲官長。**配天**是謂配天，古之極。**王公**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公王**公乃王。**三公**置三公。**侯王**侯王若能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侯王無以正而貴高。侯王自謂孤、寡、不穀。**爲王**故能爲百谷王。**君**言有宗，事有君，躁則失君。**臣國**家昏亂有忠臣。輕則失臣。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士君子

善士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善爲士者不武。**上士**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下士聞道，大笑之。**君子**是以

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大丈夫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父子

教父吾將以爲教父。六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母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天下母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萬物母有名萬物之母。食母而貴求食於母。母子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子母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嬰兒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常得不離，復歸於嬰兒。乘乘兮若嬰兒之未孩。未孩見上。孩之聖人皆孩之。赤子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子孫子孫祭祀不輟。雌雄知其雌，守其雄。牝牡未知牝牡，合而朘作。

師學

師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人師善人者，不善人之師。大匠夫代大匠斲。爲學爲學日益。爲文以爲文不足。學不學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絶學絶學無憂。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主賓

主不敢爲主而爲客。萬物歸焉而不爲主。愛養萬物而不爲主。賓萬物將自賓。客儼若客樂與餌過客止。

人民

善人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不善人之師。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見上。異人我獨異於人。愚人我愚人之心也哉。衆人衆人熙熙。衆人皆有餘。衆人之所過。俗人俗人昭昭。俗人察察。以復。衆人皆有餘。衆人之所過。俗人俗人昭昭。俗人察察。

救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棄人見上。治人治人事天莫若嗇。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殺人衆多，悲哀泣之。知人知人者智。勝人勝人者有力。示人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用人善用人者爲下。爲人既以爲人己愈有。與人既以與人己愈多。使民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常使民無知無欲。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愛民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明民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百姓以百姓爲芻狗。功成事遂，百姓皆注其耳目。不責人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軍旅

將軍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大軍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佳兵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敵兵仍無敵執無兵。甲兵雖有甲兵，無所用之。入軍不被甲兵。用兵以奇用兵。用兵有言，不敢爲主而爲客。抗兵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強兵強則不勝。師處師之所處，荆棘生焉。田獵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盜賊

盜賊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智賊以智治國，國之賊。盜誇財貨有餘。是謂盜誇。

鬼神

鬼神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神聖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神靈神得一以靈。神無以靈，將恐歇。

身體

虛心虛其心。常心聖人無常心。爲心以百姓心爲心。渾心憧憧爲天下渾其心。民心使民心不亂。心氣心使氣曰强。弱志弱其志。有志强行者有志。强骨强其骨。骨弱骨弱筋柔而握固。筋柔見上。有力勝人者有力。用力是謂用人之力。身先後其身而身先。身存外其身而身存。身殃無遺身殃。身退功成名遂身退。有身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無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終身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修身修之身，其德乃真。貴身貴以身爲天下。愛身愛以身爲天下。患身貴大患若身。殁身道乃久殁身不殆。傷

手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攘臂而仍之。實腹實其腹。爲腹爲腹不爲目。

爲目見上。目盲五色令人目盲。耳聾五音令人耳聾。口爽五味令人口爽。口味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峻作未之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精至見上。足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性命

谷神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沖氣以爲和。專氣專氣致柔。精真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復命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營魄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光明用其光復歸其明。光耀光而不耀。守中不如守中。握固骨弱筋柔而握固。抱一抱一能無離乎。抱一爲天下式。混一故復混而爲一。

生死

生死出生入死。生之徒，死之徒。人之生，動之死地。柔弱者，生之徒。堅强者，死之徒。有生有生於無。先生先天地生。生生以其生生之厚。攝生蓋聞善攝生者。求生以其上求生之厚。相生有無之相生。長生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厭生無厭其所生。無生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貴生見上。不死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無死以其無死地。重死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或存湛兮似或存。若存綿綿若存。

冲玄

道冲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若沖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冲和沖氣以爲和。知和知和曰常。和光和其光。玄同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玄通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玄德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覽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觀妙常無欲以觀其妙。要妙雖知大迷，是謂要妙。敦樸敦兮其若樸。素樸見素抱樸。復樸復歸於樸。自樸我無欲而民自樸。無名樸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清靜

清靜清靜爲天下正。以清天得一以清。虛靜致虛極守靜篤。好靜我好靜而民自正。常靜牝常以靜勝牡。靜復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靜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自然希言自然，以輔萬物之自然，道法自然。

五常

仁義大道廢，有仁義。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聖棄知，民利百倍。有知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知慧知慧出，有大僞。知多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忠信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有信信其中有信。善信言善信。德信信者，吾信之。德信。寡信輕諾者，必寡信。不信信不足，有不信。美言不信。善仁與善仁。不仁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上仁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失仁失仁而後義。上義上義爲之，而有以爲。失義失義而後禮。上禮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喪禮言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或存湛兮似或存。若存綿綿若存。

政教

政治政善治。聖治是以聖人之治。難之貨，令人行妨。行妨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贅行餘食贅行。尊行尊行可以加人。

治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民之難治，以其知多。行教行不言之教。治亂治之於未亂。法令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功名

有功不自伐，故有功。無功自伐者無功。功成功成不居，是以不去。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功成名遂身退。名遂見上。名身名與身孰親。可名名可名。常名非常名。强名强爲之名曰大。異名同出而異名。無名道常無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有名萬物之母。道隱有名。

富貴

富貴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自富我無事而民自富。貴賤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貴身貴大患若身。貴以身爲天下。我貴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自貴自愛不自貴。貴言猶兮其貴言。不貴不貴難得之貨。古貴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賢愚

尚賢不尚賢，使民不爭。見賢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愚始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以愚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心我愚人之心也哉。

善惡

善惡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應天道不言而善應。善勝善勝敵者不爭。善謀繟然而善謀。善建善建者不拔。善抱善抱者不脫。善下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善言善言無瑕謫。善行善行無轍迹。善計善計不用籌策。善閉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上善上善若水。善地居善地。善利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善淵心善淵。善仁與善仁。善能事善能。善時動善時。知善天下皆知善之爲善。常善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不善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吉凶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作凶不知常，妄作凶。利害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禍福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親譽其次親之譽之。畏侮其次畏之侮之。悲哀殺人衆多，悲哀泣之。大笑下士聞道，大笑之。大怨和大怨必有餘怨。

愛欲

愛身愛以身爲天下。自愛自愛不自貴。甚愛甚愛必大費。天惡天之所惡，孰知其故。人惡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物惡餘食贅行，物或惡之。無欲常無欲，可名於小。寡欲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不欲不欲以靜，是以聖人欲不欲。其不欲見賢。所欲兩者各得其所欲。欲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不失不失其所者久。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成敗常於幾成而敗之。敗失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無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損益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益損見上。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寵辱寵辱若驚。榮辱知其榮，守其辱。不辱知足不辱。若辱大白若辱。知止知止不殆。知足知足者，富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不辱。不知足禍莫大於不知足。補不足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損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剛柔

剛强柔勝剛，弱勝强，柔弱勝剛强。柔弱見上。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堅强其死也堅强。堅强者死之徒。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强大强大處下，柔弱處上。强梁强梁者，不得其死。取强不敢以取强。勿强果而勿强。致柔專氣致柔。弱用弱者道之用。矜伐不自矜，故長不自伐。故有功自矜者不長，自伐者無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爭戰

不爭夫惟不爭，故無尤。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之

道，不争而善勝。是謂不争之德。善勝敵者不争。水善利萬物而不争。善戰善戰者不怒。輕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戰勝戰勝以喪禮處之。夫慈以戰則勝。善勝善胜敵者不争。勇敢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殺活見上。大威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司殺常有司殺者殺。

無為

無爲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爲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愛民治國，能無爲乎。人能無以生爲者。

有為

有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爲器樸散則爲器。爲長聖人用之，則爲官長。爲父吾將以爲教父。爲主不敢爲主。爲客而爲客。爲道古之善爲道者。爲文以爲文不足。爲一故復混而爲一。爲式抱一爲天下式。爲和冲氣以爲和。爲貴故爲天下貴。爲基高以下爲基。爲稱而王公以爲稱。爲美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爲善天下皆知善之爲善。爲利有之以爲利。爲用無之以爲用。爲奇正復爲奇。爲妖善復爲妖。爲敗爲者敗之。爲谿爲天下谿。爲谷爲天下谷。

為之

爲之將欲取天下而爲之。上禮爲之，而莫之應。

天文

天長天得一以清。天長地久。大域中有四大，天大。冲氣冲氣以爲和。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飄風飄風不終朝。驟雨驟雨不終日。終日號而嗌不嗄。日益爲學日益。日損爲道日損。日久民之迷其日固久。陰陽負陰抱陽。寒熱躁勝寒，静勝熱。

地理

地久天長地久。大天大地大。善地居善地。谿谷爲天下谿，爲天下谷。百谷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曠谷曠兮其若谷。涉川豫兮若冬涉川。善淵心善淵。魚淵魚不可脱於淵。若水上善若水。壘土九層之臺，起於壘土。田蕪田甚蕪。道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千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域大域中有四大。

時令

善時動善時。春臺如登春臺。若冬豫兮若冬涉川。凶年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終朝飄風不終朝。終日驟雨不終日。終日號而嗌不嗄。日益爲學日益。日損爲道日損。日久民之迷其日固久。陰陽負陰抱陽。寒熱躁勝寒，静勝熱。

草木

草木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抱木合抱之木，生於毫末。木共木强則共。荆棘荆棘生焉。根柢深根固柢。歸根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輕根重爲輕根。

宫室

九層臺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倉虚見上。户牖鑿户牖以爲室。甚除朝甚除，倉甚虚。塞兑塞其兑，閉其門。閉門塞其鑿室見上。開兑開其兑，濟其事。出户不出户知天下。窺牖不窺牖，見天道。方隅大方無隅。安居安其居，樂其俗。樂俗安其居，樂其俗。關鍵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狹居無狹其所居。春臺如登春臺。四鄰猶兮若畏四鄰。榮觀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妙門衆妙之門。有室有室之用。玄門玄牝之門。天門天門開闔。

器用

樸器樸散則爲器。神器天下神器，不敢爲也。大器大器晚成。利器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兵器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埏埴埏埴以爲器。器用有器之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什伯器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橐籥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芻狗以萬物爲芻狗。以百姓爲芻狗。金玉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車用當其無有車之用。如玉不欲碌碌如玉。懷玉被褐懷玉。輻轂三十輻共一轂。拱璧雖有拱璧，以先駟馬。無輿數輿無輿。舟輿雖有舟輿，無所乘之。輜重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匠斲是謂代大匠斲。左契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司契有德司契，無德司徹。籌策善計不用籌策。利劍帶利劍。張弓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天網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結繩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繩約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服飾

服采服文采。美服甘其食，美其服。被褐被褐懷玉。

食貨

飲食厭飲食。餘食餘食贅行。甘食甘其食。食稅以其上食稅之多。客止。財貨財貨有餘。貴貨不貴難得之貨。樂餌樂與餌，過得之貨，令人行妨。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禽蟲

兕角兕無所投其角。虎爪虎無所措其爪。駟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走馬却走馬以糞。戎馬戎馬生於郊。毒蟲毒蟲不螫。猛獸猛獸不據。攫鳥攫鳥不搏。太牢衆人熙熙，如享太牢。淵魚淵不可脫於魚。小鮮治大國若烹小鮮。

疊字

繩繩繩兮不可名。芸芸夫物芸芸，復歸其根。熙熙衆人熙熙。乘乘乘乘兮若無所歸。沌沌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昭昭見上。察察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悶悶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淳淳見上。落落見上。缺缺其民缺缺。

玄經原旨發揮卷下

玄經原旨發揮序

上古之初，人人老子，家家道德，言之不可聞，安有五千言以爲之經。大樸既散元經會之七，有聖人跨歷商周，笑視爭奪，遐想庸成大庭之不可復，於是出五千言以陳古義以正人心。青牛去遠微言轉堙，五千演爲數十萬言，將以發道德之所未盡，使博大。真人與上三皇同時，必不著書，使後世盡漢文，盡蓋公。則原旨之書，亦不出於今之河上。此書自先天而來，十有二章，別自爲書，開闔古今，經緯理數，得函關之的意，集玄學之大成。讀之者軒軒乎見鴻濛，泠泠然適建德，身世自遠，內外俱忘，亦猶淵明之羲皇，上禪宗之威音。前周茂叔之太極本無極，雖然運有汙隆，而古今無二。道術有分裂，而宇宙無兩身，安知老子之非先生，又安知先生之非我。異時白石洞天水光山色之中，從杖履而稽首三，問者必屬之我矣。

盧山道士黄石翁敬書。

生民果有初乎。夫開物成務，十三卦之外無餘聞，而雲火水龍鳥師之紀，郯子之學爲有徵。是故莊周之論容成而下，凡十二氏，夫豈寓言。黄帝以前封泰山者七十二，又豈臆説與？蓋五太肇而化育參，九紀終而甲歷作，推之而可求其故，遡之而可見其倪者，《易》《老》而外，惟《皇極》一書而已。然嘗論之，元會運世大年也，歲月日時小年也。皇帝王伯之所由分，開物閉癸，爲少昊之世，而甲子紀年。日甲月午星甲，爲夏禹之日，而王道始著。然則六萬四千八百有一年以往之故，斷自堯。甲辰而上，豈無可載之事，特簡策散落，舉之而無其徵，此堯夫所由略也。南谷杜尊師，道際兩朝，學探古始，嘗以謂一身之八卦，爲盤古開天之徵，一日之旦夜，爲開物閉物之辨。故摭諸古史歷書所稱九紀，參之老子微意，迄禹二會半以前，逆推而分初中後三皇氏，以系人極既立之事。由是而求之，則於《皇極》一書爲有原始之補，而其意則尊皇道、尚帝德而已也。題其書曰《原旨發揮》，分爲十二章。上六章至周而終，下六章述老子本末。大抵發明老子身爲藏史，凡三皇五帝之書，無不目見，所著五千言，辭玄旨邃，隱然無名古史，故取之以補邵子之所不陳，殆人間宜有書也。尊師老子徒也，謂言涉天人不可也，然使爲國家者，得其言而用之，則君俞於上，臣敏於下，斯民囿玄穆之化，或者老子意乎。於是乎叙。

大德十年冬十有二月望，弟子句章任士林，書于錢塘自然道士之齋。

（顧志華點校）

014 道德真經全解

經名：道德真經全解。原題金時雍解。上、下兩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下卷注文与無名氏《道德真經解》下卷完全相同。

道德真經全解序

混元五千文，注解行於世者亦多矣。類皆分章析句，前後不相貫穿，智鑿臆説，非自得之學。致微言奥義，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覽者病於多岐，莫知所向。故人郤去華自真定復歸於亳，出《道德全解》示僕，莫知名氏。玩味紬繹，心目洞開，平昔疑難，渙然冰釋。内外混融，義若貫珠，度越常情陪萬❶，殆非世學所能擬議。蓋高仙至人，愍世哀蒙，披發玄奥，所謂道隱無名，而善貸且成者也。僕既得斯文，不忍獨善，遂勉兩金諸友，裒諸好事，命工鏤版，以廣其傳。

正隆肆年，歲在單閼孟陬始和，亳社時雍逍遥序。

❶陪：疑當作『倍』。

道德真經全解卷上

亳社時雍逍遥解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虚無自然者也。由自然故得常然，强然之則不然矣。謂之道，實强名之，豈其所可哉？有可也，斯有不可者為之酉。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上下異位，方圓異形，是去本而生天地，此為可道也，非常道也。疏而為江河，結而為山岳，鳥獸之飛走，草木之華實，是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此為可名也，非常名也。夫常道者，陰陽和而未分，混而為一。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無得而名焉，故無名，天地之始也。常名者，陰陽判而天地分，乃一生天地

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也。唯天道乃謂之常無，體天之道，無欲而無為，用地之道，無動而常靜。以天地之道合於人，得沖和之氣而為美，美之大者，難形難名，將以治世而安人，如天地之以出入，故曰衆妙之門。若能清靜抱一，存守玄都，則造道。故在上無欲，則民純靜而化，興其美之為美，不可得而盡矣。斯道也，為純為朴，故道可道而不可道也，而合於真常之道。常其妙者，以其常靜而不動，不動則形歸於中而神不散，故真常無欲以觀見矣。妙無動而常寂，大化行於世，亦如身之無弊而樂，洞真守一，其於妙者亦無名矣。至如國有君，君無所好，民無所欲，故純厚之風而無澆穢，故常無欲而觀其妙。若能體地之道，欲歸初始，即常有之可見者，欲以觀其徼也。此兩者，天地之道。天地皆生於一，是謂同出而異名也。雖同出而異名，然同謂之玄而已。玄有赤有黑，乾為赤，坤為黑，同隱於内皇，皇天皇地是也。天地之道，猶總氣於上元，故玄之又玄。玄之又玄者，是謂大梵。天中之天，下鎮萬物之母也。唯天道乃謂之常無，體天之道，無欲而無為，用地之道，無動而常靜。以天地之道合於人，得沖和之氣而為美，美之大者，難形難名，將以治世而安人，如天地之以出入，故曰衆妙之門。故在上無欲，則民純靜而化，興其美之為美，不可得而盡矣。斯道也，為純為朴，故道可道而不可道也，而合於真常之道。常其妙者，以其常靜而不動，不動則形歸於中而神不散，故真常無欲以觀見矣。妙無動而常寂，大化行於世，亦如身之無弊而樂，洞真守一，其於妙者亦無名矣。至如國有君，君無所好，民無所欲，故純厚之風而無澆穢，故常無欲而觀其妙。若能體地之道，欲歸初始，即常有之可見者，欲以觀其徼也。此兩者，天地之道。天地皆生於一，是謂同出而異名也。雖同出而異名，然同謂之玄而已。玄有赤有黑，乾為赤，坤為黑，同隱於内皇，皇天皇地是也。天地之道，

天下皆知章第二

猶總氣於上元，故玄之又玄。玄之又玄者，是謂大梵。天中之天，下鎮萬物之母也。唯天道乃謂之常無，體天之道，無欲而無為，用地之道，無動而常靜。以天地之道合於人，得沖和之氣而為美，美之大者，難形難名，將以治世而安人，如天地之以出入，故曰衆妙之門。故在上無欲，則民純靜而化，興其美之為美，不可得而盡矣。斯道也，為純為朴，故道可道而不可道也，而合於真常之道。常其妙者，以其常靜而不動，不動則形歸於中而神不散，故真常無欲以觀見矣。妙無動而常寂，大化行於世，亦如身之無弊而樂，洞真守一，其於妙者亦無名矣。至如國有君，君無所好，民無所欲，故純厚之風而無澆穢，故常無欲而觀其妙。若能體地之道，欲歸初始，即常有之可見者，欲以觀其徼也。此兩者，天地之道。天地皆生於一，是謂同出而異名也。雖同出而異名，然同謂之玄而已。玄有赤有黑，乾為赤，坤為黑，同隱於内皇，皇天皇地是也。天地之道，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成不居，常道也。體此三者，故在己無居，物莫能遷，何去之有？故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賢者有智，尚之則民爭，貨者有欲，貴之則盜賊多有。賢者名也，貨者利也，人之可欲，莫大於名利。既不尚不貴，是謂不見可欲。不見可欲，則神乃守形，心何得而亂焉？是以聖人不尚賢，體天之無知；不貴貨，法地之無欲。體天而虛其心，法地而實其腹，心之虛也，志自弱矣，腹之實也，骨自强矣，若是則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大賢者雖有知，而聖人鎮之，不敢以有爲也。是謂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在天也，以無爲用，故曰道沖。沖者，虛而容物也。然大盈若沖，以能容物，故其不盈而或之矣。道在地也，以靜爲體，故曰淵兮。淵者，深而莫測也。然萬物恃之，而不知所由生，故似乎宗矣。若能體天之道，故無愛利之累。天地之間若沖虛恬淡，銳則挫之；體地之道，淵深止靜，紛則解之。挫其銳也，其上和光而不耀，此之謂道在天歟？解其紛也，其下同塵而不濁，此之謂道在地歟？道在天地，沖虛淵深，湛兮在天地之無心，守沖虛恬淡之道，自致其固有存焉。雖謂之存，然在天也而或存矣，在地也而似存矣，故曰似或存也。自元始祖劫而來，故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是謂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不仁，人心也，不仁則常無心也。唯常無心，故雖有愛利之實，而無愛利之累，此天地聖人所以芻狗萬物與百姓也。夫束芻爲狗，以待祭祀之用，適則用之，故有愛利之實，過則棄之，故無愛利之累。天地之間若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出而未免夫累，所以數窮。若能體天之無心，守沖虛恬淡之道，自致其固有存焉。雖謂之存，然在天也而或存矣，在地也而似存矣，故曰似或存也。自元始祖劫而來，故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是謂象帝之先。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世之人徒知山澤之谷，而不知所謂天下谷者，天地是也。天地無心而中虛，有谷之象。天地能生生，能化化，謂之至神。唯神也，感而遂通，亦猶谷之以虛而應也，故謂之谷神。然生物者不自生，化物者不自化，所以長生，故曰谷神不死。天雖生生，

所以能生物者，玄也。地能化化，所以能化物者，牝也。故曰是謂玄牝。玄牝者，陰陽是歟？方陰陽判而生天地，則天地由此以出入者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根則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者是已，故曰綿綿若存。若是者，感而後應，不為物先，何勤之有？故曰用之不勤。夫道之在天地如此，人者貌肖天地，亦有泥丸以應之。泥丸者，乃在我之谷神也，名曰崑崙之山。內有方寸丹田，通於七竅，號曰天谷，中有神人居焉。丹內圓以應天，田外方以應地，亦玄牝之義。然三十五分，總若能體道在氣上元，是謂天根也。若能體道在我，則長生不死，與天地參。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道生萬物而不自生，天地肖道，故能長生，長生則長久矣。天地不自生，所以無私，聖人體天地，故能成其私，成其私則身先而存矣。後其身者，不與物爭也，外其身者，以存其神也，此所謂體天地之無私。夫天之至私，用之至公，此其效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故上善若水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下文以喻之。善下而安靜，故曰居善地。益深而莫測，故曰心善淵。此二者，幾地道歟？澤及而不偏，故曰言善信。此二者，幾天道歟？內明而外平，故曰政善治。性潤而材因，故曰事善能。此二者，幾常道歟？雖善利萬物，幾於天地之道，如此然皆作用而適可者也，故曰動善時。動善時者，何爭之有？此其所以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盈不可久，莫若不欲盈，何必持之？進銳退速，莫若挫其銳，何必揣之？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者，為已盈矣。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者，為已銳矣。此乃失慈儉之道，故有盈銳之過也。盈者，功成也。銳者，名遂也。既功成名遂，則有身退之理，是乃陰陽進退盈虧之運也。若能守慈儉之道，則去功與名，還與衆人，何盈銳之有哉？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身者，神之車也，魄於之而載者也。魂云而動，負魄以出入，則神經緯於外而致意於有為，所以三魂忽忽魄靡傾。惟聖人藏神於內，則載而營之，魄不隨魂而外馳矣。如此然後可以為衛生之經，故曰載營魄。夫衛生之經無他，亦不離於精也、氣也、神也三者之間而已。能抱一者精不搖，能兒子者氣不暴，能滌除思慮者神乃守，是謂體天地道者矣。非特此也，能體天道，斯能無為，愛民治國，欲其無為者也。能於愛民治國而無為，則滌除玄覽，我無為而民自化矣。能體地道，斯能為雌，天門開闔，欲其為雌者也。能於天門開闔而為雌，則專氣致柔，晝夜不寐，乃成真矣。能體常道，斯能無知，明白四達，欲其無知者也。能於明白四達而無知，則收視反聽，抱一為天下式矣。若是者，精全而不虧，氣和而不暴，神清而不疵，則道德一合，渾渾沌沌，大同乎溟涬矣。生之者，道也。畜之者，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德者，統天地而言之，亦不離於道也。天玄也，地田也，故畜從之。地道生而不自生，故生而不有。天道為無為，故為而不恃。常善者恃心存神，以虛其中。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所乘者，車運動而已；所居者，室靜止而已。行者動也，止者靜也，適用者動靜之間也，聖人以此諭道矣。觀此三者，皆有則實，無則虛，無外有內無之象，故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則以有為利，有則以無為用，反觀諸己每解於此。有者形也，無者神也，故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神生形，故形以神為用，形成神，故神以形為利，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成，則道乃存矣。奈何神常愛人，人不愛神，遂至於早已。故善者恃心存神，以虛其中。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視之不見名曰夷者，常道也。世之人不能收視於內景，致五色亂目於外，失太初之道，故盲矣。聽之不聞名曰希者，天道也。世之人不能反聽於真寂，致五音亂耳於外，失太始之道，故聾矣。搏之不得名曰微者，地道也。世之人不能食氣於太和，致五味嚥口於物，失太素之道，故爽也，聖人以此三者，內失寸田之守，而遊蕩其心，故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既外着於物，志乎期費，而有累於行持者也，故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無知而畜德於內，慮見可

欲而失性於外，故為腹實而已，不為目也。三者皆生之害，而獨言目者何？九竅三要，其機在目，故去彼外視之華，而取此內德之實矣。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寵辱者，有為於事物也。既有為於事物，而神不能內守，故若驚。貴者，德也。人人有貴於己者，或反自有身，故大患若身。故大患若身累其德，則為其有身也。寵者，受制於人，為人下之道，有寵則辱隨之矣，故得之。有心操之則悲得之，在之則慄失之，有心捨之則悲得之，在物不能內守，此其所以若驚。吾者，命物之我上，德上之稱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緣有身而累於德矣。有身者，徇天下也。苟徇天下，則以形累心，以心累德，失其所以命物者，故患莫大焉。如其無以天下為，則以虛為身，而不以有身為累，所謂無身之身者也，且有何患？世俗之人迷惑有無，不知無身之理，故喻下文。且貴以身為天下，是貴所寄於身，故悟道者，若可寄天下，何患之有？又愛以身為天下，是寵所託於身，故得道者，若可託天下，何辱之有？知去來之非我，不以身自累，忘萬物於心目，不以寵自矜，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若然者，迎之不見其首，孰知其所從來？隨之不見其後，孰知其所與往？於此欲行持之，則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者矣。古者，天地之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一者，陰陽和而未分。上無積陽，故其上不皦。下無重陰，故其下不昧。陰陽交合，無得而名焉，故繩繩兮不可名。雖曰陰陽，而陰陽不可判也，故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者，地道未分也。天地之象者，天道未分也。天地之道未分，則陰陽即而不離，故是謂恍惚。若然者，迎之不見其首，孰知其道，以御今之有者，形也。若能執天地之道以御形，形將自正矣。古始者，天地之源也，故曰道紀。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

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古之善為士者，通常道之妙，通天道之玄，通地道之微，故曰微妙玄通。內雖通微妙玄，而外實深不可識，若以外望言之，故强為之容而已。慎而順動，豫若冬涉川。默而靜止，猶若畏四鄰。動靜之間，不為物主，儼其容而若客。此三者，外望也。然外若豫而內若谷，曠極無心也。外若畏而內若樸，敦厚無欲也。外若客而內若渙，冰釋而無繫也。以其內若渙、若樸、若谷，與道合真，是謂微妙玄通。以其外若豫、若畏、若客，而不自見，是謂深不可識。雖若此，然亦渾於流俗，故渾兮其若濁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唯通玄究微者也。濁者，地之道。若能法天之道，則徐徐而生矣，以地自然法地之體。靜者，地之道，則徐徐而清矣，以天自然法道也。欲保此道，唯善為士者，故不欲盈。夫唯不盈，則能固弊守原，不為新成而忘本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虛靜者，萬物之本也。體天之用，致乎虛之極，法地之體，守乎靜之篤，萬物並作，聖人觀其復，明物理以化人也。且草木，地類也，故曰公乃王。王惟體天地之道，而其一上比，故曰王乃天。天一而大者也，故曰天乃道。道先天地，歷萬世，而無有紀極者也，故曰道乃久。久者道之常，知常者，故歿身不殆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信不足焉，猶不信焉。

太上，不為物主，儼然自處，永失真道，故作凶也。隨物轉次，畏之侮之。信不為道歸祖首，黃闕兩眉間。此之謂也。歸根曰靜者，唯靜則法地之體，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德可以反性矣。靜曰復命者，靜則徐清，唯清則體天之用，可以復命矣。故太一者，總天地生萬物，自無形而生有形也。當太上之世，君天下者，無為自然。

也，天德而已矣。下民知有上，而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曰太上，下知有之，此乃反大道無形也。中古聖人澤加於民，民自親而譽之，故曰其次，親之譽之，此乃反天道無親也。後世帝王則勑法以齊之，而民自畏，故曰其次畏之，此乃反地道無欲也。延及數世，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故曰其次侮之，此乃反王道之正也。以法令取信於人，信不足，有不信也。是以太上之始，行不言之教，故曰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則無親譽畏侮不信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廢，有仁義者何？仁可為也，義可虧也，以其反常道無為，故大道廢也。智慧出，有大偽者何？智有知也，惠有察也，以其反天道無知，故有大偽也。六親不和，有孝慈者何？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以其反地道無欲，故六親不和也。國家昏亂，有忠臣者何？見危致命，諫不避死，以其反王道之正，顯忠臣之節也。夫大道溟涬，無廢無興，古今不異，人自廢之，亦天地陰陽之數也，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矣。有聖人者，以道蒞天下，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民歸淳樸而智慧者消，人無機巧而詐偽者息，風化淳而孝慈復泯，一人正而忠臣自順，此之謂至治。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道降德衰以悦聖耶？是相於藝悦智耶？是相於疵悦仁耶？是亂於德悦義耶？是悖於理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也。以此，是以聖人不以多能為聖，不以治人為智，而體天道無知，其於民利也百倍。不以愛物為仁，不以立我為義，故絶仁棄義，而體大道無為，其於孝慈也復泯。不以奇物為巧，不以貨財為利，故絶巧棄利，而體地道無欲，其於盜賊也無有。若是，則民自反其性而復其初矣。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文滅質，失其素樸之真，是使民有不足，教民為悖逆，驅民為盜賊，以為文不足也，故令有所屬。見素者，體天地之道也。夫明白者入素，入素則自然少私矣。抱樸者，體常道也。故無為者復樸，復樸則自然寡欲。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

以反其情性而復其初。故聖智之疵，仁義之亂，巧利之盜，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是以聖人絕有為之學，處無為之事，何憂之有？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在學者自為分別，其於失性傷生均矣。人之所畏者，喪生也，學以多方喪生，不可不畏，所以絕學也以多方之故，故荒兮不得其中矣。夫學之初也，以時習之，熙熙而悅，故如享太牢之味而失其恬淡，如春登臺之觀而失其寂寞，我獨怕兮懷天地之始，如嬰兒之未孩也，乘乘兮其動也，似無所歸矣。學之中也，聞見務多，日有所益，故皆有餘，我則為道日損，獨若遺也，動靜之間，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純純兮不為賢人之用心矣。學之極也，文過而質滅，昭昭如日月之揭，博勝而心溺，察察有淵魚之見，我則獨守本根，若昏而無外視之昭也，悶悶而無外通之察也，忽兮若海，寂兮其靜也，似無所止矣。由初以至極，因於積習，故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而無以為也。然則我何異於人哉？貴求食於母而已。天地乃萬物之母也，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陰陽之氣，故能不死，此其所以異。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中有物焉。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者，自子至乙，三陽在焉，杳冥之間，乾道已具真精，應物之時也。德者，道之在我也。容者，貌肖天地也。若得此時真精而之我天地，則道自歸之矣，故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道之為物，惟恍惟惚者，以陰陽言之也。德之為物，為形為質，故道之為物，為陰為陽。恍兮者，道在天而為陽也，陽中有陰，故曰恍兮惚。應物為神，神者無中之有，謂其在天者，故曰其中有物也。惚兮者，道在地而為陰也，陰中有陽，故曰惚兮恍。應物為氣，氣者有中之無，謂其在地者，故曰其中有象也。杳兮冥兮，其中有精者，天地之間陰與陽并，展轉變化，遂為物精，吾思是道，本出杳冥也。其精甚真者，應於上元也。其中有信者，應時不忒也。道亘古今而常存，故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天地乃萬物之甫也，在我而貌肖天地，是謂以閱衆甫。必言甫者，為天地有父之用也。夫何以知衆甫之然哉？精以集神，神以化氣，氣以化物，物化之間由環之無窮，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故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聖人所以貴精者，神可以不死，可以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矜，故長。夫惟不伐，故有功；不自矜，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

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常道應物而不爭，故曰曲則全。地道大直而若屈，故曰枉則直。天道沖虛而若谷，故曰窪則盈。王道守樸而無為，故曰弊則新。此四者，域中之四大也，雖分四大，實本一道，道一而已矣。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侯王得之以為天下貞，故曰少則得。若降本流末，而從事於有為，則為有所縈，億載無畢，故曰多則惑。是以聖人知至道不煩，殊途一會，故抱一為天下式。於是體四者之道，以應世而無任己之累焉。不自見者，體曲則全之道，故明矣；不自是者，體枉則直之道，故彰矣；不自伐者，體窪則盈之道，故有功矣；不自矜者，體弊則新之道，故長矣。夫惟不爭，是德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矣。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者自為立，故不常立。若能體地之道，寂兮寥兮無欲，故獨立而不改也。跨者自為行，故不常行。若能體天道，寥兮無心，故周行不殆也。至於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自為之過，亦比於跂跨之類，是以反前篇之所謂也。若是者，其在道也，出乎分之外，有道者不處。

跂者自為立，故不常立。若能體地之道，寂兮寥兮無欲，故獨立而不改也。跨者自為行，故不常行。若能體天道，寥兮無心，故周行不殆也。至於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自為之過，亦比於跂跨之類，是以反前篇之所謂也。若是者，其在道也，出乎分之外，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混淪，有物混成，則混淪而未相離者是已。形變之始而為一，一生天地，故曰先天地

生。言道也，寂兮獨立，本於真常，豈有改哉？言地也，寥兮周化，化於妙用，豈有殆哉？言天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曰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言萬物也，以形變之始，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以上無復祖，故强名曰大。道判渾淪，天地始分，天得乎道，運而無積，故大曰逝。輕清為天，重濁為地，天運無積，地大無隅，故逝曰遠。天地含精，萬物化生，降本流末，離道滋甚，故遠曰反。唯聖人獨立於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天地者，古之所大者也。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德而已矣。故道大，天大，地大，而王亦大也。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者，道也，天地也，皆得一以為大，唯王乃有道者，王其一上比天地之合也，處其一焉，故亦大矣。自渾淪之始，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若能反此法之，欲歸初始，復契自然矣。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重能御輕，故重為輕根。靜能制躁，故靜為躁君。此兩者，道之根元也。君子知道之根元有在於此，故終日行不離輜重，亦無輜重。車也，以虛為體，以無為用，守靜於內，自任其重，故外以制御輪輻之輕躁者。雖有榮觀輕躁之趣，然燕處重靜，超然不著，未嘗係於其心也。重靜若是，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乎？輕則失重，身不主而燕處；躁則失君，常善救人而人各安其俗，無一人不被其化者，常善救物而物各遂其性，無一物不蒙其養者，是謂善體道者也，故曰襲明。唯聖人善於此，故為不善人之師。世之人不善於此，而得被其化者，皆謂我自然，乃不貴其師。善不善人之資。得被其化，故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周流六虛而無轍迹者，莫善乎大道也。不言善應而無瑕謫，不爭善勝而無籌筭者，莫善乎天道也。畜閉太和之真精而無關楗，結合玄元之妙用而無繩約者，莫善乎地道也。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亦無轍迹；行不言之教，亦無瑕謫；抱一為天下式，亦無籌筭；藏神於內，亦無關楗而不可開；復守天下之母，亦無繩約而不可解。體此之道，故常善救人而人各安其俗，無一人不被其化者，常善救物而物各遂其性，無一物不蒙其養者，是謂善體道者也，故曰襲明。唯聖人善於此，故為善人之資。得被其化者，皆謂我自然，乃不貴其師。善於此者，而在己無居，乃不愛其資。夫聖人行此，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也。若智者道之華，則反此矣，故曰大迷。唯彼是兩忘，無所貴愛，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陽為雄，陰為雌，若知雄於至陽之上，而守雌於至陰之原，則畜納有常，以歸於地道，故為天下谿。山澗小谿也，地乃天下谿也。雖施於物而自無所施，是謂常德不離。若能守地之道，貴養厚敦，則復歸於嬰兒矣。晝為白，夜為黑，若知白於晝之日，而守黑於夜之時，則晝夜存之，以合於大道，故為天下式也。真精之國之式也，道乃天下式也。常德不忒。若至而信在其中，是謂常德不離。若能守一之道，調適上遂，則復歸於無極矣。敷生為榮，刻制為辱，若知榮於敷生之初，而守辱於刻制之後，則歸根復命，以反於大道，故為天下谷也。山澤小谷也，天乃天下谷。在己無居而虛應不竭，是謂常德乃足。若能守天之道，恬淡無為，則復歸於樸矣。樸者道之全體，一生天地，則樸散而為器，其輕清者為神器，其濁重者為利器。神器者，上德也。上德無為而無以為，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利器者，下德也。下德為之而有以為，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聖人用樸則為官長，雖天地裁制萬物之大者，亦不能割無為之樸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天下之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常無欲而無為也，故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所以不得已者，謂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然器之神者，冥冥混混，不可進智力於其間，故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天下之物，在己無居而虛應不竭，是謂常德乃足。若能守天之道，恬淡無為，則復歸於樸矣。樸者道之全體，一生天地，則樸散而為器，其輕清者為神器，其濁重者為利器。神器者，上德也。上德無為而無以為，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利器者，下德也。下德為之而有以為，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聖人體天之道，遊於逍遥之墟，故曰去甚。體地之道，食於苟簡之田，故曰去奢。體夫大道，處於不貸之圃，故曰去泰。此則非託於天下，亦非託於鬼神，亦非託於萬物，故無敗無失矣。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兵，凶器。戰，危事。爭，逆德。故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所謂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大軍之後，上違天和，故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恃兵强而取勝於天下也。諭以下文，體大道者，果而勿驕，矜，故德長；體天道者，果而勿伐，故有功；體地道者，果而勿驕，故無咎。此三者，緣果而不得已，不敢恃壯者，則反乎道，故曰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者，賊民之大害，天下之凶器，況其佳之乎？是謂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惡之者，唯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者，處無為也。左者為陽而主生，吉事也。用兵貴右者，當有為也。右者為陰而主殺，凶事也。疊言不祥之器者，深戒用兵也，故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無心於勝而樂殺人者，是謂佳兵也。夫佳兵者，天之所惡，安可得志於天下，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所謂用兵則貴之，故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常然之道，乃天地之始也，豈得而名焉？故曰無名。無名者，道混而為一也。天地全體，於此未分，是謂樸。天地空中一細物，故曰樸雖小。天地不能臣，然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而天下莫敢臣而卑之矣。夫心者，君主之官，五臟之侯王也，若能守一之道，則身虛而萬物至，何所不賓？心無為而和之母，天地是也。唯一可以制天地，故曰始制有名。然在我者，當觀天之道，而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而已。知止者，止於一也，故為天下正，所以不殆。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猶江海善下，非欲川谷之水，而川谷之水自歸之。人能知止而空虛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有為而外視之謂智，無為而內視之謂明，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勇

於敢為而以剛制物者之謂力，勇於不敢為而以柔克己者之謂强，故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唯至人務自知而不務知人，務自勝而不務勝人。其自知也，體天地之道，外欲不能動乎心，則自安其分，所謂知足者富是已。其自勝也，體夫大道，外物不能勝乎志，則自强不息，所謂强行者有志是已。外欲不能動乎心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故繼以不失其所者久。外物不能勝乎志者，心死於物而神存也，故繼以死而不忘者壽。非體天地道者，孰能與於此哉？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陽可左而不可右，故能生而不能成。陰可右而不可左，故能成而不能生。唯大道汎兮，能陰能陽，能生能成，是以或左或右，無乎不可也。得此道以在天，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得此道以在地，故功成不名有。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之道，覆養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然天地肖道，其細也夫，故可名於小矣。惟大道汎兮，萬物歸之而不為主，故可名於大矣。大者，道之道，薀天下者，得大道泰而妙，故視之不足見；得天道安而玄，故聽之不足聞；得地道平而廣，故用之不可既。直將還一世於澹泊，豈使民以嗜慾累其心哉？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無形者，道也。執大象，天下往者，以道薀天下也。有道則民之攸堅，故往而不害，安平泰。蓋法天道虛而容，故安而不擾；法地道載而寧，故平而不陂；法大道和而通，故泰而不塞。若是者，物物不干，何害之有？世之人悅於聲，而不知天道所謂聲聲者，美於味，而不知地道所謂味味者，故著於嗜欲而久處之，不知有道者以此為薀廬爾。樂以聲言也，聲之所聲者彰矣，而聲聲者未嘗發。餌以味言也，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則所謂聲聲味味者也。以道薀天下者，豈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示人，欲心亂矣。唯有道者體天道之虛，於吾心本無所張也，何必歙之？將欲歙之者，必固張之而已。體大道之夷，於吾欲心本無所强也，何必弱之？將欲弱之者，必固强之

而已。體王道之正，於吾欲心本無所興也，何必廢之？將欲廢之者，必固興之而已。體地道之靜，於吾欲心本無所與也，何必奪之？將欲奪之者，必固與之而已。此四者，皆欲於利器。利器者地道，故是謂微明。何則？柔弱處上，神器也。剛强居下，利器也。聖人處於柔弱，不以利器動乎心，故以柔勝剛，以弱勝强。胡不知魚在水中，水在魚中，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脱於淵喪乎軀矣，利器示人喪乎道矣。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將自正。

常然之道，無為也。天地之道，無為而無不為。侯王法天地，若能守道以御世，則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夫化而欲作者，將有為而起之也，聖人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者，天地之道也。萬物隨化，孰敢有所欲哉？故亦將不欲。其不欲者，以静而已。天下將自正。

❶隨之：疑作『隳之』。

道德真經全解卷上

亳社時雍逍遥解

道德真經全解卷下

亳社時雍逍遥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者，天德也。聖人觀天，默與道會，實無所得，故曰不德。以無所得，故德自歸之，是以有德也。下德者，所得之德也。下德執德，故曰不失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是以無德也。天德之德，德不可至，故無為而無以為。所得之德，執著其德，故為之而有以為。德降為仁，若仁則

可為也，故上德無為而上仁為之。然大仁不仁，雖曰為之，亦無以為而幾於上德者焉。義兼於德，而義則可以虧也，故下德為之而上義亦為焉。然内以立我，未能忘我，外以制事，未能無事，雖曰上義，猶未免於有所執也，故有以為而類於下德者焉。道降德衰，仁義俱失，以禮交物，實相偽也，故為而生患，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即此以觀，其所失每下可知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忠信之薄也；攘臂而仍之，則亂之首也。然德兼上下而兩言，自仁而降，言上而不言下，則其下者已不足道也。至於以智為前識，復不言其上，是尤不及於禮矣。窮思極慮，揣而銳之，故曰道之華。苦心勞神，以喪天真，故曰愚之始。不言失禮而後智，則以禮者亂乎德，而智者反乎道也。是以大丈夫處德之厚，不處禮之薄，居華，而取此仙道之實矣。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有一未形，本無所得，渾淪既判，肇自古初，則物得之。天確然闢乎上，以無為用，故得道而尊，侯王得此而擅貴高之稱者，豈非以賤為本故邪？夫致數輿者，近取諸譬也。今以轅軌輪輻合而成輿，若立輿於前，數其衆體，用有所拘，不足以得輿也。合轅軌輪輻，然後而育地道也，以地得道而寧，故物得以覆，將恐載，將恐裂矣。地失其寧，斯無以載，將恐發矣。神失其靈，斯無以守，將恐歇矣。谷失其盈而將恐竭，萬物失其生而將恐滅。謂神失其靈故物失其生也，故侯王失其正而將恐蹶。且賤歸之則顯其貴，下附之則顯其高，亦猶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海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故貴高者，不可失於基本也。是以侯王處一於域中，故自稱以孤寡，食氣於太和，故以不穀。有百體，然後身之侯王以貴，有百姓，然後天下之侯王以尊，侯王得此而擅貴高之稱者，豈非以賤為本故邪？夫致數輿者，近取諸譬也。今以轅軌輪輻合而成輿，若立輿於前，數其衆體，用有所拘，不足以得輿也。合轅軌輪輻，然後輿有運載之名；合百姓賤下，然後侯王有貴高之稱。玉者，貴也。石者，賤也。玉出於石，則貴亦以賤為本。然玉者有質而自貴，侯王得一，致此者，道而已。若天失其清，斯無

本不自貴，豈欲如玉石然哉？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靜者，地道也。反地道之靜而為動，是陰之感乎陽者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天道也。由天道之弱而為用，是陽之感乎陰者也，故曰弱者道之用。陽以無為用，陰以有為體，陰陽交感於太空之中而物生焉。萬物由地道而生，故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此乃反者道之動歟？然有形者，非天道不足為生，故曰有生於無，此乃弱者道之用歟？是以聖人言：有以無為母，無以虛為母，虛以道為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若能存守玄都，法其自然，則由動之靜，攝用歸體，將復於道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既已明道也，故信之篤，守之固，有聞必力行之。中士將以進道也，勉而後中，不勉則不中，思而後得，不思則不得，一出焉一入焉，聞之猶有疑心也，故存亡之間未之或行。下士直以夷道也，譬猶俚耳不知大聲，譬猶衆心不受高言，及其聞道，必有輕鄙之心焉，故與道大反，嗑然而笑之。若道不見笑於下士，其異於俚耳之所聞、衆口之所説幾希，安足以為道哉？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惟蚤夜以存思定，適而默想，勤行乎道則得矣。進道若退，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於存亡無累則可矣。夷道若纇，且泥形色名聲之可得、耳目鼻口之所嗜，人笑乎道則過矣。亦知四大之在域中，猶不外於道者乎？上德者，天道也。天道窪則盈，以其窪也，故若谷。大白者，王道也。王道弊則新，以其弊也，故若辱。廣德以地道言之，用之不弊而成之若缺，故若不足。建德以大道言之，建之不拔而修之罔覺，故若偷。以其若谷、若辱、若不足、若偷，則疑於變其質矣。然其為上德、為大白、為廣德、為建德，而真常之質固自若也，此之謂質真若渝。所以質真若渝者何？謂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也。大方載之，德合無疆，故無隅。大器用之，久於其道，故晚成。大音不言而四時行焉，故希聲也。大象不物，天下往焉，故無形也。此四大之所以大者。夫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帝王之德配天地之道，而無名者，天地之始也，道於之而隱焉。若分四大於域中，皆其顯道而强名之者矣。道本非善貸，由天地帝王體此道以成天下，故善貸之名於是乎立，而曲成之效於是乎著。然其成也且而已，豈有心於勸成而然哉？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易變而為一，一之所以起也，故曰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天地有形之最大也，故曰一生二。天地定位，人居乎中，而三才成焉，故曰二生三。輕清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然後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故曰三生萬物。天為陽而肅肅出乎天，則陰上交乎陽而物負之，地為陰而赫赫發乎地，則陽下交乎陰而物抱之，陰陽升降，兩者交通，然後沖和之氣以成也，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一身，貌肖天地，陰陽沖氣皆具其中，其必有至神者典之。亦猶王公之於天地也，於此配域中之大，是為不穀。世之人此食太和之氣，是為孤寡，於與神背馳，反以為惡，而王公獨以此自任，故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損之而益萬物，固無所損益也，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矣。人之所教，必以天地之正也，我亦義教之，此謂好靜而民自正，是我亦義教之，此謂損之而益。强梁者反此矣，故不得其死，此謂益之而損。聖人觀之，因以為戒，故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至堅者，形也。真神至柔者，神也。至堅故無間。以形御形，通於道，能亡能存，惟以神御形，則神能飛形，而形由之以馳騁矣，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故無有，至堅故無間者不可入。以則形有所間，故無間者不可入。以神御形，則神有所通，亦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無有入於無間。夫形之道之稱，所謂無名之樸是已。多藏其貨而不知足，則其厚者必亡。厚所化者，不言教而好有為，故於此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其死，此謂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强梁者反此矣，故不得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以身殉利之過也，烏睹所多者在身不在名耶？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以身殉名之過也，烏睹所多者在身不在貨也？然榮辱立而睹所病，貨財聚而睹所爭，彼以顯為是者，知貨之為利，故見得而忘其形，見利而忘其真。然則得之與亡，其果孰病乎？是其所亡者，乃無名之樸，不貴之軀也，病孰甚於此矣。故甚愛於名而不知止，則其大者必費。大者，道之稱，所謂無名之樸是已。多藏其貨而不知足，則其厚者必亡。厚者，德之質，所謂不貴之軀是已。唯聖人體廣德之知足，而不自貴其貨，

所以不辱；體上德之知止，而不自尊其名，所以不殆。若是者可以長久，與天地並矣。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大成者，地之德，廣德若不足，故雖成而若缺。大盈者，天之德，上德不自得，故雖盈而若沖。成若為山，其積必壞，非大成也。大成若缺，無時而壞，故其用不弊。盈若積水，其施必竭，非大盈也。大盈若沖，無時而竭，故其用不窮。此二者，天地之用，陰陽是也。天能生之，無時不生，而所生之用不窮，地能化之，無時不化，而所化之用不弊，則以道實行乎其中也。唯通之為三，故舉天地則道可知。若分而言之，則大直若屈者，地道也。地道直而不肆，故若拙❶。大巧若拙者，常道也，常道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故若拙。大辯若訥者，天道也。天道不言而善應，故若訥。然論其宗，天地雖大，不離陰陽，而一陰一陽者，道也，故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陰靜陽躁，陽熱陰寒，制陰者陽，故躁可勝寒，制陽者陰，故靜可勝熱。然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其用何窮何弊之有哉？夫道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而況於物乎？況於事倫乎？故曰清靜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以道蒞天下者，常使民無知無欲，故人各安其所而不争，糞其田疇而已。及其下衰世，無以興乎道，則見可欲而不知足，於是有欲得之心，乃始奪攘矯虔，馮陵疆土，而戎馬生於郊也。反觀諸身，即在我之天下，故有道於身，則安其分量，以厚吾寸田之守，失道於身，則馳騁田獵令心發狂，而方寸之田已失矣。故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皆不安其分量之過也。其已甚，則争奪隨之。若能安其性命之分，還身意所欲，清净而自守，則取足於身而得矣，夫豈有不足哉？此知足之足，所以常足。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天下者，九州山川河海，滋生不絶也。天道者，四時陰陽風雨，變化無窮也。反觀諸身，無不圓成，是以聖人言：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苟解乎此，亦不必出户窺牖，而天地之道可知見矣。若求道於身外，則愈不足以得道，是其出彌遠而其知彌少也，豈知一身之中萬理咸備，近取諸此，無不充足者乎？是以聖人體地之道，以虚為身，故不行而知，無俟出户；體天之道，以無為心，故不見而名，無俟窺牖；體夫大道，以自然

為常，故不為而成，亦無俟進智力於所見所行之時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者將以窮理，故日益。為道者將以盡性，故日損。損之又損，則盡性以至於命者也。理有所窮，性有所盡，猶未免於為，故言為學為道。惟命有所至，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至於無為矣。無為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亦有為矣，故無為而無不為。一有所為，未免有累物之行，一無所為，未免有絶物之心。聖人於天下何如此則齊善否，同信誕，以至於無為矣。處無為之事而已。處無為之事，乃可以取天下，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也。然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及其有事，亦不足以取天下矣。知天下不可以有事取，則要當學其所不學，以至無為之道。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惔惔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欲歸初始，反於未生，故無常心。善惡信誕，惟人之所為，我無容心焉，亦因人之心以為心而已。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百姓行惡者，我不知也。此皆民之死地亦十有三者，何也？此皆民自令耳，非天地毀，鬼神害也，以其有知而形動故也。目睹生之來不能却，死之去不能止，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而動之死地也。夫惟聖人懷之自然，吾無容偽於其間，是謂德善德信矣。以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而吾心無所偏係，故惔惔為天下渾其心。百姓常無心也，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故皆孩之。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萬物出於天地之機曰生，入於陰陽之變曰死。與生死為徒者，未脱乎天地之機，未免乎陰陽之變者也。然萬物出生入死，而獨云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者，何也？此皆民自令耳，非天地毀，鬼神害也，以其有知而形動故也。目睹生之來不能却，死之去不能止，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而動之死地也。夫惟聖人懷微妙，抱質樸，而不敢有為與天下交爭焉，雖有猛獸不能據也，雖有兵刃不能害也。蓋其積德玄通，物莫之能傷者，故無死地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何自而生邪？畜道真和之氣，萬物由而生之，道之所以生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何自而形耶？緣天地升降陰陽之執，萬物由而成之，物之所以形也，故曰物形之，勢成之。以道能生，故物莫不首之，夫是之謂尊道。以德能畜，故物莫能賤之，夫是之謂貴德。唯道與德寓於積陽之上，非期尊貴於物，物自尊貴之，以其自古及今，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道行乎天地之間，而常自然者也。若夫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則天地之所同也，故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一生天地，然後天下有始，故以為天下母。既得天地，為天下母，乃知萬物皆為子也。既知其子，而復守其母，則其子全矣。蓋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若能知之，而復守天地之道，則終身不殆矣。世之人不知大道之妙，而施作有為，所以致茅塞其不用則茅塞之矣。世之人不知大道是以體天地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不知道者，多言有為，以從事於務，而失守母之道，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小者天地之妙，故曰明。唯自勝而守天道地之道，故曰強。明者合陰陽而言之，光出於明，以無為用，在己則智意是已。聖人去智與故，不由而照之于天，故用其光，復歸其明。光耀於外謂之遺殃，無遺身殃而復歸於明，是之道。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夫山徑之谿，介然用之則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世之人不知大道之妙，而施作有為，所以致茅塞其心。夫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是以有知者畏而不敢施為也。大道甚夷，視之而不見也，民心欲速，是以好逕而終迷於大道。且心為君主之官，故心有所攖則寸田失守，寸田失守則和氣不降，和氣不降則太倉虛矣，故曰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以其如是，則分高下之品，有爭奪之奇，貪五味之爽，故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者有之，資財有餘則總其害之原也。是謂賊道賊身之務，而不知者，尚矜誇己之才能而不已，可謂盜誇，非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

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者，造始有為者也。唯道建德判，立天地巍巍乎其不拔，此分一氣而為兩儀之時也。抱者，即而不離者也。唯德抱道生，成萬物綿綿乎其不脫，此散一氣而成庶類之時也。於此建中抱物同得於一氣，唯人為最靈，故能之萬物之祖，天地之原。由一身而及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不輟矣。是道也，吾原其始，蓋本於修之身而已。道之真既以治身，則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為天下。由此推之，人乎天下，則其修彌廣，其德彌進矣。修之身者，神雖在身，此所謂修之居萬物之始，令意莫在身，此所謂修之身，則其德乃真矣。由此推之，人雖在家，令意莫在家，此所謂修之家，則其德乃餘矣。人雖在鄉，令意莫在鄉，此所謂修之鄉，則其德乃長矣。人雖在國，令意莫在國，此所謂修之國，則其德乃豐矣。人雖在天下，令意莫在天下，此所謂修之天下，則其德乃普矣。故以身觀身者，內視密眄而觀己之德也。夫一家一鄉一國以至天下之觀者，聖人無容心焉，各以其自觀之，故得自然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赤子之性與天地合，其德不以生為益。反為益生者，動之死地之兆，是謂祥矣。既以生為益，則必以心使氣，是謂堅強之徒也。始於益生，致於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道要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所以言者，以言相然。相然者，意之默識而已，未嘗見於譊譊之言辨也，故

曰知者不言。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故曰言者不知。唯聖人知天地之道，有大美而不言，故塞其兑，閉其門，塗郤守神而退藏於密。及其出而為天下，於此體天之道，則挫其鋭而和其光也，於此體地之道，則解其紛而同其塵也。天地之道是謂玄同，玄有赤有黑，故玄同則合乎至一，而與天地相叅。天道無親，故不可得而親，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也。地道無欲，故不可得而利，既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也。大道無形，故不可得而貴，既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也。若是者，宜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天下不可治也，故以正治國者，必以奇用兵。蓋正復為奇，則有用兵之患，以福兮禍所伏也，孰知其極？是以聖人以無事取天下。無事則法地而好静，好静則法天而無為，無為則法道而無欲，無欲則天下自然歸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治出於有為，而失太上不言之教，故多忌諱之禁，則四民遷業而彌貧。民貧則征求利器，貪污之風生，故國家滋昏。玩好伎巧，難得之貨貴，故奇物滋起。由此利害相攻，法令滋彰，尅核太至，民不聊生，故盜賊多有。奇兵之用緣此而起，此乃以正治國，正之極也。是以聖人無事，則國實民富，故忌諱不生，好静則天下自正，故利器不作。無為則萬民自化，伎巧何施？無欲則民自歸樸，盜賊何有？此乃以無事取天下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祆。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太上之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天下知有上而不知有政，故為政無處正，自居之悶悶者，有政而不作也。有政不作則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其民亦淳淳而若樸焉。然既立政為正，必有以察為奇，故始於悶悶而終於察察。終於察察，政之極也。其政太察，使民無所措手足，故其民缺缺焉。聖人言但知求福，不知罪嬰，但知養身，不知戮形，禍福倚伏，理之然也，故曰孰知其極，其無正邪？世之人以政為正，不知正之極而奇生，以福為善，不知善之復而妖起，迷迷相傳，于今久矣。是以聖人方如廣德之厚，故不割也；廉如上德之清，故不劌也。直而不申於外，光而返照於内，無正可處，無奇可察，是謂無極之道。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嗇者，斂也，畜也，歸之於德也，以外言之曰斂，以内言之曰畜。斂於外者，至於無欲，故後其身，外其身，所以治人也。畜於内者，至於無知，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外則無欲，法地之静而得以盡性；内則無知，體天之用而至於復命。盡性而至於復命，是乃復守其母，故謂之早復焉。早者，日升於甲陽之首也。復守其母，則與天地合其德，是之謂重積德。積德玄通，與道合真，則無不克。與道合真者，難終難窮，故莫知其極。難終當弱者，萬理咸備，故可以有國。有國之母者，是也❷，不方不圓，與天地並，故可以長久。故乃守母❸，是謂深其根，終於復命，是謂固其蔕。得天地為常而五行不相克，與大道為一而三光無明冥，是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不可施為也，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自人言之，則大國者乃天中地户黄帝之鄉，所以治之亦若此而已。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一心定而王天下，故鬼無所出其靈響，依人而行，何神之有哉？非其鬼不神也，以其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是神亦不傷於人也。非其神不傷於人也，以其聖人處無為之事，而天下化成，使民外則無争奪攻戰之患，内則無圖為殺怨之心，不犯神之報應，是乃聖人亦不傷人矣。人與鬼神兩不相傷，則神之予矣，貽爾多福而歸德於神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而德歸於人也。德歸於神，故天下樂推而不厭。此乃聖人以道蒞天下之效。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勝牡，以静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勝牡，以静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水以善下，故江海能為百谷王。大國欲兼畜人，亦以其下流而已，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勛成，是謂天下之交，然必自處以柔静而後可，牝常以静勝牡而牡歸之者，以静為下也。静則無事，唯無事可以取天下，而況於國乎？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者，君道也。或下而取者，臣道也。君猶天也，天道下濟而光明，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臣猶地也，地道卑而上行，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至於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而功勛成，則

兩者各得其所欲。然宜下流者，唯大國而已，故又曰大者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道者虛無之淵，人皆見物而不見乎道，則以道為萬物之奧故也。得道之妙則為善，是謂性命之寶。得道之言則為不善，然亦於道有所保焉。市者，衆人之所歸。加者，置諸衆人之上。美言尊行，人之不善於道者，亦足以得衆而人上之，夫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坐而論道者也。有拱璧以先駟馬，則美言尊行得衆而人上之如此。雖如此，亦不如坐進無為之道，得其妙之為愈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性命之寶求則得之，而生之所保，特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聖人體天道以行不言之教，故為無為；體常道以處無為之事，故事無事；體地道而樂恬淡之能，故味無味。自其所應者言之，若有為有事之，則其為有味也。自其所守者言之，則其為無味也。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體天道以行不言之教，故無爲之事，樂恬淡之能，故無多難之尤；任其自然而不敢為，故終無傷。輕易於有為也，故寡信而多難矣。聖人行不言之教，故無寡信之行；處無為之事，樂恬淡之能，故無多難矣。

大生於小，高生於下，遠生於近，理之然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聖人見端而思末，睹旨而知歸，是以無為也，故無敗，無執也，故無失。若夫民之從事，未免於有為有治而不知慎戒，所欲浸長，真和乃盡，故幾成而敗之，豈不然哉？若能慎終如始，反嬰兒守母之道，則無敗事矣。故聖人欲不欲，外無所為，雖難得之貨不足貴也；學不學，內無以為，雖美言尊行不足尚也，以復衆人為治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身後之。是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以其善下，故取百谷之流而為王矣。王有歸往之義，故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聖人體天之道而以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故從之也輕；體地之道而以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故利之者博。若此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要其所以然者，亦不過善下而已。唯善下者，不與守樸而靜，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而有知也。智者爭之器，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非以其明之耶？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非以其愚之邪？國之賊，則亦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成器長。物無得而偶之者，惟同乎大順而已，故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夫道包裹天地，充滿六極，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天大地大，肖道而已，故能久。然天地空中之一細物，其於道亦細也。夫是以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者，父道也，造物之主，大得民也。是以聖人體天之道而以言天也。二曰儉者，母道也，畜斂之言地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者，

天地之原也，感而後應，不為物先，言道也。天地道兼而用之，則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三寶無出於此者。凡人皆有是，當在寶而勿失，持之為上。夫天道生之覆之，是所謂慈。雖慈也，然不争而善勝，是慈故能勇。地道畜之育之，是所謂儉。雖儉也，然德合於無疆，是儉故能廣。唯大道總乎天地之原，雖不敢為天下先，然生化之字待是而立，故能成器長。若夫逆天地而捨大道者，則死矣。夫慈，以戰則勝者，以陽戰陰也。以守則固者，抱玄之道也。且以順戰逆，待時而動，則援之而勝矣。不可動則守以順，天時亦衛之而固矣，故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争，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争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為士者，懷三寶之道，不以兵强天下而用武也，于以戰人是為善戰，于以勝敵是為善勝，于以用人是為善用。善戰者，待時而後動，雖戰而不怒，體慈之寶也。善勝者，慮勝而後不可輕敵，輕敵者，是樂殺人也。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故幾喪吾寶。是以抗兵相加，則哀憐者慈也，以慈為寶，則無輕敵之禍，故勝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者。然三寶非獨論兵而已，奈何無思無慮始知道，故易知也。無從古之極，遂至於用兵也。兵乃凶器，無道始得道，故易行也。而天下富不可輕敵，輕敵者，是樂殺人也。捨貴者侈欲以喪真，貧賤者勞役以傷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故幾喪吾寶。是以抗兵相加，則生，皆喪己於物，失性於俗，故莫能哀憐者慈也，以慈為寶，則無輕敵之知，莫能行矣。夫言有宗者，明一章禍，故勝也。

之言，其統之有宗也，此之謂易知者與君，何患不能知，不能行哉？故聖人言：子若行吾道，當知上慧原，智者，善勝敵而不争也。執無兵者，善用人而為之下也。此乃深得三寶之亦不獨生，皆須對因緣。若無行宿

本，是謂無知，惡能明太上玄妙之理？此所以不吾知也。有不言而知者，見非於衆，有不學而得者，見異於俗，故知道者稀，足見得見者貴也。是以聖人薄於外而厚於内，不衒鬻於人，懷崑山之玉而莫能知者矣。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本無知也，以無思無慮而知道矣，故曰知不知，是謂真知，能知不知之道，而知者，其知尚矣。不知不知之道，而昭然有知者，高談妙論，以究本窮元，其知病矣。唯知知病為病而忘其知者，是以不病也。聖人何其不病也？以其知知病為病，而常若不知矣，是以不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怒而威，其威也小，不怒而威，其威也大。聖人不以威屈天下，使民無畏威之容，而有畏德之心，則不怒之威默加乎人，是謂大威至矣。化民使得盡其性，則擴而充之，所居無狹，育而成之，所生無厭，此乃聖人之所惡，孰得而知其故哉？且天所以體夫天地道者也。體天大威而不怒，體地廣居而不狹，體道生生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拒，物之多皆所受命於此，是謂不争而善勝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固不言而善應也。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固不召而自來也。示人以易知，而法大道也，故去彼自見自貴，而取此天地道者焉。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争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勇於敢為而以身先天下者，是謂逆天道也，故活矣。然勇於不敢者，於生之利而於俗之害，勇於敢者，於俗之利而於生之害，在世俗觀之不能無疑，故惑之也。若夫天之所惡，孰得而知其故哉？且天道虧盈而益謙，故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以聖人猶難之而不敢為也。夫天之道本無所為，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拒，物之多皆所受命於此，是謂不争而善勝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固不言而善應也。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固不召而自來也。示人以易知，而善謀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其以此歟？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得其性，則常樂其生；苟失其性，則死亦何畏哉？雖為苛法以死懼

之，民亦將抵冒而終莫能化也。若使民常畏死，是致民得其性而知生之樂，故重犯法也。有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又孰敢為哉？常有司殺者殺，是謂有德司契也。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矣。夫代司殺者殺，是謂無德司徹也。民常不畏死，而以死懼之，豈不謂代大匠斲耶？斲物之大匠者，造物之主也。造物之主者，天道無為也。逆天制物者，有為也，希有不自傷者也。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聖人之治，省刑罰，薄稅斂，知天之天，然後民可得而保也。食其賦重，而不知薄稅斂以養之，故民之所以饑。上之有為，以其政煩，而不知省刑罰以安之，故民之所以難治。凡人之情，興於富庶，然後有恒心，還於淳樸，然後無他欲。至於饑而難治，則不安其分量，而欲利之愈勤，是以於生太厚而動之死地者有之，故人之所以輕死也。唯得道之人，寸田內守而和氣自降，形精不虧而天守自全。若是者，達生之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是賢於貴生也，異於生生之厚而輕死者矣。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人之生也，骨弱筋柔，其死也，筋骨堅強。草木之生也，甲脆枝柔，其死也，枝葉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理之然也。兵強則不勝，與木強之理共矣。堅強死之徒，故處上。亦天地之道所宜然。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也。

天之道以中為至而已，無過與不及也。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不使之有餘，故有餘者損；下者舉之，不使於生生之厚而輕死者矣。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與木強之理共矣。堅強死之徒，故處上。亦天地之道所宜然。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能攻堅强之物，物莫能勝者，以其有常而無以易之也，故幾於道矣。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何哉？以其益生，以其心使氣，故失柔弱之道也。夫柔弱有常而無以易之者，其唯天地之道乎？唯地之道，受國之垢而不自化，乃化化者也，是謂社稷主，此之謂柔之勝剛者歟？唯天之道，受國之不祥而不自生，乃生生者也，是謂天下王，此之謂弱之勝强者歟？夫正言若反者，受國之垢與不祥也。以正言之，若反者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陽為德，無為也。陰為怨，有為也。世之人勇動於敢為，故有怨，加以知慧仁義以和大怨，怨愈多矣。夫若是者，安可以為善？且知慧外通，仁義多責，故勇動多怨。是以聖人執天之行，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嘗予於人而不取也，故不責於人，何怨之有？上德無為而報怨以德，故曰有德司契。下德有為而以和大怨，故曰無德司徹。天之道，是謂上德者，無親無疏，唯善人無為者常與之。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九隅八區，寓以小國。況至德之世，地不加闢，民不加聚，能使一國若一家，一家若一身。蓋我好静而民自正，雖有智者創於前，巧者述於後，民亦無機心之累，故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於是時也，民皆樂生安土，自守其國，是重死而不遠徙也。以不遠徙也，故無川途之險，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大信不約，何假書契？乃復結繩而用之。故力田而甘其食，躬桑而美其服，懷土而安其居，存生而樂其俗。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往來，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争。

信言者，希言也，其出口也，淡乎其無味，故不美。美言者，貌言也，其於人也，輕諾必寡信，故不信。天道不言而常善應，故善者不辯。和大怨者，安可以為善？故辯者不善。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則將以反説約也，故知者不博。以博溺心，則聞見愈多，不如其約也，故博者不知。夫不美也，不辯也，不博也，所謂在己無居者也。聖人之道在己無居，則運而無所積，故聖人無積，以有積

故不足，無藏故有餘。聖人無積，故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天下皆往資焉而不匱，故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也。夫聖人之道即天之道是已，惟天之道利而不害，故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且天以美利利天下，何害之有？聖人出為於無為，亦非亂天之經，逆物之情也，又復何爭焉？此《德經》也而言終及於此者，以德兼於道，道兼於天。不明於天，斯不通於聖，故混元以此終焉。

道德真經全解卷下

（劉固盛點校）

❶若拙：疑作『若屈』。
❷是也：疑作『道也』。
❸故乃守母：疑作『始於守母』。

